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七六・史部・正史類

晉書斠注一百三十卷(卷三十二至卷八十)

吳士鑑 劉承幹撰

229/06

晉書 料注 二

吳士鑑
劉承幹
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十七年劉氏嘉業堂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二八毫米寬三一二毫米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為琅邪王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為廟御覽七百九晉建武

晉書斟注卷三十一

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緣緣通典四十七曰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為父故於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為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如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答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宸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為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人情為未安大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如虞氏朕祇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如夙徂微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

茲寵榮乃耐於太廟葬建平陵太室中明帝追懷母養

之恩贈豫妻王氏為邳陽縣君御覽二百二引晉中從

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為平陽鄉君案宣五王傳新

兄子劬為後永嘉末沒於石勒此云新野王罕豈以劬既沒於石勒而別立罕以嗣散封耶

豫章君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總目作荀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哀

由是為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

疎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室元年帝迎

還臺內供奉隆厚晉書校文三日晉中興書確說弘言

為馬氏妻太室元年馬氏卒肅祖迎母還宮稱建安君然則荀曾為中宗所遣嫁傳曰別立第日迎還宮隱約

晉書斟注卷三十一

其辭蓋有所諱也秦明帝紀永昌元年閏月庚寅封建安郡君郡字疑誤行蓋薨後始贈豫章郡君不應初封即為郡君也及成帝立尊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文本傳似得實策文注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如荀氏薨案齊敬皇后哀策文注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如荀氏薨案本傳失載封太妃事惟云尊重同于太后則當時必晉封詔曰朕少遭憫一作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別立廟于京都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鄆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讓中書令表注王隱晉書曰琛第二女御覽一百二十八晉中興書曰左將軍琛第三女后性仁慈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為太子妃以德行見重御覽一百二十八晉

中興書曰后少以珪璋特異令儀淑美故中宗為肅宗
納焉初為世子如仁和禮深見敬重初學記十晉起
居注曰元帝大興元年前上臨軒使册命拜晉王如庚為
皇太子如案御覽一百四十九引元年誤作五年晉王
如作晉王太子如蓋初明帝即位立為皇后册曰如庚
學記誤脫太子二字也

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
以成肅離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文選齊敬皇
后哀策文注

引晉中興書之美作之義書鈔二十三引
中興書正位閨房上有修教於內四字朕夙罹不造
煢煢在疚羣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

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
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柔

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
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

晉書卷三十三

三

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
太后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后生顯
宗成皇帝顯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

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
朝攝萬機書鈔二十三御覽一百三十八晉
中興書曰臨朝攝政以宣天下后兄中書

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
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巨氏案虞預傳云本名茂犯
明穆皇后母諱是母巨

茂也氏名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

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
興書曰蘇峻作逆王師

崩年三十三後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罔極贈琛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巨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
孟縣君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何氏建安縣君亮表
安陵作安陽永孟作永宜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宋書州
郡志杜皇后諱陵此衍一陽字也

咸康四年以后諱改宣城之陵
陽縣為廣陽可證后名無陽字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

曾孫也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
備禮拜為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

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
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

晉書卷三十三

四

縣為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
內官旦一本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
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

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
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絮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

奏造凶門柏厯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
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孟

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為廣德縣君書鈔四十八晉中興
書如后傳曰成帝策

贈后母裴氏為安樂鄉君御覽二百二引作廣德縣高
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五百疋案本書但言廣德縣脫高

安鄉三字書鈔所引何書以高安為安樂又裴氏名穆

脫廣德縣三字當從御覽所引何書為是

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選女太尉王夷甫外孫廿二史攷異

異二十一日按成帝諱衍故史家於王夷甫中表之美

字而不名此舊史本文唐史臣因而不改爾

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

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周家祿按勅記曰常照總目作章周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

拜為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

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廿二史攷異

禮志桓溫議宜稱太夫人江彪謂詔崇為皇太妃儀服

可言皇太夫人與傳不同當從志

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為太妃敬合禮典不太常江道

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與宣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彪啟

應總麻三月通典九十五曰哀帝與宣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總麻三月皇后

齊衰綦母遂駁云后服詔欲降為朞年彪又啟厭屈私

不踰至尊亦當總麻也

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作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康獻皇后褚氏字蘇子又一百五

十一引作字蒜蒜為河南陽翟人也父哀見外戚傳后

蒜之誤又脫一子字

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王妃書鈔二十三

晉中興書曰及康帝即位立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陽

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

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

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

簡狄熙殿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

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宣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

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

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為先制臣

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

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

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

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

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

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

情因為國計豈敢執守沖闈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

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

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兩

本在

衛將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宣之日自如家

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

安也更詳之通典一百三十五殷融議曰鄭元復云公

亦未詳斯議為何所據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曰鄭康成

議在漢獻帝時伏皇后父伏完事也通典六十七曰博

晉書卷三十一

五

晉書卷三十一

六

士徐禪依鄭元議曰臣聞成均之法尊以忠孝歷代同
之故鄭元議王廷正君臣之禮私觀全父子之親是大
順之道又引康獻褚皇后答何充詔曰具所啟舊典誠
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也案當時議者固不
也類類引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於一

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義一作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
後朝臣皆敬哀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
冲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諭攝政
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僂俛敬從弗違固守仰憑七廟
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富陽親覽臨
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于是居崇德宮手詔羣
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既以閭弱又類丁極

晉書卷三十一

七

艱銜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
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
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
勦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
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
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
香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尙倚戶前視奏數行
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一無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
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御覽九十九孫盛音陽秋
奏遂迴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于顏色
換內之

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
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羣臣啟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
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
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尙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
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宜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
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
殷妊妣隆周末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
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尙宜固社稷大人
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
庶不勝憂國嗚嗚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

晉書卷三十一

八

覽省啟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竝以主上春秋冲富加
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
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啟但閭昧之闕望盡弼諧之
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御覽一百三十八
元元年太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
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
年崩於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
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澡議曰案當從元本作
誤作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
道也宋書禮志二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

母之義也宋書禮志二齊母作資魯譏逆祀以明尊卑
宋書禮志二通典八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
十尊卑皆作尊尊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潯人也案輿地紀勝三云晉何后宅在海鹽縣南
三里並引輿地志云海鹽縣烏夜村晉何準居焉一夕
羣鳥啼噪乃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為后之
日何準為廬江人傳稱其州府交辟不就父準見外戚
何由而居海鹽恐是後人依託未可徵信案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作司以名家膺選升平
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

晉書禮志卷三十一

九

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
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大常彪之宗正綜以禮
納采琦荅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
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
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暕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
奉册立為皇后通典五十八王彪之册立皇后何氏文
日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
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暕册命散騎常侍女何氏為皇
后后各爾易階乾坤詩首關雖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
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妊姒母周崩嗣克崇皇后其祗助
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範
儀於四海皇天無親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
惟德是依可不慎歟

安宮桓立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
哀感路人立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
事耶乃降后為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
建義一作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
饑而饕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
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
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十七史商榷四
作元興自穆帝升平元年至
安帝元興三年正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
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追贈母爰
氏為安國鄉君御覽二百二引晉中興書爰氏誤作愛氏后在位二年無子
興益二年崩哀本紀在三年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
為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太和六年崩御覽一
一引晉中興書作太和元年崩宋書禮志三亦云泰和
元年五月海西夫人薨案海西公紀皇后庾氏崩于元
年五月與何書宋葬于敬平陵帝廢為海西公追貶后
志合是本傳誤也
日海西公夫人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太元九年
海西公薨于吳周家祿校勘記曰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晉書禮志卷三十一

十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竝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養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御覽一百三十一遂以德色納為夫人又一百四十四及初學記十晉起居注曰有司奏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右婕妤案儀注應服雀釵桂襪案婕妤好為九嬪之一位在二夫人下起居注恐有誤文本書顧榮傳云帝所幸鄭貴嬪有疾貴嬪亦在夫人之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恆有憂色帝問其次亦與本傳異

善書卷三十三

十一

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備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為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為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御覽一百三十八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通典八十二亦無所厭作而上無所

厭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無

明比二字通典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徒八十二作明典

琅邪王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

未及追尊案世說方正篇引中興書曰生簡文帝即位

也臨崩封皇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

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德音有

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

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

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案當從孝武

宣太后于是立廟于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

善書卷三十三

十一

謂鄭太后應配食于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于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于先帝至于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耐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南史傳曰晉孝武帝欲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憲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食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彌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

論者從之案臧熹之議較徐邈尤深切著明史臣蓋以熹終仕劉宋故削而不載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御覽一百五十一引晉中興書作簡文皇后王氏字蘭姬又二

百二引晉中興書作蘭始案簡姬疑涉簡文而誤當從何書作蘭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

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后以冠族太宗納焉初為會

稽王妃生子道生為世子永和四年母子竝失帝意俱

被幽廢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並后遂以憂薨

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

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御覽二百二晉中興書曰追贈

前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案此二夫人蓋為后母皆遐之妻也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

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

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

男其一終盛晉室御覽二百六十一引晉陽秋作後時徐

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

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

問焉荅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

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

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

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

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岷嶠既至

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

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

遂生孝武帝書鈔九十異苑云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

嗣者將無應也至三更鬱有黃氣起而西南遙墮室前

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帝御覽五百二十九引異苑作

漢陽令在帝前禱至三更又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

陽者不知何許人事道專心祈請皆驗鄭婦女足跛陽

療之尋差晉簡文廢世子無嗣時使人祈請於陽於是

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為淑

妃太元三年進為貴人九年又進為夫人十二年加為

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啟母以子

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啟嘉祚

於聖明嗣徵音于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

以仰述聖心允荅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

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為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

即位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御覽八百

明錄曰晉孝武帝母李太后給賤人簡文無子曾偏令

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息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此當

傳子安國字安國歷尚書左右僕射書泰誓正義曰李
顯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
 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陳壽祺左海文集
 曰世說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
 陰人車騎倫第六子也宋書禮志晉書禮志通典吉禮
 凶禮皆載孔安國論議李長林宜與同時故得引其說
 穎達誤以為漢之孔臨淮也案通典八十一引太常殷
 茂李太后服議謂名稱雖尊而據非正禮與何澄等所
 言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異議故傳志均削而 太皇太后
 不載通志又引車騎倫答徐廣問李太后服 太皇太后
 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
 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
 服三年之喪子于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
 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
 從重謂應同于為祖母後齊衰三年 禮志作齊衰期宋
 書徐廣傳亦稱齊

齊書卷三十一

十五

衰三 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永安皇后一舉哀
 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
 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 御覽一百三十八世說方正篇
 注引晉中興書均作字法惠

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
 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
 謂人曰昔毛嘉恥于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
 父者唯廕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
 以應選宣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 御覽一百三十
 八晉中興書曰

宣康三年中軍將軍 日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
 桓沖侍中臣康奏

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
 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

而夏族以熙姪妣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
 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

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天性柔順惠心塞
 淵儀度既同四業允備案何嘗所載奏文較詳 且盛
 德之胄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
 晉中興書胄作兆 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

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
 中興書徽音作貞進
 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為樂平鄉君 御
 覽

二百二引晉中興
 書樂平作平樂 后性嗜酒驕妒帝深患之乃召蘊於
 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
 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齊書卷三十一

十六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
 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為淑媛生安恭二帝

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 廿二史攷異二
 十一日按帝紀

追尊在安帝隆安
 三年此有脫文 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 御覽一百四十九晉東宮舊事曰
 司徒會稽王道子等啟曰皇太子

係體宸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中書令太
 常王獻之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肆修四德允備加世載

簡正慶深積善念日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太元二十
一年皇太子納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
十引王隱晉書作安僖皇后王氏字神受御覽一百
四十九引王隱晉書亦云字神受疑本傳受字誤也
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初學記十
四十九王隱晉書曰太常王獻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
帝姑也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新安愍公主道
福簡文第三女徐淑媛所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
子妃初學記十王隱晉書曰孝武帝以少孤無兄弟
百官朱服會於新安公主第秘書監王操之為主人御
覽一百四十九晉東宮舊事曰有詔以皇太子納如珣
帛各有差使持節兼司空尚書右僕射謝玉廷珣
副護軍將軍臨湘侯車允迎詹事尚書左僕射王珣
率東宮迎于主第道引皇太子納如珣如珣如珣如珣
起居注日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蔡公謝玉
就仰祖宗遺烈憑道德之姿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慎行

晉書卷三十一

七

修德積善慶隆豈惟在子天齊賜所以宣其悅情其便
依舊又賜左僕射王珣奏賜文武絹布百官詣止車門
皇太子納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如珣
覽所引頗及安帝即位立為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于
多諂字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
后初為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為皇后生海鹽富陽公
主魏書司馬胤傳曰后兄季之弟淡之雖德文親戚而
加毒害前及帝禪位于宋降為零陵王如宋元嘉十三
年崩時年五十三耐葬冲平陵宋書顏延之傳曰晉恭
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港

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色吏

史臣曰方祇體安儼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義曜以
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
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定資於此宣穆
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
其後盾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
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瑾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診
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于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
暗鳴蛙智昏文蛤讀書記疑七日鳴蛙見南風肆狡扇本紀文蛤不知何語也
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于長樂方觀梓樹頽鳩羽於

晉書卷三十一

六

離明衰后威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會何足喻中原陷
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於元老
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
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辰各免華陽之戮竟
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衰進亡幽家邦興
滅職此之由穆后沈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池蒲起歎
崇化繁祉肇基商亂讀書記疑七日故劍二語指張后有肇亂之事豈以追贈及外曾祖母及從母而言乎
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

辱疑榮援筆廢主讀書記疑七日此持尺威帝
日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股芸小說晉
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顧王宗帝問南顧何在對
日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日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
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
視諸庾甚懼案成帝紀亦載作契闊終罹殷憂以斃
賊諸語惟不言牙尺打帝事
記疑七日此指芬實窈窕芳菲婉嫵呂妾變羸黃姬化
恭思補皇后

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三

王祥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

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日

四子誼叔典融融字巨偉二子祥覽案本傳祥性至孝

作仁而唐表作音且愿官亦不合未得知孰誤注王祥世

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家世說德行篇注王祥世

氏生祥繼室以盧江朱氏生覽御覽二由是失愛於父

十六引師覺孝子傳作後母憎而譖之

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

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

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晉書鈔一百五十八臧榮緒

盛寒河海堅冰且冒厲風于崖伺魚一朝忽冰開小

文有雙鯉俱出祥取以奉母初學記七引河海堅冰作

河水冰堅且出朝朝崖作涯俱出作跳出類聚九引

孫盛雜語作有少冰解下有魚出因以奉母御覽二十

六師覺孝子傳曰盛寒河水堅冰有魚出網罟不施母欲得生

魚解人謂之至孝所致也寰宇記九十二日祥垂綸而獲

常州八十五里王祥臨沂人後母居武進向義鄉

母疾思魚解衣將剖冰求之忽雙鯉躍出即此濱也

又取魚處也讀史方輿紀要在望江縣西南二十里即

冰取魚處也讀史方輿紀要在望江縣西南二十里即

西水案下文有避地廬江語去武進向義鄉居之改爲

不足深信即河南之孝水亦出附會地志謠謬往往如

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班例作班列安有天

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

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

方知君見顧之重矣魏志呂虔傳注王隱晉書曰荀顛

陽春秋曰文帝進號為王荀顛入拜王祥獨長揖王謂

祥曰今日然後知君所養之重也案此亦以為文王事

與木武帝踐昨拜太保進爵為公御覽四百九十六王

廟廊之士莫不懼容而祥色不怡時人加置七官之職

為之語曰王公恨恨有送故之情也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謙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

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

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

晉書注卷三十三

四

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

以隆政道者也書鈔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詔曰太保

宏治者也初學記十一引王書詔作制辨作粹隆作崇治作化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

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

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

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

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

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

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

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

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

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放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

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

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辭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

立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

用壁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元作容棺勿作前堂

布几筵置書籍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繡脯

各一盤立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

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

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

晉書注卷三十三

五

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

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

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

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泰始五年薨寰宇記二十三曰晉王祥墓在臨沂縣東

北五里案武帝紀泰始四年夏四月戊

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魏志呂虔傳注王隱晉書云泰

始四年年八十九薨與本書武紀合是傳文誤作五年

推王隱謂年八十九薨而本傳上文遺令云吾年八十

有五啟手何恨亦復互異恐王書有誤又案下文云時

亦在四年則五年確是誤文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

月其後詔曰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為之感傷

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諡曰元祥之薨奔
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
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
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一作達世說德行將非以德
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
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
卒諡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
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
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書鈔
二引語林作一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
兒欲還葬舊塋

晉書注卷三十三 六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
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
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
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
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
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
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
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

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
覽少篤至行魏志呂虔傳注晉諸公服仁履義貞素之

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廿二史攷異二十一
尉宗正廷尉太僕大鴻臚大司農少府為九卿而官名
無卿字魏晉宋齊並因漢制梁武帝增置十二卿始於
官名下繫以卿字今晉史諸傳間有稱某卿者如王覽
傳以覽為宗正卿何遵傳遷太僕卿衛瓘傳遷廷尉卿
司馬允之傳追賜太常卿山濤傳除太常卿何攀傳廷
尉卿諸葛沖擊虞傳父模魏太僕卿虞為衛尉卿太常
卿周浚傳父斐少府卿下敦傳父俊歷位廷尉卿謝安
傳父哀太常卿孫綽傳轉廷尉卿皆唐初史臣不諳官
制率意增加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
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
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諡曰

晉書注卷三十三 七

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唐宰相世系表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王導傳父裁鎮軍司馬唐宰相世

邱子周家祿校勘記曰此數行宜附覽傳不別為篇按
本書之例凡附傳別為篇者必有子目其無子目者必
係後人誤分今覽諸子不列於子目呂虔一段基字士
又係總結全篇之文故知宜附覽傳不別為篇基字士
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
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書鈔
二十三御覽二百六十三引晉中興書作魏徐州刺史
任城呂虔有佩刀魏志呂虔傳字子恪封萬年亭侯薨
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
刀或為害書鈔一百二十三引晉中興書作刀或為害卿有
公輔之量故以相與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祥固辭強

之乃受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晉中興書作祥始辭之臨

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序注晉中興書

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魏志呂虔傳注晉諸公贊曰覽子孫繁衍裁子導別有

傳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

寡欲耽玩經史世說政事篇注王隱晉書曰有遂博究

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一作禮任真自守不

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

晉書卷三十三

八

揚側元作陋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

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緇袍不營資產

世說政事篇注王隱晉書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

為從事中郎元作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十七史商榷四

語集解正始中序稱光祿大夫臣鄭冲今傳但嘉

云轉散騎常侍光祿勳不云光祿大夫史文略也

平三年拜司空魏志三少帝紀曰嘉平三年十二月以

文陽亭侯臣冲三國志攻證二日鄭冲也晉及高貴鄉

書本傳不言封文陽亭侯當以此奏補之

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魏志

帝紀曰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俄轉司

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

徒魏志三少帝紀曰甘露元年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

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為司徒

魏志三少帝紀曰景元四年位在二司之上封壽光侯

十二月庚戌以鄭冲為太保

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

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行元

用世說政事篇曰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諮太傅鄭

冲冲曰舉陶嚴明之旨非僕聞橋所探羊曰上意欲令

小加弘潤冲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

乃粗下意

進爵為公頃之司隸李熹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

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冲遂不視事表乞骸

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冲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

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勲

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

所以明德庸勲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

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

冲太保明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

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

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

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為壽光明陵臨淮博陵

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

皆如郡公侯比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

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

晉宋書故曰按曲禮五十日艾服官政釋文云艾忠肅

一音刈治也是知魏晉人讀艾為刈與鄭康成異

一音刈治也是知魏晉人讀艾為刈與鄭康成異

晉書卷三十三

九

在公慮不及私遂應眾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眾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元作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

晉書卷三十三

十一

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簞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諡曰成咸蓋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論語集解序曰今集諸家之善說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

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隋經籍志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兩唐志卷數同並作何晏集解宋志作何晏等四庫提要曰皇侃義疏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孫邕等五人之名晉書亦兼稱五人今本論語集解序何晏者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疑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曰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此書根源隋唐舊鈔字句與今行本異同甚夥往在合於陸氏釋文字畫亦奇古卷末題堯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正平甲辰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沖其云重新鏤梓則以前有刻本可知然時代無攷矣沖無子以從子徽為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會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宜

何會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魏志

何夔傳曰字叔龍遷太僕封成陽亭侯案與本傳作陽武異魏志曾少襲爵好學博聞魏志

晉書卷三十三

十二

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曰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為會以高雅稱加性純孝平原侯讀史舉正曰案侯曾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文選與侍郎曹長思書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弱冠累遷散騎常侍波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眾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猶禦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會傳作下為民興利而除害也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晉書何會傳作得其人則民安非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欺其人則國患

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忽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誡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頤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會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

魏書卷三十三 三

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一作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為司隸校尉魏志何夔傳注引干寶晉紀作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惡寵沐一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世說任誕篇注晉諸公贊曰用心甚正朝都尉尹模因校事作威會奏收之罪甚狼籍案尹模見魏志程曉傳又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有大長秋臣模疑即此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

魏書卷三十三 三

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一作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干寶晉紀曰何曾謂大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大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書鈔六十一引王隱晉書作君不能為彼忍之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書鈔六十一引王隱晉書此句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母丘儉誅子句妻苟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句其命詔聽離

婚苟所生女芝為穎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

繫獄荀辭詣會乞恩日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

法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

為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會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

年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

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會盛為賓主備太牢之饌

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會先救劭日

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會深以譴劭

會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穎昌鄉侯案魏志三

引魏書奏永寧宮有司隸校尉穎昌侯臣會其事在咸

嘉平六年會已封穎昌侯木傳乃列於正元中誤也

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王會與高柔鄭冲

俱為三公將入見會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廿二

異二十一日按高柔卒於景元四年司馬昭未為晉王

至咸熙元年封王其時三公則太尉王祥司空荀顛也

傳武帝襲王位以會為晉丞相加侍中武帝紀咸熙二

魏司徒何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

會為丞相魏志何夔傳注晉諸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日蓋謨

公贊日封朗陵縣公

明粥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大

尉何會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

先皇勲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

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

乃子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衮職未如

用久厥辟之重其以會為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

領司徒書鈔五十一引王隱書作以太保領司徒會固

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御覽二百八書鈔五十二引

日以太保領司徒會固讓詔日司徒舊丞相璠璠計

朝離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治化之本璠璠計

衆而復盤桓非所問也乃視事進位太傅會以老年屢

乞遜位詔日太傅明明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

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尙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

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

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類聚四十五引

掌煩不可久勞者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善本書室

勞宋刊大字本晉書朝會劍履乘輿上殿九引王隱晉書

中下不衍公字

作詔命乘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

車入殿門類聚六十九晉公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簾褥卿禮秩日何會遜

位賜算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

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

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

年八十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日年八十餘薨帝

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諡為繆醜帝

不從御覽五百六十二干寶晉紀曰博士秦秀議曰會資性駢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諷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會者也謹按證法名與實爽曰穆怙威肆行曰醜會宜證為穆醜策證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證為元魏志何夔傳注晉諸公贊

元公會性至孝姚範拔鵝堂筆記曰何會傳盛稱其詩稱內外兄弟然則傳立何氏婿也其閨門一作整肅解容有過譽作史者遽徇載之非也自少及長無聲樂慶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

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立著論稱

會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苟侯乎古稱會閔今日苟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

晉書卷三十三

七

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

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苟何君

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

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初學記二十六引王隱晉書作尊

作道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齊書傳曰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僚曰今日肴羞每燕見有所遺不掠曰恨無黃領雁何會食疏所載也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垢作十字不

食食日萬錢書鈔一百四十四引王隱晉書作一日食至萬錢類聚七十二引王書作日近萬錢猶日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敕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會侈怙元作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會華侈以銅鉤敲一作劒一一作車整牛蹄角後會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會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會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

因酒相競會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廿二史十一日今以庾純傳攷之會與荀顛齊王攸議云純不求供養於禮律未有違惟議其荒酒肆忿之失石苞則

貶詞而獨責會一人抑何自相刺謬也二子遵劭劭嗣文選贈何劭王濟詩注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

何劭 劭字敬祖文選游仙詩注引臧榮緒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

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

之遷侍中尚書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願問之才其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

以劭為侍中

願問之

以劭為侍中

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
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殺死嵩哭之曰我
祖其大聖平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鯁等拜
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鯁拜勢懼傷風俗機
不以為慙羨為離孤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
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子崇 歐陽建 孫鑠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
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給
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立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

晉書卷三十三

三

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立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
相魏志鄧艾傳注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
石苞皆年十二三謂者陽翟郭立信武帝監軍郭誕
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立信坐被刑在
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
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御覽四百四十一引苞曰
徐廣晉紀作魏謁者郭元信出使從宏農求御人苞曰
御隸也何宋本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
販鐵於鄴市書鈔五十五王隱晉書石苞傳作買鐵鄴
市又七十七引王書曰石苞為縣吏賣鐵
鄴市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為縣吏
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馬案郭頌以鄴市為長安
恐有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
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魏志夏侯
略曰允字士宗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出為鄴守遷侍
中尚書中領軍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之諸伴及其

官屬收送廷尉考問竟滅死徙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
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
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御覽四百
徐廣晉紀作稍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
遷至宏農司馬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
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
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
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謚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
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

晉書卷三十三

三

惠遷徐州刺史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後擢為尚書
郎應青州刺史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大
城中有大司馬石苞碑案本傳不言為尚書郎以水經
注證之青州為徐州之誤苞嘗為徐州故立碑于下邳
也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
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
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
督兗州刺史州秦一作秦徐州刺史胡質案魏志質傳由
州刺史不
言為徐州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
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
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
輸異等收餘眾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

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

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

有成濟之事魏志三少帝紀注世語曰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

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後進位征東大將軍

人也明日發至榮陽數日而難作

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

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

陳騫諷魏帝以麻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

武帝踐阼遷大司馬御覽二百九晉武帝太始官名曰大司馬石苞開通爽悟秉意不羣

苞為大司馬次三司下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

鼓吹書鈔五十一引王隱晉書吹下有之樂二字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

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

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

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

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

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

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

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

焉會苞子喬為尙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

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

擾百姓策免其官勞格校勘記曰紀傳皆不載苞免官年月通鑑依三十國春秋晉春秋置

於泰始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救

征東將軍琅邪王佃自下邳會壽春讀史舉正月泰始五年二月佃鎮下

邳時未為琅邪乃東莞王也勞格校勘記曰通鑑攷異

云佃于五年二月始鎮下邳恐傳誤也案佃自撫軍將

軍出為鎮東大將軍進拜大將軍苞用掾孫鑠計放兵

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

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廩上書理苞

帝詔日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

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讚時政其以苞為司徒有司奏苞

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為弘厚不宜擢用詔

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

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

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

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

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

石苞為司徒深陳農桑本務明其考課居位五年天下稱之

詔曰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

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

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

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

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

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
辨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
事業者苞在外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武

紀作九年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

大車寰宇記六十五日石苞臺在南皮縣南一十三里

高二丈苞南皮人也按城家記云南皮有石苞墓

也 皆是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

證曰武咸宜初詔苞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為終

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

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

不得飯哈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

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

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

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儀崇元和姓纂十

越峻儀嵩案林氏以越為三子與以統為嗣統字弘緒

本傳異峻為浚之誤嵩為崇之誤

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為尚書郎元和姓纂十日

案瑛當是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

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日卿

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

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

義也以超為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為振武將

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又相攻超常為前鋒遷

中護軍陳眊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

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

超為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

河間王顥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

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

度為豫州刺史劉喬繼拔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

走免永嘉中為太傅越參軍俊字景倫案上文作俊此

儁則不當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為當

世名士早卒儁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為令器官至

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文

王明君詞思歸引序注均引臧榮緒晉書曰早有智慧

類聚二十一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

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御覽

六十三太康起居注曰石崇崔亮母疾日賜清酒糗米

各五升猪羊肉各一斤半又三百七十一志怪集曰石

季倫母喪浴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

鬼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胸陷之

此人即應鑿而倒人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

餘案書鈔七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年三十餘則三十誤也

為修武令有能名人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書鈔六十

五山濤啟

事云太子左衛率缺城陽太守石崇北中郎中司孫尹
皆忠篤有文武皆其選也御覽二百四十五山公啟事
日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儼城陽太守
石崇參選又二百四十七山公啟事日太子左率缺侍
衛威重宜得其才无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謹有文
武河東太守焦勝清貞有信義皆其選也案傳不言爲
左衛率中庶子非史文從略蓋崇與伐吳有功封安陽
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
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
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
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厯位盡勤伏度聖
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
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
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
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
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
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
枉含誣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元作達靈鑒
昭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
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卽以今月十四日
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覽經
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
常臣晏然私門會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

晉書卷三十三

三

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
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
負載析薪以荅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
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
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
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
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
輔政大開封賞御覽一百九十八引王多樹黨拔崇與
散騎郎蜀郡何攀攀本傳作散騎侍郎御覽一百九
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
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
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
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
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
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
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元作知其紀今
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
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
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尙當依
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

晉書卷三十三

三

御覽七百三引語 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御覽七百三引語林作六十七枚

目如愷比者甚眾愷况然自失矣世說狀修篇崇為客

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壅嘗與愷出游爭入洛

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

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世說狀修篇曰又牛形狀氣力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

及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

以問所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

耳韭萍壅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世說狀修

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驅轅則馭矣世說狀修

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

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閒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

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元作名俱泰何至甕牖哉世

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

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

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元作

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

德之及賈謚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文選王

趙王倫專任孫秀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日

綠珠御覽一百七十二嶺表錄曰白州有一派水出雙

綠珠角山合容州江呼為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梁氏之

周舊井在焉案此為唐人記載美而豔善吹笛類聚十

恐出傳會附注之以備異聞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

百八引作美如玉善舞世說仇陳篇注類聚十八引

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世說仇陳篇注類聚十八引

清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

皆蘊蘭麝被羅縠日在所擇世說仇陳篇注引于寶使

者日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

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

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

竟不許秀怒乃勒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

門郎潘岳陰勒淮南王允齊王囹以圖倫秀覺之遂

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

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

因自投于樓下而死洛陽伽藍記一日昭儀寺有池趙

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

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荅曰知財

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

害魏志蘇則傳曰則弟愉注云愉字紹字世嗣為吳王

平江府吳縣賣華山相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

應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衛瓘傳初瓘家人炊飯墮

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二事正相類又裴楷傳初楷

家炊黍在甌或變為拳或為血或有司簿閱崇水確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御覽四十一王隱晉書曰石崇雖有人才而性貪強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有司簿閱崇田宅財物及水確有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奇異不可稱數及惠帝復作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書鈔四十八晉起居注故樂陵公石苞國祚莫繼其特以苞孫行為樂陵公苞案行當為演之誤惟一作苞孫一作崇從孫互異苞會孫樸劉羣傳字玄真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勞格校勘記曰樸載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文選臨終詩注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

晉書卷三十三

三

勃海人也寰宇記六十五曰建勃海重合人石崇之甥為郡豪傑也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書鈔一百歐陽建別傳云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勸建文辭美瞻構理清微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文選臨終詩注王隱晉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平倫篡位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案隋志有頓邱太守年三十餘臨歐陽建集二卷與本傳作馮翊太守吳命作詩文甚哀楚寰宇記六十五曰歐陽建墓孫鑠字巨鄴案書鈔六十引臧榮緒晉書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周家祿校勘記曰樂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一本多不與鑠同坐奮

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書鈔六籍晉書曰補吏部令史歎曰羣縣自可不為鑠禮而天臺復爾乃以公府掾為令史若陳擒自表諸人並省列不階卑雜而我獨屯塞不通如何遂就職遷尚書郎案本傳不載鑠為令史以公府掾為令史一語證之自當在石苞辟掾之後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類遷尚書郎之前六十二王隱晉書曰東宮坊有醉相殺者中丞奏郎官從事孫鑠杖一百鑠奏東宮是行馬內而推行馬外官為建法令詔中丞令史各一百

晉書卷三十三

三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往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恆牛命士不恆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喻五侯而競爽春畦藿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互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贊曰鄭沖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操芳旆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貴

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斟注卷三十三

晉書斟注卷三十三

三十四

晉書斟注 卷三四

晉書斟注卷三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

案地理志上泰山郡有南城縣宋州郡志云南城

令漢晉屬泰山是晉之南城承漢舊縣地理志云南城

武字元和郡縣圖志十一新泰下云晉武帝泰始中鎮

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太康地志云泰始中鎮

羊祜表改爲新泰故又稱爲新泰人耳世說言語篇注

引晉諸公贊作羊祜又稱爲新泰人地理志新泰故曰平

陽晉贊從舊名作羊祜又稱爲新泰人地理志新泰故曰平

傳異傳作南城人以其所封之郡而言然此郡以泰山

郡之五縣分置不得兩郡並舉且不久即廢故地志不

載世吏二千石

御覽四百二十六羊祜別傳曰昔有據

唯舌存遂以羊舌

爲氏族祜其後也

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

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文選讓開府表注王隱晉書曰

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

禮事叔父耽甚謹

類聚二十三晉羊祜子書曰吾少

年九歲便誨以詩書御覽五百三十三國春秋曰羊

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

子可謂能養今顏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案本傳

言事叔父耽三十國春秋又言事伯母蔡氏未知伯母

爲叔母之誤否祜母爲蔡邕之女而伯母亦爲蔡氏或

是傳聞之異

管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日孺子有好

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

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

贊日有行父止而觀焉

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既而去莫知所在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常貴無相忘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

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

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晉

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祐曰委質

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常識卿

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

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

憂長兄發又卒毀墓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

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祐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

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

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祐在其閒不得而親疏有識

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

臣求出補吏徒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

鍾會有寵而忌祐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

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

要事兼內外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事兼內外武帝

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書鈔六十四晉起居

軍將軍總宿衛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

封不受乃進本會為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

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

祐執德清劭書鈔五十九引干寶晉紀作秉德清劭御

忠亮純茂經緯文武審察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

樞機之重書鈔五十九引干寶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

之意也其以祐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晉書校文三日

右僕射祐乃左僕射也帝紀及他傳可證案給本營兵

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祐每讓不處其右史商

權四十八日王佑乃嶠之父為楊駿腹心此非前朝名

望也疑為王沈之誤攷王沈傳羊祐荀勗賈充裴秀等

皆與沈諸謀賈充傳充與裴秀王沈羊祐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則為沈無疑帝將有滅吳之

志以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

故祐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書鈔七十

書羊祐傳日自在南夏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甚得江漢之心

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

惡之多毀壞舊府祐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

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祐患

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通鑑地理通釋十三日郡縣志

山臨漢水吳於此置牙門戍城羊祐鎮荆州亦置戍焉

即今州治是也州置牙門戍城羊祐鎮荆州亦置戍焉

西城因山為固晉羊祐鎮荆州立元康元年分江夏西

部置竟陵郡治此庚亮欲移鎮石城為賊之漸蔡謨

議曰沔水之險不及大江非崩勝之算亮不果移鎮

絕壁下臨漢江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

晉書注卷三十四

二

晉書注卷三十四

三

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日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日太始八年詔日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衛尉將軍羊祜歷位文武有佐命之勳其以祐為車騎開府如三司之儀案本傳上文祐為衛將軍王書尉字衍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起居注無字祐上表固讓日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

晉書注卷三十四

四

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諺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

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王隱晉書作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王隱晉書作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

晉書注卷三十四

五

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奪賊石城人之資下有於是江浦馳義者也

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
柔初附吳志陸抗傳注漢晉春秋日羊慨然有吞并之

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
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

為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
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

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向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
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

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每會眾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

晉書注卷三十四

六

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吳志陸抗傳注漢晉春秋日

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河上獵吳獲晉人
先傷者皆送而相還御覽八百三十七羊祐別傳日祐

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於是吳人
以為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

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
通水經江水注云江津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

州記云灌羊湖西三十里有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
馬頭戍吳大司馬陸抗所屯

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
多諫抗抗日羊祐豈醜人者吳志陸抗傳注漢晉春秋

成合與之日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
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御覽九百八十四

王隱晉書日陸抗與羊祐推僑札之好抗嘗遺時談以
酒祐飲之不疑抗有疾祐饋之藥亦推心服之

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日吳志陸抗傳

秋戍上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
界而已無求細利吳志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

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日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陸抗

傳注引漢晉春秋信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
義下有之人二字

吳志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於祐無傷也吳志陸抗傳注

秋作正足以彰其德耳引漢晉春秋此

句下有或以祐抗祐貞怒無私疾惡邪佞苟助馮統之
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

行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日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
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聞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

故戎行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祐時人為之語日二王當
國羊公無德咸宜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

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日
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五行志中

不畏岸上獸書鈔

蓋唐人避諱改獸也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日此必水
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

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
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祐繕甲訓

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日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
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

晉書注卷三十四

七

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
一大舉掃滅則眾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
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
靜宇宙戢兵和眾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
一作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
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
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
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
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
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覓深谷肆

晉書注卷三十四

八

無景桂馥札樸曰淮南兵略訓籍肆無
景高注籍肆極籍之深不見景也東馬懸車然後
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
之限斬將搃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
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
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
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
巴蜀而大晉兵眾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
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
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
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

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
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
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
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
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
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人弓弩戟楯不如中國
御覽三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作勁弩長弓不如中國
中國長矛楯戟不如中國馬騎凌厲又不如中國唯有
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

晉書注卷三十四

九

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
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
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
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故有
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
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廿
史攷異二十一日按南城置郡以封羊祜祜
固辭不拜郡亦旋廢故地理志不載此郡封祜爲南
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
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
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

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祐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

晉書卷三十四

十

從弟秀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願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溷滅無聞使人悲傷類聚三十五引襄陽耆舊記御覽四十三引十道志作皆溷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御覽四十三引十道志作魂魄猶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士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二百

越縵堂日記曰後漢書蔡邕傳邕上疏有臣年四十戶有六孤持一身之語不言其後有子否也其女女娥傳謂曹操怒邕無嗣案晉書羊祜傳祜為蔡邕外孫討吳有功當進爵士請以封舅子蔡襲是邕有孫世說輕賦篇注引蔡充別傳曰充祖陸蔡邕會吳人寇弋陽江孫也則邕孫不止一人尤為明證

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

晉書卷三十四

十一

申論扶疾引見書鈔五十九山濤啟事曰尚書令李膺人體儀正直可以肅整朝廷譏刺時政以為闕失者言旨切直於朝廷強顏引引又六十五啟事曰太子始傳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之官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觀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又可朝會與問國議又六十四傳不為拜期少何入案山公啟奏當在祐入朝時本傳不言為尚書令及保傅蓋祐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方寢疾未拜此官也文選晉紀總論注于寶晉紀曰征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刻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宜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皓

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眾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御覽二十七獨異志曰晉武帝哭羊祐冬月涕泗交下凝鬚為冰 南州人征市日間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戚榮緒晉書曰羊祐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

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樞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諡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書鈔四十八晉起居注曰咸寧二年秋詔曰故南城侯羊祐固辭 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歷年案二年當為四年之譌

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類聚五十一夷叔作夷齊書鈔四十八引亦作夷叔御今聽復本封覽四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季子作季札 以彰高美類聚五十一引晉起居注高美作厥美御覽復本初文帝崩祐謂傳立日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立日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立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祐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隋志太集一卷殘缺梁有二卷錄一卷唐志仍二卷經典釋文云羊祐解釋老子四卷隋志作解釋老子道德經二卷舊唐志作四卷唐志作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

因名為墮淚碑書鈔一百二襄陽記曰參佐為立碑峴山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一曰峴山在襄陽縣東南九里山東臨漢水古今大路羊祐鎮襄陽與鄒潤南共登此山後人立碑謂之墮淚碑其銘文即蜀人李安所製寰宇記一百四十五曰峴山在縣十里墮淚碑在縣東九里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九曰峴山在襄陽府南七里亦曰南峴唐六典峴山南道之名山也隋志總集類有羊祐墮淚碑一卷

荆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日自在南

夏吳人說服稱日改戶曹為辭曹焉祜開府累年謙讓

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儉一作趙寅

劉彌孫勃等賤詣預日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

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祜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

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

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

仁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

操無以尚也案韓詩外傳三日故問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後

漢書王龔傳丁鴻傳文選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三

國名臣序贊注郭有道碑文注引孟子並作貪藝文類

聚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日厲清風于貪士立果

志于懦夫亦用孟子語知古本必作貪夫廉今孟子萬

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注訓頑為貪豈孟自鎮此境政

子亦有異文而邪卿所見本已作貪夫耶

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

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

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

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

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

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

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日祜雖開府而

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

晉書注卷三十四

十四

家無盾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

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

之詔不許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日

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

故事封其夫人策日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

鉅平成侯祜昔吳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聞多歷年

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

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

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

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

增啟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

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御覽

十七虞預晉書日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各

賜絹萬疋其餘莫得此比案平吳時祜已先卒安得賜

絹蓋賜其夫人夏祜年五歲時合乳母取所弄金環太平

侯氏也虞氏誤引獨異志作三歲乳母日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

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日此吾亡兒所失物也

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七引獨異志作吾云何持去乳母

兒七歲墮井死會弄金環失其處所

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

祜遂鑿之世說術解篇日祜惡其言相者見日猶出折

遂掘斷墓後以懷其勢

晉書注卷三十四

十五

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世說新語曰

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見即

忠誠其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

合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

以伊弟篤為鉅平侯奉祜嗣隋書劉子翊傳曰子翊駁

弟子伊為子祜莫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取

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云子

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

案惠帝紀太安二年平南將軍羊伊遇害當即此人類

聚二十三引羊祜試子書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云云

祜既無子以兄之子為嗣而暨伊均不奉詔直至身後

始以篇為嗣是所謂誠子者或誠兄子書翁氏篇歷

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

侍書鈔三十八類聚五十御覽二百五十六曹嘉之晉

生遺之而去案祜初以兄子暨為嗣復以暨弟伊為後

皆不奉詔收免之太康二年又以伊弟篤為嗣本傳言

篇之歷官清慎而不詳何官疑曹紀所言青州刺史即為

下文見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立孫之子法與為鉅

平侯類聚五十一引晉中邑五千戶以桓立黨誅國除

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日臣聞咎繇亡嗣臧文

以為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

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

主動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關然丞嘗莫寄漢以蕭

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思謂鉅平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

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魏志陳泰傳注陳氏譜曰

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

唐宰相世系表一下云準字道基晉太尉廣陵元公廿

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羊祜衛瓘皆稱姓而陳準不書

姓脫文也攷惠帝紀淮南王允被害之後陳準始除太

尉錄尚書事其黨于趙王倫可知又淮南王允傳允率

兵圍相府太子左率陳徽勸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

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騎虞虞以解關所云淮者即

準字之譌是淮南之敗準實為之矣晉書校文三日未

而賊倫則作孫秀因逆為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

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

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蕃陽縣公既被橫

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

確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蕃陽則

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

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

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

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通典六十五王暉奏并州刺史

暨當由陽平太守為暨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

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為張昌所殺追贈鎮南

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越縵堂

據羊秉敘知祕與祉皆續之子可祕孫亮字長立有才

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偽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

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

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爲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 子錫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魏志杜畿傳曰畿字伯侯追贈太僕諡戴侯恕字務伯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持節率世孫魏方正爲注王隱晉書曰預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魏魏太僕父恕幽州刺史案太保爲大僕之譌魏志不言遷荆州據梓潼魏志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魏志

晉書卷三十四

六

杜畿傳注世說方正篇注均引王隱晉書曰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書鈔九十七杜預自述云少而好學在官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魏志杜畿傳曰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四年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察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隋志刑法類十一卷唐志作賈充杜預刑法律本陳書儒林沈洙傳日舍人盛權議云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常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案陳書所引爲杜

注之僅 法者蓋繩墨之斷書鈔四十五引杜預云帝王存者法者蓋繩墨之斷法書者蓋是爲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

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

也類聚五十四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刑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恆禁吏無淫巧政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

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

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

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

晉書卷三十四

十九

日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涓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通典十五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

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探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通典十五 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盡作書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

晉書注卷三十四 干

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積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御覽三百三十七引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杜預奏秦州軍事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合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

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闈俄拜度支尚書御覽七百五十七晉諸公讚曰尚書杜預欲祖前而質預日釜之尖下以備沃洗今若平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之又七百六十二晉諸公讚曰征南杜預作連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誼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讀史舉正 日案禮志

晉書注卷三十四 干

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此云尚書誤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間終制從之預以時麻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麻釋例十日余為麻論之後至咸寧中有善算者李修夏顯依麻體為術名乾度麻表上朝廷賦傳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御覽七百三十三引王隱晉書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御覽七百三十三引王隱晉書及橋成作遂作橋百引干寶晉紀作非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聖訓也眾咸稱善類聚七十二引王隱晉書作臣亦不獲奉成

無所施其周廟歆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

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

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案食貨志作三年又詔曰今年

年大水四年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

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書鈔六

鳳晉書損益萬機下有酬酢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

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

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

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

一駟馬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日給追鋒車第二乘駟

日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名與勇功讀書記疑七日

駟馬猶副馬也當為乘輿之副案賈充傳云給第一駟

馬盧欽傳云給第二駟馬職官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

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

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

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閒吳邊將乃表還其所

獲之眾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武帝紀

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

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

日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

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

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

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

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

損日月之閒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

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

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

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

之中又上表日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

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

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

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

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

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

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

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

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

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

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日陛下聖明神武

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

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

晉書注卷三十四

三

一書之... 晉書注卷三十四

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禪國山碑有城門校尉歆吳鸞碑攷云豈即其人乎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書鈔一百十九引杜預集序作口觀兵于江男女降者百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日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

晉書注卷三十四

三十四

兵登陣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殺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通鑑晉紀作方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日按時未暑今依三十國春秋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

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魏志杜畿傳注書鈔九十五王隱晉書日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瘳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水經江水注曰城上人以瓠繫狗城中小血流沾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足論者以此薄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滢清諸水

晉書注卷三十四

三十四

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漢地理志曰滢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水經滢水注曰滢水又逕穰縣爲六門陂漢孝元之世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滢水立穰西石場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場也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廢遂不修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水經注釋二十九日一清按建昭是元帝紀年成帝則有建始之號漢書循吏傳信臣由南陽太守遷河南太守徵爲少府立場事在元帝之世無疑故平帝元始四年至五年更開三門爲六門場又別是一事而道元遂言之滢水注云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陂直以元始所開亦信臣之遺規則誤矣溝洫志又云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豈入歷宣元之世不易其任故能成其功業耶通典二日邵信臣所作錯處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縣界時爲荆州所統

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水經

夏水注曰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

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池陽為雲夢之藪矣韋昭

日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

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又東南巴丘湖

也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

御覽四百六十五引王隱晉書作杜預開楊口起夏水

東入華容縣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于河謂

之揚口通鑑注引亦作揚朱謀埠箋作揚口

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日後世無叛由杜翁

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

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日禹稷之功期

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岷山

之上日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乃作二碑敘其平吳勳

一沈岷山下沈萬山下迄今出之水經河水注曰河

水又東逕萬山北注云山下沈岷中有一碑元凱碑元凱好

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沈之岷山水中一碑下

之于此潭日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案習氏記

與鄭氏注均言二碑並沈岷與本傳異疑傳文誤也惟水

經沔水注又云襄陽城南門道東有鎮南將軍杜預碑

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

集解魏志杜畿傳注書鈔九十五御覽六百十引王隱

儒所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又

徵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隋唐志均三十卷今存

參攷眾家譜第謂之釋例五卷今存又作盟會圖春

秋長麻釋例五作古今書春秋名會圖別集疏一卷

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魏志杜畿傳注書鈔九十五

撰女記讚隋志雜傳類杜預女記十卷新唐志列女

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

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案集聖賢羣輔錄引汝南太

守李侯妻事云見杜元凱女戒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

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魏志杜畿傳注書

摯虞甚重之日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

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御覽六百十

多字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世說術解

林作武子性愛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

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日卿有何癖對日臣有左傳癖預

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日吾但恐為害不

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

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為

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

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日成預先為

晉書注卷三十四

五

晉書注卷三十四

七

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周家祿校勘記有脫誤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

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御覽五百五十四引

宇記九日陘山在新鄭縣西三十里史記云齊桓公侵楚至陘山山上有子產墓墨石為方墳東有廟皆東向

杜元凱遺令所言者案本傳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書鈔一百六十引威榮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

晉書注卷十四

天

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

洧水自然之石書鈔一百六十引威榮緒以為冢藏貴

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御覽五百

四引王隱晉書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

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

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

冢書鈔九十二引杜預遺令作葬吾北芒寰宇記一日

在首陽山南又曰杜預墓在偃師縣西北山上二十里案首陽山在洛陽城東即偃師之西北樂史兩載之誤也又云在尉氏西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南則不足徵信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書鈔一百六十引威榮

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書鈔一百六十引威榮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

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

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宋書杜驥傳曰高祖預曾祖耽

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驥兄世代驥為青冀二州刺史坦子琬員外散騎常侍驥字度世左軍將軍驥子長文叔季文幼文希文叔文長水校尉幼文散騎常侍案驥父祖之名不見於史惟元

晉書注卷十四

天

和姓纂六日元凱長子錫次子尹少子耽晉涼州刺史

生顧西海太守生遜過江隨元帝南遷官至魏與太守

顧遜或即驥之父祖然元帝南遷距苻堅平涼州之時

甚遠不盡符合林氏以尹為次子耽為少子與唐表異

錫字世叔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父文學累遷太子中

舍人書鈔六十六引王隱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

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瓊中刺之

流血書鈔一百三十四引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嘗取他

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

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為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

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書鈔六十六引王隱晉書

鄉親一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父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貶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

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
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洲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
吳人於漢渚江衛如砥襪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
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
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
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
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
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
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池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

晉書注卷三十四

三

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晉書注卷三十四

晉書注卷三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陳騫魏志陳騫傳注曰案晉書騫字休淵世說方正篇
注引晉陽秋亦曰字休淵書鈔五十一王隱晉書
日陳騫字休淵三國志攻證五日裴注所引晉書乃虞
預晉書案唐人避諱故不著其字書鈔作旅乃淵之誤
臨淮東陽人也案騫為騫子魏志騫傳云廣陵東陽人
廣陵晉太康初置臨淮郡始改隸故父子異郡也惟魏
志劉頌傳云臨淮陳騫則為晉人之言不復追溯本郡
矣父矯魏司徒魏志陳騫傳曰字季弼進爵矯本廣陵

晉書注卷三十五

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魏志陳騫傳注魏氏
春秋曰矯本劉氏子
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太祖借矯才量欲
擁全之乃下命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
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前陳騫矯者以
其罪與之親書劉頌傳曰初頌嫁女臨淮陳騫矯本劉
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謙之頌
日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
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刊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
勃寶應圖經曰案此則矯冒舅姓與姑姓兩說並存豈
舅父又騫沈厚有智謀世說方正篇注晉陽秋曰初矯
兼姑耶騫沈厚有智謀世說方正篇注晉陽秋曰初矯

為尚書令侍中劉暉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
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
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魏志陳騫傳注世語曰劉暉以先
進見幸因譖矯專權懼以問長
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
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

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惔構君朕有以述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銖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願騫尚少爲夏侯立所悔意色自若君妻子未知故也

竇以以此異之御覽四百九十八漢晉春秋曰陳蹇之親交元拜其母蹇時爲中領軍聞元會於其家悅而歸既入戶元曰相與未至於此蹇當戶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趨而出意氣自若元大以此知世說方正篇注名士傳曰竇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竇來而出其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

晉書注卷三十五

二

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十七推四十八日唐修晉史何必以蜀爲賊此沿襲舊文刑除未淨案魏曹真碑有蜀賊諸葛亮語此乃魏人之辭舊史當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郟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勞格校勘記曰案騫爲車騎將軍在魏元帝咸熙二年傳誤也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惔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書鈔五十一王隱晉書曰陳馬位極人臣階經籍志攷證曰通典職官門注引晉諸公贊陳騫爲大司馬賜衣冕之服今晉書所闕案武帝紀遷太尉在泰始十年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在咸寧二年傳誤合爲一時事

胡烈率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恥案武帝紀胡烈死於泰始六年率弘死於七年今傳毛本國下自注云非本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多之字案有之字是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舍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衣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又

晉書注卷三十五

三

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寶應圖經曰注云一作車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傳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

上殿騫素無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詔弟稚與其子與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廿二史攷異二十太康二年十一月薨元康惠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傅諡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與嗣爵

與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大司農侍中寶應圖經曰毛本左軍下自注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與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

晉書注卷十五

四

武帝以騫立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滅繼絕後故陳騫後浩之爲高平公案騫元孫傳中失舉其名浩之封于太元二年則元孫之封當在二年之前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願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書鈔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字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魏志裴潛傳注魏略曰潛世爲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父潛功封列侯勞格校勘記曰茂守尚書非尚書令也魏尚書令魏志裴潛傳曰字文行封清陽亭侯爲尚書侯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魏志裴潛傳注文章遂知名世說賞譽篇上注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引虞預晉書屬文著作文章

年十歲元本作十餘歲世說賞譽篇上注引虞預晉書亦作十餘歲類聚三十五御覽五百引語林作年十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御覽五百引語林作後見並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御覽五百引語林作於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世說賞譽篇上渡遼將軍母巨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立靜守真性入道

晉書注卷十五

五

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敘錄曰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世說賞譽篇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篇注引虞預晉書略同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敘錄曰遷衛國相案本傳失載爲衛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敘錄曰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爲制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魏志裴潛

傳注引文章敘錄作封廣川侯元和郡縣圖志十七曰魏封裴秀為廣川侯案廣川蓋隋人避諱改為濟川唐初猶承之也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賈充傳亦作舞陽侯攸齊王攸傳作武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

晉書卷三十五

六

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詔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敘錄曰秀弘通博濟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勲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五十二王隱晉書曰為司空刪定官制損益多善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

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又作禹貢地域圖事章敘錄曰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類聚六御覽三十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類聚六引字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御覽三十六引古下有今字惟有漢氏與

晉書卷三十五

七

地及括地諸雜圖類聚六引漢氏下有所畫二字案水經史記大宛傳索隱所引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之類皆云括地圖季彥所見蓋則此書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進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類聚覽三十六引此句上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類聚六御覽三十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岷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名水經穀水注曰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誰修晉輿

圖作春秋地名卷元姓纂二作擣里潘春秋地名卷三裴秀京相璠等春秋土
地即京相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秀地論圖論上
璠之誤案張彥遠名畫記三曰裴秀制圖之體有六焉
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書鈔九十六晉諸公贊
大圖用練八十里十省視難事又司空裴秀以舊天下
名圖說曰夫王者不可不堂而推為百里從率數計里備載
里命之者其法畫紙為方格或每方千里或數百
里或數十里其法惟所命此圖之義日決不可變
者以辨廣輪之度此作圖之體也法述廣狹與紙
率以辨廣輪之度此作圖之體也法述廣狹與紙
矣有縱率而無橫率有大分率而無小分率條理秩然瞭如
指掌非與圖之實用矣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

晉書卷三十五

八

體也寶慶里圖說曰準望者方隅鳥道之謂也胡肅
體也寶慶里圖說曰準望者方隅鳥道之謂也胡肅
日正南微餘以類推與家則有二十四向測望家
則有六方三類推與家則有二十四向測望家
太密以入以類推與家則有二十四向測望家
者每疑之論准南子之序節候也緯書之言明堂也
地丙地之論准南子之序節候也緯書之言明堂也
興於六國之一起自漢初復何疑焉鳥道者空中鳥飛一
直無回轉之道也黔首日履川原而謂能知空中鳥飛一
徑人執信之是必有法以星取一郡一縣之細者則以
四海九州之遙者則以日星取一郡一縣之細者則以
句股重測既得二者又參三日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
也四曰高下五日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
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類聚六引三者各因地而制
地制宜攷之則作三者為是類聚誤也寶慶里圖說
曰夫作圖之必有道里者蓋以圖之所肖惟山川城郭

晉書卷三十五

九

關隘界里而巳城郭關隘界里而巳城郭關隘界里而巳城郭關隘界里而巳
惟山極多曲折以一定之形避迂趨直也道里而巳城郭關隘界里而巳
山道迂回者凡有七病圖法所以獨重道里也道里而巳城郭關隘界里而巳
記道里者行校鳥道有細無贏故納道里為主道里而巳城郭關隘界里而巳
人為密合贏者為真差不明乎此少官標其數亦未可據然
一也營道遠近於每塘舖遞之處官標其數亦未可據然
舖路也無塘遞者每塘舖遞之處官標其數亦未可據然
二也而實有二三里之信口以九里彼所取參差不能酌異而
里而實有二三里之信口以九里彼所取參差不能酌異而
川之關發而必有道里所必經於此幸兩水得正形味者
漢不問心一任意道里必多或北地有西無異則
其間不留心一任意道里必多或北地有西無異則
此道之彼循弦必近折則遠又或南地有西無異則
馳道直除遠近自應除折則遠又或南地有西無異則
行即知今之定經涂者不能遠近步者不知若息形勢必不
不成病六也水道人行皆有支裔交互毋穿徒有經涂
名川而橫出兼苞之豁徑經過之津梁委而無給則
紙道小路經緯不交必致差過病七也今為此圖無
官道之小法母之律委曲備寫而酌之以高下方邪
迂直之易知此亦作圖之關鍵也
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
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
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
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
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
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類聚六引然下有
有定於準望徑路之實入字案本傳脫去後字義便
與上文不貫六者之中脫去準望當據類聚所引補之

方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
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
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
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
冷酒泰始七年薨皇甫謐傳曰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
太醫令陰胤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又東平王徽傳
子翁注云翁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隋經籍志有皇甫謐解寒食散方論寒食散方二卷釋道
洪寒食散對療一卷解寒食散方二卷解寒食散論三
卷又有皇甫謐對療一卷解寒食散方二卷解寒食散
金翼方猶傳其法類聚七十五引嵇含寒食散賦晉宋
書故曰寒食散一名五石散世說新語嵇含寒食散賦
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注引秦丞相
寒食散論曰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注引秦丞相
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

晉書卷三十五

也今按五石之名雖未之前聞要亦不越丹沙雄黃雲母
石英鍾乳之屬此等皆精剛內蘊符采外標所以六朝
貴游動云散發蘊寒生熱輒喪厥軀假令何晏不誅亦
終天歎及之孝標徵引更顯炎王戎傳戎傳發溫
獨得神效此皆藥之流毒彰彰於歷試安在平叔一人
獨收神效此皆藥之流毒彰彰於歷試安在平叔一人
於何晏又云煉鍾乳砂等藥為之通鑑注言可避火食故
寒食按寒食言煉鍾乳砂等藥為之通鑑注言可避火食故
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食宜涼衣宜薄推酒微溫飲非
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南謐語皇南謐論受其
毒故知之最詳陳振孫六所載皇南謐語皇南謐論受其
證不載方藥後人遂不留意隋書經籍志載論甚
多而皇甫謐曹欸論二卷宋有皇甫謐經籍志載論甚
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石論總七卷本避
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石論總七卷本避
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寢人子弟時年四十八詔
飢寒致病諺云散發其時以為笑謔

宜獻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
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
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
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
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
疾篤不起謹重尸啟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
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
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
與石苞等並為王公配享廟庭周家祿校勘記曰按有

晉書卷三十五

二子濬頽聖賢羣輔錄下曰裴頽楷孫季子案頽為楷
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
侯以濬少弟頽嗣魏志裴頽傳注文章
頽字逸民弘雅有遠識魏志裴頽傳注文章
說言語篇注引冀州記曰頽宏濟有遠量當朝名士也世
鍾士季謂裴公之談終日不竭又引惠帝起居注曰頽
理甚淵博博學稽古自少知名魏志裴頽傳注文章
高整自少知名世說言語篇御史中丞周彌見而嘆曰
願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頽從母夫也
魏志郭淮傳注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表秀有佐
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

隆國嗣詔顧夔爵顧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顧兄子憬為白衣顧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憬帝竟封顧次子該顧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

晉書卷三十五

三

顧奏脩國學刻石寫經書鈔六十七類聚三十八晉諸公贊曰裴頠惠帝時拜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大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以寫五經案奏立大學當在為祭酒時傳暢所言是也本傳敘修國學於遷侍中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助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為言談

之林藪顧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啟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初學記十一裴頠讓吏部尚書表曰侍臣少無鑒察之譽長無題與之才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為左右陳

晉書卷三十五

三

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喻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

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
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
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
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
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
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
戚正復才均尙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
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
嵩並侍東宮願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
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

晉書注卷三十五

西

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
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願與張華苦爭不從語
在華傳願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
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
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
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說文學篇注晉諸公贊曰自魏太
常夏侯立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
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
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
慕簡曠願疾世俗尙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
才博喻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魏志裴潛傳注晉
惠帝起居注曰願民之望也理具淵博於論難著崇
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
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

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
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
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
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
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
存宜其情一也眾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
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
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
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
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

晉書注卷三十五

五

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
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
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
之徒駭乎若茲之費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
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
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
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眾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
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
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
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

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費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眾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

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周家祿校勘記曰無衍文涉上而誤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借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費與懷末以忘本則天

理之真滅元作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

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周家祿校勘記曰語不可解必有脫誤一去中於字

於有句非有句而義仍不可解是以申縱播之累而

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

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質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

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途一方之言

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寇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

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

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眾家扇

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

情以眾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摭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人遠異同紛糾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

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世說文學篇曰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注晉諸公贊曰裴頡談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願甚惡之倫數

晉書卷三十五

太

求官願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魏志裴潛冀州記曰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時年三十四二子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高該魏志裴潛傳注晉惠帝起居注曰子嵩字道文王越稱願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願本官改葬以卿禮諡曰成以嵩嗣爵為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畿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為中書郎早卒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與滅繼絕裴秀後球為鉅鹿公晉書校文三曰魏志注言嵩為中書郎早卒此云並為陳午所害疑有誤案本傳于嵩之後失書名字未知球為嵩之何人也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彧傳字文季楷於御前執讀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楷與琅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

晉書卷三十五

九

馬文王又荀爽傳注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見魏書裴楷傳子讀史舉正日案律令成於泰始三年非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御覽三百八十八裴楷別傳曰穆若清武帝為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世說賞譽篇上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於是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世說容止篇曰裴令公有儀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世說容止篇作見裴叔則轉中書郎出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
少而得一世說言語篇作探策得帝不悅羣臣失色莫

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

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

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御覽二百十九山公啟

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石崇以功臣子有

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

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

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御覽七百二十九裴楷別

晉書注卷三十五

辛

醉宴而綽慢節過度崇責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

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案別傳之孫綽蓋即季舒與

典公同名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

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

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類聚六

楷別傳曰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游行林

帳儼然樞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不言楷心知其意

便使兄住御覽五百十六三國春秋曰裴楷嘗建為

別宅宅甚美麗楷兄欲之楷便讓之其性有大度皆斯

也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

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世說德行篇曰裴令公歲請二

者或譏之曰何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

毀譽其行己任率皆此類也世說德行篇注名士傳曰

譽雖至處之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

晏然皆此類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

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

尙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

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

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

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

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

駿既執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

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世說雅量篇注晉諸

晉書注卷三十五

三

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眾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

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世說雅量篇容色不

難與本傳下文異蓋名士傳誤以此數語屬於楚王璋之

也賴侍中傅祇救護得免世說雅量篇注引晉諸公

由此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

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璋為北軍中

候加散騎常侍璋怨瓘亮斥己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

為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

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

發而璋果矯詔誅亮瓘璋以楷前奪己中候又與亮瓘

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己聞有變單車入城
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入徙故得免難瑋既
伏誅以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
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
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
為常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
與楊駿不平求為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
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動
缺以為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
為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不違其志要其遠濟

晉書卷三十五

三

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書五十七
加侍中光祿大夫與張華俱處機密華楷一時名及疾
望而華獨開府時皆責之華不敢授尋進楷開府及疾
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
深嘆其神傷世說容止篇曰裴令公有儀容姿一旦有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
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楷有知人之鑒
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
宰府嘗曰夏侯立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世
賞譽篇上作肅肅如入廟廟中不修敬而鍾會如觀武
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世說賞譽
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世說賞譽
蘭碩江廡靡所不有魏志傅嘏傳字山濤若登山臨下
蘭石石與碩通江廡為汪翔之謔文

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御覽九百四十
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諡
為螺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諡
曰元府修義坊十字街北有碑存有五子與瓚憲禮遜
與字祖明周家祿校勘記曰與瓚不列子目按照石苞
篇與瓚宜附楷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諡曰簡瓚
傳不別為篇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
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約晉書五十七沈
以風神高邁選為中書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世
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瓚才氣爽備魏志裴潛傳注
晉諸公贊曰瓚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
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
知國寶楊駿之誅為亂兵所害

晉書卷三十五

三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
尚儒學足不踰闕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儔朋
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魏志
傳注晉諸公贊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
日憲有清識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
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
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讀史舉正曰案勒
三月見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
本紀恬然私室勒素問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
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成歡慶謝交路二

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穢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為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

晉書卷三十五

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案石勒載記下云前即中令裴憲為尚書本傳失載所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戢並以文才知名戢仕季龍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戢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閒邢魚有隙魚竊乘戢馬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戢使己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為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戢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為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荀綽稱徽長子黎字

伯宗一名演游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又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黎子也秦州刺史唐宰相世系表十一上曰黎游擊將軍秘書監書鈔六十五喬潭康子冀州記曰康指並為名案隋書黎子也秦州刺史唐宰相世系表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為徐州刺史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康子純黃門侍郎次廓中墨將軍委任長史司馬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為兵有不奉法者罪使元作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道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故悉皆散走周家祿校勘記曰不堪苛不成句疑當作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武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

晉書卷三十五

案懷帝紀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此傳上文言劉元海道王桑趙固向彭城一作趙固一作冷道互異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次邵有器望元帝為安東將軍邵為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士大敬附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為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案此語亦見劉魏傳末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荀綽稱徽長子黎字

注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案楷字叔
則綽為楷弟當字季舒仲乃譌文周家祿校勘記曰子
目無宜附憲傳按黎康綽諸人皆楷傳餘文入裴一官
段又係總結全篇與王覽傳後同故知當附憲傳

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荀綽
稱綽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
校尉世說品藻篇注引王朝綽子遐世說文學篇注晉
目錄作歷中書黃門侍郎諸公贊曰裴遐字
叔道父綽永嘉流人名王衍第四女適遐聖賢羣輔錄
下云遐字叔道瑣子案瑣為楷子如陶氏說遐為楷孫
非楷弟綽之子矣甚誤元和姓纂三又善言玄理音辭
云微與子遐號入裴子字當是孫之誤

清暢冷然若琴瑟世說文學篇注晉諸公贊曰遐少有
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間嘗
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案傳不載歷官從略嘗

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
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

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書
一百三十三鄧粲晉紀曰裴遐賦性恬和同類有試遐
者推墮牀下遐乃拂衣還坐言無愠色世說雅量篇曰
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志因曳遐墮地遐還坐舉止如
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
異荅曰直是東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所害初
聞當故耳

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入裴方入王徵比
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
導願比王戎逸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乏
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
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目一作以清通俱爲

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須才才應世至高平沈敏蘊茲名器鉅鹿自
然亦云經筵媼皇鍊石晉圖開祕願有清規承家來媚

晉書附注卷三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

衛瓘 子誼 孫瑑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曷漢明帝時以儒學

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

家焉父魏魏尚書魏志衛瓘傳曰字伯儒為尚書封關

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瓘年十歲喪父至

孝過人性貞靜有名埋魏志衛瓘傳注晉陽秋曰清以

晉書卷三十六

十一

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閔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

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讀

舉正日案職官志魏置通事郎晉改中書侍郎傳分為二誤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

間無所親疎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

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

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

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

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魏志衛瓘傳曰瓘咸熙中為鎮

西將軍御覽三百四十五王隱晉書曰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牀行則同輿案給兵千

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

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

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

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

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

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

至成都殿前書鈔六十三引王隱艾卧未起父子俱被

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

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書鈔六十三王隱晉書

懷艾者圖劫取艾整兵向瓘瓘輕衣將一給便出諸將

營門欺作表章示之申明艾事諸將信之皆解散俄而

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

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

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御覽

四十五王隱晉書曰瓘言不可會自削弃反問瓘何許聞消息相疑益露瓘如廁見胡烈故

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御覽

四十五引王隱晉書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

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

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

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解眩疾動詐仆地

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

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

晉書卷三十六

二

揮及暮門閉璿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日共

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

繞殿而走盡殺之璿於是部分諸將一作羣情肅然鄧

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璿自以與會

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縣

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

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璿造續謂之日可以報

江山之辱矣魏志鄧艾傳注漢晉春秋日艾之下江由

謂日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眾日伯玉其不免

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

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事平書日殺納新舊離合

其責乎璿聞之不候駕而謝

同異華朝議封璿以剋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

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

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

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宋書荀伯子以餘爵封弟實開

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都督青州諸軍

事青州刺史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詔日征東將軍衛

璿忠允清識有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

征北大將軍通典十九山公啟事日大將軍雖不整正

璿貞正靜一中書監助達練事物二人皆人彥不審有

可參軍者不案本傳及助傳均不言何人參軍蓋薦而

未用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

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

邊害璿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

死魏書序紀日神元皇帝力微五十六年遣子文帝復

恐為後患乃密政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

璿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開隙使相危害晉帝

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璿貨五

十八年方遣帝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始祖不

豫烏丸王庫賢親近勢先受衛璿之貨故欲沮動諸

部因在庭中厲鉞斧諸大人問欲何為答日上恨汝曹

讒殺太子今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

各各散走始祖尋崩案務桓即烏丸譯音異字

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璿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

封為亭侯璿六男無爵案本傳有第四子宣及子桓獄

名字無可攷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

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宜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

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書鈔五十九

下壹日問璿視諸尚書如視璿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

參佐視參佐諸郎如視掾屬璿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

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魏志

傳注世語日璿與扶風內史熒煌索靖並善草書索靖

本傳不言為扶風內史太平廣記二百九名書錄日璿

探芝法以觀法參之更為草藁藁是相聞書也

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璿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

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

璿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璿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

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御覽七百六十二王隱

晉書日衛璿為太子少

傳詔賜園田木確不受書鈔六十五引王隱晉書作加
為太保領少傅案本傳進位太保尚在領少傅之後加
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璫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

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璫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

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

小中正州設大中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書選用此

大中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書選用此

陳羣所建白也然魏武時何夔疏言今草創之際用人

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序

無相踰越則賢不肖先分體社如亦疏言宜使州郡考

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舉試辟公府使州郡考

陳羣之由生蓋漢以來本以察舉孝廉為士人仕之

途日久之弊生黃緣勢利濫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

論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未久夏侯元已謂中正之

品之升降尤易淆亂也今以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時

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遺父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

鄉黨以為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爵下粹因

弟哀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被廢棄爵下粹因

服官而仍清議升粹者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為妻

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為中正遂預聘楊欣女為妻

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正遂預聘楊欣女為妻

於蜀又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正遂預聘楊欣女為妻

氏子出養於姑遂陳氏中正劉頌女於陳矯矯本劉

王郎中令王薨舍侯葬訖除喪木州大中正以名義

含傳咸申理之詔不許遂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

式父設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

南大中正含宏狗隱詔以式功鄉邑清議廢終身

亦不葬也且下其品詔是已入仕者須時加品定其

晉書卷三十六

五

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徒舉為青州大中
正尚書謂毅既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鑿等力爭乃以

毅為之銓正人清流濁區別其所舉自親貴者始

司徒王渾奏周禮清議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

允當轉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為二品司徒不過

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

品籍腫臍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

居二品臍臍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

博楚則曰此非卿所自為之乃狀曰天人才

恒所拔不羣華恒為州中正以周禮居讓輕薄無

不通其議韓康伯為中正以周禮居讓輕薄無

品久不得調韓康伯為中正以周禮居讓輕薄無

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十二中正共舉

劉下初入太學試經當為四品臺吏訪問中

令寫黃紙一鹿車下不肯訪問怒言於中

書令史勸孫秀初為郡吏求品於鄉議王

從兄成勸品秀初為郡吏求品於鄉議王

獲濟勸何劭初亡袁粲籍與來有宿怨者皆

獨哭而出日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諡曰岐前多罪

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謂畏強易弱也

人推問中正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即當途

端辭此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者真所謂上品無

下品無世族高門華閣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

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即中正高品之人

顧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已久自帝王以及

無可如何也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

而教用使引王隱晉書教用使作教用彰朝廷德讓

晉書卷三十六

六

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遺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

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

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
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
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
有鄉論餘風中閒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
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
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
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
爲正無復懸客遣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
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
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入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
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
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
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
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
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璿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御覽
四百五十三臧榮緒晉書曰後會宴陵雲臺璿託醉因
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璿欲言而
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
眞大醉耶璿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璿宣尙公主
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璿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

晉書注卷三十六

七

若離婚璿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
主璿慚懼告老遜位御覽一百五十二晉諸公贊曰初
遇黃門不厚致有讒構楊駿欲專朝政諷內外奪宣主
權由此去位上會諸如主議問主宣待汝薄今欲離汝
意云何主素請不能自申但泣泣是不欲離諸如主因
言是婦人重於再出故位耳於是遂離與姊妹書稱故
婦乃下詔曰司空璿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
未衰以果本情至眞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
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書鈔五十二初學記十一
保衛璿明允篤誠有匪躬御覽二百六晉起居注太
及大車官騎塵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
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
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璿位詔
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卽位
復璿干兵及楊駿誅以璿錄尙書事加緣綬綬履上
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
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璿贊其事楚王璿
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璿且忌其方直不得聘己淫虐又
聞璿與瑋有隙遂謗璿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啟帝作手
詔使瑋免璿等官黃門齋詔授瑋瑋性輕險欲聘私怨
夜使清河王暹收璿左右疑暹矯詔成諫曰禮律刑名
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

晉書注卷三十六

八

也。瓘不從，遂與子恆、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御覽五百九十一

六采哲弼衛巨山文曰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素廣微云四子三孫與本傳大異文云自本郡來赴時年七十二恆二子璵玠時在其喪似其言為可信也

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間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宋五行志

螺出足起行螺類近龜也干寶曰螺被歲餘而及甲兵象也於周易為高商為戈兵明年瓘誅歲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

袁宇記四十六日衛瓘墓在安邑縣東十七里高塚原上舊傳云初瓘為司空時帳下衛瓘葬高樛今墓前有高樛古道

督榮晦有罪。通鑑晉紀注曰姓譜榮姓周榮公之後瓘斥遣之，及難作，隨

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

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旛，過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認詔，當免。即便

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勅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偽，違其本文，輒

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為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

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齋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

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放，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讐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

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殫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

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齋偽詔，手取公

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校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

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為，考晦一人眾，

姦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

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

恆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魏志衛覬傳注引世語作黃門侍郎恆善草隸書，為

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

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

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案此承用許君說文解字序惟三日諧聲作形聲與

許書異廣韻作一日象形二日會意三日形夫指事者
 聲四日指事五日假借六日轉注次第大異
 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
 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
 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
 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
 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
 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志劉劭
 章敘錄以不復作已不復漢藝文志曰武帝末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
 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間鼓琴瑟鍾磬
 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以考二十九篇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于學官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列

書經注卷三十六

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又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
 卷注云為五十七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王先謙漢書
 補注曰四十六卷者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王先謙漢書
 明注曰九篇得之六卷者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王先謙漢書
 志曰分論語古語後二十一篇為四十六篇故云四十六卷也
 日從政漢書補注曰王應麟曰何晏序云古論推博士
 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
 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說文引論語皆古文漢志
 又曰孝經古周章氏一篇注云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
 古文也庶人章分篇為二也魯國三老所獻建武尙書中
 章凡二十二章漢書補注曰魯國三老所獻建武尙書中
 云古文也庶人章分篇為二也魯國三老所獻建武尙書中
 議即衛宏所校案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尙書同出
 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經與尙書同出
 日古文尙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

歷中得之弁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以
 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
 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案陸氏所云卷數
 與漢志合惟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與
 論同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又曰孝經又有古
 文出于孔氏壁中別有闕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卷總
 為二十二章孔安國傳而世傳劉向校書定為十八卷
 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傳劉向校書定為十八卷
 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傳而世傳劉向校書定為十八卷
 尙書禮記論語孝經傳而世傳劉向校書定為十八卷
 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
 十六篇同而字多異漢志有禮古經五十六卷即孔壁所
 出王伯厚考證引劉歆移書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
 逸禮有三十九卷是壁中所出有古文禮其書著於漢志
 而鄭君言之尤詳確然不可信巨山乃誤以禮為春秋此
 非漢人相傳之說也是不可信巨山乃誤以禮為春秋此
 說左氏傳相傳之說也是不可信巨山乃誤以禮為春秋此
 說左氏傳相傳之說也是不可信巨山乃誤以禮為春秋此

書經注卷三十六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涓魏志王粲傳曰涓一名竺字
 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頡篆許氏字指黃初中為
 博士給事中涓作投壺賦于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
 恆祖敬侯寫涓尙書後以示涓而涓不別至正始中立
 三字石經轉失涓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志劉劭
 章敘錄其形作其法隋志三字石經尙書九卷梁有十
 三卷三字石經尙書五卷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唐志三字石經尙書五卷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十三卷三字石經尙書五卷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南三行字碑長八尺有八寸存餘皆崩缺續日魏
 斗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十八字存餘皆崩
 二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十八字存餘皆崩
 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已年洛陽
 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諸儒備定三經命蔡邕書古文
 篆隸三體鑄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
 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本數紙其石斷裂字多

亡缺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日石經遺字
 即小歐陽集古石經數十者蓋有碑所無者碑中古文
 四聲韻所載石經不數則淪落之餘碑家所得自不
 文亦有韻所載石經不數則淪落之餘碑家所得自不
 石經則見於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書法則
 因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刻石於石經
 獨隋志所書異其目有石經古篆兩體又刻石於石
 種既以七經為書其目有石經古篆兩體又刻石於石
 也范蔚宗時人為中郎其書與熹平所鑄並列於石
 氏雖以書事後人其書與熹平所鑄並列於石
 三體為漢碑而中郎其書與熹平所鑄並列於石
 其弟每所跋石經亦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寸刻者無
 至公羊碑有馬經亦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寸刻者無
 因存其名可謂非也蘇氏所注魏世用其法此碑為石
 又蔡邕石經亦非也蘇氏所注魏世用其法此碑為石
 題名據水經之事實非也蘇氏所注魏世用其法此碑為石
 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

於今始判會稽所鑄篆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
 以取信焉朱彝尊經義攷日魏石經本屬三字惟與論
 謂正始中三字石經游太學遺法其非清書明矣趙至
 傳云去嵇紹亦日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
 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孫星衍魏正始中石經
 字校釋序日蘇望得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十七篆文
 皇祐時蘇望得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十七篆文
 百十七卷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為尚書大誥
 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
 考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漢世藏於祕府亡於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得
 目觀而手摹於祕府亡於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得
 正始立石於法則恒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
 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
 尚書春秋魏齊後徙洛陽石經於都多沒於水
 隋開皇時又徙於長安以亂廢為柱礎但有傳拓之本
 存於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惟尚書九卷五卷

書經注卷三十六

春秋三卷比之七錄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
 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即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
 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石經於石經館
 九成宮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石經於石經館
 又子開元五年得武后時移於著作院或都長安之
 太學開元五年得武后時移於著作院或都長安之
 林以業石經之唐書學博士教國子生此石經忠恕
 取以業石經之唐書學博士教國子生此石經忠恕
 四聲韻增多字及無殊絕者宋金之亂中原喪經石
 既失聲韻增多字及無殊絕者宋金之亂中原喪經石
 就傳寫亦稀善本及北宋摹本俱存焉惟餘續經所
 借之義或合於考其篆法足補正學於是幾絕於世
 尋釋義或合於考其篆法足補正學於是幾絕於世
 釋成文命為左傳不加所從蘇氏又已來不究春秋
 石經課士其學無復與分則豈不惜哉蒙不敏夙究篆
 之學就其學無復與分則豈不惜哉蒙不敏夙究篆
 附得嚴孝廉所載理而董之證以經典字書為之音釋
 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 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
 洪氏已詳辨之不復贅述云 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
 衛鞅傳日好古文鳥 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
 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
 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全
 文注日案字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
 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
 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巨墳歷代
 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
 文其文乃耀祭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

書經注卷三十六

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
光禾卉芾蓐以垂穎山嶽嵯峨而連岡蟲跋跋其若動
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
止無閒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積
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
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絲絲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
厲水清波漪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
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會立觀物象以
致思非言辭之可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

書制注卷三十六

五

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漢藝文志曰史籀十五篇
自注周宣王時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者也與孔氏壁中古文
異體許慎說文解字序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
篇與古文或同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
皆曰古文厥意可得而說顏師古急就篇注敘曰昔在
周宣王時有史籀演暢古文初著大篆漢書補注曰昔在
盛日說文謂之史籀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
數與此志籀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
取大篆或取小篆以意參酌定之非專取史籀建武
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固不能盡遵用之也沈
欽韓曰說文敘大篆十五篇與說文或異張懷瓘書斷
云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唐立度
十體書曰王莽亂之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王育為
作解說所不通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
者十有二三

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
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
篆者漢藝文志曰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
敬作又曰倉頡爰歷博學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
頗異所謂秦篆者是也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
荷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書隸書始於趙主師合
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餘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
弁爲倉頡篇說文解字敘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
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取
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又曰自爾秦書存
八體一曰大篆水經穀水注曰大篆出于周宣之時史
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改籀
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謝啟昆小學攷曰李斯
爰歷博學等名始有倉頡句遂以名篇猶史游之急就也
揚篇許氏說文序稱俗儒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
古帝之所作也其詞有神僊之術焉此七章中之篇目

書制注卷三十六

六

可攻也郭璞注爾雅引倉頡篇曰考妣延年顏氏家訓
書證篇引倉頡篇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稱號韓覆叛
討殘滅此七章中之語句可攻也至吾邱衍誤以倉頡
爲十五篇且謂即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此乃其師說
之繆不足信也家訓書證篇曰倉頡篇李斯所造而云
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稱號韓覆叛討殘滅皆由後人所
羈非本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引書斷作下邳人
程邈邈字元岑始爲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
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
方奏之始皇始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
定乃隸字也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曰隸書者程邈所
字張彥遠法書要錄七引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
隸文劉熙載藝概曰凡隸體中皆暗包篆體欲以分書
論分者當先問程邈是幾分書雖程邈世已無傳然以
漢隸逆推之當必不如閣帖中所謂程邈書直是正書

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日刻符
 四日蟲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殳書八日隸書王
 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日
 古文孔氏塵中書也二日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日
 篆書秦篆書也四日佐書即隸書也五日繆篆所以摹
 印也六日鳥書所以書幡信也案此所述入體六書承
 用許氏說文序惟改左
 書為佐書謝氏啟昆小學攷云八體六技漢志入篇當
 是漢典所試之入體合以亡新改定之六書技字似誤
 蓋以古文奇字易大篆刻符署書及書篆書即小篆左
 書即隸書繆篆即摹印鳥書蟲書即蟲書漢典所試用
 入體用秦入體許氏說文序甚明故江式論書表孔穎
 達書正義俱從之班氏藝文志既用七略載入體六技
 之目而敘論以八體為六體深所未喻隋志亦沿其失
 漢書補注曰王應麟曰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沈

書譜注卷三十六

七

欽韓曰說文繫傳云臣錯案蕭子夏以刻符摹印合為
 一體臣以為符者內外之信若晉鄒奪魏王兵符又云
 借符以罵宋然則符者書作而中剖之字形半分摹印
 屈曲填密秦璽文是子良誤合之署書者蕭子夏云漢
 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關羊欣云蕭何草
 思累月然後題之及書者及體八風隨其勢而書之李
 廣芸日六技當是八篇之說下總云小學四十五篇併
 此入篇正合四十五篇之數先謙曰六技王說是李說
 非也莽改六書有古文奇字篆書繆篆蟲書六種
 下文亦云六體是也八體是否入篇書無明證又刪去
 六技下文及許慎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
 不可通矣
 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魏志劉劭傳注引文諸
 章敘錄二篆作工篆諸
 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葉昌熾語石曰秦始皇帝東巡
 刻石凡六始於鄒嶧次泰山次
 琅邪次之石而會稽遂有沙邱之變今惟琅邪
 臺一刻尚存諸城海神祠內通行拓本皆十行惟段松
 蒼所拓精本前後得十三行翁阮孫三家著錄者皆是
 也泰山二十九字先在嶽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

君廟乾隆五年燬於火今殘石僅存十字耳之采礪石
 會稽三石久亡韓山唐時焚於野火當時即有摹本杜
 詩所謂聚木傳刻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
 肥失真者是也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九王僧虔名書錄曰
 稱善邯鄲淳師焉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
 小異李斯見師一時陳留邯鄲淳為略究其妙韋誕師
 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名在鶴後
 淳而不及也魏志劉劭傳注文章敘錄曰初邯鄲淳衛
 斷日韋誕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
 善題署尤精入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太和
 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
 誕書也水經穀水注曰南宮既建明帝
 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魏志
 劉劭
 傳注引文章敘邕作篆勢日鳥遺跡皇頤循聖作則制
 錄閑理作簡理

書譜注卷三十六

六

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類聚七十
 四引作或
 象龜文全晉文注鍼列櫛比龍鱗類聚七十
 四引作或
 日下文當有缺文鍼列櫛比龍鱗類聚七十
 四引作或
 有缺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類聚七十
 四引
 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組揚波振擊類聚七十
 四引
 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
 若連似水露絲絲凝垂下端周家蘇校勅記曰
 緣誤緣便失語妙從者如
 懸衡者如編杳抄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跛跛踟踟
 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
 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觀
 其卻閒般倅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

首曰梁斌斌其可觀摘華豔於紉素為學藝之範先喜
 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略而
 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
 隸字御覽九百七十八古文奇字曰秦改古文為大篆
 到者拜為郎凡七百八人密種瓜於驪山剛谷中溫處瓜
 實成使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
 各異說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漢因
 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漢因
 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
 王次仲始作楷法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九王僧虔名書錄曰
 王次仲始作楷法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藝
 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學古編云八分
 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
 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波勢與篆筆兩意

晉書斟注卷三十六

九

難合洪氏隸釋言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
 別非中絕也漢人本無成說也又曰衛恆言王次仲始
 作楷法指八分也隸書簡省篆法取便徒隸其後從流
 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於樂中聲以五降之後不
 容彈故入分者隸之節也八分取重在字畫有常勿使
 增減遷就上亂古而下入俗則楷法於是焉在非徒以
 波勢一端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御覽
 示別矣四十九書斷曰後漢師宜官南陽人也靈帝好書徵
 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
 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
 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廣記
 二百六引書斷作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每書輒
 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酒多售則錢滅之每書輒
 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
 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尙書御覽七百四十九世論曰安
 定梁鵠字孟皇善八分書太

平廣記二百八書斷曰梁鵠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
 法於師宜官舉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宜
 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袁字
 十日宋子故城漢宋子縣也宋闕名寶刻類編曰師宜
 官耿球碑袁紀撰趙州案本書地理志鉅鹿郡無宋子
 縣巨山此言蓋承用前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
 人之文而未暇更易也

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
 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
 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水經穀水注曰魏太祖平荊州漢
 八分體求吏部尙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
 以贖死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
 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水經穀水注曰太祖善其法
 宜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御覽七百四十九世論曰太
 祖使鵠書信幡宮門勝題水

晉書斟注卷三十六

三

經穀水注曰北宮鵠宜為大字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
 勝題成是鵠筆鵠宜為大字敘錄作師宜官為大字
 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
 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
 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太平廣記二百七王
 鵠弟子祕書八分皆傳弘法又二百六書斷曰左伯字
 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書分字有弘等列小異於邯鄲
 亦擅名藝概日八分書分字有弘等列小異於邯鄲
 蔡文姬論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別之分如說文之解入
 字是也自來論八分者不能外此兩意又曰書苑引文
 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
 是為八分書此蓋以分作分數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說
 雖使八分隸二分篆其體猶古於他隸况篆八隸二不
 儼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於文姬矣又曰王愔所
 謂字方八分者蓋字比於八之分也說文八別也象分
 別相背之形此雖非為八分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
 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太平廣記二百六羊元常少隨劉勝入抱嶺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郡卿
涓章誦等議用筆綵乃問蔡伯喈筆法於章誦誦借不
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誦死
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是錄筆更妙精思學書
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錄善
三色書最妙者入分又二百九名書錄曰穎川鍾繇魏
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
書瘦有三體一日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三
曰狎書相聞者也魏志張華傳曰穎川胡昭字孔明至
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初昭善史書與鍾
繇郡鄆涪衛觀章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御
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曰後漢穎川劉德升字君嗣造行
書即正書之小論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又
曰劉德升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以草勅示豐妍風
流宛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然亦各有巧今
而胡書體絕瘦亦各有德升之美也

晉書卷三十六

三

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
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
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蠶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
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
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煙巖巖嶷嶷高下
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
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
幸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
之難觀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
日章草書漢黃門令史

許所作也衛常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
子良云夫草章者漢齊相杜操始變篆法非也王愔云
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至章帝時齊相杜
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御覽七百四
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
時為齊相善草書章帝云史游始草書傳之不紀其能
又絕其跡其神妙其惟杜公乎章誦云杜氏傑有骨
力而字畫微瘦其法甚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
雙矣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稱上比崔杜不足下
巧自與眾頗或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為羅趙
有餘御覽七百四十九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為羅趙
暉亦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與羅同郡太僕朱賜書
日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太平廣記二百九
王僧虔名書錄曰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
苻堅得瑗書錄曰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
張伯英瑗子湜官尚書亦能草

晉書卷三十六

三

體微瘦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殺字作結字法書
說文樛榮字通用說文訓為散南齊書周顒傳崔氏甚
少從外氏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即此體崔氏甚
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
七百四十九書斷曰後漢張伯英損益伯度草亦猶
逸少增減元常真書太平廣記二百六書斷曰張芝字
伯英性好書二百九王僧虔名書錄曰張芝高向不仕
善草書精勁絕倫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甚巧作
其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類聚七十四引臨池學
書池水盡黑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張芝墨池在縣
帝時前件人於此池學書其池盡墨書絕世天下名傳
因茲王羲之額書論云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好之絕倫
吾弗及也其池年代既遠並磨滅古老相傳池在前件
所去開元二年九月正議大夫使持節沙州諸軍事行
沙州刺史兼豆盧軍使上柱國杜楚臣赴在尋墳典文
武俱明訪觀此地未獲安惜認補至四年六月燉煌縣

令趙智本到任其令博覽經史通達九經尋諸古典委
張芝索靖俱是熒煌人各檢古跡具知處所其年九月
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硯長二尺濶一尺五寸乃勸諸張
族一十八代孫上柱國張仁會等令修葺墨池中立廟
及張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
芝容

今世尤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
英弟為黃門侍郎尤善草書家風不墜奕葉精華書類
伯英時人謂之亞聖太平廣記二百六書又有姜孟穎
斷日文符章草入神入妙隸入能

然殊不及文舒也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穎作穎
宣田彥利及司徒章誕皆伯英弟子羅叔景趙元嗣者
並善草案孟穎為詔字孔達為宣字羅叔景趙元嗣者
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或之太平
廣記

二百九名書錄曰羅暉趙恭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
見稱而矜許自與眾頗或之案叔景為暉字元嗣為恭
字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
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太平
廣記

劉德升善為行書不詳何許人案起為超之誤崔瑗
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
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初學記二十一引
崔瑗草勢時作人政之

多權官事荒蕪劬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
法蓋又簡略初學記二十一引
崔瑗草勢又作先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
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
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

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脚點點初學記
二十一
引崔瑗草勢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拂鬱放逸生奇
作或黠點染一作臨危旁點邪附似蝴蝶揭枝
或凌窳憚慄若據槁一作絕筆收勢餘綫糾結若杜伯捷
初學記二十一引崔瑗

毒緣熾騰地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
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
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瑾為楚王瑋所構恆聞變以何劭
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恆還
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諡蘭陵貞
世子二子瑑瑒

瑑字仲寶御覽四百八十九引
晉中興書誤作仲賢襲瑾爵後東海王越以
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即位
為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瑾玄孫崇嗣

勞格校勘記曰江夏公衛嶼表云臣高祖散騎常侍瑑
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會祖故右衛將軍崇
承襲則崇當是瑾會
孫傳作元孫疑誤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
玠穎識通達天口標令識
虛篇注玠別傳曰玠有祖父瑾曰此兒有異於眾世說
識

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親之者傾都世說容止
篇注玠別
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世說時乘白羊車
於洛陽市上咸日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

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世說容止

別傳作昨日吾 固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
與外生共坐 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

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世說文學篇注玠別傳曰玠
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

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
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

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世說賞譽篇下曰
才少所推服注玠別傳曰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過世

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
於坐前後三問為之三倒時 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

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皆出玠下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論者

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寰宇記一百四十五日
王整之姊適衛玠十六而寡父母欲嫁之乃自截鼻以

誓墓前柏樹為之連理案玠娶樂廣之女本傳下文又
云玠妻先亡至江夏山簡以女妻焉敘述 有海內重名

甚明豈廣女歿後懷帝時玠會娶王氏耶 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

清之姿壻有璧潤之 望所謂秦晉之匹也 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為太傅西

閤祭酒拜太子洗馬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河東衛錄
世語曰有盛名 璪為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

為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世說言語篇
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 兄別於梁里潤語曰 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

身之日兄其勉之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作今日忠
十九引晉中興書致 身下有授命二字 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

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
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

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
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

父之禮文學篇注玠別傳曰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與
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

豫玠體素羸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書鈔九十八
衛玠別傳云玠於武昌見大將軍王敦與之談論彌日

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
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世說賞譽篇

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
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

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
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

年卒世說容止篇注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
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世說傷

永嘉流人名曰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人問日子有何
之憂謝幼與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

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

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論者 世云王家三

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論者 世云王家三

江孟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
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世說傷逝篇注御覽五
百五十五引玠別傳作
海內民望可修三
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
牲之祭以敦舊好

父可方衛洗馬不尙日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悵又
云杜父膚清叔寶神清世說品藻篇曰劉丹陽王長史
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
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
弘治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注引江左名士
傳曰劉真長日弘治清叔寶神清案本傳與江左名
士傳俱以為劉悵語杜父傳與世說俱以為桓爽語一
則劉謝二人共論一則劉王桓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
三人共坐蓋傳聞有互異也

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恆族弟展
字道舒世說儉嗇篇注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祖
列彭城護軍父廣平合隋志有光祿大夫衛展

晉書卷三十六

毛

集十二卷梁有十五卷唐志作十四卷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
州刺史世說儉嗇篇注永嘉流人名曰展光祿初除鷹
揚將軍江州刺史案光熙改元在永嘉前一年
將軍從略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
子所在展以為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為廷尉學
記二十衛展表日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上疏宜復
生無錢死此諺之起死生之出于此法獄也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麴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
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魏志盧欽傳注虞預晉
書曰同郡張華家單少
孤不為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類聚五十三徐廣晉紀
日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為縣吏盧欽奇其才

數稱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魏志劉放傳日字
子棄涿郡人封本
縣方城侯薨諡敬侯案本書地理志漢涿郡魏文更名
范陽郡故本傳云范陽方城人而魏志於放仍書涿郡
也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
不詳覽文選鶴鳴賦注臧榮緒晉書日少好文義博覽
墳典書鈔一百一文士傳日張華窮覽古今

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世說排調篇注文士傳日
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勇
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
著鶴鳴賦以自寄文選鶴鳴賦注臧榮緒晉書日雖
詞日何造化之多端文選端下有今字下文惟
鶴鳴之微禽向亦有今字播羣形

晉書卷三十六

三

均作鷹鶴過猶俄翼向何懼於置爵翳蒼蒙籠案籠當
從文選
作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文選集作習案上句
既云游集此當以作
習為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
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
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
之似智文選而
作何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
而不矜文選性作約注引文
子日約其所守即察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
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鶴鳴介其背距鶴鶩軼於雲際鷓
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
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

為戮於此世蒼鷹鷲而受繼鸚鵡慧而入籠文選鸚鵡作惠注引鸚

惠而能言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

順旨思摧翻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文選鍾岱作鍾代注云鍾代二山鷹

之所產漢書曰越地鍾代迫近胡寇如涪日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

山孫志祖文選考異曰代誤岱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

昔之從容海鳥爰居文選爰居作鸚鵡注引國語作爰居避風而至條支

巨爵文選支作枝踰嶺自致捉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

妨物而形瓌足偉也文選偉作璋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

舛錯種繁類殊鷓鴣冥巢於蚊睫文選冥作螟大鵬彌乎天隅

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

晉書卷三十六 五

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

名始著類聚五十六王隱晉書曰阮籍見華鶴賦以

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

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

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書鈔五十七晉讚曰大駕征鍾

行久而即真類聚五十八御覽五百九十七張華別傳

日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徵文帝善之

勞格校勘記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

識書鈔五十八王隱晉書曰泰始三四海之內若指諸

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書鈔九十

十八引王隱晉書作長安千門萬戶世說言語篇華應

注引晉陽秋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

對如流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日應聽者忘倦畫地成

圖書鈔九十七引王隱晉書作畫左右屬目帝甚異之

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

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

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

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

支尚書御覽二百七晉起居注曰咸寧五年詔曰一

也故總要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乃量計運漕決定

廟算眾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

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

晉書卷三十六 三

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剋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

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

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謀之勲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

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

一世眾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

御覽六百六引晉陽秋作晉儀禮當當時詔詰皆所草

革制度勅有司給筆札多有損益當當時詔詰皆所草

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

深憎疾之每伺閒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

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

為忤旨閒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

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
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
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
士馬強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
士馮恢於帝統卽恢之弟也御覽二百二十四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爲散騎常侍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恭於是時人少之邵晉書提要稱曰馮恢傳亦云疾張華如讐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兩傳俱不載致幹之故據御覽引于寶晉紀云蓋統之怨華實由於此晉武之任馮統而疏張華有關於治亂之原而傳不明言其故是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譽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

晉書卷三十六

三

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譽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恩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駟張跋扈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然

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御覽五百三十九晉起居注曰太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幸輔也書鈔五十三晉諸公贊曰張華爲廟地發屋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

晉書卷三十六

三

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驃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文選晉紀總論注于寶晉紀曰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案于氏謂華使董猛言於后與本傳異華

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

監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為中書監承平元年詔曰

之要宜得其才以華為中書監加侍中御覽二百四十四

三晉起居注曰元年詔曰中書監光祿大夫張華歷世

腹心情所憑賴故酬其勳績使儀同三司而虛沖挹損

難違高尚其以華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本職如故又

給親信滿百人御覽二百二十晉諸公贊曰陳準為中

書令張華為監準與華俱處機密準推崇之每直日有

詔書無小大輒先示華了不措意華得詔書不

以示準省中號準為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綴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

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欲倚一作以朝綱訪以政

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頌頌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

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

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妒而

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

中詔敦譬乃受御覽二百王隱晉書曰封華郡公三千

護前後十餘辭義懇誠詔不聽遂受封案地理志下壯

武縣屬城陽郡無壯武郡此郡字為縣字之誤或以壯

華之故改立為郡不久旋廢元和郡縣志十一日壯

武故城在即墨縣西六十里晉封張華為壯武侯案本

傳壯武封元利志侯字當作為公始

數年代下邳王晃

為司空初學記二十六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永康

元年正月大會有鳩入御坐武帳中拂司空張

冠華之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

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

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日

下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

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

何卞日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

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

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

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

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

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

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

正嫡恆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

左僕射裴頌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

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啟事十餘紙眾

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

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

勞格校勘記曰撓亂關中氏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

或說華曰趙王貪味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姦

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

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羌

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倫既還諸事賈后因求錄尚

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頌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

晉書卷三十六

三

晉書卷三十六

三

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惠帝紀事在元康五年書鈔一百二十二類聚六十引異苑誤

作三年學津討源本異苑不誤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書鈔一百二十二引異苑

固守陳衛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蚩劍王莽頭

孔子履等盡焚焉類聚六十八引異苑履作履晉書

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書鈔

是不得謂為盡焚異苑向作在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

為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避以中台星

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立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

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

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

晉書卷三十六

三

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

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

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頌俱被收華將死謂張

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

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

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

使者至日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

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

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寰宇記六十九日

今有張華村臨桑乾河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

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

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徒

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

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

聞世無與比魏志盧毓傳注引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

四引竹林七賢論曰王濟曰張華善說史漢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

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太平廣

九十七引異苑作此陸機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座華

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

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

晉書卷三十六

三

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

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

有蛇蛻焉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七引小說吳郡臨平岸

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水經漸江水注類聚入十八帝

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水經

漸江水注曰劉道民詩曰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水經

漸江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水經

漸江水注御覽五十二又五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

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

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

仰觀御覽三百四十三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善星曆初學記二十四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張華善天人解望氣元康初嘗與鄒陽雷孔章共夜登樓而見一氣起斗牛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御覽十晉書曰張華察牛斗間有華曰是何祥也初學記二十紫氣乃豐城之劍氣也華曰是何祥也初學記二十四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張華善天人解望氣元康初嘗與鄒陽雷孔章共夜登樓而見一氣起斗牛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御覽十

晉書注卷三十六

三

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書鈔一百二十二雷次宗豫章記曰至縣移獄百五十七豫章記曰豐城縣獄後今有雷孔章掘神劍窟方廣七八尺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作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讀史方輿紀要入十四日豐城縣西南三十一里有劍池晉雷煥得二劍處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作文拭劍光豔照耀類聚六十引雷次宗豫章記作劍至光耀燁燁若電發震宇記一百六日翠巖寺本名常緣寺又為洪井寺晉雷煥取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

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御覽三百三十三引列士傳曰干將莫邪為晉君作劍三年而成又三百四十四雷次宗豫章記曰孔章會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書反覆桑根紙古字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書鈔一百二十二引雷煥別傳作煥得磨劍鮮光愈亮華誅失劍所在類聚六十引雷次宗豫章記作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作及華誅劍亡在雒安莫知所在水經注釋二十八日厄林日茂先遇害飛入襄城水中郡國志曰南郡在雒陽南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鄭氏談以

晉書注卷三十六

三

襄城水為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閒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書鈔一百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作子華作煥子爽使人沒水取之作令人投水逐之類聚六十雷次宗豫章記曰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閒躍出水經沔水注曰初猶是劍後變為龍讀史方輿紀要九十七日劍溪在延平府城東南即建江也亦曰劍津相傳雷煥之子佩劍渡延平蟠縈有文章書鈔一百二十二引雷煥別傳作子華作煥子爽使人沒水取之作令人投水別傳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與光彩照水波浪驚沸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固輔政摯虞致箋於固

日聞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
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
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
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
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
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
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
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固於是
奏曰臣聞與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
義解系傳美義作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

晉書注卷三十六 五

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
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
頽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
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
雞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樂卻降在阜隸而
春秋傳其違解系傳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
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職作右職思納愚誠若合聖
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
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
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

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勲每事賴之前以華
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
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
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勲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
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圖
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
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
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
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
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于世拾遺記曰

晉書注卷三十六 早

始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據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
帝考驗神怪及世間博識無倫遠冠義皇近次夫子然
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削無據無以充長成文昔
仲尼刪詩書亦多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
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
耳目也于闐國所獻鑄爲現又賜麟角管此遠西所獻
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案隋志雜家張華博物志
十卷今存又司空張華集十卷錄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作三卷郡齋讀書志云集有詩一百二十二子禱題
詞冊文三十一賦三蓋宋時所存此二行宜附華傳以
禱字彥仲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傳祇二行宜附華傳以
弟並列必有二傳然或事述過簡分不成篇或文氣連
續難斷爲二則目從其分文從其合下第十四盧欽傳
之子浮弟奕第二十四陸機傳之弟雲好學謙敬有父
雲弟耽異日同傳與此同例並存其舊風歷位散騎常
侍應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

禪子與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唐宰相世系表十二隨元帝南遷寓居江左案表云避隨元帝南遷與本傳言同時遇害異恐誤以與避難過江屬之於避耳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為太

晉書劉卞卷三十六

望

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下代兄役令曰祖秀才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為尚書令史初學記二十日劉卞為四品吏訪問推一鹿車黃紙令卞寫書卞語訪問劉卞非為人寫黃紙也訪問案卞罪下品二等補尚書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為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為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曰知賈后必害太

子乃問計張華華曰初無所聞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閒頗聞卞言乃遷卞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世恐為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饒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熒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疑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晉書劉卞卷三十六

望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陵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為難

晉書劉卞卷三十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七 宗室 周家祿校勘記曰宗室二字宜另行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

穆王整

河間平王洪

望子威 洪弟隨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成王輔

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太原烈

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景弟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

魏志司馬朗傳曰朗為

宣帝字仲達字季達

司馬楚之傳曰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楚之八世

孫父榮期梁益二州刺史為其參軍揚承祖所殺楚之

封現邪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

中鎮大將軍州刺史薨贈都督梁益秦益四州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諡曰貞王子寶

盾金龍躍寶盾雁門太守金龍字榮則吏部尚書薨贈

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諡康王子延宗纂悅徽亮延

宗子裔字承業後將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裔

子藏纂字茂宗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肅纂

子澄字元鏡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澄弟仲榮尚書

左丞悅字慶宗漁陽縣開國子卒贈平東將軍青州刺

史諡曰莊悅子臚鎮軍將軍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臚

子鴻字慶雲都水使者子孝政躍字寶龍祠部尚書大

鴻臚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案楚之為趙後人未知是

中華書局

影印

本

館藏

書

號

冊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第

一

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

內嘗罹罪謫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

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

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

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

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

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

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

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

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為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

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論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

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

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

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

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

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

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

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

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

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強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

晉書附注卷三十七

二

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
 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為河內典農水經沁水注曰沁水
 南還石門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為魏野王典
 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案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
 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
 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
 谷走水小石漂逆木門朽敗田疇歲功不成臣輒
 案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累方
 石為門若天陽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
 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
 永逸聖王所許顯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
 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聽許於是夾岸累石
 結以為門用代木門枋故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
 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 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
 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書鈔六十朱鳳晉書曰文帝立度支
 尚書軍糧校計一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
 由之七魏書軍糧校計一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

晉書注卷三十七

三

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日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日吾
 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為度支尚書孚以為擒敵
 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
 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
 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
 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
 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
 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
 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
 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

晉書注卷三十七

四

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勞格校勘記曰吳
 年考魏紀孚以嘉平三年三月徙尚書令拜司空七月
 遷太尉此宜在代王凌為太尉下傳列於前誤也又明
 悼后崩於景初元年次壽春遺母上儉文欽等進討諸
 將欲速擊之孚日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詐巧
 不可力爭一作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
 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
 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
 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
 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
 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
 侯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日三月庚戌
 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日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
 十五年經日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
 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日夫人姜氏至
 自齊又日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
 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
 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皇之
 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
 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

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
遷司空代王浚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
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
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
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日殺陛
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羣
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
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
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
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日臣死之日固大魏之

晉書卷三十七

五

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
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
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
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為
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
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
車上殿御覽二十九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上臨
軒朝羣臣於太極前殿詔安平王載輿車昇殿
帝於階迎拜書鈔八十五引王隱晉書作武
帝迎拜安平獻王於殿前類聚
四十五引王書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書鈔
上於階下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書鈔
引王隱晉書安平王傳作身執子孫禮御
帝每拜孚跪
覽二十九引晉起居注作皆如家人之禮

而止之御覽二十九引晉起居注又給以雲母輦青蓋
車御覽六百八十一徐邈奏議曰安平獻王加青蓋九
車又七百七十三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給青蓋
駕四馬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五王隱晉
書曰孚雖見尊寵而常有戚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
人封王二人世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
節鉞入則貂蟬衮冕自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
公族之寵未始有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
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

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文選齊竟
行狀注王隱晉書曰諡曰獻御覽五百五十五
二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薨方相車駕馬時年九十
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
二期願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詒仰訓導奄忽殂隕

晉書卷三十七

六

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晉宋書故曰晉代名臣
溫明祕器亦有東園溫明兼之者
明祕器有但言祕器不言處所者
盛冰之器周禮凌人冰室共冰也
其器之器東園溫明即藏外之地
為盛冰之器東園溫明即藏外之地
莫賜東園溫明如乘輿制度
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
蓋之及案顏師古注
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
宋制即以此祕器盛冰
以東園溫明為名蓋作器
署舊名非從室也
未可以晉書但言賜祕器
不載遂謂有其事而無其禮也
朝服一具衣一襲
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

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鑿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尊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御覽五百五十二晉公卿禮秩日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八人又七百七十三晉公卿禮秩日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瑗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為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諡曰貞邕子崇為世孫又早夭通典九十一引孫服議及安平王嗣孫薨諸侯應降服議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為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二年薨諡曰穆無子國絕勞格校勘記日

善書卷三十七 七

案國絕下疑有脫文考武紀咸寧三年正月立安平穆王弟敦為安平王魏志咸寧中位至司徒年正月景申薨五年改安平為長樂國魏志咸寧中位至司徒太子祐為長樂王魏志咸寧中位至司徒太子徽為長樂王魏志咸寧中位至司徒太子暉為長樂王魏志咸寧中位至司徒太子暉為長樂王魏志咸寧中位至司徒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明魏志司馬朗傳日明侯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注晉諸公贊日望字子初孚之長子咸熙中位至司徒案本傳孚長子邕次子望蓋以邕早薨無子故寬厚有父風魏志司馬朗傳注晉即望為長子也諸公贊日有才識早知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浚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魏志三少帝紀注晉諸公贊日帝常與中護軍司馬軍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

于東堂案如晉贊言當作中護軍本傳脫去中字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魏志三少帝紀注晉諸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魏志三少帝紀注晉諸銜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郭林碑作征蜀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

代何曾為司徒魏志司馬朗傳注晉諸公武帝受禪封義陽王水經淮水注日淮水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封安平獻王孚長子望本治在石城山上因梁希侵逼徙治此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日夫尚賢庸勳尊宗一作茂親所以體國經

善書卷三十七 八

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為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案軍已有此官軍司蓋即軍師晉避諱改師為司魏志建安三年初置軍師祭酒苟攸傳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



以為軍師又表封收轉為中軍師辛毗傳以毗為大將
 軍師鍾繇傳表繇為前軍師華歆傳表歆為軍師杜
 襲傳為大將軍軍師裴潛傳為大將軍趙儼傳征東
 大將軍曹休徵為軍師明帝即位轉大司馬軍師毛玠
 傳遷大將軍是魏之軍師甚為貴重本書王衍傳言以
 太尉為大將軍非一官又衛瓘傳言瓘疾篤出謀為太尉
 司似與魏軍師非一官又衛瓘傳言瓘疾篤出謀為太尉
 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魏志鄧艾傳
 稱監軍衛瓘在會前行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案鄧
 是軍司與監軍略同云巴蜀未賓侵犯王略元戎政行朝推英能以君為使
 持節征蜀將軍司馬征蜀將軍即義陽王望時休為南
 鄉太守蓋徵至軍隸望部下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
 十假羽葆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
 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為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
 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案鄧休神云陸抗奪地于南施績與尸干

晉書卷三十七

九

口即謂此事武帝紀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
 在泰始四年與碑合吳志三嗣主傳日寶鼎二年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望又率諸軍以赴之
 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魏志司馬朗傳注晉諸公贊日子居上公位自中孫皓率眾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
 代以來未之有也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
 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
 獲譏四子奔洪整林奔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
 奔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
 商貨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為三縱亭侯更以章
 武王威為望嗣後威誅復立奇為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委恩位
 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勞格校勘記日案魏無原武郡疑是原武典農也魏魏志魏郡
 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
 望更立混為洪嗣五禮通考一百四十六日此本生祖父無子立出後子之子為後案此言
 威之繼望案武帝紀大康九年徙章武王威為義陽王
 立河間平王洪子英為章武王英疑混之誤讀史舉正
 未檢本傳以混與英為二人非是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
 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
 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竝
 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

晉書卷三十七

十

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
 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為人後矣必須無復
 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
 道里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
 遼東依劉羣盧湛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
 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日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
 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
 為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廿二史劄異二十一
 年十一月封汝南王子淵為新蔡王太興元年十一月
 新蔡王淵薨淵之嗣新蔡在滔遠襲章武之後淵既薨
 于太興元年則滔上疏請還本生事斷不在太興二年
 矣五禮通考一百四十七日案太常之議禮也元帝之

詔情也據禮則兄弟尚存不應歸宗論情則母子既乖不容強合蓋雖不可以為常法而不幸處變亦宜有以變通而兩沿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全之矣

六年襲爵位至太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

案欽為彭城康王釋子嗣樂成縣王融見

河間王顯傳惟未言其仍封河間王耳

將軍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職 薨子秀嗣義熙元年

為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

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宣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

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為散騎常

晉書卷三十七

十二

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為

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日阿皮振吾指奪吾璽綬不可

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奔卒以整為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

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

整頌云初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大夫騎都尉給

事中轉拜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臨邛郡加宣威將

軍又云謂者就郡拜君世子執節四讓推與兄嗣固辭

懇誠奉伯三讓君又加焉又云泰始三年十一月使者

奉詔策命君南中郎將牧統宛口都按晉史云兄奔以

整為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早卒其餘官闕皆不

載據史言兄奔卒以整為世子而碑言推與兄嗣二說

不同當以碑為正案集古錄題為司馬府君紀德頌碑

云泰始三年徙整為南陽太守蓋先為南鄉武帝以義

後徙南陽而碑則南鄉人追思遺愛而立也

陽國一縣追封為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

平林益邁為隨郡王

東晉疆域志曰元和志太康九年

分義陽置隨郡所領止二縣隨平

林

竟陵王林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

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為散騎常侍尚

書 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林為

始 員外常侍通直殿中兼散騎常侍通直之號蓋自此

也 林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

林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

勞格校勘記日本

以東平王林為撫軍大

將軍庚戌免本傳失書 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

亮託以繇討駿願望免繇林等官遣林就國林遂殖財

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林為衛

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林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為僕

射舉林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

據本紀林鎮下邳在永宣元年

八月東安復會九月傳誤 成都王穎輔政進林為

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即以林為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

率眾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林不納越乃

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林甚懼長史王修說

日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

讓之美也林從之乃自

承制都督兖州刺史車騎

將軍 晉書校文三日東海王越傳言越

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即拜焉林慮兗州刺史苟晞不避
己乃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林在州徵求不
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兗州徙林都督青州
諸軍事林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
虓遣將田徽擊林破之林走還國帝遣洛陽林乃詣闕
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
世子毗及其黨何倫訪察宮省林白帝討越乃合眾襲
倫不剋帝委罪於林林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
覆為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為野王太守 案地理志魏所置郡無野王之名或曹置而旋

晉書卷三十七

十三

廢武帝受禪封渤海王 案通典八十二引姜輯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云至于渤海三

王自宜盡為母之制則安平九子 邑五千三百七十九

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為衛尉出為東中郎將轉南中郎

將咸寧三年徙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

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 水經汾水注曰太原郡治晉陽城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

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 永平元年更贈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為散騎常侍後徙

封中上王 惠帝紀作泓讀史舉正日案中上縣屬趙國王不應降封縣本紀元康三年太原王泓薨

亦不云 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

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為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

遂 雍本無為後 御覽一百九十七晉起居注曰武帝詔

遂字 為後 安平獻王孫承昔以父早亡不建大祚

以縣封之今以三縣封為武邑王晉書校文三日案時

有汝南王祐與此傳承子祐輩行和等服屬亦近不應

一時宗室中兩人同名以帝紀攷之乃知此祐字係祐

字之誤太康五年紀言封南宮王子祐為長樂王蓋即

此傳之祐非另有南宮王子也蓋字記三冀州總序

言太康五年改為長樂國立字會孫祐為王承為王

年制武遂武邑觀津為武邑國封南宮王承為王

不制武遂武邑觀津為武邑國封南宮王承為王

不作祐雖亦沿此傳之誤然可藉以證帝紀封長樂王

祐之即祐所云承後無後省還長樂者蓋祐以長樂王

為承後而不襲其封號也此傳言祐嗣立承遂為後遂

字應從雍本行文義乃順勞格校勘記曰武紀泰始六

年五月立壽安亭侯承為南宮王承封壽安亭侯本傳

失載承自南宮縣王進武邑郡王傳亦失載按立下疑

有脫誤蓋祐封長樂王以嗣

安平王敦非嗣封武邑王也

晉書卷三十七

十四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 讀史舉正日案拜

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為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

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

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下邳

稱 後為長水校尉 書鈔六十一御覽二百四十一王隱

尉領千營置 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

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為

使持節都督益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

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王

為之案以本傳攷之元年當作九年書鈔

所引詔文與本傳互異蓋各舉數語也 晃以疾不行

更拜尙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武帝紀作都督青州諸軍事惠帝卽位入爲車騎將軍加

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尙書

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案武帝紀太康四年正月晃爲尙書右僕射惠帝紀元康元年三月晃爲尙書令至六年正月薨傳作咸寧六年薨誤也追贈太傅

二子哀綽哀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

輔第三子鞞宋本作鞞爲嗣官至侍中尙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

威將軍祕書監案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有封固始敬騎常侍臣瓌本傳失載此官

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

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

日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

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

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顥立徙封河間王別

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書鈔五十九晉諸公贊曰少時有合望魏

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演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

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

鄴城守諸軍事御覽二百四十一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速有人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器任者高陽王珪今來之國雖當出爲藩輔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

將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尙書遷右

僕射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一十一晉諸公贊曰司馬珪早歷顯職晉受禪爲尙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勞格校勳記曰晉起居注謂珪仍作右僕射任世傳亦作右僕射則左字誤也十年薨案書鈔引晉諸公贊曰年四十七蓋其薨之年也年上有脫字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

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書鈔五十九贊曰珪論以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

襲爵讀史舉正曰案輔時尙爲渤海王咸寧三年徙太原有南宮王緝又有中山王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紀薨於咸寧四年諡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

世子顥子訟爲緝後封真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

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

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爲嗣周家祿校勳記敦皆邕子案武帝紀咸寧元年十月常山王殷薨三年正月立安平穆王隆弟敦爲安平王若敦爲常山王嗣則已於咸寧元年薨矣何以三年又立爲安平王乎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

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韜立

晉書校文三日懷帝紀永嘉五年七月石勒寇穀陽沛王滋戰敗遇害應是韜後

彭城穆王權孫紘紘子俊周家祿校勳記權爲會孫宜作會孫紘俊傳首句作恭王俊諸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晉書校文三日懷帝紀永嘉五年七月石勒寇穀陽沛王滋戰敗遇害應是韜後

彭城穆王權孫紘紘子俊周家祿校勳記權爲會孫宜作會孫紘俊傳首句作恭王俊諸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權爲會孫宜作會孫紘俊傳首句作恭王俊諸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王有諡者目皆照傳首書諡宜作紘子恭王俊

彭城穆王權字子與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趙之子

也初襲封拜允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世說汝修篇注朱鳳

晉書曰彭城穆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為北中郎將都督

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

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

尙書出為安東將軍惠帝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

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趙王倫遂以憂薨贈

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郎將

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

千戶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唐元作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

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

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

遷大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恆或欲上疏陳事歷

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隋志

梁有彭城王紘集二卷亡唐志作八卷文選頭陀寺碑

文注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胤明皇帝好佛手

書形像經歷寇難而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

侍如故案大宗師為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

扞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

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

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

養德靜一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

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

局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錄取賜米布

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二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

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

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

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

王純之立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

恢之立南史司馬裴傳會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

安王長史案本傳敘純之歷官甚詳南史義熙末以給

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子孝王略略兄新蔡武哀王

子保騰子莊王確略弟南陽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

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

戶拜游擊將軍出為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

都督益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案本傳

下文於

都督關中事上云遷安西將軍此處不應先已遷稱疾

安西以益州地望度之當作遷安南將軍方合

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

督關中事書鈔六十四晉起居注曰武帝詔曰關中內

督親以靜西土龍西王素秉心誠亮思度弘壹案素為

泰之誤泰初封龍西王也弘壹下有脫文又一條引作

龍西王泰不誤弘壹引作弘遠此為命泰太康初入為

都督關中之詔惟書鈔兩引均未完備

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

王晃為尚書左僕射讀史舉正曰左當為右時魏舒為

僕射案晃傳亦作右左僕射勞格校勘記曰武紀作右

僕射此本傳誤也出為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

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承熙初代

石鑒為司空書鈔六十九王隱晉書曰左思少好學司

徒乃司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中給

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

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綬諫曰公為宰相

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

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書鈔五十一擊虞隴西王

臣君其上清三光下益九域永欽洪範以康濟宇宙欽

時表親則宗臣論道經邦保父王家是用進登上合案

泰遷太尉時尚未由隴西改封高密惟惠帝紀承平元

錄尚書事失載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

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幸輔食

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

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

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御覽二

二晉諸公讚曰司馬騰騰之文獻王越自有傳騰出後

泰之第三子也案三子為二子之誤

叔父弟略立

孝王略字元簡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高密孝王略

字子文而本紀書沛王子文城陽懷王景字景度而

本紀書城陽王景度蓋當時諸王亦有以字行者

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宮

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賓友略與華恆等並侍左

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祕書監出為安南將軍

惠帝紀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

諸軍事勞格校勘記曰惠紀承興元年十二月詔以高

略嘗由安北進略暹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

鎮南傳失載

承興初愍令劉根起兵東萊周家祿校勘記曰據惠帝

王按討斬後別有督護劉根又惠帝紀有武昌太守

劉根別一人案事在惠帝光熙元年此誤作承興

惑百姓眾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

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勞格校勘記曰懷紀承嘉元年三月以征東

將軍鎮襄陽則略又嘗遷征東矣傳失載京兆流人王道與叟人郝洛聚眾

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

晉書卷三十七

十九

晉書卷三十七

二十

道為道所誦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據統一作曠等進

逼道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據軍無繼戰敗死之略

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道道降尋進開府

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

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為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

奉其祀五禮通考一百四十七日據與紘本從祖兄弟

宗立後則行輩無誤而情理兩合是為可法雖開代亦可也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允從僕射御覽二百四十四

滕作性沈壯起封東嬴公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

家為允從僕射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本傳失書歷南陽魏郡太守書

勞格校勘記日地理志無東嬴縣

六十三晉諸公讚日滕騰意欲索官所在稱職

徵為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宣北將軍晉書校文三日宣

元年及成都王穎王浚李憲各傳穎隆傳又有宣東將

軍通鑑攷異謂晉無四宣宣皆平之諺言固有微然頗

疑西晉時實有四宣軍號但暫置即革職官志漏未敘

及爾案宣北即宣朔現邪王仙司馬休之王浚傳均作

宣朔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

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

演率眾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穎傳作幽州浚

率鮮卑騎擊斌騰為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

騰位安北將軍周家祿校勘記日據惠帝紀時王浚為

元年封東燕王事下改封新蔡王據由東燕永嘉初遷

王而言若由東嬴當云進封不當云改封也

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五行志中作車騎

都督司冀二州又以迎駕之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

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

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五行志中日車

王公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營門

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

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初學記二載榮緒晉書

日新蔡王騰發於并州於常山之真定縣遇天大雪平

地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使掘之得玉馬高尺許上表

獻之類聚二晉諸公贊日東嬴王騰騰於常山屯營

時大積雪常山門前方數丈融液騰怪而掘之得玉馬

高尺餘太平廣記一百三十九異苑日騰以為馬者國

姓稱吉祥焉或以為馬無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

皆則不食未幾晉大亂乃陽平人桑魏郡人此云平

等為羣盜起於清河郟縣讀史舉正日案石勒載記藩

陽得非因陽眾千餘人寇頓巨以葬成都王穎為辭載

平而誤耶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日孤在并州

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

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為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

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

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桓一作恒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為

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

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

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遂致於禍

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

及三子骸骨不獲通典一百三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
日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承嘉之難覆
覆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謀案禮無招靈之
女若藏靈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
失事神之道懼非古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
永嘉末為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

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為確後太興元年薨通典
二日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太常博士張亮為新蔡王
曠服議秦新蔡哀王騰莊王確及逸見諸人均有歷官
崇為奴所害疑四歲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
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為庶人徙
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為奴所害子惠立宋受

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攄俱有稱
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
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為
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
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眾救
模范陽王攄又遣兖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案晞
時已由兖州遷青州石勒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

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
軍事勞格校勘記日本紀永嘉元年三月以征南將軍
模為征西大將軍是模嘗自鎮東遷征南矣本傳

失代河間王顒鎮關中模感丁邵之德勅國人為邵生
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
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為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

王越表徵模為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滔于
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殺撫而
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
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

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為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
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眾攻苞
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

退奔盧水晉書校文三日疋傳丁綽譖疋于模模以謝
班代之疋奔盧水後復入安定殺班與此傳
異意者以郡迎苞即綽之譖言模使班伐疋亦未必即
以相代逮疋既出奔遂使班居其位故疋得復出殺班
也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成

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眾降于劉聰聰使其子
粲及染攻長安模使滔于定距之為染所敗士眾離叛
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日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
遂降于染染箕踞褻數模之罪送詣粲殺之以模
妃劉氏賜胡張本為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
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為張軌所殺保全有秦

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氏羌並從之涼
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即位以保爲右丞相加
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
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
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
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帝
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眾窘困張春奉
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
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
薨勞格校勘記日本紀太興三年五月時年二十七保

晉書卷三十七

五

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
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
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迎保喪以天子禮葬于
上邽諡日元

范陽康王綏 子虓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
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武帝紀作四年七月水經
聖水注曰涿縣城內東北角有晉子虓立焉
康王碑案此碑當是綏薨後所建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
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尙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

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顒表立成都
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
楸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勞格校勘記曰案馥傳惠帝
敗復攝河南尹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代劉準爲日自
鎮東將軍馥是時尙是河南尹傳作鎮東誤也
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
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啟成都王穎
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
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
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
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

晉書附注卷三十七

五

有子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
等不同既借所在典異又以太宰悖德允元著於具瞻
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
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卽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
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
惟旣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不
元作卽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
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
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
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旣違周禮議功

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榦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

晉書卷三十七

三

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日成都王失道為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為恟恟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恆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憺先率眾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西遷憺與

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啣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憺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憺自拔渡河王浚表憺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憺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顒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憺西迎帝而顒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憺為司徒惠帝紀作司永興三年暴疾薨水經聖水注曰涿縣城內有范陽空建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惠帝紀憺薨于光熙元年十月按是歲十月改元光熙則當書光熙為正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為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周家祿校勘記 日勳傳不別為篇目宜刪

晉書卷三十七

三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是年薨無子緝繼成都王穎以緝為建威將軍與石熙等率眾距王浚沒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勞格校勘記 薨於元康二年九月此疑有誤案耽緝 日據本紀耽 既皆無子而又云遂曾孫勳自相違反 年十餘歲愍帝 未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 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

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瑾之子遂拜謁

者僕射以勇聞庚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

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晉書校文三日援疑授

援而文水經河水注曰河水東過南鄭縣南注云晉咸

康中梁州刺史司馬勳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以為梁

州漢中南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

率眾出駱谷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

長安又拔賀城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二日駱谷路在今

晉司馬勳出駱谷破趙成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里按

駱谷在長安西南南口曰儻谷北口曰駱谷讀史方輿

紀要五十三日王氏曰懸鉤在長城東地險固內於

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

復還涼州勞格校勘記永和十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

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

洪洪知勳憚琚兵彊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

有也勳乃偽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眾攻勳頻

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元和

郡縣圖志一日子午關在長安縣南百里王莽通子午

道因置此關今洋州東二十里日龍亭此入子午谷之

路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六日子午道今新開南口日午

在洋縣東六十里北口日子午道在西安府南百里

也入長安封沛公為漢王都南鄭漢王之國從杜南入

中項羽封沛公為漢王都南鄭漢王之國從杜南入

此在德輿絕棧道蓋即而為符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

作建威以庚翼傳參之蓋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

勳先為建威後遷征虜

爵通吉亭侯為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

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

州常懷據蜀有僭偽之意桓溫聞之務相殺懷以其子

康為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

撫卒遂擁眾入劔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

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

討勳勳兵潰為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暉司馬金壹

等送于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

弟恢之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

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

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

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邃立沒于石勒

惠帝紀隨薨于太安元年正月庚子通鑑承作承音拯

承經陰溝水注日通水南有譙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

有碑晉承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

半下為東竹交文作制極工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

溫司馬公墓之神道案本傳於隨之歷官關焉不詳蓋

時值永嘉之亂其子又沒于石勒也幸賴鄭注得以元

政見大略字日士會正與隨字相合亦可補史之遺

閔王承字敬才世說仇隱篇注引晉陽秋作字元敬證

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

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開行依征南將軍山簡

會備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

酒愍帝徵為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

為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

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

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魏書司馬叡傳作帝夜召

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

至於此將若之何魏書司馬叡傳作敦承曰陛下不早

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

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書鈔七十二引晉中

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

之何如書鈔七十二引晉中興書承曰臣幸託末屬身

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類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

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

人物彫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

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

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

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

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

統東夏汝南文成一作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

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

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

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

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

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

為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輿地紀

六日是時王處仲領江州刺史都督六州駐武昌故譙

王之鎮而就見之耳自懷帝永嘉五年至元帝大興三

年凡十年則刺史自豫章移鎮武昌之年月雖無所紀

載然亦不過在此十年之間王處仲領刺史之日耳元

和志云晉惠帝元康二年於郡理立江州晉元帝時江

州自豫章移理武昌郡自後或理益城或理尋陽或理

本州並在益城近側沈約宋志以為成欲觀其意謂承

帝咸康六年移治武昌年小有不同

日大王雅素佳士世說仇隱篇注引晉恐非將帥才也

世說仇隱篇注引晉陽秋御覽一百承曰公未見知耳

五十一引晉中興書將帥均作將御承曰公未見知耳

鉛刀豈不能一割乎御覽一百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

割書鈔六十九語林云譙王承承承以敦欲測其情

過大將軍日卿才堪廊廟自無間外

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日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

武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

儉約乘葦菱車書鈔六十一晉中興書宗室錄日承列

位兼重身居藩屏猶躬處儉約乘草莽

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己患詐稱北伐悉
 召承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
 軍桓罷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世說
仇陳篇注引晉陽秋作軍司馬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
 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世說
篇注引晉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眾心疑或承曰吾
 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懼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
 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
 大王宗室藩屏豈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
 是與懼及弟前丞相掾望晉書校文三日攷懼傳時望
為承司馬至元帝丞相掾之
辟望恥不應則實未居職云前丞相掾殊未數周家祿
校勘記曰弟上當補懼字或其字文乃明弟懼之弟也
 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
 桓罷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
 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
 服斬湘東太守鄭潛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父
 將軍李恆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世說仇陳篇注晉
弟魏父攻承魏書司馬叙傳曰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
魏父率江夏太守李恆攻承於臨湘案李恆魏書作太
守與本傳異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
 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
 吾舉義眾志在死節豈偷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

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
 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書
 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
 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艸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
 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
 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尙淺凡百茫然豺狼易
 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
 不命而至眾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
 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父李恆尋見圍逼是故事
 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一作嘉謀英算
晉書斟注卷三十七
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
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親工
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賭
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父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
臺中人書疏令父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
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案魏書司馬叙傳作
父檻送承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世說仇
引晉陽秋作王廙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世
使賊迎之薨於車仇陳篇注引晉陽子無忌立世說仇陳篇注司馬氏譜
秋作追贈驃騎氏當為無日承娶南陽趙氏女案趙
忌之母

烈王無忌字公壽世說仇隱篇注無忌別傳曰無承之

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

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哀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

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楊丞者之在坐無忌志欲

復讎拔刀將手刃之哀景命左右救捍獲免世說賞譽

氏譜曰耆之字修載荆州刺史廙第三子廙中書郎都

陽太守給事中仇隱篇曰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

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愨王家亦未

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稱王胡之與無忌長其相暱胡

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

弟尙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

出胡之已去遠案王廙傳胡之歷郡守侍中丹楊尹者

之則不見於傳今傳云丹楊丞者之是誤以胡之爲者

之也惟耆之名幸得於此一誤見耳譜云廙第三子

當是胡之弟世說旣言爲胡之事而次章又言無忌

奪刀欲斫修載注引中興書亦云是耆之或當時傳聞

本有兩說故本傳以爲耆 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

之而官名則用胡之也 殺入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

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

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

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

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

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温伐蜀以勳賜少子愔

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世說仇

敬王恬書鈔六十二引晉中興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

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

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書鈔六十二初

中興書宗室錄吹上有夜字又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科

一百二十一引作夜警吹角罪書鈔六十二引

罪書宗室錄科罪作治罪温視奏歎曰書鈔六十二引

錄作明日温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

在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尙書

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勞格

記曰孝武紀太元十一年四月恬既宗室動望有才

王恬爲尙書右僕射本傳失書用孝武帝時深杖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

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異苑曰

譙王司馬恬爲都督夢一人自稱領鎮北將軍兗青二

鄧公求治舍字恬乃令與修造之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尙之

恢之允之休之尙之立

忠王尙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

尙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

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

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竝以同黨被收

將加大辟尙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

鎮之等道子以尙之昆季竝居別職每事仗焉乃從之

晉書注卷三十七

三

晉書注卷三十七

三

100-76 丹黃家口

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尙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珍討恭尙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魏書司馬淑傳作與庾楷于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橫江尙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沒案段方殷万字形相近致譌又由萬改萬也讀史方與紀要二十九日當利浦在和州東南十二里後漢與平初劉繇遺其將張英屯當利口以拒吳景明年孫策擊走之寰宇記當利本名揚浦晉王濬平吳揚帆順流而下王渾招之不至報云風利不得泊也因改名當利按後漢已有當利之名則非道子以尙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

晉書附注卷三十七

三

馬丹楊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尙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尙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尙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此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尙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尙之不與日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微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尙之

晉書附注 卷三七

爲前鋒勞格校勘記日本紀云劉牢之爲前鋒尙之爲後部傳誤尙之子文仲爲益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熟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尙之舟艦尙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尙之眾潰逃于涂中御覽

晉書附注卷三十七

天

九百六十三續晉安帝紀曰豫州刺史司馬尙之爲桓元將馮該所攻倉儲稍竭外白戰士多飢悉未付食是時蘆筍時也尙之指筍曰且噉此足解三日將士離心遂敗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九日洞浦在和州西南臨江亦曰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乃更封尙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尙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尙之嗣襲封譙郡王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敗而死國除勞格校勘記曰文思從休之奔姚興後奔魏位懷荒鎮將譙王此云敗死微誤據北史休之傳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尙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九五

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類聚十九續安帝紀曰桓元所敗休之奔淮西頗得彼之心從者為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御覽八百九十五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有欲害心而休之不知休之常所乘馬於牀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曰視鞍休之試被之即不動也詭還牀坐馬又驚跳因試騎視馬即驟出至門外奔而馳之走行數里休之顧望所住已有收者至乘南奔而獲免後還荆州加驛馬揚武之號周家祿校勘記曰案載記宜作大將軍武陵王今日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慕容德

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益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威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今日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

晉書卷三十七

五

之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諸宮故事曰司馬休之為荆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于牀前忽連鳴不食注曰視鞍休之試被之即不動鞞詔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所引續安帝紀大致相同一以為在廣固事一以為在荆州事必有一誤姑兩宜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存之以其非出一書也

肅自沔攻振走之晉書校文三曰高平相桓玄傳作高平太守宋書懷肅傳同至張暢之時為江夏相亦見懷肅及玄傳不云肅朔將軍務格校勘記曰走之當作斬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戾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

軍尋復為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益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為亂上疏謝日文思不能聿修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愆法仰負聖朝悚懼兼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宋書武帝紀中日裕遣送文思臣順其此旨表

送章 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潛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宗之得書響應南史魯爽傳爽祖宗之字彥仁義熙元年起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宋書武帝

晉書卷三十七

早

細中日義熙十一年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於獄賜死率眾軍西討休之上表自陳云云

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日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僑舊為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鄒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為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元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日間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恒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

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
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
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効猶自遜位況以大過
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
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
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
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
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
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
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

晉書卷三十七

聖

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弊於左右之手甘言託語方伯
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
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
西之至德宜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
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日事
人當應如此宗之聞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
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
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南史晉爽傳爽父軌一名象齒
便弓馬膂力絕人為竟陵太守
隨父入姚氏案魏書江津作江陵以上文襄陽証之當
以江陵為是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日休之不取
戰乃棄城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魏書司
馬休之

傳日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河間王子道賜輔國將軍
軍溫楷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子殷約平西將
軍桓謐桓璉及桓溫孫道度道子勃海不雍陳郡袁
式等數百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
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
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
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
襲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元和姓
纂四日

暨六代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為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
孫延之

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

晉書卷三十七

聖

宗名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

關又奔于魏

愔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陸

高陽王陸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

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陸自表乞依六

蓼祀臯陶郤祀祀相立廟通典五十一日按陸譙王之
弟兄俱封今求各立廟

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通典五十
一作喜案

通典所引尚有荀顛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
虞喜徐禪諸人之議

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

假令支弟竝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為
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竝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
廟為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
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通典五十一日司
徒荀彧議以為宜
各得立廟時詔從顛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
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謙王
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
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
得立廟祭禱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咸
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咸
宜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通逃私占及變易姓
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
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

晉書卷三十七 皇

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
患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
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
耶其貶睦為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
爵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
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為高
陽王元康元年為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
散騎侍郎永嘉中沒于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謙敬王恬
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
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

弟順 斌 周家祿校勘記日德
目作西河繆王斌傳首同宜補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
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
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武帝
紀咸寧三年八月徙北海王陵
為任城王傳云泰始咸寧五年薨武帝紀在太子濟立
三年轉封未審誰是石勒載記上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
作任城王躋
隨東海王越在項為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勞格校勘記日國志杜
恕傳注作龍陽亭侯及武
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
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晉書卷三十七 西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
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水經原公水注
日魏黃初二年
分太原復置西河郡晉徙封陳王斌于西河故縣有西
河繆王司馬子政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
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為邦邑其
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三年改命晉士明年十二月
喪國臣大農閭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
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存也廿二史攷異二十一
日西河之封據帝紀與在城同時此傳下有咸寧四年
之文則以為泰始三年矣晉書校文三日攷帝紀及水
經注所載繆王子政碑改封西河皆繫於咸寧三年則
此傳咸寧字應在三年上否則將誤認為泰始三年矣
子隱立薨子香立石勒載記上
作西河王喜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竝建
宗室以為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

爲麻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
道義外闡忠貞泊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
拜辭隕涕語日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
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
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安平王傳日一門三世
同時十五封王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官也高密風監
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
慎新蔡南陽俱莅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
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實繁凶威日逞勢懸眾寡相繼
淪亡悲夫譙閔沈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
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州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

晉書注卷三十七

星

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勳託
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
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
以搢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
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
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
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願匹夫
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合和宗室之望新蔡遇
禍忠全元喪譙門徇義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

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晉書注卷三十七

星六

晉書注卷三十七

晉書附注卷三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八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榦伏夫人生
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伉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
張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
別有傳周家祿校勘記曰按諸王有諡者總敘目錄例
商推四十八日柏夫人生趙王倫之下即
當云亮及倫別有傳汝南王亮四字衍

晉書附注卷三十八

平原王榦

平原王榦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魏志滿
龍傳注

世語曰偉麟子長武有寵風為大將軍採高貴鄉公之
難以豫守閭閻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榦欲入榦
如偉妹也長武謂榦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
東掖門榦遂從之文王問榦入何遲榦言其故參軍王
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啟王滿採斷門不
內人宜推劾由此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
時人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
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
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榦有篤疾性
理不恆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
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

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榦雖
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
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
御覽七百七十五引晉陽秋作陰雨則乘犢車而入乘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
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
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
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
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榦為衛將軍
惠帝反正復為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
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榦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日趙王

晉書附注卷三十八

二

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
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榦詣之冏出迎拜榦入踞其牀
不命冏坐語之日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
榦哭之慟謂左右日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
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榦榦閉門不通
越駐車良久榦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
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
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
子承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為善士遇難
合門堙滅

琅邪王仙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照總敘及蕭川作琅邪王仙下宜照總目補子觀澹錄

目

琅邪王仙字子將

札橫曰孔宙碑云君諱宙字李將後漢書孔融傳父仙泰山都尉案

晉書琅邪王仙字

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

家為宜朔將軍監守鄴城

案舊唐經籍志有燕王師王

記宜朔新書二十卷

皆云司馬仙序懋約蓋為仙之寮

屬故其書以宜朔名而仙序之

其後終於燕王師也

王字為魏武帝子魏志本傳云

景初元年二年均還鄴

也鄴城有綏懷之稱

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

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

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

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

邑萬六百戶始

置二鄉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仙表讓不許入為尚書右

僕射撫軍將軍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

祿校勘記曰假

代衛瓘鎮下邳仙鎮御有方得將士死

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

以東莞益

其國平吳之役率眾數萬出涂中

通鑑地理通釋引元

漢全椒縣地晉琅邪

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仙請降詔曰

琅邪王仙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

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偽璽綬又使長

史王恆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

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

二人為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

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仙既威

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察吏盡

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

問焉太康四年薨

書鈔一百三十九蕭子雲晉書曰琅

吹武綱輕車一乘白蓋小車

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

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武

王觀諸弟有卷為東

帝許之子恭王觀立又封次子澹

為武陵王繇為東安王准為淮陵王

觀字思祖拜兗從僕射

書鈔六十二晉武帝起居注曰

司馬瑾與固和祥有識見才幹以瑾為允從僕射

作瑾與本傳作觀異蓋其為允從

僕射尚在仙初封東莞王時也

太熙元年薨時年三

十五子睿立是為元帝中興初以皇子哀為琅邪王奉

恭王祀哀早薨更以皇子煥為琅邪王其日薨

周家祿

日按元帝紀煥以丁

復以皇子昱為琅邪王咸和之初

既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

帝長子哀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為琅邪王廢

帝即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

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道子後為會稽

王更以恭帝為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為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為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讐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為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倂倂弟侃親善酒酣侃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酷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日要當為父求還無為俱徙陳訖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

晉書注卷三十八

五

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為石勒所害通典一百一三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子哀王喆立喆字生及虜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為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暉為武陵王以奉澹祀焉東安王繇字思立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書鈔七十王隱晉書曰美髮鬚長嚴毅有威風智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

夷校尉文倂父欽為繇外祖前葛誕所殺繇慮倂為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倂武惠二帝紀作文淑扶風王駿傳作倂魏志諸葛誕傳注晉諸公贊曰倂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大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倂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倂因誅楊駿誣倂謀逆遂夷三族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初徵繇復封晉書校文三曰繇復封據惠帝紀在永嘉元年九月此康字係宜之謄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為東安王以奉繇祀尋

晉書注卷三十八

六

國除 淮陵元王淮字思冲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淮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為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蕤為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為嗣宋受禪 清惠亭侯京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

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立為嗣泰始元年封燕

王武帝紀作封皇帝幾為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

國咸宜初徵為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

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

萬三百三十七戶增燕國為二萬戶薨無子齊王罔表

以子幾嗣案文帝九男齊獻王攸燕王機均武帝之皇

薨後無子當以其兄齊王攸之子為嗣不當以其姪罔

之子為嗣且攸與罔本傳其子均無名幾者尤不得父

此傳譌謬太甚殊為失攸後罔敗國除

扶風王駿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扶風

武王駿字子臧文選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臧宣帝第七子也世說德行篇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

疏書鈔七十七王隱晉書扶風王傳曰駿少好學能著文

論又五十八及御覽二百二十四引晉諸公贊書疏

作書數世說德行篇注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

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

芳立駿年八歲為散騎常侍侍講焉御覽二百四十八

王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魏烈祖以為齊王芳

文學周家祿校勘記曰上已云及長清貞守道不應侍

講之年復是入歲尋遷步兵屯騎校尉晉諸公贊作十

二遷步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為平南將軍假節都督

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

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

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

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

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

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蜀志諸葛亮傳注蜀

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樊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

共論諸葛亮于時談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

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為亮權智英略有

論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

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周家祿校

勘記曰時亮尚未徙封汝南當稱扶風王亮按稱扶風

王嫌與本文相悖或加袞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

恩世說德行篇注晉諸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己及寮

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

縣使各務農事咸宜初羌虜樹機能等叛讀史舉正曰

始六年已叛遣眾討之斬二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

不至咸宜初遣眾討之斬二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

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

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劾等欲先劫仙兵勞格校勘

恐駿命平虜護軍文倣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

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劾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

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元作

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書鈔五十六晉諸公贊

世祖以至親晚乃敘用惠帝即位為光祿大夫秩比三

司開府辟士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案本傳於惠帝時官

秩失徒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

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間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勞格校勘記曰案齊王出鎮事在太康三年駿薨於七年九月傳誤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文選為范始興表注載榮緒晉書曰民立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書鈔三十五王隱晉書曰扶風王駿西土樹碑者皆拜又一百二晉諸公贊曰司馬駿西戎既葬每見碑贊無不悲泣有子十人暢最知名

晉書卷三十八 九

暢字立舒改封順陽王寰宇記一百四十五日按穀城縣圖經云晉成帝中封扶風王子暢為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水經清水注曰晉成帝二年封野郡公割南陽五屬棘陽蔡陽穰山都封焉案地理志棘陽蔡陽穰山都屬襄陽均不屬南陽蓋地志以太康三年為斷此以前屬襄陽均不屬南陽本紀武王薨於太康七年歆封新野在太康十年十月此傳上文言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是顯注作成帝二年者誤也新野郡立於惠帝永寧元年亦當從傳作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戚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

王倫篡位以為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疆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勳進封新野郡王案惠帝紀永寧元年三月稱新野公次年太平元年十二月稱月稱新野王雖史無進封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

晉書卷三十八 十

結於成都王穎歆為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眾日盛時孫洵為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眾潰為昌所害讀史方輿記要七十九日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襄陽城隔江對峙志以為即周仲山甫所封樊國也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為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王彤 周家祿校勘記曰

梁孝王彤字子微 書鈔一百四十一引清修恭慎無他

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

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

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 書鈔六十四王隱晉

騎將軍置左右長史司馬高選佐史又七十晉中興

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為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

氏解音樂為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為姦淫

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為有司所奏詔削一縣

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頓增封為次國太康中代孔

晉書注卷三十八

十一

詢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

下邳王晃監青州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

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 勞格

紀日本紀元康元年四月癸亥以征東將軍梁王彤為

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則彤嘗自安東進號征

東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為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

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為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

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 案惠帝紀作雍梁書鈔一百二

涼雍均作涼雍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

時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氏賊齊萬年

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

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

錄尚書事 惜抱軒筆記曰此文蓋誤多大將軍尚書令

此顯接且既為大將軍最尊不常置彤以過徵豈遠有

領軍既為尚書令亦不為錄矣 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

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鸞 惜抱軒筆記曰此乃

謂從兄必下邳王晃也而大鸞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

尚難矣彤曰長史大鸞為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

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

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為清銓答

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

晉書注卷三十八

十三

補幘以此為清無足稱也 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王隱晉

御覽六百九十一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彤將軍衣補車

總以為清參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清者以為御食七

百家也公無此費宜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

后詔以彤為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倫輔政

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徒為丞

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

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為阿衡給武賁百人 御覽七

三晉公卿禮秩曰梁王彤乘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

彤為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為宗師永康二年薨

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 水經睢水注曰睢陽城內東

蔡克議諡曰彤位為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

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

而況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案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諡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形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為宗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顯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

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勞格校勘記曰微當作微即淮南王允傳中之太子左衛率陳微也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獨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

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偽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為後是為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羨子惺為彤嗣早薨是為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為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璿為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蘇立薨子珍之立世說豪爽篇注王珍之字景度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元四王

晉書注卷三十八

十三

晉書注卷三十八

十四

卿劉裕伐姚泓請為詔議參軍為裕所害國除世說豪爽篇注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注引中興書云以罪誅案珍之蓋以桓玄篡逆故爾肯叛稱之為司馬梁王此桓氏之言也本傳謂為裕所害似在玄敗之後疑桓玄時珍之未死至劉裕時猶得為參軍耳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王攸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齊獻王攸下宜補子糴贊寔日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齊王攸文齊獻王攸字大猷帝第二子御覽四百十二載榮緒晉

書曰齊獻王攸字少而岐嶷書鈔六十一王隱晉及長

清和平允親賢好施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孝敬忠

愛經籍能屬文書鈔七十王隱晉書齊王傳曰好學不

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

無子命攸為嗣從征王凌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

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

別第事後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晉諸公

依皆為魏員外散騎常侍于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

營部甚有威惠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時年十八五

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

晉書注卷三十六

五

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書

七十王隱晉書齊王傳曰文帝崩齊王攸過禮上以攸

至孝御覽四百十二載榮緒晉書曰太后崩執喪過哀

動必盡禮左右或以稻米干乾理中丸以進王對之涕

泣不食終三年杖然後起人有犯諱者常悲不自勝案

臧書作太后崩與本傳及王書均異張仲景傷寒論有

理中國方圓與丸通蓋漢人本作圓字也唐孫思邈干

金翼方亦作理中丸惟太后自往勉喻曰若萬一加以

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

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

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祖宗况荷天

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

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

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

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書鈔七十王隱

太康三年詔曰齊王攸當出統方岳撫其國家增封濟郡備物典策

統軍事撫宜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

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

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

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

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

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

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

晉書注卷三十八

六

三上輒報不許書鈔七十晉中興書齊王攸傳曰其後

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書鈔七十一晉起居

長吏官人之事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

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齊王傳曰攸前後十餘上帝又不

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

病死喪賜與之書鈔七十王隱晉書齊王傳曰攸國文

賦與之初學記十引王書作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

皆以秩賦與疾病死亡者類聚四十五王隱晉書

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日時有水旱則出租秩

加賦以賑國人初學記十引王書日出租稅國內賴之
加十二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
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齊王傳曰收
在國仁化洽物義利結於民心
遷驃騎將軍開府辟
召禮同三司
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
齊王傳作妙辟名士
降身虛己待物以

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
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道慢且
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
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
書叔向不違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
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
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救
元作
之規庶以

晉書注卷三十八

七

免負於是內外祇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
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
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
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
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
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
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
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眾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
下之謀則飢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
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

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飢餓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
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
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
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

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
反本於茲為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

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
書鈔七十一王隱
晉書齊王傳曰

太子初立因為
箴文明太后也
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

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
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

晉書注卷三十八

六

邇倭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
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
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
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
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日父子不閒昔有江充無
日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
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
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
不敦見亡戒危親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闡世以為
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為

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
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敘漢淮
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
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獻
歛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恆有憂戚之容時人以
此稱歎之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
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
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
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
書監荀勖侍中馮紇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世說品藻篇注引晉
陽秋作攸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
惡勖之佞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
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
勖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
附景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
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
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既信勖言又納統
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
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
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
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為大司馬

晉書注卷三十八

九

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類聚四十五引王隱晉書
郡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書鈔
二十九朱鳳晉書曰咸寧中詔賜齊王攸之朝車一百
設旗案此事不見本書今附注於太康三年之下增鼓
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
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
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
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
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日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
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
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
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
為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
朝車乘輿之副從焉類聚四十五引王隱攸知勖統構
己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
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御覽七百
大康起居注曰齊王出藩詔賜楹榑標杯盤各有差又
七百七十四晉大康起居注曰齊王歸藩詔賜衣香輦
一乘又七百七十五晉大康起居注曰齊王歸藩詔賜衣香輦
日齊王出鎮詔贈青油雲母轎車素持容儀疾雖困
尙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
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紇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
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

晉書注卷三十八

三

淚而止案此數語亦見統傳畧有異同世說品藻篇注

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

罔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

其謬然後反之御覽六百十九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借人書皆皆治護時以還之加以至

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

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寔十七史商榷四

罔立別有傳六字宜刪此宜改云四子蕤罔贊寔罔嗣

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是攸不止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

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

兄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

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

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蘇既殛死禹

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

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眾設從罪以發

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

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罔

擁眾入洛蕤於路迎之罔不即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

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罔輔政詔以蕤為散騎

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

罔求開府罔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蕤

以是益怨密表罔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與謀共廢罔事

覺免為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

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

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妬包藏禍心與王與密謀

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

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罔所言深重雖管蔡失

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徒蕤上

庸後封微陽侯永宣初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害蕤晉

校文三日蕤免為庶人據惠帝紀即永宣初事罔死詔

則此處不得復云永宣初也疑當作大安初

誅鍾復蕤封改葬以王禮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諡

冲王

寔字景深初為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

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宣初為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

侍代齊王罔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

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為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王兆周家祿校勘記曰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阼詔曰亡弟

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

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北封謚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王定國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遼東悼惠王定國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長子蕤爲嗣蕤薨

案蕤爲陳鍾所害不得云薨

子遵嗣

廣漢王廣德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廣漢王廣德

晉書卷三十八

三

廣漢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

御覽一百九十九引晉百官名作贊爲廣陵王昭弟廣德後案廣陵與木傳廣

漢異 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王鑒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樂安平王鑒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王帝爲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

勞格校勘記曰地理志脫

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

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瑒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

晉書校文三曰惠帝紀永寧元年十一月封齊王子冰爲樂安

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莫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晉書卷三十八

五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現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以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引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勸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致力爭五胡之能競逐

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己澹詣凶
魁形參繫始榦雖靜退性乖恆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羣
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晉書附注卷三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九

王沈 子浚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
魏東郡太守通典一百二日按李夫人沈祖母東郡君
敢昭告烈考東郡沈父又引沈祭先考東郡君文曰孝子沈
君沈七母郭氏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
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
掾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

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
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隋志
正史類曰王沈魏書四十八卷御覽二百二十三王隱
晉書曰王沈著魏書多為時諱而善敘事史通曲筆篇
曰王沈魏錄監述貶甄之銘書事篇曰王沈孫盛之伍
論王業則黨恃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
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又外篇曰魏史黃初太
和中始命衛覬修魏書又命韋誕應璩王沈阮
籍孫該傳元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四
十卷宋書五行志曰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
帝紀而已律志曰自揚偉創景初而魏書志章宗
源隋書經籍志攷證曰水經渠水遼水淮水注並引魏
書國志類水注復題魏書郡國志疑時魏高貴鄉公好
沈書固有志篇特關五行律麻也
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為文
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魏志三少帝紀注晉諸公贊曰
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

沈敬驍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會望亦各有名號

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

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為眾論

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

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與人之論

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

問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

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書鈔七十二引王隱

晉書作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

寬猛合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

簿陳厥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

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

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

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

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

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

小須後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

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與益於本州

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

晉書卷三十九

二

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宋本無也惠加一州

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

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

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

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諛諂之臣將濟

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

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

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田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

與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

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

遂從碧議沈探尋善政案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

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

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竝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

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

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

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書鈔七十二王隱

奉行九郡施行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

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

為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

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勞格校勘記曰案是時裴秀為尚書

晉書卷三十九

三

合傳疑 加給事中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
 有誤 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沈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
 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
 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為縣公邑千八百
 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御覽五
百五十
 六晉賜王沈葬錢并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沈忠允篤
 誠執德宏毅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
 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 諡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勳
 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
 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沈蹈禮居正執心

晉書卷三十九

四

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厯常伯納言之位出榦監
 牧方獄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
 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沈司空
 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
 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
 屬送葬沈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
 子浚嗣後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沈棺槨已毀更賜東
 園祕器咸寧中復追封沈為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
 沈初不齒之御覽五百十三虞預晉書曰王渾從子浚
司空王沈賤嬖也少時不為親黨所知渾

謂弟深等曰卿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不誠方州牧伯
 亂世可為都督三公懷愍之世果為幽冀都督位至鼎
 輔如渾 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
 尉大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
 郎書鈔五十八晉諸公贊曰任愷王俊齊王攸皆為魏
散騎常侍案俊為浚之誤傳言浚為散騎常侍在太
康三年傳暢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
 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
 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
 慮共害太子遷靈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靈朔將軍持
 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勞格校勘記曰案晉無靈北將軍
遠將軍靈鑾鑾珥此傳靈北疑是靈遠之誤或以為
當作平北者非是又案宋書百官志上靈遠將軍晉江

晉書卷三十九

五

左置則是時向無靈遠軍號然考山濤傳云出為冀州
 刺史加靈遠將軍在武帝時胡母輔之傳除靈遠將軍
 揚州刺史在懷帝時則晉中朝于時朝廷昏亂盜賊並
 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
 一女妻蘇忽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
 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
 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
 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
 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
 殺浚并其眾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
 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

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溼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御覽三百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單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衛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范壽銘晉石勒曰碑文云鈔除幽州刺史城之都王遣熒陽太守和演代鈔召為河南尹案成都王穎傳平北鎡排將軍王浚盜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又新蔡王騰傳惠帝討成都王穎六年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是知浚傳所稱石勒即石鈔之誤所稱幽州刺史和演是也

晉書卷三十九

穎之勢孤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御覽三百二十七晉惠帝起居注曰王浚追石超軍於斥邱起持重不與戰以鹿角為營又注一云以鹿角步安立營史記七索浚乘勝遂克鄴隱晉八王故事曰王浚伐鄴前至梁淮浚乘勝遂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勞格校勘於永嘉二年三年兩書安北將軍王浚四年始書驃騎將軍王浚為司空則浚之進驃騎當在永嘉三年以後矣都督東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

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為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為親晉王段匹碑傳曰匹碑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務勿塵遼西郡公北史勿塵亦作務勿塵成王穎傳渴末謀作羯朱水經獨漳水注亦作渴末王國維流沙墜簡攷釋補正曰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善善焉者龜茲疏勒于寘王寫下詔書到案此簡善善焉者龜茲疏勒于寘王冠以親晉字前考之未詳今案此稱起於漢中葉後漢書班勇傳順帝永建元年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魏志鮮卑傳建武中立沙末汗為親漢王自是魏晉封拜四裔皆仍其稱魏志明帝紀大和三年大月氏王調遣使奉獻以其稱為親魏大月氏王又倭人傳景初二有親晉羌王此皆四裔王號上冠以親魏某字之證案匹碑傳既言親晉王又言遼西郡公必無同時而受永嘉兩封者蓋誤以他人之親晉王亦屬之務勿塵也永嘉

晉書卷三十九

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讀史舉正曰案勒自永嘉二年至四年無歲不寇冀州然王斌之死本紀在三年十一月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便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類聚三十八晉陽破浚承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鴛從弟末杯十六國疆域志城元和志在縣東北五十里十六國春秋鮮卑段末杯自稱遼西公于此築城與石勒相持因名攻石勒於襄國勒率眾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北入其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

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照末極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為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為司隸大司農華蒼為太常中書令李紉為河南尹

閻鼎傳又遣邢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為勒所殺石勒載記曰王浚使其將邢

騎計勒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索弘軍蓋先於獲鹿敗勒歸賊其後至廣宗復為勒所殺也段務

塵即務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眾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

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為政苛暴將吏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周家祿校勘記令攻疾陸眷反為所破時劉琨大為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

晉書卷三十九

八

浚日元本無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御覽五百三十一晉諸公贊曰洛陽破後以宗廟焚毀設壇望建立皇太子備置眾官浚自領尙視七室及功臣配食高棗據子見文苑傳書鈔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為尙書一百三十六王隱晉書曰

棗嵩用事於王浚時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忠為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兗州李憚為青州憚為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博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御覽八百八十五引時王隱晉書作翟雉

晉書卷三十九

九

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荅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為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不復設備書鈔一百三十四晉陽秋曰王浚遣石勒塵尾勒為不敢執置之壁朝拜之如見王公焉案勒既卑辭獻遺浚故以塵尾報之至於置壁朝拜此勒之偽也孫氏乃據憲言以入紀載俱矣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綽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

眾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得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而浚竟不為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沈從孫道素為博陵公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王沈後朴之為博陵公案道素當為朴之之字

晉書卷三十九

十一

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顛

荀顛字景倩潁川人文選為蕭揚州薦士表注引臧榮緒晉書作潁陽人案地理志潁川郡有潁陰無潁陽字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或本傳曰字文若封萬歲亭侯薨諡曰敬侯子惲侯說顛案或尚有二子不見於史幼為妨壻陳羣所賞魏志荀或傳注引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志荀或傳注引晉陽秋作意思慎密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兼深識國體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文選為蕭揚州薦士表注臧榮緒晉書曰黃初末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文選為蕭揚州薦士表注臧榮緒晉書曰見顛異之日顛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迺見袁侃亦囉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累遷侍中為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浚論仁孝孰先周家祿校勘記曰駿誤浚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顛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顛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母上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顛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顛鎮守顛甥陳泰卒顛代泰為僕射領吏部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曰永昌元廣招擢顛作顛對賢俊始萬化之基僕射護軍荀顛可進為左僕射尚書領選晉書校文三曰魏志泰為尚書右僕射干寶晉紀則言泰官至太常裴松之謂泰本傳不言為太常未詳實何由知之今觀此文則泰實終於

晉書卷三十九

十一

僕射亦未為太常之一證案永昌為元帝年四辭而後就職顛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書鈔五十九引王隱晉書作綜核咸熙中遷司空書鈔五十二荀氏家名實風譽益著傳曰顛為司空德望

重進爵鄉侯顛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類聚二十荀氏家傳曰荀顛年逾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蒸蒸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肅之號哀慟傍人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顛定禮儀顛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顛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傳日時荀顛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顛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南齊書禮志曰晉初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參攷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共刪集成百

六十五篇後摯虞傳成續此製未及成功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案齊志無孔穎與木傳異御覽二百八荀氏家傳曰文帝平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公定禮儀公遂剛定舊文行正式為一代之典書成奏藏於祕府其服色旗幟法駕之式禮樂犧牲柴燎之典祿祿遷毀配食之制及於明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朝廷歸其美公既為台輔以年耆多疾不數朝見咸熙初封臨淮侯周家祿校勘記曰咸熙初三武帝踐阼進爵為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

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書鈔五十二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六年詔曰昔舜命九官敬敷五教所以崇弘王化示民軌儀案起朕承洪業味于大道居注所載詔文與此傳小有異同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顓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教典以

晉書卷三十九

三

隆時雍其以顓為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轉太尉為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

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顓温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周家祿校勘記曰大序當作大豫豫一省作子由此命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為舉哀皇太子

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顓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內茂績既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曰

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益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助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通典八十八晉侍中庾純云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中興初以顓兄玄孫序為顓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恆繼顓後恆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晉書卷三十九

三

荀助字公會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魏志荀彧漢紀曰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拜平原相行至苑陵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布衣九十至司空祖棐射聲校尉父肸早亡助依于舅氏岐嶷夙

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御覽三百八十五引荀氏家傳作年十二能通春秋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

故吏無敢往者助獨臨赴眾乃從之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助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書鈔七十八臧榮為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為變時大將軍掾孫

佑等守閭閻門帝弟安陽侯榦聞難欲入佑謂榦曰未
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榦至帝遲之榦以狀白帝欲族
誅佑助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
刑不可以喜怒為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
義士私議乃免佑為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
勸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
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
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
未之信也助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
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

晉書卷三十九

十一

以助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助
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助啟伐蜀宜以衛瓘為監軍及蜀
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
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助所作皓
既報命和親帝謂助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
眾也案書鈔一百三引作強吳殺伏勝十萬帝即晉王
位以助為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
郡公助以羊祜讓乃固辭為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
作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加與賈充共定律令書鈔
五類聚五十四引王隱晉書此句充將鎮關右也助謂
下有班下施用各加祿賜二句

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
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助與統伺帝閒並稱充女才
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闕雖后妃之德遂
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

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書鈔一百一荀勗讓

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謬十萬餘卷樂事表云臣掌著作

職必有廢頓者也案傳敘掌樂事於領著作之後領祕
書之前今以此表證之則掌樂事又在領祕書之後史
文偶有倒誤此表雖上蓋未見允許故仍修律呂也

並行於世初助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
韻未調乃日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

果得諧者書鈔一百八王隱晉書曰荀勗趙郡商人

於路懸鐸於牛識其聲焉及後定樂助日趙

晉書卷三十九

十五

之牛鐸則善諧矣於是下郡悉送果有諧

者御覽三百三十八引王書賈人作商賈又嘗在帝坐

進飯世說衛解篇作荀勗嘗在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

所炊咸未之信帝造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伏

其明識書鈔一百八引王隱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

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

鍾胡為法咸宜初與石苞等並為佐命功臣列於銘饗

及王濬表請伐吳助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

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賜絹

千匹又封孫顯為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

詔助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籍作整理錯亂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太康二年汲
郡冢中得古文竹書助手自撰次攷經傳文多所證
明孔穎達春秋敘疏引束皙傳云魏經傳關文多所證
證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
助等於時即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關落又轉寫益誤穆
天子傳目錄曰傅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
傳宋史藝文志編年類竹書三卷荀勗和嶠編七錄序
云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千九
百三十五卷煖情結序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
不詳所載多少又云荀勗因魏中經著新簿雖分為十
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隋志序曰魏秘書郎鄭默始
制中經訪觀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
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
諸子家近世子家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
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
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
隋書音志云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
逸牛宏傳曰晉祕書監荀勗定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古
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郡齋讀書志一

喜書注卷三十九

六

日助之部蓋合兵書術數方伎於諸子自春秋類摘出
史記別為一部六藝諸子詩賦皆仍欲舊其後歷代所
編書目如王儉阮孝緒之徒咸從故例謝靈運任昉之
徒咸從勗例隋唐志晉中經十四卷書鈔一百三十六
引晉中經簿云盛書用皂絲囊布裹書函中皆有香囊
素裏封書也御覽六百六引晉中經簿云盛書有縑囊
青縑表布縑囊表縑囊縑囊縑囊縑囊縑囊縑囊縑囊
周生烈引晉武帝中經簿周禮天官正義釋文序
錄漢書貨殖傳注蜀志秦必傳注通志氏族略並引中
經簿董道廣川書跋二引晉中經言佛本臨倪國世子
一條案據此是中經已錄釋典但未知於四部入何類
也籍案述林曰孔穎達左傳敘疏引王隱晉書束皙傳
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
新晉書束皙和嶠傳並不云嶠與荀勗校秘書案本書
束皙傳云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
以今文寫之殆即王書所謂以隸字寫之惟不著其人
耳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助案諸王悉遣之國為段
助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

割郡縣人心懸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
而關邊守帝重使助思之助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
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
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
使人心恩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
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
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
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以為恨今方了其
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
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助言為允多從其意時

喜書注卷三十九

七

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助議以為省吏不如省
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
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
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
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
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
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
味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
尙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
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

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微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事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躐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餐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

晉書卷三十九

六

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眾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助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勅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

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助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助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魏志傳注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閻武帝問其人於助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充土尤甚助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放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助助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

晉書卷三十九

五

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暉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畜夫不宜見用祁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惡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太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書鈔五十六引王隱晉書下有聽之也三字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

國御覽一百四十八四百二十六王遣助及和嶠往觀

之助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

嶠而賤助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助還盛稱太子

以為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帝將廢賈妃

助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助傾國害時孫資

劉放之匹世說方正篇注王隱晉書曰助性佞媚譽大

後世若有良史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

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助曰公大

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

亦說助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助並默然不應退而

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

等亦當宜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助守尚書令書

五十九曹嘉之晉紀曰助為守尚書令詔曰周之冢宰

今尚書令皆古百揆之任以其亮采惠疇熙帝之載實

允於此助肆力於朝庸勳典格受終之揆協於大麓故

授以此位也書鈔五十九荀勗集曰昔六官所掌冢宰

為首秦公卿等以丞相御史為冠今者助久在中書專

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驚聞所宜忝竊

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恨或有賀之者助曰奪我鳳

皇池諸君賀我耶文選古意贈王中書詩注直中書省

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也初學及在尚書課試令

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關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

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

晉書卷三十九 三

公達之退惡不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

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助乃

奉詔視職助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

廷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書鈔一百四十四

注曰荀助久疾羸毀可賜石蜜五斤類聚七十二晉太

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助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

官隨日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

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助有子子其達者輯

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峻嗣卒諡曰烈無適

子以弟息識為嗣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

不見本傳當與滅繼絕荀助後軌為濟北侯案軌

是識之後人輯子綽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

十五篇隋志雜史類有荀綽晉後略記五卷注云下邳

五卷宋志史鈔類作荀綽晉略九卷傳於世永嘉末為

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為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為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

從駕討齊王囂勳封西華縣公讀史舉正曰案本紀藩

若齊王則在京城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御覽二

氏家傳曰藩為司空劉琨表於太子曰司空荀藩朝廷

之舊臣奕世忠勤乃心皇家具瞻之望唯藩而已宜增

位號授分陝之重承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

承制奉藩為留臺太尉及愍帝為太子委藩督攝遠近

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諡曰成追贈

晉書卷三十九 三

太保藩二子遂閻

遂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書鈔五十六荀氏家傳云遂善談論又六十九晉陽秋云解音樂後晉賢莫及遂道

明為遂弟閻字蓋誤文也書鈔六十六引家傳作道玄

不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書鈔六十六荀氏家傳曰遂拜

太子洗馬荀道玄既累葉重光才經文雅長沙王父以

為參軍父敗成都王為皇太帝精選僚屬以遂為中舍

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為丞相從事中郎以道

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

愍帝欲納遂女先徵為散騎常侍遂懼西都危逼故不

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為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遂

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遂為吏部尚書遂深距之

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遂以疎協獲免敦

表為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遂與王

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謚曰靖子汪嗣

閻字道明亦有名稱御覽二百四十三荀氏家傳曰閻性清靜善談論京都為

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閻辟為掾閻敗

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曰閻與

閻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為

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遂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

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

弟孰賢廙答以閻才明過遂帝以語庾亮亮曰遂真粹

之地亦閻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

史中丞侍中尚書御覽二百四十三荀氏家傳曰遷光

胡子案本傳不言祿大夫以君面似胡明帝謂為神明

為光祿大夫從略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謚

曰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

為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為從事中郎

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穎川荀錄曰司馬王渾表曰左

西屬荀組交義貞潔清識見稱宜為從事中郎案司馬

為司徒之謬御覽二百九引正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

作司徒交義貞潔作文義貞素

子榮陽太守趙王倫為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

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

為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為侍中及長沙王又敗惠帝遷

組及散騎常侍閻三沖詣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

長安以組為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

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

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

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為侍中領太子太保未

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

王浚以組為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為

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行
 豫州刺史事與藩並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
 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
 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穎縣
 公加大夫人世子印綬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大疑當
 志有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太夫人印明年進位太尉領
 綬大夫人即太夫人也古太夫人印明年進位太尉領
 豫州牧假節書鈔五十九晉中興書曰熊遠啟伏見吏
 素望遐邇所瞻式今舊典備置王度始遠憲
 章未備詔詢以彌大化宜入領百揆敷奏萬機不應處
 分躬親外引辭偏領之任自三代以來未聞以
 納言而出領州牧伯者初學記十一引熊遠啟作伏見
 吏部以太尉荀組為尚書令復領豫州牧案本元帝承
 傳以尚書令敘于豫州牧散騎常侍之後誤也

晉書卷三十九

五

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
 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
 勸進帝欲以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
 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眾望御覽二百八引荀氏
 統人倫實於是拜組為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太
 充人望 與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
 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業並錄尚書事
 各加班劍六十人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曰大興二年
 書事給班八月詔司徒荀組宜讚朝政令錄尚
 劍六十人 永昌初遷太尉誦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
 五諡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為鎮
 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為皇太子召為中舍
 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阼拜中庶
 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
 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駁曰昔虞賓
 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容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二
 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
 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閎僕射
 孔愉難奕以為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獨非體宜應
 減夫奕重駁以為陽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

晉書卷三十九

五

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遁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
 國之權且同己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
 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為宜
 除於國職為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
 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
 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
 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
 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
 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為詔則云敬
 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

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威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
助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
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間青蠅之詩不
作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感臨淮翼
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為螫賊
統之不滅交亂罔極

晉書附注卷三十九

晉書附注卷三十九

三六

晉書附注卷四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

賈充

孫謐

充弟混

族子模

郭彰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

侯魏志逵本傳曰字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

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

書郎典定科令書鈔六十引王隱兼度支考課辯章節

度晉書節度作制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

晉書附注卷四十

一

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丘儉文欽於樂

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

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魏志賈逵傳注晉

為大將軍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

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

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

然魏志諸葛誕傳注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

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

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

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

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
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日楚
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
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
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
世說政事篇注晉諸
公贊日聽訟稱平 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
充率眾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
謂充日今日之事如何充日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
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
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

晉書卷四十一

二

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書鈔一百五十二王
隱晉書日秦涼敗詔充領
隴右諸軍事平地雪三尺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
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
羊祜苟勛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
甲第一區水經穀水注日宣武 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
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才能觀
察上旨世說政事篇注晉諸公贊日充 初文帝以景帝
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
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廢疾武帝請問後事
文帝日知汝者賈公問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

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
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
爲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
日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
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
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
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顛中
書監苟勛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
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頤
騎都尉成公綏荀輝魏志荀彧傳注荀氏家傳日周從
孫輝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

晉書卷四十一

三

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案荀彧子已名輝此當
是輝字之誤既與充共定音律且隋經籍志亦有荀輝
周易注蓋卽 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
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世說政
晉諸公贊日蜀除 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
密網以爲晉律 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
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
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
後代裴秀爲尙書令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日尙書令
百揆之首總齊機衡出納朝政治
績之所繇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精正通理 常侍車騎
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

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器
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為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
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
欲立勳邊境帝竝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
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
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
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
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
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羌反叛時帝深以為
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

晉書注卷四十一

四

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
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
醜逆輕用其眾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
成大匡其弊恐為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
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曰太始七年詔賈
充碩量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
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靜作
靖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為使持節
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
吹給第一駙馬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曰賈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

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一疋第一駙馬一疋追鋒車
二乘御有二人饋騎其卧乘車一乘五十疋騎具刀器
也者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
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
鎮百僚餞于夕陽亭後漢書楊震傳曰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鴈而卒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夕陽亭在河南府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
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
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
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
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
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

晉書注卷四十一

五

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啟留充及是帝以語
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為驃騎大
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
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
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
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疏
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荅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
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
事書鈔六十五御覽二百四十四晉諸公贊曰賈充以太尉領太子太保錄尚書事以公位重堪為保傅或
隨其時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

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
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
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禘先
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
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
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
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
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
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
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
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
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
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
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
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
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苟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
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
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
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

晉書注卷四十

六

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眾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
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問充當
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條佐仍假鼓吹麾幢充
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
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論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
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
薨續漢禮儀志注劉道會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
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
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
服爲發哀又臨其喪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緣綬綬御劍賜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
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
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
塋田一頃元和郡縣志十二日晉賈
充墓在襄陵縣西南十里與石苞等爲王
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陽公御覽三
百七十一
一引異苑 充婦廣城君郭槐魏志郭淮傳注晉諸公贊
日淮弟配裴秀妻充皆配
女婿世說賢媛篇注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君
也案廣宣疑廣城之謫御覽二百二引潘岳宜城宣君
諫則宜爲其謚而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御覽三百七
十一宜城乃賈后所加
二歲始 乳母抱之當閭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
世說或溺篇作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類聚
三十五引王隱晉書作就乳母手中戲之御覽三百七
十一引異苑作充外
入就乳母抱中鳴撮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

晉書注卷四十

七

民戀念發病而死御覽三百七十一引異苑作兒後又

生男過晷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御覽五百二

庭充過拈兒頰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

遂無肩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奉充後郎

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

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

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廢不報槐遂

表陳是充遺意文選答賈長淵詩注臧榮緒晉書曰充

韓謚為黎民子冀封槐自表陳是帝乃詔曰太宰魯公

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帝乃詔曰太宰魯公

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祖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

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

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

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

謚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

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

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

不得以為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御覽

五百六十二千寶晉紀日及議謚博士秦秀日充位冠

羣后惟民之望而情禮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

宜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

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十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

晉書注卷四十一

八

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日宣特加

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

行世說賢媛篇注婦人集日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充

李扶集一卷亡案扶與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

婉字形迥異不知孰誤世說賢媛篇注婦人後娶城陽

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

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赦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

數充日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

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

而荃為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舍

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世丘儉孫女此例既多

質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

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世

賢媛篇注晉諸公贊日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

是太子妃母無離婚之理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案如

傅氏說李郭無相見之理本傳謂郭氏見李再拜蓋出

於世說劉孝標謂郭槐疆很豈肯就李而為之拜此語

深得荃荃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

供帳祖道荃潛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

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眾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

充甚愧愕御覽一百五十一臧榮緒晉書日禁錮解荃

軍城西為等屢請充迎其母而父不列充當鎮關中屯

血訴充並等屢請充迎其母而父不列充當鎮關中屯

晉書注卷四十一

九

最賓皆驚起散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為皇

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

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世說賢媛篇作卿往不

如不往及女為妃槐乃盛威儀而去世說賢媛篇作郭

將侍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世說賢

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自是充每出行槐輒

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

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

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

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尙不肯

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附

晉書注卷十

葬周家祿校勘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

李氏作女訓行於世世說賢媛篇注晉諸公贊曰李氏

亦才明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初學

記四引作賈充李夫人典戒玉燭寶典一引作李夫人

諡字長深書鈔五十七文選答賈長淵詩注引王母賈

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會

孫魏志暨本傳曰字公至封南鄉亭侯薨謚曰恭侯子

城太守暨女子孫高陽太守孫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又

厚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讎賓僚其女

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

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世說

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

遂潛修音好世說或溺篇音好作音問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

過人世說或溺篇音好作音問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

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

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

壽通而其門閭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

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

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

以女妻壽御覽九百八十一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為掾

月不歇壽計武帝唯賜已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衣歷

與己女通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壽以女妻壽時未

婚世說或溺篇注曰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

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類

聚三十五賦榮緒晉書曰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案

郭氏所出於本傳大異世說注謂騫女未婚而亡因娶

本書所依據而多一殺婢之事門閭嚴峻世說或溺篇

作急峻類聚三十五賦榮緒晉書壽官至散騎常侍河

南尹魏志韓暨傳注晉諸公贊曰惠帝元康初卒贈驃

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魏志韓暨傳注晉諸公既為充

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

銅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

銅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

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

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

蘭陵繆徵魏志劉劭傳曰同時東海繆襲注文章志曰

有祕書監繆徵集二卷錄一卷唐志仍著錄案書鈔六

十二引繆世徵唐詩世故但稱繆徵宋諱徵故宋本書

鈔又作世應實一人也華嶠傳均誤作繆徵京

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案詮為弘農王粹襄城杜育

御覽三百八十五文士傳曰杜育童孺有奇才博學能

著文章心解性遠無所不綜一時稱為舞陽杜孔子世

襲孫也育幼便收疑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

號曰杜聖累遷園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經典釋

文敘錄有杜育易義案舞陽地理志屬襄城郡晉贊稱

有集二卷本書荀晞傳又稱右將軍當即一人南陽鄒

捷鄒湛傳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趙齊國左思清河崔

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魏志和洽傳注晉諸公贊曰和

以此為損郁以公彊周恢世說品藻篇注王隱晉書曰

當世致位尚書令周恢世說品藻篇注王隱晉書曰

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安平索秀穎川陳畛太原郭彰

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高陽許猛魏志夏侯惇傳曰中領軍高陽許允注世語

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字子式儀祖有治理才

讓日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猛子式儀祖有治理才

僕陽內史平原太守世說政事篇注許氏譜曰猛吏部

郎隋志云梁有太子中庶子許孟集三卷錄一卷亡唐

彭城叢亭人祖瑾樂安長父彪魏洛陽中山劉輿案輿

合納歷司隸校尉案輿與納未知孰誤孫附現傳劉現皆傅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御覽四百

事謚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

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為祕書監

掌國史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元先是朝廷議立晉

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

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

氏史記索隱劉孝標以為干瓚據何法盛晉書干瓚以

穆帝時為大將軍誅死不言注漢書干瓚當即王瓚之

相近王字形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

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

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

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爽侍中荀藩黃門侍

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

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

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日宣武觀在大夏門

北東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

眾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其愍懷太子遊

處文選答賈長淵詩注王隱晉書曰謚無屈降心常與

太子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

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

惟諸書所稱歷官均異彭城劉訥世說品藻篇注劉

氏譜曰納字令言

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

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

又蛇出其被中御覽九引晉書作數百尺大地出夜暴

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益恐及遷侍中專掌

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

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

韓壽少弟蔚有器望魏志韓暨傳注晉諸公贊曰充以

子蔚亦有器望案如傅暢所言似及壽兄輩令保弟散

騎侍郎預吳王友鑿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

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

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

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

府公南而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

勛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閒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

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閻懲

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

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

係嗣死於鍾虛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

木之下苟勛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

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

晉書卷四十一

十四

昏喪經日乃復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晉史好采小

之姦故於賈后傳及此篇縷述其女淫穢之迹然左氏

史公亦道中書之言易嘗九俗若此乎項城軍中爲鬼

誕妄不足信矣及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

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

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眾爲嗣眾陽狂

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

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謚曰

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

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

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

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尙頗覽載籍而沈深有智算確然難

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恆憂已謚

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事

二宮書鈔六十六山濤啟事云今中庶子賈模缺東宮

官屬宜得高茂案傳不言爲太子中庶子從略

尙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

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詔使模將中騶二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

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

晉書卷四十一

十五

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益靜模之力也
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有啟
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
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
甚強暴模每盡言為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己於
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閒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
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
將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
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
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
為賈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弟珧 濟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為高陞令驍騎
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
騎將軍封臨晉侯武帝紀咸寧三年十二月封識者議之曰書鈔四十九引
王隱晉書作時人稱言又一百九十九引夫封建諸侯所以藩
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
臨晉為侯兆於亂矣書鈔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尚書褚
詵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

晉書卷四十一 十六

晉書卷四十一 十七

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
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
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
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
其心腹會帝小聞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
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
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
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
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
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
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
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
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
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
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
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
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
二日而崩勞格校勘記曰案本紀太熙元年四月辛丑
軍錄尚書事已酉帝崩相去凡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
極殿梓宮將殯六官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

76 晉書卷四十一 反文句

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為太傅御覽七百七十一

三晉公卿禮秩日太傅楊駿乘車入殿依漢田千秋故事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

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為近侍之職

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

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

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並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

因廢於家駿聞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

元議者咸以為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

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

晉書卷四十一 十六

賞欲以悅眾為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眾心馮翊太守

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日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

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

為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

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其參萬機內懷猜

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引訓少府蒯欽駿

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問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

寒心欽日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

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

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為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

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

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為太子即為寺人監

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

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

連兵討駿亮日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

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為

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啟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

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

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日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

晉書卷四十一 十九

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時駿居

曹爽故府在武庫南間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

朱振說駿日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闖豎為賈后設

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魏志夏侯立傳注世

經穀水注日雲龍門衝楸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以

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

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

素怯懦不決乃日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

祇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祇因謂羣

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

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

逃于馬廐以載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
 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
 武帝顧命手詔問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
 舍人巴西閭纂殲斂之寰宇記五日楊駿五公墓在靈
 寶縣東南十五里晉陽秋云惠
 帝承平元年殺太傅楊駿并父及子孫門人故吏潘岳
 等收葬之又六十日楊駿墳在靈寶縣北十里高一丈
 晉大尉武帝后之父晉亂無碑有石誌存案樂氏於楊
 駿墓既云在靈寶又云在靈寶又云在靈寶又云在靈寶
 靈寶不應葬臨晉也蓋晉即臨晉又案閭纂傳云續為
 太傅楊駿舍人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書鈔六十九
 引干寶晉紀曰閭纂上表求改葬駿中朝特聽之是閭
 續即閭纂周處傳亦作續惟隋經籍志云梁有隴西太
 守閭纂集二卷錄一卷書鈔五十七引閭纂集四言初
 詩政與此傳同作纂唐宰相世系表則又作閭讚
 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

晉書注卷四十一

三

刺旬日託疾詐死及其言果驗御覽五十三王隱晉
 書曰孫登楊駿逼迎
 之與語不答賜布袍登借刀截斷棄門中大呼云刺斫
 刺斫卒病死後人見在貴馬坂續又六百六十三道
 學傳曰時楊駿為太傅使迎問之不答駿遺布袍登出
 門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駿門下水經河水注四日河
 水右還黃馬坂注云謂之黃馬關孫登之去楊駿作書
 與洛中故人處也太平廣記九神仙傳曰時人謂為狂
 後乃知駿當謀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
 斬故為其象也
 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為
 衛焉永宣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
 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
 思焉

玠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

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
 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玠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
 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
 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
 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
 憂之由此玠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
 玠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
 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玠而手刃之玠知而辭疾
 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為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
 論盡矣玠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
 宜為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
 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晉書注卷四十一

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
世說方正篇注引入王故事
 作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
 侍中王濟俱著布袴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
 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
 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
 號為稱職與兄玠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
 駿斥出王佑為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
 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疏

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疏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晉書附注卷十

三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

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玃雖先覺亦罹禍殃

晉書附注卷四十

三

晉書附注卷四十

晉書附注卷四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類聚六十四御覽一百八十八引王隱晉書甥上有外字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御覽一百八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外祖父母以魏氏甥小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

晉書附注卷四十一

鄉親所重御覽四百四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御覽四百四十二引王隱晉書曰唯叔父衡

知其奇每有賓客造已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案王隱所言與本傳正相反未知孰是世說賞譽篇注引王書與本傳所載悉同特御使守水碓每歎曰舒世說賞譽篇注引王隱晉書堪數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世說賞譽篇注引王隱晉書堪數七引三十國春秋曰魏衡謂姪舒曰汝後得為小縣長舒曰堪八百戶長將老嫂入官舍即斯願畢矣案三十一國春秋以此為舒之語與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世說賞譽篇注引王隱晉書不為倏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御覽八百三十一王隱晉書曰魏舒唯太原王父謂舒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日卿終當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日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日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日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日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書鈔九十八王隱晉書曰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書鈔六十

晉書附注卷四十一

日為尚書郎時選部郎或有舒日吾即其人也襍被而非其才者欲有沙汰之言書鈔六十五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書鈔六十五有自愧之色談者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莫不誦其高也射舒常為畫籌而已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隱晉射舒常為畫籌而已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隱晉朋人不足以舒滿數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中加博指閑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日吾之不足以及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書鈔六十九引王隱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

文帝深器重之書鈔六十九引王隱晉書之表作之外
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王隱晉書
書作晉王每朝會坐罷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特加器敬引王隱晉書坐罷作罷坐
送之日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文注引王隱晉書人字

上有實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勞格校勘記曰地理志
立為郡考國志高柔傳有宜陽典農屯田後置典農中郎
將典農非太守也傳誤考魏武典農屯田後置典農中郎
河間王共為原武太守即原武典農也魏志曰
太原王輔為野王太守即野王典農也魏志曰
遷宜陽太守即宜陽典農也疑魏
會立原武野王宜陽三郡者非是甚有聲稱徵拜散
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為侍中

晉書注卷十一

三

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
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
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御覽五百五十四王隱晉書曰
舒當左右朝政不宜遠還鄉里舒素清貧不營財產
頓舉眾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
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
左僕射領吏部御覽二百一十一晉起居注詔曰吏部掌
書右僕射魏舒寬泰弘毅潛通舒上言今選六宮聘以
有才其以舒為左僕射領選曹
王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費重使輕以為拜
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

於典制為弘有詔詳之眾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
德望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舒居位祿賜散之九族
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書鈔六
王隱晉書諸府作諸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
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書鈔
八王隱晉書曰莫肯辟者司徒魏
舒因固辟之果無患時以歸之也以年老每稱疾遜位
書鈔三十八王隱晉書曰年邁致仕有遜讓
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散餘為第一所中復暫起
署兖州中正舒傳曰舒兼十六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
左丞卻就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

晉書注卷十一

四

何意起訖還卧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
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
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書鈔三十二王隱晉
章綬內外莫知御覽四百二十四王隱晉書曰司徒魏
舒遜位司空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未
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而後於時皆有欲遜者或先顯
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申喻復還唯舒知命內定於懷
未嘗形之於言論者以為晉興以來能辭榮命終未有
如舒者焉通鑑晉紀曰武帝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
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
遜位紀傳皆無年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
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七年正旦乃送章綬不
得云人無知之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
不復起耳勞格讀書雜識曰案蘇文類聚謂舒王
隱晉書曰魏舒為司徒九年正月朝會罷還第送
還家奉送章綬謂則遜位當在九年通鑑誤也

史表在七年... 劇陽子舒體道弘粹御覽六百三十一引晉諸公讚序作舒體度宏雅 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中覽反覆省用慨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簞褥百副以舍人四人為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

晉書注卷四十一

五

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賜賻優厚諡曰康御覽六百七十八引南岳魏夫人內傳作文康公 子混字延廣御覽六百七十八引南岳魏夫人內傳作文康公 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魏舒女也少讀老莊春秋三傳五經百子事常別居一園獨立閑處服餌胡麻父母適之強適太子事常別居一園獨立閑處服餌胡而不虧後功彥為修武令隨之縣舍開齋別寢入室百拜乞長生度世袁字記一百十神仙內傳曰夫人姓魏諱華存少讀老莊年二十四父母抑而嫁之歸太保魏劉文文卒夫人託劍化形而去會羣仙於洛陽之宮其咸和九年夫人託劍化形而去會羣仙於洛陽之宮其

壇在烏龜原有石龜每犯田苗 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御覽七百七十五引晉書 負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元無陽燧四望 御覽七百七十五引晉書 總總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憲

李憲禮志上作李喜世說言語篇文選讓開府表注引晉諸公贊亦作喜本書裴秀傳又作熹字季

晉書注卷四十一

六

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佐漢大鴻臚憲少有高行博學研精世說言語篇注引晉與北海管盂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憲為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憲母疾篤乃竊踰泣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為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憲固諫以為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憲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憲到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

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書鈔六十二引王

直不憚百察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

為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勞格校勘記曰司馬

仙為孟北將軍鎮鄴勞格校勘記曰孟北以憲為軍司

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

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憲因其隙會不及啟聞輒以

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

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

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憲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

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憲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

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

讀書記疑七日裴秀傳司隸校尉李憲上言騎都尉劉

向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似是一時事而所載不同

劉友劉向必有一誤請免濤陸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

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

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

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

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憲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

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

其然乎其中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憲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

憲為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

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

率令典兵二傅并攝眾事憲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

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日光祿大夫

特進李憲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

仕雖優游無為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憚然其因

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

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憲為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憲

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

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憲清素貧

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憲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憲

自歷仕雖清非異眾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

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水經濁漳

水又東逕李憲墓注云墓前有碑子贊嗣少子儉字

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

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

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

誦書御覽八百二十八王隱晉書曰少貧博通古今書

苦樵飯繩索作牛衣賣手繩口誦

鈔

九十七王隱晉書曰清身絜己行無瑕玷書鈔三十八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實傳劉實性冰清州里侯以酒肉難逆郡察孝廉州舉

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

尉正後歷吏部郎書鈔六十威榮緒晉書曰參文帝相

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御覽四百二十

作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又八百七十七王有客問

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

故笑而不答御覽四百二十四引干寶晉紀作竟如其

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趨廉遂道闕乃著崇

讓論以矯之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時禮讓其

未與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

晉書注卷四十一

九

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

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

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眾

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類聚二十一御覽四

才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

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

則天下士也類聚二十一御覽四推讓之風行則賢與

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

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

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

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

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

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

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

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

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

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

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明讓

不與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與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

晉書注卷四十一

十

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誦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

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誦已況

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

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

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者

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眾之譽

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

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

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

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

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眾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

晉書注卷四十一

十一

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道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

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與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誦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

晉書注卷四十一

十二

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尙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

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交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

尚書詳於卷四十一

十三

尚書也郡守缺擇眾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眾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

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眾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下有禮讓慝遠黜而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恆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為伯

尚書詳於卷四十一

十四

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後起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

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

督九年策拜司空讀史舉正曰案本紀及張華傳永嘉九年四月華被害以定為司空

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晉書校文三曰惠帝紀永嘉元年三月

月以劉寔為太尉是遜位斷非太安初事觀下文言懷

帝即位復授寔太尉日復授則前已官太尉明矣傳蓋

失書先為太尉事此處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

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為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

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

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

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

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

清素之操執不渝之絜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

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

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

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

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

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

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

漢相蕭何與宣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

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

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

晉書注卷四十一 十五

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

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諸于君書鈔五十一引于

宅室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諡曰元寔少貧窶

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

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

絳紋帳世說汰侈篇注引語林作絳紗帳襦袴甚麗兩

婢持香囊世說汰侈篇注引語林香囊上有錦字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

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御覽

八十六語林曰笑謂崇日向誤入卿室崇曰是廁耳寔

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寔等良久不得便行出謂

崇曰貧士不得如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贖郵

親故書鈔五十一王隱晉書曰不治產業居無第宅食衣取祿賜口皆給附親舊其家無餘財雖禮

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為虛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

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

卷弗離手書鈔五十一御覽六百一十一王隱晉書曰寔

也釋卷尤精三傳辨正公羊隋志春秋類有劉寔春秋公

義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

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案隋志春秋類作十一卷唐志作牒例二十卷又複出

條例十卷舊唐志又兩列條例一作二十卷一作十卷

更誤春秋左氏傳杜預序正義曰晉太尉劉寔與杜同

時人為此序作注不言釋例序又曰劉寔分變例新意

以為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

棄放於世

弟智御覽二百五十九引晉中興書作劉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

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

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

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為祕書監領南陽王師書鈔六十

晉書曰咸甯四年詔曰南陽王師劉智政化之七城榮緒

緒其以智為國子祭酒案本書失載為祭酒事加散騎

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案隋志禮類有

二十卷孔為劉之謗杜氏通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諡曰

成典屢引之馬國翰輯為一卷

晉書注卷四十一

七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案魏志高柔傳作陳留圉人

文本書地理志無圉縣蓋太康魏太尉柔之子也魏志

初省併本傳尚稱其舊縣也侯注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備次誕次光光少習家業明

練刑理御覽五百十六引晉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

郎出為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

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三國

證五日中丞遷廷尉魏志高柔傳注晉諸公元康中拜

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周

蘇校勘記曰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為廷尉遷

全貞誤倒

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延陵縣

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

官惠帝為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

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為上官

已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魏志高柔傳注引晉諸

性任放無倫次魏志高柔傳注引晉諸而決烈過人與

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恆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既還洛

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祿大夫常

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

見推崇尋為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

晉書注卷四十一

六

京洛傾覆竟未加諡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為廷尉

時韜受貨賂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

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初光詣長安留臺

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

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

密與太傅參軍姜隴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

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發槐覽止成務季和切

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憲對于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

舉退讓攸與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晉書注卷四十一

十九

晉書注卷四十一

晉書注卷四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二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

魏志王昶傳曰昶字文舒

封武觀亭侯

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

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

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

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

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大城內有司徒王渾碑案渾嘗

晉書注卷四十一

一

為刺史故為之

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

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

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

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

附甚多吳將薛瑩

王濬傳作光祿勳薛瑩隋經籍志有晉散騎常侍薛瑩後漢記蓋瑩降晉

後官至魯淑眾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

放休息眾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

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

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未

又云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自相矛盾

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

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

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

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

橫江讀史方輿紀要二日橫江在今和州東南二十五里即大江也遣參軍陳慎都尉

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

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

恭破之東晉疆域志日堂邑縣有高望城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

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

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

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

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

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醜酒高

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

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文選晉

注干寶晉紀日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

詔不受己節度濬上書自陳日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

搆南箕成帝下詔日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

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

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

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

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魏志王昶傳注引晉書云

晉書注卷四十二

二

江陵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武帝

征復鎮壽陽渾不尙刑名處斷明允書鈔七十二引王

斷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

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書鈔三十四

十五引王隱晉書虛懷綏納作勞謙接納莫不悅附作

莫不愛敬書鈔七十二引王書亦作勞謙接納座無空

席作坐無重席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作江淮之士

愛敬焉御覽四百七十五引王書作江東諸士莫不敬

愛徵拜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

當之藩渾上書諫日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

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

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

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

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

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

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

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

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

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

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

子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

晉書注卷四十二

三

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琰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

晉書注卷十二

四

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卑服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職官志諸公及開府從公加兵者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太尉雖不加兵吏屬亦皆絳服渾以司徒加兵於法吏屬當絳衣乃辭而不居者以一時誤恩非由功賞且政出多門恐爲權倖所忌耳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

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眾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御覽八百三十五王渾表曰臣有氣病善夜發服半夏湯或必服湯不解尚取鍼前殿中醫趙恭思纂見給事醫在醫署纂能鍼有方伎乞以纂名課考稱課醫給臣自療治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官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

晉書注卷十二

五

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類聚四集留心方國作留心訪問又引王渾集曰詔問明正且會四方計吏入見臨朝當何所宜渾奏舊正會計吏軒下中書令宣詔問方土所宜士人賢才隱伏未達風俗好尚禮教之宜勤農務本以盡墾殖之利刑獄清理無杜濫之失郡守長吏勤心治政爲民興利除害訓化之績授以紙筆意陳聞見以明聖旨垂心四遠案本傳采用渾奏頗有同異蓋未盡錄原文也

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荅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

尚書事 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誅楊駿詔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工其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

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周家祿校勘記曰為關內侯此不當云長子濟亦不當云次子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作淵二子渾濟是誤以濟為渾弟也又誤以渾弟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 文選褚淵碑文注王隱晉書曰少公贊曰有儁才能清言書鈔五 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 魏志鍾會傳注何劭王弼傳曰太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

晉書卷四十二

六

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 文選褚淵碑文注王隱晉書曰尚武帝姊常山公主年二

十起家拜中書郎 書鈔五十二晉起居注曰武帝詔曰器幹其以濟為中書郎 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

侍中 御覽二百十九山濤啟事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高茂美後來之秀此二人誠顧問之秀又引作皆誠直

忠亮侍中之最高者也書鈔六十四引啟事曰詔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也案本傳不載為右衛將軍蓋由驍騎

遷右衛又由右衛遷侍中此啟薦舉兩人而朝命則用王濟故郭奕傳不言為侍中也又御覽二百三

十八引晉書百官名王濟遷左軍將軍傳亦失載 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 魏志倉慈傳注孔氏譜曰孔

相父祖父皆二千石父為散騎常侍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書鈔七十二豫章列士傳曰孔

恂州辟為別駕從事刺史發晏欲撤屏為一時秀彥武星恂日毀園舊儀此不可行刺史慙謝

為一時秀彥武

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

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

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 魏志后妃傳注晉諸公贊曰惠字彥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大康中

晉書卷四十二

七

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案后妃傳文明王皇后生廣德京兆公主當是二人此傳作長廣殆因廣德而誤 謂侍

然晉諸公贊云惠繼室為京兆公主未知孰是 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來生哭人 世說方正篇注引晉諸公贊作而濟等尚爾 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 世說方正篇注引晉

責左 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

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 世說汰侈篇注晉諸公贊曰濟與從

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 而王佑始見論者以濟為不長者案恬當為佑字之謬

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

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世說汰侈篇作於時人多地貴濟買地爲馬埒

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世說汰侈篇作編錢匝地竟

作埒寰宇記三日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

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

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

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世說汰侈篇曰王武子語君

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駁物無有殺理便相

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

速探牛心來須臾和嶠性至儉家有李帝求之不過

數十案世說儉齋篇作王武子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

園共啖畢伐樹而去世說儉齋篇曰王武子因其上直

共噉畢伐之途一車枝與和公問帝嘗幸其宅供饌甚

日何如君李和既得惟笑而已世說汰侈篇曰

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世說汰侈篇曰

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

襪以手擎飲食蒸肫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

日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會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

嘗乘一馬著連乾郭泥世說術解篇前有水終不肯渡

濟云此必是惜郭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

癖帝嘗謂和嶠日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日濟

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世說方正篇既而曰

知愧不濟荅日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

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世說方正篇作他人能以此愧

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日何

以好剝人面皮皓日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

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

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

後來哭之甚悲世說傷逝篇曰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

至者子荆後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日卿常好我

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日諸君

不死而令王濟死乎世說傷逝篇曰孫舉頭日使君輩

林日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初濟尚主主兩目

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

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

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

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

過濬日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日陳勝有言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絮

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

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

濬

之後參征南軍事讀史舉正曰案本紀咸寧二年十月羊祜為征南將軍而潘遷益州刺史

在誅張弘後時為泰始八年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潘為人志太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

潘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

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御覽五百十二

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方樹基址擢

王潘為巴郡太守將委以巴峽之任祜兄子暨謂祜曰

觀潘為人志大者侈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

也識者曰祜可謂能舉善矣知人則哲叔子之謂乎

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潘乃嚴其科條寬其徭

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

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潘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

又益一刀書鈔一百二十三陸機晉紀曰潘驚覺意甚

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

其臨益州乎書鈔一百二十三陸機晉紀曰夫三刀為

聚六十引陸機晉書李毅誤作李毅華陽國志十一日

李毅字允剛廣漢郡人少散達不治素檢年二十餘乃

詣郡文學受業通詩禮訓詁為學主事太守弘農王潘

臨學講試奇之命為主簿潘嘗夢得三刀刀云人以禾

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傍失者秩字明府

秩當至益州潘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為秀才札樸曰州

本不從刀因班辨從刀隸作身似州之半體故謂州為

三刀慕容詳時童謠云八井三刀卒起來及賊張弘殺

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潘為益州刺史潘設方略悉誅

弘等華陽國志八曰泰始十年汝山白馬胡恣縱掠諸

晉書注卷十三

十

晉書注卷十三

十一

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晏不聽遂西行軍城比

人言軍出必敗晏以為沮眾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

香言軍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自臨觀下

觀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自臨觀下

反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仗山道險心畏胡

之強晏復諫于時眾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宏督張衡等

反殺晏眾夜亂且不知所為惟兵曹從事健為楊倉等

力戰射百餘發且言雄眾擊之矢盡見殺從事廣漢王

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

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獲觀坂

門人向天并益可慮也故旅勸諫云卒如其言宏等遂

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言抄掠百姓

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宏從潘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

晏無惡必為宏等所枉從潘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

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潘為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潘斬

宏反毅白潘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位極方州又當何求

晉書注卷十三

十一

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梁州者祜益州之領須防若

今日也益州有禍乃此郡之憂加張宏小豎眾所不與

宜時赴討潘欲先上後行毅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

之為賢何況殺主賊急常不拘常宜潘從之發兵與牙

門滿泰等共討宏斬之水經沫水注曰晉太始九年黃

龍見於利慈池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

潘潘表上之晉朝改護龍也案護龍縣雖在太康三年

之前而志亦失載又沫水注云沫水又東逕開縣注

云故平鄉也晉初置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

信華陽國志八曰咸寧三年春刺史潘誅健為民陳瑞

神貴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為師

者日祭酒父子妻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

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眾以

千百數潘聞以為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

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健為

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潘以

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為舟船惟不毀禹王祠

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蜀無淫祀之俗教化

大行有木連理嘉祥蠻夷微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
禾黃龍甘露之祥蠻夷微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
除大司農華陽國志八日四年刺史潘當遷大司農至
吳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潘有奇略乃密表留潘於是重

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魏志閻溫傳注世語曰就魏
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
而便收從事敦日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詔潘修舟艦

潘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
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華陽國志八日

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為伐吳調別駕何攀以為
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

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潘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
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

潘令攀典又畫鵠首怪獸於船首淮南子本經訓高注
舟船器仗又畫鵠首怪獸於船首日鵠水鳥也畫其像

引漢書音義云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舟首是也張衡西
京賦浮鵠首薛綜注船頭象鵠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

方言作艦首郭注云鵠鳥名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
是其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潘造船於蜀其木

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案吳彥當從本傳作吾
干寶晉紀取流柿以呈孫皓日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

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潘為
龍驤將軍監益諸軍事華陽國志八日五年詔書拜

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
高徐兆為牙門姚顯鄒堅為督冬當大舉元和郡縣圖

羊祜傳日表留潘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華陽國
志云咸寧五年拜龍驤監益州按是時羊祜已卒

尤不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潘乃上疏日臣數
可據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無不嗟怨且

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
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

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
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為不可唯張

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文選晉
注干寶晉紀日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潘

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華陽國志八日安東將軍王
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

令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案羊祜之謀亦由攀
面陳而始定進取潘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

皆堪備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日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
無愛死也御覽四百七十九干寶晉紀日王濬在巴郡

而厚郵之所有者數千人於此能稱兵矣太康元年正
父母戒之日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生

月潘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
剋之華陽國志八日冬十有二月潘因自成都帥水陸

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
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

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

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

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

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武帝紀作鎮南將軍征南將軍成據

宜都太守虞忠王戍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

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勞格校勘

記曰吳志陸抗傳二月王戍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

景亦遇害與傳微異案監軍武帝紀又作夷道監夷道

屬宜都樂鄉屬南平之屏陵蓋同時並克之惟本紀均

屬諸王戍一日耳讀史方輿紀要二曰荆門在今夷陵

州宜都縣西乙亥詔進濬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

諸軍事華陽國志八日至江州詔進濬為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

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

陵入取武陵會巴陵元郡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縣圖志

二二十五日三山在上元縣西南五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三山在江寧府城西南五十七里皓遣

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

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

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

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

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偷安未喻天

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作一

驚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

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王寅濬入於石頭袁宇記

十四日當利浦在鄂州東十二里本名揚浦晉王濬平

吳水軍揚帆順流於此而下王濬以旗招不往濬報云

風利不得泊遂先入石頭後因以當利為名案武帝紀

作三月王寅申鑿王濬以舟師至於建鄴之石頭

本紀是年正月為己丑朔則三月不應有王寅當從本

傳作王寅為是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干寶晉紀作元

年四月王濬鼓譟入於石頭若是皓乃備亡國之禮素

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觀率其偽

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

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

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

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

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

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

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逆寇釋吳人於塗炭自

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

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

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

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

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

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

晉書注卷十二

古

晉書注卷十二

五

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

晉書卷四十二

十六

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

里書鈔一百十五引王濬表此上有臣受命之日心與口誓二句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豈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閭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眾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一作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合他人得

晉書卷四十二

十七

之言語噂啗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札樸曰顏氏家訓多用專輒字王濬上書大夫出疆由有專輒桓溫上表義存社稷之利不願專輒之罪王弘上表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范甯傳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擅弓汝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正義云專輒許諾匡謬正俗劉周之徒音夾為類亦為專輒晉王蘊為吳興太守主簿執諫蘊曰專輒之臣雖愚恚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愆罪在太守臣雖愚恚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願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

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
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
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
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
云浚軍得吳寶物浚復表曰被王一作本戊詔書下安東
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
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
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
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
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

晉書卷四十二

六

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
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
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况臣
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
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
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疆宗取怨豪族以累卵
之身處雷霆之衝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
抗脣齒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
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
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

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清
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
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
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為
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
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
孔據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
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
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御覽三百四十六
引王濬表作左右
兵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國家一死戰決之勝魏帝尚
以千人定天下况今有數萬眾自足辦事皓意大喜便

晉書卷四十二

九

開庫藏盡出金寶以賜與之 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
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宮皓逃身竄
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
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收縛若
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
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
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木
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
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
其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

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聞
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
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
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
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
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
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
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
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問吳人言
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

晉書卷四十二

三

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
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
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
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
得驕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
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
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
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
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
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

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
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
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為經通濬不即表上
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皆掩之
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
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
置此營自濬始也御覽二百四十二王隱晉書曰太康
中代吳還欲以王濬為五官校尉而
無缺始置濬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為
營勞格校尉記曰通鑑考異云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
越騎射聲校尉是為五尉並漢官也則步兵之官非自
濬始武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濬軍校尉官疑濬所領
者濬軍也案宋書百官志下云濬軍晉武帝太康初置
始為臺校尉而以唐彬為之考彬傳亦云徵拜濬軍校

晉書卷四十二

三

尉則為濬軍者是唐彬非王濬也案步兵為五校之一
不得云自濬始王書謂五官校尉無缺始置濬軍班同
長水步兵蓋為濬特置濬軍也本傳誤以濬軍為步兵
而又云舊校惟五此營自濬始俱矣勞氏未攷王隱書
故但知唐彬為濬軍又未嘗不疑濬所領是濬軍由於不知此傳之誤也
有司又奏輔國依
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
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
馬封為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
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
大而為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
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
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

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
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
主之德羣帥之力老父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
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
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
道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
太子洗馬孟康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曰此別一孟康非注漢書之孟康也顏師古敘例云孟康魏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不聞其仕晉也前温令李密等並表訟濬
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
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

晉書注卷四十二

三

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王會錦服縱奢
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
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
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柏谷山大
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而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寰宇記六
日恒農縣柏谷亭漢文帝微時常游於此又曰王濬冢仕晉平吳有功卒葬於此而冢尚存子矩嗣
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
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
桓温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
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

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
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
長駕席卷萬里僭號之吳而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
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
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
磬餽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
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
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
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
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

晉書注卷四十二

三

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
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
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
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
授恆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
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暉俱
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
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

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

御覽二百六十三 王隱晉書曰彬忠

善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

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

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

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

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

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

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

晉書注卷四十二

三

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

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

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

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勞眾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

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為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

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

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

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

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

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一日泰始二年吳大將步闡唐咨攻羅獻保城咨西

侵至胸忍故蜀尚書郎巴郡楊宗告急於洛未還獻出

擊闡大破之咨退獻遷監軍假節安南將軍封西鄂侯

入朝加錫御蓋朝服吳武陵太守孫恢寇南浦安蠻護

軍楊宗討之退走因表以宗為武陵太守任南浦誘郵

武陵蠻夷得三縣初附民獻卒以健為太守天水楊攸

為監軍依遷涼州刺史朝議以唐彬及宗為代晉武帝

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

績在西不可失者然宗才誠佳有酒嗜彬亦其人性在

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案

本傳酒者當從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

華陽志作酒嗜

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

為眾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

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

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

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

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

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愴慨志在立

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啟戎行獻俘授勳效顯著

其以彬為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

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

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

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

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鹿撫

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

晉書注卷四十二

三

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温城泊于碣石縣互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埃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鹿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閭德門徒甚多獨日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

晉書附注卷四十二

三

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那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周家祿校勘記曰長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子某脫名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遣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

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顯宸辰數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偽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善善濬亦矜功武子豪桀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晉書附注卷四十二

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子簡 簡子選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世說政事篇注

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元和姓纂四曰山昱之後漢宣

元時臨穎侯山君真生儒五代孫若公後漢鉅鹿太守

八代孫輝魏宛句令生濤案宛當作宛濤早孤居貧少

林氏作輝或避暉嫌名曜與輝同義也濤初學記十七

有器量介然不羣初學記十七梁魏國統日少有

敏雅世說政事篇注虞預晉書曰少者老宗長見者箕踞

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日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

者也帝戲日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願愷之畫贊日濤

無所標明道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

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賢媛篇注性奸莊老譽篇上

晉陽秋日濤雅素恢達度量引遠不謂輩王日此人初

日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如何是誰輩王日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味往往與其旨合

每隱身自晦懷體默易可因在平施不撓在眾樂同游

刃一不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作

亦可乎遊世說賢媛篇注晉陽秋日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

事臨誅謂子紹日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

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世說政事

預晉書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日虞預晉書蹴作翫

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日宰相三不朝

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日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

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

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日呂望欲仕邪命司

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

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魏志王榮傳注濤行狀日濤始

譽篇上注山濤政事日吏部郎世說賞

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文帝與濤書日足下在事清

明雅操邁時書鈔三十六引王隱晉書作爲事清明又

邁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類聚四十八引

二十萬絲百觔穀三百斛書鈔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

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

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

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

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日

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

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

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恆必出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元和姓纂四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按泰

晉書注卷四十三

三

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書鈔七十無人士自濤到甄拔隱士搜求賢才王隱晉書顯名當時類聚五十御覽二百五十六引王隱晉書曰於是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書鈔為盛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書鈔六十三王隱晉書曰山濤於冀入為侍中類聚四十八州轉為北中郎將以守鄴也引七賢傳日山濤太始七年為侍中詔書日濤清風遷尚書以母老信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辭職詔日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且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

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日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字上有豈字二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書鈔六十類聚四十八引王字人亦墨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書鈔六十晉起居注日武帝太始八年詔已足以勵俗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案書鈔濤辭以喪病所引詔文與本傳大異蓋各節取數語耳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宜初轉太子少傅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日山濤為少傅詔日濤秉德傳神素思心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雖使輔導東

晉書注卷四十三

四

宮宜兼督朝事又日山濤轉少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日山濤年七十表疾求退帝手詔不聽遷尚書右僕射初學記十一引晉書山濤轉尚書表辭才下年老詔日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也案濤章表數十上此詔當是慰留辭尚書僕射之時人不攝職為左丞白哀所奏書鈔四十五六十七王隱晉頻讓不許濤出遂歸家左丞白哀奏濤違詔杖衰五十案白哀此奏在濤辭加侍中領吏部之時其後始拜司徒也乃王書奉混為一似有謬外隋經籍志有白衰魯國先賢傳二卷注云大司農唐志作十四卷類聚五十八引作魯國先賢志蓋白衰初為帝日濤以病自聞散騎郎後終大司農本傳哀當作哀帝日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日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

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
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哀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
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
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
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
詔諭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與聯輿還寺舍濤辭
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書鈔六十五
濤爲吏部前後所選周遍內外百官舉無失才又三每
十六六十晉諸公贊曰山濤爲吏部尚書官人稱允每
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書鈔六十
八王隱晉書曰濤用人皆先密啟然後公奏通典十四
日山濤爲吏部尚書每官缺輒啟擬數人日侍中彭權

晉書注卷十三

五

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開少不
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
後將軍荀悅此二人誠願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
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
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尙書令
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
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
得健者征北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
三人皆人選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所欲而後明
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
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
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
之後眾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
啟事隋志山公啟事三卷唐志作十卷書鈔六十五王隱
晉書曰濤所題名目皆如其言惟詔用陸亮濤爭

之不得亮尋以賄敗又徐廣晉紀曰吏部陸亮山濤知
其非才啟可爲左丞帝遂使爲吏部郎其後果以私被
黜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
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
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
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
正但當崇風尙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
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
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
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
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
尙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
又不許尙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
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尙違至公之義若實沈
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
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
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
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

晉書注卷十三

六

康初遷右僕射書鈔五十九王隱晉書曰太康詔舊置
左僕射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僕射
又晉起居注曰詔曰山濤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風
俗朕將倚之以弘訓範庶人倫有日新之美其以爲左
僕射類聚四十八引王書作太康元年無左字案以王
書與起居注證之是本傳右字誤也惟武帝紀濤爲左

僕射在咸寧四年三月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與王書太康元年又與
 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閭與之合帝稱之日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

晉書卷四十三

七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注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問之日山濤名言也案武帝紀云帝臨宣武觀大閱事在咸寧三年尚在不吳之前七賢論誤謂吳既平也盧欽卒於咸寧四年亦不逮平吳之後世說謂舉坐以為名言與本傳及名士傳作武帝之言亦異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世說識鑿篇曰後諸王驕汰輕薄難於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性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殺虜歛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論後拜司徒濤復

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山濤以左僕射為司徒詔曰濤道高德茂器宇淵濟宜贊三事以敷五教案王書所載詔辭與本書異蓋各采數語也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豪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荅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日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興疾歸家以太

晉書卷四十三

八

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陶侃傳亦云追贈大司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御覽八百十四引竹林七賢論作眾人莫不受濤不欲為異乃受之命內

剛之梁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
而不用也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御覽八百十四引
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
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濤
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
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周家祿校
以下子目無宜附濤傳說見王覽等傳世說方正篇注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
至左衛將軍案傳氏言仕至左衛將軍贈長水校尉該
與本傳異疑以左衛將軍領并州也
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
字子立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

晉書注卷十三

九

而聰敏過人武帝問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
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己御覽三百七十八引
說方正篇曰山公大兒著短袷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
公不敢辭問見見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案世說云
山公大兒注引山該事是以為長子該也若允則非大
兒傳云並少疴病合濤允二人言之而又云以問於允
則又專屬於允傳云濤以為勝己而世說則乃表曰臣
云時論以為勝山公即此一事而異同如是
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模字季長明惠有才智
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世說賞譽篇下曰濤子簡疏
有父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二十而不
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准齊名

世說賞譽篇下注虞預晉書曰簡與嵇紹劉謨等齊名
魏志王粲傳注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
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案劉謨劉惔傳作劉謨
蓋即劉謨之謬此又誤漢為謨魏志陳思王傳注世語
日修劉子驥驥子準皆知名於晉世準字始王惠帝末
為冀州刺史又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長遂殺酒
不以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
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向德之舉事未施行
而卒案樂廣傳作楊準與晉諸公贊世語冀州記均同
惟世說品藻篇作楊初為太子舍人書鈔六十六引
淮疑准為準之謬初為太子舍人
太子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書鈔六十八引
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司馬仙表曰從事中郎缺
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南山簡清粹履正才職備出為
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
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

晉書注卷十三

十

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
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
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
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
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
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
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
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
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
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

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備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襄

晉書注卷十三

十二

許往至高陽池世說任誕篇注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芙蓉覆木是游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御覽六十七襄陽記曰習郁大魚池當中築一釣臺又五百五十六襄陽者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勸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冢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四步注云郁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四步注云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步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游所居也襄宇記一百四十五曰習家池在襄陽府南百里讀史日夕方輿紀要七十九曰習家池在襄陽府南百里日夕倒載歸茗芋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世說任誕篇作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類聚九引襄陽記作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茗芋作酪酌御

覽四百六十五引襄陽者舊傳作山公出何去水經河水注同李伯敬齋古今疑日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吾以為倒載來歸既而復能騎駿馬也蓋始歸之時以茗芋之故倒載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疆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羅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益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

晉書注卷十三

十三

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遐字彥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賤乞留百日窮窮遁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世說政事篇曰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可以靜致治注東陽記曰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

仁恕機物還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繁其務欲以啟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

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珍理或可言委以銓

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啟事者豈斯之謂

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從弟衍 衍弟澄 郭舒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魏志崔林

太守王雄注王氏譜曰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

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時承郡太守王雄為西

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

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惠懷柔有術清慎持法雄後

為幽州父渾涼州刺史世說德行篇曰王戎父渾有令

刺史 歷尚書涼州刺史廿二史攷異二十一貞陵亭侯戎幼

日同時有兩王渾一太原人一現邪人

而穎悟神彩秀徹神理之稱又賞譽篇上曰鍾士季曰

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注視日不眩世說容止篇注

王隱晉書曰戎少清開曉悟視日不眩王戎形狀短

小而目甚清矚視日不眩類聚十七竹林七

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裴楷見而

目之日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

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

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水經穀水注竹林七賢論

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牙使力士袒裼送與之搏縱百

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

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亨然不動 又嘗與羣兒嬉於

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

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世說雅量篇

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 或問其故戎曰樹

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

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御覽

七載榮緒晉書曰王戎少阮籍二十 籍每適渾俄頃輒

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世說簡傲篇

清賞作 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世說簡傲篇

賢論作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 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

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 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

百萬戎辭而不受 世說德行篇曰渾薨所歷九郡義故

受 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

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

日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

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立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

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世說任誕篇

沛國人晉陽秋日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

世說任誕篇曰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識之簡傲篇曰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柸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注竹林七賢論曰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酌終日而公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榮不蒙一柸三人各自得也

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世說任誕篇作答曰勝公榮者不可

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簡傲篇作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注晉陽秋曰勝公榮故與酒唯公榮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者不可不與飲

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世說排調篇作嵇阮山劉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世說排調篇注魏氏春秋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

安出戎曰道家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

類聚四十八王隱晉書曰王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名位清貴二十四為吏部郎

州刺史御覽二百四十一晉諸公讚曰王戎為荆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案本傳不載為揚烈將軍領南蠻

校尉從略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書鈔七中與書曰有司奏戎治園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宅免官詔令居官贖論

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

吳牙門將孟泰以蕲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

晉書注卷十三 五

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為司

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世說雅量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注晉

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前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

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揚雄蜀都賦曰簡中黃

潤一端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竹林七賢論曰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

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世說雅量篇注戎亦不謝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

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案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作與本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毀

悴杖然後起世說德行篇曰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

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世說德行篇曰晉陽秋曰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

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頽頽哀毀不逮戎也帝謂劉毅日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世說德行篇曰武帝謂劉和哀苦過禮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

晉書注卷十三 六

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

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

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

賞威震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

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

書僕射光祿大夫戎清虛履道謀猷冲遠仍歷外任宜

力四方入掌機衡官材允攸將澄清風俗整一羣望宜

崇其職乃可贊成王化其以王

戎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

左僕射領吏部書鈔六十晉起居注曰惠帝元康元年

任不可假人授侍中書令光祿大夫王戎經德秉正

鑒誠明遠其以戎為領吏部周家祿校勘記曰據惠帝

紀當作石僕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

授用司隸傳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通典十四羣而戎奏還既未定

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通典十四望

巧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通典十

扇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

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

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

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濬冲譎詐多端安肯為

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晉書校文三曰

御覽仁百引晉

書太熙元年詔有議郎王戎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

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

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

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為我籌

之戎曰公首舉義眾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

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

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

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齊王冏傳曰封葛旟為平

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

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怒

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宜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

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

慕遠伯王之為人與時舒卷世說儉嗇篇注曰歎遠論

際獲免憂患既明且哲於是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

然乎遠日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遠瑗季札

之徒皆負責矣自古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

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

總鼎司而委事僚案書鈔五十二類聚四十七王隱晉

任責成書曰代王暉為司徒高選長史西

御覽八百九十七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持儀形

好乘巴驥馬雖為三公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

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

避之性好興利初學記十一引王隱晉書作好營生又

十八徐廣晉紀曰王戎殖貨財家僮數

晉書注卷十三

十七

晉書注卷十三

六

百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世說儉嗇篇曰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僅牧膏田水碓積實聚錢初學記十一引王隱不知紀之屬洛下無此積實聚錢晉書作聚斂積實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類聚四十七初學記十一王儉不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出外天下謂之膏肓疾

又十八徐廣晉紀曰計算金帛有如此不足以此獲譏於

時世說儉嗇篇曰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世

任誕篇曰裴成公婦王戎女戎長往裴許不通徑前

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注裴氏

家傳曰願娶戎長女御覽三百八久而未還女後歸室

十八引竹林七賢論數萬作一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室

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世說儉嗇篇從子將婚

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

人得種恆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

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

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

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

二諡曰元封演間見記六曰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

字記三曰王戎墓在殖業坊高四丈故老傳云隋大業

遷都之始人為酒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侯

王君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

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

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助工於用短陳道宣縵

縵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

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

下過顧謂後車客曰世說傷逝篇曰王濬沖為尚書令

顧謂後車客注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頰川灰爰之

嘗以問其伯父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問江左忽有此

論蓋好事耳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

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世說傷逝篇作嵇吾便為時之

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

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

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

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世說賞譽篇下曰

之風苗而不秀注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

不就年十九卒傷逝篇注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娶裴

適女綏既早亡戎過喪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

者聖賢羣輔錄下曰王綏字萬子戎子早亡裴康女瑤

案萬子為綏之字本傳誤以萬為有庶子與戎所不齒

名裴道富作盾盾與康未知孰誤五禮通考一百四十六日

以從弟陽平太守惜子為嗣有子立嗣似屬創見然繼

體祖宗事關重大子出微賤而猥以承祧是不敬其先

人也世有嫡妻無子即以婢妾之子為後甚而姦生庶

擊而概以主持七豎可乎聞王戎之

風可以識古人尊祖敬宗之義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世說賞譽篇上注名士傳曰夷甫

預晉書曰夷甫蚤知天形奇特明秀若神言語篇注虞

名以清虛通理稱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

良人既去目而送之日何物老嫗生宜晉宋書故

廢帝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如此宜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即為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得其解妄有增加翻為重複南史孟嘗上刪去如此二
字則得之矣後世詞人喜用孟嘗有平去二音而方以
智通雅以孟嘗為呼語詞謂今云能亨此蓋明季方音
證以今時語或云那杭或云能杭皆即孟嘗二字之音
轉字變耳胡鳴玉訂譌雜錄曰流俗以佳兒為孟嘗其
實非也容齋隨筆曰宋晉問人語助耳宋廢帝母王太
后曰我腹那得生孟嘗兒觀此豈得為佳兒劉真長議
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
如馨地甯可戰鬪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
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
人言語尚多用甯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然誤
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蓋得其義
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世說識鑒篇曰羊祜曰亂
羊祜與本傳作父父為平北將軍世說德義篇曰羊祜曰亂
山濤之言異父父為平北將軍別傳曰父字叔元時
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常有公
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常有公
事世說識鑒篇注引晉陽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行年十

晉書注卷十三

三

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世說識
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
角委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
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耶注晉陽秋曰夷甫
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
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
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
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
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天下莫敢言羊公之有德案
世說以此事屬之羊祜山濤祜名德貴重而行幼年無
二人與本傳專屬羊祜者異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楊駿
屈下之色眾咸異之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楊駿
欲以女妻焉行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
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
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行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

晉書注 卷四三

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
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櫻擲其面行初無
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
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
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
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
帳器物者行固與不復錄資財後為太子舍人書鈔六
隱晉書曰以名望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
超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
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
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讀書

晉書注卷十三

三

七日按文多一為字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下文云
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語自分明裴頠論關
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蓋以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
無對有言未嘗有無為之說也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
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
德不肖恃以兔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行甚重之
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行處之自若行既有盛
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
妙善立言唯談老莊為事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晉書
虛談或眾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
為時人物所宗類聚六十六郭子曰王夷甫雅尚元遠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世說容止篇作極捉白玉柄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世說容止篇作極捉白玉柄
容記曰六朝人清談必用麈尾蓋初以談元用之義理
相習成俗遂為名流雅器雖不談亦常執持耳

一七一

無石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
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
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
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越之討苟
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眾共推為元帥衍
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
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
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
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
欲求自免因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

晉書卷四十三

圭

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
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世說賞譽篇上注引八王故事
作謂長史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
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
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世說賞譽篇上注引八王故事排牆
作推牆元和郡縣志七日石勒兵追之及甯平城焚
越屍於此王夷甫亦遇害警記曰案水經渠水注引晉
陽秋言勒追東海王越縱騎圍射尸衍將死顧而言曰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勳力以匡天
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立
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

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時壁立千仞
世說賞譽篇下日王公曰太尉巖巖清時壁立千仞注
引顧愷之夷甫畫贊日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巖巖
秀峙壁立千仞案傳言愷之亦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
稱衍云云蓋本於王公之言也字眉子少慕簡曠世說賞譽篇下日謝幼輿日友人王
眉子清通簡曠注引晉諸公贊基上
有希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濟用為陳留太守世說
篇注晉諸公贊日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又
賞譽篇下注八王故事日玄為陳留太守或勒玄過江
投琅邪王玄日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
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聖賢羣輔錄下日王玄陳
留內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
赴祖逖為盜所害焉世說識鑒篇日王平子素不知眉
晉諸公贊日大行威罰為鳩人所害子日志大其量終當死鳩壁間注

晉書卷四十三

圭

澄字平子聖賢羣輔錄下日王生而警悟世說德行篇
日王澄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
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
澄曰昔夫人臨終世說箴規篇注永嘉流人名日澄以
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
爭得脫世說箴規篇作急捉衣裾踰窗而走衍有重名
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世說品藻篇注晉陽尤重澄
及王敦庚徵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
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
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

行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世說賞譽篇曰王夷甫
 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注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通達
 志氣不羣從兄戎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
 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
 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
 朝野失望及舊游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案別少歷
 傳云二兄不復措意與本傳作行不復有言微異
 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
 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
 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
 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
 鯁庾敬阮修皆為行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
 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極極娛世說

晉書卷四十三

毛

篇注鄧粲晉紀曰澄惠帝末行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
 放蕩不拘時謂之達世說簡傲篇注晉陽
 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青州秋曰惠帝時太尉王
 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
 史澄敦俱諱太尉解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
 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行因問以方略敦曰當
 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
 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戲
 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世說簡傲篇曰王平子出
 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
 取巢子涼衣拘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
 自若傍若無人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晉中興劉琨謂澄
 書作澄便脫衣著犢鼻上樹探鵲戲而弄之注引鄧粲
 日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世說簡傲篇及注引鄧粲

傳動俠當為勁俠之譎勞格校勘記曰胡三省通
 鑑音注曰其性輕易動又豪俠自喜未免迂曲 以此
 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
 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
 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
 國難御覽八百七十六王隱晉書曰王澄而飄風折其
 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
 黨嚴疑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
 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
 襄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
 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

晉書卷四十三

三

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
 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龍洲十七史商榷
 當作 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
 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
 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
 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
 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
 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
 江陵澄遷于屏陵尋奔沓中通鑑晉紀注曰沓中郭舒
 當在屏陵縣之東

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眾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弼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為其郡夷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會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為瓌報仇遂舉兵逐會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母丘邈討之為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敦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世說方正篇注引晉陽秋作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學

晉書注卷十三

三五

記二十二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王敦謀害王澄而澄眾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世說方正篇注引裴子作甚健皆軍乃騎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晉書校文三日常誤作嘗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弼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世說方正篇注引裴子作與力士因關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本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世說言語

篇曰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注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歷尚書郎右軍司馬又賞譽篇下注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遺上有父風案微與微未審孰誤次子四子亦互異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讀書記疑七日領軍校尉主其職特重郭舒何以遽得為之疑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史誤或為校尉之功曹主簿耳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合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書鈔七十三王為荆州西曹主簿為內史夏侯含目擊得直遂轉為侍中案王書內史乃刺史之誤自繫又譌為目擊羅尚傳

晉書注卷十三

三

有荆州刺史宗岱惠帝紀李特載記均作宋岱隋志易類有荆州刺史宋岱周易論一卷又宗岱明真論一卷作兖州刺史御覽五百九十五引語林宋岱為青州刺史著無鬼論甚精文心雕龍論說篇云宋岱郭象思於幾神之區疑宗岱當作宋岱惟荆州兖州青州三者互異以本傳下文劉弘牧荆州及王書云荆州西曹證之當以荆州喪母去職劉弘牧荆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書鈔三晉陽秋曰郭舒諫刺史王澄宜養撫澄以為亂自京文武訓練將才以備不虞不可輕侮也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書鈔七十三引鄧粲晉紀

作州民宗厥常以酒犯澄御覽二百六十三引作宗厥
 以酒色禮澄澄叱左右拌之白帖三十一亦引作宗厥
 案厥疑為舒厲色謂左右日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
 澄志日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招其鼻灸其眉頭舒
 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
 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日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
 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
 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日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
 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會厚會嘗召之
 不往會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會密遣兵襲
 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

晉書注卷十三

三

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
 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別駕宗
 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
 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
 守樂凱言於敦日百姓久買此地種茶自贍不宜奪之
 敦大怒日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
 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日公聽舒一言敦日平子以卿
 病狂故招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御覽二百三十八引
 日人中間言卿癡故灸卿眉晉中興書作敦大怒
 頭今疾復發耶勿復語也舒日古之狂也直周昌汲
 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

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
 人相遠敦日卿欲何言舒日繆坦可謂小人疑談視聽
 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日其可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眾咸壯之敦重
 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消陽人也水經清水注郭仲產襄陽
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其故居今置成因以為名御覽一
百八十餘畝曩昔井猶未積植道濟置遷其中即名為樂
宅案廣為消陽人故其宅在郡城之南惟荆州記云其
宅又在襄陽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案唐宰
未知誤否

晉書注卷十三

三

表十三下作散騎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
 常侍方應官互異語還謂方日向見廣神姿朗徹御覽七引晉書日
 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與卿門戶也方早卒
 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
 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
 日清夷冲曠加有理識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世說文學篇日客問樂令
 文句直以塵尾柄扇日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
 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且雅相欽
 挹歎日我所不如也世說賞譽篇上日王夷甫自嘆我
晉陽秋日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日
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案孫盛以為王衍裴楷

而本傳與世說分屬兩人蓋晉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人雅好清談故傳聞不免互異

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

書鈔六十六王隱晉書曰由是顯名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幸士中後

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字彥輔云云皆其選也

衛瓘朝之者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

之初學記十一王隱晉書曰與何日自昔諸賢既沒常

恐微言將絕世說賞譽篇上注晉陽秋曰昔而今乃復

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

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類聚二王隱晉書曰或人之水

人若披雲霧觀青天初學記二引作若開霧觀青天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書披作廓文選擬魏太子鄴中集

詩注御覽十五引王行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

覺己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

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

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

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世說文學篇

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己所以為讓標時人咸云若廣

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

人聞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

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

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

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

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

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世說文

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

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世說文學篇

歎曰此賢胷中世說文學篇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

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世說言語

晉書曰在朝廷用心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

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

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

樂為稱首焉世說言語篇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

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

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立著王武子孫子荆各言

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

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以嵯峨其水泠泠而揚波其人

磊砢而英多案世說所述夷甫之言與王戎傳載少與

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

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

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高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

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思王傳注荀綽冀州記日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
 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日嶠當及卿然髦小滅
 也廣性清高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日嶠自及卿然髦尤
 精出準數日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
 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又引傳暢云嶠
 似準而疏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二千石俊太
 傅採御覽四百九郭子日喬髦俱總角是時王澄胡母
 為成器案魏志注引作嶠當為喬之譌

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世說德行篇注王
 游子弟王澄謝鯁胡母輔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
 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
 通次者名廣聞而笑日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說
 之為達也德行篇作何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
 為乃爾也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趙
 進聖履於倫可謂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
 之清己中立乎

晉書注卷十三

三

文選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王先是河南官舍
 隱晉書有任誠保素莫見其際二語

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
 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願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
 之其怪亦絕御覽二百五十二王隱晉書日樂廣為河
 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嘗外戶自閉二子
 凱模等懼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代者乃相承入止
 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
 昌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魏志滿寵傳注世語日偉弟
 隸校尉世說言語篇注荀綽冀州記日滿奮字武秋商
 平人魏太尉龍之孫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
 刺史又晉諸公贊日奮體量清雅有曾祖龍之風綽
 嘗鈔三十三山公政事日太尉掾滿奮司徒掾何勛有
 才義宰士之雋魏志滿寵傳注于寶晉紀日苗願殺司
 隸校尉滿奮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日遷尚書令為

荀顛所害御覽三百七十八異苑日滿奮豐肥膚肉潰
 裂每至暑夏輒有汗流溢永嘉之亂為胡賊所燒肢若
 燭光又七百一語林日滿奮贏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
 雲母帳或云北窗琉璃屏風實密似疏有難色武帝笑
 之答日臣如吳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
 遣眾人代廣危懼孫珍說賈謐日前以太子罪惡有斯
 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
 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
 射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
 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元和姓
 宰相世系表十三下均作廣晉尚書令信陵纂十唐
 公案本傳與帝紀不言封信陵公表恐有誤成都王穎
 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父遊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譏

晉書注卷十三

三

誦之世說言語篇日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
 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父以問廣廣神色
 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譏於長沙父以問廣廣神色
 不變徐荅日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世說言語篇作神色
 宜以一女案世說言語篇作由是釋廣竟
 而易五男父猶以為疑然無復疑慮與本傳異

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案
 文云豈以五男易一女水經清水注亦有一女易五男
 之語則此作三子者誤也殆其餘二子不甚著名耳謨
 御覽二百五十二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
 引王隱晉書作模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
 事凱益州刺史

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日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局史清虛不嫌於尸祿

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 希方外登槐庭之顯... 已亂戎則取容於世... 稷及三方構亂六戎... 區焉佞彼兇渠以求... 情傲物對鏡難堪... 珪璋範德聲移宮羽... 之箕踞不已甚矣... 謂之高致輕薄是效... 情獨往自天其生者... 懷之客豈聞伯夷之...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 鼎談優務劣夷甫兩... 平子陵侮多於用拙... 樂令披雲高天澄澈

晉書注卷四十三

晉書注卷四十三

晉書注卷四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四

鄭表 子默 默子球

鄭表字林叔... 十一引起居注... 鄭表傳注引晉陽... 眾漢大司農父泰... 大司農張璠漢紀... 身目武關走東歸... 少孤早有識鑒... 晉紀曰表純和有識

晉書注卷四十四

公業為不亾矣... 淮時華歆為豫章... 如己子年十七... 掾名重當世表同... 禍勸覽遠之覽日... 論者稱焉魏武帝... 俱為臨淄侯文學... 表舉高陽許允扶... 大位有重名表遷... 班下屬城特見甄... 異為諸縣之最遷... 右丞轉濟陰

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

謂表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文選新亭

渚別范零陵詩注引王隱晉書匠字下有渾字且盧子

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表在廣平

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

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表與河南尹王肅備

法駕奉迎于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丘

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東表疾病不任

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表

表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

表共載曰計將何先表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

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

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

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

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表舉劉毅劉寔程咸庾

峻魏志三少帝紀曰甘露元年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

諸儒曰易之書其故何也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

各有乖異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三國志攷證二曰易

博士潘于俊講易用鄭注禮博士馬照亦宗鄭學惟書

博士庾峻從王肅義蓋庾峻係鄭表後立至公輔大位

所舉表黨司馬氏故峻亦宗王黜鄭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

晉書注卷四十四

二

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

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密陵侯表履行純正守道冲

粹書鈔五十二引晉起居注履行作體行守道作秉道

道作退有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初

履道十一御覽二百八引晉起居注此句上有明齋朕躬匡

注登作齊書鈔五十二引作登補表職之闕今以表為

司空御覽二百八引晉起居注此句上有明齋朕躬匡

其不逮二語又二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司空作

馬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表前後辭

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

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

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

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

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

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水經洛水注曰休水又西

之西南有司空密陵元侯鄭表廟碑文帝於東堂發哀

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

喪事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子位並

列卿鄭舒墓碣曰晉故大司農關中侯鄭舒夫人城陽

列卿鄭舒墓碣曰晉故大司農關中侯鄭舒夫人城陽

女中郎將鷹揚將軍并州刺史晉諸公贊曰詡字思淵

為衛尉卿魏志鄭渾傳注晉諸公贊曰詡弟質

晉書注卷四十四

三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御覽二百三十三王

隱晉書日刪省舊文除其浮穢著魏中經初學記十二引作中經簿隋經籍志序日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

中書令虞松謂日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

書鈔七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出為吳郡太守吳民飢死案吳郡為東郡之謬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書鈔三十九王隱晉書日出郡自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書鈔二十九引王隱晉書國下有郵民比

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褒書日周家祿

日誤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默乘南郊侍中已陪乘詔日使鄭常侍

謂默日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書鈔五十八引王隱晉書州里作州內相輩遂問政事對日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

晉書注卷四十四

四

是時高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

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魏志鄭渾傳注晉諸公贊日默遵守

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案本傳默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書鈔五十三引王隱謂默日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

竝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御覽五百四十五引干寶晉紀日有司依常使還攝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祿勳御覽二百二十九晉中興書日轉光祿勳寬沖博愛不以聲色矜人雖卒徒屬

養之人皆太康元年卒讀史舉正日案上文云聽大臣遇之以恩終喪自默始也本紀太康七年始制大臣終喪三年則時年六十八諡日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王隱晉書

晉書注卷四十四

五

預默日吾每讀傳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奔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沖博愛謙虛温謹不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

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魏志鄭渾傳注晉諸公贊少辟宰府入侍二

日默子球清直有理識

之難子球

宮成都王為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巨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為尚書

李脗

李脗字宣伯御覽四百十二引王隱晉書作李徹字宣伯案宋人避諱故改脗為徹遼東

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脗父信追求積年御覽四百十二引王隱晉書作為賊浮海出塞所迫逐不知所終其子追索歷年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

晉書注卷四十四

六

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逸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脗遂絕房室恆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脗既幼孤母又改行御覽四百十二引王隱晉書曰徹母更適牽招徹不識父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御覽四百十二引王隱晉書哀戚作哀感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御覽四百十二引王隱晉書是發名容貌質素積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沈遂言必有則書鈔六十九引王隱晉書質素作初仕郡上計掾州則簡素沈遂作深遂有則作有中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為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類聚

四十八王隱晉書曰脗為吏部郎精慎選舉號為廉平案書鈔三十七引作吏部尚書蓋脗後亦官尚書也賜爵關內一本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為大將軍從

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書鈔六十二引恭儉百

官憚之伐蜀之役為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為河

南尹封廣陸伯讀史舉正曰案本泰始初拜尚書進爵

為侯脗奏以為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

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

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

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

晉書注卷四十四

七

論所宜若有疾疾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書鈔三十七引晉諸公身率職不傾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定選例又六十引作遂刊定選制著為令又一條引作居職行其所見具上議也文選讓開府表注引王隱晉書作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案本傳不載為光祿大夫從略詔以脗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脗屢自表讓忝傅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上以司隸內而少傅有且夕輔導之務正百僚外督邦畿事任峻重脗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脗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類聚四十八引王隱晉書

作雖歷職內外而在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

公退食家室至貧儉

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

御覽二百八荀勗答

詔曰咸寧四年司徒何曾遷太宰詔問勗司徒處當得

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勗表三公具瞻之

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

尚書合李允忠亮高潔限處台輔案宋人避諱故又改

胤為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

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

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

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

之隋志有散騎常侍王讚集五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

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竝履忠清儉身沒家無

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

修固字萬基散騎郎

唐書宰相世系表十先胤卒固子

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

真長位至太僕卿

世說賞譽篇上曰馮慈與那喬俱司

諸公贊曰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案真長當為順

之字本傳以字行惟晉贊又作曼長必有一誤修黃

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子浮弟珽珽子志志子謙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

魏志

盧毓傳曰毓字子家父植有名於世毓封容城侯薨諡

成侯注續漢書曰植字子幹有子毓最幼唐宰相世

系表十三上曰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

書鈔五十九初學記十一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

均引虞預晉書曰少好學

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

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

襲父爵大利亭侯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曰盧毓傳毓封

侯高貴鄉公即位封一子高亭侯而晉書盧欽傳曰欽

父毓欽襲父爵大利亭侯以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

子浮嗣魏志作孫藩嗣晉書作子欽襲魏志作容城侯

也欽所襲者即魏志所謂封一子高亭侯是也晉書蓋

誤併二侯為一案錢氏所疑甚是惟高亭與大利亭必

有一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

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

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

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輅卧車各一乘

書鈔一百三十九虞預晉書曰盧欽為江北都督諸軍

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輅卧車各一乘案傳作河北

虞書作江北以傳上文淮北都督證之則此句當

作江北時尚在平吳之前故又加平南將軍也第二

驛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

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

尉領吏部

魏志盧毓傳注世語曰欽以清貧特賜絹百

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

書鈔五十九初學記十一文

百十四引虞預晉書曰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

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

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

晉書欽注卷四十四 九

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日元又以欽忠清高絜不營產業魏志盧毓傳注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擗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貨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盧欽公羊序類聚二十二引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云云案當是篇之一子浮嗣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三上曰班三子浮皓志案表以浮皓志均為班隸子誤也

晉書注卷四十四

十一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類聚四十九晉諸公贊曰浮高朗經傳有美於華起家為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為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書鈔六十七晉起居注曰盧浮修行明經以國子博士遷祭酒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魏志盧毓傳注晉諸公贊曰珽及子皓志並至珽字志魏志盧毓傳注晉諸公贊曰珽及子皓志並至相世系表十三上曰班字子笏晉侍中尚書廣燕穆子案本傳但言珽為衛尉卿不言為尚書元和姓纂三又云珽晉侍中傳均漏略皓為志之兄可補史闕唐表作班為珽之誤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

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眾不召自至埽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驥為倫所敗士眾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陵轍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

晉書注卷四十四

十二

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閒王顥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遙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父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父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父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

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猖擾荆楚今公埽清羣難南土以靈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父死穎表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眾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眾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緝隋志故事類盧緝晉八王作十二卷晉四王起事四卷舊唐志誤作殿中武賁千四王起居水經濟水注九引誤作盧林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訖拋杯而去於是志

晉書注卷四十四

十三

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書一百四十晉四王起事曰盧志奏云御雲母車輿案此惠帝還洛時事故傳聞異詞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一作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杖甚盛志喜於復振啟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啟以滿奮為司隸校尉讀史舉正曰按帝幸鄴後上官已等守洛陽縱暴河南尹周徽與司隸滿奮謀除之奔散者謀泄奮被害事見魏傳安得還洛時尚在乎

綈袍一領書鈔一百二十九引晉四王起事一領作一襲初河間王暉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

晉書注卷四十四

十三

顯啟帝復穎還鄴以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顯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穎于武關奔南陽復為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為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誥等俱遇害于平陽長子謐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上曰志三子謐誥誥元和姓纂三謐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魏志盧毓傳注晉諸公贊曰志子謐字子諒溫瞻表稱謐清出有文思又謐別傳曰選謐善著文章文選覽古詩注徐廣晉紀曰謐有才理尚武帝女榮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讀史

舉正日華恒傳又云尙武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
帝女榮陽公主必有一誤文選答盧謏詩注王隱晉書日現與
沒隨志北依劉琨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與
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謏為參軍琨收散卒引
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謏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
者悉為劉聰所害文選答盧謏詩注引何法盛琨為司
空以謏為主簿文選答盧謏詩注王隱晉書琨為司
琨妻即謏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值建興末隨琨
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謏為別駕文選答盧謏詩
段匹磾領幽州牧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
謀求為匹磾別駕文選答盧謏詩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
段末波在遼西謏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

晉書注卷四十四

十四

謏因其使抗表理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謏
為散騎中書侍郎御覽二百二十四晉起居注日大興
謏為散騎侍而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文選答盧謏詩
日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弟遼代
魏志盧儼傳注引謏別傳南渡作南赴
立謏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
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
氏謏隨閔軍于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
也謏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
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
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恆以為辱劉羣傳日時勒及季
龍得公卿人士多殺

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惟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瑛榮
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謏等十餘人而已
謏每謂諸子曰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上日謏五子助疑
祖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隋志
雜制注六卷初學記御覽均引祭法注莊子及文集隋志
十卷注云梁有錄一卷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
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謏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
為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石季龍載記上日遼左
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魏書崔玄伯傳日祖悅仕
石虎官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悅與謏並以博藝著名
謏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謏傳
子偃偃傳子德德傳子安陽侯莫謏孝侯子述嗣注引晉
諸公贊述弟隨林孫璋不知悅為何人子孫惟林字德

晉書注卷四十四

十五

儒悅不應字道 其綽憲暢並別有傳
儒恐有一誤 子虞 虞子恆 虞弟嶠

華表字偉容晉書五十六引王隱平原高唐人也父歆
魏志華歆傳日歆字子魚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表年二
十拜散騎黃門郎魏志華歆傳注御覽二百二十四華
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
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
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
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後
漢書七十一注引華嶠傳序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
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御
三百八十七王隱晉書日侍中石苞朝出表問表懼禍
國家何如苞日武帝更生也表問汗出沾背

作類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

陽伯案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奏永宣宮有博平侯

時為侍中既已封侯乃本傳於遷尚書之後云封觀陽

伯疑有舛誤然司馬瓌初封亭侯改鄉侯又封固始子

侯亦為鄉侯亭侯注引魏書脫一字耳坐供給喪事

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御覽

二十八載榮緒晉書曰咸熙五年詔曰華表清賢履數

道內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為太常卿數

歲以老病乞骸骨書鈔五十六王隱晉書曰詔曰表清

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

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案魏志華歆傳

作稱疾致仕拜光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

晉書五十六引王隱晉書作秩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

盾司隸王宏等竝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

而親疏也魏志華歆傳注華嶠語曰性清澹常慮天

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疏晉書

校文三曰宏字正宗太康中代劉毅為司隸見良吏傳

華嶠語則作王密及密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

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庾岑嶠鑿澹簡書鈔五十

書華簡傳曰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以遷中書郎魏志

華歆傳注引華嶠語曰表有三子案三為六之謫周

家祿校勘記曰下當補庾字長駿弘敏有才義魏志華歆傳注晉諸妻父盧毓

典選難舉姻親故庾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

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為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

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

疾篤輒還仍遣喪舊例葬訖復任庾固辭廷旨初表有

賜客在鬲使庾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

以貨賂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

與庾而毅亦盧氏婿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庾

女庾不許為恨因密啟帝以袁毅貨賂者多不可盡罪

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庾當之又緣庾有違忤之咎

遂于喪服中免庾官削爵士大鴻臚何遵奏庾免為庶

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庾所坐除

名削爵一時之制庾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

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

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

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

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庾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

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

羣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

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

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庾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

孫勞格校勘記曰下文云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講誦

案自成宣元年至太康初祇五年非十年也

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豬闌於宅側帝嘗出視之間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廩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書鈔五十七傳暢晉贊為中書監時戎事多不泄廩啟世祖召受子蒼筆草詔傳祇為監病風年老復使息暢書啟事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自此議始也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書鈔六十五引王隱晉書得上有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甚字

晉書注卷四十四

六

府儀同三司案魏志華敬傳注引晉諸公贊時河南尹作追贈光祿大夫開府與傳異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元三子混蒼恆魏志華敬傳注引晉諸公贊世語均作昆案混恐為昆之譌元和姓纂九作廩生垣垣亦為恆之譌混字敬倫周家祿校勘記日子嗣父爵清貞簡正華敬傳注晉諸公贊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周家祿校勘記日子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穎父子竝遇害恆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魏志華敬傳注世語曰尚恆字敬則以通理稱尚

晉書注卷四十四

九

武帝女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恆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恆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恆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恆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羣一作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恆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即召恆補光祿勳恆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儒林傳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恆議漢獻帝居許即便彝作杜夷郊崇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恆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恆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一作預祭如不祭況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恆為廷尉頃之加特進太監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恆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恆更以討王敦功封苑

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恆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
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恆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
行為恆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恆輒恭
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恆讓盡心救衛故
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
之禮無所依據恆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
廷軌則事竝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
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
曰敬恆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
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

晉書卷四十四

三

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合間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
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
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讀史舉正曰案安平國也不當有太守辭親
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
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
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
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
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
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

字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
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
元康初封宜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
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
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
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書鈔五十八
十四華嶠集日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為職
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
十人參朝請與中書共參著作事嶠表謝云非臣典
為散騎常侍兼與中書共參著作事嶠表謝云非臣典
筆中辭所能陳謝又二百三十二華嶠集詔曰尚書嶠
體素宏簡文雅該通經覽古今博聞多識屬書實錄有
良史之志故轉為祕書監其加散騎常侍使中書散騎
著作及治禮考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

晉書卷四十四

三

領之嶠表伏見詔書以臣為祕書監加位常伯昔劉向
父子世典史籍馬融通博三人入東觀非臣庸淺所敢投
跡案兩引詔書及表文詞俱不入嶠以漢紀煩穢慨然
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
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
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
錄凡九十七卷隋志曰漢後書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
殘缺唐志作三十一卷書鈔九十七卷引
華嶠集序作後漢書百卷高似孫史略曰華嶠後漢書
九十七篇唐得三十一篇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案史
通云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十嶠
七篇此云三譜序傳目錄似各為一卷與史通異嶠
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
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史通書志篇曰
華嶠日典魏收

上後魏書十志啟曰叔駿編後劉統嗣得前撰季漢十志實範還固表蓋關焉案嶠已改志為典而魏收猶稱爲志者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以典亦志體也

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通

敘例篇曰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

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內篇曰班固華嶠子長之流又曰劍傳紀者五

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外篇曰嶠刪東觀記爲漢後書魏志華歆傳注晉諸公贊曰撰後漢書世稱爲良史書

鈔九十九華嶠集序曰張華等稱其有良史之後太尉才足以繼述遷固乃藏之祕府與三史並流

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

隋志華嶠集八卷注云梁二卷唐志

亦二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雩祭明堂辟雍

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之禮置長秋

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嶠性嗜酒率

常沈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

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御覽二百三十

四引王隱晉書作繆徽案繆徽見賈謐傳此作微誤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

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

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五亦作三十

十八日史通云晉室東徙十惟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

一存然則作三十餘卷者是也嶠有子頤徹暢頤嗣

官至長樂內史讀史舉正曰案本書地理志無長樂郡

國而本紀太康五年二月立南宮王子

玷爲長樂王則是晉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初有此國其後省耳暢有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亂避難荆州爲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案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奏永宣宮有御史中丞臣鈐以本傳下文應官攷之當卽石鑿三國志攷證謂鈐爲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

鑿之誤是也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書鈔六十二繆世應石鑿碑云君爲治書侍御史鷹時虎

視而庶僚風靡又云君爲治書侍御史朝廷以公雅節不羣直方其道頻居爪牙之任

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并州刺史假節護

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讀史舉正曰案堂陽

安平晉地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

理志無

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

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

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

敗法古今所疾鑿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

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閒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

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

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

之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尉書鈔六十一賊榮緒晉書

敢斷無疑爲稱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

再爲司隸校尉讀史舉正曰案本紀自平吳後至太康末李胤山濤魏

舒王渾相繼爲司徒不見有鑿紀又云以右光祿大夫

石鑿為司空然則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

鑿無領河社事

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

為常太康末拜司空武帝紀在大領太子太傅武帝崩

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

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

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

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

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

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

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子陋字處賤襲

封歷屯騎校尉讀史舉正曰案本紀元康四年正月書

勳石定二墓碣證之則鑿固封公也傳誤石勳墓碣曰

晉故尚書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城陽侯樂陵厥次都

鄉清明里石勳字處約少受賜官大元公第二子也

明識清遠有倫理刑斷少受賜官大元公第二子也

南陽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三公侍郎情斷大獄卅餘

條于時內外莫不歸當遷南陽王友廷尉正中書侍郎

時正直內省值楊駿作逆詔引勳式乾殿在李正色使

誅伐不撓勳拜大將軍泰王長史計勳勳功進爵城

陽鄉侯入補尚書大將軍中書侍郎疾去職遷獎陽太守御史

中丞國清定大中正侍中勳屢奉告疾出為大司農趙

廷尉卿除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軍事屢與於是罷武正拜

表以疾權駐鄉里永嘉元年逆賊汲桑破鄴都之後遂

肆其凶暴東北其年九月五日奄見攻圍鄴親率邑族

臨危守節義舊不回眾寡不敵七日城陷年六月十二

天子嗟悼遣使者孔伋弔護喪二年七月十九日附

葬於皇考墓側神道之右太子定少子邁致命所在庶

晉書注卷四十四

五

子恭嗣范壽年卅一歲卒於家晉書石勳終秀才不行小字邁字庶公年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世說品藻篇注

晉書注卷四十四

五

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在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

晉書注卷四十四

三六一

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有三子祇允裕祇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顛議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鑿

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宜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晉書注卷四十四

三七一

晉書注卷四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子職 程衛 周家祿校勘 記曰依傳暇下宜補總字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父階丞相

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

曰亮直清方見有 王公貴人 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

不善必詳論之 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

陽平御覽二百六十四亦作僑居陽平太守杜恕逼迫 舉毅為功曹案魏志恕本傳不言為平陽太守蓋承承

晉書斟注卷四十五

脫沙汰郡吏百餘人世說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作三

有月餘二字 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

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

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御覽二百六十五引王隱晉

書作彈河南尹事司隸徐不 日攫獸之犬隄鼠踏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

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

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郡

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弟著

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驥驥於吳坂秦穆拔

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

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

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願望將加重辟毅懼應

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

國子祭酒書鈔六十七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太始二年

駙常侍國 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

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

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

印綬者甚眾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為司隸校尉奏

犯狼籍司部守令事相連及望風投印綬者甚眾貴戚

斂手御覽四百二十八王隱晉書曰劉毅為司隸校尉

言議切直無所回 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

晉書斟注卷四十五

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書鈔

三十引干寶晉 紀作停門外 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嘗

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

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文選晉紀總

晉紀古人 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

作古賢 記九引臧榮緒晉書混 一作一同共已作不亦 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

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

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

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

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

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哉曰臣聞猛獸在田疇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螫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虀至周幽王禍孽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

晉書卷四十五

三

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戡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五行志中作當誅而不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晉書校文三曰以羣書治要中所載毅疏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

書鈔七十三御覽二百六十一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五引劉毅論興替作治亂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御覽二百六十五權勢作愛憎決於心通典十四作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通典十四引此句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能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精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

晉書卷四十五

四

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通典十四將議誤作議

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通典十四作一人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

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通典十四作雖仲尼之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

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

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

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通典十四駁違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

闔雜之變難與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通典十四將體作制

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

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通典十四成作術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

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通典十四凡負戴不品作九品

晉書注卷四十五 五

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

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

故怨訟者眾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

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通典十四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

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

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

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

殊方通典十四取給作給事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通典十四作將定品納毀

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

紀行之譽通典十四譽作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通典十四逐作趨位以求成不由行立

晉書注卷四十五 六

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案以上四節損政下均

脫去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

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

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

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

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

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

不狀才能之所宜案通典十四品上有九字本傳誤脫而以九等為例以

晉書注卷四十五

七

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

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

况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

為虛譽通鑑晉紀注曰白素也釋素餐者以為空餐白論猶空言也則品不料能百

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

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

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眾人

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

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案解

通典十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

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

雖職名中正一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

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

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

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

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

從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

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

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

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

晉書注卷四十五

八

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

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

省之書鈔三十七引干寶晉紀作會齋而疾毅便奏加

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

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

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

賜錢百萬御覽二百四十三引于隱後司徒舉毅為青

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

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

也可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

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
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
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
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少若以前聽致
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
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向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
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
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隸直法不撓
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
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

晉書注卷四十五

九

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鞞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
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
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
去事實此為几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
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
勳石鑿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
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
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
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
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

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
令義士宗其風景州問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
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
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
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
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
不列啟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
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
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
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

晉書注卷四十五

十

三司通典一百四十四作贈右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
海王宮勞格校勘記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
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諡者
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竝立而有號無諡於
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諡法主於行而不繼爵
通典一百四十四作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
四繼作繫之諡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
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通典一百四十四作
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
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

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
使八坐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瞰總

瞰字長升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誤作劉瞰字長升正直有父風書鈔六十

贊日遵其家業用心屬正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

禮瞰與諸博士坐議迨旨武帝大怒收瞰等付廷尉會
赦得出免一官初瞰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

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瞰慨然日使先人在不令統得
無患後為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

辭連瞰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
與瞰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瞰乃奏渾日謹按司

晉書注卷四十五

十一

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

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扞扞詔
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那吉不

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
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

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士諸聞瞰此奏者
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尙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

火瞰正色詰之彰怒日我能截君角也瞰勃然謂彰日
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

奏之彰伏不敢言眾人解釋乃止書鈔三十七晉諸公贊日尙書郭彰阿瞰

不敢絕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
法官而索截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

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

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

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

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

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賦射我利誰能射君角

晉書注卷四十五

十三

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

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温畿李匪等長沙王又討齊王罔
瞰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坐免頃之復為司

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瞰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鳩
羊皇后瞰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

后無罪語在后傳暉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
收瞰瞰東奔高密王略晉書校文三日略字子簡惠帝

為以字行之證余謂實略之誤非以字行也此會劉根
傳獨作略與宗室傳合可證各處作簡之譌

作逆略以瞰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瞰戰失利還
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

后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暉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棧為越所信而輕暉暉每欲繩之棧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棧告越云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暉右長史傅宣明暉不然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暉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還尚書僕射越憚暉久居監司又為眾情所歸乃以為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

晉書注卷十五

十三

又詔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暉為司隸加侍中暉五為司隸讀史舉正曰案本傳止四為司隸耳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暉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時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使暉于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暉至東阿為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暉有二子佑白佑為太傅屬白太

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暉第晉書校文三日當作上軍將軍何倫東海王越傳可證為劫取財物殺白而去

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泣著績卒于官

晉書注卷十五

十四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魏志和洽傳曰字陽士封西陵鄉侯轉大常璫論父迥魏吏部尚書魏志和洽傳曰簡侯案魏志不言為尚書令迥魏吏部尚書洽傳曰子禽嗣禽弟迥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洽傳曰諸公贊曰和嶠迥之子也案迥為迥之誤三少帝紀曰侍中和迥作詩稽留世說方正篇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魏志和洽傳注御覽四百七十一晉諸公贊曰少知名以雅重稱世說賞譽篇上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

頭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案頭當作數數本傳言參大傳軍事後為太傅
 主簿不言為從事中郎世說品藻篇曰人問丞相周侯
 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峨諸史拾遺曰案庚徵傳即此
 一事而傳聞互異和嶠卒於元康二年其時東海王越
 未為太傅徵名位尚微此語自當屬之温嶠接葛堂筆
 記曰越為太傅在永興元年前上去元康二年相懸一紀
 況其齒位亦復殊邈和嶠豈待徵語為重哉徵傳自不
 誤嶠傳乃又采世說語妄入之譬記曰案庚徵傳于嵩
 所器者乃温太真非和長輿也因二嶠名同遂誤屬於
 和前後並載世說亦誤案王觀雖礫何多節目施之大
 國學林嘗訂其誤已發其端

廩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為給事黃門
 侍郎遷中書令通典二十一山公啟事曰黃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吏部郎案本傳不言為吏
 部郎蓋山公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
 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世說

晉書卷四十五

五

方正篇曰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詭諛
 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後得去文選王憲集序注引臧榮緒晉書作舊監令
 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為監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
 之世說方正篇注引曹嘉之乃使監令異車世說方正
 晉紀作嶠意強抗專車而坐篇作監令
 各給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
 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頴張華相善周家祿校勘嶠
 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世說方正
 寶晉紀此句下有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世說
 美於信受一語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世說
 篇注于寶晉紀曰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
 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
 之隆云云又懷齊王朋黨之論不入也帝默然不答後
 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不入也帝默然不答後
 與荀頴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

之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粗及世事既奉詔而
 還頴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
 耳魏志荀勗傳注于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頴和嶠
 聖質如初孫盛曰遺荀勗其餘語則同裴松之案和嶠
 為侍中荀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
 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
 案荀勗傳云遺勗與和嶠往觀之助盛稱太子之德而
 嶠云太子如初更進茂嶠答以爲太子如故不見更勝
 盛稱太子之德更進茂嶠答以爲太子如故不見更勝
 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似此事為勗嶠二人同往無疑
 乃此傳云嶠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二人同往無疑
 歧誤滋甚竊疑此事實為勗非嶠故荀勗傳絕無一字
 涉及此事本傳與干紀或多一嶠字或誤勗為嶠皆不
 及助傳貴嶠賤勗一語為翔實也至裴氏謂荀勗亡沒
 久矣此言良是蓋嶠勗於泰始十年此事則在太康間
 更可斷為非嶠惟荀勗傳武帝受禪後拜中書監加侍
 中嶠傳亦云嶠為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荀勗為監

晉書卷四十五

六

同乘高抗是勗之名位尚在嶠上焉得云勗位亞台司
 不與嶠同班耶荀愷一說尤為無據世說方正篇注引
 干寶晉紀作荀愷又引晉陽秋作荀勗劉孝標謂荀頴
 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亦以爲是勗非
 頴然但論其人品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恆懷慨歎知不
 未及及其時代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恆懷慨歎知不
 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
 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
 妃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
 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讀史舉正曰時為太子太傅者
 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讀史舉正曰時為太子太傅者
 云和嶠為少保魏志和洽傳注御覽四百七十一引晉
 諸公贊亦作愷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
 世說方正篇注引晉諸公贊作太子少保均與傳異光祿大夫
 覽二百四十四又引作太子少保均與傳異光祿大夫
 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

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案上文云元康二年卒永平紀元在元康之前不應先策謚而後卒也此有誤文嶠家產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魏志和洽傳注御覽四百七十一引晉諸篇注引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全儉將有犯義之名品藻篇注引虞預晉書御覽四百七十一引晉諸公贊均云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羣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魏志和洽傳注晉諸公贊曰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郁以公位尚書令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

晉書注卷四十五

七

奔于苟晞疾卒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魏志胡質傳注虞預晉書日周字伯南位至光祿大夫御覽四百四十二引虞書誤作同元和姓纂六曰武彪裔孫周魏南昌侯秦周所歷官似以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虞書為是季夏竝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魏志胡質傳注虞預晉書曰陔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量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世說賞譽篇上注引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虞書韶誤作散其二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魏志胡質傳注

虞預晉書曰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為口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謂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及晉並為國不得有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案魏志三引魏書有屯騎校尉關內侯臣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嘗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羣泰略無優劣世說品藻篇曰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隸簡至立功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立事過之

晉書注卷四十五

六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魏志胡質傳注虞預晉書曰陔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泰與傳作左光祿小異書鈔五十六引晉諸公贊亦作右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光祿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卒于位魏志胡質傳注虞預晉書曰陔以在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書鈔五十六引晉諸公贊曰公以身率職朝諡曰定子輔嗣案唐書宰相世系長十四上論歸之陔曰定子輔嗣輔作越越生威遠將軍嗣薛侯輔表增越一世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而輔又為輔之誤魏志胡質傳注虞預晉書曰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啟事稱輔難留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于陔為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

荀愷年少于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為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魏志胡質傳注虞預晉書曰茂至侍中尚書類下傷焉川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殺眾咸冤痛之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

任愷字元衰樂安博昌人也元和姓纂五日樂安博昌任愷之後晉尚書任愷父吳魏太常二史及異十五世說任愷傳父吳魏太常吳字形相愷少有識量公贊曰愷有雅識似疑即其人也

晉書注卷四十五

九

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為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冲王祥何曾荀頊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論旨於諸公諒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為後承閒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

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頤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閒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勳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閒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為人通敏有智局舉為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竝忠公士也知愷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

晉書注卷四十五

十

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
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饈愷乃踰之
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
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為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
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御覽
六百三十一晉諸公議序曰魏舒雖有字量眾望未能
悉歸侍中任愷為世祖所委任泰始中啟舒散騎常侍
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
以引量寬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
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
六十一諡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
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充
州刺史大鴻臚

晉書卷四十五

三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後漢書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
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召拜議郎
出為五原太守以病徵拜遼東太守母卒服竟召拜尚書免歸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
射案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有尚書崔贊夏以
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魏志夏侯玄傳注荀綽冀
州記曰洪清恪有匪躬之
志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
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引農太守愛少子

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瘠
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
薦恢高行邁俗倅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
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
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
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鴛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舉
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郗詵代己為左丞廿二
異二十一曰按郗詵傳洪薦詵為左丞累遷雍州詵後糾
州刺史據此傳似先為刺史而後為左丞矣
洪初學記十一引王隱晉書作推奏
洪吏部尚書崔洪請詵任對對曰洪謂人曰我舉郗
丞而遣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
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
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見舉書鈔
心引于寶晉紀為國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
作為相見舉作受舉初學記十一引王隱晉書作何
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故其言乃至於此也洪聞而悅
服之書鈔六十引于寶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
晉紀亦作洪問悅服
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
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
為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為大
司農卒于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晉書卷四十五

三

郭奕

郭奕字大業魏志郭淮傳注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陽城太守配弟鎮字季南陽者僕射鎮

子奕字泰業案太古作大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世說賞譽篇上注晉諸公贊曰

亦有才望世說賞譽篇上注晉諸公贊曰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為野王令羊祜常

過之野王令羊祜至界造人妻之郭便自往奕歎曰羊叔

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

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世說賞譽篇上注晉諸公贊曰

百里遂以出竟免官復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

日羊叔子何必減顏子咸熙末為文帝相國主簿時

鍾會反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為文帝掾

奕啟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

以奕及鄭默竝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

男御覽五百六十二咸寧初遷雍州刺史御覽二百二

事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

在兵間少不盡下情慮朝廷足以肅正左右案本傳不

言為侍中蓋山濤薦而末用也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

上文高簡有雅量即用啟事語

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

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

不問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

別駕舍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書

初學記十一王隱晉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

日向書郭奕咸故將也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

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初學記十一王隱晉

書曰累辭疾病不起復不上朝御覽八百六十三太康

起居注日向書郭奕有疾日賜酒米各五升猪羊肉各

斤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諡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

諡與景皇同不可請諡曰穆詔曰諡所以旌德表行按

諡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

諡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

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

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

節循省風俗案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有中壘將軍

騎常侍荀廙廙為荀彧之孫或傳作昌武亭侯臣廙夏侯立傳注引世語有散

及還奏事稱旨轉

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

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

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

縱書鈔六十二引魏書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

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

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古歷

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立嗣官至立菟太守

卒子施嗣東莞太守蔡豹傳

施作旌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

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華陽國志十一曰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漢司

空汜鄉侯武弟穎川太守顯後也父包字休揚察舉秀孝皆不行除瑯琊王中尉不就攀兄弟五人皆知名攀

皇甫晏稱攀王佐才也以為主簿上計吏州辟從事刺史晏為牙門張弘等所害攀採喪徑詣洛陽釋事得清

案傳言詣梁州拜表華陽志言徑詣洛陽釋事得清王潛為益州辟為別駕潛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

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潛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華陽國志八曰咸寧三年冬十

月遣攀使詣洛陽表可征伐狀因

晉書卷四十五

五

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荆州刺史宗廷論進取計又十一日既至洛拜表獻策因至荆州與刺史宗廷論

宗未許乃見羊祜累日共畫用攀善于將命帝善之詔兵之要羊祜大悅遂表請伐吳

攀參潛軍事及孫皓降於潛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潛攀勸潛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一作將華陽國志十一

年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警戒朝議征却須六年攀上疏策皓必不敢出宜因今戒

嚴掩取甚易中書令張華命宿下舍設諸難攀皆通之諸史攷異三日按王渾傳惟言渾甚愧恨有不平之色

頻奏潛罪狀時人譏之王渾傳亦不言送皓與渾此傳失之晉書校文三日吳志孫皓傳潛最先到受皓之降

司馬仙以皓致印綬於己遣使送皓西遷據此則皓降洛後即由仙衛致京都潛未嘗轉送于渾觀潛前後所

上章亦不一及送皓以攀為潛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於渾事傳所云顯誤

榮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華陽國志十一曰上論時務五篇案華陽志言

上論時務在除榮陽令之前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傳在轉榮陽令之下恐誤

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華陽國志十

城門下關者法據大辟攀駁之曰上關執信之主遷宣下關儲備之物設有開上關何以加刑遂減死

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為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

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華陽國志十一曰太傅楊駿謀逆請眾官攀與侍中

策戒嚴誅駿駿外已忽忽攀與祇踰牆得出侍天子天

子以為翊軍校尉領熊渠兵一戰斬駿社稷用安封西

城公邑萬戶又賞絹萬匹攀固辭受五千匹又卷二曰

軍與越騎互異本傳又載遷翊軍校尉於弟逢平鄉侯

晉書卷四十五

五

兄子達關中侯華陽國志十一作攀固讓所封戶及絹

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己遷翊軍校尉

頃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揚州刺史華陽國志十一曰

轉東羌校尉西虜寇邊遣長史楊威討之違攀指授失

利徵還領越騎校尉武庫災百官皆救火攀獨以兵衛

尉復領河南尹後乃出為揚州刺史傳既失載所歷諸

官又直曰徵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

將軍固讓不就華陽國志十一曰征虜將軍石崇表東

三州都自表以被疾錯忘不堪銓量人物讓都職於任

照費緝不聽遷兗州刺史錫寶劍赤舄固辭不之官

太常成粲左將軍卜粹勸攀泄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

稱疾不起華陽國志十一曰時帝室政衰多書忠直又

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
 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華陽國志十一
 七天子愍悼追贈司農印綬諡曰桓公遺令勅世子務
 行恭儉引荀公曾諸葛德林為模範案攀非中州右族
 故史於贈官及諡均攀居心平允洩官整肅愛樂人物
 失載之年歲亦互異

敦儒貴才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閬父
 健為費立華陽國志十一費立字建熙雋為南安人
 也學義冲遠元靜沈嘿察孝廉王國中尉出
 為成都令莅之垂績以性公亮入為州大中正除巴西
 太守不就轉梁益三州都督兼尚書大駕西幸長安
 與大臣居守在洛加員外散騎常侍皆西州名士竝被
 封關內侯永嘉六年與子并沒於胡

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
 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子璋

晉書附注卷四十五

毛

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
 不堪況乎志士仁人盜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
 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
 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
 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
 卻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
 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譽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
 楊元褒請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廈崔門不謁聲飛朝野

侯史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冤濫多迴

晉書附注卷四十五

晉書附注卷四十五

天

晉書斟注卷四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毅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毅魯劉最為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書鈔六十七引滅榮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

晉書斟注卷四十六

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書鈔六十七滅榮緒晉書日

穀蜀民賴之太祖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

以頌專輒除名書鈔六十引王隱晉

冤訟書作定科律理詞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

與散騎郎白襄巡撫荆揚白襄又為左丞見山濤傳以奉使稱旨轉

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書鈔五十三晉武帝詔云黃門

議郎守廷尉又六十引王隱晉書作轉廷尉正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

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

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

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文選晉紀總論注千寶晉

紀日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郡界多公主水碓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主一作王御覽七百六十二王隱遇塞流水轉為浸害晉書日有公主水碓三十餘區所在過塞輒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勦力計功受分百姓

晉書斟注卷四十六

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

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

舊又孫氏爲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眾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

晉書注卷四十六

三

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閒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闔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眾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

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積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閒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立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

晉書注卷四十六

四

以爲政矯世眾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願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

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遠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竝

晉書注卷十六

五

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宣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固閉

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聖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眾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

晉書注卷十六

六

也是以閭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周家祿校勘記曰籍當作藉然按尚書序疏及詩疏書籍籍田皆取義於假則知籍藉古字通用故藉藉爲籍籍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積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眾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

基既厚藩屏疆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閒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

善書注卷十六

七

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于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眾望

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

善書注卷十六

八

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眾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眾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

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周家祿校勘不重則記曰御誤衛無以威眾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一作思懼

晉書注卷四十六

九

肩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典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

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人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問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詰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

晉書注卷四十六

十

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周家祿校勘記曰然教積小在句有脫誤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味適情之樂者捐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絜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

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問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安人臣不慮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

晉書注卷四十六

十一

也今人主能恆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眾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宜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間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

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

晉書注卷四十六

十二

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土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

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關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

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眾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

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眾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一作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繁

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因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

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宦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竝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周家祿校勘記曰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宦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一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

晉書注卷十六

五

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

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沈萊苟善則役不可息案傳祇傳祇乃造無水患頌云沈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萊即謂此堰也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與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與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勳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為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

晉書注卷十六

六

役務為恆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掃滅疆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

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衰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尙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尙書建九班之制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晉書曰轉吏部尙書爲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

晉書注卷十六

七

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尙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日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前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

通鑑晉紀考異日三十國春秋云倫黨大怒謀害頌頌懼自殺案以下文證日貞證之頌之死必是自殺當時諱言之故云病卒三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證日貞中書侍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馮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謚督攝眾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讀史舉正日案此則馮襲封當在本書地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

晉書注卷十六

六

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寯所止故得不効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日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日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尙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會江夏鍾武人也魏志李通傳注日秉子重字茂會案李通爲重會祖魏志通傳云江夏平春人此傳作江夏鍾武人也地理志有平春無鍾武蓋大康三年以後始改鍾武也世說品藻篇注引晉諸公贊亦作鍾武茂會書鈔五父景秦州十七引王隱晉書誤作茂魯江漢鍾武人

刺史都亭定侯魏志李通傳曰通字文達封都亭侯子
字立胃有雋才為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
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
俱免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慎勤修此三者何
患不待坐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救正當爾
先或對曰情固為本夫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
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
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是易稱括囊無咎
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
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
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
乎每與之言言及立遠而未會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
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
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
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世說樓逸篇注文字志曰廢
祖康秦州刺史賢媛篇注引永嘉流人名亦云康字曰廢
胃案唐人避丙字諱改作景乘與丙為嫌名故亦避之

晉書注卷十六

十九

世說注引文字志永嘉流人名作康則康與秉形重少
近而諱也御覽四百三十引王隱晉書亦諱作康重少
好學魏志李通傳注曰少知名世說品藻有文辭早孤
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魏志李通傳注曰諸公贊曰重
中並典郡知弱冠為本國中正遂讓不行後為始平王
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
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
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案刑當從通故朝野之論
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
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
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

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
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
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
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
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顛顛欣覩太平
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
吏蕃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
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
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
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

晉書注卷十六

二十

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
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
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
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
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
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
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
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
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
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

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上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一作不曲爲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

晉書注卷四十六

三

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尙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尙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眾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眾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贖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竄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鑿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辭等文多

不載再遷中書郎晉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尙書吏部郎務抑華競

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魏志王傳注書鈔五十八王隱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啟言可以

曹嘉爲員外散騎常侍詳曹志傳注文選五十八注李

重集曰爲選部尙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書鈔

六十李重集曰爲選部尙書著選曹箴置之左右以明

審才之宜又尙書箴云難以選曹尤鍾其劇三季陵遲

請謁方起書廣交橫貨賄若市屬請由是羣才畢舉拔

難從亦不可杜惟在善察斷簡舉止

用北海西郭湯王符潛夫論姓氏志曰琅邪劉珩燕國

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

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

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

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

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閒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

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

奏日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

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

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尙德之舉司徒總御人

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尙

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

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

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

晉書注卷四十六

三

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沈為中正親執
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
跡窮山韞韜道藝文選反招隱詩注王外無希世之容
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播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
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
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
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開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
沈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
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
辭以奪沈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倘但原定志窮山修

晉書注卷四十六

三

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
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為
吏部郎時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
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文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注引晉諸公贊各得其
所作各得其用又王文憲集序注引亦作其所毅字茂
修晉諸公贊作汝南李毅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于
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廿二
異二十一曰按晉書有職官志不稱百官志且亦不載
李重之議又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南郊彪上疏
定議語在郊祀志攷晉書不立郊祀志惟有禮志亦不
載彪議也張亢傳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志亦不
志初無其文摯虞傳表論封禪見禮志又議玉帛兩社
事見輿服志今攷禮志載衛瓘等奏請封禪表列諸臣

名初不及虞若王裕之議則與服志亦無之惟兩社議
見於禮志然亦非與服志也蓋自唐以後修史不出
人之手志傳之文不相檢照至於如此敬播諸臣未
失其職矣勞格校勘日記中書郎李重以百官志繁
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
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而上備瑣
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而下世有增損
卿命九官周分六職秦採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
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漢宣稱所與為
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
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重賞之漢宣稱所與為治
及至東漢京師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
公卿豈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
郡十餘年或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徒官之
不與魏或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此不徒官之
亦如魏或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此不徒官之

晉書注卷四十六

三

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
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
功成不可得云云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
羣吏之治而云云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
左遷然則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
使人復器者也臣以為令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
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
官人理書考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禱案何法盛晉
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禱案何法盛晉
中興書亦有百官公卿志唐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
初修史沿用舊文未經芟削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
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
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眾搜
求隱逸書鈔三十七王隱晉書曰詢朝眾以抑奔競又
又特留心隱逸咸宣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
海內莫不歸心

甫謚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耿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御覽二百五十九潘尼贈二李即詩序曰元康六年都亭侯蓋襲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其父之辭也書鈔七十五引王隱晉書作清簡無為下有慎刑重殺愛民養化二句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稀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疑亡表去官案魏志李

晉書注卷四十六

通傳注引晉諸公贊重二弟名尚矩疑與尚永康初趙矩字形不類似非譌誤豈重尚有一弟耶世說品藻篇王倫用為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世說品藻篇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曰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世說品藻篇注引晉諸公贊作王敦喻之重遂重以仰藥死非以憂成疾也左司馬傳暢時年四十八贊作右與本傳異荀組傳又作左長史

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世說篇曰李廙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注文字志曰廙字宗子

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厥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瘖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誦讀不輟河間王辟太尉綵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可馬王導復辟之厥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承和中卒厥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廙長兄也思理儒隱有不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又品藻篇注李氏諸日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魏游陽令志仕員外常待南康相案廙與慕皆式之弟慕無事蹟廙與兄齊名而傳中不著其名史臣之漏略也式為臨海太守傳亦失載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

晉書注卷四十六

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壘壘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迥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晉書斟注卷四十六

晉書附注卷四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七

傅立 子咸 咸從弟祗

傅立字休奕

書鈔五十八引王隱

北地泥陽人也祖燮

漢漢陽太守父幹

一作魏扶風太守

立少孤貧博學善

屬文

文選雜詩注引臧榮緒晉書博作勤

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

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

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史通外篇

晉書附注卷四十七

日魏史司隸校尉

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温令再遷弘

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

正五等建封鵜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立為散騎常侍及

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

諱之路立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書鈔五十八引王隱晉書

直諫立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

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

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

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通遠作通達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

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

下聖德龍興受禪通典十三作今陛弘堯舜之化開正

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

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通典十三未

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

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立草詔進之立復上疏

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

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

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

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

晉書附注卷四十七

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

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

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

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眾無有一人游手

通典十三作而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

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

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通典十三徒繫名於

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

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

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通典十三作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通典十三作藉作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通典十三農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眾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案當從通典十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

晉書卷四十七

三

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入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憤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諫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蔡毋蘇隋經籍志尚書義問三晁五經博士又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卷舊唐志孔晁撰書注八卷案漢書鼂錯傳作鼂景帝紀作晁是鼂晁本一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立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立以事與陶爭言誼譁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

晉書卷四十七

四

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立復上疏曰臣
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
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
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
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
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
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
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
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

晉書卷四十七

五

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
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
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
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
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日以
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分本
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
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備伏見河堤謁
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
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

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
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
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
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
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
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
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日臣以爲胡夷獸心不
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
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閒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
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

晉書卷四十七

六

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
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
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
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
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
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
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
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
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
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之應對所問陳事切直書鈔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作羌虜擾邊詔公卿會議省中玄乃隨詔所問陳事精灼又五十八引王書曰志在拾遺多所救正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

晉書卷四十七

七

家通鑑晉紀武帝咸寧四年前司隸校尉傅玄卒考異曰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馬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勞格讀書雜識曰玄為太僕在泰始五年魏規后崩於咸寧四年相距十年考異誤認泰始時年六十二諡曰剛玄少為咸寧故以玄傳為誤耳時年六十二諡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均鐵橋漫稿傅子叙曰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傳可立撰舊唐書志同宋初文集亡而傅子尚有殘本崇錄乾隆中始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俱有篇名并無一篇名曰六條及文選注御覽諸子環林三十六條合為一卷即今世所行聚珍本也余從羣書治要校補大典本二千五百許字益以藝文類聚之釋法北堂書鈔之大本得二十八篇又從三國志裴注寫出六千餘字

廣為二卷余校意林以各書互證知意林甚屬越凡所載傅子皆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九條林皆得正一卷手寫數過頗得傅子端緒遂編各書所引見得數百條依前定二卷合為四卷與第類附而排比之為補遺二卷與前二卷小合為四卷與第類附而排比之行或問補遺與前二卷小合為四卷與第類附而排比之意林欲見傅子原次耳合而編之請侯來哲又問傅子為內外中篇有六部六錄云何區別曰內篇撰論經國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篇魏書底本而以自敘傳終焉四部六錄蓋誤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唐司隸校尉傅玄集五十五卷錄一卷玄初作內篇成子咸隋志作十五卷方落師輯為五卷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在

晉書卷四十七

八

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書鈔一百傅咸別傳曰咸少屬文不貴詞人也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王隱晉書曰舉孝廉拜太子洗馬案本傳脫舉孝廉三字類聚一百御覽十一使所禱余以太子洗馬兼司中事夏節聖皇勞慮分喜雨賦御覽二百四十六傅咸申懷賦序曰余自無施謬為眾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意常惘然案咸自敘云大始九年以太子洗馬兼司徒此作咸寧初誤

也傳叙遷司徒左長史又在為冀州刺史之後亦誤惟
也卒於泰始五年以後成之讓爵或在咸寧之初疑本
傳敘為太子洗馬誤在讓爵之後也又類聚五十四引
咸寧意賦云侍御史傳咸寧治獄本傳亦失載為右丞
御累遷尚書右丞殿中書火百官莫不趨教而尚書東
平王懋郎温字桓昆等不赴臺成以愆等職在外近宜
當風發先百僚就前所患疾宜自扶力而晏然在坐
警急奏免初學成後一王隱晉書曰傳咸寧尚書左丞
不側目者初學成後一王隱晉書曰傳咸寧尚書左丞
時向書郭奕成故將也累辭疾病不起復不朝又自
表妹公讚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寧尚書左丞又文選
晉紀總論注曰咸寧尚書左丞郭奕成故將也累辭疾
左丞傅咸糾之尚書郭奕成故將也累辭疾病不起復
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猥忝斯任
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惶恐寢食無寧又傳咸寧
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
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為右丞具知此職之要後
忝此任僤悅從事日慎一日又六百五十集傳曰咸為

晉書卷四十七

九

左丞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為恒
然相念云云案晉紀郭啟為郭奕之鶻觀咸自表及詩
序是咸先為右丞後為左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
忝此表蓋為左丞時所上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句之
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
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
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
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
菜色者誠由官眾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
少也臣以頑疏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
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

今并監軍乃盈於十通鑑晉紀注曰魏初置都督諸軍
隨其資望輕重加以征鎮安平之號有四而已其後增
置有都督荊州諸軍都督揚州諸軍都督徐州諸軍都
軍都督兗州諸軍都督豫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并
淮北諸軍都督徐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并州諸
軍凡十其資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
輕者為監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通鑑晉紀注曰漢元始之初民戶
二口五帝之初戶二九百九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也桓帝之初戶二九百九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千八百五十六魏既并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
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戶五萬三千七百七十八
九十一而戶則未幾及漢十分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
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
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

晉書卷四十七

十

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
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
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
書鈔七十三干寶晉紀曰傳咸多執正奏免豫州中正
夏侯俊又曰傳咸執正乘一州議案本傳下文亦作夏
侯駿是俊魯園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
接資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
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
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
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咸以世
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

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

善書辭注卷四十七

十一

民到于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魏志毛玠傳曰太祖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違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順順戴仰宸極聽於冢

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慳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苟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

善書辭注卷四十七

十二

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入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慮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出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為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

書鈔六十二王隱晉書曰傳咸遷御史中丞奏劾少府
夏侯陵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
官物附益於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以為
訓奏上免陵官案夏侯陵蓋夏侯駿之誤本傳下文有
成諫汝南王亮書言夏侯駿少府私竊之事時太宰汝
非奏劾也亮既不納故咸復上諸朝廷耳
 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
 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
 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
 狀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
 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
 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
 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宜厚以敘元作其歡心此

晉書卷四十七

三

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
 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
 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
 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
 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
 亦何所怒乎眾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
 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
 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
 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
 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魏志衛臻傳注引傳咸楊駿

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
 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
 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
 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
 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
 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案魏志
注引傳咸集有衛伯與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
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忠楊駿親理塞路今有
伯與復越某作郎四十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
三字在一犬吠形之上
 遂至叵聽也魏志衛臻傳注引傳咸集咸之為人不能
 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

晉書卷四十七

四

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歎摩
 天子逆鱗自不知所陳誠領領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
 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
 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周家祿校勘記
之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
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
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
施故明揚逮于仄陋壽咨無拘內外內外之任出處隨
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積復多節目競內薄外
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

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野

晉書卷四十七

五

稱詠不善則眾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為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書鈔三十七王隱晉書咸為司隸校尉固辭不允每云剛正直繩師嚴憚又咸為司隸校尉固辭不允每云剛正直繩師嚴憚又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傅咸為司隸通鑑晉紀五年五月始親職咸以爲始於孔倫非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御覽二百第職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御覽二百五十臧榮緒晉書日咸又上表日臣既篤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閱陛下過意授非

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覲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日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

晉書卷四十七

六

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懼伏御覽二百緒晉書日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斥攻篡囚徒掠奪市道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於奏免案書謂終無曲撓然貴戚憚不見從有司肅然類聚六十二引王珉答徐逸書日見傅咸彈孫詹事案華陽志十一云何攀由越騎校尉領河南尹本傳失載咸之劾攀當在是時足證常氏所稱歷官至為翔實讀咸以聖人久於史舉正疑別一人非蜀郡何攀誤也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擬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

相匡正請免戎等官勞格校勘記曰義當作毅李毅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潘尼贈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彦遷汲郡太守其字不同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闕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

晉書卷七十七

七

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眾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眾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

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闕塞既所未譬書鈔六十二引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通鑑晉紀亦作四年卒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

晉書卷七十七

六

咸五年十月卒年五十六外故以本傳為定寰宇記六十六日河間縣傅咸家晉之文士葬於此案咸為北地泥陽人其官終於司隸校尉不知何以葬於河間或以其曾為冀州刺史歟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諡曰貞有三子敷晞纂宋書傳曰亮字季友祖咸司隸校尉父瑗安成太守二子迪亮迪字長猷五兵尚書亮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子演愷湛都演祕書郎案宋書敘傳亮世系為成之孫而南史本傳則云亮為成之玄孫又宋書南史傳隆傳並云會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南史稱隆為亮族兄隆既為晞曾孫則亮亦當為成之玄孫矣恐宋書本傳有誤長子敷嗣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為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與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為上虞令甚

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叔魏太常文選廬陵王墓下作祗王隱晉書曰荀彧與傅祗善侯玄亦

親常調祗立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必勝我識滅我

耳暇難曰能成功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

所獨齊我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

報傳云字蘭石封陽鄉侯薨贈太常諡曰祗性至孝早

元侯注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叔少子也祗性至孝早

知名以魏志傳前朝政封祗涇原子以才識明練稱

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

山濤啓事云舊選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

尤者以應雍州刺史久無郎前尚書郎祗人才無先

不言爲尚書郎從略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

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御覽五百五十六

葬錢詔曰故太常傅祗昔以令德賢才爲先帝所接登

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勳早代殞歿不終功業每念其

遺績常存於心今祗夫人鮑當葬賜錢其後諸卿夫人

十萬給作藏人功祗墓開祭以少牢

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

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

復浸壞祗乃造沈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

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

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眾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

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祗

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曰

晉書卷四十七

九

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

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贖駿之壻也爲亂兵所害

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

祗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復啟曰昔魯

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尙遷青州刺史

勞格校勘記曰夏侯湛爲魯芝銘干寶晉紀並云擢駿

并州刺史考芝傳亦云爲并州刺史此云青州疑誤駿

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

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

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諸史攷異三曰案靈川當作

封靈州公晉武帝太康三年靈州宋書傳弘之傳高祖祗

復立靈州縣地理志不載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

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爲東明亭

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楷留免官募年遷光祿

勳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軍

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晉書校文三曰

親事觀傳及武帝紀皆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

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

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眾心祗辭之

以疾倫遣御史與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

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

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祗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

晉書卷四十七

三

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罔收侍中劉遼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王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為太傅復以祗為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上下雅穆祗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魏志傳

晉書卷四十七

引晉諸公贊作永嘉中司空案以足疾詔版輿上殿本傳不言為司空當是司徒之誤

不拜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讀史舉正曰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小平津城在孟津縣西北舊志云漢平陰縣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晉傳祗保盟宣弟暢行河陰令開鼎傳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

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為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文選王憲集序注晉諸公贊日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魏志傳疇傳注世語曰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書鈔六十二傳宣別傳曰宣為御史中丞明法執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御覽二百六十五引傳暢自敘曰兄宣年三十五立為揚州都令余以少壯復為敘也揚州都令案都令傳中不載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冲為嗣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御覽三百八十五洪迎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會叔虎以德量喜與余戲常解衣袒被其背脫余金銀與侍者謂余當恡惜之而經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甚重又六百九十五引自敘曰魯謫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每來往喜與余戲案洪迎當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御覽二百六十五暢自敘曰時請定九品兄宣年三十五立為揚州都令余以少年復為此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為先是鄉里素滯屈者漸得敘也案傳不言為中正助傳亦不及之尋沒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隋志雜史類二十一卷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唐志晉諸公贊二卷魏志傳據傳注世語曰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案水經穀水注引都水使者陳狼盤運渠事成稱傳暢音書疑即諸公敘讚之文暢未嘗著晉書也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宋書傳引

浚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初胡亂得還洪生部輔
謝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部生弘之西戎司馬參軍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啟沃任切爭臣
傅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彌違謬
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
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
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
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
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
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
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晉書注卷四十七

三

贊曰鶉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
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哀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晉書注卷四十七

晉書注卷四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詔彭城太守雄初仕郡
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
為之悲魏志夏侯玄傳注世語曰經為司隸校尉辟河
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
一市門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勞格
校勘記曰經為司隸校尉非太守也案本傳下文鍾會
為司隸校尉辟雄為都官從事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
郭頌以司隸屬之王經誤也

晉書注卷四十八

一

答雄世說方正篇曰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準橫怒
遂與杖遺之注晉諸公贊曰劉準字君平沛國杼
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南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晉書校文三曰宋史繩祖學齋估畢及近人銅鬚斗齋
隨筆謂晉有兩劉毅以劉仲雄及此傳所載者當之蓋
不知毅實為劉雄傳也案劉君平與劉仲雄名字不同郡望
亦異攻仲雄傳既未為河內太守亦未遷侍中則此文
劉毅當為劉準之誤又世說雅量篇注引鄧粲晉紀周
覆代劉準為鎮東將軍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謹
亦見覆本傳殆即此人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謹
繫雄於獄世說方正篇注案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
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噉死臺
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
也呈牛者亦死也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
奮大怒下雄獄
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書鈔六十八晉春秋
功曹鍾會誅雄收而葬之案習氏文帝召雄而責之曰
以雄為功曹與傳作都官從事異

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
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
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魏志鍾會傳注引漢晉春秋朽作枯當時豈先卜

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
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魏志鍾會傳注引漢晉春秋此句下有以

此訓物雄曰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魏志鍾會傳注引漢

晉春秋作殿下晉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感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問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世說方正篇注

晉書注卷四十八

二

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間議曰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問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雄也案本傳吳奮劉毅確為二事孝標云此非劉雄蓋但知吳奮一事也惟劉毅則當是劉準之誤準又脫誤為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日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世說方正篇作武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世說方正篇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帝從之世說方正篇今之進人作今之君子劉河內於臣不為戎首也首通典九十九王隱議向雄事曰禮雖云君不君臣不臣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於其君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于戎首則

可逢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秦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案世說方正篇注引世語作護軍將軍恐誤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為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

晉書注卷四十八

三

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懷懼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

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
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
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孫玉庭區種五種記
區田之法始於伊尹顧商周之世書多不傳傳者見於
汜勝之書漢藝文志農家汜勝之書十八篇留心民
事講求實用於農政言之特詳故周禮草人疏稱漢時
農書數家汜勝為上隋唐二志並著于錄其時尙有傳
本自唐以後遂至散佚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
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
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
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
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

晉書注卷四十八

四

氣陵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
時而巴蜀蕩定此又一作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
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
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
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
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
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
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
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
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

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
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
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
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
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
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
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
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恨赦
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
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

晉書注卷四十八

五

復陳時宜日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
之城五里之郭臧琳經義雜記曰孟子公孫丑下作三
裡為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為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
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
三里段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陳倬數經筆記曰齊策
安平君以揣揣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倬案孟子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晉書段灼傳引作五里之郭蓋古
制降殺以兩五七形近而譌顯請此又古本孟子之
證一圍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
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
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
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
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

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
雄屢起攪亂眾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
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
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
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
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晉略曰三王太宰安平王孚司徒義陽王望衛將軍濟王攸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
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
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

晉書注卷四十八

六

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
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
耳若慮後世疆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
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
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
是為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
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閒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
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茅土似權
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

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
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
利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
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
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
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
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
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
雖下功高不封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衍文涉上雖下功必侯而誤非所謂近不
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

晉書注卷四十八

七

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於
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
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
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灼
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
還鄉里臨去遺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
無績沈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
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
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
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

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佺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尙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

晉書注卷四十八

八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叟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

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眾受禪於廢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

晉書注卷四十八

九

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

歷世姦雄之所闢闢通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
 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
 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
 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
 竊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日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
 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
 邦欣欣喜戴洪惠蠹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
 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
 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
 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
 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
 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
 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
 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
 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
 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
 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懲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
 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
 休歸近墳墓願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頴表

晉書注卷十八

十一

言其一日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
 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閭君故可
 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
 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
 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
 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入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
 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
 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
 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
 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
 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沈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
 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
 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
 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
 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
 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
 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
 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
 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
 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

晉書注卷十八

十二

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穀於宛市取丕豹於晉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消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閭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

晉書卷四十八

十三

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畫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此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案士孟子作民此避唐諱禽之走曠野孟子子作獸之走曠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禮記曲禮正義曰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犖卿羔大夫雁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

名禽也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藪驅雀者鷓也為湯武

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

晉書卷四十八

十三

馬劔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元作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

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
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
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偽
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
懷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
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
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
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
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
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

晉書卷四十八

十四

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
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
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
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
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
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
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
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
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
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

治乎兆庶為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
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
息之辭四門穆穆闕而不闐待諫者而無忌恆戰戰慄
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為將來賢聖之驅除
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恆存者也使夫
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
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日狂夫
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日士之立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
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
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閱騫誠孝子也不能宿

晉書卷四十八

十五

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
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
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
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
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一作塞
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
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華門蓬戶之俊安得不
有陸沈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
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
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眾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

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尙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惟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

晉書注卷四十八

十六

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與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綬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况聖主乎其五日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

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尙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肩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瞍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

晉書注卷四十八

十七

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况夫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周處傳同作閻纘楊駿傳作閻纂隋經籍志亦作閻纘纂書鈔五十七亦引閻纂集四言詩啟慙賦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三下又作纘字纘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圖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三下曰

鄉侯案甫為園之文勞格校勘記曰魏公卿上尊號
奏有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園即園也但此作鄉侯
疑黃初中所進封也魏志張魯傳曰封魯五子及園
等皆為列侯注魏略曰黃初中增園爵邑在禮請中後
十餘歲父璞嗣爵仕吳至牂柯太守勞格校勘記曰案
吳宇疑衍案唐書宰相世系表十續僑居河南新安少
三下但云牂柯太守璞無吳字 續僑居河南新安少
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
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
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無怨色孝謹不忘母後意解
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
誅也續棄官歸 書鈔六十九千寶晉 要駿故主簿潘岳
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續為主墓成當葬駿從

晉書卷四十六

六

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 讀史舉正曰駿傳誅
從弟在且人葬其兄而告之亦非人情駿為賈后所害
則模者乃后族兄賈模耳又澹時為東武公亦未封王
督記曰諸楊侯則其為賈模明矣 眾咸懼填冢而逃
豫誅楊駿封侯則其為賈模明矣 眾咸懼填冢而逃
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楊駿傳曰惟太傅舍人巴
九千寶晉紀日上表求 國子祭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
改葬駿中朝特聽之 晉書校文三日通典六十一引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
纂集作可佐著作此奪一字 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何開王
願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
廢也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廟
下前太子遙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

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遙生於聖父
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
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
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
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
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
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
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
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
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

晉書卷四十六

九

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遙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
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
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
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遙無狀言語悖逆受
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
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
夫劉實 周家祿校勘記 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
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居
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
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

與共處使殿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

晉書卷四十八

三

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遙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閭寺慳慳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

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撫華尸慟哭日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此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日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日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

晉書卷四十八

三

眾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既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郗吉案漢書列傳丙吉不作郗作丙原知郗丙通用丙之得姓惟魏志郗原元和姓纂亦由於邑名蓋古人本作郗也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

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

晉書注卷四十八

三

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天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周家祿校勘記曰句首當作然則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疆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

與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後安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啟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眾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

晉書注卷四十八

三

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威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卧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

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答密二百聖考慈父皆
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
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
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閒故曰一朝不
朝其閒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為庶人
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
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
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續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
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
父行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

晉書卷四十八

三

親具嘗辛苦以家親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
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
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
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賈氏所
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
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
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
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
以為右率如閒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
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倣

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
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
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
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
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閭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
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
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
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等繆徽當從賈胤皆謐
父黨共相沈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
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

晉書卷四十八

三

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
中太守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晉殿中將軍隋經籍志云梁有隴西大
守閭纂集二卷錄一卷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轅其冢
案隴西當為漢中之誤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行而
慷慨好大節書鈔六十九千寶晉紀曰閭續伯為人鯁
四十九引無伯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
才力長子亨為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
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為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參夷
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

聲聞續伯官既微於侍即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與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願視晉朝公卿會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既相伴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輿櫬陳暮偈茲淫嬖弗遂良圖吸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注卷四十八

三

晉書注卷四十八

晉書注卷四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弟咸 族弟放 瞻弟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魏志王粲傳曰阮瑀字元瑜注文士傳曰大祖雅問瑀名籍之不應運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不至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 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 御覽六百時冠坐太初大悅 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 御覽六百秋日阮籍幼有奇才異 傲然獨得任性不羈 世說德行質入歲能屬文性恬靜 傲然獨得任性不羈 篇注引魏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一

氏春秋作宏達不羈任誕篇注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大祖籍欲傲不羈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做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 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 御覽六百十一引七賢傳 博覽羣籍尤好莊老 世說文學篇注晉諸公贊曰阮籍 嗜酒能嘯御覽六百二魏氏春秋 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日兀然長嘯以此終日 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己 世說賞日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住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謹侍中武潤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清河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著謂之阮子 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

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不開一
世說德行篇注魏氏春秋日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
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御覽五百十二載
榮緒晉書日昶間籍奇偉請大尉蔣濟聞其有雋才
與相見乃歎息以不能測也
而辟之李百藥裴鏡民碑銘云弊濟崇其府望辟阮嗣
宗重其文學之譽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
案弊即蔣之借字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
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
自以為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
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
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
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
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
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
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
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尙書郎少時又以病
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解屏於田里水經
注日穀水又東南轉屈而東注穀水
謂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
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景帝
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
侍書鈔五十八類聚四十八竹林七賢傳
日高貴鄉公以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籍本有濟世
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

晉書注卷四十九

二

世事遂酣飲為常世說任誕篇注文士傳日籍放誕有
與戲談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御覽七十三語林日陳
協數日輒進阮步兵酒一壺後晉文王修九龍堰阮舉
水銅龍六枚堰遂成也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
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
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
言於帝日籍平生會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世說簡
晉文王功德甚大坐席嚴敬擬於王即拜東平相籍乘
者唯阮籍在坐箕踞歌酣放自若
驢到郡壞府舍屏鄣御覽九百一引晉使內外相望法
令清簡旬日而還文選五君詠注籍嘗謂晉書日不以
文士傳日然後教令清簡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御覽四
百九十八引文士傳作教令清簡又九百一引晉陽秋
作教令 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
籍日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日殺父
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日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
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厥乃悅服文選晉紀
隱晉書日貴遊子弟多祖籍問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
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世說任誕篇三百作數百
中有酒三百石析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
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厨中並醉而死
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
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
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
 七百十載勝竹林七賢論曰魏朝封文王固護公卿皆
 當喻旨司空鄭沖等馳使從阮籍來其文立待之籍時
 在袁孝尼家宿扶而起書几板為文無所治定乃寫付
 信世說文苑傳注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勤進落
 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勤進落
 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實懷恩心以為聖王作制百
 代之勢風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世說德行
 氏春秋曰上曰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
 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咸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注引魏氏春秋作未嘗評論時事咸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緒晉書不拘上有放誕二字咸否上有評論二字性
 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
 酒二斗世說任誕篇注引鄧粲晉紀作將死與人
 圍碁未決御覽七百四十三引鄧粲晉紀作飲

晉書卷四十九

四

酒三舉聲一號吐血數升世說任誕篇注引鄧粲晉紀
 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
 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世說任誕篇
 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
 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
 加害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嘔畢便
 也世說任誕篇注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文選晉
 去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遠居喪不帥常
 檢世說任誕篇注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遠居喪不帥常
 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若無人指哭位盡哀而
 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載達論之曰若裴公之制
 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弘防也御覽四百九十
 八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
 稊人籍居在魏晉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伶等共飲酒
 時人以籍在魏晉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伶等共飲酒
 也又五百六十一裴楷別傳曰陳留阮籍遭母喪楷弱

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詠傍若無
 人楷不為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咸
 無異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
 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
 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人歎為兩得其中籍又
 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世說簡傲篇注
 俗作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
 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
 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
 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世說任誕篇注下輩字鄰家少婦有美色
 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
 之亦不疑也世說任誕篇注曰阮與王安豐嘗從婦飲酒
 他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
 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滄至皆此類也世說任誕篇
 籍不相識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時率意獨
 駕御覽一百九十五引漢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
 而反御覽一百九十五引漢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
 日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
 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寰宇記一曰阮籍墓在尉氏
 十一曰嵇阮歿于魏世又非在晉初業如魏時年五十
 荀彧未劉穆之之比系之晉史義例安在魏時年五十
 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善屬文論初不苦也率爾便成

晉書卷四十九

五

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
 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
 加害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嘔畢便
 也世說任誕篇注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文選晉
 去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遠居喪不帥常
 檢世說任誕篇注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遠居喪不帥常
 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若無人指哭位盡哀而
 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載達論之曰若裴公之制
 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弘防也御覽四百九十
 八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
 稊人籍居在魏晉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伶等共飲酒
 時人以籍在魏晉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伶等共飲酒
 也又五百六十一裴楷別傳曰陳留阮籍遭母喪楷弱

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為之貴
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
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
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世說稜逸篇曰阮步兵
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
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
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乞然不應復欲
有為之教稜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囑不轉
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囑意盡退還
半嶺許聞上嘯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願看遇
向人嘯也注魏氏春秋曰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
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
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籍既降先生
謂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
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

書經注卷十九

六

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賦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
賤何必終衰宇記五十六日蘇門山在衛縣西八十一
里一日蘇嶺山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
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日
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
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
壤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襦自
以為得繩墨也然炎正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禪中
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此
亦籍之曾懷本趣也世說稜逸篇注竹林七賢論曰所
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
和亦近乎日擊道存矣

不飾小節世說賞譽篇下曰籍子渾器量籍謂曰仲容
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世說在誕篇注竹林七賢論
之所以太康中為太子庶子釋文序錄阮渾有易義隋
為達也周易論二卷案渾蓋初
周易論二卷案渾蓋初

成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成任達不拘御覽七引晉書
不拘邪矯謂世說賞譽篇上注名士傳曰在達不拘當
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魏矯過絕
忘其向議皆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
所為成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
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目成以竿挂大布犢
鼻於庭世說在誕篇作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
犢鼻於庭世說在誕篇作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

書經注卷十九

七

阮俱世儒學善居室內足於財唯成一巷尙道業好酒
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曝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犢
鼻真犢鼻於庭犢鼻一布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
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成典選曰阮咸貞
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
時武帝以成耽酒浮虛遂不用文選五君詠注曹嘉之
部郎三上世說賞譽篇上注山濤啟事曰吏部郎主選
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史曜出處缺散騎常侍阮
咸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
必妙絕於時又引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
上方不能用意蓋借曠世之偽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
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述外之意自見耳通典
干寶晉紀作山濤選舉阮咸宣子為吏部郎誤以宣子
為成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

心醉不覺歎焉世說賞譽篇注引名而居母喪縱情越
 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世說在誕篇作阮仲容
 母喪姑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
 當遠移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
 借客驢著重服自造之累騎而返日人種不可失即遙
 集之也沈淪問巷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自魏末始淪問巷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太平廣記
 晉咸寧中始登王途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史纂異曰元行沖資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
 所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觀之曰此阮咸
 所造樂也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今呼為阮咸是也
 盧氏雜說曰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
 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
 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周家祿按勅記曰
 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修當照本傳作脩

晉書卷九十九

八

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
 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世說任誕篇益大酌
 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
 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
 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樂志上作出
 文選五君詠注引晉諸公贊云中以壽終二子瞻字
 護軍長史阮咸案本傳失載此官子瞻字
 入百五十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兄子簡亦曠達自居居
 大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後儀令為他賓設黍雁簡
 又食之以致清議廢頓三十年案咸
 兄之名不可致簡蓋亦熙之孫也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世說賞譽篇下日瞻
 傳曰瞻夷任而少嗜欲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
 不修名行自得於懷

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間其能多往求聽
 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
 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
 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晉宋書故云止字見司徒
 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
 將無同王若虛滹南集謬雜辨曰瞻以將無同答之
 多疑之夫將無云者猶無乃得無之類庾亮令褚裒認
 子求為將無裒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劉
 裕受禪徐廣舉晉帝車泣涕謝裒謂之日徐君將無小
 過皆是類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戎吞嗟良久即
 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別傳曰世號三語掾王君因

晉書卷九十九

九

嘲之日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
 無言而辟何復假於一言也案世說文學篇以三語掾
 為阮宣子與本傳大異何復假於太尉王衍亦雅重之
 一言也下有遂相與為友一語
 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競趨之瞻獨逡巡
 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
 昌以瞻為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
 瞻等書曰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趙吳郡行狀禮年八歲
 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日幼學明可漸
 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
 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世說賞譽
 作禮儀儀度作儀形注引趙吳郡行狀又小兒毗既無
 作軌儀諷誦均作諷誦音旨行狀作辭旨

令叔之質不問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詩接

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趙吳郡行狀詩接作燕詩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

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御覽六百

十七引幽明錄答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

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

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

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御覽五百九十五

見而時年三十瞻死時年三十

字字遙集聖賢羣輔錄下曰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字字

故云入百秦瞻字干其母即胡婢也世說任誕篇注阮

里故以其弟為八百字別傳曰咸與姑

遂生胡兒字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

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

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世說

雅量篇注引晉陽秋曰字少有智調而無偽異又賞譽

篇下曰字爽朗多所遺注引中興書曰字風韻疏誕少

有門風雅量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

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書

六十八引晉中興書陳恆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

邪王哀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一作以孚為長

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曰郊壘

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

之重臣僂勉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

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

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

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

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

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御覽五百六十八俗說

弟于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問帝疾患危篤羣臣

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者

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

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就家用之尚書令郝鑒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

不爾便廢才書鈔六十引臧榮緒晉書非禮作非體就

推之耳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

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

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

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

約性好財孚性好展世說雅量篇此句下同是累而未

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

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

展世說雅量篇作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展神

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楊尹時太后臨

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
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
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顛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
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益三州軍事鎮南將軍
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
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者善清言世說文學篇注名士傳曰好老易能言理嘗有論

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為無曰今見鬼
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

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

晉書注卷四十九 十三

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脩人事世說文學篇注名士傳曰

傲然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作誤相逢即舍去

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

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

而不肯顧世說任誕篇作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家無儋石之儲宴如也

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

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
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
吾亦聞之但未知其蘊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
寡而旨暢行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

鈞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留內史
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

為婚皆名士也御覽七百五十八阮宣子無道妬忌禁婢賦覆樂蓋不得

相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脩所著述甚寡隋志梁有

阮修集二卷錄一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御覽九百

卷亡唐志仍著錄御覽九百二十七引

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

不屑唐庭一作雷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

其情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

晉書注卷四十九 十三

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

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顓淮南內史案世說德行

別傳曰祖略齊國內史篇注阮光祿

父顓汝南太守與此異放少與孚並知名書鈔六十晉

放與從弟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

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
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書鈔
入類聚四十八引晉中興書管作銓書鈔六十又引晉中興書銓管作銓時成帝幼沖
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
州刺史行達益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

設饌請寶伏兵殺之案高寶斬梁頌本紀在明帝大寶元年非成帝時事也木傳誤

眾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讀史舉正曰案簡陽縣屬益州地志不載

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崇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

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書鈔六十四

書作性儉約類聚四十九為吏部郎不免饑寒書鈔六十四

二百十六引晉中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御覽

二百十六引晉中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御覽

裕字思曠宏達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世說德行篇注

裕淹通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

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世說賞

法中典書曰縱酒昏酣不綜其事周家祿校勘記曰楊誤觴敦謂裕非當世寶才徒

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

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

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世說德行篇注阮光

會稽剡山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

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

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

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

還剡山有肥遯之志世說棲逸篇曰阮光祿在東有以

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

晉書卷四十九 十四

過此揚子法言曰蜀莊沈冥李軌注又云裕骨氣不及

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

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

追之世說方正篇作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裕亦審時

流必當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

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傷世說方正篇此

捉杖打人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

本論君試為言之萬敘說既畢裕以傳嘏為長於是構

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

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世說品藻

典書終日靜默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

作終日靜然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

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

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

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

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

日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

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

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一卒

高似孫剡錄四日三子儻益普儻早卒益都陽太守普

阮裕墓縣東九里

遇己情耶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孫志祖
讀書陸錄曰魏志裴注引山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
除吏部郎舉康自代蓋在此時至武帝受禪後濤再為
吏部史並云舉康自代何得以後事奉混景元中耶
且山公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是以舉康
自代規濤職濤亦非辭官而舉康也 曰聞足下

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
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否老子

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

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差執鞭子文無欲

卿相而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

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

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晉書注卷十九

三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

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

託一作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向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為人加少孤露文選注引英雄記日向子平有

薪賣以食飲又引後漢書作向長字子平又謝靈運去

郡詩曰畢娶類向子注引嵇康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

河內人又引後漢書作向長字子平案向向二字形近

易論未知孰是日知錄曰魏晉間人以父亡為孤露趙

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

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

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

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文選資作賢文選考異日

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毀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

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

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

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

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

晉書注卷十九

三

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

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

多疾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

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

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

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

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

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

居其下以鍛世說簡傲篇注文士傳曰康性絕交能鍛

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

受直惟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飲清言而已元和郡縣

15 276 續修四庫全書 7 五下

圖志十六曰天門山今謂之百家巖在修武縣西北三十里以巖下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鍛竈處所即嵇康東平呂安世說簡傲篇注晉陽秋曰安冀州所居也俗風氣文選思舊賦注藏榮緒晉書曰呂安字仲悌服東平人也又稽淵碑文注引藏書曰呂安才氣高奇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御覽四百寶晉紀曰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行康兄善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得設酒求康兒共戲則去世說簡傲篇注引于後安為兄所枉訴以寶晉紀作其相思則率爾命駕世說雅量篇注晉陽秋曰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遜妻以谷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過母喪未徙邊安當徙詎自與阮籍山濤及兄異友善康有潛遜之志不能被禍懷王矜才而上人安與庶弟俊才妻美異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異病之告安誘已異於鍾會有龍太祖遂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曰初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會異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為証康義不負心明保其事安亦性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以此除之遂殺安及康裴松之曰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孫咸習鑿齒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檢故謂破倫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知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于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以鍾會誅康會為相國劉瑀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異為相國掾時安得破母上後始殺相國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文選根賦注引咸榮緒晉書辭相證引上有壘閣之始安嘗以語康二句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

道不造哀榮靡識越在襁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日子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入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魏志王粲傳注引魏今槐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今槐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魏氏春秋惡作報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會莫能疇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助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世說
簡傲篇曰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
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非康
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御覽入百三十三
鄧粲晉紀曰康坐坐以鹿皮為屨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
然正容不與之酬對會恨而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
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
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作有及是言於文帝曰嵇
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因譖康
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魏志王粲傳注世語曰母丘
以問山濤濤曰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
不可儉亦已敗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
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
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清風俗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
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
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
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
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案齊戮華
士魯誅少正卯以下諸語皆鍾會庭論之言也本傳上
文既云言於文帝賴山濤不聽繼又敘人庭論之言證
以文士傳疑非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
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世說雅量篇曰嵇中散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傑
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遣散又文士傳曰於時豪傑
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為別康顏色不變書鈔六
十七王隱晉書曰晉文王教云嵇康學生三千人上書
請康為博士御覽五百三十二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
建春門外道北去二里有牛馬市橋公臨刑處也水經
穀水注曰陽渠水南即馬市舊洛陽有三康顧視日影
市即其一也亦嵇叔夜為司馬昭所害處康顧視日影
索琴彈之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曰問其兄曰向以琴
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文選思舊賦注

晉書注卷四十九

五

引曹嘉之晉紀作顧日影撥琴而彈魏志王粲曰昔袁
傳注引魏氏春秋作康臨刑自若援琴而歌魏志王粲傳注引
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魏志王粲傳注引
之不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
與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曰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
於今絕也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作雅音於是絕
矣時人莫不哀之御覽五百九十六引李充袁宏及李
氏弔嵇中散文寰宇記十七日嵇康墓在臨渙縣西北
三十里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
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
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
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名水經洛水注司馬彪曰華
采藥於山澤學琴於古人即此亭也御覽一百九十四
郡國志曰冀州華陽亭即嵇康夜學琴於此又五百七
十九靈異志曰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游憩嘗行西南
出去洛數十里宿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亭中
此亭由來殺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
便答曰身是古人幽沒於此數千年矣聞君彈琴音曲
清和故來聽耳而就終殘毀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彷彿
微見以手持其頭遂與中散共論聲音其辭清辯謂中
散君試過琴於是中散授之既彈悉作曲亦不
出常唯廣陵散絕倫中散授之既彈悉作曲亦不
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名也又六百四十四語林
曰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縹緲來歎其手快曰君一
絃不調中散將亡亦被桎梏案本傳云游于洛西靈異志
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案本傳云游于洛西靈異志
云西南去洛數十里則華陽亭不得在冀州矣御覽所
引郡國志疑有傳聞之誤當從司馬彪在密縣為是
州阜城縣恐有傳聞之誤當從司馬彪在密縣為是
康善談理又能屬文魏志王粲傳注魏氏春秋曰康所
詠隋志嵇康集十三卷注云梁有十五卷亡兩唐志仍作十五卷
其高情遠趣率然立

晉書注卷四十九

五

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魏志
王榮傳注稱喜為康傳曰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
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孟凡百一十有九
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
人莫得而名焉隋志雜傳類聖賢高士傳贊三卷稱康
堉周續之注唐志作上三誤為續之撰又作太師箴亦足以
賢高士傳通志略三誤為續之撰又作太師箴亦足以
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
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元和姓纂九日後漢侍中向
生雄瑋清悟有遠識世說言語篇注向秀別傳曰弱冠
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少為山濤所知雅
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
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
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隋志道家類向秀
湛列子注屢引之釋文亦引向本世說文學篇注引秀
本傳云或言秀游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惟好莊
子聊應崔譔所著以備遺忘云又竹林七賢論云秀為
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脫
聽之表有神德元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惠帝之
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振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始秀欲注楮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
成示康曰殊復勝不世說文學篇注秀別傳曰秀與嵇
不羈安放逸適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
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

乘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
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
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
案本傳不言呂安與別傳異

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為之佐御覽四百九向

康偶鍛相對欣然傷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世

於洛邑言語篇注向秀別傳曰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

有無外物不足佛其心御覽四百九向秀別傳曰秀與

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

攜觀原野極游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修

業康既被誅世說言語篇注秀遂失圖秀應本郡計入

洛文選思舊賦注引臧榮緒晉書郡計作州文帝問曰

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別傳作何能自屈秀曰以

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文選思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引臧榮緒晉書未達堯心下有是以來見一語世說言

語篇注向秀別傳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

一坐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文選思舊賦注引臧榮緒

皆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晉書作反自役作思舊賦

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文選

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

世說言語篇注向秀別傳曰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

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

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一作以事見法楮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

放其後並各一作以事見法楮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

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

時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

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

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

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
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一作昔

以懷今人一作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

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穉生之

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

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仁駕言其將邁兮

故援翰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勞格校勘記曰案在傳傳與純

愷善楊珉王掬華廐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卒於位

然則秀實係奔競之徒烏得云容迹而已哉世說賞譽篇下曰秀子純弟並令叔有清流

二子純悌注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

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晉書注卷十九

日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天

劉伶

劉伶字伯倫文選思舊賦注五君詠注引臧榮緒晉書

亦均作劉靈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劉知

幾日舊晉史本無劉伶畢卓傳皇新撰以補前史所

闕沈潛交翠軒筆記曰廣川書跋長安李不緒得晉七

賢林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

為伶也薄案文選酒德頌五皇甫提醉賦昔劉靈作酒德

頌彭叔夏辨証云顏延之五君詠劉靈善閉閣於杖

以酒為名並作靈而唐太宗晉書本傳伶故他書通

卓謂畢卓靈為劉靈蓋伶從聲卓擒靈之伍我願先登

同說文引詩雷雨其濛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注苓與靈

今詩伯倫木取伶倫之義而字無妨通作靈也案類聚八

十二亦引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

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初學記十九梁祚魏國統日劉

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文選酒德頌

注名士傳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澹默少

言文選五君詠注引臧榮緒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

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

攜一壺酒御覽四百九十八鄧粲晉紀曰劉伶常著袒

吾以天為屋以地為床君不常入中又何怨乎其自

任如此世說新語曰劉伶嘗飲酒醉後袒胸露腹

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世說

篇注引名士傳作死便掘地晉書注卷十九

以埋土木形骸遊遊一世管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

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

日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御

類聚七十二引語林作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從

之御覽四百八十八竹林七賢論曰婦伶跪祝曰天生劉

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類聚七十二引語五斗解醒婦

兒之言類聚七十二引語林作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

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

而往伶徐曰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作其人攘袂而

一引竹林七賢論作必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

欲段之伶願而笑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

止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

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世說文學篇曰劉

所其辭曰有大人先生類聚七十二引以天地為一朝

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脯類聚七十二引八荒為庭衛

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

觚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

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

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元作起先生於是

方捧巵承槽銜杯漱醪類聚七十二引奮髯箕踞七十

二引奮髯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况

爾而醒文選作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

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

江海之載浮萍世說文學篇注引名二豪侍側焉如螺

贏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

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寰宇

謝鯤十三日劉靈墓在承縣東北二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寰宇記一日謝鯤大康人

不及本傳祖續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

祭酒王接傳曰擊虞謝衡皆博物多聞賈謐傳曰國子

傳文選注晉陽秋曰衡晉碩儒隋志云梁有國子祭

未審孰是疑由博士為鯤少知名書鈔六十八晉中興

祭酒復擢太子少傅也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江左名

知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世傳不脩威儀下有品藻

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四句又品藻

篇注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被

髮裸袒箕踞好老易能歌善鼓琴世說文學篇注晉陽

謂之八達

業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

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會無忤容既

舍之又無喜色御覽六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值中朝

子時疾鯤名諧之又無喜色務格校勘記曰永興當作大

安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

取官橐除名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大尉

城多蓄薪柴鯤家僮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

載取官橐坐除名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

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

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

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

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

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

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

册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

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遊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人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人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三

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為豫章太守又畱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世說規箴篇注復得作不得復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

帖然矣札樸曰北魏高湛墓志全帖民境帖字不隲案廣韻帖安也晉書謝鯤傳羣情帖然北史柳崇傳境內帖然崔亮傳百姓帖然袁翻傳求皆允帖南齊書陸厥傳帖然安帖之談其字並從立心案桂氏所見本帖當為後人所改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麤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毀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世說規箴篇注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世說規箴篇注引晉陽秋曰鯤

世說規箴篇注復得作不得復

三

日不就朝鯤懼天下私議也案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此二句當在若能朝天子之上眾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魏書司馬叙傳側席下有待公二字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世說規箴篇注引晉陽秋作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魏書司馬叙傳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泣政清肅百姓愛之世說品藻篇注鄧粲晉紀曰鯤有勝情尋卒遠概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尚嗣別有

傳

胡母輔之 子謙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長史終河

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 世說品藻篇注入王

俗鑿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 書鈔一百四十八晉中興

散髮裸程閉與王澄王敦庾敬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

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

絕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

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 書鈔七十八晉中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日始節酒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囹賜爵陰平男累轉司

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

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中庶子

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嘗過河南門

下飲河南騶王子博 書鈔七十七引鄧粲晉紀作過河

博當為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

博之語則已安復為人使 晉紀安復作安能 輔之因

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

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

為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

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益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

父字 御覽七百二語林曰胡母彥國至相州坐廳事斷

謂曰彥國復何 御覽三百七十六引 輔之亦不以介意 晉中興書作亦不怪

也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

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

其所為如此 御覽三百七十六引晉中興書作輔之 年未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也 秦地理志新蔡銅陽均屬汝陰郡惠帝時分汝陰立

新蔡蓋銅陽即 父謙中書郎卓少希放達 書鈔六十御

引晉中興書作 少亦放達世 為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

說任誕篇注引作 少放達 為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

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

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 類聚四十八引晉中興書明

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

致醉而去 世說任誕篇注引中 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

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 類

四十八引郭子作一手中持盤整一手中持酒杯拍浮酒船
中便足了一生矣書鈔一百四十八引晉中興書酒船
十六及引作池中御覽九百四
十二引郭子作可了一生哉及過江為温嶠平南長
史世說任誕篇注引中興書曰温
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官輿地紀勝十八
當塗縣南東龍山

王尼

王尼字孝孫通鑑晉紀作王尼注云案尼古仁字又音
夷王尼字孝孫或者當讀為仁字然永嘉
三年書河內王尼即此王尼也初學記二十
御覽六百三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字季孫城陽人也
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
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穎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川荀遠河東裴遐送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據
請解之據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
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
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
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
因免為兵初學記二十王隱晉書曰洛中貴盛名士王
澄胡母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在
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
軍澄等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
軍聞之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御覽四百七晉中興書曰
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庚顛王澄等共為美談又六百
三十四引王書作時尼為兵曹元利姓纂曰甄述中山
無極人逸子嚴孫暢暢生紹紹生述隋志梁有征西諮
議甄述集十二卷亡唐志著錄五卷書鈔一
百三十六御覽六百九十七均引甄述詩東贏公騰

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尙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
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
危害尼曰伯蔚比問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
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
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
日宜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
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
大笑御覽入百十七王隱晉書曰尼見太傅越曰公負
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
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撥略公為宰輔未能禁賊
令尼窮困是亦明公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
負物也越意解大笑

晉書注卷四十九

三

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御
覽四百八十六晉中興書曰王澄時
為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子
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
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
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
死書鈔一百四十一王隱晉書曰遭大荒
斃牛斫車輻以煮之父子共食而死

羊曼

弟聘

羊曼字祖延世說雅量篇注引
曼別傳作延祖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
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
元帝以為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

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積縱好飲
酒飲酒誕節世說雅量篇注引曼別傳作積縱宏任
御覽四百七引晉中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
與書作積縱宏狂

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
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下壺為裁伯陳留蔡

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綬為委伯御覽四百七

委伯作而曼為駘伯駘一作駘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晉

秀伯梁孝元帝嘗謂吾日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

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日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

為駘張績謚也江南通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

刺史相傳俗間又有駘駘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

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者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

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

杏是多儂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學林曰案駘從黑

駘從重二字雖同音榻而義各不同玉篇廣韻皆曰駘

羊曼為駘伯駘積厚也蓋羊曼為駘伯從黑而顏氏家

訓乃用從重之駘是以推其義不行也顏氏所引乃盛

宏之晉書乃唐太宗所修於羊曼從重之駘為誤今世

矣晉書羊曼傳曰曼任達積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

充州入伯蓋擬古之入偶也若顏氏家訓所稱則多儂

是入偶之中居一傳也若顏氏家訓所稱則多儂積

厚與夫駘駘無賢不肖之辨皆非美稱矣非美稱則豈

容在入偶之列今按羊曼以任達積縱好飲酒而得駘

伯之名則駘者豁達不拘小節之稱也顏氏所訓與此

皆不凡入人號充州入伯世說雅量篇注引曼別傳人

謂之入達是當時亦蓋擬古之入雋也王敦既與朝廷

乖貳羈錄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

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

晉書注卷十九 美

難敦敗代阮孚為丹楊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
餼世說雅量篇曼拜丹楊客來早者得佳設日宴則漸

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

守世說雅量篇注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

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

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

論者以固之豐腴世說雅量篇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

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讀史方輿紀要二十

死記大司馬門南面宣陽門其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

曼日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眾不動為峻所害年五

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

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

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

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御覽三百七十八引

淵史疇上有陳留二字案唐人避諱改淵為泉自散騎

江淵以下三人均有郡名本傳史疇上乃脫文

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御覽

七十八引晉中興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

書狼戾作很戾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剛克麤暴恃國戚

累遷廬陵太守六引還冤記作廬江

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
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髮鑿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

晉書注卷十九 美

都有司奏聘罪當死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還冤記曰右司馬奏聘殺郡將吏及民簡頁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入議成一百餘人應棄市

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入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尙公主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還冤記曰聘兄子賁先尙南

郡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聘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聘之甥

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啟聘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

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引還冤記摧咽作摧顛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

晉書卷四十九

卑

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引還冤記以寄作自處

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恆見簡良等為崇旬日而死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六引還冤記作少時聘疾病恆見簡良等日在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由黃泉經宿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通鑑晉紀注曰姓譜光姓燕人田光之後秦末子孫避地因以為氏書鈔一百三十四引晉中興書作使使他往

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衣炙之人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溼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

一人乎書鈔一百三十四晉中興書曰入縣令被中殺惜一被而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

之書鈔一百三十四引晉中興書作令奇而不問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

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

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

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

晉書卷四十九

卑

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

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

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為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

天真若乃一其本原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

樂無聲而踰驚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
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砥疇兼
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
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
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
縱許由於埃壙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
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
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
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
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

晉書注卷十九

望

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
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
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
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愚虛其性
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注卷四十九

晉書注卷五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魏志陳
傳曰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三國志攷證五日
按曹子建集封二子為公謝恩章云詔書封臣息男苗
為高陽鄉公志為移鄉公又云苗志小豎並佩金少好
紫案本傳不載封移鄉公以其為魏朝事故略之
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
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魏志陳思王植傳曰子志嗣
徙封濟北王志累增邑并前

晉書注卷五十

一

九百九 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留王子鄴勞格校勘記
十戶為中護軍非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魏志
撫軍將軍也王植傳注引志別傳及帝受禪降為鄆城縣公詔曰昔
在前世雖厯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
九服式序王官選眾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
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
自頃眾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
高行絮好古博物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為樂平
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
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書鈔七十
五王隱晉

書曹志傳曰不以郡務為書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

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咸宜初詔曰郵城公曹

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書鈔

七晉起居注曰咸宜二年詔曰甄誠公曹志為篤行道

履達覺通義宜在儒林開弘胄子案甄誠為郵城之誤

為字衍覺其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魏志陳思王

別傳作國子博士後轉祭酒帝嘗問六代論問志曰是

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

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

圖所作文選六代論注魏氏春秋曰以先王文高名著

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願謂公

曹志注卷五十

二

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後遷祭

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魏志陳思王植

作下禮官議時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內匡朝政不

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

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

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志別

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

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

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

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

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諸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

禮終於謫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

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

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

義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

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

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

分其利而親疏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

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

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周家祿校勘

以為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書鈔

曹志注卷五十

三

五十八王隱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合啟云魏氏宗室屈

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常博士彌特魏氏宗室屈

才幹學義不及公曹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宜補

員外常侍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

員外散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曰下將見

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

者不指荅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司奏

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

之志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魏志

王植傳注引志別傳作喜怒失常九年卒勞格校勘記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

年也許猛與者君不通服禮日元康四年薨

魏顥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庾峻 字珉 歆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元和姓纂六曰魏襄城令庚乘案乘伯於漢時徵而不就或魏時始爲令歟

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

魏志管孟傳注庚氏譜曰嶷弟道字德先太中大夫阮
煥孫仲煥煥通伯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
皆道之子張琮傳注庚氏譜曰侍中峻道之子案裴注
兩引庚氏譜作道是本傳作道乃道之誤譜言道爲太
中大夫乃因于貴賜拜也元和
姓纂鄧名世姓氏辨證均作道
牛馬有踈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

晉書注卷五十一

四

書鈔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博學有才思
初學記十二引王書作少好學有文才
嘗游京師聞

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

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

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

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

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

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

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

太學問尙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

對答詳悉魏志三少帝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夏連三殷歸藏周易之故易

博士道于俊對講易畢後命講尙書博
士庚峻對復命講禮記博士馬照對
二王隱晉書曰轉祕書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
丞循觀今古問見益廣
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晉書作朝野稱當武帝踐阼賜

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御覽二百
贊曰遷祕書監幽讚符命天文地理因有述焉書鈔六
十二引臧榮緒晉書作唐峻爲御史中丞威而不尅
拜侍中
書鈔五十八引臧榮緒晉書
加諫議大夫常

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

四坐莫能屈之書鈔五十八臧榮緒晉書曰峻起難

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眾

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爲賢眾而多官則妨

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

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

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

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眾庶其次輕爵服

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

劭足以抑貪汗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

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

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

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

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

晉書注卷五十一

五

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蟬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尙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

晉書卷五十一

六

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

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位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絮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可已必決升而不可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

晉書卷五十一

七

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敬世說賞譽篇下曰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注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穎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又引王氏譜謂娶庾宗之女譜作注云子躬子嵩兄也案本傳但言二子今據世說注引王氏譜是琮為珉弟而敬又為琮弟也

珉字子琚御覽四百八引庾嶷別傳性淳和好學行
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
之沒劉元海也勞格校勘記曰劉珉從在平陽元海大
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
之會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珉者元海因圖弑逆珉
等並遇害御覽四百八引庾嶷別傳曰既天子蒙塵
帝前乃慨然流涕羅曰此動人心即時遇害初洛陽之
案傳作元海別傳作劉曜均為劉聰之諷
未陷也珉為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還曰世路如此
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
謚曰貞

晉書注卷五十

八

敬字子嵩魏志管孟傳注引庾氏譜作頤聖賢羣輔錄
秋日侍中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陳留
相未嘗以事嬰心世說文學篇注晉陽從容酣暢寄通
而已世說賞譽篇下注名士傳曰庾敬處眾人中居然
獨立世說賞譽篇下注名士傳曰是時天下多故機事
憂喜不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世說文學篇曰庾
至也尺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注晉陽秋曰自謂是老莊
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
意暗太尉王衍雅重之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王
重之也敬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世
文學篇注引晉陽猶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
秋俗情作寄懷

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
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
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
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為兮癡聖
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
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
於始旦願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
域兮深漠暢而靡玩兀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
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
所賦世說文學篇荅曰在有無之閒耳世說文學篇作
正世說文學篇作有意無意

晉書注卷五十

九

之閒 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敬常靜默無
為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雋異
敬在其中常自神王一作袖手御覽二百四十九晉中
時見敬在大傅府多名士皆一時秀異敬處其中常自
神王案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敬為太傅從事中
郎類聚四十七引江氏家傳云太傅從事中郎庾子豫
嵩隋唐志有太傅從事中郎庾敬集與本傳歷官異
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敬甚
知之每日郭子立何必滅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
事專勢敬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曠昔之意都已
盡矣敬有重名為搢紳所推而眾斂積實談者譏之都
官從事溫嶠奏之敬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

何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時劉與見任於越人士
多為所構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儉家富
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
問於數而數乃積然已醉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
品藻篇注引 饋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蒼云下官家有
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與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
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世說雅量篇曰後有人向庾道
子之心案世說以此為庾 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
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
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

晉書注卷五十一

十

書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書鈔六十九 滅榮緒晉書曰河南郭象字
人與庾欽傳同釋文敘錄作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
河內人案本傳失載郡望郭子玄有傳才能言老莊
世說文學篇注文士傳曰慕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
以為王弼之亞賞譽篇上曰郭子玄有傳才能言老莊
庾欽嘗稱之每日郭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
子玄何必滅庾子嵩 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
水注而不竭世說賞譽篇下注語下有議字書鈔九十八
答曰其辭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
不竭案語林以此言為孫興公答詞與本傳作王衍異
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
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

當權熏灼內外世說賞譽篇上注名士傳曰任事用勢
我時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由是素論
也案此語見庾欽傳此作敦乃敦字之誤郭象集二卷注云梁
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隋志有大傳注云梁
有五卷錄一卷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
亡唐志仍五卷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
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
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
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
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
也世說文學篇台統作旨要妙演作妙析頗有作猶有
象為人行薄作象為人薄行有傳才隋志郭象莊子

晉書注卷五十一

十一

注三十卷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為音三卷今存本
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世說新語云秀義不傳於
世象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
一篇晉書象本傳亦探是文絕無異語錢會讀書敏求
記獨謂世代遠傳問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案向
秀之注陳振孫稱宋代已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今以
釋文所載枝之如道遙遊有遠之心句釋文郭向並引
絕不相同法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句釋文郭向並
二八字又為之斗斛以量之句釋文郭向並引
郭本皆無然其餘皆互相出入又張湛列子注中凡文
與莊子相同者亦兼引郭一字不異應帝王篇神巫季咸
一章皆棄而走向與郭相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注
日迷或共道也而向郭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注皆
無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
向注塊然如土也郭注無之是殆見吾杜德機句郭注
示之以天壤句名實不入向郭並同是殆見吾善者
機也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齋句向注二十二
字郭注無之鄉吾示之以太神莫勝句郭改其末句謂

有九名此處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尾五十一字解
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豨如食人句向
郭並同於事無與親以下則並大同小異是所謂竊據
向書點定文句者則此篇向亦未實錄矣錢會乃曲為之解
文云至樂二篇者向未實錄矣錢會乃曲為之解
何哉考劉孝標世說注引道遙遊向郭義各一條為之解
無之讓王篇惟注三條漁父篇惟注一條盜跖篇惟注
三十八字說劍篇惟注七字似不應簡略至此疑有所
脫佚又列子生不化而化二句張湛注曰
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注一條而今本莊子皆無之
是併正文亦有所遺漏蓋其亡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庾純 子勇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 書鈔五十一王隱晉
謀夫門宗最知名博學有思理為世名儒早有公望魏
志管寧傳注庾氏譜曰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適之子
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

晉書卷五十一

十一

書令河南尹 書鈔七十六王隱晉書庾純傳曰詔曰河
精誠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為河南初純以賈充姦佞
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選
晉紀總論注引干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
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
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干寶晉紀作世俗言純乃祖為伍
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古今注曰伍伯一伍之伯
也厄林曰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
卿欲題名巖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
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卑人行則阿辟罰則用刑耳
又案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
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
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關部置

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繹繹即今
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晉宋書故曰伍
伯如今官府前導著紅黑帽人謂之軍牢者也伯讀如
陌其行在諸府前導著紅黑帽人謂之軍牢者也伯讀如
五百者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五百人今縣
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
也韋曜曰釋名此出當道中五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
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中五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
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掌
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
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又漢官中有伯使充
主為諸官驛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充
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
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
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
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晉書卷五十一

十三

眾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
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
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
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
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
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譏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
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
而懷祿貪榮烏烏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
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
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

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
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士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
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
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
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
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
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
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
傅何曾太尉荀頤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
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舊唐書卷五十一

十四

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
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
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
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
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
爵士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敦敘風俗以人倫為先
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
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
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
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

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
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
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
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
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啟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
愚以為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
不為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
為犯令烏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
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案通典六十八
作龐禮禮省文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
作札故誤札

舊唐書卷五十一

十五

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
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
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違在公之
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
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
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為公旦立法還
自越之魯侯為子即為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
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
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沈醉尹醒聞知悼
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

由而謂傲很是為重罪過醉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為禮禁正直而陷人以詐周家祿校勘記曰入當作人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敬先眾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見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

晉書注卷十

六

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為國子祭酒書鈔六十七載榮年詔曰議郎庾純篤志好古敦說詩書有儒行宜訓導國子全晉文注曰案本傳純於泰始中歷河南尹尋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非由議郎為祭酒也書鈔所引疑轉寫有誤御覽二十九山濤啟事曰侍中彭權遷常選代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祿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販取以私議販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販坐免官初販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販以為愧恨至是毀純販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為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夷

晉書注卷十

七

勇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
官議崇錫之物勇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穆蔚郭頤秦秀
傅珍等上表諫曰昔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
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
匪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啟土宇並受分器所謂
惟善所在親疏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
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
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
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
叔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

齊書卷五十一

六

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
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
公上其入讀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
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
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左傳昭十一年又曰五細
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問親新間舊小加
大也左傳昭十一年不在庭不在朝廷為政也左傳昭十一年
疏引鄭眾說作不當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
使居朝廷為政也
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
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

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
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
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
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
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人在外也今天下已
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
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勇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
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
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碧等奏勇等八
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勇等八

齊書卷五十一

九

人付廷尉科罪勇父純詣廷尉自首勇以議草見示愚
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勇等大不敬棄市論
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
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卿可共駁
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為駁議左僕射
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
勇等備為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荅所問敢肆其誣罔
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勇是議主應為戮首但勇及家人
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
不以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勾其死命

秀珍勇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侍郎終于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御覽五百六十二引作不脩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人一作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且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

晉書卷五十一

三

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御覽五百六十二引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啟手歸全易簣而沒蓋

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

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疆盛而不盡禮管子

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

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

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

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御覽五百六十二引作怙威曾之行

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問者懼焉

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郗賈充及伐吳之役問其

為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

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

晉書卷五十一

三

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

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

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

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為

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郗養外孫苻苜為後春秋書苜

人滅郗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

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

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

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

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
有平吳之勳而為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
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
啟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
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
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
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
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
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
子百萬之眾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
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
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後與劉
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博士秀性倖
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晉書附注卷五十

三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
彝倫武帝納姦詔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茲青
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
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
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
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

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
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
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醜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瘴惡
勇獻嘉謀幾趨鼎鑊

晉書附注卷五十

三

晉書附注卷五十

晉書斟注卷五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安帝皇甫謐生

稜始居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書鈔七十九王隱晉書

定為著姓舉計至丞相府曹公唯留嵩與語良久便辟之嵩知已

直諫不能隨時更為蒙福乘車入蜀世說文學篇注

王隱晉書曰謐祖叔獻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

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

晉書斟注卷五十一

一

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為孝汝今年餘二十

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

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一作鄰教有所闕何

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

流涕謐乃感激世說文學篇注王隱晉書曰謐族從皆

玄晏春秋日子朴訥不好戲弄口又素御覽四百六十四

七玄晏春秋日子朴訥不好戲弄口又素御覽四百六十四

為楯執杖為母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母數謫子子出得

瓜果歸以進母莫大於欣親今爾年近平二十志不存

教心不入道會無恍稀慰我心修身篤學爾自得之

於我何有因對子流涕子少感遂攻史書又七百三

十九皇甫謐自序曰士安每病輒推燥居溼以裕易

母固云年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世說文學篇注

近二十餘也鄉里席坦受書遭人之憂少有室日御覽二

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之憂少有室日御覽二

廿於疲寐以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居貧躬自稼穡帶

不解絨惟季冬未獲得一句學耳

經而農御覽五百十虞般佑高士傳曰皇甫士安少執

百二十四元晏春秋日又好農桑種藏遂博綜典籍百

之事且養雞鶩園圃之事慙不舍力焉

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尙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

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覽

七百二十二引晉書日後得風痺疾因而學醫習覽經

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案所引非本書蓋諸家逸書也

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

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

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日或謂謐日富貴人之

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

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

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日人之所至惜者命

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

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

者懷人之憂形彊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

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

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

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

晉書斟注卷五十一

二

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元本無則字號笑非益死

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

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

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

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

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

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御覽六百十四立

兼夜不寐或對食忘餐或不覺日夕是以游出之事吉

凶路絕富陽男數以全生之道誨子方之好色號余為

書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書鈔九十七立晏春秋日余嘗恨不能請命於天延年

累百博極羣書者也案此語與朝聞夕死意正相反蓋

與之所寄非一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

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

姑子也尚書堯典正義引晉書皇前謚傳姑子外弟梁

扶風蘇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始授王

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

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書校於三日柳

為城陽太守弘農三郡太守後為城門校尉以間續言

為太孫少傅九閣被書柳乃晉初良吏今晉書無傳

為鎮西將軍守關中初王顯將馬瞻等所害柳據

大康十年紀及王隱晉書柳乃晉初良吏今晉書無傳

事實遂散佚不可盡攷矣案正義所引不著何家當是

十家晉書逸文本書武帝紀太康十年以陽平太守

梁柳有政績書鈔二十九王隱晉書陽平太守梁柳治

積九異水經注河水四日千嶠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

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是柳又為陽平

農二郡太守矣以先後攷之弘農當在陽平之前書鈔

晉書注卷五十一

三

一百四十三引王隱晉書又誤作陽城當之官人勸謚餞之書鈔一百四

勸謚送之謚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

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

太守而賤梁柳御覽九百七十六引王隱晉書作豈中

古入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

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文選三都賦序注引臧榮緒晉

應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

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

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為天

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

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

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

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

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

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

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

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

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

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

晉書注卷五十一

四

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
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
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
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
褐以相秦或冒謫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
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
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
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
眾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
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

晉書注卷五十一

五

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
磴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
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
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廷主之累下致駭眾
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
命並臻饑不待餐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
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晚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
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殲臨川恨晚
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
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

天池以濯鱗排闥闔步玉岑登紫閣侍北辰翻然景曜
維杳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
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
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榮
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
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丁泰未廬札記
九二云履訟初變為兌訟時二在坎獄中故曰幽人孔
氏經學厄言曰左氏遂幽其妻惠氏九經古義引荀子
公侯失禮則幽古刑法四謂之幽惠氏云今學者輒曰
高士為幽人非也案三國魏志管幼安傳明帝詔青州
刺史曰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
恭之義則三國時即以高士為幽人矣 見俗人之不
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

晉書注卷五十一

六

外也故曰天立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
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
元氣混蒸眾品仰化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
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
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
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
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
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而
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
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

山之力剗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
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
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
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
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
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闐然而內章不欲示白
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
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味得道之槩
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
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

晉書卷五十一

七

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
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於
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
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
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
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眾人守不動之安者
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
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
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
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

也子議吾失宿而駭眾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
才不周用眾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
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
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
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
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
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
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
莽臣曰臣以佺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網
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

晉書卷五十一

八

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
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
軀半不仁御覽七百四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
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
暑煩煩加以咳逆或若温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
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
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
臣聞部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卻子入周禍延王叔
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稊禮
日玉篇藎與藎同麥也一切經音義藎麥藎也
齊民要術早稻法宜五六月穫之以擬藎麥 稊之彫

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
臣疾疾抱費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
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
下有輪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
留神垂恕更旌瓊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
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
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
而披閱不怠世說文學篇注引王隱晉書一車作二車
御覽三百八十六引王隱晉書作謚羸病
手不釋書歷觀
古今無不皆然
翁撰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隋志有皇甫
謐曹欽論寒食散方二卷又有皇甫士安依諸方

晉書注卷五十一

九

撰一卷顏氏家訓雜藝篇曰醫方之事微解藥性小小
和合居家得以救急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詳裴秀
傳每委頓不倫嘗悲志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
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詔
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
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棗棗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
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
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
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
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
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

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書鈔六
十六引
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二年詔曰御覽二
百四十五輪苑新書前集六均引作元年男子皇甫謐
沈靜履素居注履素作素履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
其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
書鈔六十六引晉起居注作固
辭疾篤恐其所執不奪其志也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
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
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御覽六百十引王隱
晉書談作督終論曰立晏先生
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
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
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

晉書注卷五十一

十

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
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
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
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
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
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
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
不如速朽季孫瑛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
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
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

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捫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日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

齊書注卷五十一

十一

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哈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物為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遵條裹尸麻約二頭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作裹尸覆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阮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五尺作二尺廣六尺阮訖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遵條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

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附附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齊書注卷五十一

十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十七史商榷四十一鄭氏康成所傳者係孔壁真本唐人作疏之本并孔傳則蓋所造託名於孔者蓋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去康成沒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十餘年難甚多隋書志卷一皇甫又撰帝王世紀世紀十卷注云起三皇盡漢魏唐志同宋志九卷入編年類尚書堯典正義引晉書皇甫謚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六經圖識隋書志攷證日謚言封帝學於高辛氏本於東海衛宏所傳隋書志攷證日謚言封帝學於高辛氏書謚得其傳則不徒資諸梁柳矣攷御覽諸書所引似宋史年曆唐志皇甫謚年曆六卷書鈔類聚御覽並引恐誤年曆唐志皇甫謚年曆六卷書鈔類聚御覽並引紀殘缺博案經傳旁觀百家著帝王世紀高士逸士列直年歷合十二篇起太昊帝訖漢獻帝

女等傳隋志皇甫謐高士傳六卷宋志作十卷今存本
選注並引之御覽四百九十六引作皇甫謐達士傳
唐志皇甫謐列女傳六卷類聚三十五初學記二十御
覽四百八十二並引作列女後傳魏志龐涓傳注曹爽
傳注並引作列女傳孫志祖讀書勝錄日續博物志云
皇甫謐高士傳亦七十二人而直齋書錄解題則云高
士傳十卷自被衣至管寧八十七人是未本已不同矣
今本高士傳止三卷自被衣至焦先九十一人卷數少
而人數多蓋亦出於後人之增損也皇甫謐
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
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
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

晉書卷五十一
三

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廩代
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
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
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廩既至荆州大失物情
百姓叛廩迎杜弢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按陶侃傳敦
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請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
蘇溫馬傅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會以距廩王廩傳王
敦左遷陶侃使廩代為荆州將吏馬俊驎馬鄭攀等上
書請留侃敦不許廩為荆州將吏馬俊驎馬鄭攀等上
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廩杜會傳王廩為荆州刺史會
距之以三傳參攷則荆州將吏距王廩迎杜會乃在廩
未到州之先且所迎廩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為侃
者杜會非杜弢也
所敬責其不來詣己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世說文學
晉書曰祖茂秀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
才父模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
文學篇注王隱晉書曰少好學師郡檄主簿虞嘗以死
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
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
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柔憤或迷或放
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
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
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

晉書卷五十一
十四

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周家祿校勘記曰任行文按賦
脫信信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胃兮氏仲任之
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
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搖曳戴
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御覽六百八十四引製
文霓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
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鑿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
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
棄於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
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

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
而三春兮尙含英以容豫悼隳靈之靡暇兮限天曆之
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驚
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
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烏逝而時
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曩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
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
莫悅而未違彼未違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
而投輿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
愈光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

奇書新注卷五十一

十五

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
遠游於太初兮鑿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氣
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廝徒於
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
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
氣疊疊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嶠兮掇紫英於瀛濱揖太
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翁而復張兮百卉隕
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躡
畢兮仍騰躍乎陽一作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
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兮

覲朱明之赫戲莅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纒鶴
一作明以承旂兮盟天馬而高馳說義和於丹丘兮請
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歲一作歲海
者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
乎西游與浮鶴於弱水兮泊舳艫兮中流苟精粹之攸
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
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
王母於椒丘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援兔
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
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畜探龜蛇於幽穴

奇書新注卷五十一

十六

兮瞰罔養之潛育晒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傾
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
廓而凌虛登閭闔而遺一作遺眷兮頰玄黃於地輿召黔雷
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
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
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跣
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
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
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爲匠
乾《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

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
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
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颺颺而遐游斐陳
辭以告退兮主悻悻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
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餐會司儀於有
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
枉矢鑠其在手兮狼狐翮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
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授號儀輿
整旅兆司鬱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眾
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

晉書注卷五十一

七

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
移兮駕應龍青蚪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燦微霍
兮仰流旌垂旄森攸襪纏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
方馳且啟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
《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
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
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邁降而速邁華
雲依靠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煙燼兮辭天衢
心闕曷兮識故居路遂道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
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

澹無思兮心恆娛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
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荅策雖所言殊塗皆明
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
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
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
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
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
舉其人及有負俗謫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
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

晉書注卷五十一

六

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
於上其有日月之管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
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
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
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
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
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
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
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
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

蕩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
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
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
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
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
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荅聖問擢為太子
舍人除問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
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
隕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術
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

晉書注卷五十一

九

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開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
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
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愍委命九夷重譯邛冉
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
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
赫如雷霆截彼江河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
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
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錄光天之
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駉駉風于華陽
弓矢藥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

舟為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邑三務
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
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
類聚四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月初三日曲
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三日曲
水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
女以汎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好事
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左遷仲治為陽
城令案此事見束皙傳虞傳不言左遷陽城仲治乃仲
洽之誤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
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墮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
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

晉書注卷五十一

二十

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
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
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
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
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厯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
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絳闕而
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
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
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
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

煩有變而之飭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案禮志載衛雅等奏請封禪表不列虞名詳李重傳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隋志曰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史通書志篇曰晉有摯虞族姓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頊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文選王友時荀頊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擊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舊異狀凡十五事南齊書禮志曰晉初荀頊因魏代前事撰為晉禮參攷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咸續續此製未及成功今虞之決疑注是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

晉書卷五十一 三

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過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子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恭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宋書禮志二舉以成人之禮則殯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宋書禮志二此句下有天子無服殯之儀絕君故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案輿服志兩社議則見於禮志詳李重傳注書鈔一百四十擊虞會朝堂五輅制度議曰諸車之合於法度可以示訓者則輅為名亦猶殿堂之後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世說文學篇注王籍蕩盡古而文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御覽三十五王隱晉書曰永嘉五年洛虞撰文章志四卷隋書四卷後中大飢五月擊虞餓死漢書桓麟傳注魏志陳思王注解三輔決錄傳注世說文學篇注均引之類摯虞注趙岐三輔決錄七卷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史通補注篇曰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

晉書卷五十一 三

陽羨風土常瑛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隋經籍志攷證曰按岐撰決錄據其自序並昔人微引逸篇其書不類譜牒至擊虞之注與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史通所考未精也武威張澍有輯本二

又撰古文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

隋志曰虞採摛孔翠艾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文心雕龍才略篇曰藝虞品藻流別有條理焉案詩關雖正義引作文章流外集書鈔一百一十二引作文章流別論御覽五百九十五五百九十六並引作文

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章流別傳

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恆為其辭東平

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

世說至公坐廣談仲洽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注

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郡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

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東哲

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

文選補亡詩注王隱晉書云案地理志元城陽平二縣均屬陽平郡不屬平陽

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

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

御覽三百六十二疏從流從正以正得聲隸變疏為疎與束縛之束本不

相涉正古胥字古人胥疏同聲故從正聲也疏之改束

自取聲相轉如耿之為簡奚之為嵇耳唐人不通六書

乃有去足之說沈濤交翠軒筆記曰錢說甚辨然漢桂

陽太守周憬功勳銘疏字已作疎觀

錢說甚辨然漢桂

陽太守周憬功勳銘疏字已作疎觀

錢說甚辨然漢桂

錢說甚辨然漢桂

錢說甚辨然漢桂

錢說甚辨然漢桂

其鮮短是疎乃漢時俗字疏不從足從東而云去疎之足猶沈不從尤而云去水為尤也董字本從童而郎鳩有千里草之謠皋字本從木而伏波辨曰下羊之印漢時隸變之俗體不合六書者甚多正未可概以說文繩

耳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哲博學多

聞與兄瑒俱知名

文選補亡詩注王隱晉書曰父惠馮

注文士傳曰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案王書敘哲父兄

之名與此傳均異必有一誤御覽四百十引東哲弟蕭

孟恩文言孟恩父昔為御史與哲

先君同僚是哲父亦嘗為御史也

少遊國學或問博士

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

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珍娶石鑿從

女棄之鑿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哲等久不得

調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謂

哲誠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

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

御覽十一王隱

康中郡大旱苗稼敗哲乃命邑人躬共請雨三日中雨

水三尺眾人以其有術數精誠於神明百姓喜為之

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萌我稷

以生何以酬之報東先生案我黍句當從王書作以萌

與下句以生叶韻本書疇為疇之譌文即哲與衛恆厚

酬字也未句東長生亦以作東先生為是

善聞恆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為勸農及甦諸賦

類聚六

覽六百五十一引東哲勸農賦案書鈔一百四十四引東

哲湯餅賦凡十條本傳但作甦賦脫去湯字類聚七十

二初學記二十六御

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

慕榮利作立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東哲閑居門人並

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

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尙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
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
則率士樂其存死則字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
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
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
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巖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
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立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
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圖匿辭價泥蟠深處
永哉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
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

晉書注卷五十一

三五

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紉袴之
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鶴首以
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蟠於
埴井晒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丘且
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
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
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枯儒
學自枉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威
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
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菴

餐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
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
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蛸赴溼物
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
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
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
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
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
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
高喻將忽蒲輪而不昞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

晉書斟注卷五十一

三五

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峩之宮夕墜
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
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周家祿校勘記曰或
句首當作是故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
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
熙隆六合寧靜蜂蠶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
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釐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
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
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
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

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
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
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
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
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一作足於獸何必笑
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宜文裘而拖
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
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
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
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肆神游

晉書卷五十一

毛

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
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總羣
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
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鑿卒王
戎乃辟珍華召哲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
司空復以為賊曹書鈔五十七文士傳曰東晉元屬時
欲廣農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
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
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日天時不訾二日地利無失三日
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施之患水旱失

中雩禳有請雖使義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畝於原隰
勤蔗蓂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
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
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
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
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
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周家祿校勘記曰宜
園之苑古未不樂曠野食在人閒故謂北土不宜畜牧
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

晉書卷五十一

天

群羊取之清泐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
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
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駘在坰
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
所以會哉周家祿校勘記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
頃汴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
為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
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
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
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

和遷康公于海上往往託伊尹放太甲之美名明示其奸臣之胆而壯衰君之氣也如春秋外傳衰與伊尹此而亡夏姬已與膠鬲比而亡殷豈必實有其事哉文丁殺季歷季歷之功賜之日文丁瑣和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而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統箋曰按呂醜時未可也高誘曰季歷勤勞國事以至薨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時竹書未出誘不知有文丁殺季歷事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上曰竹書紀年出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季歷維維伊尹文王殺季歷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李氏維維曰今羣書蕪穢典訓遲殺益誅尹猶日頗刑季歷之殺古今大惡而以之汚職至聖不憂舌過鼻乎是皆不知史記太丁即文丁誤以文丁為文王由不見竹書本文故也十七史商榷曰文丁史記作太丁帝乙之父也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竹書紀年曰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統箋曰案書武王也無逸言殷之日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

晉書注卷五十一

三

之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則耄荒荒乃自其生年而數若謂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則耄荒荒何指乎案竹書武王在位十七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在位十九年至穆王元年適百年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竹書紀年伯和歸其國沈約附注曰號曰共和統箋曰案魯連子日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紀年校補曰近本公行政號日共和非實錄也竹書紀年校補曰近本公行政號今據史周本紀司馬貞索隱武左傳杜解補正引紀年同繩史記志疑曰案以共伯和為周召行政之號史公之單說也而韋注國語孔疏左傳及史通獨宗之後儒並依斯解其實不然昭廿六年傳云厲王厲虐萬民弗忍流厲宣之問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矣周召本王朝卿士僅果攝天子之事不可言釋位別立名稱若後世之年號

古亦無此法故顏師古以史公之說為無據攷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連子並以共和為共伯和共伯和共伯和共伯和亦謂之共頭呂氏春秋從竹書路史武王使召公盟微子明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和共伯和共伯和民厥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和共伯和共伯和參核情實必是如凡有言共伯和共伯和共伯和伯千位篡王者有言共伯和共伯和共伯和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違春秋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追遙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昇混莽卓等豈不誣哉夫厲以得罪于民流彘不返共和攝政王號固在也奈何制之歐陽公春秋論有言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經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

晉書注卷五十一

三

一篇似說卦而異杜預春秋後序日汲冢周易上下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類聚四十一王隱晉書日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春秋後序日又別有一卷純集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日師春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新唐書劉知幾傳日師春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史苑文志春秋類有汲冢師春一卷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春秋後序稱瑣語十一卷隋志雜史顏氏家訓書證篇日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皆由後人所屏非本文也史通六家篇日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月為夏殷春秋又日瑣語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隋經籍志攷證日水經滄水注類聚書鈔后妃御覽

皇王部人事部服章部羽
族部共引瑣語十三事 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

次言上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

所封大厯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

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

穆天子傳序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

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助前所考

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

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今子王之塚

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

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

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穆王游行之

事然其言不與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

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

經副在三閣案史記六國年表魏世家惠成王均作惠

王無成字襄王僅十六年無二十一年如荀氏之說由

始皇燔書之歲上溯八十六年乃哀王之二十一年並

非襄王魏世家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集解言世本

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索隱亦云脫一代故荀氏誤以

哀王為襄王而不知襄王無二十一年也且索隱云按

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是竹書紀年所限於哀王

二十年而所載則在襄王二十年其時襄王已葬哀王在

位故稱哀王曰今王當無疑義荀氏曰今王已葬哀王在

詞矣又誤以哀王為安釐王更進四十三年矣其去燔書

之歲安釐王有八十六年乎春秋敘疏引東晉傳云燔書

所引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部差為整頓又云穆天子

傳世間偏多案王書所謂四部部指上文周易上下經二

各書僅舉七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及穆天子傳而言也其餘

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

注蓋并圖詩一卷而言

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篇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

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自珍曰孫說是也

晉書注卷五十一

三

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

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

漆字科斗之文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目

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

案本傳上文所舉篇數凡六十九篇合之不識名題之

七篇為七十六篇多出一篇謾也如春秋正義所引紀年

作十二篇尺五寸書鈔一百二十二引王隱晉書作三尺

之數二尺五寸書鈔一百二十二引王隱晉書作三尺

海經注作三尺三寸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

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

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曾在著作得觀

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作郎東晉述而成之亦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

庭堅難之亦有證據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初學記二

十一引束皙答汲 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

之義 書郎摯虞日三日曲水其義何指 虞對曰漢章帝

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邨人以為

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類聚

續齊諧記作一村以為怪乃相攜之水盥洗太平廣記

以濫 帝日必如所談 類聚四引續齊 便非好事 記一百

九十七引續齊諧 哲進日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

類聚四引續齊諧 哲進日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

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城 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太平廣記一百

晉書注卷五十一

三

諸記作羽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

之劍日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類聚四引

積齊諧記作及秦霸諸侯 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

乃因此處立為曲水洞 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

竹簡一枚世說雅量篇注文士傳曰元康中有人自嵩

作太 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書鈔九十七

康中 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

也檢驗果然世說雅量篇注引文士傳檢驗作檢 時人

伏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為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

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世說雅量篇注引

歲卒元城 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寰宇記五十四日東哲

為之廢市 世說雅量篇注文 所著三魏人士傳七

哲才學博通世說雅量篇注文 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春秋左氏傳

引之馬國翰 發蒙記案隋志小學類東哲發蒙記一卷

輯為一卷 收史記殷本紀正義句奴傳索隱初學記二

小學類 覽一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九均引

之通典七十一引束皙發蒙記總論元耶律楚材雙溪

醉隱集花史序釋自注引發蒙記是元時此書尚存也

補亡詩文選補亡詩注王隱晉書曰嘗覽 文集數十篇

隋志著作郎束皙集七卷梁有五卷錄一卷 行于世云

書鈔五十八七十九一百五十二引束皙集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

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類聚四十二

十九均引 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

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

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

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日夫駢駢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

明月不流光則非隨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

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

見處士王接岐嶷備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

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忠玄

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

見日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日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

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

備覽眾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

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

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温宇

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

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

舉秀才友人榮陽潘滔遺接書日攀虞下玄仁並謂足

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日今世道交喪

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

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

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
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
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稽
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
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稽
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
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
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
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
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堪統

晉書注卷五十一

七

行臺勞格校勘記曰晉諸公傳贊曰東海王越表王堪爲尚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傳作尚書
令微 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
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
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
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
核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
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
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
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
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

論之接遂詳其得失學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
當又撰列一作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駢難
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
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勞格校勘記曰愆期字門子
護南郡太守傳贊曰愆期字門子加督護使亮征西司馬
伯注公羊十二卷伯注公羊十二卷伯注公羊十二卷
唐藝文志作王愆期注公羊十二卷又難答論一卷書
太誓正義曰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
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
孔子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
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
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詩鴻雁疏亦引此書通典八十
九引征西大將軍庾亮
府評議司馬王愆期議

晉書注卷五十一

八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上
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
之高入者歟泊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
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
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
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禮郊
之禮虞既厄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
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柱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華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
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

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斟注卷五十一

晉書斟注卷五十一

堯

晉書斟注卷五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郤從谷谷與滕同漢隸从谷旁者或變為彡故郤或作郤

與从希之郤音義全別今晉書刊本郤字亦譌為郤而郤郤二姓遂混而無別今據定望出河南濟陰者讀如郤郤正郤詵是也望出山陽高平者讀如緝郤慮郤鑒是也陸魯望詩一段清光染郤郎此用郤詵事當為誤音而黃伯思譏其濟陰單父人也案地理志上單父屬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是濟陽為濟陰之譌詳地理志注

晉書斟注卷五十一

一

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

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陲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

晉書注卷五十二

二

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

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誦誣誦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壓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

晉書注卷五十二

三

智咸慕名宦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眾正益至若得其邪則眾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眾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疆其所不

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漏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恆得

晉書卷五十二

四

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變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

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

晉書卷五十二

五

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御覽四百二十二引王隱晉書方術作力術通典百三曰太康中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郗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詵用為征東參軍詵表自理日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為縣悉家以咸寧二年遷改常多疾病遂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

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
濤答言詔前哀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為
平輿長史論者以為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說文義
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應問清議與否
濤云自為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
極盡同異之論兖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詔至孝中
間去郎正為母耳居喪毀瘠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祿氏
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延道
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闕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
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作為口語其事灼
然無所為疑又與衛瓘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
以相貶也案本傳不言為太子洗馬疑在其徒尚書郎
舒言為平輿監軍長史未知孰是徙尚書郎轉車騎從
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

晉書卷五十二

六

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
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御覽五十七引臧榮緒問
晉書作帝於東堂餞之問
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
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
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
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
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諸
史
攷異三曰案隋書經籍志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今
嵇康集中有養生論一首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答難
養生論一首即隋志所稱三卷其末卷李少君 察孝廉
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吉阮生即阮种 察孝廉
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元

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
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
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于千載朕應踐
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
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
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
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
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
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
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
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
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
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
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
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
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
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
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
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

晉書卷五十二

七

夷或干賞陷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閒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眾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眾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

善書對卷五十二

八

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疆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恩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

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而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穉野早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

善書對卷五十二

九

不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僚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眾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

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
又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
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
尙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
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
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
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
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閒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
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
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

晉書注卷五十一
十

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
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
元不作敝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
勸奮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
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
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
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
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
越綬堂日記曰上文云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
第詵傳自言賢良對策第一蓋初試詵爲第一更試种

晉書注卷五十二
十一

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
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
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郵黎蒸將濟元元同
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
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
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
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序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
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
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
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

之卒于郡
華譚 袁甫周家祿校勘記曰甫
附譚傳不別爲篇日宜刪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尙書事父譚
吳黃門郎譚葦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
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 書鈔三十四王隱晉書
華譚傳曰幼而好學又
七十二晉中興書廣陵華錄曰幼而勤學弱冠知名又
六十六晉中興書廣陵華錄曰少以言語清辯知名

為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書鈔三十九引王隱晉書
作爲刺史司馬又七十三引晉中興書廣陵華錄亦作禮辟署從事愛其才器待以賓友
之禮書鈔三十四王隱晉書大康中刺史嵇紹舉諱秀
才勞格校勘記曰據紹傳紹於太康中未嘗爲揚州刺
史譚傳嵇紹疑是嵇喜之誤紹紹略州刺史紹字季子
人舉華譚爲秀才與本傳異御覽四百六十四文士傳
日年十四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
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元作武帝
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辨此理而
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
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

晉書卷五十二

十三

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積風俗
漸熒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
雖非彼以爲是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
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
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
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己之言入妄則不
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
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
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
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

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
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
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
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
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淆六合對曰臣聞聖
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
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
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
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
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

晉書卷五十二

十三

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
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一作
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影響杜佞諂
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實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
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
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
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
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睢屢作
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
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

時一作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
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
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懋而吳人易
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
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閩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
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
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
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
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尙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

晉書卷五十二

十四

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
邊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
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
苗之征以周之盛元作猥狃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
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無爲罷武庫
之常職鑠鋒刃爲佃器自可倒戟干戈苞以獸皮將帥
之士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
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
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
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周家祿校勘記曰對曰

又當作又屬上句

臣聞五帝殊禮三千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
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盜俗其歸一也今
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
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
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
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
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
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
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
時無其人而有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

晉書卷五十二

十五

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
義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
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
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眾豈當無卓越
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
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
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
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
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
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

為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眾中嘲之曰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作會宣武場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

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

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

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

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案世

語篇蔡洪赴洛洛中人問與洪答詞與此略同惟五府

作幕府採作求拔作采秀異作異才明珠四句作夜光

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

山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作大禹生於東夷文

王生於西羌劉孝標注謂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

穿鑿也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亦作華譚曰當今

六合齊軼異人並出吾聞大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羌賢聖所在豈常之有是世說誤以為蔡洪之言也書

鈔七十九引干寶晉紀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

作秀異之奇固產於外不在於中域江鬱作江潭夜光

之璞作夜光美玉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

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

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

尼遂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

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

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鄆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

升擢及譚為廬江延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
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
尚書郎永益初出為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
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書
三十九王隱晉書曰王戎聞在政有稱其譚甚有政績
時軍民饑荒以穀三百斛與譚使給饑民譚甚有政績
再遷廬江內史讀史舉正曰案廬江非國不當云內史
拜臨淮太守弟徽為宣城內史於時正朔所加止江東
而已其禮才不出荆揚數郡而譚猷並居畿甸名拜時
人榮之案本傳失載譚為臨淮太守疑當在為內史之
後華為廣陵族望書鈔誤引為晉陽卷六十六七十三
正作廣陵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
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
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
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
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為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
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
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
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
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
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
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御覽八百七十七千
卓有恩卓募人人城求譚寶晉紀曰譚先於
人者至舍問華侯在否 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

晉書卷五十三 七

緝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
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過遂數年不得調
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
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隋志儒家類作十二卷又
有華譚新論十卷初學記
引之 上賤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
中正譚薦于寶范珧於朝乃上賤求退曰譚聞霸主遠
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己爲分故疎廣告老漢
宣不違其志于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
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
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關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

晉書卷五十二

六

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
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
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恆快
快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
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書鈔五十七載榮緒晉書曰晉
陵朱鳳吳郡吳震並有史料白
首衡門華譚爲祕書監時薦此二人擢拜著作佐郎初
學記十二晉中興書曰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等以單族
二人並有史料白首於衡門後譚知之薦二人擢補著
作佐郎並皆稱職也隋志有晉中書郎朱鳳晉書十卷
職誌十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
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牛錢
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

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
迨用事恆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歎望嘗從
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
今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
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
散騎常侍諡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
汲桑戰沒茂嗣爵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
名以詞辯稱御覽二百六十六晉中興書曰華譚所友
友善又四百七晉中興書曰太安中入洛 嘗詣中領軍
又八百十六引王隱晉書誤作字公曹
何助自言能爲劇縣助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

晉書斟注卷五十二

九

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
爲帕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
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御覽二百六十六晉中
興書曰助曰君子治應
多宜何以唯欲宰民何不爲一臺職乎甫曰人各有所
能不可爲齋是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
何能悉備又八百十五王隱晉書曰袁甫稱所知於領
軍何助助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可以唯欲使宰民
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
錦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
於領軍與本傳自言能爲劇縣異黃霸馳名於州郡而
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助善之除
松滋令御覽五十七載榮緒晉書曰華譚移前松滋令
袁甫曰枯澤非應龍之泉平林非鸞鳳之窟
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玠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

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疆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早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又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邁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喪然應召對揚天問高

晉書注卷五十三

三

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己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詵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烏路會飛龍津派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晉書注卷五十二

二 衢鄭厚德校字

晉書注卷五十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彪 戴 尙 周家祿校勘記 曰太子下脫通字宜照總目補

愍懷太子通字熙祖

御覽七十引王隱 晉書作字熙初 惠帝長子母曰

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

御覽三百七十引王 宮中嘗夜失火武帝 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 類聚十六御覽一百四十八 引王隱晉書作六七歲時

晉書注卷五十三

一

牽帝裾入閭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

類聚十六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 見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 也 以享士 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又嘗見官而 養猪肥大不常復問上何不殺以賜左右

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傳 祇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

御覽一 入王隱晉書日常稱以為似宣皇 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帝亦以東宮無嫡有託後之意

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 武帝紀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封御覽一百四十八王 隱晉書曰太康十年詔曰適既長且仁可令以適為廣 陵王以廣陵臨淮 以劉寔為師 寔本傳曰字子真平原 為封國邑五萬戶 高唐人案隋志有劉寶

漢書駁議二卷漢書敘例云寶字道真高平人侍皇太子
子講議別有駁議本書別無劉寶其人而字子真一
字道真一作平原高唐人一作高平人疑道為子之誤
而平原高唐脫去兩字誤例為高平本傳所敘歷官吏
部郎與敘例同其餘河南尹丞尚書郎敘例作中書郎
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必是紀載傳聞之異傳言領冀州
都督敘例稱安北將軍安北乃冀州之兼銜可以決其
為一人也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劉寶語通典引劉寶
與慈懷太子論漢書皆為師傳時之言寶與孟珩為友
實字形相近唐初必作實是以又誤為寶也
 楊準馮蓀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
 為師傅以何劭為太師勞格校勘記曰通典懺景帝
當是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
字之誤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通尚幼
 蒙今出東宮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惟當賴師傅羣賢
隱晉書出下有止字
 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御
一百四十八引王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
隱晉書使作與太子太傅楊濟息勞格校勘記曰太子少師裴楷息
太傅當作太保太子少傅張華
憲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少師太子少傅張華
作太師案以楷本傳證之作太師誤
 息禱尚書令華虞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御覽
四十八王隱晉書曰並以道義之門及長不好學惟與
有嚴肅之訓其令此六人更共往來左右嬉戲書鈔一百三十六晉惠帝起居注曰不能
懷太子賜典兵中郎口倚複紅襪一編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宦
 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
 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

晉書卷五十三

二

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御覽三百五十八王隱
晉書曰皇太子孫臧外祖
蔣迪吳興人後迪作醅當醜未成大食自行迪打醅食
被問景養養日當生太子儲副案蔣美人為蔣迪之女
即下文保林蔣俊慈懷之子尚有影尚二又言宜隆其
 人均不言其母味知為蔣美人所出否
 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
 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
日頗好游宴或闕朝侍稍失
 儲副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
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其後太子好卑居小
馬小牛令左右騎斷鞅勒使墮地又三百五十八引作
卑雞又三百五十九引郭頌晉世或有犯忤者手自捶
 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五動屋而於宮中為
 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御覽一百四十八引
王隱晉書作又令人
 屠肉己自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
 西園賣菜藍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
 錢五十萬備於眾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
 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
 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
 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
 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
 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
 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
 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

晉書卷五十三

三

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

晉書卷五十三

四

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賈后無子妬害滋甚中護軍趙俊勞格校勘記曰俊字誤陸

雲傳作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

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五行志中作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

枯死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九年正月月華赤

杏花尉氏兩血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夏桑生於東宮西

廂日長尺餘數日枯日中若飛鷲者積數月中平中亦

有此變皆為太子也賈后作頡字髻太子見十二月賈

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

于別室造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

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

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

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並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思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賈后誣奏太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宋書蔡廓傳曰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遙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表願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

晉書卷五十三

五

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

人詔許之於是使尙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

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

太保何劭讀史舉正曰案劭為太子太師未嘗為太保詣東宮廢太子為庶

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

受詔步出承華門水經穀水注曰天淵池水又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注云後遂為東宮池

也昔晉朝收愍懷太子于後池即是池也通鑑晉紀乘

注曰承華門東宮門也陸機詩所謂振纓承華是也乘

麤犢車擔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

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御覽一百四十九王隱晉書曰考竟太子母淑妃謝

林蔣俊及母三弟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

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潛以千兵防

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

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

髮五行志中作城東馬子莫聾喻比至來年纏女髮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聾空作聾陸又曰

南風起兮吹白沙惠賈皇后傳作南風烈烈吹黃沙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干寶晉紀作南風

烈烈吹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觸麟生齒牙南風后名白沙

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

太子至許遺妃書御覽六百九十三晉惠帝起居注曰

與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

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

晉書注卷五十三

六

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

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

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

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

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

見汝即便作表求入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十

太子云陛下昨夜不快汝可二月二十八日遣宮婢賈書與

入朝太子如令請罪詔聽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

與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

住空屋中坐須臾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賈后不見

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

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

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啟說不堪三

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

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荅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

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

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云不孝那天與

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

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

不復自覺御覽一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使婢陳

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

晉書注卷五十三

七

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

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

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眾人見明

也太子既廢非其罪眾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趙王倫

衛司宗室之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

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世說賢媛篇注晉諸

人琅邪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

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

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

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

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讐猶足以為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閉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御覽七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杏子黑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小黃門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

晉書注卷十三

八

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御覽七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其夜薨或傳太子不肯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禮葬作禮及賈庶人死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禮葬作禮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

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啟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反葬上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通典八十一王堪為愍懷太子服議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承重豈復是過又引王接議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

晉書注卷十三

九

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案王堪與王接異議當時蓋用堪議也華陽國志十一曰愍懷太子死於許下博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士中書論虞祗之禮長文議虞祭宜還東宮喪之發也以繼太子者為主配食於潁川府君皆施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為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既表髻鬣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我不明北亂沈菽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

干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啟建降祚爾
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窀穸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
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
光來葉永世不泯諡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勞
校勘記曰己卯當從本紀作壬寅六月庚寅朔無己卯
水經穀水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樅
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樅後
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淨園中案上文冊云迺葬京畿其
地當在城內故鄴氏云然顯平帝感閣續之言立思子
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彫滅尚並與
父同幽金墉

彫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晉書注卷五十三

十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
發姦回作變通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為皇太孫惠
紀在五月宋書五行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御
志三作四月丁巳一百四十九晉惠帝起居注曰惠帝使使持節司空
任城王濟策命愍懷皇太子前妃為皇太孫太妃是日
也以復告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
於太廟御覽一百四十九引王隱晉書太子官屬作文武
太傅官屬又晉惠帝起居注曰惠帝詔以太常成案為
太孫太傅前城閣校尉梁柳為太孫少傅案起居注成案與傳異五月倫與太孫俱之
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
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
廂御覽一百四十九晉惠帝起居太孫廢乃枯永寧元
廂注曰桑復生于西廂長丈餘

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
害太安初追諡曰哀御覽一百四十九王隱晉書曰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惠帝紀在五月永寧元
年八月立為皇太孫惠帝紀在五月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
服齊衰替諡曰冲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
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
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
姦邪疏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

晉書注卷五十三

十一

外戚詔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
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
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
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
建儲德不恢撥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注卷五十三

晉書附注卷五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弟耽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吳志

陸遜傳曰字伯言代顧雍為丞相諡昭昭機身長七尺

侯陸抗傳曰字幼節拜大司馬荆州牧昭機身長七尺

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世

賞譽篇下注文士傳曰機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文選

晉書附注卷五十四

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文選文賦

緒晉書作退臨舊里與注引臧榮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

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

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文選注

陸機著辯亡論言孫盛曰其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

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

王室遂卑於是羣雄鋒駭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

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

伯世威凌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敵遂埽清宗祊

蒸醴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闕之

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吳志三嗣主傳注御覽二百九

衆合亦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雖兵以義動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

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

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

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

敵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定飭法修師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則威德翕赫賓禮名

賢而張公為之雄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張公均作張

張公想因入洛之後避晉文諱稱公又吳志注江表傳

日孫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然則士衡

亦有因也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

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

文選李注補正曰夷庚者藏車之所因學紀開云按左

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

此注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

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

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叙心因令圖吳志三嗣主傳注引

叙心發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

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

臻志士晞光而景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

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

宜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

蓋蔣欽周泰之屬宜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

名聲光國吳志三嗣主傳注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吳志

三嗣主傳注文選張惇上均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

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

衛主路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吳志三嗣主傳

算文選類聚十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

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

晉書注卷五十四

三

塞之舟下漢陰之焮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九日元和志

里南臨宛口阻一小山號曰鄧塞孫堅破黃祖於此山

下魏帝於此治舟艦以伐吳水經注鄧寨者鄧城東南

小山清水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干旅武步原隰謨

臣盈室吳志三嗣主傳注引銳師作銳騎武步作武將

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

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聘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

之敗圍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

戰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蓬龍均作龍楚辭曰子輪不反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吳志三嗣主傳注勢岌財匱

而吳茫然坐乘其弊吳志三嗣主傳注故魏人請好漢

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吳志三嗣

作西屠庸蜀文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

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類聚十一引作

選理學權輿日注日八代三皇五帝也又機五等論云

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注日八代謂五帝三王也

亡各觀文立義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

而守長棘勁鍛望焱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

下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

晉書注卷五十四

四

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吳志三嗣主傳珍瑰重迹而至

文選瑰奇玩應響而赴輪軒聘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

或作貴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吳志三嗣主傳注

庶均作齊民文選理學權輿日注而帝業固矣大皇既

晨服二字無解晨服猶云夙駕

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

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

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譽謬盡規而施

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十七史商榷

離斐文選作離斐李善曰吳志魏諸葛誕降魏人圍之

丁奉與黎斐往解其圍黎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然則鍾字衍也案黎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三嗣

衡三年司空孟仁卒注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本名宗遜字易焉案三嗣主傳孫休永安五年十月以光祿勳孟宗為御史大夫是時尚未改名樓立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文選頁爰逮末葉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羣

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類聚十一皇家有土崩之虞厥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歟奔于

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文選考異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圖燕人

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類聚十一發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

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

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

矣其人怨劉翕因險以飾智文選類聚十一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

度弘遠矣吳志三嗣主傳注類聚十一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文選李注補

也府猶赤心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識均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思權之我

偏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晉書注卷五十四 五

卑宮非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效命文選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吳志三嗣主傳注奇劉基之議而作

三爵之誓屏氣跼躄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抗懷歸魯子之功吳志三嗣主傳注創投

怨言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怨言均作惡言文選李注示子罕子罕而投之又漢書朱信子瑜之節是以忠

臣競盡其謀吳志三嗣主傳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

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

粗修雖醜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

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吳志三嗣主傳注類聚十一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

書鈔一百十九引東負作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吳志三

也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吳志三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吳志三

注引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守

晉書注卷五十四 六

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文選此句上重山積險陸無長穀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爭舟楫之用吳志三嗣主傳注文是天

晉書卷五十四

七

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羣蠻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寶作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旂江介吳志三嗣主傳注築壘遵渚矜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八日未谿在義陵州西北五里即陸抗築城園步闡處東合大江或謂之東坑李善曰東坑在深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抗所築城在東坑上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吳志三嗣主傳注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豈

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案文選或曰作立日注引太玄經類聚十一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文選類在均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吳志三嗣主傳注非無眾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

晉書斟注卷五十四

八

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吳志主傳注引策作業修作循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文選類聚十一引亦作循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吳志三嗣主傳注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父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御覽八百六十一語林日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云吾鄉曲之思轉深今來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之生感十七史商榷四十九

日案杜子美醉歌行別從姪勤落第歸詩云陸機二十
 作文賦今觀晉書本傳無二十作文賦語子美殆別有
 據也其後機與雲同被害年四十三雲年四十二吳滅
 在太康元年時機年二十大康終於十年機太康未入
 洛則年二十九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選
 雲賦注威榮緒晉書曰司徒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選
 文賦注威榮緒晉書曰司徒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選
 機妙解情理華心識文體故時世賦吳志陸抗傳注引機
 雲別傳作張華一見而奇之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
 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文學篇注文章傳曰司空張華見
 其文章華見而說之文學篇注文章傳曰司空張華見
 於不才至子為日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世說言語篇注
 文乃忠思太多也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
 獲二儁在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
 何以敵此世說言語篇作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
 郭子亦云答云千里蕞蕞末下鹽豉御覽一百七十四引
 數斛羊酪答云千里蕞蕞末下鹽豉御覽一百七十四引

晉書卷之十四

九

陸遜為華亭侯以其所居為封也華亭谷出佳魚蕞菜
 故陸機云千里蕞蕞末下鹽豉王林野客叢書曰或者
 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蕞蕞末下鹽豉耳觀此語則非地
 日每憐蕞菜下鹽豉又日未肯將鹽下蕞菜坡意正協
 世說然杜子美詩日思未下芋君思千里蕞菜鉅山
 公所云是又修門道重嘗末下蕞菜二時人稱為名對張
 華薦之諸公日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
 為祭酒文選為賈謐作贈陸機詩注謝平原內史表注
 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書日譽流京華聲溢四
 表被徵為太子洗馬書鈔五十七御覽二百三十四王
 隱晉書日陸機以文學為秘書監虞濬所請為著作郎
 雲別傳著作郎上有尚書二字范陽盧志於眾中問
 機日陸遜陸抗於君近遠御覽三百八十八引郭機日

晉書卷之十四

十

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日御覽三百八
 作士龍失色既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日我
 出戶謂兄日 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日我
 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三百八十八引郭子作識者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
 疑兩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
 郎中令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御覽二百
 十二引陸機謝吳王表案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選
 此表當是補郎中時所上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選
 陸機答賈謐詩序云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書鈔六十
 王隱晉書日為尚書郎與吳王表日臣頗涉文學見
 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書鈔六十九陸機表
 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
 取非私之謂棘瑛狂鷄 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
 將篡位以為中書郎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 倫之誅也
 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
 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
 死徙邊遇赦而止文選讓開府表注王隱晉書日機與
 一字一迹自可分別御覽二百二十陸士衡轉中書侍
 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出後謝表日臣以職在中書制
 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不獲已乃許發內妹喪
 出就弟雲哭位受弔片言見知慮不獲已乃許發內妹喪
 陸王碑文注引機謝成都王賡日慶雲惠露初機有駿
 止于落葉案謝表謝成都王賡日慶雲惠露初機有駿
 大名日黃耳甚愛之類聚九十四述異記日陸機少時
 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點慧能解人語既而羈寓
 又嘗借人三百里外大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既而羈寓
 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日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
 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

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遺洛其後因以為常類飛

四述異記曰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

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

裁近岸夫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

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

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

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遺送還葬機村去機家二

百步聚土為墳村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

人呼為黃耳冢

還吳案機思歸賦序曰余率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

成篇云云以時攻之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此賦蓋作於是時

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文選

豪士賦序注引蘇榮緒晉書作及齊亡作豪

士賦晉書校文三日賦書與此異疑不足據其序曰夫

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脩一作心以為

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

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

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

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文選煩

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人本集庸夫可以濟聖賢之

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

得之於時世本集也歷觀今古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

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

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

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

元本無 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裋服荷戟立乎

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本集主制

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與利不足以

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

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快不快

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

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

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

晉書料注卷五十四

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

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因斯以言

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

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誦於眾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觀其

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饜大名以冒道家之忌

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

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

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本集之不

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

行乎上下歎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便仰瞻元本謂

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
 矜聞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
 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
 爲此也文選爲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
 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
 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
 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
 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
 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味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

一匱之費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
 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
 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
 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
 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
 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
 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文選王者
 均作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選
 廣作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
 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文選類聚

齊書注卷五十四

三

作財案財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文選盤宗庶雜
 裁古字通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文選盤宗庶雜
 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
 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
 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案文選人
 人避諱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選
 改爲人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選
 而後利之利作而後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
 之同憂矧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
 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選
 類聚五十一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文選政九服
 之內文選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

於是乎結案文選禮注引禮記禮世平足以敦風
 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
 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文選思
 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
 體辭難而心膺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
 也夫盛衰隆廢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
 於必諒案文選原作諒諒作諒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
 此原字爲諒字之謬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繫於
 諒字爲諒字之謬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繫於
 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陵夷之
 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日涉商人之

齊書注卷五十四

十四

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

制有隆爾者文選隆下有焉字豈玩二王之禍而閭經世之算

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

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文選

獲作權注引賈逵國語注曰權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

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文選興化故國憂賴

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

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

勢使之然歟文選事降及亡秦乘道任術懲周之失自

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味於弱下國慶獨喪其利

晉書注卷五十四

十五

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毀實由

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類聚五十一

忘經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

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

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

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

循其制文選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文選共亡覆滅

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柱大啟王侯境土踰盜不遵舊

典故買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

富文選類聚五十一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

進六臣犯其弱網文選注曰漢書賈誼曰大抵強者先

切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

越用梁則又反蘇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

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文選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

於黔徒文選黔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

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

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

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履車之遺轍文選

由作猶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

晉書注卷五十四

十六

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

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

止幾旬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文選以安待危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閭暫

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文選嬖臣九服夕亂哉遠惟

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思智同

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文選殺眾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

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

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

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

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嚮官之吏以貨準財文選財作

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

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政郡縣之長為

吏圖物文選吏作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

晉書卷之十四

十七

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

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

長所夙慕也文選夙慕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

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

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

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

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王穎推功不居

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

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

平原內史文選敦近賦注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又謝平原內史表注

平原相注機雲別傳曰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太安初穎與河閒王順起兵討長沙王又假

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軍率秀等

諸軍二十餘萬人成都王穎傳作前將軍御覽七百六

督三十七萬眾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吳志陸抗傳注機雲

尤之日後世必受其殃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御

多惡之吳志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作機吳人羈旅單

官而王粹率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

晉書卷之十四

十六

所以速禍也周家祿技勳記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

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

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

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世說尤

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

君閭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

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

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

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

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惠帝紀作

太安二年十月破陸機于建春門斬其大將賈崇水經
穀水注曰穀水又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為
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又引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
吳人陸機為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為洛軍所乘大敗
於鹿苑人相登躡死於壘中及七里澗澗為之滿案本
傳上文言機為河北大都督與此作前鋒都督者異讀
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七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
里澗在故洛城東二十里

晉書卷五十四

九

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
大怒吳志陸抗傳注引機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
繞車世說尤梅篇注御覽六百九手決不開天明而秀
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世說尤梅篇注引機別與秀相
見神色自若世說尤梅篇注引機謂秀曰自吳朝傾覆
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
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賸詞甚
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敦煌石室殘本
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曰今
日欲問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吳山縣郊外野也
有清泉茂林吳平後機兄弟素游於此十有餘年耳元
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華亭谷在華亭縣西三十五里

陸遜陸抗宅在其側遜封華亭侯陸機云華亭鶴唳此
地是也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四日崑山在松江府西北
二十三里其西為長谷亦曰華亭谷杜佑曰華亭縣以
華亭谷而名世說尤梅篇注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
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
此歎書鈔一百二十一引語林作陸士衡作河北都督
已被開搆內懷憂慙聞眾軍警角謂其司馬孫據曰
張伯孫困入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也案孫據不言
為司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文選數逝賦注王隱
馬臨刑年四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
之莫不流涕御覽四百二十引三十國春秋日穎誅機
林日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文廷式補晉書蘇文志云
清河太守陸雲也則此書乃雲從子所作陸機傳二子
蔚夏則不知其蔚歟夏歟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日
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
痛惜是日昏霧晝合世說尤梅篇注引機大風折木平
別傳作天地霧合

晉書卷五十四

三

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吳志
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日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
時世說言語篇注機別傳日博學善屬文文學篇日陸
文若排沙簡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
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日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困學紀聞二十日攻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
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
意始知其為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
崔君苗也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
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吳志陸抗傳注
機文章為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
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書鈔一百四陸雲與兄平
原書云前集兄文為二十

卷書不工紙不精恨之隋志陸機集十四卷注

孫拯者晉書校文三曰吳志孫桓傳注引吳書及文士

詞林栢冠載有孫承通陸機詩及機答承詩當即一人

三字形聲都近不知孰誤陸志云梁有少府丞孫極集

二卷錄一唐志仍著錄索孫極為孫字顯世吳郡

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為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

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為涿令有稱績機既為孟

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

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在知故卿

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

亦死御覽三百七十二陸機別傳曰孟玖欺成都王穎

拯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又四百

二十引三十國春秋日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為後軍司

馬至是收承下獄考掠數百兩骸骨見終不言機冤吏知

承義烈謂承日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能濟死復

天日陸君兄弟今之奇士有願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

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

免承喻之日吾唯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慈

又僕又安負君而張平乎固明承死又疾之亦并見害

考掠千餘兩踝骨見終不自誣獄吏作承服辭謀反狀

成都乃下令夷承三族案承均為拯之諺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世說賞譽篇上

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儒雅有俊才容貌瓌

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

為項託揚烏之疇也賞譽篇下注文士少與兄機齊名

傳日雲性弘靜怡然為士友所宗

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吳

日機與弟雲並有馮才

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作雲亦善屬號日二陸幼時吳

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紀瞻傳稱尚書閱鴻薛兼傳

尚書廣陵閱鴻見而奇之稱廣陵閱鴻御覽三百五十

入引閱鴻與劉子稚書隋志有徵士閱鴻集三卷唐日

志作二卷案隋志稱徵士或入晉後徵而不起歟

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御覽三百七十後舉雲賢良

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日雲

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

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緞經上船於水

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

識世說排調篇注晉百官名日荀隱字鳴鶴穎川人苟

舍人廷尉平登卒荀岳墓碣云岳字於伯小字異姓樂

平府君之第一子夫人劉東萊劉仲雄之女息男隱字

鳴鶴隱司徒左西曹掾子男頊字華孫又隱敘岳之官

閱自本郡功曹史至中書侍郎案世說注引家傳岳父

昕樂安太守當據碑作樂平以正之家傳隱官廷尉平

而碑作左西曹掾蓋初為廷尉平而終於西曹掾亦當

以碑為得實劉仲雄名毅太書有傳惟荀昕不見史傳

碑又不敢直書其名攻魏志荀攸傳攸叔父衡表注引

荀氏家傳日衡子祈字伯旗位至濟陰太守疑昕與祈

即一人因字形相近而誤或會歷濟陰樂平兩郡而碑

與傳各舉嘗會華坐華日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

抗手日世說排調篇作張令其語以其並雲聞陸士龍

隱日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日既開青雲觀白

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世說排調篇作布隱日本謂是雲龍駢

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世說排調篇乃是作是以

發遲華撫手大笑世說排調篇注荀氏家傳日隱與陸

發遲華撫手大笑世說排調篇注荀氏家傳日隱與陸

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世說賞譽篇上注陸雲別傳曰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為主簿浚常歎曰陸士龍當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今之顏淵也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書鈔七十八王隱晉書曰民思恩惠圖畫形像配食於村社吳志陸

晉書注卷五十四
三

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眾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眾官悉州閭一介疏閭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眾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大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麻運之

晉書注卷五十四
三

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騰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切啟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道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裘裳襲錦緇衣被玉會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闕宇四門啟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初學記二十引作若得言

齊書卷五十四

三

論端委太學 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錯綜藝文

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吳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晉時郡置太守王國則置內史亦稱太守事然名稱相亂如陸雲稱清河內史亦稱太守懸柅桓彝稱宣城內史城柅亦稱太守蘇峻稱應陽內史蘇亦稱太守孫默稱琅邪太守周廣稱豫章內史蘇亦稱太守王曠稱丹陽太守蘇亦稱內史蘇亦稱東海太守蘇亦稱內史蘇亦稱穎將討齊王固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圍誅轉大將軍右司馬雲歲暮賦序云永嘉二年春泰寵北郡其夏又穎轉大將軍司馬案北郡指為清河內史而言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

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日臣人孟玖穎所襲幸乘龍璫權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世說尤梅篇注機別傳日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交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日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案別傳作孟玖自求邯鄲令與本傳異張昌為亂穎上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日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聚嵩等上疏日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

齊書卷五十四

三

巨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與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

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
 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
 機敢竭愚慙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
 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
 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
 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
 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
 穎惻然有有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
 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
 祭輿地紀勝五日陸雲墓在平江府橫山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案隋志陸

晉書卷五十四

雲集十二卷唐志直齋書錄解題並十卷崇文總目作八卷蓋宋時止存十卷或八卷也又撰新書
 十篇御覽六百二抱朴子外篇論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又曰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綴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其成遂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案隋志道家類陸雲陸子十卷即新書也他書未有言陸機者陸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立學自此談老殊

晉書辭注 卷五四

進水經穀水注袁氏王陸詩序曰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立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前致一辯機題籍古今察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姬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雞雲攢木蔽日知所遇者乃王弼也嗚呼機與弼此八百里外一宿耶不能臆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閻朝案吳志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曰馬拔擇君凡人本傳載孫惠之語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晉書卷五十四

喜字恭仲書鈔六十一引王隱晉書誤作陸嘉字父瑄
 吳吏部尙書曹尙書注吳錄曰瑄瑒第二子喜仕吳累遷吏部尙書少有名聲好學有才思子喜亦涉文籍
 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尙書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
 仕吳稍至屯騎校尉既名族有德行名聲好學有才思
 案喜仕吳歷官蓋由屯騎校尉累遷嘗為自敘其略曰
 至尙書也本書與王書互有詳略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
 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
 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厯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
 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
 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

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
第一者乎元作予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
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
其體潛而勿用趨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
耕養立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
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
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
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
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
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

高麗注卷五十四

三五

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
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
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
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
尋卒陸雲陸府君諱曰太康五年夏四月子育為尚書
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 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
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鑿澄爽神
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
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

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
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
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
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
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
家喪臣遷矯嗣南辭翻棟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
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聘遯骨修鱗陵雲
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
以功名為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
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

高麗注卷五十四

三

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
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窓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
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翰奇
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
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
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
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寶
而不諒誘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
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
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擊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

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晉書斟注卷五十四

晉書斟注卷五十四

三

晉書斟注卷五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

南太守世說文學篇注名士傳曰湛魏征西將軍夏侯

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威次子莊魏志夏侯淵

傳注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莊晉景羊皇后姊夫也由

此一門修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

與潘岳友善文選東方朔畫贊夏侯常侍誄注臧榮緒

夏侯淵傳注世語曰湛以才博文章世說文學

篇注名士傳曰文章巧思善補雅詩名亞潘岳每行止

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世說答止篇注八王故事曰

東方朔畫贊注引臧榮緒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

策中第書鈔一百五十八夏侯湛泰始四年舉賢良方

次居野處慢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

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

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立弱

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

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

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晉宋書故曰彤管毛傳以為古

似形管專為官廷而設實不然也劉琨傳盧諶崔悅等
 上表理現曰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管
 形管宋書百官志上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除虞墨
 一丸此漢制也然則形管所施不獨專於女史今官府
 筆管或染以絳藉藉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
 以紅紙皆其遺像也
 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葦龍蟠六
 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
 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
 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
 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
 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
 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
 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
 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
 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驥於四極之外今
 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
 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昨惜東
 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
 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
 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
 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
 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

舊唐書卷五十五

三

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
 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
 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
 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
 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
 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
 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
 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
 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
 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
 崎傾逐巧點妍嘔噀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
 此之時若失木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
 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
 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
 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
 萬國立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
 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卿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
 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
 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

舊唐書卷五十五

三

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
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
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
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
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
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
益其熱噲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
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
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
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

晉書注卷五十五

四

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
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
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
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
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
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
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
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
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

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

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

熊之傳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曠

桓文之勳抵拙管仲蹉電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

欲超大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虛乞爾養

眞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

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蹶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

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喟風飲露不食五

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

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

晉書注卷五十五

五

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
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
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麋抑乃
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贏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
之迂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
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
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
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
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
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鈹刀不能入

泥駢駢驛駟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駕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荅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銜哉于不嫌僕德之不劭周家祿誤于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微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

書聖注卷十五

六

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紉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仿佛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書鈔六十六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孝若乘心居正為太子舍人又六十司馬攸與山巨源書曰太子舍人夏侯湛柔心居正理識明微應即為郎也又山濤啓事云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治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今殿出為野王令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其可參此選不平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昆弟誥擬尚書乃王莽字文泰大誥之流詞最淺劣不知史家何以錄之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日杏爾昆弟淳琬瑤謨總

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涓等拜手稽首湛若日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父厥世遂啟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

書聖注卷十五

七

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眾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耐于祖姑惟乃用聘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弈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

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實令跡
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是爾猶
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子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
我母氏羊姬案魏志辛毗傳注世語曰毗女憲英適太
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傳蓋湛母
為辛憲英
之女也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胤
齒則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宜敦詩書禮樂蓁蓁弗倦
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尙憂深思遠
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
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

晉書卷五十五

八

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
日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
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子其敬忌于厥身而匡子之纖
介翼子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惟冲
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
且直廉而不劇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
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
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
厥行惟易湛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恆顯而賢同而
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湛曰俞祗服訓

晉書卷五十五

九

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于人不致墮于勤
厥故維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
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
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
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
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湛等拜手稽首湛
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
祿周哉又作歌曰詠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
日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
陽相晉書校文三曰太康十年改王國相為內史此南
陽相不當復稱相然列傳中往往混滑如下敦傳稱

汝南相賀循傳稱會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
 稽相之類不勝枚舉潘岳夏侯常
 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潘岳夏侯常
 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潘岳夏侯常
 宇記十二日夏侯湛墓在譙縣東北四里著論三十餘
 篇別為一家之言隋志儒家有夏侯湛新論十卷御覽
 本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
 見孝弟之性世說文學篇注引其詩曰既殷斯慶仰說
 在門草草恭岳因此遂作家風詩世說文學篇注曰岳
 誨夙夜是敦德及自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侍誅注引
 戒也榮緒晉書作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
 甘食美服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

晉書注卷五十五

十一

存亡之理

涓字孝冲亦有文藻隋志梁有七陽太守與湛俱知名
 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

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
 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
 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
 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
 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珉琅邪
 內史世說仇隙篇注文選金谷集作詩注王隱晉書曰
 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又懷舊賦注引城榮緒晉
 書亦作琅邪內史水經洛水注曰羅木又西北逕潘岳
 父子墓前有岳父珉碑石破落文字缺敗案
 文德當為珉字內史太守當時往往互稱水經作此為
 此之誤元和姓纂四曰勛生此滿生岳滿生尼案本
 書云岳從子尼尼祖勛父滿是勛與岳為兄弟滿與岳
 岳為兄弟林氏以珉滿為兄弟岳尼為兄弟誤也岳
 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文選藉
 滅榮緒晉書曰總角辯惠擿藻清豔鄉邑稱為奇童世
 說文學篇注晉陽秋曰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蔡邕未
 能過早辟司空太尉府文選藉田賦注引城榮緒晉書
 也作弱冠辟太尉府掾又秋興賦注引城榮緒晉書
 岳秋興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以太尉掾兼
 虎賁中郎將案傳不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
 言為中郎將從略

晉書注卷五十五

十二

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文選藉田賦
 晉書曰潘岳作藉田頌孫志祖文選考異曰何云禮記
 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又王
 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
 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墮宮
 掌舍設板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黝以雲布文選類聚
 鬱作蔚書鈔九十一引壇作鬱鬱亦作蔚御覽七百引
 黝作黝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正曰何曰漢晉皆耕於東
 故曰嶽結崇基之靈趾兮啟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
 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蔥碧
 服于縹軛兮文選蔥作縹書鈔一百四引縹作縹服作
 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正曰周禮疏謂周時未
 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困學紀聞曰考山海經

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
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鄉穆公曰百姓飽牛而
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越過特教人
耕率費省而功倍耳據此則牛耕非晉時創制甚明
紺轅綴於黛紉書鈔九十一儼儲駕於塵左兮俟萬乘

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
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微風生於輕噫兮纖埃起

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
朝陽兮眾星之拱北辰也文選類聚三十九於是前驅

魚麗屬車鱗萃類聚三十九間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

陪乘太僕執一作轡后如獻種稷之種司農撰播殖之

器類聚三十九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

晉書卷五十五

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綽紈綵縹文選李注補

日翕呬萃蔡絳御覽七百七十四金根照耀以爛晃兮引爛晃作灼晃

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類聚

三十九引一作中黃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幣一作

鳴鑾九旗揚旆書鈔一百三十一瓊斂入禁文選注

銀鑿也八雲罕晚藹蕭管嘲啗以啾嘈兮鼓鼙磁礮以

碎礮文選隱荀虞疑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

填塵霧連天文選霧作焉注云以幸乎藉田蟬冕頰以

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一作千千均作芊芊似夜光

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顛也類聚三十九引茂松

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
而舍庶人終畝游一作坻文選亦作坻注引方言曰坻

名文選理學權輿曰注曰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

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國語魏文公曰王耕一壘

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

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幼雜選以交集士女頌賦

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總髻文選髻作髮文選考異曰

非是選作髮躡踵側肩拑裳連襪類聚三十九黃塵為之四

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

衢文選舞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

藝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

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

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

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一作之務

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文選乏無儲蓄以

虞災文選蓄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文選

作三季注引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幸昭曰

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文選李注補正曰左傳曰三代之

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今聖上味且丕顯夕惕若慄圖置於豐防儉

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

盜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

宗誦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

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時和年登文選時而神降之

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

之性文選天下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

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于

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

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一役也二美顯焉文選作而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

作頌曰思樂旬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札糶

芳農聲不相近文選作茅是也東晉勸農賦惟百里之

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踐職美莫富乎勸農可

照為比其農三推萬國以祇文選國耨我公田遂及我私

文選遂我簋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

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

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為眾所疾文選藉

引戚榮緒晉書作高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御覽八

步一時為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百九十

八王隱晉書曰潘岳出為河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

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

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

鞅和嶠刺促不得休世說政事篇曰山公以器重朝望

若和裴王之徒並其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

嶠鞅裴楷鞅王濟別勸不得休注引王隱晉書曰潘岳

密為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

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案

本傳承用王書與世說大異惟鞅鞅二字不同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

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廣

攤柴攤也案讀書記疑據誤本作攤非是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三依

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

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

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未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

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

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

元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

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

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

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憩又

諸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

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

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

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糶炊爨皆以昏晨盛夏

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逐路

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

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

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

賤吏疲人獨專權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眾庶顛顛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文選西征賦閑居賦注引臧榮緒晉書評作平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為河陽令愛其才甄待之甚厚至是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文選西征賦注王隱晉書日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

晉書卷五十五

六

對人朱振代夷三族書鈔六十六御覽四百六十五王隱晉書日岳為太子舍人案本傳不載為太子舍人附注於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文選西征賦日乙未御辰注日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又引岳傷弱子序日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述所經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人物山水文選西征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文清旨詣辭作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諸史攷異崇傳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廣城君每構愍懷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廣城君者謐之母也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廿二史攷異二十

四友姓名已具賈謐傳而石崇潘岳劉琨傳又及之無怪叢尤之譏矣况諸傳二十四人以石崇為首亦自相盾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謂之日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文選注日閑居賦者蓋取於禮日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日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日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

晉書卷五十五

七

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陳傳教經筆記日賦云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幽闇之處故日諒闇案此以寒涼訓諒則諒為借字漢儒無此義殆六朝說經家言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文選拙下昔通人和長與之論余也固日拙于用多稱多者吾豈敢文選者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父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尙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

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鷄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俟伏臘之費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

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遊墳素之長圃文選遊作步先哲

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遠有道余不仕無

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

閑居于洛之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派伊文選背

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時闕天文之祕

與觀人事之終始文選觀其西則有元戎禁營文選注

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則前後左右立幕

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

綠微谿子巨黍異綦同歸文選同歸作同機注云礮石

雷駭激矢亟飛以先啟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

雍清穆敞閑環林紫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

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

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

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板板以齊立板板當從文選

選考異曰何云千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

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

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

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聖訓若風

行應猶草靡文選猶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

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離遊鱗澗

苗菖敷披竹木蒨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札樓日

大谷未詳案王廙洛都賦梨則大谷冬熟張公秋黃華

延傳洛陽記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陳思王贈

白馬王詩大梁侯烏棹之林周文弱枝之棗西京雜記

谷何寥廓

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有弱枝棗吳旦生歷代

詩話曰拾遺記云穆王東遊大騎之谷西王母與王共

王帳高會進陰岐黑棗北極有岐峰之陰多棗樹百尋

枝莖皆空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實六岐乃周文

所居當房陵朱仲之李類聚八十六荆州記曰房陵有

指此也

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

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賦董卓亂魏太祖

挾令遷帝自洛都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

之御李子即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子賦云房陵

標李李善注引證精

博五臣無足取也 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

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文選桃

行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

極也菜則蔥韭蒜芋青荀紫薑僧贊寧荀譜曰荀不過

竹萌多作青綠色非青碧色也董齊甘旨蓼菱芬芳文選菱作菱注引

廉薑也韻略曰菱 蓼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

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札樓曰李善引廣雅熙

登春臺如享太牢亦借熙字 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

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

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

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頽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代

詩話曰岳言家居之時奉其母以行樂而得稱萬壽者

古人惟慶之際上下通稱萬歲不知何時始專為君之

祝也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蘭相如奉璧入秦左右皆

呼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

耳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趙臣將兵助馮異

軍中皆稱萬歲馬援曰蒙被大恩紆彼青紫吏士皆稱

萬歲耿恭於戰圍中拜井得泉眾皆稱萬歲馮鮪降羣

盜赦其罪皆稱萬歲急就章有名鄧萬歲顏注曰猶千

秋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

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

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隕身之不保而奚

擬乎明哲文選而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比

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

人數撻辱之世說仇陳篇注王隱晉書曰岳秀常銜忿

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

憶疇昔周旋不答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

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

王囧為亂誅之夷三族水經洛水注日羅水又西北逕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

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紀事太常潘尼之

辭岳將詣市與母別日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

已送在市世說仇陳篇作石岳後至崇謂之日安仁卿

亦復爾邪岳日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世說仇陳篇注語林日石謂潘日天

來及人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

掾據據弟說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

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

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書鈔

六王隱晉書日潘岳神形清辨能屬文又一百二王隱

志衛覬傳注岳別傳日岳美姿容其所著述清綺絕倫

世說容止篇注岳別傳日岳美姿容甚美風儀間暢文學

篇日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注少時常挾

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

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世說容止篇日潘岳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

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遊於是羣婦

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注語林日安仁至美每行老嫗

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

滿車二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助漢東海相魏志衛覬傳注文章志日助

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卒覬覽四百三潘助別

傳日助寬容容眾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財

為己有又四百七十六王隱晉書日潘助字元茂值年

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

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分以周未遍

父老有頌之日且貴且富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

東海父滿平原內史魏志衛覬傳注引文章志世說政

守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殷芸小說云潘助子滿平原太

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魏志衛覲傳注引尼別傳世說
 有清才文與岳俱以文章見知魏志衛覲傳注岳別傳
 辭溫雅世書鈔一百二文士傳曰潘尼會與同僚
 飲主人有流離梳使客賦之尼於坐立成性靜退不競
 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二十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
 引臧榮緒晉書靜退作潛退
 身論以明所守案因學紀開十七日藝文類聚鑒誠類
 多格言法語下引王粲安身論云云注
 日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同類聚作王粲
 著未知孰是蓋王氏所見類聚本必誤潘尼為王粲今
 攷明王元貞所校類聚已改為潘尼嚴氏全晉文潘尼
 文既錄本傳安身論全文並云又略見類聚二十三而
 全後漢文王粲文亦載安身論不注出何書疑從張博
 百三名家文采摭得之故僅數行與類聚所引正同張
 氏據誤本類聚嚴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
 氏復失於檢照也

晉書注卷五十五

三

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
 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
 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
 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
 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
 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類聚二十三
 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
 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
 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
 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並爭羣私

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
 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志退之士莫不飾
 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
 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
 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劓頸
 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
 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鈇刀競一割之用
 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嗜毀譽縱橫君子務
 能小人伐技風積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
 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

晉書注卷五十五

三

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
 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
 榮利知爭競之遭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
 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
 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
 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
 則出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
 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
 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

也周家祿校勘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糲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

晉書卷五十五

五

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魏志衛覲傳注凡別傳曰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父終晚乃出仕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與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辯位二學儒官指紳先生之徒垂纓

晉書卷五十五

五

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
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盥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
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
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
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
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
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
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
般辟俛仰可以激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
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

書禮注卷五十五

美

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
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
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
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
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纖瀆微猷沐浴
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
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類聚三十
八引三元
作三五德代徵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
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
受終惟武席卷要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

帝承哉不隆會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
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閔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初學記
十四引
敦閱作導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
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閭
閭抽演微言啟發道真探幽窮賸温故知新講業既終
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
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疊疊顏生好學
無違日皇儲后體神合幾類聚三十八引
合幾作含幾兆吉先見知
來洞微類聚三十八引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父鱗萃
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

書禮注卷五十五

美

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
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
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
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
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擣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
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
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日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
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
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敬自晉永世
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操芳

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慚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尙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

晉書注卷五十五

天

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

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周家祿校勘記曰嘗誤當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日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眾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鬚崇軌譬猶丘坻之

晉書注卷五十五

天

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周家祿校勘記曰當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啟建類聚十一引啟作肇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類聚十一引永序作國事明王類聚十一引王作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案類聚十一引作匪賢焉倚匪誓焉憑此脫一句又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類聚十一引丞作承一日萬機業

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

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與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周家祿

曰上云亦喪邦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

與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

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

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

鮮故獲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類聚十一未俗化

淺耽樂逸游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

路類聚十一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引類聚十一載在先

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

晉書卷五十五

三

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煥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

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

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

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

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

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

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鈞夫伊

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

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

受未易甘言美疾眇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柰何

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

姦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

咸受備父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

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

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墓聞

齊王罔起義乃赴許昌罔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

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

承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

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書鈔五十七引尼

虞不及劬勞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

晉書卷五十五

三

成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文選七哀詩注引載案晉書

理志武邑縣屬安平郡本書父收蜀郡太守御覽五百

但言郡望而失載縣名也收晉書有文章文選七哀詩注引載

收作牧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案文選劍閣銘注

五十五張載別傳太康初至蜀省父引載榮緒晉書注

日載文章殊妙道經劍閣水經漾水注曰清水又東南逕小

與此異山絕險飛閣通衢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

故謂之劍閣也日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

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喻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

日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
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

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水經漾水注引作一

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勉不敗績文選

跡類聚七引之軌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鮮作

見而奇之案初學記五引張敏奇士劉拔賦類聚七十

晉書注卷五十五

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權論

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

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

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涓濱之釣翁也

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

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欺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

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

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

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卻步而登山鬻

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帝

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

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

晉書注卷五十五

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蚪赤螭不能無雲

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隨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

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皎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效其

撮東郭於韞下也白猿立豹藏於樞檻何以知其接垂

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

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俄夫庸

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敝
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
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

足道哉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立見而嗟歎九類聚引

作濛汜池賦書鈔一百張載別傳曰載素有清才曾為濛汜池賦傅立見之歎息稱爲妙賦初學記十二引干

寶晉紀云太僕傅立見賦歎息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初學記十二引干

寶晉紀曰言談終日深相貴重書鈔遂知名起家佐著

九十八引張載別傳作以車迎載 出補肥鄉令復

爲著作郎文選七哀詩注引 轉太子中舍人遷樂

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父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

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任意遂稱疾篤告歸文選七哀

詩注引 載榮緒晉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文選詠史詩注 載榮緒

競以屬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

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

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

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

華隱曜嘉遊龍蟠文選蟠作盤類聚超世高蹈類聚五

驂飛黃類聚五十七引驂作參 越奔沙轅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
冰之津旌拂霄嶠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
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子之
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
谷嶰嶰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
飈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辨
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日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
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
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權滅資父之
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濫短羽之

晉書注卷五十五

蓋

栖翳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

一作 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

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峻金岸

嶧嶧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跣實之

蹊搖別峻挺茗逸嶢曉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

霧雪寫其根類聚五十七引 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

綠草未素而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崢嶸剪蕤賓之陽柯

書鈔一百九引 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文選理學

日營匠未詳而又引莊子匠伯不願是其未詳者乃在營字張平子西京賦曰西匠營宮景陽當是用此乃謂

匠耳 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

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啟中黃之妙宮

發葶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積暄氣初收類聚五十七引氣作風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傳撫

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淅

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蕤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

缺榮蔭爲之擗標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

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櫺雲

屏爛肝瓊壁青蔥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

圓以萬雉之墉爾乃曉榭迎風類聚五十七引榭作樹秀出中天

翠觀岑青形閣霞連類聚五十七引形作雕長翼臨雲飛陸陵山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頽素煥爛枌栌嵯峨陰

蚪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

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棧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

而風生案類聚五十七引冥作螟風生作生風御覽九百四十八引亦作鴉鴉飛而生風與下句成響

對方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

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

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籟

俯採朝蘭想惠風於荷薄文選考異曰據注引邊讓賦語惠當作蕙與椒塗對

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泚洪邁容齋三筆曰七

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曰

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胄

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

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

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

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

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

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他亦鮮用

之潛鯁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翻於赤霄之表

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權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

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鶴

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文選靈樂以忘戚遊以

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

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

節月既授衣類聚五十七引月作時天疑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

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

武整戎剛建雲髦啟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駘唐公之驕

驍曉讀書齋雜錄曰李善注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駘馬驍圖有含陽侯驃含即紅聲之誤不知非也夫含陽既

探駿馬名不得又云含陽之飛燕明矣攷漢書元后傳

外戚五侯有紅陽侯王立傳明言五侯皆羅鐘磬舞刻

女作倡優狗馬馳逐云云則必畜駿馬可知飛燕或屯

即紅陽侯立駿馬之名下句云唐公驍驍即可互證屯

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張脩毘布飛羅周家

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踈外無漏跡文選類聚五十七散

數舉麾贊獲毅金機馳鳴鎗翦剛豪落勁翻連騎競驚

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影發舉

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殲地穴御覽三百五十一

乃有圓文之研班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縱文選考

云蹤據玉篇廣韻從日者電光從日者日光口蔽霜刃足撥飛鋒

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蹙封豨攢馮豕拉

彪彪控解麋鉤爪摧踞牙擺文選注說文日排

日金云禮運燔黍捭豚注捭豚擊折豚肉也此亦當作

擊開之義非搏擊之謂志祖按捭字有擲義左思吳都賦莫不

雲對注卷五十五 美

隕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為毛林隰為丹薄於是微園頓

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

肴駟連驥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

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改遊之壯觀子

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

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鏃越鍛

成御覽三百四十四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

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御覽三百四十四既乃流綺

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類聚五十七霜鏘

水凝冰刃露絮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

摩音則千里流血類聚五十七御覽三百

鴻陸灑奔駟書鈔一百二十二引蛟鴻作輕鴻錢氏校

字似非傳寫之訛然與奔駟相對則作輕鴻為是況此

數引皆作輕鴻耶案御覽三百四十四引又作蛟龍

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

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

聲貴二都文選理學權輿日注日越絕書句踐示薛燭

千戶之都二可平薛燭日雖傾城量金珠玉滿何猶不

言焉然實二鄉而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

云三者避下文也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文選李注補正日莊子說

雲對注卷五十五 美

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

日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稟氣靈川

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

青不能識其眾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

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蚪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

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

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

隔過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為之頓羽

夸父為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僑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

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李注

補正曰注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黍按當改引周禮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燥秋行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積麋膳膏腥冬行鱧引膳膏膾

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覓露鶴

書鈔一百四十二

霜鷄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躡

引鳥作鼻

翰音之跖燕髀狸膾

書鈔一百四十二

髦殘象白

文選李注補正曰劉良注云殘謂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豺殘也白謂脂也亦猶熊白

靈川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鷄

書鈔一百四十二

胎燁以秋橙酷以春梅

御覽九百七十

接以商王之簪

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

賴尾丹腮紫翼青

鬚爾乃命支離飛霜鏐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

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嘉

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棊折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

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

寰宇記九十四日荆溪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

每日高二尺倒流七十里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名之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荆南即此荆溪南也今或謂荆州南按烏程去荆州

三千六百非荆州之南明矣

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願亦吾

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

華啟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

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

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

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

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

書鈔十五引

青微釋

警卻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文

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與臺笑短

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立髻巷歌黃髮擊壤解義

皇之繩錯陶唐之象

邱光庭兼明書曰臣銑云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于文法也明日錯音蒼故反置也陶唐唐代人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感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

而不用也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猶語不傳於軒軒

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

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圍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

影於黃帝之園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煙煴天

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

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指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

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

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

晉書卷五十五

四

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以蒞家之屋
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
靡得而應子至問皇風載趨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搗藻
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
塵世以為工禾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

詩注引賦榮緒晉書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亢字季陽案南志有張抗集唐志作張抗書鈔才藻不

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

雲日二陸三張袁宇記六十三日信都縣三張宅晉文

語日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荀崧舉

晉書注卷五十五

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

作述麻贊一篇見律麻志御覽十六王隱晉書曰張載

蔡邕注明堂月令中台要綴諸說麻數而為麻讚祕書

監荀崧見讚異之亦信該羅麻義案本書律麻志無此

贊蓋襲用十八家佚史

史臣曰孝若拔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

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

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鸞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

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曠潘著哀詞貫

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

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

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聞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
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
裁箴懸乘輿之鑿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鑿石之
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
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棟莠相輝泊乎二陸
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綉彩雕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

章藻思抑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

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注卷五十五

晉書

晉書注卷五十五

晉書辭注卷五十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彪 字季

江統字應元案書鈔六十七引王隱晉書作江統字元世疑唐人避世字改為應元與地紀勝十則又作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御覽三百八十五字世林年十一始知擣蒲數以為游祖母費為說往事有以博奕破業廢身者於是即弃五木終身不以為戲又入百六十三江氏家傳曰蕤年七歲葬父有酒肉食之左右或戲曰郎為孝何肉食蕤瞿然斂容遂不食元和姓纂一曰後漢有太常棘德德十代孫蕤為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

晉書辭注卷五十六

安太守御覽三百六十二江祚別傳曰祚為南統靜默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為名字

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疑然稀言江應元御覽四百九十六引文士

傳疑然稀言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作巖然希言

關隴屢為氏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氏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

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

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

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

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

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

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

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

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

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

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

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

牧夷狄也御覽七百九十四引西結作戎論惟以待之

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

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晉書辭注卷五十六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

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

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素遠與姜戎當春

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

滿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

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

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

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

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

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

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
 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
 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
 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
 河東空地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後漢書西羌而與華
 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
 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
 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
 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
 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軻關侵及河
 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
 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
 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
 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
 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怩終于覆敗段
 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
 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
 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
 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
 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

晉書卷五十六

三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
 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島鹵鄭國白渠灌浸相
 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
 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
 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
 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
 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
 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
 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
 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
 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
 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
 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
 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
 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
 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
 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謀深計廟勝遠圖
 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
 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
 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

晉書卷五十六

四

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宜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進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日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尸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徹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牛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

晉書注卷五十六

五

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康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慳戎車屢征慳一作觀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觀當作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彌字衍於扶羅卽劉元海之祖也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通鑑晉紀注曰穀遠漢屬上黨郡晉省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晉地記云穀遠今名孤遠今五部之眾尸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

晉書注卷五十六

六

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徒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案魏志母丘儉傳作諸所誅八千餘口作五年以母丘儉九都紀功刻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石殘字證之正作六年五月也

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願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愛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

晉書卷五十六

七

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眾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

晉書卷五十六

八

祖名為比體例既全於義為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御覽二百四十六文士傳曰正統召補洗馬每有疑常大事率表奏議輒為同官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所推常為之作草

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資勸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御覽四百五十三引王隱晉書作引壅否之情見賓客悉得自盡有增博見益多聞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明之風扇於

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筆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

晉書卷五十六

九

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微百年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尙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造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

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

晉書卷五十六

十

葵菜藍子雞麩之屬御覽八百六十七引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日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御覽七百三十五江氏家傳曰江統諫愍懷太子曰臣聞土者民之主用播殖築室營都建邑皆有明制著在經典而無禁忌犯害之文唯末俗小巫乃有言佛書乃禁入地三尺有四時方而不皆禁也竊見禁土令不得繕治壇垣動移屋瓦臣等以爲此違典義不可爲永制案本傳未載全且以拘擥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文故附注之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買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涕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珍說買

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
 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
 洛陽令曹據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為
 世所重後為博士書鈔六十七王隱晉書曰尚書郎參
 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騎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
 廷尉正書鈔五十五王隱晉書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
 成都王穎請為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
 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兖州
 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
 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

書鈔卷五十六

十一

者不書鈔七十三引江氏家傳作統舉高平郗鑿為賢
 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書
 七十三御覽二百六十三引江氏家傳作齊北程宏叔
 為方正皆於時選為允案本傳上文郗鑿阮脩書鈔御
 覽引家傳作郗道徽阮宣尋遷黃門侍郎書鈔五十八
 子則宏叔當為程收之字王隱晉書曰
 為黃門郎作朝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
 奔于成阜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隋志云梁
 侍江統集十卷錄一卷七唐志仍二子彪惇
 著錄尤家遂初堂書目尚有此書
 彪字思立世說方正篇注徐廣晉紀曰江彪博學知名
 兼善奕為中興之冠書鈔六十引裴松之晉
 紀誤作江彪字思元隋志誤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
 作江彬唐志又誤作江霖
 温嶠以為參軍復為州別駕辟司空郗鑿掾除長山令

鑿又請為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為
 長史冰薨庾翼以為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
 將于瓚作難彪討平之晉書校文三曰作難者為于瓚
 平之事具翼傳今以作難專屬於瓚平亂專歸之彪未
 盡事實案類聚七十四引庾翼集有于瓚陳節戲事通
 典七十八引于瓚冬夏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
 侍中吏部尚書書鈔六十裴松之晉紀曰三永和代
 桓景為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
 之為尚書僕射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彪議見
 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藉田彪並以為禮
 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為僕射

書鈔卷五十六

十三

積年簡文帝為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
 案宋書江夷傳曰祖晉護軍將軍南史傳同而皆失其
 名陳書江總傳曰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之
 王父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啟歷琅邪內史
 彪處為彪字之譌
 驃騎諮議世說方正篇注曰盧奴江啟小字晉安帝紀
 位內外簡退者稱歷黃門侍郎驃騎諮議又引宋書曰
 啟即湘州江夷之父也案祖統改作祖正蓋梁時避諱
 凡統字皆作正識鑿篇注引車頻秦啟子恆元熙中為
 書徐正即載記之徐統此可證也
 西中郎長史恆弟夷尚書宋書江夷傳曰夷字茂遠高
 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人為侍中大司馬高祖受
 命拜吏部尚書為吳郡太守丹陽尹湘州刺史子湛江
 湛傳曰湛字徵淵吏部同書南史江夷傳曰湛子湛江
 慈孫法壽係著作佐郎係子敬字叔文晉安王師敬子
 禧雲祿禧字彥標光祿大夫禧子紉字含紉子總字
 總持上開府總子益秦王文學雲字彥德太子詹事祿

字彥遐唐侯相夷弟子智深補父僧安太子中庶子
智深南東海太守智深子補清作太子洗馬智深兄
子補繁北中郎長

史補蘇補精補館補經補
惇字思峻釋文序錄云江惇毛詩音惇字思俊河內人
東晉徵士案俊與惇形近致誤統傳云陳留

惇人而孫補晏傳云濟陽江惇惇文又云河內人攷地理
志陳留國無惇縣而有濟陽縣蓋惇省入陳留史猶

書其舊望耳陸氏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立並
作河內恐不足信世說賞譽篇下注徐廣晉紀曰性篤
綜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每以為君子立

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
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

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
太尉郗鑒檄為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為司徒亦

晉書註卷五十六 三

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讀書勝錄日攷證
將軍案征西官屬不得有羽林將軍之名南史齊豫章

文獻王疑傳開館立學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
人勸學從事二人蓋沿晉宋舊制儒林參軍徵拜博士

職主文學不當改為羽林將軍也宋本亦誤徵拜博士
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

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
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

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子眾洵纂子統弟綽周
孫楚家祿校勘記日楚三子無傳日宜刪當云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魏志本
傳日資

封中都侯葛謹貞侯注資別傳日資字彥龍晉書校文
三日攷魏志劉放傳資終於侍中不得但云驃騎將軍

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
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

吳文帝紀作徐劭孫或吳志三嗣主傳作徐紹孫或文
選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徐劭孫

郁案紹當作劭郁即或字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
惟本傳作符乃徐之誤

案文選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臧榮緒晉書亦云石
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與此傳同惟

皓書蓋同時遣劭等資文王與石苞二書也日蓋見機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

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
滅文選李注補正日注左氏傳日晉公子重耳奔狄反

晉書註卷五十六 十四

晉侯圖曹金云晉文公之舉曹未嘗滅也曹伯陽背晉
于宋宋伐之晉人不救宋滅曹此小不事大無禮取滅

之事似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
應兼引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

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
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麻數將終桓靈失德災孽

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
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征討暴亂剋宦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
有魏域土則神州中獄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

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
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

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

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文選海作流酬作聘

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

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輒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

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

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

眾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文選降作隆文選考九異日晉書誤作降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

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文選先祖

作先主類聚二十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

五引荆楚作荆州巴岷類聚二十五引遂因山陵積石之固類聚二十五引因作依山

晉書注卷五十六

五

作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

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

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上

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陵威奮伐采入其阻類聚二十五引陵威作威稜采作深并敵一向奪

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類聚二十五引奪曜兵

劔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類聚二十五引

郡作裂郡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

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徒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

之表類聚二十五引作此皆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蠟

說內附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

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卻指山河自

以為疆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

濟濟儁又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

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

簡習水戰類聚二十五引此句下有伐樹北山則樓船

萬艘千里相望剡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

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

相眷眷未便電發者文選主相猶以為愛人治國道家

晉書注卷五十六

六

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

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勢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

祇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

世祚江表永為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

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

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

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

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

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

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

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命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書鈔六十九世語曰孫苞不敬府主楚負才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誣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類聚四十七王隱晉書曰舊參軍於都督無敬故孫楚抗衡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

晉書注卷五十六

七

裏參軍有敬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自楚始也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涓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

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弁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闢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魏志孫資傳注晉陽秋曰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案本傳失載討虜護軍周家祿校勘記曰太康武帝年號惠帝初始為馮翊太守不應卒年反在太康按惠帝紀有元康永康永康無三年當作元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魏志孫資傳注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狀案世說言語篇注引作訪問宏為濟曰此人非卿所鄉里品狀似誤以楚事為其父宏矣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魏志孫資傳注引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作英特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御覽五十一引王隱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世說篇注御覽五十一引楚少所推服惟敬濟初楚除婦王隱晉書厲作礪楚少所推服惟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世說文學篇注曰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制有敘告除靈邱臨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眾洵纂眾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案孫盛傳云父洵潁川太守魏志孫資傳注失攷洵為引晉陽秋亦云楚子洵潁川太守此言未仕洵之諱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晉書注卷五十六

六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

道此賦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

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願謂鑿齒曰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屬之穰秕在前世說

篇曰王彪之因謂日兼之穰秕在前范曄世說

之汰之砂礫在後案世說作王范二人語與本傳作孫

異者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書鈔六十八孫綽為功

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

威長史勞格校勘記曰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

史轉永嘉太守御覽五百八十九語林曰孫興公作永

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

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

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

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

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

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

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

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

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

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憂誠由道喪然中夏蕩

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

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

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世說輕詆篇注

下有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引孫綽表此句

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二語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

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

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上虛函夏蕭條

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

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

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

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

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

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

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想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

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

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跋於空荒之地

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

貧者無一澮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

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

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

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

晉書註卷五十六

主

晉書註卷五十六

主

晉書註卷五十六

主

晉書註卷五十六

主

晉書註卷五十六

主

晉書註卷五十六

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

晉書卷五十六

三

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驟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

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世說輕詆篇作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文選遊天御覽二百三十四晉中興書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日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孫綽承相王導碑太宰郗鑒碑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類聚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引太尉庾亮碑司空庾冰碑葉昌熾語石曰宋書禮志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敝禁立碑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王倫卒倫兄俊述其遺美云祗畏王典不得為銘此則碑禁尚嚴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大於此此一禁斷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此則魏晉兩朝屢申立碑之禁然大臣長吏人皆私立晉書孫綽傳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可見當時法網雖嚴未嘗禁絕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

晉書卷五十六

三

軍早亡隋志梁有中軍參軍孫嗣集三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案周家祿校勘記謂子某脫名蓋以為子某嗣者嗣其爵也然隋志既有孫嗣集官階亦同則此嗣字乃其名周氏偶誤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彫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悖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途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奕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丁年沈廢諒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

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惜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彪統昆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羣英

晉書注卷五十六

三五

晉書注卷五十六

晉書注卷五十七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尚

羅憲字令則晉書校文三曰襄陽者舊傳作獻以字命錄改從獻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事亦見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

晉書注卷五十七

一

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

巴東勞格校勘記曰襄陽記作右大將軍是也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

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

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晉書校文三曰吳志孫休傳作盛曼此憲字係曼之譌案御覽四百七引襄陽者舊傳云吳聞蜀敗遂起兵襲巴東遣盛曼等水陸到曼與曼字形亦外託救援內相近未知曼曼孰然可證明非憲也

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乎御覽四百七引襄陽者舊傳作今本朝傾覆吳為同盟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東乎今守孤城百姓未定宜一決戰以定眾心乃歸順於是緒

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
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

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吳志三嗣主傳曰永安七年二

陸抗等引軍退晉書校文三曰以孫休傳及襄陽記及

之憲被圍不過六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柯北奔

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

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荆州刺史胡烈等

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

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

吹又賜山玄玉佩劔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

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三國志

將軍封萬年亭侯泰始元年改封諡曰烈初憲侍謙華

西鄂縣侯此傳云追封者誤也

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

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華陽國志十二日常武

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

至廣漢太守勞格校勘記曰襄陽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華陽國志八曰尚字父式牂柯太守

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

為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為梁州刺史案當從惠帝紀

州華陽國志八曰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

臨州州志御覽六百五十襄陽耆舊記曰羅尚為

右丞是時左丞處事失武帝意大怒欲按入重罪事連

尚於是尚為坐受杖一百時論美之案傳不言為丞郎

太守及趙厥反子蜀尚表曰厥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

聽其敗耳華陽國志八作厥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乃

假尚節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

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御覽四百九十二襄陽耆

任失所故遂至大敗蜀人不堪其徵求數萬人共尚之

連名詣太傅東海王言之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

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時李

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厥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以李特載記攷之尚無退保江

陽之事案華陽國志八曰永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

軍司辛實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

其軍賦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復驤

妻皆子壽兄弟弟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焚道

永嘉四年七月尚薨於巴郡據常璩所言尚退保江陽

後又移屯巴郡確有年月初尚乞師方嶽荆州刺史宗

可徵第載記脫略之耳

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請為寇

將軍陳伯攻之不剋俄而尙卒雄遂據有蜀土華陽國志永嘉四年七月尙薨於巴郡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惠帝紀雄自郫城攻尙尙委城而退李雄載記亦云尙留牙門羅特固守尙委城夜遁蓋尙之棄城都有李雄嗣立之後可證前此未嘗退保江陽也案尙退保江陽本傳與華陽志相合錢氏僅從載記未免失攷

滕脩

滕脩案吳志三嗣主傳作滕脩呂岱傳注引王隱交廣記作滕脩山碑亦作滕脩與脩字形相近易謂如後漢書袁紹傳吳循魏志袁紹傳作吳脩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蜀志張焜傳皆有郭脩而費禕傳作郭循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

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御覽一百八十五州吳孫皓時以滕脩爲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屬事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

晉書卷五十七

四

羊爲瑞裴淵廣州記曰州屬事梁上畫五羊象又作五穀囊隨象懸之云水經浪水注曰廣州記稱吳平晉滕脩爲刺史脩鄉人語脩蝦鬚長一赤脩責以爲虛其人乃至東海取蝦鬚長四赤速送示脩脩始服謝厚爲遣案本傳於孫皓降後稱脩爲廣州牧如故不徵爲執金言復爲刺史蓋裴淵仍以吳時官名稱之也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吳志三嗣主傳曰天紀三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先遣馬將五王族吳述殷興等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皓以脩宿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吳志三嗣主傳曰以滕脩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未剋而王師伐吳脩率眾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

綏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縶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田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榘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勞格校勘記曰夏陽本紀作陽夏並法苑珠林嚴

晉書卷五十七

五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御覽五百四王隱晉書曰少有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四百二十干寶晉紀曰宣王討王凌發令狐遇遇嘉平元年以謀立楚王彪發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遣一

州以爲美談魏志王陵傳注干寶晉紀曰兖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殖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亦云舉州皆慙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

晉書卷七十七

六

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眾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兵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御覽三百四十八引晉陽秋作隆募限腰引四十六鈞弓限四鈞已上自旦至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

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温水案水經注釋温水爲媯園水之省文而又謂爲溫讀虜樹機能等以史方輿紀要六十二亦以此爲媯園水

眾萬計或乘險以過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御覽三百五十五王隱晉書曰惡虜窟局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通鑑晉紀樹機能等斷道圍隆

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御覽三百五十五引王隱晉書作地廣則鹿角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車營並進狹則木屋施輪

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御覽三百一十三引王隱晉書作智謀縱橫出其不意

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御覽三百五十五引王隱晉書作隆兵著牛皮鎧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

晉書卷七十七

七

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眾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寰宇記一百五十二日金呂城晉將馬隆所築依于金呂山築之城因山以立名其山有鳥形似雀見人即以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嘴啄石自圖其形以示人

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

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
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
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
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
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眾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
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
校尉積十餘年威信震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
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
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
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于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

晉書卷五十七

八

攻長沙王乂以咸為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為乂
將王珣所敗沒於陣御覽二百八十六王隱晉書曰馬
陸子咸為成都王前鋒統陸機攻
長沙王乂於石橋將士器仗嚴利長沙王所統官軍司
馬王珣率眾討咸咸軍半不動珣乃使數十騎下馬縛
戟於馬鞍頭放令伺咸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
奔咸軍軍即壞珣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御覽一百二
十四引漢
作王胡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
子也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贊曰遵以
奮性開朗有籌
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
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
接待還為校尉書曰武帝詔曰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

任內參九列不宜同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晉書校
之常例勿使入直太康九年帝紀尚書右僕射陽夏侯胡奮卒是奮後
會進爵為侯本傳失載案本傳夏陽當為陽夏之誤旬
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軍假節御覽二百三十九晉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七年詔曰議
郎胡奮開爽忠亮有文武才幹歷位內外涉練戎事威
略之聲著於方外其以奮為冠軍將軍案本傳不言為
議郎及冠軍將軍從略武帝紀劉猛之叛正在七年次
年春監軍何植討劉猛與此作驍騎路蕃互異蓋皆同
時出征者頓軍硯北案經疑為

晉書卷五十七

九

軍事下脫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
此四字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
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
為貴人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贊
日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奮唯有一子為南陽
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一兒男
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
甚見寵待遷左僕射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贊曰太康
侯射勞格校勘記曰左當作右魏碑射武帝紀作右
日左僕射胡奮石季龍入關與梁皇甫章杜牛羊皆以
華胄不在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
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

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駁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

何能損益時人皆為之懼駁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

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魏志鍾會傳注引晉諸公

弟廣贊作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

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為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

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立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贊曰次

烈并州刺史案奮字立威岐字立巖則烈當為將伐蜀

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為

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魏志鍾會傳注晉諸公贊曰

書聖卷十七

十一

賜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

王與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

戰克淵乃烈為秦州刺史御覽四百六十五襄陽者舊

歸降伏法美哉明后傳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

武播暢威振遐域案烈為襄陽太守當在秦州刺史之

前傳文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堤周家祿校勘記為虜

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御覽二

八陶氏家傳曰基字叔先為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識禮

義男女相奔隨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教以婚姻之道

訓以父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以刑璜仕吳歷顯位孫

皓時交阯太守孫誦貪暴華陽國志為百姓所患會察

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吳志三嗣主傳曰永安五

大豬注察戰吳官名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

吏呂興殺諳及荀以郡內附華陽國志四曰咸熙元年

孫靖內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

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

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健為楊稷代

融與將軍毛昺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

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

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為監軍薛珣為威南將軍大

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

書聖卷十七

十一

其二將華陽國志四曰魏拜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

建寧董元毛昺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

討之谷未至興已為功曹李統所殺泰始元年谷等徑

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

遣健為楊稷代之加級遠將軍又進諸牙門皆雜號將

軍封吳侯皆為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表遣將軍

毛昺董元等攻合浦戰於合浦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

表昺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元病亡更以益州王

素代之數攻交州諸軍吳志三嗣主傳注華陽國志曰

吳建寧人案本傳於遺毛昺諸人之前已云谷死華陽

志則教谷死於其後本傳下文璜從海道徑至交阯之

下云大破元等而華陽志云元病亡乃在陶璜帥二十

萬軍伐交阯之前敘事先後均有歧異王業作王素劉

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

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遣璜夜以數

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

州為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

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

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

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遣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

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

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

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璜遂陷交阯華陽國志四曰秦始七年春吳王孫皓遣大都督薛瑒交州刺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與瑒等

扶嚴惡夷合十萬伐交阯璜遣吳及將軍建寧孟岳等

晉書卷五十七

十三

禦之戰於封溪眾寡不敵吳等敗績僅以身還交阯固

城自守破敗之後眾才千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萬

餘口陶璜固之杜塞蹊徑救援不至交阯人廣野將軍

王約反應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案本傳於陷

交阯之後方云吳用璜為交州刺史華陽志於伐交阯

之前已作交州刺史陶璜似誤元和郡縣圖志三十八

日武平郡本扶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御覽三百七十

嚴夷城地也 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劉欣期交州記

日刺史陶璜晝卧見一女子枕其臂始欲璜有謀策周

投之以爪擲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

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

也脩從之果破賊吳志三嗣主傳曰建衡三年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初霍弋之

遣稷良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

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作若過百日而

城沒者刺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

守諸將並諫璜曰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霍弋已死不

能救稷等必矣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漢晉春秋可須其日

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吳志三嗣主傳注

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內訓百姓吳志三嗣主傳注引

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

之華陽國志四曰雖班糧約食猶不供繼脩則既為毛

吳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讐璜不許吳

密謀襲璜事覺收吳呵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為

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

晉書卷五十七

十三

汝父何死狗也華陽國志四曰則子允隨陶璜璜以吳

屈於璜璜怒乃親身囚縛而允必欲求殺吳亦不

呵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剖其肝罵曰虜

腹何死狗也吳人斬之案本傳上文云稷等糧盡救兵

不至乃納之是降於吳也故華陽國志言將軍王約反

降吳人得入城稷既降脩則之子允欲復父讐乃剖

脩前腹甚明裴注謂華陽國志云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殆未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

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

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

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

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為皓所殺華陽國志四曰得稷等皆囚之即斬稷長史張

登將軍孟通及吳并交趾人邵暉等二千餘人受皓詔
傳檄秣陵故枯稷及孟幹暴熊李松四人於吳通四遠
消息稷至合浦發病歐死傳首秣陵棄其屍喪於海
幹熊松至吳將加斬刑或說皓首免幹等可以勸邊將
皓原之欲徒付臨海郡初稷等私誓不能死節用尋虜
手若蒙未死必當思求北歸稷既路死幹等恐北路轉
遠以吳人愛蜀劍竹弓弩言能作之皓轉付部幹陳伐
爲弓工九年幹自吳逃返洛陽松熊爲皓所殺幹陳伐
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
交州刺史毛吳爲交趾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稷交
州吳及松能子並關內侯華陽國志四曰初晉武帝以
稷爲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
城陷或傳降故不錄幹至表狀乃追贈交州刺史封松
熊後嗣侯焉又曰詔吳子藁爵封諸子三人關內侯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
民保郡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
爲晉

晉書卷五十七

十四

荅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
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
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
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
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
晉手書遣璜息融敕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
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既
平普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
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
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

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
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疋鴛昔爲故國所採
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
尙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
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
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
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
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
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
是鎮又宜州興古接壤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

晉書卷五十七

十五

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
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
獨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
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替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
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買米而吳
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御覽
入百三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有民善游採珠兒年
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巧盜者斮木底剖蚌得
好珠吞之又所謂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
者輸一蠲者獨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
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

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
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
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
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
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
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
綏後並為交州自甚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
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隋志曰梁有散騎常侍陶濬集
散騎常侍蓋入晉後
所除官傳從略也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
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

晉書卷五十七

七

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御覽二百四十八陶氏家傳
曰王導以君江東雋望請為
右軍長史君恪勤王事每當朝日恆夙興就路及到府
門輒先眾僚為人美容止善談論亦以此見稱當世焉
湮子馥于湖令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
有傳

吾彥

吾彥字士則書鈔五十四引咸榮緒晉書御覽三百八
十六引王隱晉書均作吳彥案吳當為吾
之誤王濬傳
亦誤作吳彥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
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絕羣御覽三百八十六引王
隱晉書作膂力如虎仕吳
為通江東時將軍薛瑒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
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

足慕也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
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
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眾服其勇
御覽七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作乃悉請當為將者入
坐以試勇怯有一狂人拔刀跳梁來向坐中餘者皆走
惟彥獨坐舉几禦之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
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吳志三
注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楫以呈孫
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
渡江皓
弗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
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眾攻之不能剋
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

晉書卷五十七

七

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
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
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
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
亡國彥曰天祿永終祿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
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
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
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
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
身率下威刑嚴肅眾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

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彦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彦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彦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彦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

晉書卷七十七

十六

趙祉圍郡城彦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宜靖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書鈔五十四載拜為秋卿晉書校文三日據陶璜傳彦實卒於交州刺史任非大長秋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氏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

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顯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為顯所擒顯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顯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為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

晉書卷七十七

十九

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眾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偽乞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遣眾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

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
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御鎮漢中時逆賊王如
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
軍晉邈率眾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
邈言使居成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
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
取之光又信焉遣邈眾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氏王楊茂
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
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
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

晉書卷五十七

三

率眾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為流矢所中死賊遂
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
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剪除寇賊
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晉書校文
三日以華
陽國志攻之此段舉事頗多外誘志言建興元年五月
光討王如黨李運王等殺之建興元年五月
進討之虎棄營還厄水去州城四十里光遣子孟
致討送有勝負光助于楊茂搜亦求救也初楊子難
以光鞭殺其養子而怒陰謀討光會虎求救入月茂
遣難敵將騎人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虎光遣與孟
共討虎與戰難敵從後擊殺孟九月光患死劫孟
常志不此光極詳可以證此傳之誤通鑑載此事亦
國志而志不此光極詳可以證此傳之誤通鑑載此事亦
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情之有二子具邁吳少辟太

宰採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
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眾還據魏興
其後義陽太守任愷為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
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
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眾
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
從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郗
隆被齊王囑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

晉書卷五十七

三

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囹所討進退有疑會
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
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
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
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
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
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
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為參軍加廣武將
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太興
初復與卓攻弼滅之晉書校文三日滅弼實陶侃諸人
之力歸功卓誘毋乃譽溢其實

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為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
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
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為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
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諡曰敬子龔與誘
俱死元帝為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肩字伯舒王

敦使周訪擊杜曾肩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肩餌
曾使其眾疲而後擊之肩多梟首級王導引為從事中
郎南頓王宗反肩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杖之轉冠

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諸史攷異三曰西豫州
之名不見於地理志宋

書後廢帝紀秦豫元年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
西豫州廬江郡屬豫州豫州南豫州其各已

見於此

晉書卷五十七

三

史臣曰忠為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
一節羅憲滕脩灌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賑出嶺嶠而揚
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
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與之智勇立威之武藝滅醜
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硤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
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昺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
薪櫓之任清規自遠輦鼓之臣厥聲彌劬景武南楚秀
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止策竟而
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與立
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
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
功西湘

晉書卷五十七

三

晉書附注卷五十七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子覲 玘弟札 札兄子筵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晉書校文三曰義興郡置於元帝時現於西晉無此郡名傳蓋以後蒙前元年元謂義興郡置於元帝時現於西晉無此郡名傳蓋以後蒙前元年元謂義興郡置於元帝時現於西晉無此

案文選關中詩注引王隱晉書作吳興人蓋未置義興以前陽羨本屬吳興也世說自新篇注引處別父飭傳誤作吳郡御覽六百四十七引王書誤作周據父飭吳郡陽太守吳志周飭傳曰字子魚為郡陽太守加神六年重刻陸機周孝侯碑曰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諸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為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

晉書斟注卷五十八

祿大夫廣平太守父飭少好學舉孝廉吳孟園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唐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神將軍三郡都督大中大夫臨川預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案此碑前人多指為偽撰惟飭父名賓吳志不載或有所據其官闕則不盡可信碑述飭歷官與本傳不同又稱為晉故散騎常侍更為訛謬蓋處少孤在吳時處少孤未弱冠膺已為無難督飭則決無仕晉之理也 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世說自新篇曰周處年少時兇猛俠氣為鄉里所患注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處自知為人 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世說自新篇作山中 有遠跡注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一作白額

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

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世說自新篇作

或浮或沒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曰義興縣荆溪是周處斬蛟處晉書校文三曰人在水中沈浮三日而能殺蛟事太神奇殊難據信攷祖台之志怪傳三言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咬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于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也蛟數創流血丹 世說所誤也至太湖句浦乃死其言實為可信也傳蓋為周處所誤也

晉書斟注卷五十八

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勞格校勘記曰案此采自宋及陸機傳覈之知係小說妄傳非實事也案處沒於惠帝元康七年此係林幹年六十有二推其生年當在吳大帝之赤烏元年陸機沒於惠帝太安二年年四十二推其生年當在吳景帝之永安五年赤烏與永安相距二十餘載則處弱冠之年陸機尚未生也此云入吳尋二陸未免近誣又考陸機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是吳未亡之前機未嘗還吳也或以為處尋二陸當在吳亡之後其說亦非也考吳亡之歲處年亦四十三筮仕已久據本傳處仕吳為東觀左丞無難督故王渾之登建業宮處有對渾之言如使吳亡之後處方厲志好學則為東觀左丞無難督者果何人乎以此推之知世說所云盡屬謬妄晉書不加考核遠探入本傳可謂無識劉子元譏其好採小說誠非過也又案處碑世傳陸機所撰亦有來吳事余厥弟之語此碑係唐陳從諫所重樹宜改舊文事迹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葺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勞格校勘記曰碑云吳朝州縣交辟太子

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傳止載為東觀左丞無難督二官未免大略碑長十餘丈石室在殿前大前殿北周據時殺父據奏曰覺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圍告歸懷羸結舌忽無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忽案傳不投界以彰凶逆俾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忽案傳不官至夥疑為唐人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醜酒既酣謂

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唐刻周孝侯碑曰仕晉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大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

晉書卷六十六

三

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唐刻周孝侯碑作尋轉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輕車將軍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吳志周勳傳注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疆禦初學記十二王隱晉書曰處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書鈔六十二王隱晉書曰梁王彤為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不時移處奏彤正議直繩不撓權門所奏雖不見從於時當擇者也案書鈔此條脫王晉書字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以初學記證之實王書也

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吳志周勳傳注虞預晉書曰齊萬年反以處為晉書曰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建威將軍唐類聚二十周處別傳曰胡賊為亂以處為建威將軍唐刻周孝侯碑曰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案本傳失載拜建威將軍惟見惠帝紀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晉書校文三曰武帝紀以孫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此云伏波將軍蓋平吳後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世說自新篇注引晉陽秋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吳志周勳傳注虞預臨陣慷慨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奮不顧命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十六國疆域志長安志梁山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類聚二十周處在好時境駿節度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形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

晉書卷六十八

四

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形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

攻萬年於六陌惠帝紀事在元康七年正月文選關中詩馬洲督誅注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於六陌軍敗書鈔一百十八王書曰周處討將氏賊進軍上六陌山東據甘水之勢西固梁山之險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書鈔一百十書作後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蔡繼不及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蔡

晉書注卷五十八

五

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吳志周虞預晉書曰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書鈔一百十八王書曰遂喪戰場唐刻周孝侯碑曰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傳之禮親臨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諡曰孝侯王世貞弇州山人稿曰處以承平七年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為處後者竄入諡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承平之詔移入建武後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號不可曉也金石文錄入建武後案承平建元三月即改元康弇州誤未詳攷故以元康七年仍作承平七年本紀處死賜錢百萬葬地一頃書鈔十九王隱晉書曰周處賜朝服一具案傳成傳頃書鈔十九王隱晉書曰周處賜朝服一具案傳成傳西將軍贈錢百萬則朝服一具亦當同賜本傳偶失載耳唐刻周孝侯碑曰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

葬於義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書鈔十九王隱晉書曰賜周處母醫藥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地理類周處風土記三卷兩唐志均作十卷史通補注篇曰周處陽羨風土常璩華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嚴可均鐵橋漫稿風土記敘日隋志風土記三卷舊唐志作十卷以史能之成涪毗陵志攷之知石晉後有續補本或舊志誤據而新志沿之故卷數增多耳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今默語二百三十餘事省并復重定著一卷其正文多取注而略正文故實皆載於注注即子隱自撰微用者故稱大吳或名孫權徵用者變其詞也姚鼐江甯府志五十五曰此書昔人謂專記陽羨風土然如辨吳越歷山之見水經注河水下記洞庭地脈之見編珠卷一諸編珠勸備皆概言吳越風土非專志陽羨也并撰

晉書注卷五十八

六

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徇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續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諡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寸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案諡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諡焉有三子玘靖札勞格校勘記曰碑云四子玘靖為玘弟皆非也案法苑珠林觀佛部云東晉時靖玘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是本傳以玘為長子者誤靖早卒玘札並知名吳志周勳傳注虞預晉書曰處子玘玘字宣佩法苑珠林觀佛部作玘彊毅沈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閉門絮已不妄交遊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
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為別駕從事虛已備禮
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
昌巨沈等聚眾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

宏討之敗于障山東晉疆域志曰沌陽縣有障山案昌
毛寶傳救桓宣于章山即障山

等侵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

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

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

共推吳興太守顧祕周家祿校勘記曰矩傳作南平太
守按當作太守案惠帝紀作前吳

興內史吳興非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

晉書卷五十八

七

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

毒領數萬人距玘廣韻十陽
作羌通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

敏自廣陵率眾助玘勞格校勘記曰據敏傳時
為廣陵度支非右將軍也斬冰別

率趙鸞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

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

眾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

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勞格校勘記曰
陳敏傳作征東

案劉喬傳詔使征東大將軍劉準等攻范陽王瓛於許

昌在敏未反之前知此傳鎮字誤也案惠帝紀亦作征

東令發兵臨江已一作為內應剪髮為信準在壽春遣

督護衡彥率眾而東陳敏傳作宣
遠將軍衡彥時敏弟昶為廣武將

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為司馬晉書校文三曰敏傳
使弟昶及將軍錢廣

次烏江以拒王師則廣非昶司馬玘密諷廣殺昶與顧榮甘卓等以

兵攻敏敏眾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

康夷三族東海王越問其名召為參軍詔補尚書郎散

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初吳興人

錢璿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為建武元作將軍使率其

屬會于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頓不敢進帝

促以軍期璿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璿俱西

璿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璿遂殺度支校

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

晉書卷五十八

八

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

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眾

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

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

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

姓敬愛之其年之閒境內盜謚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

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為義興

郡地理志下西鄉作北鄉元和
郡縣圖志二十五亦作北鄉以彰其功焉玘宗族疆

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

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

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為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
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
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
己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
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
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
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
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喜一作嘉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
如故進爵為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週易
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

晉書卷五十八

九

總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
曰儉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總嗣
總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
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總因之欲起兵潛結吳
興郡功曹徐覆覆家有部曲總使覆矯稱叔父札命以
合眾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孫皓
族人彌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覆殺吳興太守袁瑋御覽
二百六十引應亨與州將有眾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
箋曰瑋字惠瑛陳國人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總知札
不同不敢發兵覆黨懼攻覆殺之孫彌眾亦潰宣城太

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
治撫之如舊總為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
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總弟彝少知
名元帝辟為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吳志
傳注虞預晉書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司

馬齊王閔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

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瑯功賜爵漳浦亭侯晉書校文

寰宇記宜興縣下引臧榮緒晉書周處封漳浦亭侯蓋

誤札為處洪稚存東晉疆域志謂臧書當別有據錄未

悟其為元帝為丞相表札為益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

晉書卷五十八

十

職轉從事中郎徐覆平以札為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
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
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
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
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魏書司
日札潛與敦書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為光祿勳尋補尚
許軍至為應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
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
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
總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志周劭
傳注虞預

晉書曰其諸子 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後筵
 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
 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
 士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難難恆必由之
 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
 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
 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
 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 太平廣記七神仙傳曰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
 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
 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防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
 先往試之為之客傭賃者公防不知也入百單使用意
 異於他客公防愛異之八百乃偽病困當欲死公防即

晉書卷五十六

十一

為迎醫合葉費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
 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偏身腫膿臭惡不可忍近公
 防為之流涕入百曰吾瘡不愈須人砥之當可公防乃
 使三婢各入百曰吾瘡不愈須人砥之當可公防乃
 耳公防即復言無益欲公防婦砥之又復令婦砥之
 入百又曰吾瘡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防即為
 具酒著大器中入百入酒中浴瘡即愈亦無餘痕乃告
 公防曰吾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以丹
 經一卷授公防案御覽六百
 七十引集仙錄李八百名脫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
 之弟子李弘養徒滯山云應識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
 李恆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為敦諮議
 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
 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
 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 吳志周勳傳注虞預
 晉書曰泰甯中王敦

誅之滅 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
 其族 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
 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斂者給之其鄙吝
 如此故士卒莫為之用 吳志周勳傳注虞預晉書曰
 札凶淫放恣為百姓所苦 及
 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諡事下八
 坐尚書卜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
 亂札之賁也追贈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復本位司徒
 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
 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
 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
 爾要當時眾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

晉書卷五十六

十二

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
 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
 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喪
 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
 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
 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
 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變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
 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
 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
 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

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

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尙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筵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

馥之役筵族兄續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筵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刃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一作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策續殺之筵因欲誅總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

太子右衛率御覽二百二十八晉陽秋曰義興周延爲左率轉尚書遷大將軍諮議參軍案延爲筵之謫左右二字必有一誤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疆暴若此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越 撫弟光 光子仲孫 案仲孫附見不當列目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豕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御覽二百四十九晉中興書曰中宗之為安東取周訪為參軍在散輩中未之識也府進鎮東訪隨例為參軍時府參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誤收訪訪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使仗奮擊收捕數

晉書卷五十八

五

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逸走歸府中宗大驚怒不問格鬪之罪尋以為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眾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一作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眾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御覽四百三十五引晉中興書作武昌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一作岐槎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

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東晉疆域志曰巴陵縣有青草湖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粲李恆受訪節度共擊彥粲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御覽四百三十五晉中興書曰杜弼作亂寇豫章訪進討弼別帥杜宏張彥等禦訪讀史舉正曰後云弼遣杜弘出海昏訪擊敗之案海昏屬豫章本紀擊弘斬彥並在二時訪為流矢所中建興三年三月疑一事傳誤分為二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御覽四百三十五引晉中興書及作折齒口中流血壯氣益勇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弼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御覽四百三十五引晉中興書作先登奮擊臨陣擒彥殺數百人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巨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弘將入南康太守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

晉書卷五十八

六

守

以訪為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
郎郭舒說敦曰鄱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為用武之國若
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
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
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
務農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
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
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
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
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

書對注卷五十六

九

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
納士眾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恆切齒敦雖懷
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
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
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與三
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
立碑於本郡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逕岷山東注云山
上又有征西將軍周訪碑案立碑本郡蓋
出自朝命岷山之碑二子撫光
則為士民所建也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為丞相掾
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為

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為沔
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
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
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
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迴
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蓋納之初嶽為西
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蓋不聽曰鄧府君
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
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為從
事中郎出為宣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温

書對注卷五十八

十

嶠討之峻平遷監河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
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
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王與監巴東諸軍事益
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益州諸軍
事永和初桓温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
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偽
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
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為帝初賢為李雄國師以左
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眾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
壽擊破斬之周家祿校勘記曰案穆帝紀及庾翼朱序
等傳當作朱蕪蕪即翼安西司馬序之父

5 反之下

也 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穆帝紀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温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與益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楚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海西公紀作監益五日楚假節益州刺史案楚既監二州假節兼益州刺史本傳失載襲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

晉書注卷五十八

三

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海西公紀作金根廣漢

妖賊李弘並聚眾為寇偽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

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

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為梁州刺史建武將軍

領西戎校尉初氏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為東羌校尉後

衝反欲入漢中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

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尋卒子虓元和姓纂五日虓生彪案林氏

脫去瓊一代誤也

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為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

領梓潼太守益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

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邀

而獲之虓遂降于安苻堅載記作虓降于彤堅欲以為尚書郎虓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

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

自是每人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

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

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

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

眾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

晉書注卷五十八

三

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

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

苻堅載記 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

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

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

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

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己於後

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晉書校文

三日據異苑虓虓虓為苻堅苦加考楚不食而卒觀本傳謝玄疏嬰禍荒裔語知異苑言非無據云病卒

誤 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

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為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贈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

晉書卷五十八

三

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為益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遠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眾並愕然其夕眾散錢鳳走出至閬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温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宣初督益州軍事振武將軍益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州之三郡海西公紀作益梁二州勞格校勘記曰益康

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為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益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御覽五百五十九志怪集曰陶侃微時遭大喪葬家云貧親自營塋有班特牛專以載致忽失夫去便自尋覓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云向於崗上見一牛眠山極人臣世為君牛眠處便好可作墓安墳則致極貴小位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葬如其言侃指別山與周訪家則并世刺史矣

晉書卷五十八

四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駢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積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為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僞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戮

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
中興推爲名將功名立不亦美乎孟威陷迹虜廷抗
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
功三定江東札雖啟敵筵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
日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
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
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燦焉
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
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
惟永逮王赧卽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

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
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
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
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
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
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
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齋土地封疆踰
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
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
竊位偷安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日光武雄略緯天慷慨

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歿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日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阜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

晉書注卷五十九

四

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隋經籍志攷證曰通典職官門注引晉諸公贊汝南王亮爲大司馬正旦大會乘車入殿今封子秉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助助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

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眾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動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日晉元康元年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忌楚王瑋人果贛也因議遣諸王之國長史公孫宏射舍人岐盛勅王自屈賈后乃言於帝詔留王領太子少傅丁卯

晉書注卷五十九

五

夜楚王瑋公孫宏岐盛及積弩將軍李肇等圍太宰汝南王亮於府案楚王瑋傳言宏與舍人岐盛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與本傳小異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三十國春秋作容乃宏之譌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父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日府兵皆散遂爲岐而歎日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三十國春秋大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今日能斬亮者賞布千匹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三十國

春秋出令作乃令斬遂為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
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温明祕
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
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兼宗熙
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為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
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為威王祐字永猷永安中從
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
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眾依東海王越討劉
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

晉書注卷五十九

六

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
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為軍
諮祭酒建武初為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
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
子恭王統立高僧傳五竺法汰傳日汝南王世子綜案
史無綜名以時攷之或與恭王統為弟兄
行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珍絕詔
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
散騎常侍薨孝武帝紀
義作義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
稚謀反推遵之為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
禪國除

兼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
也兼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嬭楷本傳鎮南
南作安南竊
之以逃一夜入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為王歷步兵校
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

長沙王乂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兼封為撫軍將軍
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鄆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
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
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
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

晉書注卷五十九

七

兼屬尊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
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
明帝即位以兼宗室元老特為之拜兼放縱兵士劫鈔
所司奏免兼官詔不問及帝寢疾兼與王導同受顧命
輔成帝時帝幼沖詔兼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
殿上書鈔五十一晉起居注日成帝咸康元年以太宰
西陽王兼宗室之王長厚特加禮敬依安平王故
事設牀帳於殿又七十引晉中興書宮
殿日顯宗初即位以長老殿上施牀帳帝親迎拜咸和
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兼
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兼爵位峻平賜死世子
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兼

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書鈔六十四御覽二百三十七引晉中興書

錄晉南頓王平新營一宅始移夢見一人案晉時惟元

宗封南頓王子孫無襲爵者則平字必為宗之誤

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

邑五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兼俱過江元帝承

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

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

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為帝所昵書鈔六十四引晉中興

將軍虞胤為肅祖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

輕俠以為腹心導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

帝疾篤宗胤密謀為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

始悟轉為驃騎將軍胤為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

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

胤收之劉超傳作左衛將軍趙誘傳作從宗以兵距戰

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

子綽超演廢為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為奉車都尉

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嘉末沒於石

勒

晉書注卷五十九

八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書鈔七十引王隱晉

子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

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為

衛將軍讀史舉正日案瑋以惠帝元康元年二月領北

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

瑋少年果銳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楚王多立威刑朝

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很戾不可大任建

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

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

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

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

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

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

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

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聞者楊駿之難實賴諸

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

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

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

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

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

晉書注卷五十九

九

楚隱王瑋

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瓊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瓊殺之岐盛說瑋可囚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

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賜虞幡麾眾曰御覽三百四十一引晉諸公讚作其夜帝臨東堂張華唱議乃

遣左右以白虎幡麾之廿二史劄記曰晉制最重賜虞幡每至危險時或用以傳旨或用以止兵見之者輒留伏而不敢動亦一朝之命甲也又見河間王顯趙王倫齊王冏甘卓桓溫傳此皆賜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見有用楚王矯詔眾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

晉書卷五十九

十

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

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

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讀書記疑七日霹靂與霹靂同音東京賦亦作霹靂詔曰

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

秦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

紙詔書鈔一百三引王隱晉書流涕以示監刑尙書劉

頌曰受詔而行御覽五百九十三引王隱晉書作以示

此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

列頌亦獻歎晉書獻歎作嘔咽不能仰視公孫宏岐

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眾心及此莫不隕淚

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瓊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嘉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為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世說德行

關中詩注引朱鳳晉書曰宣帝桓夫人生趙王倫案魏

本書列傳八宣王下亦作柏夫人則桓字誤也

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

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

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

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

晉書卷五十九

十一

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

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

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

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文選

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

賞失中氏羌反叛徵還京師文選關中詩注晉諸公贊

還又朱鳳晉書曰倫請三萬人往平齊萬年朝議召倫

為征東將軍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本傳失載尋拜車

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詔事宮大為賈后所親

信求錄尙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尙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世說賢媛篇注晉諸公贊曰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

晉書卷五十九

十三

通事令史張林魏志張燕傳注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張林燕之會孫興趙王倫爲亂未及周年位尙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

以絕眾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晦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伏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惜抱軒筆記曰傳不言何謂三部職官志有基脫以食貨志及與服志大駕兩簿證之前驪部持戟盾者一也由其部持弓矢二也強弩部三也殿中及左右衛蓋皆有三部司馬司馬非官乃是以勇士爲衛此在漢如惠帝紀所云執柄執戟武士駟此非外郎耳晉乃美其名曰司馬猶近世執仗者名校尉而非官也其司馬督乃是官此司馬既近世衛故倫之廢賈后及王與之廢倫皆假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眾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

晉書卷五十九

十三

閻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閭而入御覽七百六十三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欲廢賈后而門鎗在侍中處所部司馬多木作有利錐至期倫乃命三部司馬以錐截關開門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讀書記疑七日武帝欲廢賈后充華趙粲爲言則是武帝後宮後尊爲吳太妃耳案武十三王傳李夫人生吳孝王晏是吳太妃乃李夫人太妃蓋與趙粲同謀故亦被收且既尊之爲太妃不得再舉其名史臣以吳太妃趙粲皆屬宮廷故於其下加一及字史文甚明王氏誤以太妃趙粲爲一人失攷付暴室考竟詔尙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御覽六百四十六晉朝雜事曰收中書監張華侍中賈謐尙書裴頠解結侍郎杜斌等斬之於東鐘下華等大呼自稱忠臣張林詰之日

公等知太子無罪何不諫諫
若不從何不去也遂斬之
尚書始疑詔有詐即師景
露版奏請手詔勞格校勘記曰廣韻五甄帥亦姓本姓
則此師字當是帥字之誤景帝諱改爲帥晉有尚書郎帥景
作景係唐史臣避世祖諱改

倫等以爲沮眾斬之以徇
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
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
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
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
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八
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恭領穴從僕射子馥前將
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

晉書卷五十九

十四

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
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
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
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
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
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
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十七史商榷四
有督督名不一如上文左衛司馬督督司馬雅常從
督許超右衛司馬督路始右衛伏飛督閭和是也前衛
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
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囿以倫秀驕僭內懷不

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囿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
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
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恭撫軍將軍
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

衛將軍詔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
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
宿衛同又隱匿兵士眾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
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日下文倫與孫秀並聽妖邪之說
使牙門趙奉詳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案東宮者
相府也早入西宮者爲天子也上文言司馬雅給事東
宮又言孫秀知太子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彼東宮
皆太子所居與此東宮爲相府不同大約自魏及晉洛
京宮室天子居西而相府在東故段灼傳武帝即位灼

晉書卷五十九

十五

陳時宜云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駢
日而齊王囿傳亦云阻起兵討趙王倫惠帝反正拜大
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圖輔政
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
西官營制與斷宮東西道爲外微或謂秀日散騎常侍
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
徙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
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
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考淺薄鄙陋馥虔閻很彊戾謂
恩臨輕諂札樸曰淮南修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
之諂注諂輕利善趨者說文諂下云一日諂
廣雅諂猶也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
聲校尉尙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替便納聘禮會

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或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為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尙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滿奮見樂廣傳注魏志崔林傳曰林封安陽鄉侯薨子述嗣注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尙書僕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讀史舉正曰下又云義陽王威逼奪天子璽綬先後

晉書注卷五十九

六

乘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惜抱軒筆記曰古人稱人官每止稱上二字如驃騎將軍曰驃騎中郎將曰中郎之類此在史傳若述人語言不妨因之如當時稱謂常體本如此也若自序事則必不可省唐人作晉書不達此理名號將軍多止稱上字如趙王倫傳左衛王興前軍司馬雅又征虜張泓左軍蔡瑁前軍閻和等皆當有將軍字而前軍左軍之稱不知其為前將軍左將軍耶譬喻三抑前軍將軍左軍將軍耶此皆節字之不當也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御覽六百四十六晉朝雜事日夜遣通事令史張林黃門令史駱休開神虎門迎故太傅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趙王至太極殿前

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尙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寶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以世子恭為太子馥為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為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

晉書注卷五十九

十七

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文選為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虞預晉錄當作日趙王倫篡位時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貂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治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塵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

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五行志作服留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時齊王囧河間王頔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囧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考牋具說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考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

晉書卷五十九

六

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延壽關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自堽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通鑑晉紀注日姓譜莫姓楚莫敖之後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懋懋當從本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日為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

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眾劉向列仙傳日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日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眾八千為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讀史方輿紀要四縣西南胡氏日朝歌西有黃澤澤水右入蕩陰縣之蕩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溝上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囧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囧軍已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囧分軍渡

晉書卷五十九

七

穎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囧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尙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囧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囧營囧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眾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囧營執得囧以証或其眾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盾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

催諸軍戰晉書校文三曰成都王穎傳言倫遣孫會劉

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三萬距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

大敗退保河上讀史舉正曰激水即大灑水出南陽葉

義軍在河北去激水遠矣紀作潁水為是案激水為潁

水之誘惠帝紀作潁水即春秋襄十六年之潁梁也讀

史方輿紀要四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

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眾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

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

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

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

威懼自崇禮聞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

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

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

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

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

書南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

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晉書校文三曰奇

之子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督

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彌

以徇惜抱軒筆記曰此於舊文必無兵字蓋唐賢誤時

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

問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為

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

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駙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

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羣

皆還汝陽里第東晉疆域志曰考晉宮閣名無汝陽里

城中有汝陽里倫私第疑屬汝陽之誤案通鑑晉紀注云汝陽

在焉不言所據之書於是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

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羣

等付金墉城初學記二十晉雜事曰齊王固舉義

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讀史方輿紀要四

西即洛陽讀史方輿紀要四

之千金塢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

汝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

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

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考馥虔

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

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

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豫謀大事者張

林為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彌謝悛殷渾與秀為王輿所

誅張衡閻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屠戰敗還洛陽皆

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固還洛自殺王輿以功

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固又伏法

晉書卷五十九 二十

晉書卷五十九 三十

齊王固

鄭方周家禘校勘記
日當作齊武閔王固

齊武閔王固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

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作
幼稱仁惠謙約好振施

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

遣大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固號踊訴父

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

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

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固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

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

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固因眾心怨

齊書注卷五十九

三

張烏覘之烏反日齊無異志固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

乃與軍司管襲殺處移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

襲殺之通鑑晉紀作倫以其將管襲為齊王軍司討盛
移斬之固因收襲殺之考異日從三十國春秋

遂與豫州刺史何勛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世說方王
篇注入王

故事日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祕書監艾
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

領右將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讀史舉正
日新野時

王敗見誅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

王也 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固固屯軍

陽翟倫遣其將閔和張泓孫輔出堽坂晉書校文三日
倫傳出堽坂者

為閔和張泓蔡瑛三將孫輔則與李
嚴出延壽關自為一路與此不合與固交戰固軍失

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眾於黃橋周家禘校勘記
日按長沙王父

傳成都王穎復父書日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穎本
傳日趙駿至黃橋為倫將所敗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

倫將奔潰是黃橋之戰成都軍敗不固乃出軍攻和等
應成都反破倫軍疑黃橋是溫之誤

大破之及王與廢倫惠帝反正固誅討賊黨既畢率眾

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

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

武輔魏故事固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

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

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

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書鈔七十王隱晉書
日固耽酒色侈其府

齊書注卷五十九

三

第不朝親而蓄精兵世說方正篇注
虞預晉書日恣用羣小不復朝親坐拜百官符勅三

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勛領中領軍封

葛旛為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

韓泰封丘公號日五公讀史舉正日地理志無牟平安
鄉二縣路秀本紀作路季案五

公所封如小黃封邱皆近洛陽不應
毅封獨遠本紀作平陰為是委以心膂殿中御

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固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

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

規固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文選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注虞預晉書日東平主簿

王豹白事齊王案豹致箴於固
書入無報豹重箴之具見本傳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

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固驕恣日甚初

記十八王隱晉書曰 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
輔政歲餘驕於多過

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
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
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眾致英豪之士此二
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驚塵之慘同將士之
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眾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
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
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
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
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承

晉書卷五十九

五

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
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
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
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
愛聖慈惠和尙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
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
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尙不自先
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
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耀

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
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
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
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
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
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潁濯之慮羣下竦戰莫之
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
之義脫褐冠冑從戎于許契闔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
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
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

晉書卷五十九

五

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鉄鎖此惠之死
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
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罔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
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興復皇
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宜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罔
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
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
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眾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
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
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

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酒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恟恟擁停詔可葛旒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獄見囹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罔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囹還第有不

晉書注卷五十九

天

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眾望宜為宰輔代囹阿衡之任願表既至囹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眾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囹委權崇讓勞格校勘記曰據戎傳時為尚書令非司徒囹從事中郎葛旒怒曰晉書校文三日當作長史顧榮傳可證蓋旒本齊王從事也囹起義乃轉長史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

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宜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囹府囹遣董艾陳兵官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御覽八百六十四王隱晉書曰孫秀多斂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為縱火具鑿囹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御覽三百四十一引王隱晉書作囹盜白虎幡唱云長沙王矯詔長沙更以白幡唱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囹敗乂擒囹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

晉書注卷五十九

毛

右促牽出囹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通鑑辨誤曰史門名在河南洛陽之西余按水經注禮天子有五門謂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遂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閭闔門史焯以為在洛陽之西蓋以八方之風西方曰閭闔又晉志洛陽城西有廣陽西門閭闔三門殊不考天門曰閭闔魏明帝法天以名宮門也是時蓋斬囹於宮門之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讀史舉正曰按淮南王允傳允三子皆被害齊王囹請以其子超繼允後本紀作淮南王為是勞格校勘記曰陵當作南又樂安平王廣陽王此仍作樂安王亦誤周家祿校勘記曰宗室別有淮陵王灌超所封宜作淮南暴囹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囹故掾屬荀閻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囹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

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袒腹為齊持服俄而固誅永興初詔以固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埋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固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惠帝紀在永興二年四月非光熙初追冊固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固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頴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日用其法猶思其

晉書注卷五十九

五

人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石勒載記上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固唱義元勳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曰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諡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固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勞格校勘記曰宗傳云三子綽超演無柔之名南史韋司馬傳高祖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王攸後則子字紹攸固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當是孫字之誤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

二州至姑孰為立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固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固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與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問大王振

晉書注卷五十九

五

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敵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初學記十八引王隱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誦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固含忍荅之云孤不能致五關若無子則不問其過矣初學記十八引王隱不問孤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父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照總目作長沙厲王父

長沙厲王父字士度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長沙王傳曰武帝第六子也世說言諸篇注引八王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父時年十五孺慕過禮

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書亦云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

侯瑋拜步兵校尉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書亦云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

公也父守東掖門會驃虞幡出父投弓流涕曰楚王被

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父以同母貶為常山王

之國父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

甚有名譽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長沙王傳曰王側身下士以要人譽三王之舉義也

父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父殺之進軍為成

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父父到鄴斬恢及其五

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

開府復本國父見齊王固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

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間其言

晉書注卷五十九

三

願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父時長沙國左常侍

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父為大都督以距願

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作父出征連戰敗走朝議以

父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

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父分陝而居穎不從父

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

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

義眾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

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逝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

吾之與卿友于十人讀書記疑七日武帝二十六男史載十三王並瑋父穎惠懷二帝餘

八人早夭蓋不止十人若以現在言之則惠懷二帝及

清河王巡吳王晏與父穎止六人或并瑋東允演言之

晉書注卷五十九

三

歟詳其不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聞敷王教經濟遠

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

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瀆蕩平山

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

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

逆者當前行一尺卻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

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

遣書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

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
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與慨於是征西羽
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
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
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
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
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
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
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
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
乏城中大饑雖日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
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
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
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眾
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
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
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
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
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邳輔勒兵
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

晉書注卷五十九

三

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
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
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
曰草木萌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
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
沒于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書鈔七十引王隱晉書成都王傳誤
作字章庭世說言語篇注引八王故
事作字武帝第十六子也世說言語篇注引八王
故事作世祖第十九子太康
未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文選晉紀總論注引
王隱晉書越下有屯

晉書注卷五十九

三

字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
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
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
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囿舉
義穎發兵應囿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珍
爲右長史勞格校勘記
日珍當作球黃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
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惠
帝
紀作豫州
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
應至朝歌眾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
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眾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

王彥策又使趙驥率眾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
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驥等文選大將軍
引滅榮緒晉書作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

驥之心未及温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文選大將軍
詩注引滅榮緒晉書作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

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謙會命作
輿勞格校勘記日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

入京都誅倫使趙驥石超等助齊王囧攻張泓於陽翟

泓等遂降囧始率眾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滅權穎

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

囧之勳臣無豫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

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囧別囧大驚馳出送穎至

七里淵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

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

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

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

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驥等五

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疆賊相

持既从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

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

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

晉書注卷五十九

三

可為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

况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

為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為之塋域又立都祭

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

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温縣埋藏趙

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書鈔七十引王隱晉

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

及齊王囧驕侈無禮於是眾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蕞中

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

太子太保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

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

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豈欲遠請且歸赴時務

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

遣之百姓乃安及囧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

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

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囧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

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

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

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機本傳作假機後

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御覽三百五十三寶搜神

記日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

晉書注卷五十九

三

軍于鄴內外陳兵是夜戰鋒皆有火遙望如懸燭就則亡焉注云三十國春秋又載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一

東北即濟水舊流也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眾機又爲孟玖所譖穎

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與合眾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與降穎既

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頤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本元

無穎字皇字御覽一百四十九引十六國春秋曰晉成都王穎爲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乘朝政事無大小皆先關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

晉書注卷五十九

美

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

任孟玖等大失眾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昝惠帝紀作右衛殿

中中郎遂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奉大駕討穎

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眾十餘萬鄴中震懼穎

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眾問

計東安王繇乃日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

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

超率眾五萬次于蕩陰超本傳作振武昝二弟匡規自鄴赴王

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眾奄至王師敗

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

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

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案浚本

爲安北將軍惠帝紀亦作安北案北此作平北誤也安北將軍東嬴公騰勞格校

安北當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

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王浚傳水經濁漳水候騎至

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

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

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

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頤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

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

安頤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

慮為後患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微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勸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晉書曰田徽殺之於鄴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啟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

晉書卷五十九

三

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為穎嗣封華容縣王勞格校勘記曰遼東王定國傳齊王攸以長子蕤為嗣蕤子遵嗣則遵所嗣封者東萊王蕤從東也非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曰好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情尚有檢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為諸國儀表書鈔七十一王隱晉書曰與諸王俱還朝詔遣即先去可為諸家之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為平西

將軍鎮關中勞格校勘記日本紀作鎮西永寧元年詔稱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顥則文載當由平西進位征西本傳失載李含傳顥王倫賜王倫之親征西當在顥王倫之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為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眾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顥顥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署斬之及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顥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遷等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合方各率眾還及

晉書卷五十九

三

冏論功雖怒顥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為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驥等有憾讀史舉正曰含傳同案驥為成都王督護不應為冏屬遂奔顥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顥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為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顥以含為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顥陰謀具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顥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為名使張方為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眾大敗死者

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為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

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父死

方還長安詔以顯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顯廢皇太子

覃立成都王穎為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曠周家

勸記日當奉天子伐穎顯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

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

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眾

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顯乃選置百官改

秦州為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

懼方謂顯日方所領猶有十餘萬眾奉送大駕還洛宮

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

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顯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

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

惠帝紀作樓褒文選與陳伯之書注干寶晉紀日據河

河間王顯表日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

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聞出戰

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

昌博陵眾襲河橋讀史舉正日案平昌公模事有樓褒

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

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

顯令送帝還都與顯分陝而居顯欲從之而方不同及

晉書卷五十九

單

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顯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

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

斬輔顯先遣將呂朗等據榮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

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顯懼

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初學記十

贊日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表王堪為尙書右僕射假

節都督奉迎諸軍事進於灊水上與郭偉力戰堪仗節

臨陣慷慨氣冠六軍即斬偉案下文云裴廙等討顯斬

馬瞻而不及郭偉此傳又無王堪之名傳暢較為翔實

顯乘單馬逃于太白山御覽四十三辛氏三秦記日太白

高幾許俗云武功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

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

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顯於南山顯初不肯

入府長安令蘇眾記室督朱永勸顯表稱柳病卒輒知

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

起義討顯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

兵伐顯至鄭顯將牽秀距晃晃斬秀晉書校文三日秀

楊騰所殺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已永嘉

初詔書以顯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

安雍谷車上扼殺之通鑑晉紀考異引二十國并其三

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為顯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

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融嗣案成帝

紀咸和

晉書卷五十九

單

五年徙樂成王欽為河間王六年復故河間王顯爵位
封彭城王植子融為樂成王欽既為融之嗣不應前一
年徙欽為河間王融後一年始封融為樂成王也傳既云
融無子以欽為嗣計其時融已前薨矣詳致情事蓋
光熙元年融先封樂成王是年融薨又以欽為嗣仍襲
樂成直至咸和五年徙欽為河間王次年遂復河間
王爵位惟其下云封彭城王植子融為樂成王此則史
臣忘其本封樂成誤以融復爵或于此時始封融為
樂成而後行出此文殊不知此融已前薨矣此失於檢
照之處海西公薨紀與宣三年三月癸酉散騎常侍河
間王欽薨司馬紹紀與宣三年三月癸酉散騎常侍河
珍薨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孝武紀欽子向有封之
為章武王魏志云擊將軍司馬紹武紀欽子向有封之
元馬紹墓志云擊將軍司馬紹武紀欽子向有封之
司馬紹墓志云擊將軍司馬紹武紀欽子向有封之
薨國鎮當為景之叔瑤與國鎮當是弟兄行國鎮子道
父曇之為河間王叔瑤與國鎮當是弟兄行國鎮子道
賜嗣義熙十一年五月從司馬休之奔秦秦滅魏魏
任道賜日新蔡王傳安帝時封新蔡王

書卷五十九

望

書卷五十九

望

東海王越 總目作東海孝獻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
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曰
為內外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
王仙子繇俱侍講東宮 御覽二百四十三晉起居注曰
都尉楊邈並可奉朝請俱與太子游處也 琅邪王第
子繇龍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拜散騎
德東宮若兼庶子案東安王繇傳不載侍講事
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
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

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十人 周家祚校勘記曰各傳
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
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固守洛陽殿中諸
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又
別省逼越為主 諸將潛謀收又通鑑從之 啟惠帝免
父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
北征鄴 勞格校勘記曰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
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楸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
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
為太傅與太宰頤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

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
舉正日此當為周馥馥傳東海 既起兵楸懼乃以州與
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楸領兗州刺史越二弟並
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頤
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
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
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彪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
百迎越遇祐於譙祐眾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
大懼頤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
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 文選迎大

隱晉書曰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案惠帝紀永寧元年四月乘輿反正大赦改元蓋永康二年也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書鈔六十九干寶晉紀曰東海王越治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玖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

霍之舉以宜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致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

破之勞格校勘記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世說談

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榮陽人太常尼從充州天下樞

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

詔越為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

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為儲副矯詔

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

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水經

注五虛緝晉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治鄆城無故自壞七十餘文越惡之移治濮陽又遷于滎陽

召田甄等六率案田甄即石勒載記之乞活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鄆也搆并州將

田甄甄弟蘭任祉邳濟李薄盛等部眾萬餘人至鄆遣就穀冀州號為乞活及薄盛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汲郡蘭為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暉薄盛斬田蘭率其眾降甄社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為府疑朝臣貳己乃誣帝舅王延等為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輿車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王景為

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眾

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

謫時政害之而不自安勞格校勘記曰案高光傳子韜

親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頤京兆杜概等謀

討越事泄伏誅據越值則韜當是忠直之士據光傳則

韜實係凶險之徒二傳之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

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

有固心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

臣今率眾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

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機會則虜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

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眾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為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誠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眾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睨又表計越語在暉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

晉書注卷五十九

吳

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費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天將軍統其眾還蕘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水經渠水注曰沙水自日尺溝東逕寧平縣之故城南注云晉陽秋稱晉太傅不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殲尸於此數十萬眾斂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元和郡縣志曰寧平故城在真源縣西南五十五里晉永嘉五年東海王越自陽城率甲士四萬死於項祕不發喪石勒兵追之及寧平城焚越屍

於王彌弟璋焚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何倫李暉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消倉又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懷帝紀作四十八王李暉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與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祕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

晉書注卷五十九

吳

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御覽五百五十五晉中興書曰東海王越妃裴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理神也其禁之案何書言中宗下詔在葬越丹徒之後與本傳異輿地紀勝七日東海王越墓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在鎮江府城南二里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案元四王傳作乃以冲繼越後蓋毗為越之子冲既為毗之嗣子即為越後也史臣故兩書之通鑑從越傳作繼越後寔守記從元四王傳作繼越無子成帝以少子奔繼之哀帝徙奔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冲為會孫為桓立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覺起參商宗周嗣祚禍纏管蔡詳
觀曩册迭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
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恆典儀合飾袞禮備一作重 葬章汝
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悞
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
日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
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
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璽揚燾窺九
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
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

晉書卷五十九

哭

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
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
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
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元作顛覆數十
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
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
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
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閒隙悲夫詩所謂誰生
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晉書卷五十九

哭

王推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
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
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
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
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
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
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
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
而顛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
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鑿駕北巡異乎

晉書卷五十九

晉書附注卷六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

案地理志濟南郡無著縣錢氏廿二史考異據宋志謂晉

有著縣詳地理志注文選關中詩馬汧督諫父脩魏琅注引王隱晉書但言濟南人而不詳何縣

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

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己甚得聲譽

書鈔六十六王隱晉書曰中兄結字仲連次兄育字推連又六十一王隱晉書曰兄弟齊名清聲潔己州里榮焉案本書結育皆為系弟王

晉書附注卷六十

書則云皆系兄疑王書誤也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

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

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

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

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

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

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

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

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

閩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

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鱗且惡之況此

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

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冤首倫

秀既誅冏乃奏曰

案此奏文一百八十餘字已見張華傳此重出

臣聞興微繼

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

干之墓表商容之闕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

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

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

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

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

晉書附注卷六十

二

樂卻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

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

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為

姦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啟彰明枉

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宣二年追

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文選潘岳馬汧督諫序注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

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固圍岳諫之岳諫文曰惟

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

卒又曰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

少御眾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

敦勳劾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

詔書屢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

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

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

今追贈牙門將軍以少牢禮而有靈嘉茲寵榮案馬
敦與解系皆以郝度元齊萬年之叛受冤隕身系則為
倫所害敦則死於獄中惟事後均追贈弔祭惜史臣於
敦之事實闕焉不詳今仿裴注三國之例附注系傳之
末

結字叔連

書鈔六十六引王隱
晉書作結字仲連

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

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

御覽

七王隱晉書曰解結問別駕治中曰河北白壤高良何
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案魏郡在河北此蓋結為
大守時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

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
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
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

晉書卷六十

三

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
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為幽州刺史右將
軍旂黎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為荊州
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
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為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
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珍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
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闔器

械兄弟旬月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為中堅將軍
領尚書左丞轉為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為武衛將軍
領太子詹事珍為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
郡侯推崇旂為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偽朝
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為家禍弼等終不
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
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旂歷
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

晉書卷六十

四

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
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
討駿觀受賈后旨宜詔頗加誣其事文選晉紀總論注
千寶晉紀曰太子
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案二公
者汝南王亮及衛瓘也本傳但言誅駿之事不及亮瓘
之戮蓋楚王瑋之殺亮瓘亦孟觀譖成及駿誅以觀為
之耳傳文從略又失載為太子太傅
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
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眾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文選
關中
詩注引王隱晉書作及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
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眾不
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

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啟觀討之文選關中詩注引王觀

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

戰十數皆破之文選關中詩注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

北出何憚領二萬人大敵功蓋一時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

人以繼之雍圍解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

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為安南將軍

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廣韻四十一諫相下作平南

北作河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

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

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囿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

倫應之遂不從眾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合空

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廣韻四十一諫相下

平南將軍孟觀元和姓纂五曰晉惠帝時有京相機通

志氏族略五日空相氏史記商後有空相氏晉惠時有

空相機案本傳作空相疑即空同世本有同氏因空

同山得姓空相京相皆誤文也今本史記殷木紀贊亦

作空桐鄭樵誤引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曰永饒治在

南陽府南晉時置治于此有令掌之永宜初永饒治令

空桐機斬孟觀于此時觀黨於趙王倫引

軍屯宛也治尋廢案傳誤治合為治合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

國志不載分置武邑郡事然郡續傳先稱兄子武邑內

史存後稱帝假存武邑太守則當時固武邑郡矣賈

謚傳稱安平牽秀則舉其故郡而言案魏志牽祖招

晉書注卷六十 五

徒李將同母早卒注云案晉書嘉子秀案今晉書無嘉

子秀之文當出佚史李胤母更適牽招見御覽四百十

二引王秀博辯有文才魏志牽招傳注荀綽

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

安令果遷司空從事中郎魏志牽招傳注荀綽冀州記

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

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

訴被誣魏志牽招傳注引荀綽冀州記司隸荀愷下

愷穢行文辭亢厲魏志牽招傳注引荀綽以譏抵外戚

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

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

作亂長沙王父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讀史

日案出關上事蹟穎伐父以秀為冠軍將軍與陸機王

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

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尚書秀少在

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

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鞀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

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顥甚親任之

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

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

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顥時秀擁眾在馮翊晃不敢進顥

晉書注卷六十 六

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效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願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魏志牽招傳注荀綽冀州記曰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繆播 從弟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魏志劉劭傳注文章志曰襲子

悅字孔擇晉光祿大夫襲孫細播微盾等並皆顯達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

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

河間王頤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

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盾案魏志劉劭傳

注引文章志但言襲孫細播微盾而不詳盾父之名願前妃之弟也越遣播盾請

晉書注卷六十

七

長安說願令奉帝還洛約與願分陝為伯播盾素為願

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願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

首謂願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

敢不服願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盾為越游說陰

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願

深憂之播盾乃復說願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願從

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願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

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濶艱難深相

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

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類聚四十八晉諸公贊曰懷帝以繆

播為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

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獻獻不能自禁越遂害

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

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盾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為尚書

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

等大敗盾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盾與播俱入關而

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盾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盾

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盾不受盾乃還洛

懷帝即位拜盾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

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為

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為司空

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為秦州刺史齊

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為參軍冏誅長沙王又又以為參

軍時河間王頤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

之及此說顯曰商為父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急除之
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
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顯信任李含將欲為亂召

集隴上士眾以討含為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

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晉書校文三曰李含

河南尹以此傳證之蓋顯表舉含朝廷即徵之也至顯

傳言顯以含為河南尹疑以上脫一表字通鑑攷異從

此傳而不從含傳蓋未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顯遣金城

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

穎與顯起兵共攻又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

為名又以商為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關門距

張方為方所破顯軍遂進又既屢敗乃使商閒行齋帝

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顯商行過長安至新

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顯顯捕得商殺之又既

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

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

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為之死戰顯知不可拔乃上表求

遣御使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

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為河閒王所

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

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顯新廢成

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
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
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閒相衡之後也少有幹
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彊所屈時
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
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其宗田二百
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
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

通鑑注卷六十

十

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
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
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
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
論者稱之通典六十九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故梁州
欣息後因喪服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氏
就楊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願禮義三旬內成婚
傷風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
等第二人今為第四請正黃紙
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
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
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

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

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

沙王又以河間王願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迹言於惠帝

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願晉書校

據皇甫重傳重以願信任李含將欲為亂露檄上尚書

以討含為名云云是討願非由密詔願傳亦不載此事

於是沈等與願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願沈等敗績願

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願之難金城太守

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

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

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

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

督富整所殺高僧傳一曰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

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

不移由是結憾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

恥恨每加譏構祖行至汧縣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

輔使收之乃呼眾咸怪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

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對願從此

已後與張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

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

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眾咸憤激欲

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初輔嘗著論云

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魏武帝劉玄

類聚二司馬遷班固一論樂毅諸葛孔明案下文具言

晉書卷六十

十一

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玷皆鮑

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

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

省不同類聚二十二引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

獎勵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類聚

二引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

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

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

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

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

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

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

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

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

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

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

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

喪本州大中正傅祇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

晉書卷六十

十三

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尙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旣葬不除藩國之喪旣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窆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旣葬而除旣除而耐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閣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于旣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於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旣除而耐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耐靈主所居卽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勳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卽吉引

晉書注卷六十

三

古繩今闕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尙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踰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尙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祇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爲五品案通典八十八引傅咸又理李含云中正龐騰蓋咸初次上表帝旣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邸不從故又重言之也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

晉書注卷六十

十四

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顥誅夏侯爽送齊王罔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眾赴倫皆含謀也後顥聞三王兵盛周家祿枝勒記曰按三王者齊成都河間也河間所聞當云二王顥本傳作二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道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罔軍事而夏侯爽兄

晉書注卷十

十五

顥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父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顥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己乃使兵圍之更自表罪侍中馮蓀黨顥請召重還商說父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父乃殺含

張方

晉書注卷十

十六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顥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顥表討齊王罔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罔被長沙王乂所殺顥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眾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眾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眾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前進逼洛城七里御覽七十三晉後略曰張方圍京邑決千金堰水溝渠枯涸井多無泉父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晉書校文三曰河間王顥不利與此異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郗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顥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顥又

遣方鎮洛陽上官已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
夜襲已願已願出奔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
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
洛方遣息罷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
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為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
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書鈔一百
八王故事曰帝自鄴還洛張方遣子領精騎三千奉迎
自河橋至芒頭十里前後相屬戈矛若林周家祿校勘
記曰素升未詳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
疑弁字之誤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
欲西遷尙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

晉書卷六十一

十七

帝不許書鈔一百三晉入王故事曰張方通上及大茅
主者奏劾曰上以青筒詔出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
出也御覽三百五十六晉四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
還洛陽右將軍張方啟陛下自鄴來還宜謁宗廟天子
出因便劫啟移都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
入自領五千騎皆提鐵纏稍擊兜鍪方遂悉引兵入殿
焦茸皆用涼州白鷓毛望之若茶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
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
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
帳而為馬帳御覽六百九十九晉後略曰張方兵入洛
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為馬鞍矣方奉帝至弘農願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為
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

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興迫脅范陽王虓
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
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虓等所破願聞喬
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
微賤長安富人鄧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
昵之廣韻二仙曰縣又姓晉張方以縣思為腹願參軍
心案縣思不見於史蓋亦鄧輔之流也畢垣河閒冠族為方所侮忿而說願曰張方久屯霸上
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鄧輔具知
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願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
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

晉書卷六十一

十六

不聞方反為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
不免禍輔既入願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願
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願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
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閣者不疑因火下發函
便斬方頭願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
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願頗恨之又使
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荐臻寶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
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
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

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案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三下閻氏漢中太守讚生遠西太守亨亨生北平太守安成亭侯鼎字玉鉉死劉聰之難本書閻繼傳有亨無鼎鼎傳歷官亦不同且表云字玉鉉傳云字台臣繼傳云巴西安漢人鼎傳云天水人似非一人惟下文云鼎出奔雍為氏寶首所殺傳首長安即是一劉聰時事表又云子昌奔於代王猗盧遂居馬邑傳云時劉聰向長安趙允索繼並害其功梁緯居馬邑謀欲除鼎遂攻鼎據本紀梁緯死於建興四年七月代王猗盧亦薨於是年三月則鼎之被殺當在此年之前故其子昌得奔代王以事之先後證之皆無不合要當斷為一人史文或有闕略諱誤耳世系表又云閻氏前漢末居蔡陽徙於巴西之安漢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然則亦非天水人也

晉書注卷十

十九

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開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恆河南尹華蒼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暉讀史舉正曰案暉既為中書令則位已尊矣豈可復為鼎參佐愍帝紀作中書郎為是案世說假譎太傅參為鼎參佐愍帝紀初娶高平李暉女殆即此人太傅參篇注引溫氏譜疇初娶高平李暉女殆即此人太傅參軍駒捷案駒捷與鄒古通捷為鄒駒捷子見文苑傳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疆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士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

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

河陽令傅暢遣鼎書勸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

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眾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

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

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

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見殺唯顛述走得免遂奉秦王

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眾西至藍田時

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正所逐走還平陽讀史舉

聰時已即位未嘗至長安正所逐者劉曜耳其還平陽者亦是劉榮非聰也

正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

晉書注卷十

二十

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

稷宗廟以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

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

守魏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

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嫻也謀欲除鼎乃

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

為氏寶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

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魁索紇索永俱詣太學馳

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
 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傅玄張華
 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為西域戊己
 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
 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類聚九十
九王隱晉
書曰大康六年荆州送兩足虎時向書郎索靖議稱半
 虎博合王鈐為文曰般般白虎觀變荆楚孫吳不逞金
 皇赫怒案議稱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
以下恐有謠字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御覽七
百四十四
九書斷曰索靖善草草出於韋誕峻險過之又五百八
 十九國朝傳記曰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
 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立疲則布毯
 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去太平廣記二百九名書錄曰

書畫卷六十

三

索靖張芝姊子孫晉征西司馬亦善草帝愛之瓘筆勝
 案本傳不言為征西司馬未知有誤否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遷
 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
 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
 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
 加蕩寇將軍屯兵栗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
 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
 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
 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遊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
 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

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
 辨理陰陽氣運又選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
張懷瓘書斷上引之類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
駁七十四引作書勢頽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叙哲變通意巧
 茲生御覽七百四十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
 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
 發若舉復安虫蛇虺類聚七十四引或往或還類阿
 那以羸形御覽七百四十七引羸形欬奮鬣而桓桓類
聚七十四引及其逸遊胖嚮類聚七百四十七引嚮作蠻乍
 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芝草蒲陶

書畫卷六十

三

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御覽七百四十七玄熊對踞
 於山嶽類聚七十四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
 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類聚七十四引轉相
 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御覽七百四
十七引猗作
綺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閒騰援飛颺相奔趣
類聚七百四十七引颺作颺凌魚奮尾蛟龍反據類聚七
百四十七引
駭作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
 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
 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
 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御覽七百
四十七引

作本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

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禿落

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御覽七百四十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

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

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絳璆聿緜皆舉

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緜最知名

緜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日緜廊廟之才非簡札

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

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時令入

為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

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

王暉使張方及緜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

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緜為奮威將軍以禦

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

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緜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緜有威

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

緜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

賈疋扶風太守梁綜魏允傳作京兆太守安夷護軍麴

允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

平小大百戰緜手擒賊帥李羌與閭鼎立秦王為皇太

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緜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

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案弋居二字又遷前將軍尚書

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

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

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

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

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緜為都

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

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為新豐君子石元

為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交麥苗緜又擊

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杖其累捷有自矜之色

帥精騎數百與緜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

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眾入馮翊

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

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

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

允欲挾天子趣保緜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

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

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緜曰漢陵

晉書注卷六十 三

晉書注卷六十 三

中物何乃多邪繇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
 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
 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
 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
 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敬齋古今難曰應劭風俗
 通義載繇陵薄葬亦被發
 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本紀絕不同據劭之言知
 繇陵所謂薄葬者特此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
 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後劉曜又率眾
 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則劭說為得其實

圍京城繇與魏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
 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魏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
 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眾
 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賧降于繇繇潛留敞
 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
 許繇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
 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謠詭敗
 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繇所說如是天下之惡
 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
 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
 及帝出降繇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
 於東市

賈疋

晉書注卷六十

五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案魏志賈詡傳云武威姑臧人此但言其郡失著縣名魏太
 尉詡之曾孫也魏志賈詡傳曰詡字文和為太尉進爵
 侯子訪為列侯長子穆為弟
 馬都尉薨謚穆侯子穆嗣位郡守穆薨子穆嗣注世
 語曰穆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穆子穆弟
 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案世語謂疋為龕
 從弟明非穆之孫不知其祖是否即小字訪唐書宰相
 世系表誤穆為龕其官亦為駙馬都尉穆之子穆而誤
 以為通延二人模之子名皆龕而誤以為疋外謬殊
 甚蓋郭頌世語雖不足盡信然以少有志略器望甚偉
 同時人敘述世系究為得實也

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為致命初辟
 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
 姓心乃詣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
 水與胡彭蕩仲及氏寶首結為兄弟聚眾攻班綽奔武
 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
晉書校文三曰愍帝紀帝自洛越武關雍州刺史賈疋
 迎衛達於長安謂則疋為雍州刺史非始於愍帝時
 又帝紀言疋為征西大將軍亦不作驃騎將軍周家祿
 校勘記曰按本傳疋後破劉曜迎秦王奉為皇太子秦
 王後立為愍帝此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
 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
 竺恢亦固守勞格校勘記曰西平當從
 載記作新平劉粲聞之使劉
 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
 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
 迎秦王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疋敗
 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晉書校文三曰愍帝紀則言
 疋討賊張連遇害疋屍解

晉書注卷六十

五

正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斃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繚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晉書注卷六十

七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實賴羣公鼎圖福始繚遂凶終

晉書注卷六十

晉書注 卷六一

晉書注卷六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世說賢媛篇注引八王故事作汝南安城人案當從地理志父裴少府卿勞格校勘記曰裴當作裴裴著浚作安成父裴少府卿汝南先賢傳五卷見隋經籍志性果烈以才理見知御覽二百三十九山公啟事曰御史中丞周浚果烈有才用世說賢媛篇注引八王故事曰少有名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類聚

晉書注卷六十一

一

八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爲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爲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案世說賞譽篇注引山公啟事云吏部郎史曜出缺浚化關帖三新查伯臣言近啟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卽其人也世說賢媛篇注八王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故事曰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案八王故事所言似封射其應官皆在入晉以後本傳累遷以上有脫文也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憚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眾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

四二二

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
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憚曰渾闞於事
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
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
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
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剋
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
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剋獲將
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
鄱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浚至渾召

齊書注卷六十一

二

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勞格校勘記曰江字衍孫皓遂降於浚渾
深恨之而欲與浚爭功憚賤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
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
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
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
鄙斯恩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賤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
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
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
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父甚
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

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河中其兄
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
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
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
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
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
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
宗勞格校勘記曰朱學勤云世說龍驤引王隱晉書曰
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祖斐永孟少府父隆州從
事則浚之於恢當是兄弟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
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

齊書注卷六十一

三

百戶後代王渾為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
世說賢媛篇注八王故事曰元康初加安東將軍
周家祿校勘別有傳云卒于位三子顓嵩謨覲嗣爵
嵩字仲智隋志梁有大鴻臚周嵩集三卷錄一狷直果
俠世說方正篇注引鄧粲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
晉紀作性狡直果俠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
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
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
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
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

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
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
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
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
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
之日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
日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
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棄
市論嶷以扇和滅罪除名時顓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
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

晉書注卷六十一

四

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日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
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
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
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
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
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
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
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憂者也始
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閭
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

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
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
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
元作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
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
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
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
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
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
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嶼興

晉書注卷六十一

五

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
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眾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
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
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
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願
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
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
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
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
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

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慮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顓而使人弔嵩嵩日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世說方正篇注引鄧粲晉紀作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下無義人所殺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恆憤憤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蕊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宏明集一正誣論日又誣日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日尋斯言似乎幸人之苗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備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

晉書卷六十一

六

道家嬰見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太平廣記一百十三冥祥記日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其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嬰實之並絨於深篋中永嘉之亂胡母氏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求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取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會孫雲求以供養後常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會親見此經字如麻子點畫分明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寫也

謨以顓故頻居顯職御覽四百八十九郭子曰周叔治為晉陵世說方正篇日周叔治作晉陵太守注鄧粲晉紀日周謨字叔治顓次弟案本傳不言為太守從略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顓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日臣亡兄顓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啟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

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盍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顓息闕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閱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卜壺庾亮並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況顓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

晉書卷六十一

七

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顓有餘責獨負殊恩為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顓官謨歷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日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元和姓纂六日晉有周馥母沛國處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衷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

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陟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為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周家祿校勘記曰諸傳皆言準為征東將軍鎮東當作征東案世說雅量篇注引鄧粲晉紀作劉準又方正篇劉淮注引晉諸公贊云淮字君平本書劉喬傳

晉書卷六十一

八

劉與傳均作劉準蓋淮為準之譌文也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峻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邈

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勩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馥不肯行而令頌率兵先

晉書卷六十一

九

進頌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敗頌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眾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眾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於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

何得為反帝日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日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

荀晞

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日楊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荀晞與晞同沒

荀晞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囿輔政晞參囿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囿誅晞亦坐免長沙王又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

以為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讀史舉正日案通鑑尚奔時帝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東晉疆域志日中牟縣有官渡命晞為前鋒

桑素憚之於城外為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眾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

州賊劉根

讀書記疑七日後高密王泰五字疑誤泰卒於元康九年不與荀晞同時也泰子高密孝王略傳略領青州永興初愷令劉根起兵東萊攻略於臨淄與此傳合當作從高密王略或作後為高密王略方合然略傳止云略不能拒走保聊城亦不及晞事晉書校文三日帝紀言劉根反王浚遣將討斬之攷浚傳不及是事疑是晞事而誤屬之浚耳周家祿校勘記日此句當作後助高密王簡討青州賊劉柏根脫

荀晞

去助字疑晞傳誤入高密王事高密王泰已於元康九年薨被劉柏根所逼是泰子孝王略略紀傳皆作簡然簡奔聊城王浚遣將斬柏根皆在惠帝末年上文晞破汲桑定鄴在懷帝永嘉元年已斬柏根之後不應其後又有高密王討劉柏根事當是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柏根已死而晞助討其餘黨也

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

勞格校勘記日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撫軍將軍荀晞敗汲桑於鄴則未破汲桑之前已進位撫軍矣周家祿校勘記日按藩是成都王穎故將汲桑始與石勒亡命歸藩不應藩反為汲桑故將當作破汲桑及成都王穎故將公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

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一作都督後犯法御覽二百

五十八引干寶晉紀 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
作有一子坐小事 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
書鈔三十七干寶晉紀曰晞母向晞 既而素服哭之流
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 御覽二百五十
作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 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
兖州刺史哭卿者苟道將也 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
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遭信旦發
暮還 御覽九百祖台之志怪曰苟晞為兖州鎮去京師
宿之問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當厚賞之有
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具丁車善馭書疏
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
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雙
筋如小竹大自頭脊 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
著肉裹故外不覺也

晉書注卷六十一

主

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兖州要衝魏
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
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
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
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
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
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
人不堪命號曰屠伯 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曰役煩賦
重民不堪命日斬千人血流成川
號曰屠伯人屍漂流入他州御覽頓丘太守魏植為流
四百九十二引王書作人皆怖悚
人所逼眾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

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
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
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
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
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
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
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
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震
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
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

晉書注卷六十一

主

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
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除國難稱朕意焉
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日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
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
壘近郊仍震兖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
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
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
詔命剋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
疑白事李暉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
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為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

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為先王
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
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
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
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
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
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嶷眾轉盛連營數十
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
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
山部眾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

晉書卷六十一

西

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
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
寵樹姦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
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穆
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
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
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圯隔方貢乖絕宗廟闕
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
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
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

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令
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口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
職城邑蕭條淮豫之萌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
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
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齋詔救浚與臣共剋大
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
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
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
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
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

晉書卷六十一

五

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
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
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
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
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惶自
頃幸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
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史
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案賈謐傳有襄城杜育當即其人並見攻劫廣
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
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

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遊騎於成臯聞獲晞使
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元作隙越出牧豫州以討
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與徐州
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
尙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
大都督督青徐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
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
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
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
垣水經汝水注曰汝水東逕倉垣城南注云卽汝侯縣
垣之倉垣亭也城臨汝水陳留相畢逸治此征東將軍

晉書注卷六十一

志

荀晞之西也走歸京師使司馬豫章王端及和郁等
東萊王讚代據倉垣斷留運漕 王晏等皆遇害不應後又與豫章王東奔
率羣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
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案懷帝紀作晞自倉垣徙
領尙書令與此異
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願盈滿奴
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
情肆欲遼西閭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
預有疾通鑑晉紀考異曰姓譜明秦
大夫孟明之後為平原望姓居家聞之乃舉病
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
將為國家除暴閭亨美士柰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

我自殺閭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
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
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
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
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眾心稍離莫
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
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為司馬月餘乃殺之御
覽
六百四十四王隱晉書曰石勒無子齊書賈淵傳曰
鑲苟晞頭以為司馬而反然之 宋孝武世青州
人發古冢樹紙牘觀說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
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
越女徐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案賈淵所言時代
相近當時必有所據且晞為東海王越前鋒同討汲桑

晉書注卷六十一

志

因此連姻情事皆合晞子殆早死弟純亦遇害
無名唐人修史遂誤以為無子也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魏志歆本傳
曰字子魚封
博平侯 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魏志華歆傳注
蓋敬侯 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魏志華歆傳注世
名為河南尹 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語曰軼有當世才
志世說識鑒篇曰劉越石云 汎愛博納眾論美之初為
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為留府長史
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
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積替禮典無宗
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

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立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
 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
 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
 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
世說識鑒篇注虞預晉書曰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
 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
 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
 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春一作陽
讀史舉正曰軼為江州刺史是時督江州者元帝時鎮建鄴何得云壽春時洛京尚存不
 能祇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

晉書注卷六十一

太

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眾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
 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
 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
 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
 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
 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
 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
 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
 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馮逸
 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

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內應潛軍襲軼軼
 眾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
 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
 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魏志劉虞傳注引劉氏譜亦作仲彥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一上
誤作字伯彥案魏志劉虞傳曰南陽安眾人本傳失載縣名其先漢宗室封安眾侯
 傳襲歷三代唐宰相世系表十一上曰南陽劉氏出自長沙定王生安眾侯丹襲封三世徙沮
 陽祖虞魏侍中父阜陳留相魏志劉虞傳虞字恭嗣為侍中賜爵關內侯卒以弟
子阜嗣注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喬少為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

晉書注卷六十一

九

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
 授榮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
 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眾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囧為
 大司馬初嵇紹為囧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囧曰裴
 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
 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
 牀何獨加敬於紹囧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
 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
 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囧腹心董艾
 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

六艾諷尙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尙書列輿罪惡河閒王顥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勞格校勘記曰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據本紀知同是一事而復出也周家祿校勘記曰惠帝紀劉輿傳及弘本傳鎮南下皆有赤字晉書校文三曰釋誤釋帝紀及宗室傳可證劉輿傳有彭城王繹亦釋之謬輿弟琨

晉書卷六十一

三

率眾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勞格校勘記曰琨傳云乞師於王浚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萬人進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眾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勞格校勘記曰下文又云喬眾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亦同是一事而後見也河閒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顥本傳作鎮東大將軍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案釋亦當作釋輿傳同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

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閒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勦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

晉書卷六十一

三

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勦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

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因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為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

晉書注卷六十一

三

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且為逆嗣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頤方距關東倚喬為助魏志劉廙傳注晉陽秋日喬有贊世志力不納其言東海

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眾潰見殺周家祿日文似琨遇祐眾潰而見殺非是當作遇祐祐眾潰見殺與下喬眾遂散句事理乃合喬眾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勞格校勘記曰據石勒載記喬於永嘉五年為石勒所害傳云卒於官誤也禮志中尚書安眾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云云又劉湛傳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眾縣五等男先當是祐之子淡當是先之子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穎川太守挺子耽世說方正篇曰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

晉書注卷六十一

三

參軍注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挺穎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一上云挺二子簡耽案譜作挺為挺之譌魏志劉廙傳注晉陽秋日喬曾肩不顯貴盛至今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莅著績桓立耽女婿也及立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御覽六百十六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御覽六百十六引俗說作劉唯讀老莊而已傳道劉云正讀十二卷

何尼本入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
人重其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勞格校勘記曰安
月己酉新除尚書令都鄉侯劉柳卒紀義熙十二年六
柳為尚書令封都鄉侯本傳失書贈右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宋書劉湛傳曰祖柳並晉左光祿大
夫湛字弘仁丹陽尹子黯湛弟亮徽黯字長
孫大將軍從事中郎珍字季珪湛弟素黃門喬弟父始
侍郎案南史劉湛傳亦作左光祿與宋書同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願禮經
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勳庸而祖宣獻策
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
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袵於伊川建右社

晉書注卷六十一

三

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
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
用其良覆俾我恃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
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
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
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行藏
道將鞠旅威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晉書注卷六十一

晉書注卷六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與 與子演 周家
祿校勘記曰總日子羣上無琨字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文選

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

侍父蕃清高冲儉位至光祿大夫世說言語篇注引王

氏作宛陵令與光祿大夫迥異恐不足據琨少得儁朗

之目書鈔六十八王隱晉書曰少與范陽祖納俱以雄

晉書注卷六十二

一

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
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
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
人事無不傾心周家祿校勘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
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
友世說仇隱篇注鄧粲晉紀曰琨與兄瑁太尉高密王
泰辟為掾案書鈔六十八王隱晉書曰年二十七為太
日初辟太尉龍西秦頻遷著作郎大學博士文選答盧
王府未就恐有誤文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
從事中郎倫子琇即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

所委任及募考為皇太子琨為考詹事三王之討倫也
 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
 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囧
 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與為中
 書郎琨為尚書左丞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右丞轉司徒左長史
 囧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
 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
 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
 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
 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惠

帝紀范陽王虓帝紀范陽王虓及現傳證之虓及現傳證之虓所代者實溫羨非李義也所代者實溫羨非李義也

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
 共破東平王楸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呂
 超降呂頌周家祿校勘記曰據惠帝紀及本傳因統諸
 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世說晉書作以有
 勳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世說
篇注王隱晉書曰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讀史舉正
曰案下表當在光熙元年十月勞格校勘記日本紀永
嘉四年十月平北將軍劉琨領匈奴中郎將現在路上
 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
 得發道嶮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眾冒險而進頓伏

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日覩困乏
 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
 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
 和氣羣胡數萬周而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
 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
 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
 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
 北捍殊俗西禦疆虜周家祿校勘記曰疆誤疆是勁弓良馬勇士精
 銳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

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絲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
 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
 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
 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
 存者飢羸無復人色書鈔一百五十六引王隱晉書曰
者實因無食編草盛糧不盈十日夏則桑榆樵冬則登
豆視之哀歎使人氣絕御覽三十五引王書劉琨與丞
相牋云夏則桑樵冬則登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現翦除
 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府城故
城高四丈周迴二十七里城中又有建市獄寇盜互來
 掩襲恆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楛以耕屬韃而藉琨撫

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絲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
 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
 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
 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
 存者飢羸無復人色書鈔一百五十六引王隱晉書曰
者實因無食編草盛糧不盈十日夏則桑榆樵冬則登
豆視之哀歎使人氣絕御覽三十五引王書劉琨與丞
相牋云夏則桑樵冬則登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現翦除
 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曰府城故
城高四丈周迴二十七里城中又有建市獄寇盜互來
 掩襲恆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楛以耕屬韃而藉琨撫

循勞徠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現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甚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現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逆者多歸於現現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世說尤劉琨善能招處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注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然素奢豪嗜聲色不撫其民遂至散軍失士無成功也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現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

晉書卷六十二

四

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合眾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文選答盧諶詩注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求救

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喬反應聰遂現現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免為泥所害案喬與橋未相識勞格校勘記曰案本紀襲醇降賊賊融作事在永嘉三年七月晉陽降粲在永嘉六年七月二事不相蒙疑傳誤又通鑑考異引現上太子賧云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即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並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十六國春秋死者十五六亦云現收兵常山傳云現出禦烏丸亦誤現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遺現牛羊車馬而去通鑑晉紀考異曰現與丞相賧曰現傾身竭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聰宜時討勒不可縱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荷歸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折抑挫臣銳氣臣即解甲遣虛眾歸國案遺盧歸國乃現之飾詞蓋猗盧自行引去僅留其將箕澹等也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箕澹劉聰石勒載記魏書衛作姬現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

晉書卷六十二

五

移居陽邑城勞格校勘記曰陽邑當作陽曲案懷帝紀即作陽曲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現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

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
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
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
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
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
闕禮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
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勳質彌光升區宇於
既殲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
觀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
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

聖鑒卷十三

六

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殄戎之績而
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
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
收其一功之用得聘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
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
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
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堵之勳伍員不從城
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
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
拜表陳聞及魏允敗劉曜斬趙冉

魏允傳劉曜載現又記均作趙冉

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
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軼糾合二
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繼晉書校文三日
軍以愍帝紀及允傳攷之乃領軍之譌也至索繼於愍
帝時由平東將軍爲征東大將軍轉驃騎將軍亦未曾
爲護軍 總齊六軍勦力國難王旅大捷俘誠千計旌旗
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峭函無虞劉之警汧隴有安
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
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
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錫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
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

聖鑒卷十三

七

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
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
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
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
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
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
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子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顙之誅
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
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
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身先

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聽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

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

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

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

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晉書校文三曰猗盧為子六脩所弒

不得云病死根魏書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魏北史

作普根此奔一字紀遵眾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眾三萬人馬牛

羊十萬悉來歸琨琨出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

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勞格校勘記曰請救於琨本紀作韓據

而琨自以士眾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

晉書卷之三十一

八

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

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

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領步

騎二萬為前驅琨自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

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在早琨第蹙不能

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

室琨由是率眾赴之從飛狐入薊文選答魏子梯詩注晉中興書曰石勒攻

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安次也續漢志注地道記曰

自曲陽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極多山坂號飛狐口

水經灤水注曰邪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魏土地記曰

代之口也蘇林據郡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瀆言

于此道也十六國疆域志曰上曲陽有飛狐口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

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

皇受命與抗慨幽朔志存本朝琨乃令長史溫嶠

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文選

表注干寶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語在元紀令報

日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

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

極此孤之至一作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

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

迴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

晉書卷之三十一

九

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

推琨為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類聚三十三引

劉琨與段匹磾現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文選放歌

盟文文繁不錄現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文選放歌

晉書曰段匹磾現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文選放歌

水經巨馬水注曰枯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

次縣故城西注云晉司空匹磾從弟末波袁宇記五十

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匹磾從弟末波袁宇記五十

在清河縣東北五十里隋圖經云末柘城即十六國時

段疾六眷之從弟末柘自稱遼西公與石勒相持因築

此城號曰末柘城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段匹磾納勒厚

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現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

現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

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未

波率眾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現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現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現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讀史方輿紀要十一曰征北小城在順天府東或曰即後漢末公孫瓚所築晉置征北將軍管治此因名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現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現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元本有而字忘義也匹磾雅重現初無害現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現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現現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現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現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現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文選答盧諶詩注感榮緒晉書曰現妻即諶之從母也曰握中有懸璧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涓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

晉書卷六十二

十

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離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類聚三十一引去矣如雲浮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元在蓋駭駟推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現詩託意非常據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現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現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文選贈劉琨詩注引感榮緒晉書作眾人謂現詩懷帝王大志然現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閻嵩通鑑晉紀考異曰姓譜衛文公支孫居楚上管辟閻里因為辟閻氏與現所署屬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御覽三百三十三晉書作韓兒強取處女為妾案王書作王處女與本傳作韓據女異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閻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又懼眾反己遂稱有詔收現初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離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案世說言諶篇注引王隱晉書本傳上文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匹磾縊現事在元帝大興元年五月如王書之說時年應為四十六非四十八

晉書卷六十二

十一

入子姪四人俱被害案下文盧湛崔悅表云禍害父息也害現父息四人兄息從兄息二人是弟兄子姪被害者共六人此作四人乃史臣之誤朝廷以匹
碑尙疆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現哀三年現故從事中郎
虛湛崔悅等上表理現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
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
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現
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勦力皇家義誠彌
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回縛社稷克寧
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現實爲隆此現效忠之一驗也其
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

晉書卷三十一

三

河盡徙三魏現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尸無
幾敦煌石室本晉紀此句下有手下單寡當易危之勢
處難濟之士鳩集傷痍敦煌石室本晉紀撫和戎狄數
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敦煌石室本晉紀羣逆縱
逸邊萌頓仆本或作頓朴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日頓與
然則朴字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
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
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敦煌石室本晉紀養徒作
百姓四字周家祿校勘記曰上以爲州人以遂乃跋履
爲下以爲現以爲也抗辭厲聲上脫現字
山川東西征討敦煌石室本晉紀作修繕甲兵東征西

能推珍慈謙之勒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現父母罹屠戮
之殃門族受戮夷之禍尙使現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
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
人歸奔現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
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現又讓之義形於色
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
也現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
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遜敦煌石室本晉紀曰將
久在荒裔不識禮難以法御今內牧鮮卑之餘孽外抄
殘胡之牛羊遇民冒此不可便用現以爲王室難危二
賊通討今有此眾而不星奔寇場豈是臣子殉國之節
乃令澹帥眾討勒以致撓敗軍威外挫民食內乏公私

晉書卷三十一

三

流離至於遷土失據此又現急病讓職之夷之驗也現
初望匹碑征討開示利害至於言論之日精貫神明以
聖武元年始乃興舉至于故安碑便迴還現誨諭之
此舉不圖於此而復不果自欲將其左右任之操常
山若晉人歸順事或有成如其不然必以身死之而碑
虛彰己之罪復固逼現不得令南現自以綱維不舉無
緣空虛荷大任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案晉
紀所載此表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
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碑使榮邵期一時俱發
又匹碑以現王室大臣懼奪已成重忌現之形漸彰於
外敦煌石室本晉紀作懼現奪現知其如此慮不可久
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
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碑縱凶慝敦煌石室本晉紀則妻

息可免具令臣潛密宣此旨求詔救路次令相迎衛會
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敦煌石室本
有民字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
說作辭

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滯獨南言其此

事遂不許引路敦煌石室本晉紀曰匹磾聞此問停留臣

獲西宜其兩端懼滯南駭已共相稽閣不得丹誠赤心

卒不上達匹磾兄脊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

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

是以卷甲襲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

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

晉書卷六十二

十四

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現若現于時有害

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

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現深不然之勸移

厥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

息敦煌石室本晉紀作現子羣為波所獲百姓憑向同

時并命現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

恩敦煌石室本不能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

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

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敦煌石室本晉紀動

莫能仰匹磾既害現橫加誣謗言現欲闕神器謀圖不

軌現免述歸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踞亂亡

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敦煌石室本晉

豈當有肩而有作雖滅獲之愚所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士

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現稱陛下密詔現信有

罪陛下加誅敦煌石室本晉紀作竊承聖朝進現位太

誅自當肆諸市朝與眾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

臣敦煌石室本晉紀作何緣行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

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

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

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

晉書卷六十二

十五

可忍也敦煌石室本晉紀敦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

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

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

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

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

現而已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自河以北現受害之後羣

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

所以長歎者也敦煌石室本晉紀此句下有碑今略無

固已炳然將來無益復部眾逃死寄命依憑邵續既往之罪

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現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

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
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
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
負荷播越遐荒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與現周旋接事終
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
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温嶠又上疏理之敦煌石
紀日温嶠上書訟劉琨枉曰故太尉臣現為段碑所害
波末波大敗軍軍群為所獲碑懼民情歸現又恐現息
在波中不與己同由此致變現昔受荒州遺民餘戶不
盈三萬而左右強寇日尋干戈內撫傷夷外和猗盧雖
不能敵截鯨鯢然十二年間數推二虜以年荒飢饉戰
又敗績進無堅鉅可更造賊場退無糧儲可以固守城
池軍士離散苟求食息劉恭讓之石勒帶其三面計窮

晉書卷六十二

七

慮屈託身殊類原其情則破家殉節言其力則裸身投
人宜尋見事自不容反也且現以中間隔塞下山之日
遣臣受成規奉大勳及天朝之建又上章節欲歸身本
朝臣觀現以國亡破家意在忠動雲大恥以義感則
有不可奪之志與人交居厚而不居其薄然現少遊衡
門出入埃塵雖有風亮之氣適以美適之嫌又據衡
州統戎馬慨然於欲立功立事世人以刑疑之臣昔未
與周遊意亦不異眾論臣竊以事君之道在於實不可
不明是以言之耳方伯之臣受害夷狄刑名不分無以
示遠然前匹碑尙或宜隱忍以濟時難若無事宜當
直法正刑禪發辱台司專擅威刑竟無功之力可以滅責
然現受戮宜見申論現位列鼎臣受方牧之任不能固
其棟梁死授守境孤負國恩身名俱沒誠自招之然非
王誅所加而受豺狼之害陛下若發明詔愍現所志遣
一介之使致贈祭之禮足令義士懷恩而致命沒者無
恨於黃泉臣雖與現姻親情相痛念誠不存私以害公
論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
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

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至四年秋
祝上表在二年至四年始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現少負
加弔祭足補本傳所未備

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

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

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

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

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

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

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惟心及現為匹碑

所害現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眾奉羣依末波温嶠前

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

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

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

帝詔徵羣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

龍滅遼西羣及譙悅同沒胡中石季龍載記上曰遼左

崔悅等封其府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

庫遣使請降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為中書令至冉閔

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

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石崇傳榮陽

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譙等十餘人而已

與字慶孫世說仇隲篇作劉與注引鄧粲晉紀亦作與
今晉書無 儁朗有才局世說雅量篇注晉陽秋與現並
作現者 日有豪俠才算善交結

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
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
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荇荇與秀不協復以
與為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與為中書侍郎東海王
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與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顒
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與迫脅范陽
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眾與兄弟
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

晉書卷之六十一

六

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為惡日滋輒用苟晞為兖州斷
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
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
為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惠帝紀陽平太守刁默率
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與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
誅及五族能殺與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
千匹虓之敗與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與為征虜
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鳳也
近則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
牛馬器械水陸之形世說賞譽篇上注引晉陽秋作與
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

處所人穀多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
少牛馬器械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
以下莫知所對與既見越應機辯畫世說賞譽篇上注
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晉陽秋日與便屈
糧廩運轉事無疑滯 越傾膝一作酬接即以為左長史

越既總錄以與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
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權暢莫不悅
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
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與長才裴邈清才世說賞譽篇
事曰劉與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立方正
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與長才滔大
才邈清才又雅量篇注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
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願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
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
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

晉書卷之六十一

九

才而以平 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與謀也延愛妾荆氏有
重稱也 音伎延尚未殮與便娉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
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與而免儁官
與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
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諡
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
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
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
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廩丘演

斬王桑走趙固得眾七千人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
文選答盧誥詩注王隱晉書曰現遺兄子演領兗州石
勒圍演於三臺奕圍得免通鑑晉紀考異曰劉琨集與
丞相賤日今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轉南演今治
在廩丘而李述都鑿並欲爭兗州或云為苟公所用或
云為明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元帝拜為都督
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鴛鴦騎
救之季龍走隨鴛鴦屯厭次被害文選答盧誥詩注引王
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御覽六百四十六晉
中興書曰劉演歸於厭次縣築壘拒石勒勒後虜執
演以饒弟肩為現引須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肩弟挹初
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現俱被害挹弟啟啟弟述與現
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啟為季龍尚書僕射

晉書卷六十二

三

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
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啟戰沒述為季龍侍中隨
啟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也案地理志范陽有道縣無道
縣道為道之誤世說德行篇注王
注引王隱晉書云納范世吏二千石世說德行篇注王
陽道人足訂本傳之謬世吏二千石世說德行篇注王
廉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
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
日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
能清逖性豁蕩不修儀檢日祖逖梗概有大志
年十
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

世說賞譽篇下曰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注引虞預晉
書好俠作奸施又任誕篇注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
小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賜貧乏鄉黨宗族
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
逖有贊世才具御覽五百十六王隱晉書曰祖逖與弟
弟衛弟收並臺郎州都有勢於
洛更共扶讚兩甥故並陞清途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
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
為司州主簿世說賞譽篇下注晉陽秋曰逖與司空情
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同辟司州主簿
好綢繆共被同寢世說賞譽篇下注引中夜聞荒雞鳴
晉陽秋同寢作而寢中夜聞荒雞鳴
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現並有英氣每語世
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
下當相避于中原耳辟齊王囧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
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
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
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
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書鈔六十九晉中興
書范陽祖錄日祖逖
為東海王越典兵濟陰太守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母喪
晉陽秋作汝南太守
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世說
賞譽
篇下注引晉陽秋作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水
經淮水注日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
注云山即晉車騎將軍祖逖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
自陳留將家避難所居也

晉書卷六十二

三

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

宗之推遜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

軍諸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遜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

志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晉陽秋作遜寶客義徒皆暴桀

勇士世說有豪才常抗慨以中原為己任遜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

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遜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

出不或為吏所繩遜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遜然

自若也世說任誕篇注引晉陽秋作遜輒擁護時帝方拓

定江南未遑北伐遜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

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

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御覽四百六十二

引王隱晉書作今

天下既被殘酷遺黎思本人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

有奮擊之心但悉無所憑倚御覽四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若使

遜等為之統主御覽四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若使

命姓請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御覽四百六十二引中興

書士作民案此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

御覽四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掃灑巾帝乃以遜為

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袁字記一曰雍邱故城春秋時杞

祖遜為豫州刺史理于此勞格校勘記曰元紀建武元

年六月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遜擊走之又太興

元年兩書平北將軍祖遜是遜嘗由奮威進號平西由

平西轉平北傳皆失載案袁字記作鎮西當據其後官

名御覽四百八十一引晉中興書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

奮威將軍上有前鋒都督四字

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

擊楫而誓曰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圖志曰揚州

入晉祖遜擊楫中流自誓之所南對丹祖遜不能清中

徒之京口舊閘四十餘里今閘十八里

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江陰

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

于石勒也流人鳩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

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眾

各數百皆統屬平遜誘浮使取平浮譙平與會遂斬以

獻遜帝嘉遜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

據太丘樊雅遣眾夜襲遜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幕

軍士大亂遜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御覽

三百

十五王隱晉書曰祖遜軍大饑進據食太丘城樊雅遣

六十餘人入遜營拔戟大呼向遜遜軍入夜不知何賊

多少皆欲散走遜疑非多人但催左右拒之會督護董

昭入共討賊賊散故道出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四日太邱

城在永城縣西北三十里春秋襄元年鄭子然侵宋取

太邱杜預疑其遠按是時楚方侵宋呂留鄭服楚蓋為

楚取也呂留今見江南徐州漢為敬邱縣屬沛郡東漢

日太邱仍屬沛國陳寔為太邱長即此晉縣廢城存今

有大邱集案太丘當為太丘 遜率眾追討而張平餘眾

之譙董昭董瞻必有一誤

助雅攻遜遂破塢主陳川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七日蓬

塢亦為蓬關 又為陳川城自號孟朔將軍陳留太守遜遣使求救於

川川遣將李頭率眾援之遜遂剋譙城十六國疆域志

記在下邑縣城北三十一里祖遜進據

太丘城遂克譙城而居之即謂此也

初樊雅之據譙

也遜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

逃逃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眾圍譙舍又遣

宣救逃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逃討諸屯塢未附

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逃時獲雅駿馬頭甚欲

之而不敢言逃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逃恩遇每歎曰若

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

敦煌石室本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逃川益怒遣將魏碩

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逃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

水盡獲所掠者水經穀水注曰穀水一名谷水汴水又

故城在寧陵縣南九十里晉豫州刺史祖逖督護衛策

所築初乞活魁遣陳川據陳留後儀遣將魏碩於穀水

南營逃遣策等追戰大破之因即立戍留守策曰從祖

公北伐數年功始基於此因以為名又曰仇留故城在

留城呼為仇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眾附石勒逃

率眾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逃設奇以擊之季龍

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

住西臺逃遣將韓潛等鎮東臺東晉疆域志曰譙縣有

石室晉紀跋曰元帝紀五月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

石季龍戰於浚儀王師敗績祖逖傳則云逃率眾伐川

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逃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紀傳

所述即是一事而勝敗相反考之此卷記平西將軍伐

陳川聞石虎等濟河將救之狄帥驍之入左伏肅先馳

狄設伏謝焉謝而殺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諸郡徒川襄

國留桃豹屯於川臺與祖逖傳正同知元帝紀言王師

敗績者誤也勞格校勒記云季龍大敗非實誤御覽二

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作留將桃豹守譙城案石勒

肅攻之亦不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

門相守四旬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

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于道賊果逐之皆棄擔

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眾豐飽而胡成饑久益懼無復

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逃遣韓

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元本多豹宵遁退據東燕

城逃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逃鎮雍丘通

地理通釋十三日雍丘晉屬陳留今屬開封府郡數遣

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逃厚待遣

歸咸感逃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逃勒又遣精騎萬人

距逃復為逃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

李距郭默等周家祿校勒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遣使和

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

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

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

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

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己務施不

畜資產御覽二百五十八祖逖別傳子弟耕耘負擔樵

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醮百姓咸悅御覽二百五十八

之餘白骨未收者為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肯置酒

收斂者皆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觀太平

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御覽二百五十八引祖逖三

辰既朗遇慈父立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御覽

二百五十八引祖逖別傳忘勞作清醪詠其得人心如

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

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

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世說賞譽篇

秋作為逖母墓置守吏勞格校勘記曰案石勒載記云

逖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遣左常

侍董樹報聘與此不合案士稚志清中於是公私豐贍

原無絲與石勒通使疑當從本傳為是

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

思為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

己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

快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

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

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

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

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

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東晉疆域志曰汝陽沈志晉太

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此郡應是

江左分汝南立領新蔡內史周閔率眾築壘未成而逖

病甚先是華譚闢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

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厯陽陳訓又謂人曰十七

權四十九日周訪傳有善相者陳訓今年西北大將當

即此人案陳訓與戴洋均見藝術傳

死逃亦見星曰為我矣世說賞譽篇下注引晉陽

秋作逃日此必為我也方平

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世說賞譽篇下注引

耳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

百姓為之立祠御覽三百三十六袁宏祖逖碑曰逖為

豫州刺史理於此逖累破石勒軍由是黃河已南皆為

晉土人皆感悅逖卒百姓立祠御覽四百三十七蔡謨

約遣路承將數百人夜入雍丘城戰并册贈車騎將

開墓擔柩踰城出徑還壽春承之勇如此

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

逖弟約代領其眾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書鈔六十六引晉中興書最有操行能清言

文義可觀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范陽祖錄曰有操行

舍人又引王隱晉書祖納傳作以清言名理文義可觀

又六十九引王書又作能清談名理少為隴西王參軍

案本傳不載為東宮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

舍人及參軍從略

平北將軍王敦問之遺其二婢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

軍傳誤也此事見世說德行篇但云王平北不著其名

劉孝標注以為王又也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

王大夫將軍晉史好宋世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

說豈此例尚未之知邪

累遷太子中庶子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曰歷太子中庶子延尉卿案延尉卿本傳失載
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四建義趙王倫收四弟
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四俱起皆將
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
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
酒納好弈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對曰我
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
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
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裔成敗
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案仲

晉書注卷六十一

三

序云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其子目一卷崔子真作
三十八卷均鐵橋漫稿崔氏政論敘曰隋志法家正論
政論五卷漢大尚書崔實撰舊唐志政論五卷意林亦
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作正論又
作本論止是一書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郡安平
人好典籍與邊韶延篤著東觀復與諸儒博士雜定
五經明於政體吏才實論當世便事數十條指切時
要言辨而確范史論曰實之政論言當世便事數十
之徒不能過也其書成于守遼後故有僕前為五原
太守及今遼東耕犁等語本傳繫於桓帝初除為郎
蓋就始叔稿言之其本北宋時已佚失故崇文總目不
著錄都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之通志略載有
六卷虛列書名不足據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本傳
及通典各寫出一篇凡九篇略依意林之制取各書引
見校補專取精實其二卷其遺文除淨盡然于當時積
未治要專取精實其二卷其遺文除淨盡然于當時積
敝亦臚列無遺治亂興亡古今一軌本傳引仲長統曰
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蔡伯喈作勸學篇隋志蔡邕勸
之坐側誠哉是言也

漢書本傳云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行於世未嘗分析卷數也史游作急就章文志
曰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隋志作急就章一卷
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
時史游作急就章解體漢俗簡情遂以行之沈欽
韓漢書疏證曰晁公武云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
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
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
疆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
何必圍棊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
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
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
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衰

晉書注卷六十一

三

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
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
納始也初弟約與逃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
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
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
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
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為逆朝野歎納有
鑒裁焉温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
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
且評何如陶曰善衰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

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且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御覽六百四十八王隱晉書曰尚書梅陶問光祿大夫祖納漢文帝故當為英雄既除肉刑而五六百歲無能復者納答曰諸聖制肉刑而漢文擅除已來無勝漢文帝者故不能復非聖人者無法何足為英雄於是陶不能對又七百六十三引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王隱晉書誤祖納為祖約

晉書卷六十二

三

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御覽四百六十六引語林作鍾語祖曰我汝穎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案裴氏以汝穎二語為鍾雅之言故君改為我我改為卒於家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逃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篋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

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囹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覺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微功踣躡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普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恥奚雪

晉書卷六十二

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

晉書斟注卷六十三

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

集將軍不常置乃王浚所假以續子又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

之石勒既破浚遣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父爲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

帝周家祿校勒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

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

絕於勒勒乃害父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

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

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

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

中書

祿校勒記曰嘗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

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

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

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

武邑內史存晉書校文三曰此稱內史下文稱太守一

內史忽稱安豐與文鴛率匹磾眾就食平原爲石季龍

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

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

文鴛屯濟南黃巾固東晉疆域志曰歷因以逼嶷嶷懼

求和俄而匹磾率眾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

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眾出救季龍

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御覽六百四

後石率精騎五千襲匹磾一戰生擒續於青丘鉗頸季

手於襄國青陽城門頓頭稱囚魏地形志曰厭次有富

城邵續居之號邵城寰宇記六十四曰厭次縣邵城郡

國志云後爲厭次城是也即晉邵續屯兵此城石虎擒

之因名邵平城後卽單呼邵城又曰富平故城漢縣廢

城在陽信縣東三十里富平故城是也按十六國春秋

云內黃人邵續自號冀州刺史屯富平城旋爲石季龍

所擒卽此城案樂氏兩載邵城分列厭次陽信之下必

有一誤續誤作續本傳作安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

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

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

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績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眾一以績本位即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績於勒勒使使徐光護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績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績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

晉書卷六十三

三

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偽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繫鼓之刑囚之恆分但恨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績之流初季龍之攻績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績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齋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

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績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績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齠時與羣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氏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

晉書卷六十三

四

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眾修洛陽千金竭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蒼奔成皋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蒼各為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眾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

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眾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東晉疆域志曰遙立州郡司州有河此二郡是時二郡屬石勒亦不過使矩假其時饑饉相名耳魏浚傳浚亦為平陽太守以亂不之官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讀史舉正曰案此時劉元海已死當云劉曜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東晉疆域志曰榮相陽郡有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眾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

晉書卷六十三 五

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眾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案劉聰載記作劉雅屢見無生字此為衍文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眾不以為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眾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眾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元和姓纂二十陌云格出自允格之後後漢侍御史格班之裔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

晉書卷六十三 六

病而死廿二史劄異二十一曰是時劉聰強盛小挫未至大創何至憤恚而死此誇大之詞不足信諸史攷異三日劉聰載記聰間榮敗使太尉范隆赴之聰所居舍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以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矩因此附會以為誇大之詞非實錄也晉書校文三日載記劉勳追師大敗互異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榮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眾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肩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眾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

晉書卷六十三 七

歎及帝踐阼以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晉書校文三日元帝紀矩督司州為刺史在大興元年六月至勸準弒劉粲則在八月今傳敘準榮事訖始接及帝踐阼云云先後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

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東晉疆域志曰陽翟縣有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為約所破晉書校文三日郭默祖約傳皆無此事疑非實錄石勒遣其養子息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遣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息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骨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眾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援元在不至降于石季龍勞格校勘記曰載記云梁潰執岳送襄國傳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

晉書卷六十三 八

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

之而不能討乃率眾南走將歸朝廷眾皆道亡惟郭誦
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
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
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部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
元和姓纂九日晉有段陸眷孫務勿塵案以陸眷為務
勿塵之祖牀誤殊甚座為塵傳寫之誤廿二史攷異二
十一日北史徒河傳作務日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
塵古讀勿如沒與日聲相近
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鄰
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

晉書卷六十三

九

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
塵子疾陸眷襲號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石勒載記及
北史並作段就六眷就疾聲相近故
下文亦稱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
及弟文鴛從弟末杯王浚傳石勒載記作段末杯劉琨
傳作段末波本傳下文亦作末波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
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又鴛諫曰
受命討勒盜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
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四金
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
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

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

討勒讀史舉正曰後云及王浚敗領幽州刺史劉琨自
并州依之案此皆建武以前事傳倒置又王浚死
匹磾入薊傳漏脫勞格校勘記曰案下文又云并檄涉

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

以候眾軍文選放歌行注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
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勒懼

遣閒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

外欲襲奪其國乃閒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日以父兄

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

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

喪至於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

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

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文選答盧
綽詩注

榮緒晉書曰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案復與匹磾結盟俱

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眾離散懼琨圖已遂害

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敦煌石
室本晉

紀曰段匹磾既為末波所敗然太尉琨遣孔萇侵略

范陽諸郡部眾遂離散且飢是月奔于厭次案元帝

紀大興四年石勒攻厭次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

設於勒而匹磾之奔厭次史文不詳得此可補本書之

疏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

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

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

晉書附注卷六十三

十

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
 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
 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
 臨見欲出擊之匹碑不許御覽四百三十五王隱晉書
 日段正碑召弟文鴛還厥次
 石虎來先縱騎抄城左右鴛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文鴛
 欲出擊胡碑疑有伏不聽出民出大為胡所殺掠
 日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
 令眾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
 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御覽四百三十五王隱晉書
 日鴛單將壯士數十騎出擊
 胡所殺甚多胡騎退鴛追躡碑率步繼鴛虎伏騎起碑
 奮力戰殺胡數千鴛還赴碑碑已散還鴛所乘馬乏頓
 季龍呼曰案御覽四百六十六引王隱
 晉書作勒呼日與本書異 大兄與我俱是

晉書卷六十三

十一

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
 文鴛罵曰汝為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
 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御覽
 四百
 三十五引王隱晉書梁作稍 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
 前捉文鴛文鴛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御覽四百
 三十五引
 王隱晉書作力極斫殺人而後見執 城內大懼匹碑欲單騎歸朝續弟樂
 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
 碑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
 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
 匹碑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

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
 河南匹碑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勞格校勘記日
 載記云匹碑與
 觀出降與此不合 日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
 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碑
 結為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碑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
 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碑為主事露被害文
 鴛亦遇鳩而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
 祖就陸眷之孫遠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
 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
 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

晉書卷六十三

十一

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為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
 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為患久之及
 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在入山
 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朱鳳晉書日前後徙河西
 諸郡居山間謂之羯胡十六國疆域志日黎陽有在入
 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
 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族子諺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案地理志東阿屬濟北國此
 作東郡蓋朔兩漢舊郡耳 寓居
 關中初為雍州小吏河間王暉敗亂之後元作 以為武
 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

東保河陰之碓石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碓石在時孟津縣西二十里亦黃河津濟處

京邑荒儉後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

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

石梁塢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日石梁塢在故洛城東洛水北撫養遺眾漸脩軍

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

之者甚眾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

加侵暴於是遠近感元作威悅襁負至者甚眾劉琨承制

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

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

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

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眾率眾軍圍之劉

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

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

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眾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周家祿校勘記日地理志陰般諸傳皆作陰盤又歧

作陰磐本書磐石皆作磐盤石則陰般不得作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為

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

故得無他曜引去餘眾依之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

屯宜陽界一泉塢水經洛水注日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注城在川北原上高二丈南北

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即為固一合之名起於是

矣劉曜之將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於此諸史攷異

晉書卷六十三 十三

三日按杜預傳不言有子尹為弘農太守新唐書世系表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

守晉書校文三日水經洛水數為諸賊所抄掠尹要該

篇注作一合陽疑誤在傳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

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

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該為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

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

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

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南尹在情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

日至欲率眾南徙眾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

為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眾降曜

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

眾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眾助周訪討平杜曾詔

以該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

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

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

反率眾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

屯卒於道成帝紀作卒于師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眾晉書校

攷石勒載記魏該弟遐等率該部眾降于郭敬則該卒統其眾者乃遐非雄也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

覽

三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郭默字允雄河
內懷人世以居沽為業默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壘
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河內陸允世之豪民望
見以女妻之案本傳失載字允雄下文云婦兄同郡陸
嘉當即陸允之子 永嘉之亂默率遺眾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

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眾撫循將士甚
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
違制將殺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

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
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羅焉羅畢

設守讀史舉正曰案此劉聰時事通鑑入建興二年晉
書校文三日水經沁水篇注朱溝水又東逕般城

昔劉曜以郭默為般州刺史督緣河諸軍事治此是則
默會降曜傳述距離事甚詳而諱其降殊為失實御覽

三和八引前趙錄載郭默能貫甲跳壘各事當亦曜怒
以默會降曜故崔氏列入趙錄也默降劉曜事

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劉琨琨知默
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之出城浴馬使

強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
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

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息戰敗周
家

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
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

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

將軍劉遐卒以默為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

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與右衛將軍趙盾討平之朝廷
將徵蘇峻懼其為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

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
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

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
死圍解徵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書鈔六
十四晉

中興書曰默既遠人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盾曰我能
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

始配給將卒無素御覽二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我能
衛胡而不用更用虛名者且右軍主

禁兵禁兵不妄出有急方更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
配給兵將無素是謂棄之

不敗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盾
日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盾時盾被

詔免官不即歸罪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曰江州
刺史允自武昌以一疾被徵為右將

軍而王舒未至猶在隘口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
案宋人避諱故改盾為允

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盾盾參佐張
滿等輕默倮露視之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曰後
將軍郭默旋而過允不禮之案本

傳徵默為右軍將默常切齒至是盾臘日餉默酒一器
軍非後將軍也

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御覽三十三引三
十國春秋曰臘日

遺默酒五升狇一頭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
默大怒投之於江

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盾
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
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
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
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盾盾將吏欲距默默响之
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盾尙與
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盾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
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曰遂與故將張丑宋侯孟
純等矯詔入城門莫有禦者允獨與其妾寢默至斬於
牀下及其司馬張滿參軍荀楷李纂傲默故也傳盾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
內外掠盾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

晉書卷六十三

七

盾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平南江州默
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
制乃大赦天下梟盾首于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
刺史讀史舉正曰案豫當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
陶侃讀史舉正曰案桓宣傳岳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
必詐也即日率眾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盾
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元和郡縣圖志二
漢新蔡縣地縣城晉驃騎將軍郭默所築案默時已下
次尋陽故欲南據豫章黃梅與尋陽接壤其築縣城當
在是時惟本傳但言投袂征虜將軍徵爲右
軍將軍不言爲驃騎此元和志之誤也
而侃已至城
下築土山以臨之讀史方輿紀要八十五日郭默城在
九江府東北亦謂之陶公壘志云陶

侃計默築壘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
攻之因名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
陶侃傳作宗侯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亦作宋侯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
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
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
際威懷足以容眾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干
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
能以少擊眾戰勝獲多遂使立明憤世龍挫衄惜其
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參

晉書卷六十三

六

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
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
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
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眾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
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
重功虧身喪匹碑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卷六十三

晉書斟注卷六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

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

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廣韻六至曰匱

日廬江人元和姓纂八曰晉武帝才人常山貴氏生東

海越王案貴為匱之脫文東海越王因牽涉東海王越

而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

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

美人生清河康王暹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

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

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諡今並略之其瑋

又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天太康十

年追加封諡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東字弘度文選夏侯常侍誄世威榮緒晉沈敏

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

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

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便撓脫諤帝異之於諸

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

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

入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

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

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

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

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

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

故事周家祿校勘記曰細檢本傳暨諸王傳廟設軒懸

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

年追諡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篡帝位

周家祿校勘記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

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

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周家祿校勘記曰泰始九年

繼兆當作以祗繼兆按十三王傳無城陽殤王憲祗傳

云殤王薨復以祗繼兆是泰始六年城陽懷王景薨後

先以憲繼兆殤王憲薨後復以祗繼兆本篇景傳之下

祗傳之上本有城陽殤王憲傳後人因兩城陽王而誤

創其一也宜照武帝紀補劾王憲傳云城陽王憲字
某其懷王憲以憲繼兆泰始七年五月受封其年八月
薨

始平哀王裕字溶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
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為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為趙王
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允傳及吳孝王晏
傳皆宜在代哀王演傳後允傳誤在前

照總序列正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
尉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允為屯騎校尉給千人
營置長吏司馬案王書作屯騎與本書作越騎異

大將軍假節書鈔七十王隱晉書武帝紀曰永康九年
秋八月朔詔曰淮南王允口行其德尚義

晉書卷六十四

真心案永康為惠帝年號且無九年王書既為武帝紀
則是大康十年之謬無疑矣惟本書武紀事在十一月
勞格校勘記曰案地理志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郡
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荆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
十郡置江州則是時未有江州江二二元康九年入朝
字疑衍或允後進督江州傳終而言之
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
遂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
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
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
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
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
也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
曰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大怒便收御史將斬

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
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

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

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

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

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文選晉紀總論
注王隱晉書曰

允兵四勝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

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

哇祕案石勒有常侍哇洪見書鈔一百二十引田融趙
哇祕書本書慕容寶載記亦有中書令哇遠魏書慕容
鹿傳作哇遠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注曰以身蔽倫箭中

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

至未微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騎虞幡以解鬪晉書校
注是準之謬羊祜傳故太尉準味情輔子黨翼賊倫
彌加淮南即指此事蓋隸俗變準為淮因又謬為淮也

山簡傳楊準作楊淮誤與此同文選
註精註楊準作楊淮誤與此同倫子虔為侍中文選
總論注引王隱晉書作

於是遣司馬督護伏盾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

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為

盾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

姓大悅既而問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

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囧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

晉書斟注卷六十四

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遺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眾過萬人人懷忼愾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固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為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為劉聰所害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為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 周家祿校勘記曰王上脫懷字 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

書卷六十四

五

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為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簪銓端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懷帝紀立豫章王銓為皇太子即銓也偏旁小異覃嗣立及沖 太孫薨齊王囿表曰東宮曠然豕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

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眾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宜四海顛顛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國盾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為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顛脅遷大駕表成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廢覃復為清河王初覃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歟

書卷六十四

六

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為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為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為皇太子 懷帝紀在元 洛京傾覆沒于劉聰 勞格校太子被害年月不見於懷紀考王彌傳彌等陷京師殺皇太子銓則銓當設于永嘉五年又元紀太興三年五月景寅孝懷帝太子銓遇害於平陽則銓當沒于太興三年非永嘉五年也紀傳抵牾未知孰是考王導傳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云云始知太子實沒于永嘉五年江左以大興三年始奉諱故繫之元紀雖似不同

實未始不合也誌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為皇太子也轉
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
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
立為皇太子七十日為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晉書校文三日永嘉六年二月汝陰王
熙為石勒所害見帝紀則國固未除也

吳敬王晏字平度文選答賈長淵詩注臧榮緒晉書曰
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案

孝愍帝紀云吳孝王晏之子本傳總敘亦云李夫
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此獨作敬王蓋誤

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
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

晉書卷六十四 七

之傳祇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為賓

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廿二史攷異二
十一日按帝紀

永嘉元年六月復封賓徒王晏為吳
王不見徙封代事賓徒縣屬昌黎郡拜上軍大將軍開

府加侍中長沙王父成都王穎之相攻也父以晏為前

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為太尉大將軍晏為人恭愿才

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

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

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

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勞格校勘記曰淮南王
允傳齊王固以息超繼

允後固敗超被幽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為嗣則祥之嗣
淮南當在太安元年以後考本紀永嘉元年八月己巳

淮南平王祥為直都王是祥未嗣淮南
之前初封南平改封宜都傳俱不載
封漢王改封濟南勞格校勘記曰固惠紀作國又始平
王裕傳以淮南王子迪為嗣改封漢
為趙王倫所害固封於永嘉元年在
迪被害之後疑固亦出繼始平也衍初封新都王改
封濟陰為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諡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

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

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

晉書卷六十四 八

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

將軍及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

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

宣城俱有朗儀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

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

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

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

妃山氏薨耐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

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

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為大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察佐書鈔六十一晉中興書曰為長水校尉年十一高選綱佐以沛國劉耽為司馬潁川庾懌為功曹吳郡顧和為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恒其以小晚生奔繼哀王為東海王廿二史攷異二十一為昆弟今成帝以己子繼之於哀王為大父行故有小晚生之稱也琅邪王煥元帝子而元帝令云晚生驃弱

書聖卷六十四

九

是晉人呼其子為晚生之證也海西公紀不言繼哀王事此史文之漏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奔為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奔後入纂大業桓温廢之復為東海王既而貶為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安帝紀在四年十一月繼哀王為曾孫改食吳興郡為桓立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世說黜免篇注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案升與并形近致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秘書監史通辨職篇曰

按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晞領秘書監守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求諸稱職無聞焉爾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温所忌世說黜免篇注司馬晞傳曰少不好學向武凶恣時太宗專政晞以宗長不及簡文帝即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温入朝殺之及簡文帝即位温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已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自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璉散騎常侍璉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温温又

書聖卷六十四

十

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藉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世說黜免篇注司馬晞傳曰新蔡王晃首辭之案庾冰傳云桓温陷情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桓温傳亦作庾倩此作庾藉誤也綜與琮未知孰誤温於是奏徙新安郡御覽一百七十五輿地志曰新安郡始新縣西十里有大宰殿晉武陵王晞為太宰桓温詳言其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御覽一百七十五輿地志曰武陵王晞徙新安立第葬第側後喪還都今空冢在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

皇極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
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璿遵以遵嗣追贈綜
給事中璿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璿各復先
官璿還繼梁國

梁王璿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
廢薨子蘇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立篡位國人
孔樸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立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
陵王今日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
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
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

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晉書注卷六十四

十二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書
七十晉中興書威蕃錄曰臻及弟餘有篤行初封新寧
壬年十二受拜流涕御覽一百五十一引作遵案書鈔
誤遵為臻本傳遵為武陵威王晞第三子無哀感左右
弟有兩兄亦無名餘者書鈔所引有誤文也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
桓溫疎宗御覽一百五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將軍桓伊
嘗造遵遵怒門人曰何通桓氏門人曰桓伊
與桓溫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
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由
是少稱聰察及長輒凡退無復名
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秘書監
太常中領軍桓立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立篡貶為彭

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
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
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
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
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
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
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
侯以刑顯為家丞魏志刑顯傳曰字子昂河間鄭人為
平原侯植家丞司隸校尉徙太常

晉書注卷六十四

十三

劉植為庶子魏志王粲傳曰東平劉植字公幹注典略
曰太子命甄夫人出拜眾人俯伏植獨平
視太祖乃收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
植減死輪作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
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
閒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
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
煥疾篤帝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嗣恭王後俄
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
人之禮詔立凶門柏厯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
眾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
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

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節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斐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厯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

晉書注卷六十四

三

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祝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

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

晉書注卷六十四

四

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為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為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阼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為會稽王更以恭帝為琅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從目錄作三王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

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
天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為會稽王立道生為世子
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

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日見
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竟不見帝

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立孫珣之為後通典四十七孝武
帝太元六年詔曰

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為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
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
用大夫禮三廟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准大夫
祭用士禮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珣之
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為詔議參軍時帝道方

晉書卷六十四

五

謝珣之為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
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為之流涕簡文帝深器

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宣康初贈左將軍
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為嗣周家
勸記曰孝武帝紀作武陵王孫寶按簡文
武陵兄弟不當以武陵曾孫嗣簡文子也追尊其母胡

淑儀為臨川太妃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初學記十
二晉起居

注曰安帝二年太常臨川王寶啟府舍窄狹不足
移家母鍾年高遠離廉益乞還第攝事詔聽之左將
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降為

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世說言語篇注文孝王傳曰王
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字道

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為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
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

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
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

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
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

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達文選始作鎮軍參軍
經曲阿作詩注晉中
興書曰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
案何法盛所引詔文與本傳詔文蓋同出一篇實當且

晉書卷六十四

六

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

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
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

與道子酣歌為務姆尼僧尤為親暱並竊弄其權凡
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魏書司馬叡傳曰是時昌明年長
嗜酒好內而弟會稽王道子任居
宰相昏營尤甚狎昵詔邪于時尼
娼構扇內外風俗積薄人無廉恥郡守長吏多為道子

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
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

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
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立嘗候道子正遇其

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
立伏地流汗不得起御覽三百八十七引續晉陽秋秋長

史謝重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

之議宜裁之聽覽書鈔一百二十八檀道鸞春秋曰長

立明功高社稷風塵之論宜絕聖聽世說言語篇作故

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

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立立乃得起世說言語

我知即舉酒云桓義由是立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

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

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

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

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

領眾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

遠立虛之神以五誠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

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

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

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

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

而眾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

五誠麤法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

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

宜出臨東宮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

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郎

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

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

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

已流涕出甯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

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詔進書鈔六十六

志日張敬字宏源為東宮中舍人八年不轉會稽王嬖

人茹千秋日中舍人名望久滿比侍公坐當進拙言敬

不答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諸議參軍牙為

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宋書五行

又有靈秀山司馬道子所造書鈔七十晉中興書會稽

王錄日道子於前第內築山穿池治樹竹木工用十餘

萬寰宇記九十月東府城輿地志云晉安帝義熙十年

築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東府城在皇城西安門外清

溪橋東南臨淮水晉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

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御覽八百二十八晉

之閒處處有肆婢酷賣肉於其中道子將見幸乘帝嘗

船至酒肆輒攜入肆買肉酒狀如市塵以為笑樂

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

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

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日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

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

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

晉書注卷六十四 七

晉書注卷六十四 六

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輿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街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夏夫苦諫被囚殆至沒命而恆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兖州殷仲堪爲荊州王恂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

晉書注卷六十四

九

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案下文云仙民即徐邈邈本處兩見仙民蓋傳因避唐諱不載其字乃此特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甯即王恭仙

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書鈔五十九王獻之啟表云中書職掌詔命當否是寄故非輕才所可獨任也又曰自大晉建國常令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王言珍徵德音四塞案道子是時已假黃鉞備殊禮受封會稽而仍稱琅邪者敘其始封也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眾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

晉書注卷六十四

三

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晉略曰據此則道子當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晉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周家祿校勘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尙之以爲腹心尙之說道子曰藩伯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

其司馬王倫為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尙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尙之為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豈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為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尙之為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魏書桓玄傳誤作征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珍勞格校勒記曰左當右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

晉書注卷六十四

三

楊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章安太守孫泰等孫恩傳作新安太守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魏書桓玄傳作道子出軍將屯中堂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眾魏書桓玄傳赴江上有良久乃定四字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魏書司馬睿傳曰以元顯為揚州刺史自授而道子弗知既乃大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騷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魏書司馬睿傳曰日甚希至是無政無大小一委元顯魏書司馬睿傳曰事俾晝作夜

晉書注卷六十四

三

外政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書鈔五十一王韶三年
事論謂會稽王為東錄司馬元顯為西錄元顯後會稽王
志二子於東府城領州故亦號此為西州又曰謝安墓道
道子代領揚州仍前府舍故稱為東府而謂揚州解為西
州案東府即謂東錄西府車騎填湊魏書司馬叔傳東
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
至魏書司馬叔傳曰元顯年少頓居或以為一時英傑
或謂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御
五百四十一桓元傳曰元顯娶妾始同帝又以元顯有
六禮以尚書僕射為媒人長史為逆客帝又以元顯有
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
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

晉書卷六十四

三

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
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
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
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珍為孫恩所害
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
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魏書司馬叔
章為東海王食典興四萬餘戶清選友學臣寮尋以星
吏兵一同宗國家章當作璋安帝紀亦作璋
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
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為
厭勝之術魏書司馬叔傳曰元顯置酒高會道子惟日
禱于鍾山類聚七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

餘里有鍾山舊名金山山陰縣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
賊戰亡靈發於山田立蔣侯祠故世號曰蔣山又庾闡
揚都賦注曰建康宮北十里有蔣山與地園謂之鍾山
御覽四十一金陵圖曰後漢末蔣子文為秣陵尉盜
鍾山北為賊傷額而死常謂青骨死當為神至吳大帝
下都子文乘白馬慘搔頭執白羽見形故令史白吳王
當令飛蟲不爾當百姓大疫大帝猶未信又胡日見於路
蔣侯改為蔣山即此是也御覽二百六十八八子文為
二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能無度常
自言己青骨死當為神當漢末為秣陵尉射賊至於鍾
山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
生吏見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之神
以福爾下民爾可宣言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使蟲入耳
為災吳主謂為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
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主患之封既
為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為蔣山以表其靈魏書司
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賤於道子馬叔傳

晉書卷六十四

四

日桓玄開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曰賊造近郊以風
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未至
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
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
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
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
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
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
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
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
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

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魏書司馬叔傳曰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眾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案本傳上文謂元顯以張法順之言為然使至京口魏書則云元顯得庾楷之書始遣法順情事微異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

晉書卷六十四

三

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通鑑晉紀注曰時晉之境內有揚徐南徐兗八州而已元顯盡督之通鑑注曰案十八州史無明文胡氏以意度之然兗豫之分始於宋代徐州之分亦在元興以後宋書州郡志云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為北徐淮南猶為徐州是東晉之世不但無南兗南豫並無南徐之名也唐人修晉史者不諳地理誤伊宋志追稱以為晉制固然因於地理志中輒有南兗南豫南徐名目試檢紀傳南渡百有餘年除刺史者一一可稽會正當以幽并秦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足十八州之數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為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

有成斷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周家祿校勘記曰繼於義當作書繼繫係系四字往往通用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

晉書卷六十四

三

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魏書桓玄傳作元顯欲挾德宗出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眾逐之眾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魏書桓玄傳法順問計於道下有一騎二字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道子于安城元興元年九月至平都十二月晦鳩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

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孟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敘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哀字記一百九王烈之安城記追謚元

晉書注卷六十四

主

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晉書校文三曰宋書武帝紀司馬休之表言元顯第五息名法興桓玄平得歸劉裕太妃不悟哭思而害之則元顯子實非詐但名互異耳之甚慟修之復爲嗣周家祿校勘記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磬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

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僕僕周餘竟沈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魏檠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艸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師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注卷六十四

主

晉書注卷六十四

士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積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取素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動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眾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宜遠將軍

晉書卷六十五

三

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讀史舉正曰案此在建興元年五月元帝為丞相後時晉國尚未建也建武元年三月帝為晉王以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晉國建當移在此句下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溫嶠傳亦云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此一事而傳聞異辭也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世說新語語篇人士曰飲宴上有藉卉二字注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徒創今地寰宇記九十一日臨淪觀在勞山山上有亭七開名曰新亭吳所築宋蘇字改為新亭中間名臨淪觀周顛與王導等當春日

登之即此也謂之勞勞亭古送別所讀史方輿周顛中紀要二十日新亭在江宜縣南十五里近江渚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世說言語篇舉作山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眾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書鈔五十七王導表云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傳惟力是視類聚四十八檀道鸞晉陽秋詔曰昔荀公曾從中書監遷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耶願足下處之勿疑又五十九晉中興書曰王導為驃騎揚州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時丞相參將羅弘父母沒賊賊平不奔赴御史中丞熊遠奏清議而吏部尚書周顛選弘導以署過其事為有司所奏導上疏請免錄中宗今日卿恆總萬機何解錄除節

晉書卷六十五

四

而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宋書禮志一作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膚習以成性宋書禮志句下有有若遷善遠罪遷上有日字一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宋書禮志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周家祿校勘王拜而受之所以

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

及家宋書禮志一作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

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宋書禮志一作敦素浮

偽之競息宋書禮志一作競作道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

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

也自頃皇綱失統宋書禮志一此句下有禮教陵替四字頌聲不興于今

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

聞宋書禮志一作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

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宋書禮志一俗作風非所以端本靖

末之謂也宋書禮志一作非所以習殿下以命世之資

屬陽九之運宋書禮志一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宋書禮志

瑕撥亂反正宋書禮志一此句下有濞穢蕩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

生漸之教義宋書禮志一六藝以訓後生無漸之教義句使文武之

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宋書禮志

扇熾宋書禮志一一方今下有節義陵遲四字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

扼腕拊心宋書禮志一夫作士拊心下有禮苟禮儀膠

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宋書禮志

一作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

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使

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宋書禮志一使字上有

田斯而進則可朝服濟

河二獸心革面饜餐檢情宋書禮志一檢作改揖讓而服四夷宋

禮志宋書禮志一夷作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

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宋書禮志一服淮夷

作淮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

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宋書禮志一擇作使此句下

通德路開而偽塗塞則其化宋書禮志一有立德出身者威習之而後

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數語宋書禮志一有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

師化成俗定宋書禮志一有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

登尊號百官陪列宋書禮志一有命導升御牀共

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日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

照帝乃止宋書禮志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

萬物同輝臣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

下何以仰瞻宋書禮志一讀史舉正日案此在大興三假

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宋書禮志一讀史舉正日案此在大興三假

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

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

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鑒聞

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

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

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

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

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

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
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
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
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世
言語篇曰王敦兄舍爲光祿勳敦既逆謀屯據南州舍
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謝謝可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
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
遠避流言明公蒙塵露次羣下不宣不審尊體起居何
如注引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
率子弟二十餘人旦到公車泥首謝罪 帝以導忠
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
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既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
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

晉書注卷六十五 七

爲安東時節假之 書鈔一百三十御覽八百六十一晉
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當朝司空王
導拒王敦詔日以吾 及敦得志加導守尙書令初西都
征東時節給司空 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疆盛
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
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
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
先無爵者例不加諡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校
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
爵而諡導所議也 御覽五百六十二晉中興書曰王導
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
名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唯爵得諡武官牙門
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諡甚失制諡之本中

興肇建勳德兼被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諡彰豈可限
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諡自導始也 初
帝愛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
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諫故太子
卒定 世說方正篇曰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
倫且明帝而立簡文帝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
懇切惟刁玄亮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
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
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遇使就東廂周侯未
悟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日不審陛
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
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
始知不如也注中興書曰元皇帝以明帝及琅邪王哀並
非敬后所生而謂哀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
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哀
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摭典故以何爲

晉書注卷六十五 八

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 及明帝卽位導受遺
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爲之改計乎 書鈔六十八千寶晉紀曰王導
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 爲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
定九品又五十八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
員外常侍孫朝年八十告老棄身茂宇承絕榮祿宜給
本官秩俸以終餘年案導卒於咸和五 一依陳羣輔魏
年此作咸康八年疑康八二字均誤
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
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
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
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
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
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

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
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
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
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
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
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丞匡術賈宜
並說峻令殺導魏書司馬敘傳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
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承等
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
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温嶠議

晉書注卷六十五 九

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
之後都邑殘荒温嶠議徙都豫章以卽二論紛紜未有
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世說言語篇注引
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晉陽秋作古者既
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立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
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
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
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
羣情自安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作今雖凋殘宜修
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
不克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
復乎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

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
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御覽八百二十八語林曰王公謂諸公曰國家凋敝貢
御不致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練服之月日
開賣遂大售端至一金案練當作練玉篇云紡織絲廣
韻云練葛也隋書姚察傳門生送南布花練蓋六朝時
通行之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御覽
布也四十二晉中興書曰顯宗嘗日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
使太常張放歸胙於王導
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
書作詔則曰敬問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晉中興書作與
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
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

晉書注卷六十五 十

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
上不能仰陶立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猶深遠勳格四海翼亮
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
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
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
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
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
羸疾不堪朝會書鈔六十二晉中興書濟陰王錄曰王
任無敬御史中丞鍾雅撓阿不糾帝幸其府縱酒作樂
並宜彈肅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

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厯陽導請

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周家祿校勘記

宜補都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

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

徒官以并之冊日朕夙懼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

亂旁與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

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

倚父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

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

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世說德行篇注

王氏譜日導娶

彭城曹詔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

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

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

導日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日不

聞餘物惟有短轅轅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日吾往

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世說輕詆篇注

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

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請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

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

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其憐愛之語婢

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

郎曹氏聞驚愕大志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

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連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

晉書注卷六十五 十一

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諷王公謂日朝廷

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陳志蔡日吾昔

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問天下有蔡克兒王忿

蔡前戲言耳案傳文克為克之誤書錢一于時庾亮以

百三十四類聚六十九引王導塵尾銘

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開說亮當舉兵內

向或勸導密為之防世說雅量篇日有往來者言庾公

備不導日吾與元規休感是同世說雅量篇日吾與元

好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

角巾還第復何懼哉世說雅量篇日吾角巾又與稱書

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世說雅

中興書日於是風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六郭

漸重足傾王公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

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日元規塵汚人說

輕詆篇日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日元規塵汚人注

云案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

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

同真有一扇塵之事乎

以元帝倦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

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

六十四勞格校勘記日咸和當作咸康以載洋傳攷之

六十五非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

事贈禮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元

郡縣圖志二十五日王導墓在給九游輜轎車御覽五

晉書注卷六十五 十二

五引晉中興書九游作九旋案 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
旋與旂通用傳文誤旂作游 吹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晉中興
書鼓吹下有挽歌兩部四字 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

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

乎闔棺標跡莫尙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

冲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

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

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右拱己宅心而庶績

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檝机易質調

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

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願命保

朕冲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

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

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

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

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

二弟穎敏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温太真以敏比

鄧伯道並早卒

世說品藻篇曰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日

武議郎祭酒者也注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

二十卒敏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

有二而卒案世說評穎敏導六子悅恬洽協劬督唐

與本傳互異穎穎形近致誤 相世系表十二中悅恬協劬督唐

丞相有幸妾姓雷願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注

詔林日雷有

寵生恬洽

悅字長豫書鈔五十八引晉 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世

德行篇曰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 導甚愛之導嘗

養之孝排調篇曰王長豫幼便和令 共悅亦基爭道

世說排調篇曰丞相愛恣甚篤每共 笑日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

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御覽四百三十一郭子曰帳

都督白之公令拾去勅 悅少侍講東宮書鈔五十八晉

講東宮以 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

百萬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引世說新書尋掘地得

錢百萬作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 意

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

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日僕是蔣

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

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日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

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恆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

嘗不送至車後又恆爲母曹氏襲斂箱篋中物世說德

斂作 併當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

封作篋不忍復開世說德行篇作登車後哭至臺 悅無

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楊尹卒贈太常子掇嗣

尙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尙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

晉書注卷六十五

十三

晉書注卷六十五

十四

將軍世說排調篇注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
王誕傳亦作混也混子振誕振字奉世侍中左戶尚書
始興公振子偃字子游右光祿大夫偃子藻藻東陽
太守懋字昌業右光祿大夫懋子瑩字奉光左光祿大
夫瑩子實州刺史誕字茂世輔國將軍誕子均均見
王誕傳宋書王誕傳謂太子舍人惟振為左戶尚書而
木書但言尚書也振以恢為嗣入宋後殆未出仕故不
見於南史惟傳一語

恬字敬豫世說賞譽篇下曰簡文曰敬豫為少好武不
為公門所重世說德行篇注曰王恬小字蟠虎少好武不
喜見恬便有怒色世說德行篇注曰武不為導所重導見悅輒
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
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世說簡傲篇曰謝公
嘗與謝萬共出西過

晉書注卷十五

十五

吳郡阿萬欲相與其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
意不足爾爾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
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恬久之乃沐頭散
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世說簡傲篇注類聚七十
頭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世說簡傲篇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蟠故作爾
書鈔一百三十五引郭子作神色傲上了無慚怍相對
于是而還類聚七十引郭子作神色傲上了無慚怍相對
引郭子作神氣慨然晚節更好士世說賞譽篇下注文
冠冕多技藝善弈碁為中興第一世說德行篇注文
隸書與濟陽江彰以善弈聞方正篇注范注遷中書郎
某品日彰與王恬等某第一品導第五品
帝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
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石

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
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
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
史書鈔一百五十五王洽臨吳郡上表曰前民辭求相
蠶鼠為害瓜麥蕩盡御覽三十五晉王洽集日洽臨吳
郡上表日編戶僵尸葬埋無主或闔門餓餒烟火不舉
世說賞譽篇下注中興書曰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
讓表疏十上書鈔五十七王洽集辭中書令表云竊以
此職歷代時宜拜參遂重武帝朝荀助張華並為其任
中興以來宰相居也又檀道鸞晉陽秋云王洽除中書
令時年二十九將辭之從兄朗之又遺之書云晉大將
軍事故吾年九山二在烏衣宅諸文臺門諸謝還共北

晉書注卷十五

十六

窗牀上悲歎云今山二求為貧賤不可得弟今二十九
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為弟啟義讓之略也御
覽二百二十晉陽秋日若弟年至四五之間雖復朝
令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況降此以還者耶洽遂不拜
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初
作洽散騎侍郎本傳不載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初
記四十一引晉中興書清裁作清才類昔為中書郎吾時
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書鈔五十七引晉陽秋今所以
用為令引晉中興書均作今以為中書令既機任須
才且欲時時相見其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書鈔五十
秋作欲使講論文章之事待之以而累表固讓甚違本
不臣之義豈便任國之大事耶
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
六世說賞譽篇下注引中二子珣珉
六興書作年二十六而卒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立為桓温掾俱為温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書鈔六十八御覽四百四十三引晉

中興書年四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世說雅量篇曰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若仆而王不動名價由是公輔器也時温經略中夏竟無宜歲軍是大重咸曰是公輔器也

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書鈔六十九

邪王錄曰時大司馬桓温經略中夏竟無甯歲戎府多事珣居要任有稱績於時三軍文武可及數萬人悉識其從討袁真封東亭侯世說言語篇注王司徒傳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

晉書注卷十五

十七

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珣妻世說賞譽篇下曰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容容之王神意開暢謝公傾日還謂劉夫人日向見阿瓜注云狂醉蚘能明願未故自未易有難不相關正自使人不能已已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書鈔五十八晉起居注曰大始字元琳理一壯脫通厚篤志好學不殞先業及朝有幹事之才給事何遵字公亮篤烈有才幹器任日久歷朝陪職用有效宜各敘集拾遺左右其以珣道並為散騎常侍皆從分與內常侍更讀文書者也案珣為東晉時人太始乃太和之兄何遵字思祖者當是兩人遷祕書騎常侍與何劭之兄何遵字思祖者當是兩人遷祕書

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悅孝武帝紀作吳郡太守世說政事篇曰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璩王既作吳

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如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案本紀與世說均作吳郡是本傳誤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御覽二百一十一晉好典籍深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郝恢等並以才學文欽愛之

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郝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世說仇隱篇及注引晉安帝紀慎默均作從默

歲終均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御覽四百

作克終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募士橋下持藥酒置左側諸其所念小人俞翼令在門前若有人騎債從東汝便可取酒藥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翼便語進酒王語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語翼汝幾殺我

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作前將軍恭校勘

將軍在王恭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

晉書注卷十五

十六

舉兵之後

門法俱通雅陽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提婆度江入廬
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乃於般
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至隆安元年來游京師晉朝
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
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眾提婆
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
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眾咸悅悟時王僧珍亦在
座聽後于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
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啟人心如此
後不知所終案僧珍為僧彌之誤蓋彌省作弥因誤作
珍梁僧祐出三藏集記云阿毗曇八捷度二十卷阿毗
曇心論十六卷鞞婆沙阿曇十四卷阿毗曇心論四卷
闍賓沙門僧伽 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
提婆所譯出 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

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書鈔五十七
遷拜為中書令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博瞻理義精
通入機細計宜處機近以察時務其以珉長兼中書令

晉書卷六十五

三

又檀道鸞晉陽秋曰王珉父洽永和為中書令珉復
居之時人以為奕世令望又劉謙之晉紀曰中書令王
獻之卒以侍中王珉 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
代之皆一時之美也 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宋書王弘傳曰練元
支尚書練子釗冠 軍將軍始興相 嘉中歷顯官侍中度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 書鈔六十九干寶晉紀曰丞
令譽乃辟撫軍司徒行參軍惜抱軒筆記曰協安襲爵
能上接元帝蓋簡文為撫軍將軍協為其參軍耳襲爵
武岡侯 讀書記疑七日導初襲祖爵即邱子後以討華
襲爵當為始興郡公何以云武岡侯也導六子協在弟
四長子悅早卒以弟恬子珉為嗣襲導爵豈珉襲者始
興郡公而協襲武岡侯乎既進封即除本封無兩襲之
例且即兩襲武岡之封當在恬及弟洽又不應在協也
是皆未 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謚為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 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書琅邪王
深篇注引中興書亦 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
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 御覽二百三十三檀道鸞晉陽
丞乃表前尚書尹允中書郎張故太子後率彬儉之
故太常桓石秀是多書之家請祕書郎分局採借 歷
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立舉兵詔謚銜命詣立立
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立以為中書

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 沙門不拜俗事一引領軍將軍
答桓立書明沙門不應致敬王者及 遷中書監加散騎
常侍領司徒 文選辯亡論注臧榮緒晉書曰司
篡以謚兼太保奉璽冊詣立立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

晉書卷六十五

三

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
之嘗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
咸名又悅高祖之風儀姿貌嘗語司徒王謚曰昨見劉
裕卿不得獨擅其清案徐書謂桓元語王謚與此傳王
裕互異 及裕破桓立謚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
尚書事謚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 勞格
記曰護軍 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
當作冠軍 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謀少驍果輕俠
欲誘謚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
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
謚懼而出奔劉裕賡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

既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南史宋武帝紀

日三年十二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

子璿球琇入宋皆至大官南史王球傳球字禧玉休體

後免字道明雍州刺史與子融琛彪爽弼殷

勅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

美姿容有風操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王隱晉書

注劭蒼別傳曰劭清貴簡素研味玄曠容止篇曰王敬

倫風姿似父注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御覽三百

八十九引王劭別傳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

作清貴簡風姿甚美日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遷吏部尚書尙

桓溫甚器之日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

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

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南史王或傳曰

海太守父僧朗尙書右僕射或字景文中書監太子太

傅常侍揚州刺史或子綯續綯字長素祕書丞續字叔

素左戶尙書廷尉續子儁建安太守儁子克尙書右

僕射或兄楷太中大夫楷子蘊字彥深湘州刺史

吳國內史加二千石宋書王惠傳作恢右衛將軍穆三

子簡智超默二子鑿惠義熙中並歷顯職宋書王惠傳

部尙書惠字令明吏

蒼字敬文世說雅量篇注曰恬虛守靖不競榮利世說

篇注劭蒼別傳曰蒼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

有清譽夷秦無競

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餽粥

以飴餓者所濟活甚眾書鈔一百四十四引王徵補中

領軍不拜徙尙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

頃之桓沖表請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

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

於官贈衛將軍子厥世說任誕篇注王歷太子中庶子

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厥建武將軍

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厥卽墨經合眾誅殺異己

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

者萬計厥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宜可乘閒而取富貴

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厥去職厥大怒迴眾

討恭世說任誕篇注周祇隆安紀曰厥恭遣司馬劉牢

之距戰于曲阿厥眾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

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厥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

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宋書王華傳曰華字子陵時

失隨沙門釋曇永備袂逃使提衣襪隨後津邏咸疑焉

華行遲永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眾

乃不疑由如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

不交游如此十餘年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厥喪使華

制服服闋高祖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州主簿遷

護軍侍中子宣候備敕左衛將軍宣候子長終備敕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

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

將覆族使郭璞筮之南史王裕之等列傳論曰郭璞云

淮流竭王氏滅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

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

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晉書注卷十五

三

晉書注卷十五

三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立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

晉書注卷六十五

五

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爽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傳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世說政事篇注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贊曰贊嘯焱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

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晉書注卷六十五

五

晉書注卷六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

書鈔三十七引徐野民晉紀作劉弘字季和一百三引晉陽秋作字子季魏志劉弘

傳注引襄陽耆舊傳云字和季與本傳合

沛國相人

也祖馥魏揚州刺史

魏志劉馥傳父靖鎮北將軍劉馥

傳曰靖封建成鄉侯

景侯水經鮑邱水注曰鮑邱水入潁高梁水注之水受潁水于辰陵堰東逕梁山南

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

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

晉書斟注卷六十六

一

觀源流相燥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

富乃使帳下丁鴻督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過于水

導高梁河造辰陵過開車箱渠其過表云高梁河水者

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所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

以爲主過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

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過東

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

餘萬畝晉書校文三曰鎮北碑作征北以魏志劉馥傳

放之知鎮北靖所歷官征北其所贈弘有幹略政事之

官也案建城亦與魏志作建城異才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

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

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宣朔將軍

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水經鮑邱水注劉靖

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

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刺北岸七十餘丈上

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過之動親臨山川指授規

略命司馬關內侯逢輝內外將士二千起長岸立石

渠修主過治水門廣四丈立水欄字五尺與復載利

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

召而自至繼負而獻字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

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平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

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

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過制

度承爲後式焉案傳不載驍騎將軍平鄉侯從略蓋由

宣城公也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勳德

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

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驍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

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

荆州諸軍事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作都督荆交廣

州諸軍事蜀志諸葛亮傳注蜀記曰晉永

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問命大

傳按健爲李與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河之陽聽鼓鼙而

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賦諸葛之故鄉蓋

神物應機雲雷升而潛鱗擊解禱于三聘尼得招而

騁虞嘯雲雷升而潛鱗擊解禱于三聘尼得招而

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

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

衡我北而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

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

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魁魁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案李興即李安密之子見王隱 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

晉書 劄恆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眾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有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臣至不受

晉書卷六十六

三

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狼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颶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為茶毒由臣劣弱不勝其在合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日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驥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于下雋山讀史方輿紀要 七十七日下雋城漢縣屬長沙國後漢屬長沙郡晉因之下雋山蓋縣境山中也東晉疆域志曰下雋縣有下

山 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眾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勞格校勘記曰晉陽秋云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與此不同 弘迺敕

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聞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豪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滄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劄恆牙門皮初劔力致討蕩滅姦凶魏志劉馥傳注晉陽秋曰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

晉書卷六十六

四

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御覽四百二十九徐廣晉紀曰武陵五朝字世朗牙門將魯國皮初有勳江 侃恆各以始終軍事初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御覽四百二十九徐廣晉紀作上言陽秋作襄陽太守案其時襄陽內史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未有王國當以太守為是 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恆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汜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

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屬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東晉疆域志曰案沈志建平郡有歸鄉縣何承天志歸鄉故屬神歸吳分太康地志云神鄉有歸鄉故夔子國楚滅之而無歸鄉縣沈約云何志所言非也今考對宏傳以仇勃為歸鄉令是晉有此縣矣何志所言不誤沈非之誤也貞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書鈔三十七御覽廣晉紀作上以為襄陽顯郡初資名未允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作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晉書校文三曰此傳初下疑即脫資名輕淺四字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

晉書卷六十六

五

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書鈔三十一晉紀作夫總天下當與天下同心理一國當與一國推實吾總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亦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魏志劉馥傳有臨事二字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作報聽之眾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魏志劉馥傳注引晉陽秋益服其公當刑獄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適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東晉疆域志曰襄陽縣有峴山方山弘下教曰禮名山大

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膠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讀舉正曰案此時特已死尚為李雄所敗耳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荆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

晉書卷六十六

六

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魏志劉馥傳注引晉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又晉陽秋曰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

方盡其器能推誠 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
 羣下厲以公義 魏志劉瓛傳注晉陽秋曰廣漢太守辛冉
 弘大怒斬之 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
 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案孫盛作 河間王顯使張光為
 辛冉辛與羊字形相近必有一誤
 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
 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
 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恨之陳敏
 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
 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眾屯於夏口
 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為羅
 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

晉書卷六十六

七

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閒侃者弘不疑之
 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
 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
 交尚不負心 周家祿校勘記曰夫誤失 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
 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家
 祿校勘記曰按惠帝紀永興二年已稱弘車騎大弘每
 將軍進號當在二年又永興三年即光熙元年也
 有興廢手書守相 書鈔一百三引晉陽秋於每有興廢
 謀謨輒有成其人之攻如有負敗比於老子自責魏志
 劉瓛傳注御覽五百九十三引晉陽秋作每有興廢手
 書那 丁宜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 御覽二百五十
 誠御下厲以公義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
 莫不感悅顛倒奔赴

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
 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
 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 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逕豬
 左右豐蒿茨于橋東劉季和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
 作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案弘由車騎將軍都督荊州
 以襄陽為治故卒于襄陽其養豬當在是時乃趙氏水
 經注釋引沈氏曰當作襄陽太守劉季和于橋東大養
 豬方合此言殊誤弘早以鎮南都督荊州且以皮初
 為襄陽太守本傳亦並無自為襄陽之文蓋弘于治所
 養豬乃為太守所譏 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
 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穎
 為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
 水斬之 東晉疆域志曰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

晉書卷六十六

八

劉喬貳于己 魏志劉瓛傳注晉諸公贊曰雖下節度心
 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
 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
 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內史 讀史舉正曰 江漢之間翕然
 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眾心恐百姓逼以
 為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為越騎校尉 魏志劉瓛傳注晉
 中郎將書鈔七十八千寶晉紀曰劉璠為江夏高令
 及卒百姓如哀父母吏民相聚於道路望柩設奠案本
 傳言璠為越騎校尉而晉贊作北中郎將或以校尉遷
 中郎將耳至于晉晉紀言為高令疑非此劉璠然
 本傳謂江漢之間翕然歸心且璠承父之後遺澤在人
 似又曾為縣令者附識于此不敢遽定為一人也願
 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

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
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興

陶侃字士行 世說言語篇注引陶氏敘類聚七十九御
輿地紀勝三十 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
均作字士衡 書鈔三十七晉中興書曰陶丹吳時例

丹吳揚武將軍 任妻息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遷視丹病
遣人責之曰朝廷以我為邊將取汝為 侃早孤貧為縣
任而敢越法移行速還所任竟不見也

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 本書侃母
范逵寓宿於侃書鈔一百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鄱陽

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時天大雪世說賢媛篇曰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
而逵僕馬甚多輿地紀勝二十三曰延賓坊在饒州蕭

晉書卷六十六

九

家巷世傳為陶侃所居陶侃傳孝廉 其母乃截髮得雙
范逵嘗過侃故後世以延賓名之

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
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

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 本書侃母湛氏
氏乃撒所臥新舊自到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

肴饌書鈔一百五十二王隱晉書曰侃母湛氏與鄰人
手對給客牛馬密截髮以供賓客也 譚驥靴帽勸朝音

世說賢媛篇曰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
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所諸屋柱悉

所乏逵既數其才辨又深愧其厚意明且去侃追送不
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
去矣至洛陽當相 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
為美談侃適返 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

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

事即退 書鈔七十三中興書潯陽陶錄曰時州遣從事
以求瑕也從事 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

憚之遂得免咎 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
諸綱紀皆難之 書鈔七十三引中興書潯陽錄 侃獨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
心乎乃請行眾咸服其義 錄作此小君猶人母也安有

親病而難迎醫乃自啟行僚屬皆愧之御覽二百六十
五引王隱晉書作夫人亦當次母安有父母之病而聞

迎醫不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
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

陽 御覽二百四十五陶氏家傳云侃遷太子中庶子君
少而好學善談元理尤明詩易以孝行聞於時儲選

殊難其人特召君焉案傳失載 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
為中庶子當在至洛陽之後

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 世說言語
敘曰侃少有遠概綱維宇宙之志入洛司空 除郎中伏

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宜民君其人也 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

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
也 世說賢媛篇曰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暉顧榮諸 為鄉

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
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

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 世說賢媛篇注
章顧榮或責羊暉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暉曰此 尚書

寒暄也案本傳作溫雅晉陽秋作顧榮未審孰誤

晉書卷六十六

十

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
 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為吏部令史舉侃
 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世說賢媛
 篇注王隱晉書曰乃進之於張夔羊暉亦簡之後會劉
 暉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都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弘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
 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世說
 篇注引陶氏敘 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
 參軍作參佐 世說言語篇注引陶氏 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
 夫矣 敘作今相觀亦復然矣 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
 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

晉書卷六十六

十一

禦之隨郡內史扈瓌元和姓纂十姓扈字下云夏時嬾
 瓌當由內史歷官至 校尉懷為瓌之謬 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
 居大郡統疆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
 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
 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
 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
 侃日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
 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
 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沖天
 而去敦煌石室本修文殿御覽陶侃傳曰丁母艱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

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飛而冲天御覽六十六郡國志
 曰鶴門湖者陶侃徵時喪母忽有二客來弔化為雙白
 鶴飛去後因以為名寰宇記一百一十一日鶴 時人異之
 門湖在德化縣西四十二里今接瑞昌界 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 侃大傳東海王越以為參軍督
 護江州 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
 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
 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
 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
 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
 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
 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

晉書卷六十六

十二

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
 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寰宇記一百一十二日釣臺
時四眺極目武昌 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記釣臺在城南 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
 郡東大收其利輿地紀勝八十一日晉西陽有豫州五
水登侃領武昌作夷市於吳城東以為 交易之所 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訪本傳
大獲其利 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輿為
 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
 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
 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

流人迎賊俱叛侃即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
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
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
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
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眾在後侃距戰經日
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
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
死者不可勝數賊眾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
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
性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

書聖卷十六

五

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彘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
乖離西嶠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
官張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
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
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
城賊中離阻杜弼遂疑張奕而殺之眾情益懼降者滋
多御覽八百五十九王隱晉書曰賊杜弼下
多蜀人飢陶侃多作粥以待之於是悉降王貢復挑
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
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豈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
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腳辭色甚煩侃知其可動復令

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御覽三百七十二王隱晉書
乞得先信乃截髮為信而弼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
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
皇甫方回及朱何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
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世說方
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侃之佐吏將士詣
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州侃之佐吏將士詣
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
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
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
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

書聖卷十六

六

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
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饒之侃便夜發敦
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
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
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書鈔一百三十晉中興書曰廣
州人逐刺史郭訥請作迎機為
刺史納乃持節出都亭避之城外機就納求
節納答機曰大朝所賜等威所假義不得與機復遣使
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
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
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
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日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

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書鈔一百三十晉中興書曰杜弘在鬱林與王機結好機勸取交州弘亦不無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提機遂以節與弘並受害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九日漢改秦之桂林郡為鬱林孫皓又立桂林郡時謂桂林縣為小桂案機本傳亦作交州與何書同則本傳作勸取廣州者誤也機傳云討機走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大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御覽三百

晉書卷六十六

七

九十八王隱晉書曰陶侃為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鑑者長史陳協以為司馬者國姓也鑑者并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二年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加平南將軍案御覽三百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百五十五引王隱晉書又云陶侃夢見司馬與鑑長史陳協以為當進位俄轉都督湘州刺史蓋以此夢為兩事之徵也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餘如故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逕臨嶂故城北注云晉建興二年大尉陶侃為荆州鎮此也案明帝紀作荆湘雍梁與本傳異屬注建興二年

為太監三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初學記年之誤王隱晉書曰陶侃少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勤整機機體弱自強不息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初學記一引王隱晉書聖者作聖人眾人作凡俗世說政事篇注于陽秋日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樛蒲者牧豬奴戲耳初學記六引臧榮緒晉書作乃取其蒲博棋局之具悉投于江世說政事篇注中興書曰侃嘗檢校

晉書卷六十六

六

佐吏若得樛蒲博奕之具投之日樛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國戲耳國基堯舜以教愚子博奕射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若力役所致權喜慰賜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世說政事篇注晉陽秋曰侃總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類聚五十五王隱晉書曰是時荆州大饑百姓多餓死侃至秋熟輒糶至饑復價

糶之士庶歡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
 悅成蒙情賴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溼於是以前布
 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世說政事
 性檢厲勤於事作荆州時救船官悉錄錫木屑不限多
 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
 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
 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
 在竹篙足乃超兩階用之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
 峻作逆京都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温嶠要
 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願命之列深以為恨答
 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世說容止篇注徐廣晉紀
 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
 詔也魏書司馬獻傳曰侃不從日吾疆場將本非願命

晉書注卷六十六 九

大臣今日之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
 事所不敢當晉書校文三曰成帝紀咸和三年
 率眾赴嶠而又追迴侃遣登受嶠節度在正月其時京
 師尚未陷也魏書今傳大此事於京都不守下日
 月倒置蓋欲甚侃坐視國難之罪耳終當以紀為實錄
 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魏書司馬獻傳曰嶠
 志四海雖廣公蓋有容足地乎賢子越侃妻龔氏亦固
 騎醉没天下為公痛心况慈父之情哉侃妻龔氏亦固
 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
 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御覽六十九引二十國春秋
 起義兵伐蘇峻帥師四萬直指石諸軍即欲決戰侃以
 頭案二年當從成帝紀作三年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請將請
 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

日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
 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
 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
 大業壘侃將救之魏書司馬獻傳曰蘇峻并兵攻大業
 不能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
 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
 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
 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眾大潰峻弟逸復
 聚眾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
 皇后之兄受願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

晉書注卷六十六 三十一

懼侃致討亮用温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
 乃拜陶士行邪御覽五百四十二郭子曰陶公自上流
 戮已進退無計温公乃勸詣陶公卿但經拜必無他我
 為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往乃從温言詣陶至便
 拜庾風資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日庾元規何緣
 拜陶士衡世說假語篇曰庾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
 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
 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
 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御覽一
 郡國志曰長沙南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
 寺陶侃宅在焉
 盜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
 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

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溢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聘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討默御覽三百三十六陶公故事曰臣侃言郭默狂狡肆行凶虐負阻城險用稽天誅臣土山陟社翹其城樓檣攻具備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設案此卽表文中語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

晉書注卷六十六

三十一

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郭默傳兩作未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

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世說言語篇曰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爲德音注引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與此略同云有表若此非無獻替周家謙校勘記曰九年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聖朝作先朝殊作異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

晉書注卷六十六

三十一

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反作復所以憤懷兼懷不能已已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反作復而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窆窆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猶爲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王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

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勢遂此方之任內外之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伏願遂選代人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作遵成志業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僑司徒導鑿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鑿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檄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

晉書卷六十六

三

明日薨于樊谿御覽六十七武昌記曰樊山東有小谿夏時稟稟恒有寒氣故謂之寒谿袁字記一百一十二日陶侃廟在鄂州東一百七十五里侃薨于樊谿百姓思焉咸康五年立廟祀之有碑在又至興元年任縣文二年中縣令唐平以其荒涼無庇遷在縣西北一百步俯臨大江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蒞哲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宣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

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一十里元本一作二志二十九日陶侃墓在長沙縣南二十三里御覽九百六十六湘州記曰州故大城內有陶侃廟地是賈誼故居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西書曰陶侃參佐置石二碑立廟像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諸史方輿紀要二十七日南陵成在繁昌縣西南下臨江渚胡氏曰六朝時江州東界盡於南陵蓋漢江津要處非今之南陵縣東晉疆域志曰通鑑注宋白曰南陵本漢春穀縣地後并于湖縣又屬繁昌梁武帝始置縣屬南陵郡圖經晉時有南陵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日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

晉書卷六十六

三

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世說政事篇注晉陽秋曰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御覽四百三十二晉中興書曰陶侃明識過人武昌道上種楊柳人有竊之植于其家侃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施惶怖謝罪世說政事篇注引晉所殖乎時以為神陽秋作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懷懷良久日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世說賢媛篇注引侃別傳亡親作二親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

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
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
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
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
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
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
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將出府門顧謂
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
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

晉書卷六十六

三

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
為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
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
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廣韻入戈引作須臾雷雨暴至
侃嘗釣於此山下水中得織梭一枚還挂壁上成赤龍
從空而去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寰宇記一百十一
昌縣西三十里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
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閤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
翼及寤左腋猶痛御覽三百九十八王隱晉書曰夢背
入而下又卷二異苑曰陶侃夢飛翔冲天門九重已
入其人餘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一翅致折驚而墜下
左腋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
廬痛

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御覽八百八十二
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單衣平幘自稱後帝云君
長者故出相見三載說富貴莫可言侃起逐失所在有
大印作公字當其積處又七百二十九晉中興書曰相
者師珪曰君位當上公為八州都督案何書以位當上
公二語為師珪之言與本傳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
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御覽三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侃以針決之
簡便絕占者以為此文若過位在無極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
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
止御覽二異苑曰後威果振主欲有開擬之志每憶折
自抑皆非本人不知作史者從何探得桓公東晉第一
名臣而傳文多微詞此數語於無可捉摸之中橫坐以

晉書卷六十六

三

不臣之罪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
尤可駭怪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瞻字道真少有才
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周家祿校勘記曰瞻
也為相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諡
愍悼世子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
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
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
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
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
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御覽七百八陶侃別傳曰
外國獻駝駝公舉之日我

還國當與牙共眠牙名俠之字處靜是公庶孫小而被
知以為後嗣案侃孫見于本傳者瞻之子弘旗之子定
餘無可攷未知俠之為何人之子惟弘子名綽之定子
名襲之俠之既為侃孫不應與其姪輩同以之字命名
疑俠之或單名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
而誤衍之字也

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戶琦司空掾歷位散
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

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郎案成帝紀咸和七年

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蓋由參軍入為郎也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

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

五年庾亮以稱為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

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

晉書卷六十六

毛

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

人於閣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

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味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

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

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

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

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

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

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

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

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
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
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

斷輒收稱伏法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祿勳世說方正篇曰陶胡

奴為烏程令注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
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
盛以為第九子代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

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

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

晉書卷六十六

天

餘家欲就杜弢為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

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為用侃赦之以配

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

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眾將

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

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

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

立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

威騰閩外總頒條之務禮縉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

一五 丹黃參日 2 頁三

流詠據非其德，雖削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禔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周家

晉書注卷六十六

无

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雲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所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勦力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辭注卷六十六

晉書辭注卷六十七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文選勸進表王文憲集序注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父愷，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世說言語篇注：虞預英穎，任誕篇注：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閭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世說言語篇注：引虞預晉書作左司馬。文選勸進表注：王隱晉書曰：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案本傳下文為左長史。在右司馬之後，而王書在除右司馬之前，未知孰是。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弟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世說言語篇曰：劉琨雖隔閭寇，戎志存本朝。周家祿校勘記曰：弟當作帝。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

晉書注卷六十七

家祿校勘記曰：弟當作帝。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

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
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

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世說言語篇作

昔人明公以桓文豈敢辭命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

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文選勸進表注王

使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

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世說言語篇注語林

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

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歎歎及言天

下不可無主聞者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

彝等並與親善周家祿校勘記曰于時江左草創綱維

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復何慮世說言語篇曰于時江左營建始爾

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

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

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權然言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此復何憂注語林曰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

丞相便游樂不住日既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

所害嶠表現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

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御覽二百二十晉

温嶠爲散騎常侍侍講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

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

歸詔三司入坐議其事世說假語篇曰温公初受劉司

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

福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注虞預

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爲散騎常侍嶠以母既亡過

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皆曰昔伍

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

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

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

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

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

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御覽二百四十五晉中

嘉寵僚屬莫與爲比嶠與阮放等共勸太子游

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愛之數規諫諷議時太子

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

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

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鞬諫曰臣聞善戰者不

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

止世說豪爽篇曰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

是也注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

帝修復之耳案本傳言明帝因嶠上疏而止而世說乃

謂一夕作池便成蓋西池因吳之舊僅事修復故一夕

可成其餘工作則因之停罷也與地紀勝十七日西池

宮苑記在大初宮西門外吳之西苑晉明帝爲太明帝

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

俄轉中書令書鈔五十七檀道鸞晉陽秋曰肅祖欲以

懷善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機密今以卿爲中書

對無方斟酌輕重豈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
妄居斯任累辭得止案嶠雖拜中書令實未居是職也
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
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
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
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觀之禮簡人臣之儀
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
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
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
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且吐握之事則天
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

晉書卷六十七

四

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日錢世
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
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
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
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
不從御覽四百九十四晉中興書曰嶠曰愚謂錢鳳可
用然裁之在公敦思惟良久曰無復勝君嶠即苦
辭敦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
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噴墜
初學記二十六晉紀曰王敦以嶠為丹陽尹嶠內
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覺之未言嶠知將聞已因敦公
坐強鳳酒不肯飲嶠以手版擊鳳御覽四百九十四晉
中興書曰因敦置酒與嶠別嶠曰達離宇下情戀不已

願自起行酒以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
展歧路之心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
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
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御覽四百九十四引晉中興
更思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
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
事敦與王導書曰魏書司馬睿傳作敦猶能
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別來
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
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

晉書卷六十七

五

帝怒之世說捷悟篇曰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
中堂温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
怒目左右莫不悚懼注云案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
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
譴鄧案注言是也本傳即采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
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
自率眾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
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
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
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
骨肉所不能閒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
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為

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憂處如
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
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如以玩
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
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
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
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
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
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
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

晉書卷六十七

六

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
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
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
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
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
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
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
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雖一年之後即
易周家祿校勘記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
日雖下脫難字人於事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

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
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
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
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
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
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日
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置藉田廩犧之官今臨時
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
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
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

晉書卷六十七

七

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
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
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
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晔
卞壹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
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
嶠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
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書鈔七十二晉
錄曰遷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假節鎮親祭徐孺子
武昌嶠達於治道軍人稱道獎勵風俗之墓水經水經注曰徐孺子墓在洪州南一十里今號白社

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
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
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
黎庶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刺史不督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南齊書百官志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
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非任非要則單車刺史是
也攻之晉初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而別
有荊州刺史楊肇王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而別有揚州刺史應綽及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
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王澄王浚以
益州將軍都督益州諸軍事而別有益州刺史石琚此
都督與刺史並置之證也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
史其兼督它州則視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亦有都督
而非刺史者如紀瞻以鎮南長史加揚威將軍都督京
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應詹以南平太守督南平天門
武陵三郡軍事李矩以滎陽太守都督河南三郡軍事

晉書注卷六十七

八

桓豁以新野義成二郡太守督河內七郡軍事謝琚以
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桓伊以淮南太守督豫州之
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是也然事權較之刺史輕矣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
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
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
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
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
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勞格校勘記曰紀瞻成紀
鄧岳傳作紀睦案紀瞻卒於明帝時距咸和三年已四年矣且瞻亦未嘗爲鄱陽內史率舟師赴
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俟之者悲哭相對俄
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
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
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
願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
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
曰通鑑晉紀考異引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
遣王愨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
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眾七千灑泣登舟移告
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
其魄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

晉書注卷六十七

九

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
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益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
軍趙盾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
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
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
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聞弱不武不能徇
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
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
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
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

已向路昔包胥楚圍之微臣重趺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技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眾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

晉書注卷六十七

十

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引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勦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

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襲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綱繆往來

晉書注卷六十七

十一

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常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

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
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
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
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
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
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
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
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元和郡縣志
二十五日四望山在上元縣西北八里晉溫嶠伐蘇峻於四望山築壘以逼賊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四望山在江寧府西北十里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

晉書卷六十七

三

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魏書司馬徽傳曰嶠食盡貨粟于陶侃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魏書司馬徽傳作使君前云不憂無士

眾及糧食也惟欲得老民爲主耳今數戰皆北魏書司馬徽傳數

比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

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

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

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

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

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

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

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

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

騎猛獸安可中下哉魏書司馬徽傳作今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

若違眾獨反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

侃無以對魏書司馬徽傳曰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

業乃以米五萬石供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

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

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

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爲侃

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

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

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尙書遣使宣旨竝讓不

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

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

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

天子奔于嶠船案奮威長史成帝紀作建威長史滕脩蘇峻傳均作輕車長史胡三省通鑑注

謂舍自輕車長史進建威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

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益

中塗悉以眾歸順王導將衰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

晉書卷六十七

三

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
 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曉讀書齋雜錄曰考劉超傳超
 未及期事世云云庚亮傳亮征郭默率將軍路永匡術
 等又云時王導輔政委任趙允實諸將並不奉法云
 云則術等仍蒙顯授至委以腹心不以崎言而止也周
 札開門既蒙寵贈術允降賊又使牧民將兵前人以導
 為敦黨豈盡朝議將留輔政崎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
 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崎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
 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崎遂
 燬犀角而照之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日牛渚山在當
 渚圻津渡處也溫嶠至牛渚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
 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崎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

晉書卷六十七

古

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崎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
 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四志怪曰古
 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隘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
 人徒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為偶乘輶車駕以黃羊唯
 盱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
 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
 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
 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
 羣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
 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
 天不憇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勳先

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
 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諡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
 寰宇記一百六日平南將軍溫嶠墓在南昌城南案本
 傳下文云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蓋初葬豫章詔
 還陪葬建平也樂氏據他地志仍後朝廷追崎勳德將
 以崎墓紀于南昌嶠下未為得實
 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御覽五百五十四晉中
 願命功濟社稷宜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于
 還陪陵官為起家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
 臣書別臣藏之篋等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
 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崎實當之謹寫崎書上呈伏
 惟陛下既垂御省俎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

晉書卷六十七

五

國恥將臣勦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
 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崎棺柩無風
 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崎後妻何氏卒御
 五百五十四引晉中典書誤作後妻何氏九十九又六百
 八十八王隱晉書曰陳舒議至尊臨溫公夫子好類人
 喪議曰今日輪深衣當古弔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
 服至尊臨弔謂深衣而已建平陵北并贈崎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
 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州
 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賤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
 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
 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

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竝不從放之以其沮眾誅之
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
至散騎常侍

郝鑿 子情 情于超 情弟曇 鑿叔父隆

郝鑿字道微 索世說德行篇注引郝鑿別傳亦作道微
郡縣圖志二十五 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
也少孤貧博覽經籍 世說規箴篇注中與書曰鑿少好
德行篇注郝鑿別傳曰 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
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
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鑿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

晉書注卷六十七

去

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
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為從
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鑿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
駕恐禍及己勸之赴召鑿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
師不守寇難鋒起鑿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
交於鑿鑿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鑿疾既而卿鑿鑿
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慙
而退午以鑿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鑿逃而獲免午尋潰
散鑿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
義者相與資贍 世說德行篇注郝鑿別傳曰永嘉末天
下大亂後僅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

鑿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
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
以後亡遂共推鑿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

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鑿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
御覽四十二地理志曰永嘉中太尉郝鑿將鄉曲逃此
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郝公嶧水經
泗水注曰泗水又東逕郝鑿所築城北曰郝公嶧元
郡縣圖志曰泗水一名郝鑿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建武初兖州寄理山上一名郝鑿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並宗附之遂共推鑿為主與千餘家避難於嶧山中
假鑿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後為石勒所侵
率文武自嶧山奔下邳袁宇記二十一曰郡國志云鄒
山有穴遙與洞庭通其孔可以逃難晉太尉郝鑿避胡
賊于此山下有大驛名郝公驛案本傳嶧山鄒山兩見
乃史臣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竝為兖州各屯
失檢處

晉書注卷六十七

七

一郡以力相傾閩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
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
食之 書鈔一百五十六晉中興書曰百姓饑
饑野無生草時或掘鼠捕燕而食之 終無叛者
三年間眾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
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
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鑿為外援由是拜安
西將軍 案當從元帝紀作安北鑿後 兖州刺史都督揚
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
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
遮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鑿曰擬人必于其倫

彥輔道韵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滅明矣鑒曰丈夫既絜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邾道微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

晉書注卷六十七

大

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合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固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臺城在今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也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

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為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明帝紀作都督尋青兗二州軍事而帝崩鑒與王導卜壺溫嶠庾亮陸晷等並受遺詔輔

晉書注卷六十七

九

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為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全晉文注有討蘇峻誓師文藝文類聚三十三以為庾亮作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士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

一書... 3 反之下

元惡昔戎狄混周齊桓糾盟諸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

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

報國類聚三十三引作忠凡我同盟既盟之後勦力一

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蓋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鑿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開

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

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

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

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

盟主進鑿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

將軍虞潭勞格校勘記曰皆受鑿節度率眾渡江與侃

會于茄子浦御覽六十九三國春秋曰溫嶠與陶侃

船折凡作九起義兵保伯加子洲即此處也夏月堪泊

子洲在縣西南又引劉楨京口記作嘉子洲寰宇記九

洲加與嘉亦同音疑即陶侃溫嶠傳鑿築白石壘而據

之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

阿慶亭三壘以距賊吳志吳主傳曰權將如吳親乘馬

五日慶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本蘇峻將管商攻

略晉陵都道微以此地東據要路北當武進故道督護

李閔築此拒之今置康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大業壘

在句容縣北胡氏曰大業壘名在丹陽縣北一統志三

勢截直道使阿曲改曰曲阿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

慶亭在常州府西五十里

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

為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還廣

陵以俟後舉鑿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

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眾心

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眾鎮一

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

走吳興鑿遣參軍李閔追斬之晉書校文三日走吳興

逸也誤與成帝四年紀同攻顧眾傳時李閔降男女萬

為蘭陵太守所破係張健別軍本不作逸

餘口拜司空世說言語篇曰都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

平生意不在多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

博翰音實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

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微聚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鑿

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眾討平

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御覽二百七晉中興

在公位而冲心愈約勞謙日仄玩誦墳索自少及長身

無擇行家本書生後因喪亂解巾從戎非其本願常懷

慨然咸康五年秋寢疾日臣疾彌留遂至沈篤自忖氣

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

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木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道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為鑒軍書鈔五十一晉陽秋曰咸寧五年太尉郗鑒篤疾病請太常蔡謨自代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

晉書注卷六十七

三

嶠故事册曰惟公道德冲遠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為世表歷位內外勳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益功伴古烈勳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勳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竝小常攜之就食世說德行篇作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注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應劭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

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世說德行篇作食輒含飯著兩頰邊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世說德行篇曰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周家祿校勘皆以記曰裒誤襲愔為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書鈔七十五晉中興書高平郡錄曰郗愔之為臨海太守不以事務嬰心在郡優游頗稱簡默世說品藻篇注郗愔別傳曰淵靜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竝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案恂當作詢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郗愔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書與右軍相將自起寫道經將盈百卷於今多有在者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閒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為執德存正識懷沈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

晉書注卷六十七

三

之賓矣世說雅量篇曰桓宣武與郗超議及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

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

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

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

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

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

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

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

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

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闕非惟無食

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

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

也魏書司馬叡傳曰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

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

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

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

服字內豈可不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

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

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

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

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

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

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

拜年四十二世說傷逝篇注引中先情卒初超雖實黨

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

日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怒為弊我亡後若大損

晉書卷六十七

美

晉書卷六十七

毛

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

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秀美世說傷逝篇

俊秀美作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

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眾所宗貴如此書鈔一百二

十餘人魏書卷九十九其為物之所宗如此王獻之

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

死見情慢怠履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

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

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

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書鈔

九十

八引晉中興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

以為一時之僑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

嗣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肩齊名

九俗說曰都僧施青溪中汎到一曲之處輒作累居清

詩一首謝益壽見詩笑曰青溪之曲復何窮盡

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校

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雲字重熙世說賢媛篇注都曇別傳曰曇字重淵蓋少

不載丹陽尹從略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

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

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

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

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

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

刺史假節鎮下邳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小城晉中興北

日穆帝升平二年紀作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軍

事五年紀又言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軍事

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

二追贈北中郎諡曰簡子恢嗣恢字道胤世說任誕篇

字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

衛率世說任誕篇注引中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

晉書卷六十七

无

深器之神魁梧烈宗器之御覽二百四十七引器之作

異以為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為梁秦雍

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

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書鈔七十二晉

初姚萇將竇

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

中有巴蜀之眾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為

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

成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

而佺期率眾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

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

獻璽於臺御覽六百八十二玉璽譜曰雍州璽者晉泰

璽方六寸厚七分上蟠螭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邊龜

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鳥篆隱起巧

麗驚絕是慕容所制原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

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為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為

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王恭

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

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

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

辛恭靜救洛陽本傳作梁州刺史王正肩率眾出子午

晉書卷六十七

无

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
刺史加^{元作}督隴上軍時魏氏疆盛山陵危逼恢遣江
 夏相鄧啟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於榮陽
 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立殷仲堪皆舉兵應恭
 恢與朝廷犄角立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
 竝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立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尙
 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
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幽錄曰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
恢家內忽有一物如斯蚺每來輒有數枚便滅鎗火
兒女大小莫不驚懼以白都不信須臾即來至隆安二
年都恢與殷仲堪謀議不同下奔京師道路遇害并及
 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晉書注卷六十七

三

隆字弘始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尙書郎轉左丞在朝
 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
 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
 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
 遠近咸怨尋加宜東將軍勞格校勘記未拜而齊王冏
 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
晉書校文三日時鑒已稱疾去職見鑒傳此誤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
 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
 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
 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

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趙誘傳作
 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
 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
 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
 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
 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
 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宜遠將軍陳留王遼領東海
 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遼甚眾隆遣從事於牛渚禁
 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遼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
 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

晉書注卷六十七

三

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
 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
 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尙焉封狐萬里投軀
 而弗顧狹廡干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
 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
 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
 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
 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奕世登
 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

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摘名道徽忠
勁高芬遠映惜克負荷超慙雅正

晉書註卷六十七

三

晉書註卷六十七

晉書註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世說德行篇注

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傳曰其先

賞譽篇注吳錄士林曰顧榮字彥先世傳曰其先

有顧陸朱張三國祖雍吳丞相御覽三百六十二吳錄

之所歎也又四百五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

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攝

齊者不過一時英俊案據本傳雍父穆宜都太守吳志

子穆穆子榮榮子毗疑孟亦榮子父穆宜都太守

傳注吳錄曰雍榮機神朗悟書鈔六十九臧榮緒晉書

次子裕一名穆晉書曰少有志璋符采朗徹弱冠仕吳

世說德行篇曰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弱冠仕吳

初學記十二王隱晉書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

日仕吳弱冠舉賢良

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御覽二百四十

時吳朝士人入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機雲雖

有才藻清望不及榮也任淵山谷內集詩解十六引干

寶晉紀三例拜為郎中御覽二百四十六引晉中

俊作三傑例拜為郎中與書作選補吳王郎中令

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書鈔五十五晉中與書吳郡

望累遷太子舍人轉廷尉正顧錄曰顧榮入洛以南士秀

晉中興書曰有清操以南士重望累遷中舍人恆縱酒

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書鈔一百四十四秦子云顧彥先日有味如醪會趙王

飲而不醉无味如茶飲而醉焉醉人何用也

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
當多所全宥書鈔五十五晉中興書吳郡顧錄日時趙
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及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

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
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
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

遂救之得免世說德行篇曰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
之榮日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
每經危急常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

乃割炙以啗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
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一
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

齊書卷六十六

二

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簿固擅權驕
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御覽二百二十引晉中興書不
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固長史葛旗日以
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
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旗日榮
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日可轉為中
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旗然之白固以為
中書侍郎案初學記十二引王隱晉書作為黃門侍郎
夫張華辟為祭酒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
亦本書所失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

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及固誅榮以討葛旗功封嘉興伯御覽六百三十四文
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

父為驃騎復以榮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
中郎惠帝幸臨漳讀史舉正曰案臨漳建興初避愍帝
鎮臨漳丁紹傳臨漳被圍王以榮兼侍中遣行圍陵會

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為散騎
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書鈔三十二文士傳曰顧榮
既造江楮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為軍諮祭酒屬

齊書卷六十六

三

廣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收禮豪桀有孫氏鼎峙
之計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恆以恭
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
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
有石冰之寇人物尙全榮常憂無寶氏孫劉之策有以
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
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舻山積上方雖有數州
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
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
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

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
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
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
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
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
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
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書鈔一
四晉中興書曰顧榮與甘卓等攻陳敏於是榮等並登
岸上以白羽扇麾之敏眾皆潰散讀史方輿紀要二十
日麾扇渡在江蘇府治南舊志云在朱雀航之上一名
毛翁渡晉陳敏據建業出軍臨大航岸顧榮以白羽扇
揮之其軍遂潰因名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

晉書卷六十八 四

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
軍司吳志顧雍傳注引吳錄作軍司馬書鈔六十三晉
中興書吳郡顧錄曰拜為軍師案晉人避諱故改
軍師為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世說言語篇
江謂顧驃騎曰奇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
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亮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
勿以遷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初學
都為念
二王隱晉書曰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大才令望
書鈔六十三晉中興書吳郡顧錄曰於是朝野皆服中
興基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
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
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
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

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
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
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白
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
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僑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
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時南土之士書鈔六十三引晉中興書未盡才用榮又
言陸士光真正清貴金玉其質御覽四百四十五引王
隱晉書作金相玉質
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
可施用榮族兄公護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

晉書卷六十八 五

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
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
皆納之六年卒官袁字記九十一日顧彥先帝臨喪盡
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
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
士庶以為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
軍司嘉興伯顧榮唐書宰相世系表曰顧榮晉司空經
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
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憤憤密結腹心同謀致
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

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為眾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為國
歷年通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代義
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
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
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為方嶽杖節
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
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眾無一旅任非藩
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運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
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尙成功封閉倉廩以
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

書評卷六十六

六

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
參佐扶義助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
首建密謀為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
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
况若榮者濟難盍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
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宋書禮志
曰元帝大
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
營葬舊君願榮求立碑詔待聽立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元及帝為晉王追封為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
家人常置琴於靈座世說傷逝篇靈
座作靈牀上吳郡張翰哭之慟
案上文已云友人張翰此又冠
以吳郡二字史法不合編類 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

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世說傷逝篇
復能作頗復因又慟哭
不弔喪主而去世說傷逝篇
不執孝子手而出子毗嗣官至散騎侍
郎案孫恩傳有嘉興公
顧胤當是榮之子孫

紀瞻

紀瞻字思遠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晉中興書丹陽
紀錄均作紀瞻字士遠六十九又引王書
作字思遠細覽二百一十四百二十一
七百七十四引晉中興書又作士遠丹楊秣陵人也
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元和姓纂六曰吳有紀
騰生瞻案陟為騰之脫
誤也 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
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日書鈔七十九王隱晉
書曰紀瞻舉秀才至
歷陽除郎中尚書陸機策試
之案本書不言除郎中從略 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

書評卷六十六

七

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尙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
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
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
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
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
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
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日瞻聞有國有家者
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
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
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

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靈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

晉書注卷六

八

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

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飆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

晉書注卷六

九

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恆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闕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

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疆不陵弱眾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

書經卷六十八

十

而借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問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間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溼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周嬰居林鑄紀曰淮南子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含氣者也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精為月常屈任而受明精在內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思遠所對蓋采其說然不對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外融可謂道詞矣且火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始驗其柔非為柔而乃微潤也況火託木石之中藏煙匿燄何嘗不靜而水發重壤之內潛源奔沸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為泉源所託則溢濺濁汙謂宜盡為湯谷而海內湯泉曾不能十數其理屈矣若夫蕭邱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抱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蕭邱有涼涼者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死亦無損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黃義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立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闢網夏殷繁帝者之

書經卷六十八

十一

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

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合其輝
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
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闢拓老
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
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為稱則是天地以
氣為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為天地則是天地自生
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
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
氣以為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為準也
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

晉書卷六十六

三

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
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
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
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
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
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
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
以為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
天地其孰在榮遂止晉宋書故曰按太極二字說者非
然要其大歸蓋不出二途韓康
伯言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孔穎達正義引老
子云道生一即太極也一生二即兩儀也此正合願榮

之說文選十九勵志詩注引鄭康成曰極中之道高和
未分之氣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太極太一也此並
同紀瞻之義然二途既分道則宗前說儒門必遵後
訓要而論之極至極中之訓於義尤允也至於太極有
圖蓋出道家之言不足為尋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
儒者或援以說易則非矣
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願望以軍禮發遣
書鈔六十九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以為祭酒案本傳
不言為祭酒事攻之當在是時越雖致書裴盾禮致瞻
與顧榮而下文云與榮及陸玩解船棄車牛一乃與榮
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蓋未嘗受越命也
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
州書鈔一百三十八王隱晉書曰顧榮紀瞻被徵見王
十引王隱晉書作一日一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
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御覽七
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

晉書卷六十六

三

四晉中興書曰紀瞻為鎮東王左長史丹陽宣城新安
三郡中正王常幸其家同乘還府瞻甚見禮遇鄉郡榮
之案鎮東王即元帝其時以琅邪王以討周馥華軼功
為鎮東將軍也三郡中正本傳失載以討周馥華軼功
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燕
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
府符收諸暨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
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
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
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
古人之成敗晉宋書故曰按此以天道之道讀去聲與
其義甚明何晏集解乃以天道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
為元亨日新之道殊不成語

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
殯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
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
宿之結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
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
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
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
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
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
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願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

晉書卷六十八

西

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廟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焚
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
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尙所不許況大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
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書鈔一百三十二引晉中
興書作帝使殿中將軍韓
績徹去便殿所御牀帳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書鈔
一百三十二引晉中
興書作敢應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
尙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
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
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

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
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
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
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餐竊
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豪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
衰眾疾廢頓僵卧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
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
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胷腹
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
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

晉書卷六十八

五

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
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
臣平疆兼以晨夜尙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
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
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
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
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廉賢以臣穢病之餘妨
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
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又使官脩事舉臣免
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尙書右僕射屢辭不聽

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郝鑿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
 逼瞻以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
 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
 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
 郝鑿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
 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眾無一旅救援不至然
 能綏集殘餘據險厯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眾單
 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鑿從容臺閣出
 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
 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
 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珍鎮東以鑿年時則與若思
 同以資則俱八坐况鑿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
 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
 聖懷垂問臣導冀有豪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
 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御覽
 十一引晉中興書作肅祖嘗居內殿慨
 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得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
 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
 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
 書作朝廷稱瞻弘亮雅
 正才兼 俄轉領軍將軍 受領軍會錢鳳作逆詔上殿參
 文武 策謀 當時服其嚴毅雖恆疾病六軍敬憚之 四引王隱

晉書作六 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書鈔六十四王隱晉
 軍祇肅 去官遣黃門就詢軍事御覽二百一十一晉中興書曰瞻
 以年在懸車自陳告老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為治乎
 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
 朕臥護六軍書鈔六十四王隱晉書曰紀瞻辭領軍乞
 君所論但為 朕臥鎮六軍 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
 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
 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遂巡告誠朕深明此操
 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
 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時年七十二
 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
 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
 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
 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
 於烏衣巷六朝事迹編類引建康圖經云巷在縣
 東南四里晉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館宇
 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
 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宣城章遠
 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
 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御覽四
 一晉中興書曰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
 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為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
 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

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楊方

賀循字彥先 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會稽山陰人也其先

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

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會祖齊仕吳

為名將 吳志賀齊傳曰字公苗遷後將軍徐州牧注虞

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

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

輔長 祖景滅賊校尉 吳志賀齊傳曰子達及弟景皆有

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 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

徙家屬邊郡 吳志賀邵傳曰字興伯遷中書令領太子

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 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

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齷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

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

里節操高厲童齷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世說言語

篇曰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

為海內之秀規箴篇注引賀循別傳作少嬰家禍流放

裔國相丁父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

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

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

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

見武康令賀循 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書作顧榮陸

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

循御覽六百三十二作陸機薦賀循郭詡表案疏文內

有亞等伏思云云則非機一人上疏明矣當以虞書顧

陸三人並 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

舉為是 試二城 案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書作

蒸陽令郭詡 地理志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

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 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

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

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

預晉書作格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

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 案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書

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 悵悵然又引臣等並以凡

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云云與本書下文

大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

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

國益甚至于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

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

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

乃眾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

蒙簡察 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 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

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

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

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盜遠護軍程超

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

丙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眾應之冰大將抗寵有眾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預晉書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案循為會稽人非與朱誕同郡當從本傳作吳郡為是寰宇記九十一日朱誕墓在婁門外一里晉光祿大夫朱誕字永長父

晉書注卷六十八

三

恩本國中正少奇名藏跡吳中晉陽秋云陳敏及敏亂三吳知名之士皆受爵祿賀循朱誕不辱其身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魏本傳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三國志裴注述晉書賀循傳稱孫皓燒鋸截賀邵頭因斥本傳及注俱失載按皓傳燒鋸截頭是陳聲事非賀邵事但皓注刑所及被害非一或聲邵均遭鋸頭亦未可知晉書校文三日吳志但言邵中風不能言皓疑其託疾掠考致死無鋸截事世說誤以聲事屬之邵注言邵中風不能言為皓考殺蓋亦以燒鋸事不足信故引邵傳正之晉書循復采錄可謂好奇矣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

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循稱疾篤賤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序隨運所週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繼以入秦圍綺彈冠而匡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筆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微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閭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

晉書注卷六十八

三

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聞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案闔廬即闔閭周光傳錢鳳走至闔閭洲光捕鳳詣闔贖罪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

晉書注卷六十八

三

長所任自可度士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周家祿校勘記曰勤情之情古作墮因誤作墮下文兩情俱墮同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案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耳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微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為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

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為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晉書注卷六十八

三

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

尙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大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尙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

晉書卷六十八

五

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世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五禮通考七十八日晉享國一百五十餘年宗廟昭穆遞遷之禮屢議而未得其當者其失有三一在建國之初未定太祖之位而于一廟之中備三昭三穆之數夫有太祖而後有昭穆今晉未立太祖之廟並祭文帝以上至征西是但

有親廟而無祖廟其失一也景帝與文帝兄弟也宜爲一世乃分文景爲二世以充七廟之數其失二也武帝崩而遷西懷帝登而遷潁川室則七而世維五皆由不知兄弟同昭穆之義其失三也惟賀循建議廟室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並祭惠懷愨而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坎室有加以室蓋古人異廟晉則同廟而異室世不可缺不得不一治則四祖居太廟之上臧熹謂昭穆既正室猶存十一裕之外四祖長享般祿則永虛太祖之位斯言雖正而未施行是晉始終太祖之祭未正而昭穆祧遷之數未定也能不爲當時議禮諸臣惜哉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

晉書卷六十八

五

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尙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朝野諮詢與書曰爲江東儒宗書鈔五十三晉中興書會稽臧熹錄曰每存問議先朝舊事以此比校循所奏絕不同符朝野咸歎循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之淵學也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八引徐廣晉紀作屋室服物周身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初學記十二引晉中興書作孤常造其屋特爲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案禮子不敢以己爵

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御覽二百四十四中興書曰賀循為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貴真居身以沖約為本立德以仁讓為先行可躬訓儲宮五而成化書循自以枕疾廢頓書鈔六十五引晉中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

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

改授左光祿大夫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中興書左作右案敦煌石室本晉紀作左則作右也者誤也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

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書鈔五十六引晉中興書會稽賀錄作而猶指麾迎服章車駕親臨執手垂淚太子親臨者三焉往

晉書注卷六十六

三

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

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循

司空賀循集十八卷注云梁博覽眾書尤精禮傳吳志二十卷兩唐志仍作二十卷博覽眾書尤精禮傳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循三晉中興書曰行有餘力則精書學由是博覽羣書尤

明三禮為江表儒宗隋經籍志云梁有賀循雅有知人之

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

臨海太守越縵堂日記曰通典六十七載尚書張闓駁議云故司空賀循取從子敏為子循後有晚

生子道緒歸本此事晉書賀循傳不載止云有子照耳案南史賀瑒傳瑒循之玄孫伯祖道養建康令父瑒瑒字德璉領五經博士子革季革字文明南郡太守革子徽季黃門郎瑒弟瑒字道養為循之孫損為循之曾孫當皆照之後人也

楊方字公回御覽六百三十一引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書鈔七十七御覽六百三十一晉中

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御覽六百三十一

史諸葛恢聞方學召為給使見而異之謂有殊常之才即解役散置左右以門人待焉由是邦壤敬異方始得周旋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

晉書注卷六十六

三

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胷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

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偶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

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

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

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

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

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

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案地理志廣州下云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

鬱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乃下文又作高涼郡高涼縣隋經籍志五經類注揚方字公回會稽人高涼太守亦

作涼疑吳時本作高涼耳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案隋經入晉後改作高涼耳

五經類學記二十九引作五經鉤淵宋藝文志僅五經類學記二十九引作五經鉤淵

文總目誤作楊芳又引書目載方自序云晉大康元年撰鉤經傳之沈義著論難以起滯馬國翰輯佚書得五

節更撰吳越春秋隋經籍志五卷舊唐志作削煩并雜

文筆皆行於世隋經籍志五卷舊唐志作削煩以年老棄

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

薛兼

晉書卷六十八

五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案吳志薛綜傳云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其後仕吳

故子孫著籍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吳志薛綜傳曰綜字敬文徙選曹尚

書為太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吳志薛綜傳曰瑩字道言

子大傳入篇名曰新議隋經籍志後漢記六十五兼清素

有器宇吳志薛綜傳注王隱晉書曰清素少與同郡紀

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儔晉書

三曰此語本於會稽典錄史通採撰篇謂初入洛司空其徵虛譽定實錄則亦鄉曲阿好之詞也

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此

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

海王越引為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為安東

將軍以為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書鈔六十八引

晉中興書丹陽薛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

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

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

永昌初王敦表兼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

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

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榮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

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

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

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體道高邁勳德兼備先帝執

晉書卷六十八

五

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

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

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己

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

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

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

以太牢子顯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

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

政典憲責其刊輯惟幄仁其謀猷望重指紳任惟元凱

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搏風矯翼

晉書注卷六十八

三

晉書注卷六十八

晉書注卷六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書鈔五十七 臧榮緒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

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

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

書鈔六十二 虞預 晉書曰中宗為丞相稱制以隗為時司直多所彈劾文案咸先奏上雖不盡從多所採用時

晉書注卷六十九

一

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

戴若思官晉書校文三曰若思傳中興建為中護軍轉

將軍當為中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則此傳護軍

護軍之謫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

通典六十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

結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輒下禁止妻父周嵩知

籍有喪而成婚無王孫恥奔之義失為父之道王與王

彬于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清議者任之

等論謂隗狂亂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

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

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案通典六

有顏合周喪嫁女議江啟亦有王籍廬江太守梁龍明

顏合周喪嫁女議皆與隗同時所上

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顓等三十餘

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頤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木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魍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

書註卷六十九

二

仁賢而褒求賊污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恣意閭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閒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書鈔六十二引晉中興書彭驕傲城劉錄作王含以兄弟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疆禦皆此類也魏書司馬徽傳曰徽侍中劉隗言於徽曰王氏疆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書

鈔六十二晉中興書彭城劉錄曰隗自劾奏免合官又曰鄧隗為中丞劾奏請免王含官敦煌石室本晉紀曰是時王氏得政隗之在門下也從容言於帝曰王氏強宜斷抑損文心雕龍奏啟篇曰劉隗切正而劾文關略案鄧隗為劉隗之誤本傳隗為御史中丞及建興中丞侍中均在此事之後中興書及魏書均誤也相府斬督運令史滔于伯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郭璞傳作丞相令史蓋本丞相府之令史以督運獲罪也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得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滔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

書註卷六十九

三

冤魏書司馬徽傳曰殺督運令史滔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輿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輿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節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廷法曹參軍劉盾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

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文選承明九年策秀才文

懷情抱恨雖沒不忘故有殞霜之伯有書見彭生為豕

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莛等不

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

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

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

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

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顓曰顓幸荷殊

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

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為兇害公于廣都之中白日刃

尉遠近訕嚇百姓誼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

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顓坐免

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楊尹

敦煌石室本晉紀太興二年六月己卯以侍中劉隗為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

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

在外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

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案元帝紀

州刺史鎮淮陰蓋以青州刺史而初隗以王敦威權太

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

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

晉書卷六十九 四

聖上顧眎足下今犬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

之徒勦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

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

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

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

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

王氏不從有懼色率眾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

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為劉遐所襲攜

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

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

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為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

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為襄城太守累遷桓冲中軍諮

議參軍大司馬桓温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為建威

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

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

序於襄陽晉書校文三日據堅載記及朱序傳圍襄陽

波率眾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

免官後復以波為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

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

晉書卷六十九 五

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積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動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厯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圍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元作流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

晉書卷六十九

六

雲旗而宵潰觀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眾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立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備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

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與鑽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

晉書卷六十九

七

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平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汙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

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迴聖恩大詢羣后延納眾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蒼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憊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案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引異苑云劉波後為前將軍敗見殺與本傳作追贈者異是時子波拜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亦未出征恐出傳聞之誤

晉書注卷十九

八

淡嗣元熙初為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世說賞譽嘉之晉紀曰劉王喬有重名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類聚四十四引曹嘉之晉書儲繼垂泣作倚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為閭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口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

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為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彞 彞子達

刁協字立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書鈔五十四山濤啟事云鴻臚職主朝史中丞刁攸舊能可參餼醴人軒執引辭又六十二山公啟事云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百僚未甚為憚坐治政事改尚書可也案山公雖兩薦刁攸蓋未嘗遷鴻臚及尚書也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世說方正篇注虞預晉書曰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釋褐濮陽王文

晉書注卷十九

九

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父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晉書校文三日當作新蔡王騰以協為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御覽二百一十一晉中興書曰刁協除左僕射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廷之臣無練習舊儀者惟協以久在中朝加性所近多諳故事朝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讚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為強記刁遵墓志云協晉侍中尚書左僕射案本傳不言為侍

中從太興初遷尚書令御覽二百十晉中興書曰刁協

略高亮才鑒博雅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

剛悍書鈔五十九引晉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

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

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書鈔五十九引晉中興書

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眾庶怨望

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

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

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

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

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

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

而誅之敦平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

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

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

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

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

算以此為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閒耳即凶殘之誅以為

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

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為比事由國計蓋不為私

晉書注卷六十九

十

昔孔宣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

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為朝首于時事窮

計屈奉命違寇非為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

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

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

人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

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為王敦復讎也內沮

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

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

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

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

也孔宣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

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

令有罪重于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

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

道幸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不相善異不

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

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

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

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

晉書注卷六十九

十一

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
五荷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
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
怨耳案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
乃見害耳周廷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
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
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
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
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
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

晉書卷六十九

三

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眾助者若以善柔得眾
而刁令雖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
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
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為臣之道故令
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
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
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
可復協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
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葬字大倫刁遵墓志少遭家難王敦誅後葬斬讎人黨

葬字大倫

刁遵墓志

少遭家難王敦誅後葬斬讎人黨

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向

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

晉書校文三曰據魏刁遵墓志葬曾為侍中司空此傳失載

案志文司空下有義陽二字剛又云諱明有晉祖父以

爵義陽乃其封地耳史亦失書假節鎮廣陵卒於官

子遠字伯道遠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

御覽四百七十一引王隱晉書弘隆安中遠為廣州刺

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弘為冀州刺史兄

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

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遠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

歷陽暢右衛將軍晉書校文三曰刁遵墓志暢官侍中

金紫光祿大夫與此異疑不足據案

刁遵志魏人據其家乘而作必非偽造暢既被誅其子

奔秦仕魏無人為之撰集傳狀故晉末史官每多缺佚

唐人修史亦失載志文光祿大夫下有弘撫軍桓脩司

建平二字蓋暢曾受封爵史亦缺略弘撫軍桓脩司

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

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遠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

長民檻車送于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

民遂趣歷陽遠棄城而走為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

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為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

氏遂滅案魏書刁雍傳雍暢子為暢故吏所匿奔姚興

滅也蓋晉人修史時不知刁氏子刁氏素殷富奴客縱

孫應仕元魏唐人遂承用其文耳刁氏素殷富奴客縱

橫固吝山澤御覽四百七十一引王為京口之蠶裕散

晉書卷六十九

三

其資蓄御覽四百七十一引王隱晉書作未既誅暢散其穀帛金錢牛羊令百姓稱力

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御覽四百

七十一引王隱晉書作時天下飢餓編戶菜蔬及刁氏

之破百姓充足晉書校文三曰協傳咸康中蔡謨與冰

書有刁氏今貧語其非素殷富明矣以一家之資而謂

天下編戶賴以濟尤屬過實蓋遠風為裕所惡故當時

史錄多誣詞要不足為信史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世說賞譽篇下注引

若思晉書校文三曰據陸機薦若思文亦作戴祖烈吳

淵虞書云名儼頗疑若思有更名事而史失載

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潘京傳作若思有風儀性閑爽

世說賞譽篇下注虞預晉書武陵太守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

日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

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世說自新篇曰少時

游伏不治行檢嘗在

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

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

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

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世說自新篇曰淵

氣猶異

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

交焉世說自新篇曰辭薦非常若思後舉孝廉入洛周

秀才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

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

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

三十二引陸機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御覽六百二

文思理作心智

井濼之契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御覽六百三

文作東南之貴寶世說自新篇注虞預晉書作朝

廷之貴璞書鈔三十三引陸機文作宰相之奇璞若得

託迹康衢世說自新篇注引虞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

廟必能垂光與璠矣世說自新篇注引虞預晉書此句

之容烈於貢玉蓋明暗呈

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

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

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

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

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

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

而弢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

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充豫幽

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

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

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勞格校勘記曰元紀云司充豫

鎮合肥當是時劉隗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

督幽州疑是傳誤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免將

士周家祿校勘記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

日免當作勉

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

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

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魏書司馬徽傳曰征西將軍戴

淵親率士鼓眾陵城俄而鼓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

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

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荅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

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

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世說尤

引虞預晉書作呂漪昔為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詔若思為尚書

惡其為人猗亦深憾焉世說尤梅篇注虞預晉書曰淵

舊唐書卷十九

之故售至是乃說敦曰周顛戴若思皆有高名世說尤

引虞預晉書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

恐有再舉之患為將來之憂耳世說尤梅篇注引虞預

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

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虞預晉

日戴淵墓西北去鄂州一百九十六里

晉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簡侯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

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類聚三十六引晉博士戴

邈議案本傳失載為博士出

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

酒出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

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

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啟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

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

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

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

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

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

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

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遽邊豆之事哉然三年不

舊唐書卷十九

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

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

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

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

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

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

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

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

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攀旗之才亦未有從軍

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

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

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

也今天地告始宋書禮志一引作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

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宋書

禮志一引作創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

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

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困

紀聞曰蓋用阮籍樂論之語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閭閻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

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於

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為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

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

官禮志上常侍戴逵詣闕贈衛將軍諡曰穆子謚嗣勞

校勘記曰據此則逵當有封爵傳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既不載所封之爵邑則此句無根

周顥子閔

周顥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微

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顥有

輩不敢媒也又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

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書鈔六十九晉陽秋云少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

重名兼美姿容終日凝凝然

見顥嘆曰汝頴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世說言語篇

汝南賈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頴固多賢士自頃

陵遲雅道殆衰案孫盛所言即此事惟賈嵩賈泰未知

孰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陽秋作將祛舊風清

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顥

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顥從弟穆亦有美

譽欲陵折顥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

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周浚傳作武侯

安城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

軍將軍以顥為長史書鈔六十九臧榮緒晉書曰東海

軍案臧書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益遠將

與本傳異

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

傳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顥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

兵救之故顥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世說賞譽篇下注

至武昌投王敦案是時王敦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顥雖

為江州刺史而實鎮武昌也敦敗未有莅眾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

為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顥還建康帝留顥不遣復以為

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

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

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顥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

御覽二百四十四引晉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

中興書循省作村省

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
 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輝翼事重千鈞
 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
 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
 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案書鈔六十五引晉中興書
軌匠作軌正當字誤在貴字
 乃宋鈔本之謬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
 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轉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以君
 方樂廣世說輕詆篇作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
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
 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羣公于西堂酒

晉書注卷六十九

三

酣世說方正篇作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
注云按明帝未即位顓為王導所殺此說非也
 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顓因醉厲聲曰今
 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
 加戮世說方正篇作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累日
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囚欲殺之
 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顓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
 世說方正篇作近知尋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
 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瞻置酒請顓及王導等顓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書
六十四引晉中興書作代戴淵為護軍將軍紀瞻置酒
請顓及王導二十人又六十九王隱晉書曰周顓以杜
機為參軍事出教曰杜參軍職守真耽學樂道世說
任誕篇注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顓及朝士詣尚書紀
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顓於眾中欲通其妾詔曰
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顓官詔特原之

顓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梓屢以酒
 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權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
 顓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顓以雅望獲海內
 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
 射世說任誕篇曰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
射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
 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顓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
 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世說任誕篇注語林曰伯仁正
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
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書鈔一百四十八引語林
作周伯仁在西彭蠡地輒輒日飲一斛過江未嘗飲
一斛御覽四百九十七語林曰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
婦喪三日姑喪三日醒也案世說注及御覽所引語林
詞正相反未知
孰誤因兩存之
 偶有舊對從北來顓遇之欣然乃出酒

晉書注卷六十九

三

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齋而死御覽四
七語林曰伯仁得眠眠覺問共飲者何在曰西廂問
得轉不答不得轉伯仁曰異事使視之齋腐而死
 顓
 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
 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世說雅量篇作
須臾舉蠟燭火
 擲伯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世說方正篇注阿奴
子作阿孛
 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
 腹曰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
 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世說言語
篇曰周僕
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
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
導云卿欲希嵇阮
 邪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温嶠謂

一第... 反反小

顛日世說方正篇注引顛別傳作溫太真為大將軍此

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日君少年未更事世說方正篇注引顛

別傳未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

脅主世說方正篇注引顛別傳作共相推戴未能數年

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彊忍狼抗無上世說

篇作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注引顛別傳作處仲

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出御覽四百二十八鄧粲晉紀日

周顛以為敦剛愎不仁親善其意宜有限邪既而王師

平子必能稱兵以向朝廷

敗績顛奉詔詣敦敦日伯仁卿負我顛日公戎車犯順

下官親率六軍世說方正篇犯順作犯正親率作泰率

內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

所答世說方正篇注音陽秋日敦日近日戰帝召顛於

廣室謂之日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

副所望邪顛日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

長史郝徽等勸顛避敦世說方正篇注引音陽秋作長

顛日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宜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

越邪世說方正篇注引音陽秋作朝廷俄而與戴若思

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日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

御覽四百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天地先帝之靈臣忠於

社稷王敦無道書鈔一百二十四引語林作經太廟大

地馬日王敦小子也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

以戰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

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御覽七百一語林日

步障繞之經日已具王日周伯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

其翁屍周家然後收之東晉疆域志日石城頭寰宇記

城東有大石俗呼為塘岡即王敦害周伯仁戴若思處

伯仁戴若思處百姓冤之乃記其石焉時年五十四顛

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世說尤悔

坐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敦日周家奕世合望

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世說尤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日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

仁垂作而不果敦日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

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世說尤悔篇日大將

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紛遂至於此因為流涕注引鄧粲

何能敦素憚顛每見顛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

休敦使繆坦籍顛家收得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

糞米數石書鈔一百三十五晉中興書日繆坦籍其家

紀日筭篋中有敗絮數籠糞酒五糞米數斛御覽四百

二十五引鄧粲紀作故播酒五糞案繆坦當為繆坦之謬

郭舒傳有督護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卒後案顛與若思

善若思傳云賊平册贈右光祿大夫此則云敦卒後追

贈左光祿大夫史臣於此殊失檢照且敦本傳書日敦

死此傳不應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日康祀以

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世說尤悔篇曰丞相兄弟

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帝納其

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言顛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願

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

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

導曰周顛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

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

當誅爾導又無言世說尤悔篇曰大將軍至石頭問丞

問可為尚書令又不應因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

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

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顛

三子閱恬頤

周閔周家祿校勘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

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

軍轉護軍太平廣記一百十三具詳記曰周閔晉護軍

世奉佛法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播遷閔家

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之又有他經數部

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

忽自出外閱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尚在領

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無子世說賢媛

譜曰超娶汝南以弟頤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

周閔女名馬頭恬頤並歷卿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

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眾非先王之道也

大連司憲陰侯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立亮剛

復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

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

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

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

仁凝正處朕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

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

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

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

晉書斟注卷六十九

晉書注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應詹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魏志王粲傳曰璩子

貞注引文章敘錄曰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世說仇隙篇注引王

隱晉書誤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雅弱清于

曰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符使詹佩之乃請族人共居書鈔一百三引王隱晉書詳載其言

御覽四百七十五引晉中興書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

晉書注卷七十

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

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世說仇隙

晉書曰應詹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入質之士案何充當從本傳作何劭初

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

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

又奔鄴盛稱又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

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

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

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

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書鈔三十

五引王書誤作應舉為南平郡守又七十王澄為荆州假詹

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

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

慨書鈔九十八晉中興書汝南應氏祗字錄曰永嘉五

年洛陽傾覆王澄不能遣軍詹流涕為澄顯陳大義

即成辭既壯麗見者稱之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

谿蠻並反書鈔一百四引晉中興書詹討降之時政令

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

懷詹數郡無虞書鈔一百四引晉中興書詹嘗召諸

郡無驚御覽五百九十九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書鈔

八引何書銅券作鐵券

五御覽二百六十一王隱晉書曰其州郡百姓歌之曰

奔敗惟詹獨保一郡外禦戎狄內卹百姓

亂離既普御覽四百六十五引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

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御覽四百六十

拯作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簡

傳下敦傳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

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攷於長沙賊中金寶溢

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書鈔三十八晉中

城既陷諸將競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所取莫不歎

其清介又引一條作陶侃破杜彌應詹亦隨侃在軍案

杜彌乃杜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

郡軍事賜爵穎陽侯陳人王冲擁眾荆州素服詹名

迎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
 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
 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御覽一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詹太興三年為後
 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
 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
 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
 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
 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
 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
 所好魏正始之閒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

晉書卷七十

三

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劉謙穎之晉紀
鄙俗作羣俗又此句下有望白署空顯以永嘉之弊未
台衡之望尋文謹案日以蘭薰之器四語
 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
 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
 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
 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
 隗出鎮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書鈔五十二引
臧榮緒晉書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
作遷光祿卿
明書鈔五十三臧榮緒晉書曰諷詠於時優游文籍愛
好才士文辭粲然書鈔五十三晉中興書南頓應錄
曰故優游諷詠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
一言無所標明

慷慨曰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陛下宜奮赫斯之威
作應詹奮然慷慨答曰
 臣等當得負戈前驅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作臣等
討逆卿不願俟命以討逆社稷之計也二句
書此句下有
 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為
 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
 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盾等擊敗之御覽三百五十六晉建武故事
日王敦死秘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官壘
擄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銳距之
斬賊率杜
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
帝紀作觀陽伯誤食
 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
 光啟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

晉書卷七十

四

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廁被練列勤司
 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
 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曰阮瞻
道德案阮瞻未為將軍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
書鈔所引誤以應詹為阮瞻
 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
 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積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
 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
 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
 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
 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

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虞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

晉書卷七十

五

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懽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縉縉齊好

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閒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崎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勞格校六當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

晉書卷七十

六

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仗僮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道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

績者也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鄧壽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與地紀勝十九誤作字秀思案本郡臨江人注引吳書曰卓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蓋甘氏由南陽而巴郡而丹楊已三易其郡望矣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宜為吳將祖述仕吳為尚書案吳志甘宜傳子瓌以罪徙會稽史不載述之名殆為瓌之昆弟父昌太子太傅有尚書直見昌三人吳壽碑攷云豈即其人乎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

善書卷七十

七

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元作其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晉書四曰顧榮傳以此事歸功於榮蓋本同謀互著於傳以勢微烈耳揆當日情事卓握兵柄又住橋南斷橋收船以是傳為實錄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弼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

州刺史晉書誤作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為答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為秀才隋志梁有湘州秀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開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

善書卷七十

八

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于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恆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為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書鈔一百二十九劉琨之晉紀曰王敦欲伐甘泉隸字卓遣使送大刀及白綸巾與卓不取也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違言之事濟當以甘侯

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恆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衆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

晉書卷七十

九

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

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強眾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遡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

晉書卷七十

十

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還卓爲鎮南大將軍

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道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水經篇曰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水從西來注之注云即堵口也水經注刊誤曰全氏云堵口當作豬口晉書甘卓傳作豬口若作堵口則是堵水之口非矣水經注釋二十八曰一清按寰宇記沔陽下云周地屬經云夏水合瀘水同入漢水入瀘名爲七里汭即原達漁父與言瀘水而此地全祖望曰按夏水決入之地曰瀘口非有瀘水也而記又引荆州敦大懼遣圖副及盛宏之說則亦不以爲有水名瀘也卓兄子行參軍叩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騎處轡駐卓卓聞周顛戴若思遇害流

書聖卷七十

十一

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

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書鈔一百三十三引王隱晉書巫云作師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言悲鳴下有尋而卓被害五字勸令自警卓轉更恨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御覽七百十三引王隱晉書作將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御覽三百六十六王隱晉書曰郡人陳訓私語人曰甘公頭低視仰目中四子散有赤脉當危於兵勿與將可也果爲王敦所害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室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便

書聖卷七十

十三

說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爲魏人所敗以虞惺兄弟爲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又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元和姓纂九日魏卞揖生統金石錄曰魏南郡太守卞統碑其略曰君諱統字建業又云惟帝念庸命以南邦又云嘉平二年十一月

月己亥癸疾卒官而其首題魏南郡太守卞府君之表
按晉書卞壹傳祖統現邪內史而元和姓纂亦云統為
晉瑯邪內史今此碑殘缺處猶有邪字向存知其嘗
為此官而統以魏嘉平中卒姓纂以為仕晉者誤也

父粹以清辯鑒察稱清辨監察見稱為太子舍人世說
識鑒篇下注卞壹別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
傳曰父粹太常卿

龍立仁無雙立仁粹字也書鈔六十六引晉八王弟哀
故事作卞粹字仲仁

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

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

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

將軍何攀傳趙王倫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四

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隋志有中書令卞粹集一卷進爵

晉書卞壹傳

三

為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晉書

四曰粹與馮藻等圖害又被殺及及河間初粹如廁見

王顯傳可證禍由自召此所言殊不足信

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壹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世說賞

注下壹別傳曰壹齊王囹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

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魏本傳請為從

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

以壹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

甚見親杖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

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壹戕自陳曰壹天性

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為中書

令時壹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

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

為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

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

致文選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晉中規暫恭

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臬懸壹亦嬰

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

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

憚聞西臺召壹為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

誠奄丁窮罰壹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

亡母張所見覆育壹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

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

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壹一

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壹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

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

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壹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

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壹委質二府漸

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

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為世子

師壹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

晉書卞壹傳

十四

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書鈔六十一紀曰世稱下壹裁斷權貴屏跡世說賞譽篇下注引十朝廷實忠於事上壹別傳權貴作權門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暮壹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

書鈔注卷七十

十五

顯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奇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子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

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輝周家祿校勘記曰陸暕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

書鈔注卷七十

十六

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輝弘官大鴻臚削爵士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壹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御覽二百十三引下壹奏彈尚書丞郎事案當是領尚書令時所上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壹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宜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與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壹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通典六十七明穆疾皇后報十壹詔曰帝須成人更詳師傳之

禮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壹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壹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書鈔五十九晉中興奏王導居位無敬御史中丞誰何撓不糾至今傳肅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案誰何撓當是鍾雅阿撓脫去鍾字又誤雅爲誰阿爲何初學記十一御覽二壹斷裁切直百十引晉中興書作壹奏導專任無敬壹斷裁切直不畏疆禦皆此類也壹幹實當官以廢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

晉書卷七十 七

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恆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壹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壹而誰時貴游子弟世說賞譽篇下注引鄧粲晉紀作初咸和中貴游子弟能立朝百寮嚴憚貴游子弟莫不祇肅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壹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世說賞譽篇下注引鄧粲晉紀作其後皆折節爲名士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世說賞譽篇下注引鄧粲晉紀作其後皆折節爲名士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案孔坦傳載此導聞之曰王茂弘事恒爲坦之譌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峒當敢爾邪壹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壹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壹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

晉書卷七十 六

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夏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盾等與

壺雅卷十

九

峻大戰於西陵為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眇眇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文選為下彬謝修十忠貞墓啟注濟陰下錄曰壺乘馬被甲赴賊袁字記九十月江孟縣忠孝亭晉下壺父子死難處即葬于此案元和峻平朝議贈姓纂九作粹子眇眇瞻誤脫忠貞一世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誦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十令忠貞之節當書于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眾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

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元作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勦力致討身當矢楯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謂可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眾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

壺雅卷十

十

牢贈世子眇散騎侍郎眇弟眇奉車都尉眇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文選為下彬謝修十忠貞墓啟注王隱晉書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眇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壺下詔曰壺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瞻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御覽三百七義熙九年羣盜發十壺墓剽掠又五百五十七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亦作義熙九年袁宇記九十月下壺字望之安帝義熙十八年盜開下壺墓剽掠之屍鬚髮蒼蒼白面貌如生兩手拳爪甲出透手背勅給錢

十萬重修營之按冢在紫極宮後臨嶺滿亭號曰忠貞亭案十八年當是九年之誤輿地紀勝十七亦誤作十年八壹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眈尙書郎案元和九年誤作粹子眈眈眈以瞻爲眈之兄與傳不合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卻說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說相視如讎說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尙書郎案其獄說懼不免俊平

心斷決正之說卒以免而猶不俊後爲左丞復奏陷卞晉書校文四曰汝說傳轉車騎從事中郎以尙書氏崔洪薦爲右丞皆在武帝之時至楊駿被禍在惠帝初元遠不相及此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尙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

晉書卷七十

三

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眾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亂簡乃使敦監河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陸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東晉疆域志曰及勒寇彭澤勞格校勘記日本紀敦自泗口在宿預縣

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

北諸郡多爲所陷竟以畏慄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

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勞格校勘記日本紀云此異袁瓌傳王敦平更拜尙書以功封益陽侯徒爲鎮南將軍與此同事

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温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

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璜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晉書四曰獨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字衍文

晉書卷七十

三

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書鈔六十一引晉中興書世說政事篇注引

晉陽秋均作字世瑜案瑜與超其義相成本傳作瑜乃瑜之誤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

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世說政事篇注引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世說政事篇注引爲琅邪國上

軍將軍超少有志尙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

忠謹清慎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忠清慎密為元帝所拔恆親侍左

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

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

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交書作交關書

疏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

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

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

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

帛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二晉中興書曰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超出納書命以忠慎稱理身清苦衣不重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

竊賞賜無德而祿歿咎足懼足元本作是御覽二百二十二引晉中興書作歿咎

必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

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貨至超但

作大函邨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

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援鶴堂筆記附注方東樹按曰此即宋熙寧手實之法然則呂惠卿亦有所本也入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

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

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

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

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

牛市不可得啟買官外廢牛詔便以賜之御覽八百二十

表曰臣家理應用一純色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廢牛

中色有任用者臣請以正陌三萬錢五正布乞以買此

牛詔曰監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興前後辭讓不

妄受一賜今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啟全晉文注曰案

此詔當在超為中書侍郎後晉書本傳出為義興太守

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

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

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為君子營書鈔六十一御覽二百四十一晉中興書曰時

校尉兵以義興人多義隨超因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

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

峻謀逆超代趙盾為左衛將軍周家祿校勘記曰明帝紀超盾皆為右衛將軍

左宜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

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

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大將軍大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

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

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書鈔六十四晉

中興書曰蘇峻作逆逼遷天子超攀殺賊給馬不肯騎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

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

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

纒絙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

晉書卷七十

五

晉書卷七十

五

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
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
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
收超及鍾雅世說政事篇注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
咸和四年正月時蘇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
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
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
是遂誅讓世說政事篇曰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
宥之許柳兒思姓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若全
思姓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帝曰讓
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元作高顯近地葬之

晉書注卷十

五

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
事三帝恆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詔故士人
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
邳內史訥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案陳頴傳有太守劉
出為陳郡太守享殆削其人蓋由耶

鍾雅

鍾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世說政
事篇注雅別傳曰雅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元和姓纂一
曰鍾繇弟演演元孫雅案一作曾孫一作元孫未知孰
誤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
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

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
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
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
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
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
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
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其其名無所改也
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御覽二百四十一王隱
晉書曰太祖承昌元
年以鍾雅為北軍中 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
候五年省併領軍 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眾屯青弋東晉疆域
志曰宛陵

晉書注卷十

五

有青弋水元和志在 時廣德縣人周玘曉讀書齋雜錄
宣州西九十九里日案此與周宜
佩同名非 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
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
未葬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助之殂
入音過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
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替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
寮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
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
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
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

監征討軍事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

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

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世說

篇曰百僚奔敗惟侍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

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

待其斃世說方正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遂

道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世說方正庾亮臨去

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

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

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

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

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

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盜亂庸績克宣作

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

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立朝以匡

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

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

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

逼乃崎嶇寇難契濶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

晉書注卷七十

七

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

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周家祿校勘記曰應詹為江

史在西又本傳詹前卓政刑克舉威惠兼脩應嗟運促

甘斃疑留望之徇義處死為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鍾

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注卷七十

七

晉書注卷七十

晉書斟注卷七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案大康三年後已改為吳豫

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吳志孫賁傳曰字伯陽

鄰嗣鄰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積皆歷顯位引吳志曰鄰又有子述震歆賁曾孫惠案吳志與吳歷

敘賁子孫甚詳惜不知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傳注引惠

何人為賁之祖父也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宣初傳注引惠

別傳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宣初傳注引惠

別傳作永赴齊王囧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

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齊王囧傳作賊曹屬吳志孫

曹馬賊囧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囧諷以五難四

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吳志孫賁傳注引惠別傳作

甚深囧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囧果敗成都王穎薦

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讀史方輿紀要

鎮在故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父別傳作穎將有事於

長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吳志孫賁傳注

里親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

甚傷恨之吳志孫賁傳注惠別傳曰謂之日子蓋讓都

善機尋被戮二弟雲取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

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

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書鈔三十六王隱晉書東海

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遺民勉以勤王匡主三

十三畧辭義甚美又六十九引王書孫惠傳云司空越

治兵下邳惠以書干之吳志孫賁傳注引日天禍晉國

惠別傳作勉以勤王匡世之畧辭義甚美

邁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

惟明公咨淑哲之才周家祿校勘記應神武之略承衰

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踟躕凶詔之間執

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舖糟非聖

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

辭金門則審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

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

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眾期於

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

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威同獎王室股肱爪

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

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

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嶼之野西詒河閒南結征

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

啟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

惟天子蒙塵艱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仗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元作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含奇謨於朱唇握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

晉書注卷七十一

三

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天慮若猶沈吟際會徘徊二端微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歷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

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鶴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吳志孫資傳注引惠別傳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職文疏書鈔三十六引王隱晉書吳志孫資傳注引惠別傳專職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虞戰懼

晉書注卷七十一

四

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吳志孫資傳注引惠別傳文采作辭旨類聚五十八引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別傳又云惠文翰凡數十首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眾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為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尙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羌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

晉書卷七十一

五

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荅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案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

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

之望矣屬有杜弼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案尙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弼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

晉書卷七十一

六

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初學記四御覽二十九引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鑿勸帝親征杜弼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

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弼小豎寇抄湘川
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
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
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
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
道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
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
賊不足慮也會弼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
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嘆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
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到

案初學記十二引王隱晉書元帝數語在遠遷御史中丞之後

與此在散騎常侍後者不同茹字上多一字惜可謂王
是闕文作口至到作至動可糾正本到字之誤
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
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
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獨近
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無
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轉御
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眾皆憚之尚書郎盧緝將入
直遇協于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緝避之緝不迴
御覽二百一十
六引晉中興書作協令威儀牽梓林墮馬至協車前而
緝以當直不肯迴
後釋遠奏免協官
御覽二百二十六引中興書作時冬遠奏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
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
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
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
化素餐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
二帝幽殞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
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
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
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微樂減膳惟修戎事陛
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

案初學記十二引王隱晉書元帝數語在遠遷御史中丞之後

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
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
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
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
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
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
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沈泥滓時所謂三善
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
附鳳翔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
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

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
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
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
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
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
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
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
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
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

晉書注卷七十一

九

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
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
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
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
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眾爲務敦至石
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
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
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隋志梁
太守熊鳴鶴集十卷亡案尋陽疑
是武昌之誤或鳴鶴曾爲兩郡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者
稱王鑒日少以文學才筆著稱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
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
上疏勸帝征之日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關
未有明公遭厯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
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
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
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
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

晉書注卷七十一

十

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
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
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
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
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
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
贖武之眾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
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
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
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

奮進左軍於武昌為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與地紀勝二十八日甘卓嶺在萍鄉縣方輿記云晉甘卓領兵於縣東王鑿傳連甘卓之壘即此也案襄字記一百九萍鄉縣有甘卓壘云是陳敏之役卓本傳從顧榮討敏在朱雀橋南岸不在萍鄉其後為豫章太守遷湘州刺史值王敦肆逆意其作壘正在南望是時由豫章赴湘州必道經萍鄉也寰宇記殊誤

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

晉書注卷七十一

十一

以小賊方弊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温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狼兇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方匪遑盜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

於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眾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

晉書注卷七十一

十三

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鑿不遠可謂著龜識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鑿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鑿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于世案隋志有散騎常侍王覽集九卷唐志作五卷書鈔三十三引王鑿傳不言爲散騎常侍或有缺畧 鑿弟濤及弟子戴並

有才筆濤字茂畧歷著作郎隋志云梁有著作佐郎王濤集五卷此唐志仍著錄無錫令戴字庭堅亦為著作並早卒

陳頴

陳頴字延思陳國苦人也讀史舉正曰案地理志苦屬梁國少好學有

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頴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

為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書鈔七十

書曰陳頴為梁督郵太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

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劫案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

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閒王暉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

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頴在坐對曰甲

晉書卷七十一

十三

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

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

謬結曰眾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

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荅曰詩

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

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

以為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頴曰彥真與元禮

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

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眾州莫之與比結甚

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

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頴薦同

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參嘉命必能光

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士令頴庶免

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囂起義州遣頴將兵赴之拜

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為參軍

讀史舉正曰案歷陽非國不得稱內史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頴於元帝

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頴與王導書曰中華所

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

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

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

晉書卷七十一

十四

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違先

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

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

耳建興初制書鈔一百五十八引王隱版補錄事參軍

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頴議諸僚屬書鈔一百

王隱晉書作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為俗

偃蹇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

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書鈔一百五十八引王

燎焚作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書鈔一百五十八引王

全晉文注曰案引在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

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頽意謂不宜以為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眾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為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

晉書卷七十一

十五

之類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動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畧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人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為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恆得宿辦

書鈔

七十五引王隱晉書恆下有事字陶侃征還頽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頽年老耳聾侃召頽還以西陽太守蔣翼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

高崧字茂珍廣陵人也父悝世說言語篇注中與書曰父悝光祿大夫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為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為參軍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

晉書卷七十一

十六

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為揚州引崧為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為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眾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擊鼓便於坐為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

圖經畧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眾
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
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
眾之所駭遊聲噂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
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
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
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
先存宜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
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崧

累遷侍中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作累遷吏部郎侍中案通典六十引范汪答御史中丞崧本傳
不言爲御史是時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世說
中丞從畧是時謝萬爲豫州都督新拜方卧在室崧徑造之
言語篇曰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世說何以爲政
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世說何以爲政
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世說何以爲政
萬粗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世說何以爲政
道形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世說何以爲政
勢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
故謝遂有才具謝因此得終坐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
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

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
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
貞聞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能遠王鑒有毗
濟之道比之大廈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温頽之距結
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穎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
之餘波故桓温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
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游藝才識英發詭名違穎陳書干越孝文忠
譽嘉言斯踐茂高器鑒彫章尤善侯爵崧傳高門頽顯

晉書附注卷七十一

晉書料注卷七十二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閭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榮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麻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

晉書料注卷七十二

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郡齋讀書志有郭璞

青囊補注三卷通志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獲

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世說術解篇注王隱晉書

日璞消災轉福扶厄釋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太平廣

記十三神仙傳曰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

龜書龍圖文象識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

宗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文廷式補

晉書藝文志四曰趙載璇璣經一卷明惠懷之際河北

崇禎間刻本後人依託其名撰此書

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

其剪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世說術解篇注

引璞別傳作便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

結親暱十餘家

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

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

二三十人皆持長竿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引搜神記東行

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

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

馬死便噓吸其鼻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引搜神記作

其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

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

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

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

晉書料注卷七十二

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

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

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

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

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璞既過江寰宇記一百四十五庚仲雍荆州記曰臨沮

此賦游仙詩云青溪山山泉有郭璞為臨沮長常游

也案璞為臨沮長不見於傳當在過江之前宣城太

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脚脚類象

曾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

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

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武身與鬼并精見二午廿二史攷

異二廿二史攷按遜為乾宮二世卦六二丙午九四壬午

身與鬼并也遜之蓋九二辛法當為禽兩靈不許遂

亥亥水克午火故有被創之象

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

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

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

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

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

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整之木也

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

晉書卷七十二

三

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

守袁瑋或以問璞瑋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

成災也卯爻元本卦交御覽九百三十四廣五行記

瑋曰至官當有赤蛇為妖不可殺之後到府果有赤蛇

在銅虎符函上瑋家人搗殺之其後元瑋為徐

所害案元瑋當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太平廣記十

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瑋盡規矩制度仰

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

助者嘗令作卦瑋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

矣術解篇曰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

伏理不日命駕西出數里御覽九百五十四引幽明錄

亦作西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

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世說術解篇曰數日中

慶大將軍云君乃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

復委罪於樹木

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

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

中得銅鐸五枚類聚十三引晉陽秋云先是玉歷陽縣

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初

記七臧榮緒晉書曰晉王將即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

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

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

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初

記七臧榮緒晉書曰後會稽剡縣人陳清在井中得一

晉書卷七十二

四

稽人陳清於井中得小鍾長七寸二分晉書校文四曰

爾正釋樂篇疏引作鐘長三寸口徑七寸與此異以宋

書符瑞志及廣五行記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

核之疑誤在爾正疏

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御

五百七十五廣古今五行記曰郭璞云愍懷

喪覆元帝中興之應自宣帝至恭帝數十八塞天人之

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

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

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

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文

江賦注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王後復作南郊賦帝見

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太興元年奏南郊賦

而嘉之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曰太興元年奏南郊賦

學記十三均引南郊賦以為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案類聚五十四引璞奏請臣聞春秋之義貨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案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爾雅正義曰坎卦主法易家之舊說也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繁理者元無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日刑理失

晉書注卷七十二

五

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一月中行丞相令史滔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盱眙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

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此句下有郊祀上乃致敬于黃靈下以播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五百二十七引以為下有于卦之義既郊之後八字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

晉書注卷七十二

六

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立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宜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或職次數改則觀視生官方不審則稅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

禮之槽柏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
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
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
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
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
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
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陰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
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
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
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人方解案時在歲首

晉書注卷七十二 七

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晉略曰天文志太興四年
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此云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未詳 殆元首供禦之義不
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
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
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大肯再見
日月告覺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
熒惑退次光武益亂呼滄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
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
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立同之化
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

之不幸故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之鑄刑書
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
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
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
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心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
盡規哉頃之遷尙書郎書鈔六十郭璞辭尙書郎表云今當以劣弱之質充督責之官
以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且 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
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
重均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文選江賦注引臧榮緒晉書作璞性放散不修威儀又引臧書曰有人見其睡形變量云是量精也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不持
儀檢形質積嗜酒好色時或過度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時有醉飽之失
索縱情煨煨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時有醉飽之失
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時有醉飽之失
作此伐性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時有醉飽之失
之斧也 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
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
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日玉以兼城爲寶
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
拔文秀於叢蒼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
以濯鱗而響不微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
際頡頏龍魚之閒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
韵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尙何

晉書注卷七十二 八

晉書注卷七十二

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
 天津者未之前聞也周家解校勘記曰上者字衍文郭生粲然而笑曰
 鶴鶴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鼈雖然將祛子之
 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
 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
 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
 九有之奇駿成總之于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
 昆吾挺鋒驕驕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嬰聲冠於伐
 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
 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

晉書卷七十二

九

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
 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蚘蝮以不才
 陸槁鱗蛇以騰鶩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
 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
 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
 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
 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
 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
 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非我懷寄羣籟
 乎無象域萬殊于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

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案源當為蟬與大椿齒
 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互期
 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
 之長暉立陸之短景故臯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物化
 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擊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
 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
 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
 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巖
 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
 光混沌而槁杙光元本作先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先即
 上所云希風乎巖先也嚴謂嚴平光宜

晉書卷七十二

十

從元本 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遜形以倏忽吾不能幾
 作先 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遜形以倏忽吾不能幾
 韵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
 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
 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
 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
 謹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
 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
 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
 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
 至察則眾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

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願願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是歲歲在壬

晉書卷七十三

十一

午晉以金德王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周家祿校勘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暫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

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案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妄者則當授昇裔土周家祿校勘界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為國作咎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

晉書卷七十三

十一

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烝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地與紀勝九日今父老云申港八里許有郭璞母墓毗陵志古跡門有郭陂亦云與暨陽接界嶺前郭璞墓云金嶺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鵝鵝棲集為郭璞墓按史文原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即已沙漲為田而非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璞未替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王敦以璞有術取為參軍璞不敢辭是時

穎川陳述為大將軍掾世說術解篇注陳氏譜曰述有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

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世說術解篇作俄而大時明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寰宇記九

璞宅在江陰縣黃山北長廣村去縣七里吳時烽火之所也帝乃遣使齋手詔問璞

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

多不載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

龍角此法當滅族世說術解篇注青鳥子相冢書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

世說術解篇答曰下帝甚異有非出天子一語

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閒便入璞

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

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

銜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

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

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

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

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

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有成

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

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世說文

璞別傳曰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

回屈太平廣記十三神仙傳曰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

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敦固疑璞之勸嶠

亮又聞卦凶魏書司馬勣傳作敦既疑璞乃問璞曰卿

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

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

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初學記二十引鄧粲晉紀作至

記十三神仙傳曰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

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案方輿紀要七

十六謂南岡在武昌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

縣東之南湖上株誤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

頭御覽九百五十四引蕭方等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

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眾索之不得璞更令尋

覓果於枝閒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與初行經

越城閒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

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

書鈔一百二十九續搜神記云郭璞每自占知其凶終

嘗行建康見塘棧碑二尺許似鵲尾逢一趨走少

年甚寒璞便脫布袍以與之御覽六百九十三搜神記

曰郭璞每自為卦知凶與之御覽六百九十三搜神記

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相

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相

記之矣矣此人為之獻飲噀咽行刑既畢乃說如此衰

字記九矣矣此人為之獻飲噀咽行刑既畢乃說如此衰

之見我命在子手中其被刑日其斫草人璞脫袴褶與

十三時於榻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時年四十九及

手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衙涕行法

晉書卷七十三

三

晉書卷七十三

四

一書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反文小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御覽六百六十三引列仙傳作葛洪字稚川琅邪人祖系吳大鴻臚抱朴子曰子祖郡為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案郡與系字形不類未知孰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書鈔九十七葛洪別傳云負笈徒步賣薪以給紙筆夜燃柴火為書家貧無紙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抱朴子曰體純性篤素目眇至今不擣菹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御覽六百六十作何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

葛洪傳卷七

七

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抱朴子曰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門前於變幻拙於用身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善於變幻拙於用身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但未能受職耳常與謝稚堅黃子陽郭鵬子相隨也葛元是抱朴子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測所處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又六百六十四神傳曰葛元字孝先從左慈受九丹金液經常餌尤語弟子張奉曰當尸解去八月十二日當發至期元衣冠而臥無氣而色不變尸解而去寰宇記九十月葛仙公墓在句容縣西南一里輿地紀勝十曰葛元字孝先句容人學道於若耶山號葛仙公今會稽有仙公釣磯郡齋讀書後志云葛仙翁胎息術一卷仙翁葛洪也案仙翁即葛玄非稚川也晁氏蓋誤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御覽六百六十三列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元無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

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

觀本傳曰字太玄東海人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御覽四十一

羅浮山記曰鮑觀字元上黨人博究仙道為南海太守畫臨民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又六百六十三

引道學傳亦作字太元又六百六十四引神仙傳云瑗

邪人一說上黨人案觀本傳作東海人此傳與羅浮山

記作上黨人神仙傳又云瑗邪人推皆言為南海太守

殆即一人蓋此傳誤以子玄為名而又脫去子字也許

邁傳亦作南以女妻洪洪傳立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

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

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

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御覽三百二十八抱朴子外篇

為漢主乃遣石冰擊定揚州屯于建業宋道衡說冰未

為丹陽太守到郡發兵攻冰召余為將兵都尉余年二

十一見軍旅賦有不得已而就之未侯不用吾計數

敗吾令宋侯從月建住華蓋下遂收合餘燼從吾計破

石冰案宋道衡不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

於史蓋為顧祕部將

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

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

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

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

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于寶深相親友薦洪

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

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扇令御覽六

四引晉中興書作岫嶼山當之何書蓋誤

帝以洪資高不

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

葛洪傳卷七

六

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御覽六百六十四引晉中興書

袁彦伯羅浮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記均作鄧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迴五百里又羅浮山記曰羅浮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

體謂之羅浮在層城嶺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山高

三千丈長八百里寰宇記一百五十七日羅浮山本名

蓬萊山一峰在海中與羅浮山合因名之山有洞通句

曲裴淵廣州記云羅浮二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

山隱天惟石樓一路可通

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

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

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敢勁

翻於鷓鴣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

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

之軌飾嫖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磧之賤質索

千金於和肆哉夫倏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

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

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

八珍之甘蓬華有藻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

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

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

悉見也道士弘博洽問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

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

晉書注卷七十二

九

無足詰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

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

思過半矣豈謂閭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

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

之又將謗毀真正故子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

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

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

因以名書御覽七百二十二晉中興書曰洪幼覽眾書

篇言人間得失世間臧否今存者五十一卷嚴可均鐵

橋漫稿代繼進龕為抱朴子敘曰隋志道家抱朴子內

篇二十一卷晉唐志內篇二十一卷外篇五十一卷新唐志內篇

十一卷舊唐志內篇二十一卷外篇五十一卷新唐志內篇

十卷外篇二十卷意林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崇文

總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齊書錄解題內篇二十卷

卷外篇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

閣書目有外篇五卷內篇一卷外篇五卷內篇一卷

十卷抱朴子善堂書目亦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

內篇十四冊凡二十篇為善善起疲字號六卷今世見

二篇為五卷係同收家都無宋刊本孫觀星行

收得道藏本大同嘉慶十七年所藏刊本用孫觀星行

與孫觀藏本大同嘉慶十七年所藏刊本用孫觀星行

之付梓而外篇未定內篇而方督部維甸復校再過余為

持身接物之宜言當而理濟又頗通達治體為政者當

置座右刻內篇而外篇不刻外篇猶登山者未涉其巔也乃

始據盧舜治本以道藏本及照天一閣藏本及顧秀才

又據北堂書鈔補足酒誠篇三十四字更正刪補千餘字

年所刻之內篇重校之廣搜羣書所引見取外篇并往

其善別為校勘記一卷尚多不可通者闕疑未敢臆

晉書注卷七十二

三

定是書久殘缺以隋志視梁七錄則外篇少二十一卷以郡
以新唐志視隋志則內篇少十一卷外篇少十卷內篇以郡
齊讀書志視新唐志則外篇復少十卷今本僅內篇之
十五六外篇之十三四耳晉書本傳載洪自敘大凡內
外三百一十六篇今本內外七十二篇往有短篇僅
二三百字或百數十字亦篇各為卷又于洪自敘刪去
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之語以混其迹蓋由官為購募一
從刺驕以後重言以前連引三十二事今本皆無則視
馬總所據明少一二十篇無論梁隋本矣乃刺取羣書
引見而今本所無者并復重得百四十五條為內篇有
文外篇佚文各一卷略存隋唐梗概焉道藏臨字號有
抱朴子養生論一篇前即地真篇也後半與極言篇
相輔似字號有稚川真人校證術一卷是後人所演斯
篇也松字號有丹仙金鈔經二卷其中下二卷即金丹
信否又有金木萬靈論一篇乃刪改金丹篇為之不足
據守字號有抱朴子別旨一篇言導引行氣與釋滯篇
相輔今除校證術金木萬靈論外皆附刻于後案初學
記二十九引抱朴子玉策記恐亦為後人依託之書

晉書注卷七十二

三

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
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 案崇文總目有葛洪神仙傳略
也 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 抱
子曰洪博覽諸史百家之言 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
下至短雜文章近將萬卷 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
急方四卷 驗方三卷號曰肘後方又撰玉函方一百卷
舊唐志作肘後救卒方四卷類聚八十二引葛洪博聞
洪治金創方崇文總目有葛洪黑髮酒方一卷 洪博聞
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立蹟析理
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 御覽六百六十四引
藥 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 袁宇記一百六十引袁
異便狼 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
狼往別

時年八十一 案袁宇記一百六十引袁彦伯羅浮記作
書亦作年八十一則 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
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御覽四十一晉中
生體輕弱如空衣時咸以為神仙又六百六十四太清
真人內傳及名山記曰羅浮山在會稽南行三十計
里其山絕高葛洪解化處真誥謂之增城
山寰宇記九十郡國志云句曲有葛洪冢
史臣曰景純篤志綿細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
滯而成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
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
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
於前圖軼梓窺於遐象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

晉書注卷七十二

三

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
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積心委運何至銜刀
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
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袖奇冊府總百代之遺
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
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沈研鳥冊洞曉龜枚匪虛國
繫生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晉書斟注卷七十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義 蘇 弟 釋 沐 條 翼 周家祿校勘記曰釋當作悻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

世說德行篇注引父琛

在外戚傳

文選讓中書令表注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與外戚傳同魏志管寧傳注亮

氏譜曰

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通之曾孫貴達至今

案亮為通之曾孫

惟其祖之名不可攷諸言庾峻庾純皆通子疑琛為純

子詳

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 御覽六百十七

引晉中興書

作少風格峻整動由禮節 世說雅量篇曰

好黃老能言元理

長不輕舉止又德行篇注 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

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

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

掾不就

隨父在會稽疑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

造之

世說德行篇注晉陽秋曰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

稽太守不

疑然郡人嚴憚之親接之者數人而已案琛為會

得云避地

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

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

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

文選讓中書令表注何法盛

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 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

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

轉參丞相軍事 案上云轉丞

相參軍未曾改

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

官於文為複

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溫嶠

晉書斟注卷七十一

晉書斟注卷七十一

三

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
 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
 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
 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
 亮上書讓曰御覽二百二十王敦表曰中書令領軍庾
學權與日庚亮讓中書令表注曰諸臣凡庸固陋少無
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
 容逃難文選容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
 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

晉書卷七十三

二

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
 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
 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
 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
 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
 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
 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
 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

京七族東京六姓文選李注補正曰注六姓章德寶后
梁后靈思何后何云六姓并馬氏言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呢臣歷觀庶
 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一無
字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
 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
 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
 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閭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
 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
 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

晉書卷七十三

三

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
 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
 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
 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
 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
 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控控屢陳
 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
 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

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讀史曰案宗傳元帝時為撫軍至此已進左衛將軍矣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

晉書卷七十三

四

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温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羨宗帝室近屬羨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剪削宗室琅邪人下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微為大司農世說假滿篇注晉陽秋曰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道逃數亮圖召峻王導下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晃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

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世容止篇注中興書曰亮不聽下制日妄起兵者誅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水經江水注曰青林湖水歷尋陽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水經注釋三十五日袁宇記舒州望江縣下引水經注曰江水對雷水之北側有周瑜廟亦呼大雷神桐城縣下云雷水又名雷池水又云大雷池水西自宿松縣界流入自發源縣界東南積而為池謂之雷池又東流逕縣南去縣百里又東入于海江行百里為大雷口又有小雷口晉庾亮報温嶠書云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乃此地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六日雷池在望江縣東三十里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

晉書卷七十三

五

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帝紀云亮敗于宣陽門此建字為宣之譌軍未及陣士眾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蘇峻戰宣陽門外峻初小退尋復來攻交戰者七亮乃南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樞工應弦而奔故名亂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世說雅量篇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惲條翼南奔温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為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

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世說容止篇曰溫忠武與庾文康見及且蘇峻作亂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未及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風委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又假請篇注晉陽秋曰溫驕聞亂號泣登舟亮嗽薤因留白侃遣參軍王愈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

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眾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

晉書卷七十三

六

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驕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况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過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

親覽萬機宜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益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肝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關偷存視息雖生

晉書卷七十三

七

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艸澤思誓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

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
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臬懸大事
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舅
二三方伯亡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
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
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行沖人永有憑賴
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
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
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
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

晉書卷七十三 八

求親征於是以前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
盾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
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
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搗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
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
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類聚五十一庚亮讓封
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
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
今耶譬猶遇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
成其事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
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
世說德
行篇注
引晉陽秋
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
作大將軍

昌宋書禮志引亮在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
武昌開置學官教不拘細目委任趙盾賈宣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
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
眾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
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今方嶽道勝亦足有
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
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
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
皆時之良也知今古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
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

晉書卷七十三 九

賈生願人主之美翼元本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
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
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
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
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
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
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
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
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
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覺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

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

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

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水經江

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注云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晉咸和中庾翼為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

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峻共鎮之為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自爾丘墟焉案峻與俊未知孰誤又以

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

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騫為

晉書注卷七十三

十

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趙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

偽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成帝紀送于京都亮

當率大眾十萬據石頭城為諸軍聲援十七日案下文亮

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為諸軍聲援若石頭城則在金陵矣必非也

頭字衍恭恭字誤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

誅鋤眾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疆並佃並守修進取之

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

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河比及數年戎

士習練乘譽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眾知存亡開反

善之路宥通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雪大恥實

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

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

如故固讓不拜勞格校勘記日本紀亮為司空在咸康四年五月趙陷邾城在五年九月此書

拜司空在邾城既陷之後未免失次周家祿校勘記日按咸帝紀亮拜司空在遣軍伐蜀邾城被陷之先亮

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揚州刺

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

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一甄異錄曰庾亮鎮荊州亮登廡忽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漸漸從土中出庾乃以

晉書注卷七十三

十一

牽擊之因而寢疾遂亡案本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

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

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

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直好讓而不肅恭願曩時之覺近

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疆

鹹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

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

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效以

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

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

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世說

篇曰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世說

世說德行篇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

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世說德行篇曰庾云賣之必有

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浩慙而退亮在武

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

至諸人將起避之世說容止篇曰庾太尉在武昌秋夜

南樓理詠音調始道間函道中有展聲甚厲定是庾公

十六引九江錄曰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與復

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也三子彬義蘇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坦之彬神色恬如也

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

之亂遇害世說方正篇曰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

恢女名文虎雅量篇曰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

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嘗隱慢坦之此兒神色恬然

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時遇害

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注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

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阿恭會小字也案本傳

實採用世說而世說誤彬為會別有庾彬為南蠻參軍

見桓元傳

義少有時譽初為吳國內史世說方正篇注曰道恩庾

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尙率到殿始位建威將軍吳國

內史宋書庾悅傳曰祖義吳國內史案義為義之謫勞

格校勘記曰義又為會格時穆帝頗愛文義義至郡獻

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

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

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

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

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

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

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

不載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寶泉述書賦注曰準字彥

淮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為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

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勞格校勘記曰宋

縣五等男此失書案宋書南史悅傳遷準弟楷自有傳

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此亦不詳徐廣晉紀曰蘇

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世說言語篇注徐廣晉紀曰蘇

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

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

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

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

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河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

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汧流之艱征夫

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

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牽然之勢進退惟
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
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
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
陸聘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
之升平中代孔嚴為丹楊尹晉書校文四曰嚴傳不表
言尹丹楊此可補其闕
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為中領軍卒於官子
恆尙書僕射贈光祿大夫世說輕詆篇曰殷顛庾恒並
是謝鎮西外孫注謝氏譜曰
尙長女僧要適庾餘庾氏譜
日恒字敬則仕至尙書僕射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羨辟不

晉書卷七十三

十四

就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為功曹除暨
陽令又為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
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
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
以懌寬厚容眾故授以遠任為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
氏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
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為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
亮上疏曰懌御眾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
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
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

者五百餘口冀一安隱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
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讀史方輿紀
要八十五日
半洲城在九江府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
西九十里晉所築
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
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
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
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問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
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
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
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衛將軍讀史舉正曰案
職官志無此名

晉書卷七十三

十五

勞格校勘記曰侍 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世說賞譽
字下疑有脫誤
文曰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注云赤玉庾統小字案隋志有庾赤玉集四卷又有尋
陽太守庾統集八卷而誤統為
純純誌難純則非尋陽太守也 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
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為建威將軍寧夷護
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
立之官至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
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世說方正
篇注晉陽
秋曰少有檢操兄亮常 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文館詞
林四百
器之日吾家晏平仲 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文館詞
林四百
五十七孫綽撰 碑銘作祕書丞

碑銘作封西陽縣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出補
元利姓纂六作都鄉公誤
吳興內史元本時為吳郡案吳郡即吳國是不當作吳
孫綽撰庚冰碑銘亦作吳郡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
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王舒傳曰時吳國內史庚冰乘
敵傳曰庚冰率三吳之眾擊戰不勝瑾商等破庚冰前
軍於無錫焚掠肆意世說任誕篇曰庚冰單身奔亡民
吏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適條覆之時
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者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吳郡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
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率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
謝江寄山陰魏家得免文館詞林四百五十七孫會稽
綽撰碑銘曰君乃東奔會稽遂與諸郡同舉義兵會稽
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
健黨甚眾諸將莫敢先進冰率眾擊健走之於是乘勝

晉書卷七十三

六

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動
為多晉書校文四曰攷王舒傳冰同顧颺等與健交戰
則冰敗退確有實據此傳乘勝西進云云直莫須有之
善縣碑銘碑銘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文館詞林
七孫綽撰碑銘作封新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
吳縣開國公推而弗當
空都鑒請為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為
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為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
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晉書校文四曰據孫綽所為
將軍在前為會稽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恒然冰兄亮既
內史時與此異
固辭不入眾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類

五十王隱晉書曰乃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
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
之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
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
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
唱案此作殷羨與傳作殷融異融與冰日前相之賢猶
羨為弟兄或各有陳說非一事也
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
盡消禦之道冰曰立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
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
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及天庭殃流邦族
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

晉書卷七十三

七

等復得為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
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
王憲不復必明於往魯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
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
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
篤時有妄為中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
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眾心乃定進
號左將軍晉書校文四曰冰碑進號左將軍與前康帝
即位又進車騎將軍案文館詞林四百五十七孫綽撰
七州諸軍事時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
此則敘于其前

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益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
 西郡軍事領江州刺史通鑑晉紀西郡作四郡文館詞
 林四百五十七孫綽撰碑銘不
 言豫州之西郡軍事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晉自南
 渡以後僑立豫州諸郡於江淮之間故江州刺史常兼
 督豫州諸郡謝尚傳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
 江州刺史袁帝紀與孟三年二月以桓沖監江州四郡
 之江州刺史桓沖傳沖既代詔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
 豫州刺史桓沖傳沖既代詔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
 州刺史桓沖傳沖既代詔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
 道子荆州十郡軍事州刺史桓沖傳沖既代詔西鎮詔
 之何無忌傳義熙二年遷都督荆湘益梁六州諸
 綏安豫州四郡者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
 云豫州四郡者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
 置也勞格校勘記曰康紀都督荆湘益梁六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與此異周家祿校勘記曰假節鎮武昌以
 日地理志豫州亦無西郡蓋四郡之誤

晉書卷七十三

六

為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
 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
 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
 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
 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
 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纁
 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
 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
 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
 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

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猶兼聽將相或借訟輿人或
 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屛
 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
 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
 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為本勤訓督
 以為務廣引時彥詢於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
 情偽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
 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
 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
 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

晉書卷七十三

九

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
 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
 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
 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
 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書鈔三十八引晉中
 興書不展作不振命也如何
 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書鈔三
 十八引
 晉中興書為 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
 矣作為斂 子希襲友蘊情逸柔元和姓纂六曰冰生穆之秦冰七
 子無名穆之者其字又不見於傳
 子希襲友蘊情逸柔 傳載希子攸之蘊子廓之似 希字始彥初拜秘書郎累
 穆之當為冰孫林氏或誤 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為長史兼

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為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后之

戚屬冰女又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希

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水經淮水注曰白馬湖逕

城也注云城本北中郎將庚希所鎮勞格校勘記曰紀

在隆和元年此云太和誤又與孟元希加都督青州

諸軍事蘊為廣州刺史並假節宋書庚登之傳曰祖

此失書事蘊為廣州刺史並假節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

守登之字元龍江州刺史子冲遠豫章太守登之弟炳

之字仲文東部尚書子季遠弘遠南史庚登之傳曰

遠字士操江州友東陽太守之弟也注玉臺庚友小字

長史弘遠子曜世說賢媛篇曰庚友小字

庚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倩太宰長史日庚公云逸

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少國舉注倪庚倩字也又

少國舉故庚倪為碑文云逸少國舉注倪庚倩字也又

引徐廣晉紀日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隋志梁

有太宰長史庚倩集二卷亡魏會稽王參軍案書鈔入

唐志仍著錄案舊當作倩十七御覽

五百三十二引述異記庚逸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

與女子郭凝私通事即其人桓温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

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為護

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温諷有司

劾之復以罪免遂客於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

孫必有大禍冰與郭璞為友令璞筮其後嗣卦成璞曰

卿諸子並貴盛然有白龍兒者凶微至矣若墓碑生金

鎮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温陷倩及

柔以武陵王黨殺之世說賞譽篇下注徐廣晉紀日倩

宗彊使下邳王晃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温以其

誣與謀反而誅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

陵陂澤中隋志梁有大司馬參軍庚悠蘊於廣州飲鴆

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世說賢媛篇曰王

懿女注庚氏譜日友長子宜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

娶宣武弟桓裕之女字女幼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

武沈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温後知之遣兵捕

希武沈之子遵與希聚眾于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

城平北司馬卞耽簡文帝紀作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

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械道於外聚眾宣令

云逆賊桓温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誅除凶逆京都

震擾內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爽與高平太守

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眾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

弘戎發諸縣兵二千隋志梁有驍騎將軍并力屯新城

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温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

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

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

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

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為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

晉書卷七十三

三

晉書卷七十三

三

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為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
衣阜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
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世說豪爽篇注漢晉春秋少有經
綸大略世說言語篇注引漢晉春秋經綸作經緯京兆杜

父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
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

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世說豪爽篇注漢晉春秋才名
遠略作相期以孟濟宇宙之事初學記十八晉中興書

日庚翼與桓溫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世說
言語篇注庚翼別傳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

晉書卷七十三

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裔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

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
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

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
振威將軍都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文館詞林

七張望撰翼碑銘作建武將軍案地理志無西陽郡水
經江水注云江水又東逕西陽縣郡南注云郡治即西

帝又分弋陽為西陽國是西晉已有此郡矣撫和百
姓甚得歡心庚錄作撫和百姓而郡歸心遷南蠻校

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
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

亭侯晉書校文四日據翼碑云時預謀克捷酌庸班爵
克捷蓋指蘇峻事此以賜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

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穆帝紀永和六年
督江荆司雍梁益四州諸軍事江荆刺史征西將軍

都督益州司馬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庚翼別傳亦作以翼
都督益州司馬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庚翼別傳亦作以翼

梁雍司馬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庚翼別傳亦作以翼
梁雍司馬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庚翼別傳亦作以翼

刺史如故尋加都督荆梁雍司馬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庚翼別傳亦作以翼
刺史如故尋加都督荆梁雍司馬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庚翼別傳亦作以翼

南蠻校尉刺史如故尋加都督荆梁雍司馬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庚翼別傳亦作以翼
南蠻校尉刺史如故尋加都督荆梁雍司馬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庚翼別傳亦作以翼

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
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

實類聚五十王隱晉書曰制度規模人情翕然稱其才
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

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
數千人詣翼降讀史舉正曰案戴開來降係又遣使東

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給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
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

慨形于辭色世說豪爽篇注漢晉春秋日及繼兄亮居
別傳日翼為荆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

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
旨翼拔為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
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

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晉略曰殷浩傳惟載羨爲豫章不云爲長沙當是翼所劾免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史文不具耳是翼所劾免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不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儻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

晉書注卷七十三

西

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疆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宜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悞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

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頃水通流水經沔水篇曰沔水出蔡陽縣注云西南竟陵之東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

晉書注卷七十三

五

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見眾略復江夏數城臣登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穡穀艸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艸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王隱晉書作北去河洛案當以作河洛爲是土沃田良方城

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邊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稼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截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啟聞翼時有眾四萬詔加都督

晉書注卷七十三

三

征討軍事師次襄陽世說豪爽篇曰庾稚恭既常有中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稚恭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注漢晉春秋曰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眾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日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世說豪爽篇三起作三報徒眾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為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案世說言語篇注引庾翼別傳作征南誤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

東晉疆域志曰襄陽縣有撓溝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代領宣眾司馬應誕為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成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為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康帝紀作李桓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

晉書注卷七十三

三

州刺史世說識鑿篇注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司馬朱熹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瓚戴義等作亂類聚四庾翼集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刺非為治之本自今擄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云翼答曰今惟許其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彪司馬朱熹將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為桓温所廢温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竝遷徙于豫章世說識鑿篇注引中興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

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煤勢
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湖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
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禹
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
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摺
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
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
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
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

晉書注卷七十三

天

晉政之不綱明矣憚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
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
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戒盈
雅恭慷慨亦擅雄聲

晉書注卷七十三

晉書注卷七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

石民

石虔子振

石康

弟

弟

弟

弟

弟

桓彝字茂倫

書鈔六十引臧榮緒晉書作字茂倫案給
為倫之誤吳志孫綝傳注漢晉春秋日彝

魏尚書令

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世說德

引桓彝別傳

作十世孫元父顯官至郎中世說德行篇

和姓纂四

榮八代孫彝父顯官至郎中世說德行篇

傳作父穎

有高名案穎與彝少孤貧雖單瓢處之晏如

晉書注卷七十四

一

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類聚六晉中興書日桓

器不以草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拔才取士

世說德行篇注引桓彝別傳作識鑒明明

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

交御覽六十七桓彝別傳日彝與當世英彥名德雅為

周顛所重顛嘗歎日茂倫欬崎歷落固可笑人也世說

篇日或云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囂義拜騎都尉元帝為

安東將軍版行送道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

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日莅官稱職名顯朝廷於時

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徐宣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傳未又附徐宣事凡百二十言

與此略同若於此文竟歷顯職之下增入八字云終左

將軍江州刺史而後條則盡芟之則文省而事亦無漏矣案洪氏曉讀書齋雜錄謂削去葬傳前數行似不如從錢氏芟去字安期通朗博涉葬遇之欣然停留累日

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葬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

日世說實譽篇作乃經年桓後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

所在葬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

賞譽篇下上而字徐宜真海岱清士御覽四百二十六

內因其下而字作已因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愿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

葬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宜縣男丹楊

尹温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

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

晉書注卷七十四 二

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

欲停此事葬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竝非所堪但以

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葬宣城內史在郡有惠

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葬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

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通鑑晉紀注曰姓謙山人易掇

可案甲以須後舉御覽四百十七引晉中興書葬厲色

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義無晏安御覽四百十七引晉中興書今社稷之難

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葬尋出石碗蘇湖縣南三十五里有石碗渡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

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葬以郡無堅城遂退

據廣德尋王師敗績葬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

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葬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

御覽四百十七引晉中興書下葬曰吾受國厚恩義在

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遣將軍俞縱守蘭石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八日蘭石鎮

走馬城在涇縣南四十里晉桓彝將俞縱嘗屯於峻

此東晉疆域志曰涇有蘭石圖經在今縣東七十里峻

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

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

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葬葬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

日葬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葬偽降更思後舉

葬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

時賊尙未平諸子竝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

輿地紀勝十九日晉桓彝墓在宣城縣北八十里賊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

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與古太守初葬與郭

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葬問其故曰卦與吾

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温雲豁祕冲

案元和姓纂四作雲温豁祕冲似雲為長温別有傳

子本書温傳但云葬子亦不言為長子也

雲字雲子初為驃騎何充參軍尙書郎不拜襲爵萬宜

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

晉書注卷七十四 三

州刺史稱疾廬於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
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南陽太守假
節雲招集眾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眾皆嗟怨時温執
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貞子
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明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為撫
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
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温命豁
督沔中七郡軍事通鑑注辯正曰豁傳不載七郡之名
而桓冲傳云遷督荆州之南陽襄陽
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事義
成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冲豁相繼當此任則沔中七

晉書注卷七十四

四

郡之名當以冲傳為據胡氏以意揣之建威將軍新野
上庸襄陽義成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事
義成二郡太守地理志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
温既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
刺史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以本紀攷之是時豁所監
二州傳所書意在省文而不知非其實也其後進監雍
益軍事又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及其卒也紀但書
都督荆梁益交廣六州諸軍事不及雍揚者以所督
止兩郡也梁益交廣六州諸軍事
督江荆梁益交廣七州諸軍事以弟冲代之傳稱都
州之河東軍事而本紀但云都督荆江梁益交廣七
州諸軍事不及揚雍司三州是其例也地理志孝武始
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
北河南七郡桓宣傳宣與李陽平襄陽陶侃使宣鎮之
以其淮南郡曲立義成郡此義成京兆兩郡得在荆州
界內也義成本以淮南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
人戶立故繫之揚州

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熙討之而南陽督護趙
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苑城以叛勞格校勘記曰苑
是南陽督護下文又云追至魯陽則苑城是宛城苑既
乃州家祿校勘記謂是臺城不在南陽殊失攷矣豁
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偽南中郎將趙盤於宛
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諡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日魯
魯山縣分界即送於京師置戍而旋又監益益軍事温
三鴉路也

晉書注卷七十四

五

軍沔漢為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
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
軍事充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
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
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
邑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
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冲天之舉涓
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
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
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

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一作華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成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成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疆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

晉書新注卷七十四

六

石為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綬石康知名石虔小字鎮惡世說豪爽篇曰石虔司空豁之長庶小字鎮惡年十七入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一高引獨異志作猛虎踞躍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温入關冲為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世說豪爽篇曰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冲還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

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宜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鑿於石橋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日石橋在壽州西北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全晉文注曰案阮逸注元經六以此詔屬太元六年作御戎有方古今絕倫進冠軍將軍與晉書乘異未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讀史舉知所據襄陽太守閻震率眾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作都賞讀史舉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管城在安陸府西北百里故戍守處也水經注激水出新市東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逕都縣故城南又東激

晉書新注卷七十四

七

水注之實曰激口管城蓋在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激水北接襄陽府宜城縣界讀史舉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厯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勞格校勘記曰本紀在十四年蓋誤以荆州石民為追贈石將軍世說豪爽篇注引中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案塘當從地第五子誕嗣讀史方輿紀要屯在施州衛南十五里東晉未誕長兄洪襄陽太守洪桓誕自稱施王屯據于此因名

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立為荊州以振為揚武將軍

淮南太守異苑曰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牀聲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為義師所滅

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立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東

疆域志曰臨沮縣有沮振逃於華容之涌中立先令將

車王稚微戍巴陵稚微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

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竝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

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眾二百謙

亦聚眾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

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

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

史振為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

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

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

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

自襄陽破振將温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

將馮該守營自率眾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眾莫能

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

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一本多宗於是自後而退尋

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眾潰而走後與該

子宏出自涇城勞格校勘記曰據桓元傳乃苻宏非馮

苻宏東晉疆域志曰杜預左傳注雲杜縣東南有郟城蓋郟川城趙至傳云至隨至涇川復襲江陵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

軍劉懷肅率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譙史方輿

入日抄橋在荆州府北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

奮擊眾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與臨陣

斬之

石秀初學記二十二晉中興幼有令名風韵秀徹博涉

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

甚為簡文帝所重豁為荊州請為鷹揚將軍竟陵太守

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為遠將軍江州刺史御覽二

五桓石秀別傳曰遷江州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

刺史非其志也治稱不煩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

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初學記二十二

以榮爵嬰心惟以弋釣晉中興書曰不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沖獵登

九井山御覽四十六姑熟記曰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

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御覽二百五十五桓石秀別

若畫初學記二十二引晉中興書徒旅作獵徒屬目謝

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荅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

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

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

晉書卷七十四

八

晉書卷七十四

九

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立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為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為參軍叔父冲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

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荆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

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

甚為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勞格校勘記曰堅

晉書卷七十四

十

之前此誤當作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周家祿

尋而苻堅敗亡日河南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

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

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

刺史與遼共攻長社眾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

左將軍卒無子世說忿捐篇注靈龜志諸徵曰初桓石民為荆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

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荆州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立石生馳書報立立甚德之及

立用事以為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石綏元顯時為司徒左長史立用事拜黃門郎御覽二

三晉太元起居注書錄三州北魏燬鹿百曰秘書丞桓石綏啟校定四部書詔即中四人各掌一部案石綏為

秘書丞不見於傳當在為黃門郎之後左衛將軍立敗石綏走江西塗中十七史商榷五十五日

當作涂涂中即今滁州聚眾攻歷陽後為梁州刺史傳歆之所殺宋書傳弘之

晉書卷七十四

十一

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立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為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

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為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賊盧竦

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温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羅罪者甚眾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

憤有不平之色温疾篤祕與温子熙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温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

喪祕於是廢棄遂居於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

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棲尚告誠兼有疾疾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眇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立墓以為醴陵王

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事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此所謂河中

晉書卷七十四

十三

七郡也桓豁傳督河中七郡 宣朔將軍義成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

又從温破姚襄及虜周成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初彝亡後冲兄弟竝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御覽四百三十二引俗說作孔夫 温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得 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即買德即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御覽四百

三十二俗說曰後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射車騎猶識之呼來問公識我不答云不識桓公曰我是昔日買得也 案德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以哀帝紀攷之六郡者當云監江州及荆豫二州 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為中軍將軍都督

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周家祿校勘記曰揚

假節時詔賻温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温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莅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

晉書卷七十四

十三

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歸冲懼逼益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案世說尤梅篇注引續晉陽秋及謝安即下文所 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謂委之內相也 冲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本紀宣康三年五月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冲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是時未為車騎將軍也先是徐兗二州刺史常以北中郎將領之或加號平北安北將軍冲名位既重故加號鎮北 府其北中郎府官更皆并入中軍府也今書改授車

騎將軍則與并中軍之文不相應又此時徐兗豫青皆無實土州所治者揚州之晉陵耳所云六郡不知何所指也自桓溫刁彝王坦之領徐兗二州皆鎮廣陵其單稱徐州刺史自沖始移鎮京口亦自沖始而京口遂專北府之名矣嗣後王蘊代沖為徐州刺史鎮京口謝元除兗州刺史鎮廣陵而徐兗遂分兩鎮假節又詔沖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楊尹

王蘊以后父之重昵於安安意欲出蘊為方伯乃復解

沖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

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

豫州刺史桓伊率眾向壽陽讀史舉正日案序傳序未嘗為宣城內史此事在太

元元年通鑑作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

救涼州乃表曰氏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

晉書卷七十四

十四

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屢

為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

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

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

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

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

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

謀猷賊若果驅大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

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

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

威闕闕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荅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元本忠國之誠形於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閒竊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窮兇虐用其眾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虞軍之

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全晉

日案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注引晉中興書烈宗詔曰

桓沖協隆治道與此詔相當後諱隆治字遂改易之耳

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豁

卒遷都督江荆梁益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

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孝武帝紀江荆作荆領護南蠻

晉書卷七十四

十五

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

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

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洲沖既到

江陵時苻堅彊盛沖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

來荆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

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

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屏陵縣

界地名上明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圖志曰三

之地而桓沖所築故兼二名苻堅南侵沖為荆州刺史

渡江南上明築城以禦之上明在縣東三十步明猶渠

也晉末朱齡石開三明引江水以灌稻田後隄壞遂廢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晉太元中苻堅寇荊州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州治城其地夷敵北據大江

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剪為易臣司存闕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爽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爽畏懦不進序又為

晉書注卷七十四

七

賊所擒沖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沖諮謀軍事沖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沖既憚堅眾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河衝要密邇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蒼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蒼始遭兄邵喪周家祥校勸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輅代之沖聞之而

怒上疏以為轄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沖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於京都詔歸沖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孝武帝本紀作郝貴沖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

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竝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勞格校勘記曰據本紀此事在太元九年傳列于此未免失次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沖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為

晉書注卷七十四

七

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沖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世說尤悔篇注引續晉陽秋作閻苻堅自出淮肥沖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沖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世說尤悔篇注引續晉陽秋作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示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眾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沖

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世說尤悔篇曰桓車騎在
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時年五十七贈
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刑

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

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世說賢媛篇

冲娶琅琊王恬之女王字女宗仇隙篇注桓氏譜曰桓冲

後娶穎川庾茂女字姚晉案本傳所稱其妻不審為王

氏庾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世說賢媛

持還傳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

劉驎之為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

士長沙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

初郗鑿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

安書云妙靈靈寶尙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

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

號哭盡哀後立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

崇弘羨怡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興書作謙冲第三子三

蓋二之謗排調篇注引中興書云嗣車騎將

軍中子亦與本傳不合

嗣字恭祖世說排調篇注曰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竝

為桓氏子姪之冠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

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

所住齋應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

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

謚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作胤字茂祖少有

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祕書丞累遷中

書郎祕書監立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立篡位為吏部尙

書隨立西奔立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勳彰故事

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

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遺勳

用悽於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獎為善可特全生命徙

于新安世說文學篇注引中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

太守駱駝等謀反案駱為球之誤當從陰欲立胤為立

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

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書鈔六十六王恂贖在殿以桓

之選宜盡一時之美中庶子管綜門下案傳孫恩之亂

不言為中庶子非史文漏略即薦而未用也謙出奔無錫徵拜尙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為諮議參

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代立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

冲有遺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為持節都督荆

益益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荆

楚立既用事以謙為尙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

謙兄弟顯列立甚倚杖之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為宣

謙兄弟顯列立甚倚杖之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為宣

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立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懷尤不可以造事初勅振率軍下戰已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於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立末雖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

晉書附注卷七十四

三

之水經江水注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水經注釋三十三日一清案龍涸水亦曰龍鶴華陽國志云蜀時以汶山險要自汶江龍鶴舟馳白馬匡明皆置戍守即龍涸也周天和元年置龍涸郡元和志云故城在翼州衛山縣北十一里城之北境舊為土谷潭所居故曰防潭城蓋亦氏羌別種之名號也又曰龍格通鑑晉紀義熙四年桓謙至成都譙縱疑之置謙於龍格胡三省曰即今成都府廣都縣龍爪灘之地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咸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水經江水篇曰又東過枝江縣南注云縣東北十里土室北岸有池洲長十餘里義熙初烈武王斬桓謙處王氏水經注校本曰按何焯云宋臨川烈武王道規也事見本傳朱氏箋誤以烈武王為武陵王遵脩字承祖世說排調篇注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尙之先遣何澹之

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立立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為廣州脩未及發而立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尙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御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疑誤朝算請收

晉書附注卷七十四

三

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為中護軍頃之立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為中護軍立執政以脩都督六州世說排調篇注續晉陽秋曰脩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立篡以為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寢宇記一百九日桓修墓晉元興中桓立篡位以弟修為安城郡王及立敗修亦卒于郡墓在安福縣南五十里案樂氏謂修卒于郡與本傳異恐失實

徐宣者東海郟人也元和姓纂二曰漢有河南太守徐守徐明又曰東海郟州自明居五代孫宣過江東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五下曰徐氏北祖上房豐生明侍中明生遷遷生宣宣子瑞瑞子師儉師儉子超超子統統子台台子褚褚二子宣恭宣字安期吏部侍郎自明至宣凡十世與姓纂明五代孫宣之說

不合姓蔡書本急就往往諷外恐猶不及史表之確本傳下文云遷吏部郎本書於侍郎每單作郎疑即此人也少知名世說賞譽篇注徐江州木為與縣令時廷尉

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

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世說賞譽篇注引徐江州本

見一室宇有似廡署訪之云是與縣彝乃造之世說賞

引徐江州本事作訪之與縣廡也令姓宜清惠博涉相

徐名宜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

遇欣然因留數夕世說賞譽篇注引徐江州本彝大

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

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案宜子

之欽之祕書監欽之子佩之遠之佩之丹陽尹遠之子彭

城沛二郡太守遠之子湛之尚書僕射司空湛之子聿

乞之聿之子孝嗣太尉餘干縣公孝嗣子演緄演太子中

庶子慎子況駙馬都尉緄鎮西諮議參軍祚之上虞令

祚之子羨之司空揚州刺史南平郡公均見南史羨之

本傳宋書徐羨之傳羨之子喬之竟陵王文學喬之弟

史臣日醕風潛煽醕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

名教首陽高元作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

死原軫免胄懷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交

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喑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

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

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揚

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

晉書對注卷七十四

三

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途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
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
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温為亢極之資立遂
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宜俞之忠無
救奕基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天名與雲與虔豁重
世冲秀雙美國賴忠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為羣
歸之篡亂曷足以云

晉書對注卷七十四

晉書斟注卷七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之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禕之 承坦 族子 祖台之 袁悅 愉 實 忱 愉子 綏 承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二 中曰 渾晉錄尚書事京陵元侯

生湛字處冲案表以 少 有 識 度 身 長 七 尺 八 寸 百 六 十 七 引 王 湛 別 傳 龍 額 大 鼻 少 言 語 初 有 隱 德 人 莫 能 知 作 身 長 八 尺

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

晉書斟注卷七十五

一

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

之望兄子濟輕之世說賞譽篇上曰兄子濟每來拜墓 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

溫而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

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

中不佳時脫復看耳世說賞譽篇上注鄧粲晉紀曰謂 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暫看不湛

笑曰體中佳時脫復 看耳今日當與汝言 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

奇趣皆濟所未聞也世說賞譽篇上曰後聊試問近事 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

愕仍與語轉造精微 注引鄧粲 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

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世說賞譽篇上 心形俱 慄然作慄然

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世說賞譽篇上作濟 雖儻爽自視缺然 乃

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

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

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御覽五百十二 引臧榮緒晉書

姿容作姿形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

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世說賞譽篇上注引鄧 粲晉紀作濟性好馬而

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世說賞譽篇上注引鄧 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 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

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

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世說 賞譽 篇上注鄧粲晉紀曰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

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 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蹄 而督郵馬如常

晉書斟注卷七十五

二

濟益歎異世說賞譽篇上作歎 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 其難測非復一事

叔乃濟以上人也世說賞譽篇上曰既還 濟問濟何以 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 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

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

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

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

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厯秦王文學太子洗

馬尚書郎書鈔六十王湛別傳云湛為尚書郎外望簡 捷若有遺漏然事要機會輒大小之間無所

不辨明臺閣益歸重之 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

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世說言語篇注王中郎傳曰承清淡平遠又政事篇注名士傳曰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尚御言理辨物覽二百四十九引晉中興書作少而沖淡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世說品藻篇注引江左有識名士傳作不為辭費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世說品藻篇曰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左名士傳曰太尉王夷甫永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

晉書卷七十五

三

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引晉中興書諷味作諷咏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書鈔六十九引王隱晉書作人倫師表世說賞譽篇下曰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淨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圃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世說政事篇作吏錄一荅曰從師受書世說政事篇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荅曰從師受書世說政事篇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世說政事篇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

渡江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世說政事篇注引名士傳作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世說政事篇注引名士傳夷作怡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類聚三十五郭子曰王東海過江登項及至建鄴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和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元作父子述嗣

晉書卷七十五

四

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世說賞譽篇注引名士傳曰承清談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後又交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藉又注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筆瓢隨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太原王錄曰素清介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書鈔六十八語林云承相以記室辟之世說品藻篇曰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處故當不如爾札檄曰語林王藍田少癡稱王丞相折一肢癡如此之類皆為癡疾腹謂癡嘗見導每發言為癡疾之一人謂藍田癡故有癡稱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世說賞譽篇下人非堯舜何

得每事盡善世說實譽篇下人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

懷祖清貞簡貴世說言語篇注王郎中傳曰述貞貴簡

所推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召

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

竝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

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

鎮樂鄉不審此為算邪將為是情邪若謂為算則彼去

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造創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

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

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梁當稽力

晉書注卷七十五

五

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沂流數千供繼

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

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

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

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闔關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

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

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

項之資周惡檠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

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

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

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

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

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

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莅政清肅終日無事

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

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

出門餘無所諱御覽五百六十二語林曰王藍田作會

無復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書鈔五十九徐廣晉

監患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

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

晉書注卷七十五

六

侍尚書令書鈔五十九徐廣晉紀曰將軍如故述每受

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世說方正篇注述別

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傳曰述嘗以為人之

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

讓自美事耳世說方正篇曰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

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

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

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世說方正篇坦之因言溫

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

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世說方正篇作惡見文度已復

文度還報曰下官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

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

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與書

作述之為宛陵令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

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

耳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

潔絕倫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與書祿賜皆散之親故宅

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歎但性急為累嘗食雞

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

以屐齒踏之世說忿指篇踏作跟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

晉書卷七十五 七

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

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

稱之世說忿指篇曰謝無奕性麤強以事不相得自往

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

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

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

其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情

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

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

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上園不許述竟不

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温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

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

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

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

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温竟無以奪之追贈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隋志有尚書僕射王述集謚曰穆

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世說假謫篇曰王述弟

度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恆案

本傳惟載坦之及禕之未審度之為禕之弟抑禕之

晉書卷七十五 八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郝超俱有重名世說言語篇注王

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品藻篇注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之語曰盛德絕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世說賞譽

云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注續晉陽秋曰

時人為一代盛譽者曰大才榮榮謝家安江東獨步王

文度盛德日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為尚

書郎世說方正篇注曰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

此知郎官寒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文

詞林四百五十七伏滔撰碑銘作大將軍按簡文先為

撫軍將軍後為大將軍坦之為掾疑在簡文為大將軍

時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

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

文館詞林四百

五十七伏滔撰碑銘作拜侍中領左衛將軍案碑銘不言襲父之爵從略襲父爵時卒士韓

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

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

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

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

儒教頗尙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鶯莊軀放

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

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

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

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

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徇教者眾故義申於三代道心

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

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

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

行以致訟悼司微之貽悔審禠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

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

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

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

晉書卷七十五

九

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

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卽濠以

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

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

懷之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

外眾人因藉之以爲獎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

善人多莊子元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

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積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

蕩竝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

俗有蹈義之愆駮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

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今昔漢陰丈

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

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閒哉若夫利而不害天

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

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互同彼我萬物用之

而不旣齶齶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

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

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

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

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

晉書卷七十五

十

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
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
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
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陸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
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
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維陛下誕奇秀之姿
稟生知之量春秋尙富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
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
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
異所生

周家祿校勘記

日必不誤倒 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

晉書卷七十五

十一

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
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
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
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繆繆
竝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
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且更漢之
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
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啟不
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
世有道之主猶尙誠懼日昃不倦况今艱難理盡慮經

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
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
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菴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
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
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
絮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
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荅曰具
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
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
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

晉書卷七十五

十二

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
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
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
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
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
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
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
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
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
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

變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眾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跡在於遠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

晉書卷七十五

三

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適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高僧傳四曰竺法仰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助以行業焉御覽六百六幽明錄曰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騎持

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驛我作何官云召作平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聞耳且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亦拜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勞格校勘記曰謝濟墓誌作平北案隋經籍志有尚書僕射王坦之集五卷本傳不載此官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又云坦之左衛將軍與本傳異諡曰獻

禕之字文邵世說品藻篇注曰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世說品藻篇注曰王氏世家曰溫稱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愷字茂仁愉字茂和宋書武帝紀曰並少踐清階愷襲

晉書卷七十五

四

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世說德行篇注引徐廣晉紀作輔國馬愷太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為吳郡內史愉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為丹楊尹及桓立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立等走復為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立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為立所得立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立篡位以為尚書僕射世說德行篇注引徐廣晉紀作

左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世說方正篇注王裕曰桓氏婿是愉娶於桓氏也世說注引譜誤作愷父子

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

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御覽入百八十五初在中庭行帽忽自脫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

初懷貳伏誅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作愉生緝散騎常

侍案緝未知為愉第幾子魏書王慧龍傳兼散騎常侍

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緝

之子越綬堂日記曰校魏書王慧龍傳兼散騎常侍緝

宋書慧龍之為太原王愉孫蓋無可疑觀其生一男一

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且作祭伍子胥文以

奇意及臨歿乞葬河內之言此豈假託貴門一時苟且

者乃魏收系之日自云太原晉陽人既為其元孫松年

所訴復激怒時主鞭配松年今傳云晉陽之子軌歸國

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蓋又松年破罪後誣

書聖卷七十五

五

書聖卷七十五

六

辭不拜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遂開

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為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

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

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

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

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

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

甯田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

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御史中丞

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

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

同譙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尙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

以盤酸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為粲所彈詔以國

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竝坐免官

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伴清暑殿帝惡其僭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後吏人

如斯而

語可稱

射

桓氏婿

初懷貳

侍案緝

太原晉

宋書慧

奇意及

者乃魏

所訴復

云慧龍

加之詞

慧龍送

見帝遂止世說說險篇作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語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而以國寶為忠將納國寶女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

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為琅邪內史亦

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為心腹世說規箴篇曰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

齒並上下權要注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

父撫軍魏書司馬敷傳曰尚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

為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己府道子以

王緒為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

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並為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

居中用事寵幸當政竝為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

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

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竝以才器各居

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

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微至以討國寶為名

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

盾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盾

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

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盾盾曰南北同舉而荆

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

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

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

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

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

晉書注卷七十五

七

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

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

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魏書桓玄傳曰殺元顯及國寶王緒諸子于交廣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世說德

日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甚得名於當世與族

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賞譽篇下曰王恭始與王建武

甚有情後遇袁悅歷位驃騎長史世說政事篇曰王大

之閒遂致疑懼案傳不言為吏部郎嘗造其舅范甯世說方正篇注王

順陽郡范汪女名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

衽待其有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世說方正篇作

對張大失望便去范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

苦譬留之遂不肯住世說方正篇作

語見世說方正篇作張玄吳士之秀亦忱笑曰張祖希欲

相識自可見請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為

賓主世說方正篇作張便束帶造太元中出為荊州刺

史都督荆益益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

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

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相桓玄時在江陵既其

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

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

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

不

晉書注卷七十五

六

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

不醒世說任誕篇注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荆

州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以飲為上頓起自忱

也書鈔一百四十八祖台之與王荆州忱書云君須復

飲不廢止之際將不獲已或裸體而游每數三日不飲

耶通人識士累於此物飲酒覺行神不復和親也酒自引人

便覺形神不相親書鈔一百四十八引郭子作三日不

入勝婦父嘗有慘怛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

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

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

綏字彥歆少有美稱世說德行篇注中厚自矜邁實

鄙而無行愉為殷桓所捕殺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世說

德行篇曰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居處飲食每

寬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憂感在貌

事貶降時人每謂為試守孝子桓玄之為太尉綏以桓

氏甥甚見寵待為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

建義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墜於

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

納竝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肩齊名為後進之秀謐位官

既極保身而終肩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

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

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為

比焉世說德行篇注中與書曰自王澤至坦之六世盛

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唐宰相世系表

十二中日澤字

季道雁門太守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為揚駿腹心隋志

有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錄一卷舊唐志作王祐案本

傳下文但云位至北軍中候不言為散騎常侍史偶遺

之耳世說容止篇注引王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

氏譜亦作祐散騎常侍

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

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日

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

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

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

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為水曹屬除長山

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為參軍爵九原縣

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

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

周顛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宣安可戮

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

之出為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

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

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

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案隋志有

太僕卿王

嶠集八卷本傳歷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

萬尋卒官諡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

尙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王雅傳及世說譏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

給事中世說譏險篇注袁氏請曰父悅之能長短說甚

有精理始為謝玄參軍為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

止齋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世說譏險篇作天下後

甚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世說譏險篇曰司馬孝文每

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合之字元辰范陽人也世說排調篇注祖氏譜曰廣

至護軍長史案南史祖冲之傳官至侍中光祿大夫南

祖冲之傳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

朝請冲之字文遠長水校尉子嘏之字景燦太府卿嘏

之子臨廣撰志怪書行於世案書鈔初學記御覽

荀崧 子蕤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玄孫也魏志荀

穎陰人或薨子惲嗣侯早卒子應嗣進爵廣陽父穎羽

林右監安陵鄉侯魏志荀或傳注荀氏家傳曰穎字溫

據或傳穎嗣廣陽鄉伯為羽林右監早卒勞格校勘記曰

清純雅好文學魏志荀或傳注引晉陽秋云少有志

龍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以為必興穎門弱冠太原王

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魏志

傳注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準侃字公然袁渙

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所趨務者

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

清平稍遷至尙書早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

理當終於光祿勳書鈔五十六晉錄袁侃

從九卿崇重之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

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

以崧代兄襲父爵通典五十一曰晉武帝泰始四年詔

父太尉顛以為宜依文帝景帝同為一移崧顧命子蕤

垂範遵而奉焉案顛為或子崧傳亦言族曾祖顛此作

崧父顛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趙王倫引為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

尙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

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族散走崧

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

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於密未服闋族父藩承制

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通

晉紀作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

陵晉書校文四曰山陵被發遣使修復未克見元帝大

非信以勳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

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地理志江夏郡有曲陵縣諸

續漢志宋書州郡志江夏郡皆作西陵為賊杜曾所圍

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晉書校文四日時訪為龍驤將軍豫章太守其進南中郎將在大破

杜會後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會從兄偽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晉書校文四元帝紀

元年六月以崧為尚書左僕射蓋時刁協遷尚書令故崧代之也然則此云徵拜尚書僕射者即左僕射明矣乃下文又言教表崧為左僕射與帝紀復異其為誤文無疑

從弟熹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迎與其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

肩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

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

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後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宋書

禮志一太康下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有元康二字

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晉書鈔六十七引

荀錄作奉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

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

晉書注卷七十五

三

晉書注卷七十五

音

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

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通典五十三州

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

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

遺文於今為盛然方疇昔猶干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

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增萬分願斯道

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

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通典五十三引作舊員今五經合九

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通典五十三引作中半宜及節省之制以

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

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

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滕

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王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周家祿校勘記日稱衍文或當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云學者好稱之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宜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日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日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日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尙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日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日中宗既而與敦書日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之主宜可隨世

晉書註卷七十五

五

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室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尙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如故又領祕書監書鈔七溫嶠表荀崧爲祕書監云夫國史之典將明得失之跡以諷其上記功書過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今之祕書著作是也宜得平允文吏之才以經之緯之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西陵侯荀崧文質彬彬思義倫博且歷位先朝莅事以移宜掌祕奧宣明文籍臣等參之眾議謂崧可領祕書監案崧襲安陵侯進爵舞陽縣公改封曲陵公曲陵又更封平樂伯傳敘領祕書監於更封之後而溫嶠此表乃稱西陵侯疑更封平樂伯或在其後而本傳錯列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晔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日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賤日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內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疑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懼扶侍至尊繼絕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

晉書註卷七十五

五

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
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
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
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獎之後清風積散苟有一
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
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
蕤羨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書鈔六十江彪
駁議云左丞荀蕤以見事彈免建康令孝怡等至於左右丞
都無彈外官之事則免朝之明准尊而勿失也蕤有
儀操風望雅為簡文帝所重時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

晉書卷七十五

五

章郡封温蕤言於帝曰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
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
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
散騎常侍大長秋

羨字令則世說言語篇注引清和有準世說言語篇注
晉陽秋誤作全則引晉陽秋又作有才御覽三
和有議裁魏志荀彧傳注引晉陽秋又作有才御覽三
百八十荀氏傳曰羨風氣英秀明鬚眉俯仰眴眴容止
可則又三百八十五引家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
傳作風器英秀識準標貴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
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御覽二百八引荀氏家傳
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
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遊

去御覽三百八十引荀氏家傳作乃通長沙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
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蒙
陳郡殷浩並與交好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是時殷
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御覽四百
九荀氏家傳曰荀羨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
商妹馱驍驍洪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
誘納賓友賢哲與羨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為參
等數人為布衣之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為參
軍穆帝又以為撫軍參軍勞格校勘記曰穆帝
當是簡文帝之誤徵補太
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
以為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
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穆帝紀
作建武吳國內
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

晉書卷七十五

五

軍事假節穆帝紀監軍事
無揚州之晉陵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
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案御
覽二
百五十四引晉中興書作時年二十宋書謝晦傳作昔
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南史又作二十九均與
本傳
異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
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案羨屯田石鼈事詳食貨志
石鼈屯據元和郡縣志九云
在下邳縣蓋羨雖北鎮淮
陰而屯田仍在下邳也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
州刺史鎮下邳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小城晉中
興北中郎將荀羨都墨所治羨自鎮
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
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
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晉書校文四曰當從載
記及穆帝紀作段龍南

龍之父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鄆城北境

死久矣騷動羨討之擒騰盤進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遣

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

參軍戴遂世說稱逸篇注戴氏譜曰遂字蕭鎡二千人

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

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通鑑晉紀注曰汴當

作十借抱軒筆記曰按魯郡有卞縣與汶水東阿近故

右軍有一帖云荀侯定居下邳復遣兵取卞城正指此

事而今晉書乃誤作汴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二日沈帝

水在宜陽縣西三里汶水支流也案沈水卽光水

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

降附甚得眾心以疾篤解職魏志荀爽傳注晉陽秋後

晉書卷七十五

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案穆帝

二年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莊王師

敗績而上文書入月以荀羨為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

史鎮下邳蓋荀羨及後以曇繼為北中郎將仍鎮下邳

復於兗州外增領徐州不應曇鎮下邳之後羨仍為北

中郎將且戰敗也蓋紀設書於十二月至羨卒于何月

史無明文似當在八月之前其戰敗當更在其前也周

家祿校勘記謂羨卒當在升平三年蓋未審荀時年三

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

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宋書荀伯子傳曰伯子祖

伯子東陽太守子赤松尚書右丞

范汪子甯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晏之孫也父稚蚤卒世說排調

注別傳作左將軍略之孫案晏與晏字形相近而諱晏

本傳由涼州轉雍州復加左將軍也元和姓纂七日范

晏生廣雅雅生江案本書晏傳亦汪少孤貧六歲過江

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與范族

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

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

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類聚入十引晉中遂博學多通世

排調篇注范汪別傳曰少有不常之善談名理書鈔六

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又九十七引作善言

晉中興書順陽范錄作尤善玄理又九十七引作善言

至理文選為范尚書護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晉中興

書作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從吏部尚書世說排調篇注

晉書卷七十五

引范汪別傳亦言歷吏部尚書案本傳不載為郎及尚

書從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

歸庾亮温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

恐賊疆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御覽二百四十九

眾少賊疆未敢即路且信使阻絕汪曰賊政令不一貪

暴縱橫滅亾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

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

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為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

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

事轉州別駕汪為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

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御覽二百十

元平作吏部尚書案本傳不載當在拜中書侍郎之後時庾翼將悉郢漢之眾以

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為襄陽之用而立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眾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為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

晉書卷七十五 三

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願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覺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為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為長史桓温代翼為荊州復以汪為安西長史世說假諸篇注引中温西與書作征西長史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温頻請為長史

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為東陽太守類聚九十一在東陽温甚恨焉在那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郡表瑞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穆帝紀作都督青兗徐冀州之晉陵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世說假節與書作温挾憾奏汪為庶人水經清水注曰阻橋即桓温故壘處温以升平五年與范汪眾軍北討所營水經注刊誤曰箋曰按晉書穆帝本紀桓温遣諸將討河北在永和五年而范汪傳云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率于家本紀范汪之廢則在升平三年與此五異按晉書穆帝紀永和五年桓温北伐乘石道之亂也十年伐關中討苻健也十二年又北伐則征姚襄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又北伐慕容暉蓋不僅永和

晉書卷七十五 三

和五年一役而已范汪之廢温公通鑑目錄書于升平五年而穆帝紀升平五年又無廢汪事汪廢在哀帝紀之冬十月即升平五年之冬十月也汪傳以為温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似是討姚襄事温傳所云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兗兵乘淮泗入河是也然升平五年春正月北中郎將都督青兗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都督卒二月以范汪代之又在伐姚襄之後豈温以汪勢既盛忌之追論前事而廢之耶朱氏以汪廢在升平三年豈五朝廷憚温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肆周家祿校勘記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温温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世說假諸篇曰立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謂袁宏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日范公來可作太常邪世說假諸篇注引中與書作汪立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既至纔坐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致損

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世說假語篇曰范裁坐桓
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
懷朝宗會有一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然失望向之
虛位一時都盡注中興書曰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
迎之事竟去耳温時年六十五卒於家贈散騎常侍諡
愈怒之竟不屑意

日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作博學通覽簡文

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
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
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
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

晉書注卷七十五

三

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
之積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
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
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
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
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
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
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
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
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

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

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做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

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

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甯崇

儒抑俗率皆如此温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

學校養生徒絜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水經漸江

學校養有三碑是顧颺范甯等碑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

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

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書

五十七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二十晉中興書曰徵拜
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

晉書注卷七十五

四

有益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

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御覽二百二十

句下有甯明習五經一語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

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

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類聚八十

爲豫章郡表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

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

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

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

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

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求注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娶妻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壘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典通

晉書卷七十五

五

三引作桑土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

晉書卷七十五

五

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廩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譴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

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

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四匹有司正刑

棄市御覽二百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爲廷尉秦王典

六十六作帳施吏幔合布四十疋依律棄市通典一百

邵廣盜官幔二張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揭

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

映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

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映議時議者以廣爲鉗

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通典一

百六十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

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涓朴澆散刑

辟仍作通典一百六十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

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

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

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案主者今奏云惟

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嘖

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

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

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

與怨讞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

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啟字榮期雖經學不

及堅而才義顯於當世於時清談之士庾亮韓伯袁

宏等並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

子竝有文筆傳於世隋志梁有黃門郎范啟集四卷亡

類聚八十引范堅蠟鎧賦八十

六引安石榴賦補釋猿乞十

劉恢字真長沛國相人也世說德行篇注引劉尹別傳

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案本傳云遷丹

揚尹隋志亦云梁有丹楊尹劉恢集二卷亡本傳云年

三十六卒世說注引文章志亦云年三十六卒是劉恢

皆爲劉恢之謬惟一字真長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兩

數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

冲嘏吏部尚書世說賞譽篇上曰劉粹字純嘏宏字終

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注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

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

許以才智之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

稱按劉氏譜劉那妻武周女生粹宏漢非王氏甥案世

說及晉後略潢均作漢以字冲嘏證之當是漢非漢也

惟晉贊晉後略所敘三人歷官均與本傳不合元和姓

纂五云翁叔晉荆州刺史弘丹陽尹生珍字真長珍

爲恢之謬且誤以恢爲竝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

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恢少清遠有標奇說

晉書卷七十五

五

晉書卷七十五

四

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悛喜還告其母

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

范汪者悛復喜母又不聽及悛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

荀彧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世說排調篇注晉陽秋日以

悛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世說賞

文章志曰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品藻篇注劉悛別傳

日悛有偶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致致

過之其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案世

詞當也學篇注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

引之乃命迎悛盛素敬服悛及至便與抗荅辭甚簡

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楊尹讀

舉正曰永和元年悛為義成世說為政清整門無雜賓世說

太守監河軍事傳遺之世說為政清整門無雜賓世說

篇注劉尹別傳曰為政務世說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

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世說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

往往有相舉正悛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

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

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

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祁愔有僮奴善知

文章世說品藻篇作祁司空家有義之愛之每稱奴於

悛悛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祁公世說品

王曰此正小人有世說品藻篇作聞會悛曰極

嘗問悛會稽王談更進邪世說品藻篇作聞會悛曰極

進然故第三流耳世說品藻篇作第二流案下文温温

日第一復誰悛曰故在我輩世說品藻篇其高自標置

如此悛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為荊州悛

言於帝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

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世說識鑿篇注宋明帝

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温時簡文輔政然之劉

悛日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

流悛請為從軍司馬簡文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温伐蜀

不許温後果如悛所算也世說識鑿篇注桓温將伐蜀在事請

時咸謂未易可制世說識鑿篇注桓温將伐蜀在事請

形據上流三惟悛以為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

其不必得則不為也世說識鑿篇注林曰劉尹見桓

利何不焦頭及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

伐蜀故有此言世說識鑿篇注林曰劉尹見桓

吳郡張憑憑卒為美士眾以此服其知人書鈔六十七

字嗣宗劉真長薦之撫軍曰下官今日世說識鑿篇注

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好選撫軍稱善世說識鑿篇注

晉書作性重莊老世說識鑿篇注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為之祈禱

家人又請祭神悛曰丘之禱久矣世說識鑿篇注劉尹

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世說識鑿篇注

卒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世說識鑿篇注

卒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

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詣真長言及悛流涕曰世說

篇作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世說識鑿篇注

作此面向人邪世說輕詆篇此句下有孫回泣向褚其
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書鈔六十七引郭子作張馮字嗣宗世說

祖鎮蒼梧太守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安中除蒼梧太守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汝有佳兒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翁豈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宜以子戲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才下有氣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晉書卷七十五

聖

其笑之既至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濛就快清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我之懷一坐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之憑既還船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同旅笑之日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與同載遂言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同旅帝召與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與之語咨嗟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率為理窟即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官至吏部郎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隋志有司徒長史張憑集五
卷錄一卷案本傳不載此官

韓伯

韓伯字康伯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

且著襦尋當作複襦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

甚異之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思理留心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出羣之器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情致穎川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

晉書卷七十五

聖

日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

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

居藩引為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

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

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總議曰拜下

之敬猶違眾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

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

矣與夫容己順眾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

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為是

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日夫尋理辯疑必

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眾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尙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

晉書卷七十五

聖

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己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於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周家祿校勘記曰句末有脫誤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美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

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書鈔六十四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四年詔曰尚書更以伯爲領軍進丹陽尹案伯於簡文帝居藩時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計其爲尚書當在孝武帝時書鈔引武帝太始當是孝武帝太元之誤惟詔文明言以尚書陳疾界以領軍闕職又進丹陽尹而本傳乃敘吏部尚書於丹楊尹之既疾病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壽隱下殊爲失次此復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何異王莽時

晉書卷七十五

吳

二百三十九晉陽秋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日康伯因請徙之世說賢媛篇作繪之注韓氏譜曰繪璿官至衡陽太守之字季倫仕至衡陽太守續晉陽秋日桓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案璿與繪未知孰誤本傳脫去之字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衿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

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
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德音保其榮秩美矣國
寶檢行無間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
於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綬旒之運人臣微覆
餽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
豎之餘威繡桷雕楹陵跨於宸極甄珍冶質充初於帷
房亦猶大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
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
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颺直亮抗高
節於將顛揚榘而言俱為雅士劉韓儔爽標置軼羣勝

晉書注卷七十五

七

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沖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
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
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蒨其家荀范令望金
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閒起異術同華葳蕤青史

晉書斟注卷七十五

晉書斟注卷七十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中華書局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
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恆處私門潛心學
植世說識鑒篇注舒別傳曰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
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祕書監勞
校勘記曰敦傳云永嘉初徵為中書監此誤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

晉書斟注卷七十六

一

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眊
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
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
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
諸史拾遺曰宣城公裒元帝子也此作褚裒蓋校書者
妄增褚裒未嘗封宣城公其薨在穆帝永和五年不在
元帝時也 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
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
徐二州軍事世說排調篇注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
中郎將北府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
號自此起也 少府太監初徙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

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竝沈於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郗舒不得已而行世說識鑿篇注引王舒別傳作會稽太守通典一百四日咸康八年詔以王允之為衛將軍此當作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耶下入座

晉書注卷七十六

二

詳之給事黃門侍郎誰王無忌議以為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諸史攷異三日江統傳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唐律疏義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案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平郗公書敘舒之歷官撫軍將軍會稽內史下有鎮軍二字蓋由撫軍遷鎮軍本傳漏略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眾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眾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眾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寰宇記九十二日御亭驛在常州東南百三十八里輿地志御亭在吳縣西六十里

吳大帝所立開皇九年置為驛十八峻聞舒等兵起乃年改為御亭驛李襲譽改為望亭驛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眾次郡之西江郭璞山海經注會稽郡山陰縣為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竝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眾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竝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眾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眾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

晉書注卷七十六

三

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棚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眾颺守紫壁漢地理志曰紫壁故就十一日關關日由拳故城在嘉興縣南今謂之紫壁讀日壁即古樵李也或作紫壁誤矣案顧眾傳亦誤作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熹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熹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

諸山縣竝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
舒潭等竝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
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
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
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
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御覽五百五十六
山謙之丹陽記曰
晉車騎將軍王舒令其子曰甚愛溧陽縣死則我欲
葬焉故王死之後徙縣治今處而以昔縣為其墓長
子晏之蘇峻時為護軍參軍被害法書要錄引王義之
與高平郡公書云舒
夫人右將軍劉口 晏之子崐之嗣卒子陋之嗣未受禪
女誕晏之允之 晏之子崐之嗣卒子陋之嗣未受禪
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晉書注卷七十六

四

允之字深猷御覽三百九十六四百三十二引晉中總
與書作字淵猷案唐人避諱改淵為深
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恆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
嘗夜飲允之解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
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竝汚鳳既出
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
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
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
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
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
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勞格校勘
記曰王義

之與郭公書作建威案法書要錄引舒卒去職既葬除
王義之與高平郡公書作會稽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
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
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
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
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讀史舉
正日案
宣城時 監揚州江西四郡事讀史舉正日案文四
郡下少諸軍二事 建武
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
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
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
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

晉書注卷七十六

五

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通典一百四日
康帝咸康八年
詔以王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
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邪不入座詳之給
事黃門侍郎誰王無忌議以為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
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
國之典憲亦無以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法書要
錄引王
祖名辭命之制也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法書要
錄引王
義之與高平郡公書云允之夫人散騎常侍
荀文女誕希之仲之案希為晞字傳寫之誤子肇之嗣
王虞 弟彬 彬子彪之 彬從兄棧
王虞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御覽一百八
十一晉紀日
左將軍王虞中宗姨弟也為父正尚書即虞少能屬文
母起屋違制上流弟貴虞 父正尚書即虞少能屬文
多所通涉工書畫御覽七百四十八王僧虔論書曰王
平南虞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軍
之前惟虞為最善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太平廣記
二百七圖史異纂曰王虞工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後索

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遺承嘉喪亂乃四
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
在又二九道唯書畫可法吾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
諸事不足道唯書畫可法吾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
書又二九道唯書畫可法吾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
畫第一謝向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
虞又記虞畫孔子弟子贊注日見虞本集仁智善音樂
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書鈔六十九晉中興
王越為太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太平廣記二百十引
傳轉參軍大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太平廣記二百十引
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虞棄郡過江
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水經漸江
江又東與蘭溪合注云湖口有亭號日蘭亭太守王廙
之移亭在水中案廙本傳未為會稽太守鄭注恐誤
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

晉書卷七十六

六

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啟為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
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日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鄙
齷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
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
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
存願託餘蔭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
而守局退外不得奉瞻大禮間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
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晉書校文四日史
封禪書死後八年帝方有事於泰山安得云不覩其事
而發憤以太史公自序攷之則不得與從事而發憤乃
遷父談之事謝靈運上宋文帝書臣仰希太平之道傾
觀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正用史公

之自敘廙疏以談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
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
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鄴
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那有枯樟更生志中
承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案
本傳上文廙為鄴陽太守而此疏自稱鄴陽內史非豫
章也二郡接壤或皆據以為符瑞耳然類聚十引臧榮
緒晉書云王廙為鄴陽太守有枯樟樹更生是鄴陽郡
內事鄴陽非王國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
何以自稱內史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
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
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麻數在陛下矣臣少好

晉書卷七十六

七

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嘗與柴寇為對臣犬馬之
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嘗負屢彰恐先朝露填
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
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歎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
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
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
俊攀北迎第五琦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
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會眾
潰廙得到州水經江水注日地理志日夏水過郡入江
將刻石記征杜曾事晉書校文四日時周訪為豫章太
守助廙擊杜曾事亦具訪傳非廣也史因廣曾守豫章

致誤騰廩性儁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世說
亮遊于石頭會廩至爾日迅風飛帆世說 暮至都倚舫樓

正足舒其逸氣耳廩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
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世說仇隱篇注

拒之故為物所疾帝乃徵廩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
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

禍帝遣廩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
亂敦得志以廩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

而無領護南蠻校尉事案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平
郡公書敘平南將軍在荆 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

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
騎將軍諡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温嶠書曰痛謝鯤未絕

於口世將復至於此竝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
廩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

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
海內史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平郡公書云廩夫人

皆作者之與此異者之字修載亦見仇隱篇案據義之
與郡公書是頤之上虞令隨之二人非者為頤之誤也者

重宣訓衛尉鎮之子標之安復令弘之字方平衛軍參
軍弘之子曇生普曜羅雲曇生散騎常侍普曜祕書監

善曜子晏胡晏字休默尚書令晏子德元車騎長史湖
廣州刺史羅雲平西長史羅雲子思微思遠思遠侍中

頤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楊尹
世說賞譽篇下注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

言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又曰胡之
少不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品藻篇注王胡之別

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又言語篇注
引王胡之別傳作歷吳與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

並不就書鈔六十九庚亮別傳云王胡之為丞相府起
室而侍中丹楊尹亦未言徵祕書監及為記 素有風眩疾

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世說賞譽篇下注王胡之別傳
與謝安 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

將司州刺史假節世說言語篇注引王胡之別傳作拜
刺史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

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為尚書法書要錄引王羲之與高
晉陵太守茂之子裕之字敬宏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裕之子恢之字伯奮吳興太守秀之子峻字
吏部尚書璜之子希季尚書左僕射延之子綸之字元章侍

中之子延之字希季尚書左僕射延之子綸之字元章侍
之子茂之承父胡之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案胡之

和之一人不可見於史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世說談鑿篇注王彬傳曰彬 弱冠
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為掾後與兄廩俱渡
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參

晉書卷七十六

八

晉書卷七十六

九

軍世說識鑿篇注王彬別傳曰轉典兵參軍豫討華軼

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

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

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

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

所以彬日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

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

朝雖無善謬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

世說識鑿篇注王彬別傳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御

覽四百二十八晉中興書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

之軌邈焉難逮其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

晉書注卷七十六

十

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

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

為之懼勸彬起謝御覽三百七十二引晉陽秋彬曰有

脚疾已來御覽四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作彬曰昨暴脚痛見天子尚欲不拜

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世說識鑿

彬別傳兩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

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

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校為敦所害

敦以彬親故容忍之御覽四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俄而

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

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

投王舒王應勸舍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

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親衰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

能意外行事舍不從周家禱校勘遂共投舒舒果沈含

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

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

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

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

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元和郡縣圖志二

在上元縣東北五里咸和六年使王彬營造七年帝遷於新宮即此城也

晉書注卷七十六

十一

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書鈔一百三十九晉起居注曰

翟車世說識鑿篇注引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

王彬別傳亦作左僕射

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世說輕詆篇注曰虎

氏譜曰彭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御覽二百五十五引晉中興書作字叔虎清

為武書鈔六十引何書誤作叔從世說輕詆篇注王

諡曰虎頓彪之小字也彪之字正叔彭之第三弟案正

叔疑亦叔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世說輕

王氏譜曰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初除佐著作郎東海

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御覽二百

中興書作選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官欲以汝達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書鈔六十引晉中興

書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尙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類聚四十九御覽二百三十一晉中興書

日時人云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以來復見斯事之應有赦不荅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五禮通考七日彪之論郊不宜赦誠為正當

轉吏部尙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元姓纂三周曲下云晉穆公封少子成師為曲沃支孫氏焉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明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温欲北伐屢詔不許温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

晉書卷七十六

十三

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日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覺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恩恩先自猖蹶浩日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卿此謀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果不進時眾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日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逸聲冠百代凡庸之族眾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眾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元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鈔可以并

晉書卷七十六

十三

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
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
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
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
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
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
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
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
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周家祿校勘記曰未可
未可二字屬上句云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遽致
但使官選差清莅職差久則亦可無奉祿之虛費吏寺

晉書注卷七十六

十四

之煩役然句 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
法殊尤弱 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
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
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官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
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健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
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踐
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
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日果如君言自
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
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

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
彪之日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
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
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遣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日當
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日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
之日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
西藩兵權盡出元祚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
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領日君言是
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書鈔三十七玉彪
平役均賦則民皆來蘇抑
強扶弱則眾無冤獄矣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
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書鈔七十五晉中興書琅邪
王錄日在郡八年豪強斂迹

晉書注卷七十六

十五

戶口桓温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
紀彪之獨日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
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
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
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温復以為
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
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温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
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日公阿衡皇家
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

無懼容温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閒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諫間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

晉書卷七十六

六

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魏書司馬叙傳日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策文世說言諸篇注引晉安帝紀亦作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草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世說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魏書司馬叙傳日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既屢引日乃謀於向書僕射王彪之案魏書與本傳同世說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亦作問計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惟桓温傳誤彪之作坦之案魏書司馬叙傳遲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魏書司馬叙傳遲迴下有其事二字去

從之作安從之蓋此事權操於安宏特為之撰文耳當作安從之為是温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日朝之大事眾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覽

晉書卷七十六

七

七百五十一王彪之自序曰余自求致仕詔累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世說輕引王氏譜作累遷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至左光祿大夫

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

即以光祿為贈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

太守案世說賞譽篇下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又文

謂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朱書南史王淮之傳則均

異訥蓋納之並御史中丞臨之歷官與本傳及王氏譜

子與之殊征虜主簿與之子進之左衛將軍進之子

清安南將軍清子猛字世雄鎮南大將軍猛子緒續緒

晉州刺史納之弟康康相光祿大夫又彪之子翹之光

祿大夫翹之子望之望之子泰之泰之子素字休素均

見南史王淮之傳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

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

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

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

一門竝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

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

內史

虞潭孫嘯父 兄子駿

虞潭字思奧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誤作譚書鈔

字思奧本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

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吳志虞翻傳

日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交同縣王

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

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

督景堅守不下城潰被害

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囧請為祭酒除祁鄉令劉弘

汭鄉令虞潭案地理志荆州有汭鄉而無祁鄉此祁字

當為汭之誤春秋左氏傳桓十三年正義引釋例日耶

水出新城汭鄉縣東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

南是西晉舊縣也

之潭獨起兵斬昌書鈔一百二虞氏家記曰虞潭為臨

疆澤洽黎庶故民沈尹等共建碑於門案地理志無臨

虞縣必是醴陵之譌讀史舉正日案劉弘傳弘既平張

昌以潭與有功表從授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

禮陵令潭傳前後不符

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

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晉書校文四日

凡四人親恢弑閔無名讚者據敏傳

則宛江州者為恢此作讚不知孰誤廣州刺史王矩上

潭領廬陵太守殺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

恢仍轉南康太守書鈔三十九虞氏家記曰虞潭為南

不繼踰二旬有軍人喪其一半康內史時年荒狀斗粟四兩銀餅口

譚乃以私米二千七百斛云云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

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

杜弼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

屯宜陽為弼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

辭不就王敦版潭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弼平後元帝

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
 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
 潭即受命義眾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潭曰
 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
 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於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擒罷
 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
 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
 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
 事勞格校勘記曰三吳會稽吳郡吳興也會王師敗績
 并晉陵等三郡凡六郡此云五郡誤

晉書卷七十六

三

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
 州浙江西軍事潭率眾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
 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
 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
 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
 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
 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四日滬瀆城在上海縣東北志云
 滬瀆壘在縣北十里吳都記松江東滬海日滬海亦日
 滬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
 屢統軍旅而匙有傾敗書鈔六十四晉中興書日為衛
 尉將軍貌如不武內實堅明是

以屢統軍旅也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日外如遇
 弱內堅正有膽幹晉書校文四日咸康紀元凡八年潭
 為衛將軍在二年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
 正月不當云中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
 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於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
 中如故諡日孝烈子伋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世說統編
 與書作嘯父右將軍純之子案純與伋以字形相近而
 誤中興書脫司馬二字通典五十二日咸康三年十月
 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案案嗣子蓋即長子以之嗣
 爵者其名不可攷伋殆其次子因兄歿而復嗣爵也
 伋子嘯父嗣

晉書卷七十六

三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
 帝從容問日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
 海謂帝有所求對日天時尚温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日扶虞
 侍中類聚四十八語林日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
 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上殿虞
 侍中嘯父日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帝甚悅之敕疏取語於是為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
 疏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廩舉兵版
 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廩敗有司奏嘯
 父與廩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為庶人
 四年復拜尚書南史虞隆傳作嘯
 父晉左戶尚書桓玄用事以為太尉
 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

於家南史虞崇傳祖肅父秀之黃門

雙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

之世說品藻篇注引虞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

甚篤彝遣温拜雙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

祿大夫王導嘗謂雙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

公望而無公才案此二語亦兼之者在卿乎官未達

而喪時人惜之世說品藻篇注虞光祿傳子谷位至吳

國內史

顧眾

顧眾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

晉書卷七十六

三

州刺史文選贈顧交趾公真詩注晉百有文武才幹眾

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

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

為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交一字

人立眾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所害晉書校文四日陶

禽什壽母醜殺不當黃傳壽為梁碩所

盡委為州人所害眾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

六年乃還祕曾莅吳興吳興義故以眾經離寇難共遺

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

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

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眾徑之鄱陽不過敦敦

甚怪焉及敦構逆令眾出軍眾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

期召眾還詰之聲色甚厲眾不為動容敦意漸釋時敦

又怒宣城內史陸晷眾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琬在坐周

祿校勘記日玩談苑代眾危懼出謂眾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如之周家祿校勘記敦事捷欲

以眾為吳興內史眾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眾事

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眾為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

庶子為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眾還

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於會稽峻以蔡謨代

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為峻收兵於吳眾遣人喻慙慙從

晉書卷七十六

三

之眾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眾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

又與張慙期效節謨乃檄眾為本國督護揚威將軍

仍舊眾從弟護軍將軍颺為威遠將軍勞格校勘記日

王舒傳作護軍參軍是時庾亮為護軍將軍颺蓋亮之參軍也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

時響應峻遣將弘微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眾與颺慙

要擊微戰於高祚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

便去郡眾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

虞道入眾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

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眾自海虞由婁縣東倉

與賊別率交戰破之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三曰大倉城

此或曰權求好於公孫淵欲遣兵義軍又集進屯烏苞北出故於此置倉也亦謂之東倉周家祿校勘記日本傳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晉書上舒傳俱作太守為

是張闓傳同竝檄眾為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

姚休為眾前鋒與賊戰沒眾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

軍沮退人咸勸眾過浙江眾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

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

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眾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

委也眾乃版明為參軍諸史攷異三曰按桓彝傳元帝

陸機表張含齋版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李善注

凡王封拜謂之版官然則在軍中者凡督護統軍皆得

也版授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

退于曲阿留錢弘為吳令軍次路上即斬弘首眾進住

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慶亭

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晉書校文四曰蘇峻傳攻慶

將互異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

功眾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眾唱謀非己之力俱

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

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

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何

充執政復徵眾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

王不平眾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元無崇字信佛教眾議

其糜費每以為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眾入門眾
不下車充以眾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
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
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長子昌嗣為建康令第三子
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吳志張
昭字子布彭城人封山陰侯卒諡文侯長子承承子震
少子休世說規箴篇注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
楊人張昭孫也案本傳作丹楊人與吳志異與葛洪頌
同蓋入晉後已由彭城遷丹楊惟闓為何人之孫則不
可攷世說所引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
疑脫一會字

閩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御覽二百四十九晉中興書
引納以綜朝事即日臣邑人張闓才幹堪任當

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

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為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

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

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

勉勵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

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

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政之甚害蓋所貴

者本也闓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竝以旱失田闓乃立

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御覽二百四十九晉中興書

引納以綜朝事即日臣邑人張闓才幹堪任當

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書鈔七十四晉中興書曰

元和郡縣志二十五日新豐湖在丹陽縣東北三十

里晉元帝大興四年晉陵內史張闓所立舊晉陵地廣

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惡穢闓創湖成溉灌之利讀史方

輿紀要二十五日新豐湖在鎮江府東南三十五里

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案卽世說規篇所引葛洪富

名塘成以後或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

易稱為富民也興造免官元和郡縣志二十後公卿竝為之言曰張

闓與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

感悟乃下詔曰丹楊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

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

以闓為大司農元和郡縣志二十五日闓陳黜免始

後追紀其功超為大司農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為

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

入宮待衛峻使闓持節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

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

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闓到晉陵使內

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

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晉

校文四日吳郡係吳國之誤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

時正為吳興太守前字亦贊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

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

混嗣閭賤表文議傳於世隋志云梁有金紫光祿大夫

卷三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

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叔

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

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鄴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

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

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

僻之日虞潭顧眾徇貞心於危蹙之辰龍莞為出納之

端鯁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積暮年允之駢角無棄山川虞稱多

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陵敦

彪之不撓寔浩旋温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

心不變公望公才駸為其選

晉書斟注卷七十六

晉書附注卷七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七

陸暉

暉弟玩 玩子納 周家祿校 勸記曰總目作弟玩無暉字

陸暉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案吳志陸暉傳

注引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瑁孫暉字士光本傳謂喜為暉之伯父則暉父英為瑁少子也御覽四百四十五引王隱晉書誤作士元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父日瑁六子滂喜穎英偉顏與吳錄作二子者不合

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世說政事篇注陸玩別傳曰太守也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曰英字郡有譽蓋英曾出為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六子術舉暉玩粹璿

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御覽四百四十三晉中興書曰陸華驕作童戲從兄機稱之為陸氏之寶我家不世之才也居喪以孝聞同郡

晉書附注卷七十七

一

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

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

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

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暉

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

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為尚書左僕射勞格校勸記曰左當作右

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壹為領軍

勸記曰

勸記曰

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暉與王導卞壹

庾亮溫嶠和鑿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

遺詔曰暉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

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

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成帝紀作右光祿開府

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暉隨帝在

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暉吳士之望不敢

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暉督宮城軍

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為公封次子

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

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暉內蘊至德清一

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

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恩謂宜還

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暉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

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謙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吳志陸瑁傳注引吳錄亦作士瑤器量淹雅

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

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

左思結人情世說方正篇作欲結援吳人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

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導乃

勸記曰

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賤曰僕雖吳人幾為

僮鬼世說排調篇曰明日與王賡云昨食酪其輕易權

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為長

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

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

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

書左僕射勞格校勘記曰據本紀在咸和領本州大中

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暉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

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

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眾望授左光祿

晉書卷七十七

三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

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

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立風清一

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悽

悽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

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

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

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

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

公之道上下互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

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

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

事之勞求沖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

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

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

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

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

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珍瘁類聚四十七引晉中

基鑿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書鈔五十二晉中興

不聽世說規箴篇注玩別傳曰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

晉書卷七十七

四

類聚四十七引晉中興書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

之間呪曰世說規箴篇注索美酒得便當今乏材以爾

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嘆息謂

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

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

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

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

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

遺疾疢沈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

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實涕臣年

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元作命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

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曾構祖宗之基道濟羣生之命臣

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

諡曰康案吳志陸瑁傳注引晉陽秋世說政事篇注引

下皆云贈太尉陸玩本傳失載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

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

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

子始嗣歷侍中尚書唐幸相世系表十三下曰玩六子

書侍中二子傲萬載南史陸慧曉傳曰自玩

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伯父仲元慧曉子叔明南兖州

刺史子僚任倭僚蜀郡太守任御史中丞任子籍字士

儒尚書左僕射繕子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少府卿

惟字佐公太常卿惟子瓚緇童子即慧曉兄子開諱

韓卿完琅邪彭城郡丞儒諱瑒瑒子雲公字子龍

尚書瓚子從典字由儀南陽縣主簿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

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為建威長史累

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

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温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

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餅御覽

六十三引晉中興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

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

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

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梓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滙温

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府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

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

應召外白宜裝幾船書鈔一百三十七王隱晉書曰

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將應召網紀白曰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

須也御覽四百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納曰吾家不臨

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徒吏部尚

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請納而納殊無供辦

其兄子傲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書鈔一百四十三引

怪納無供辭乃密作數十饌御覽五百十二引王書作

納兄子傲怪納無供辦復不請問乃密作數十人供

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王

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索御覽五百十二引

飲食客罷納大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

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

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

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

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

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

晉書注卷十七

五

晉書注卷十七

六

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惠棟漁洋精華錄訓朝士咸
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
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陸納時年四十病瘡告杜
恭云弃世短壽臨終皆患此瘡恭為奏章又與雲飛散
謂納曰君命至即以為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
七十果如其言即以為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
嗣元熙中為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瀟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武帝
軍何禎四夷傳婁侯何植均作植書鈔五十七御覽二
百三十三虞預晉書曰何植字元幹為尚書郎少而好
學特詔參祕書丞祕書本有一丞時向未轉遂以禎為
右丞右丞之置自禎始也又三十三引虞預晉書曰何
禎為弘農郡上書薦處楊羅修子仕為郡吏初學記二
十引虞

晉書注卷七

七

預晉書曰禎一見便待以不臣之禮遂貢之天朝魏志
管寧傳注文士傳曰禎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歷
幽州刺史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禎與植形近致譏
禎於泰始時尚為監軍則當從文士傳作晉尚書光祿
夫祖暉豫州刺史魏志管寧傳注文士傳曰禎子龜後
多至大官自後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
世說政事篇注引晉陽秋作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御
覽四百四十三晉中興書曰何充年童童伯父遂謂
之曰我為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初辟
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著初辟
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書鈔六十九載榮緒晉書何充
以為主簿世說方正篇注中興書敦兄含時為廬江郡
日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俊敦兄含時為廬江郡
貪汙狼藉世說方正篇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
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

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世說方正篇
晏然下有神意二字注引中興書曰充知敦有異志遂
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
之其時眾人由是忤敦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
為之失色

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
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御覽二百九十九晉中興書曰何
充為參軍嘗詣導導以塵尾指牀御覽三百九十三引
本傳失載

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御覽三百九十三引郭導
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次道耳世說賞譽篇下作按

道治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
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

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

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水經漸江水注曰又有
深不測傳與海通注云何次道會稽之山北臨大湖水
作郡常于此水中得烏賊魚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

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顛等以為佐吏世說雅量篇注晉
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
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排調篇注

魏氏譜曰顛字長齊會稽人祖胤後以墓被發去郡詔
處士父說大鴻臚顛仕至山陰令

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庾亮並
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

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世說賞譽篇下注
貳已使繼相意故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

屢顯此指於上下

晉書注卷七

八

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周家祿校勘記曰領軍宜作護軍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

晉書卷七十七

九

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世說方正篇作朕所以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承大業為誰之議世說方正篇曰陛下龍飛此是庚臣議不親升平之世世說方正篇曰陛下龍飛此是庚議今不親盛明之世世說方正篇曰陛下龍飛此是庚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功也世說方正篇曰陛下龍飛此是庚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不親升平之世世說方正篇曰陛下龍飛此是庚世下有其強正不撓率皆如此二語世說方正篇曰陛下龍飛此是庚帝有慚色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康帝紀事在咸康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晉書校文四曰時桓溫刺徐州此徐州乃揚州之譌觀下假節領揚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

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

晉書卷七十七

十

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哀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哀參錄尚書哀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日桓溫褚哀為方伯殷浩居門下

一五 二 反之內

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疆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

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

不得其人世說品藻篇曰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

但布衣起居宰相之位可恨惟此一條而已注晉陽秋

日充所屬庸雜以此損名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爲

宰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而性好釋典崇修佛

寺世說排調篇曰何次道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

而不吝也世說排調篇注中興書曰久在揚州徵親友

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御覽二百五十八

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常有糶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虞存爲治中面見道遠壯服帳下

晉書注卷七十七

十一

空素求案此大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爭粒又四百二十六引語林有葬親者作親親有葬者糶

米作糶米萬餘斛作千餘萬斛案此阮裕嘗戲之曰次作求糶此米案求案此大乃誤文

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世說排調篇作何曰

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尙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

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

譏之云二郝詣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

所貴世說政事篇注音陽秋曰何充與王愔每云見次

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永和二年卒哀字

十一日吳縣崇山東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

世說政事篇注引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

晉陽秋作贈司徒

松嗣位至驃騎諸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翼

褚翼字謀遠太傅翼之從父兄也御覽二百四十七引

謀遠通典二十一亦作翼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下褚

翼父洽爲若之三子翼父願爲若之長子故曰從父兄

也父願少知名早卒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下曰漢褚先

孫招招生若五翼以才藝植幹稱御覽二百四十七引

子願說洽裕祥翼以才藝植幹稱御覽二百四十七引

立名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

都河間阻兵于外翼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

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翼行本縣事及天下

晉書注卷七十七

十一

卽翼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翼翼道斷不得前東海

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榮陽太守郭

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緩眾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

相攻擊翼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

也今宜共勦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

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

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

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翼獲

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

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

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案地理志新城梁陽

南郡此作三郡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眾進至

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熨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

為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為豫州司馬督司

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熨為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

甚得人情而專勢熨常優遇之玄為政既急熨知其不

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

玄納熨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為陳留將發乃收

奴斬之奴餘黨聚眾殺玄梁郡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

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違惑周家祿校勘記曰違宜作惶

通惶恐之惶字或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熨往撫之眾心

乃定頃之組舉熨為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為

晉王以熨為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為奮威將軍淮

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熨出軍

赴難熨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

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

嚴以熨為侍中興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

謂熨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是即入上閣躬

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熨及鍾雅劉超侍

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熨令下熨

晉書注卷七十七 三

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

是兵士一作人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與

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晔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護

圍之熨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

邑焚蕩人物凋殘熨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為中

護軍鎮石頭尋為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

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

充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

衛將軍諡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說方正篇注引蔡司徒

陽郡為濟陰之誤詳地理志注惟地理世為著姓曾祖

志陳留郡亦無考城縣蓋湖其舊望耳

睦魏尚書文選贈蔡子為詩注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為

睦魏尚書為尚書世說輕篇注充竈別傳曰祖睦

蔡邕孫也案蔡邕傳高祖質邕之叔父祖睦是也

為質之姪睦又為邕之姪別傳以睦為邕孫誤

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世說注

晉諸公贊曰克字子尼陳留雍邱人克別傳曰克好學

有雅尚體貌尊嚴真不媒慢於其前者隋志云梁有車

傳從事中則蔡克集二卷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案本

傳作陳留考城人與晉贊異地理志有雍丘而無考城

蓋晉初已省考城也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

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御覽八

蔡克別傳曰高平劉整恃才白衣居家嘗行造人遇克

車服奢麗謂人曰紗教吾之常服耳

西

晉書注卷七十七

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為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為丞相擢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眾曰山子以一一作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世說輕談篇注引克別傳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

晉書卷七十七

五

稱此二人吏日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晉書校文四曰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為掾皆不就避亂渡江世說方正篇注蔡司徒別傳曰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為掾轉參軍後為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

以謨為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閭顧眾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為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坐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御覽二百十二引晉中興書作素有名望昔愉為御史中丞臣尚為司徒長史恢為會稽太守臣為尚書郎恢尹丹楊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御覽二百十二引晉中興書作超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惟微臣其亡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御覽二百十二引晉中興書之序羣士作士庶其亡作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斯亡實招作實貽

晉書卷七十七

六

廟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宜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御覽七百四十引蔡謨表曰臣先有瘡生在腰上十數年初無思苦忽自潰成帝臨軒書濟陽魏字錄曰咸案此表疑即是時所上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書鈔五十三晉中興書濟陽魏字錄曰顯宗納

焉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觀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

晉書卷七十七

十七

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羨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

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眾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平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

晉書卷七十七

十六

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河河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河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河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

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
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
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河北
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
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
莫過峭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
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
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
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尙未論道路之慮也
自河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

晉書卷七十七

九

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
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
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
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
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
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都鑿疾篤出謨為太尉軍司
加侍中鑿卒即拜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
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十駕
新錄曰蔡謨領徐州刺史不見於成帝紀紀書和鑿
鑿於咸康五年八月謨為鑿軍司即代鑿任必在是年
秋冬間矣宋志南兗州沛郡下云舊屬豫州江左分配
案成帝咸康七年四月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

籍沛郡改配徐州當在咸康七年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
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
陽至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眾
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
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
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
白起韓信項藉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
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也
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
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眾又光為左衛遠近

晉書卷七十七

三

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
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
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
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
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
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
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
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
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讀史方輿紀
山在江寧府東南二十里山無巖石日知錄三十一日
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

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為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海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恒開瓜州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於瓜州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恒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成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請類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隨宜防備甚有筭略先是都鑿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鑿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為先

晉書卷七十七

三

已許鑿今不宜斷且鑿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沖讓不辟察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文選雜體詩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厲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艸味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

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思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謏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無所乞垂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至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瓌黃門郎丁纂徵謨案隋志梁有建安太卷亡唐志作二卷當即其人通典六十日李嵩又以父在大功則子應小功在服未則子服除者可婚今降服

晉書卷七十七

三

而子未除以疑問丁纂纂 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日服未情殺可行吉事 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且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類聚四十七引晉中興書甚倦作甚怒御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為會稽王命曹日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為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通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

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
會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
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
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
罪有司內訟思慙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
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
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
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闔
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為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
日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市
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
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
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
十六太平廣記三百二十靈異志曰蔡謨徵為光祿大
夫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
人並離啼哭不解所為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
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
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
穆通典一百四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謨云博士曹耽
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德執義曰
穆左長史孔嚴與王彪之書云穆是美謚然蔡公德業
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考行定名宜存實錄
不可不詳彪之答謂此名目殊為不輕與蔡公名體相
應中朝復謚亦不勝單自頃復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

復謚也蓋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於今所以不復謚欲
令異於數公吾謂此謚弘美不應翻改蔡家固當有此
故事惟例如此復何所為疑案據謨博學於禮儀宗廟
此則謚謚曰穆並未改謚文穆也隋志司徒蔡謨
集十七卷注云
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梁有四十三卷
亡唐志作十卷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
顏師古漢書敘例云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
此以來始有注本又云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
竟無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蠡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
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諸史攷異三曰按世說新
語紕漏篇作幾為勤學死
劉孝標注云大戴禮勤學篇蟹二螯八足非蛇螻之穴
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謨勤學章取義焉此作勤
學是淺人所改訂謬雜錄曰爾雅云蠡蟬小者勞即彭
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
謂蟬蟬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
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爾雅不熟也案荀子亦有
勸學篇作六跪二螯與大戴禮少異謝蓋謂蔡不精爾
雅而徒信勸學篇二螯八足之言幾為其所誤而致死
也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
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
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
才學文義世說雅量篇注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司徒
集二卷亡唐志仍著錄南史蔡廓傳祖系撫軍長史父
繼司徒左西屬廓字子度嗣部尚書廓子興宗字興宗
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子順約寅樽順字景玄太尉從事
中郎約字景鶴太子詹事樽字景節吳郡太守樽子彥
深彥高彥深宣城內史彥高給事黃門侍郎位至撫軍
彥高子凝字子居晉熙王府長史凝子君知位至撫軍
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

誅御覽四百七十晉中興書曰司空父靚奔吳為大司馬

吳平逃竄不出魏志諸葛誕傳注于寶晉紀武帝與靚

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閒因就見焉靚

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世說方

酒酣帝曰卿故復世說方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靚聖顏

身今日復靚聖顏世說方因涕泗百行世說方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

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世說方正篇曰以與晉

恢弱冠知名世說方正篇注恢別傳曰試守即丘長賢

晉書注卷十七

三

二百六十三晉中興書曰諸轉臨沂令為政和平值天

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

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

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

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穎

川荀閻字道明文選王憲集序注引陳留蔡謨字道

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為之語曰京都三

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

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為鎮東

參軍與卞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

多務賤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

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

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

為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為會稽

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類聚六

之關中類聚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

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類聚六政之所先

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類聚六引晉中

餘二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類聚六

覽二百六十一引晉中興書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

晉書注卷十七

三

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

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

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

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

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書鈔三十五引

稽守二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

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

王敦上恢為丹楊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為侍中

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

騰為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為侍中遷左

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元和姓

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

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卒年六十二周家祿校勘記曰成帝之崩恢受顧命安

帝永和二年卒加官當在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

康帝建元之初康誤作成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

贈之禮一依太尉與平伯故事諡曰敬祠以太牢子尅

嗣世說方正篇注諸葛氏諱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榮

為恢少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為元帝所器

重終於太常 顧悅之 蔡裔

殷浩

三

殷浩字深源案書鈔六十三引晉中興書世說政事篇

淵為深又書鈔六十九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為

引作字源淵誤為倒文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為

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

投之水中世說政事篇注浩別傳曰祖識濞陽相又任

百三引語林作臨去郡下人因附書百餘函初學記六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光祿殷羨之還豫章貴遊多憑

寄書羨之至板橋投之於江御覽七十宣城記曰殷羨

建元中為豫章太守去郡人多附書一百餘封又曰

時人號為投書浩又五百九十三引語林亦作郡人因

寄百餘函書讀史方輿紀要八十四曰石頭驛在南昌

章江門外十里石頭驛亦曰石頭驛在南昌

水經注顧水經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

津渡之處案羨陳郡長平人與太原郡人溫羨同名彼

傳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

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世說賞譽篇下注

通和弱冠有美名尤善立言書鈔六十三御覽二百四

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立致當時名流皆為其美譽與

叔父融俱好老易殷頤傳曰祖融太常尚書卿殷仲堪傳曰

中興書陳郡郭錄錄太常尚書卿郭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

甚相親悅焉融飲酒喜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

十四引作融融去遠世說文學篇注中興書曰殷融字

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

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融上言奔赴山陵不

須限制一百三十五引殷融后父不應拜后議本書刁

協傳有顯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世說文學

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

大常輒云汝更思吾論注中興書曰每與浩談有時而

融退而著論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世說賞譽篇

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世說文學篇

夢糞作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

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

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晉書校

劉孝標世說注載事據亮僚屬名及中興書謂浩為安

亮司馬非長史然則此傳長史字亦司馬之謬也

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

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世說賞譽篇下注

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在登幸輔桓温有平蜀洛之勳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世說識鑒篇曰既反王謝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前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

晉書卷七十七

无

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豈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御覽二百四十八殷浩別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有學之界必極有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世說政事篇注中興書曰徵浩為揚州刺史從民譽也賞譽篇注續晉陽秋曰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已甚忿焉品藻篇注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

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抱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丕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頽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温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温於是與温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為尚

晉書卷七十七

三

書僕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穎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為義興吳郡以為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温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為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御覽八十九語林曰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止可觀陳說經略攻取之宜眾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馳逞才自榮馬遂墜地士以是知其必敗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蔡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為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

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懷代領部曲姚襄殺懷以并其眾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為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逖據倉垣紀作崇陽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太守劉遂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讀史舉正曰案本紀遇反在永和八年二月尚敗在四月而通鑑浩聞張遇作亂謂苻健已死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請進屯洛陽皆在九年十月

晉書卷七十七

三

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世說黜免篇注晉陽秋曰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啟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為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傳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

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雠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疆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眾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為賊用神怒人怨眾之所棄傾危

晉書卷七十七

三

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啟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眾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世說篇曰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又曰殷中軍被廢後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推至事數處浩少與溫齊名而不解遇見一道人問所藝便釋然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宜作我也世說品藻篇我與君作我與我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

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

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

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世說黜免篇注引續

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

字而已世說黜免篇曰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浩

甥韓伯浩素賞愛之世說文學篇曰殷中軍云康伯未

日外生韓伯始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

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温

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

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絕永和

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温廢太宰武陵王

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

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

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

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旌旣

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剪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

沐雨栴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脩

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為山之功崩於垂成

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

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

晉書注卷七十七

三

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

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冤方今宅

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

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

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

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字君叔世說言語篇注中興書少有義行與簡

文同年而髮早白世說言語篇注顧凱之為父傳曰君

毛而君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

望秋先零世說言語篇注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質經霜彌茂御覽三百七十二引王隱晉書

作蒲柳之質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

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眾無以奪焉時

人咸稱之為州別駕世說言語篇注中興書曰始為殷

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歷尚

物論稱之秦本傳誤以為州別駕在訟浩之後書右丞卒世說文章敘錄均作左丞子凱之別

有傳本傳作蔡裔者有勇氣晉書校文四曰蔡裔仕僞趙為振武將

不載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

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

晉書注卷七十七

書

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
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
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眾議攸歸高秩
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
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
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
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為
過矣

晉書注卷七十七

三

中軍鑿局譽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
虧名辱

晉書注卷七十七

晉書注卷七十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會祖潛太
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 元和
六日竺吳南昌太守案吳時有豫 父恬湘東太守從兄
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
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 潭本傳同御覽
三百六十三引

晉書注卷七十八

晉中興書誤作 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
丁潭字子康 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
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
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
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 袁字記一百四日孔
五里孔愉避地入新安山谷中後忽捨去皆以為神人
為之立廟按所居止在此故謂之孔靈山祀其上書鈔
六十九晉中興書會稽孔愉錄曰避地餘杭布衣蔬食不
求聞達世說棲逸篇注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
海山中不求聞達案本傳言新安山中而何書及別傳
一云餘杭一云臨海傳聞異詞如此或由餘杭臨海展
轉而至 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
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說

樓逸篇曰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

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

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

者數四初學記三十載榮緒晉書曰少時嘗得一龜放於溪中龜中流左顧數過衰宇記九十四日餘

不溪在武康縣東二十四里其水清與餘杭溪不類也

孔愉曾買得一龜放餘不溪中又曰孔愉潭在德清縣

南二百步昔愉隱吳憾山見漁人及是鑄侯印而印龜

釣得白龜買而放之即此處也

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類聚九十六

日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願靈德感應如是初學記三十引臧榮緒晉書又二

十六引晉中興書三鑄均作更鑄亦然書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

宋書禮志一中書侍郎孔愉奏若日有變便伐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日所陳有正

義輒教外改之案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本傳郎上脫侍字

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

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

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

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温嶠母亾遭亂

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

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

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

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

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

尚書令玩左僕射愉竝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

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元無二十人稟賜

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

以情劣無益毗佐方今疆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

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

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

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

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

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

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

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

盾為護軍案書鈔六十四引晉中興書趙盾作趙泳蓋宋本避太祖諱也御覽二百四十四引作趙泳

又因泳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

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盾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

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

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

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

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

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

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艸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數聞在會稽縣西南四里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

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鬪一不得受年

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輿地紀勝十日贈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閻汪安國世說德行篇注續晉

愉第六子也案本傳言愉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

靜字季恭再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宋書孔靖傳父閻散騎常侍靖名與高祖同諱故稱

字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為會稽內史遷吳興太

守尚書右僕射再為會稽內史復為右僕射除領軍加

散騎常侍太尉軍諸祭酒宋臺建為尚書令侍中靖子

坐道穰靈符生會稽太守靈符撫軍長史靈符子湛之

淵之淵之尚書比部郎南史孔靖傳曰靈符弟靈運著

作郎靈運子琇之江夏內史琇之子琇尚書三公郎琇

子幼孫虞孫幼孫無錫令幼孫子奕字休文弘範宮衛

尉侯子紹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鄱陽東曹

掾案靜當從宋書南史作靖元和姓纂亦作靖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

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于帝帝不納遷

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

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為嶺

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

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世說德行篇

日少而孤貧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

能善樹節世說德行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

時甚蒙禮遇世說德行篇

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為真孝世說德行

服竟日涕泗流連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

見者以為真孝子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

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

左右僕射宋書禮志三義熙二年六月白衣義熙四年

卒贈左光祿大夫

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

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

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

望通左氏傳解屬文世說言語篇注王隱晉元帝為晉

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書鈔六十六

獨步補東宮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

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

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

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污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

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廢

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

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

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

晉書卷七十六

晉書卷七十六

到者竝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
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
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
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
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
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
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
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
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
得官積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

晉書卷七十六

六

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
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
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簡
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
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
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
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
秀才如故文獻通考二十八日孝廉諸科自東漢以來
皆以策試之名今觀東晉之事則應舉者皆不
已不足以稱其科之名今觀東晉之事則應舉者皆不
能試之人且以孝廉自名而必選以五歲特其講習乃
秀才報友人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制亂而智識之士

錡口籍筆非榮此行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
王舉義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
試接以為恨然則上下相蒙姑息具文時典容令萬默
其來久矣宜其皆欲僥倖於不試也
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
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
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
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
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書鈔六十五王導答別駕孔
然然卿在朝無賴端右康濟時務拾遺損益者多矣眾
談咸以左丞事要宜須諫直以攝百揆今天子事繁亦
是急病攘夷之尋屬蘇峻反坦與司馬司徒陶回白王
日豈得已者矣
導曰周家祿校勘記曰回為司馬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
徒王導司馬官名誤倒

晉書卷七十六

七

之界守江西富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若峻未至
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
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還來是冀朝廷虛也故
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
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
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
頭坦奔陶侃書鈔一百三十三王隱晉書曰蘇侃引為
峻亂孔坦之妻以席自蔽得免
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
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
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

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
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
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
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
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為吳郡太守自陳吳多
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竝欲用坦為丹楊
尹書鈔七十六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
復京尹宜得望實唯孔君平可以處之也晉書校文
四日據世說注疏則此事傳疑不足信晉書采之蓋
及之未審案本傳下文云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是坦未
拜命不得云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
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

晉書卷七十六

八

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世說方正篇作諸君親升
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
御覽二百五十二引語林作卿輩身侍御牀既有艱難
口行詔令孔坦爾時正藥臣耳何與國家事
則以微臣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案世說方正
篇作今猶俎
上腐肉是本傳由當作猶御覽二百五十乃拂衣而去
二引語林作吾俎上腐肉任人割截耳
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世說方正篇注王隱晉書
曰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
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
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周家祿校勘記曰內史
當作太守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振
張茂傳同
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
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
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

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
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
乖南北迴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
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
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
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踟躕豺狼之穴
朝廷每監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
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
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
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

晉書卷七十六

九

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矝石之易悟哉案易豫介
于石釋文
古文作矝鄭古八反謂磨矝也字林矝堅也坦蓋
習鄭氏學者桓溫傳亦云矝如石焉所以成務 引領
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
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
者猶或有悼况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
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
前驅雖寶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
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
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啟之會

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
齟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
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
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
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
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
諫世說賞譽篇下注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啟成帝不
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為病耳下望之
之巖巖不立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帝刻日納后而
尚書左僕射王彬卒彬本傳作議者以為欲卻期坦曰
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

晉書卷七十六

十

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
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書鈔七十四晉中
事為己任愁之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
如身中病者也日躋宜博納朝臣諮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御覽
三百一會稽後賢記曰孔坦遷廷尉卿獄多囚繫坦到
官躬執辭狀口辨曲直大小以情不加楚撻每臺司錄
獄無所顧問皆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
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御覽七百三十九引語
林作庾司空為會稽省
之問訊甚至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盜家之
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御覽七百三十九引
語林作庾問迴還謝
之請其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

繆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
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
之重抗威顧眄名震天下棖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
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
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
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
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
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
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
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

晉書卷七十六

十一

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勤
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
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
言謹遣報荅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元作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世說品藻
篇作嚴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
其酒者始提人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
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元作
奔
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
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世說品藻篇注引
中興書作父儉黃
門侍郎案儉
為倫之誤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

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
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闕外嚴言
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
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
本靜邊盜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
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
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閒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
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
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
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

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
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
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
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
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
與丹楊尹庾劼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
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
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覺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
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
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案江道傳曰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

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是鴻
祀即洪祀桂氏札樸謂此二傳當錄附尚書大傳後承
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
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
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
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為揚州大中正嚴不就
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世說品藻篇注中興書曰西陽侯從略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書曰嚴啟宜寢表帝詔曰奕謂此適民無損害豈奪惠卿之旨也省所啟敬納忠規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啟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

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
聞嚴多所匡益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興書作在朝多所匡正太和中拜吳興
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
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
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
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
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
洗馬皆為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世說方正篇注引會稽後賢記作羣字敬休有智局志
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寶從甚盛羣與

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東晉疆域志曰圖經附實錄云橫塘在秦淮南愉止

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

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眾

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羣非孔子厄同

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世說

篇曰孔車騎與中丞羣共行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眾鳥

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素鷹化二語世說謂在御

道逢術之時與本傳作導有愧色仕歷中丞世說謂在御

在王丞相坐上者不同導有愧色仕歷中丞世說謂在御

案本傳失載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世說任孔氏

飲酒不見酒家覆瓶布日月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肉

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

世說任誕篇七不足了麴糵事其耽酒如此卒於官嗣

子沈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

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

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

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顛

虞球虞存謝奉並為四族之雋世說賞譽篇下曰會稽

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之榮孫興公曰沈為孔家

金顛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注虞氏譜曰

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仕至黃門侍郎政事篇注孫統

存誅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幼而卓拔風情高逸

應衛學長史尚書吏部郎御覽二百五十八引語林虞存為治中魏顛謝奉見何充傳注沈子厥位

至吳興太守廷尉厥子琳之以艸書擅名又為吳興太

守侍中王談傳有太守孔厥隋志梁有光祿大夫孫厥

孔厥之誤孔衍在窮記太平御覽或引作孫舒元在窮

記是其謬晉書校文四曰宋書孔琳之傳父殿仕至光

祿大夫不作厥疑誘案南史孔琳之傳亦作殿宋書作

殿乃誤本南史隋志均作光祿大夫與本傳作廷尉異

宋書琳之傳琳之字彥琳累遷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

州治中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平北征西長史侍中祠部

尚書琳之子遷揚州治中從事史選子觀弟道存侍

中行雍州事又孔觀傳曰觀字思遠太子詹事觀弟道

存江夏內史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文選齊故安

陸昭王碑文

注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案世說品藻

篇注引會稽後賢記作吳司徒固曾孫與本傳異父彌

梁州刺史潭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

閭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為國

者侍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

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

有恆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

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

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

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

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障

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尙書祠部郎時琅邪王哀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

世說品藻篇注會稽後賢記曰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

聖明所簡才

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哀薨潭上疏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

晉書注卷七六

六

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案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

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違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

晉書注卷七六

七

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尙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遷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

討賊陳斌御覽四百三十九引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

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

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

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

與三子竝遇害茂弟益為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

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世說品藻

稽後賢記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

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

害果如其言世說品藻篇注會稽後賢記曰取其音狩

沈充所殺

陶回案書鈔七十三引晉中興書丹陽陶錄作陶淵字

迴字恭淵又二百四引晉中興書誤作字恭之四百

二十八引晉中興書誤作紀回字恭則案唐人避諱故

本書如陳騫字休淵亦不書其字丹楊人也祖基吳交

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竝不

就大將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書鈔七十三晉中

仍稱州治中別敦死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御覽二

氏家傳曰為大司徒王導從事中郎為人正直不撓導

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真國器也

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

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

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周家祿校勘記曰上無所

城志曰丹陽郡城元和郡縣志初為丹陽內史後改為

尹寰宇記城晉武帝太康元年築也按丹陽郡治俗謂

之小丹陽即晉書陶回謂庚亮曰宜伏兵要之可一戰

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

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

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竝為

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

樂伯時犬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

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

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

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

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

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

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

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

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御覽四百二十八

雅性不憚疆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導所昵回

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焚惑守南斗經旬導

世說品藻篇注會稽後賢記

六

世說品藻篇注會稽後賢記

九

語回曰南斗楊州分而榮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
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
與桓景造膝焚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
辭職帝不許徒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
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
宣城內史類聚六陶氏家傳曰陶汪晉咸康中為宣城
內史君從父猷先為之君到郡乃招隱逸廣
開學舍以此教民民有向方者則辟為掾吏百
姓歌之曰人當勤學得主簿誰使為之陶明府陋冠軍
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
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

晉書附注卷七十八

三

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竝能保全名
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
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
之非宜並補闕彌遠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唯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
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附注卷七十八

晉書附注卷七十九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世說言語篇注引晉 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
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坐一作座
世說言語
篇曰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
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尚應聲答曰
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

晉書附注卷七十九

一

楊尹温嶠弔之尚號咷極哀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
弔作嗷咷作咷御覽七百
十塔寺記曰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
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禳未暇立寺杖頭刻作塔形見
有氣來指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
以杖指之氣即迴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子
遺 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

穎秀辨悟絕倫世說賞譽篇下曰世目謝尚為令達阮
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注
晉陽秋曰尚率易脫略細行世說任誕篇注宋明帝文
挺達超悟令上也脫略細行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
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游新亭濛欲招尚先以
問惔曰謝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
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 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

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世說容止篇
曰桓大司馬
日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
真人想注引裴子曰堅石挈脚枕琵琶堅石尚小名任

誕篇注音陽秋曰向性通任善音樂書鈔一百十俗說云謝仁祖為豫州主簿在桓溫閣下桓聞其善等使呼而歌秋風意氣殊異桓以此知之博綜眾藝司徒王

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世說任誕篇曰王

人思安豐注云戎辟為掾襲父爵咸亨侯始到府通謁

性通任向似之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鳴鶴舞世說任誕篇曰

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注語林曰謝鎮一坐傾想

西酒後於榮案間為洛市肆工鸚鵡舞甚佳

宜有此理不向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

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

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

於理非嫌案通典九十八引孫綽虞潭蔡謨環濟虞預江泉王愨期父母乖離議劉隗奏定父母乖

離制孔衍乖離論蓋皆同時所上議也

向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

通引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

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

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

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

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

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

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巨圍守心

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

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

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

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向敷詣翼諮謀

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向應

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向為政清簡始到官郡

府以布四十匹為向造烏布帳向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建元二年詔曰向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

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

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

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廿二史攷

日六郡謂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宣城也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

書對注卷七十九

三

事中原使向率眾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

遇降向周家祿校勘記曰案遇本石氏故將永和七年

此不得云向不能殺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向討之為遇

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向之甥也特令降

號為建威將軍初向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

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

人劉猗詣向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

向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

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戎譎之曰今日且可出璽付我凶寇

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

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

出璽付融融齋璽馳遣枋頭尙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

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成許昌尙遣兵襲

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輅車鼓吹戍石頭永和初拜尙書

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

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前云六郡此云五郡者不數宣

不在所督惟宣城在江東此云都督江西淮南則宣城

之內矣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

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穆帝紀作鎮馬頭元和郡

在當塗縣北三十五里晉左衛將軍謝尙鎮於此樂府

詩集七十五樂府廣題曰謝尙爲鎮西將軍嘗著紫羅

襜褕胡琳在市中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市人

不知是三公也案本傳下文云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

侍未至卒於歷陽蓋尙雖拜衛將軍未嘗蒞官其在鎮

時實爲鎮西不得云衛將軍也左傳杜注塗山在壽春

東北當塗置縣因山得名尙之尙於是採拾樂人并制

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尙始也桓温北平

治陽上疏請尙爲都督司州諸軍事世說賞譽篇下注

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尙神慶

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

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

晉書卷七十九

四

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

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從弟奕

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

以子靈祐繼嗣後

謝安 安子珍 珍子混 安弟萬 萬弟石 弟子遜

周家祿校勘記曰總日子珍上無安字

謝安字安石尙從弟也父衷太常卿世說德行篇注引

尙書方正篇注永嘉流人名曰衷字幼儒歷侍

中東部尙書吳國內史案此作太常卿疑誤安年四

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

東海世說德行篇注文字志曰謝安世有學行安弘粹

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文學篇注及總角神識沈敏風

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

字條暢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安引雅有氣風

深敏風宇善行書太平廣記二百七書斷曰謝安石學

作氣宇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

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并入

妙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日向客何如大

人濛曰此客疊疊世說賞譽篇下爲來逼人王導亦深

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

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世

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

晉書斟注卷七十九

五

山水入則言詠屬文世說雅量篇注引中無處世意揚

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

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

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

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世說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

而晏然不屑也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

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

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

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

服其雅量世說雅量篇曰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

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

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

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安雖放情巨壑然每游

於此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世說識鑒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

賞必以妓女從世說識鑒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

也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

不得不與人同憂世說識鑒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

同樂亦何得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

不與人同憂世說識鑒篇注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

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世說品藻篇注中

居萬上世說品藻篇注中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

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

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排調篇曰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

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

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御覽五百二十一妬記曰謝

太傅劉夫人不令太傅有別房寵公既深好聲色不能

令節遂願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達其旨乃共諫

劉夫人方便稱關雎魯斯有不妒忌之德夫人知諷已

乃問誰撰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安掩鼻曰恐

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

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

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世說排調篇曰高靈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案高崧本

傳小字曰阿翻故世說稱之為高靈讀史方輿紀要九

十二曰東山在上虞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

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

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

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

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

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

為人所思寰宇記九十四曰謝塘在烏程縣西四里晉

塘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

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

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

問計於安世說雅量篇曰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

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世說雅量篇曰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俗生詠諷浩浩洪流注宋明帝文章志謂温

日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温左右衛士謂温

日安問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世說雅量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

遂笑語移日世說雅量篇曰桓惲其曠遠乃趣解兵注宋明帝文章志曰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促燕行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世說文學篇曰桓公見謝安石

作簡文諡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注劉謙之晉紀載安

議曰謹按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

宜尊號曰太宗諡曰簡文舊唐志儀注類晉簡文諡議

四卷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

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嗜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

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艸安見

輒改之由是愿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宏本傳及王彪之傳均作

宏不作弘類聚五十三晉中興書曰使驍騎將軍袁宏

具草時温以疾篤宏以呈安安視輒曰不好更勾改之

使彌愿旬日至於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

温薨錫命遂寢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

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

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

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世說政事篇注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

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

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通逸往來

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糾舍藏之

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

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不存小察弘以大

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網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

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世說言語篇注揚州記

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輕詆篇注丹陽記曰丹陽

治城去宮三里又曰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

頭大鴨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兩

獨無寰宇記九十日古治城在上元縣西五里徐廣晉

紀成帝遣司徒府游觀治城之園即此讀史方輿紀要

二十日治城在府西石城門外惜抱軒筆記曰逸少誓

墓之後未嘗更入都而安之仕進在逸少去官後安在

官而有遠想遺事之過逸少安得規之此事亦出於世

說則世說之妄唐時執筆者蓋乏學識故所取舍皆謬

義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

四郊多壘宜思自效世說言語篇作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

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立象合

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

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

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

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

燕國諸軍事假節十駕齋養新錄曰謝玄傳亦云都督

徐充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江左僑置燕國惟見此二條而地理志未之

及焉攷宋書州郡志南徐州淮陵下云永初郡國又有

下相廣陽二縣廣陽當是燕國屬縣時苻堅強盛疆場

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

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

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

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

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

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寰宇記九十日古檀

安石圍碁賭得別墅乞與外甥羊是日玄懼便為敵手

晉書卷七十九

十一

而又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

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

雅量篇作俄而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

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

雅量篇作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既罷還內過戶

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

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

疏曰尸素朝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

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

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河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

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

虔為豫州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是時桓伊為豫州刺

史改除江州以石虔代之云中流者江州介

荆揚之中也然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

音樂及登台輔甚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

世說篇下注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釋同好義志海濱襟

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

聽竹絲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衣冠效

晉書卷七十九

十一

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

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

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

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

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元無相扇構

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讀史方輿紀

要二十三曰新城在揚州府帝出祖於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

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立抗威
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
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
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
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
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
殆不起乎御覽三百九十八幽明錄曰後果代居宰相
歷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曰見雞住者今太
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桓溫
以孟康元年薨安始代之至太元十年乙酉祇十有三
年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
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眾亦怪異之尋薨時年

晉書卷七十九

六十六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異苑曰謝安於後府按
賓婦劉氏見狗銜安頭來久之乃失所在是月
安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
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謝
安墓在上元縣東南十里石
子岡北御覽五百八十九李紳尚書故實曰東晉謝太
傅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宸宇記九
十四曰長興縣南六十五里三鳴岡有晉大傅謝安墓
輿地紀勝四曰謝安墓在長興縣南六十五里三鳴村
安初葬建康之梅山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墓安裔孫長
城令夷吾徙葬于此有大觀三年墓田碑案紀勝卷十
又云謝安墓在 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
上虞不足信
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
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

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御覽七百二續晉
陽秋曰安問其歸
貨答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謂非時為滯貨安
乃取其一中者捉之於是京都士庶競而慕焉價增數
倍旬日則 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
無所賣 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敬之及至新城築埭
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御覽七十三引晉中
興書作百姓賴之故
名召伯埭埭字記一百二十三曰謝安于武城東北二
十里築埭名曰新埭城北二十里築埭名曰召伯埭讀史
方輿紀要二十三曰邵伯湖在揚州府北四十五里羊
東接艾陵湖西接白茆湖南通新埭湖旁有邵伯埭
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
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
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

晉書卷七十九

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
瑤珍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
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
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
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册到姑孰
南史本傳曰澹字景恆案書鈔三十二義熙起居注曰
十二年有司奏太常謝瞻遺四人種葱免官御覽九百
七十九引作十年謝瞻作謝澹是書鈔誤 元熙中為光
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
珍字瑗度書鈔六十四引晉中興書誤作字瑗瓊文選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晉中興書陳郡謝
錄作字瑗度安少子也世說
傷逝篇注曰末婢謝珍小字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

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珍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書鈔六十四晉中興書曰用以賊有動焉又一百三十九晉起居注曰晉泰元八年輔國將軍謝珍送苻堅為臥車各一乘案苻堅載記下云謝玄謝珍勒卒數萬陣以待之以勳封望蔡公案世說所言過侈不如本傳之得實以勳封望蔡公輕詆篇注誤以望蔡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為賈充婦宣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

晉書卷七十九

古

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竝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為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珍聞珣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為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為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珍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遣郡安帝紀進討吳興賊巨匪破之又詔珍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珍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廿二史劄異二十一曰五郡者本會稽新安東海臨海永嘉也

官竝如故珍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何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珍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合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書鈔一百十八引晉中興書入餘姚破一無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讀史方輿紀要九十一東北今府東北四十五里有二曰邢浦在紹興府珍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書鈔一百十八晉中興書曰上黨太守張虔碩

晉書卷七十九

五

戰敗于邢浦人情畏懼羣賊盡銳東晉疆域志曰山陰縣有南湖即此諸史拾遺曰案東晉僑立上黨郡有二皆見於宋志其一徐州淮陽郡有上黨令本流寓郡併省來配其一揚州淮南郡有襄垣令晉末上黨民南過江立僑郡縣寄治蕪湖後分兵設伏以待之珍不聽賊省上黨郡為縣屬淮南既至尚未食書鈔一百十八晉中興書珍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後字無食也元作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御覽三百二十三引晉中興書作果敢能戰殺賊甚多而塘路進狹珍軍魚貫而前御覽三百二十三引晉中興書作魚貫不聚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珍至千秋亭敗績東晉疆域志曰山陰縣有千秋亭珍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珍馬珍墮地御覽三百二十三引晉中興書作恩帳下都督張猛案當從孫盛作恩帳下都督為是珍既戰敗立為恩帳下所斫斷無出

自珍帳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珍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珍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珍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珍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書鈔一百六謝混驢作歌記曰余少好瑟長而愛歌御覽九百七十一一風土記曰王高麗年十四五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謂曰王即謝叔源可與周善屬文世說言語篇注晉安帝紀曰混文學孤旋否善屬文馮立名隋志有左僕射謝混集三卷宋書謝靈運傳論曰仲文始革孫許之初孝武帝為晉陵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叔源混字也

晉書卷七十九

十六

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世說排調篇作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謝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世說排調篇作袁山松欲擬瑀曰卿莫近禁巒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項上一巒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巒故瑀因為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立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立問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書鈔六十四續晉陽秋曰射獵作混字叔源求領戎行板拜征虜將軍不閑事頓眾防而者也

案傳失載為將軍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絀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世說德行篇注中與書掾剡令簡傲篇注中與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案本傳僅言為剡令於先後歷官均失載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之世說德行篇注曰有一老翁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世說簡傲篇曰遂遣之桓宣武作徐州

晉書卷七十九

十七

時謝奕為晉陵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荆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每曰桓荆州用意殊異必與晉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世說簡傲篇憤笑詠世說簡傲篇無異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閒避之世說簡傲篇作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世說簡傲篇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温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立泉早

有名譽歷義興太守世說賢媛篇注曰淵字叔度奕第
二子與本傳異靖官至太常

立字幼度世說文學篇注少穎悟世說言語篇注謝車

俊善微言文學篇注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

重世說言語篇注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安

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

人莫有言者立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

耳安悅立少好佩紫羅香囊世說假語篇注謝道年少

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世說假語篇

得即世說假語篇注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世說識鑒篇注積音

有經國世說識鑒篇注才略陽秋曰立識局貞正

之才略世說識鑒篇注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温辟為掾竝禮重

之書鈔六十八晉中興書曰王珣弱冠與謝元俱辟大

掾司馬桓公掾温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旌杖節王

皆未易才也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

征諸軍事于時苻堅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

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立應舉文選和王著作

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

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立可堪此任中

書郎郗超雖素與立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

也立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立共

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世

識鑒篇曰于時朝議遣立北討人閒頗有異同之論惟

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

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必能立勳元功於

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

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立發三

州人下元本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為形援

載何謙之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

城立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

閒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

潛行將趣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

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

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立乃揚聲遣謙等

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晉書校文

堅載記則戴遂率彭城之眾奔於立彭城仍為彭超所

得固未解也觀下文堅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

城實已陷沒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

來會周家祿校勘記曰堅載記句作俱又按自襄陽來

襄陽之超圍幽州刺史田恪於三阿讀史方輿紀要二

役無難高郵州西八十里亦曰三阿三阿者鎮之南有平阿湖

又南有下阿高郵州西八十里亦曰三阿三阿者鎮之南有平阿湖

應軍即其地一統志江南通志從之方輿紀要寶應縣

東六十里三阿鄉東晉置幽州於此案三阿鄉在射陽

故治近郊十里似三阿城在射陽其地實胡注寶應縣

有白馬塘塘阻三阿溪謝元破都顏俱難李孝逸破李

敬業處是也三阿一地或在寶應或在高郵其誤始於

輿地紀勝紀勝於楚州云三阿村晉謝元自廣陵西屯

三阿即此地也今屬高郵縣又於高郵軍云東晉有三

晉書注卷七十九

六

晉書注卷七十九

九

阿圖經云即今之北阿苻堅遣將彭超以兵萬圍幽州
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謝元自廣陵救三阿大
破其眾又云北阿鎮離城九十里在晉為三阿即謝元
破堅將彭超之地蓋以實應有三阿鄉故兩說並存其
實實應之三阿非晉有眾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
田洛駐兵之三阿也

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閒王曇之淮
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王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

密內史毛藻沒周家祿校勘記曰毛藻當照安之等軍

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立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

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讀史方輿紀

白馬湖在高郵州西南七十里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
今實應縣西白馬湖即晉時白馬也實應圖經曰苻堅
傳元率眾三萬次于白馬塘攻異以實應白馬湖為堅
傳白馬塘改塘為湖其說無據案地理通釋塘阻三阿

晉書注卷七十九

三

奚是與高郵之三阿密邇故元據之若斬其偽將都督

顏晉書校文四曰苻堅載記俱難遺其將都顏率騎逆

督戰於塘西立大敗之斬顏則都顏為人名甚明此誤

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十六國疆域

川立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

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

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

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

於項城眾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

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頰口梁成王

先等屯洛澗詔以立為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

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

國將軍珍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立建威將軍戴

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眾凡八萬立先遣廣陵相劉

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

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偽將梁他王顯梁悌

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立軍

不得渡立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

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

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

晉書注卷七十九

三

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

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

於是立與珍伊等以精銳八干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

小退立珍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眾

奔潰通典曰壽春郡西十五里即謝立破苻融之處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

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眾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

為王師已至艸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

輿世說雅量篇注引謝車騎傳御覽雲母車儀服器械

軍資珍寶山積御覽三百九引晉中興書牛馬驢騾駱

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

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變會以立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立復率眾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立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夷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御覽七十三引晉經泗水注曰晉太元九年左將軍謝立子呂梁遣督護聞人夷用工九萬擁水立七埭榘榘以利運漕者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九日呂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

晉書卷七十九

三

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不遣將桑據屯黎陽立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不惶遽欲降立許之不告飢立潰丕米二千斛周家祿校勘記又遺晉陵太守勝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立都督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立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立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宜伯廿二史攷異二十一郡有豫宜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而復遣宜遠將軍晉志不載據此則晉時固有豫宜矣吞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立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

國立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立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稽遼據黎陽反執勝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立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立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立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立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

晉書卷七十九

三

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霧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窟巢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宜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副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

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
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為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
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
司孰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贖法垂宥使抱罪
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願將身不
良動與學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
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眾綏懷善撫
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沈
頓有增無損今者倏倏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
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永不復

晉書謝安傳卷七十九

五

接宜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
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
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
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
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
覩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
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立奉詔
便還御覽一百八十劉楨京口記曰長村東太漬積北有謝元故宅病人不差又上疏
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茶
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

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
為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
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霽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
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
左將軍會稽內史水經漸江水注曰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孟縣嶺山之成功嶠水經注刊誤
日曹學佺云圖經稱謝玄破苻堅歸越人榮之磨石時
大書成功嶠三字深刻其上則以為成工嶠者誤也時
吳興太守晉宣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
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
者美之世說言語篇曰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
頗不懌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
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破

晉書謝安傳卷七十九

五

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
能忘情故泣注引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
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
興太守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晉書校文
四日即謝安傳之張玄亦即謝道蘊傳之張玄晉書校文
人單名多加之字錢竹汀養新錄疑非一人失之
與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璜嗣世說言語篇注引上
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鍾嶸詩品曰初錢塘杜明師夜
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杜
治養之十五方還故名客兒南史本傳曰靈運子鳳早
卒鳳子超宗征北諮議超宗子才璜少不惠而靈運文
卿幾卿左光祿長史才卿子藻
藻監逸立嘗稱曰我尚生璜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
為劉裕世子左衛率文選初至郡詩注臧榮緒晉書曰
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

軍始從立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遂字安丘處士遠之弟竝驍果多權略遠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世說棲逸篇曰戴安道既厲操謝安嘗謂遂曰卿兄弟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過之功

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案世說棲逸篇家兄作家弟蓋以遂為遠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世說棲逸篇注戴氏譜曰遂有功封廣信侯案廣信疑當作廣陵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世說言語篇注引中雖器量不及安書鈔四十一御覽六百二十七晉中興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世說賞譽篇下曰殷中軍成殊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

萬石才器雋秀

三

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

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世說文學篇曰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願曰嘗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注引中興書體公作體立

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

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世說雅量篇曰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

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禱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注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征虜亭在石頭塢金陵記京師有三亭新亭冶亭征虜亭也胡氏曰征虜亭在方山南自元武湖頭大路東

出至征虜亭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

鶴髦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書鈔九十八俗傳共詣簡文萬無衣積簡文曰不須衣積說云謝萬與太既見共談移日方去案此說與本傳微異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世說簡傲篇注謝氏譜曰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

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世說簡傲篇信合注引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合之言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御覽七百一引俗說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也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

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世說簡傲篇曰未嘗撫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世說簡傲篇曰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當為隱士故幸得而免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世說簡傲篇作宜數喚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

萬石才器雋秀

三

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眾入渦潁以援洛陽世說品藻篇注中興

書曰萬之為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奉眾入穎以援洛陽東晉疆域志曰元和志萬水在譙縣西四十八里按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引軍還眾遂潰散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狼狽單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歸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晉起居前西中郎將謝萬字石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以為散騎常侍案本傳失載為中郎將字石二字非詔文乃

書鈔者所增入石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為贈子詔字字上又脫去萬字

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允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詔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

處韶朗川竝早卒惟玄以功名終詔至車騎司馬梁有車騎將軍謝詔集三卷亡案詔既詔子恩字景伯宏達

有遠略詔為黃門郎武昌太守周家錄校勒記曰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贈太常密子莊字希逸中書令散騎常侍莊子颺顯

北中郎長史瀾字義潔太子詹事瀾子覽舉覽字景澄

都官尚書子儼儼字儼儼儼字儼儼儼字儼儼儼字儼儼

據之長子紕漏篇注曰虎子據字立道尚書襄

晉書卷七十九

天

字景先吳興太守述子綜約緯綜太子中舍人繼正員郎中周家錄校勒記曰此傳宜在石後按目錄石兄子朗弟子邈相連為文後人朗善言玄理世說文學篇注以萬傳有朗誤次萬後

涉有逸才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

王氏世說文學篇曰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注再造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

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有致可傳述一語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

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駉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

籍曰謝太傅庭中夜坐月色無玷歎以為佳世說言語篇作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案

謝太傅與本傳異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案御覽四引晉書本傳卿居心不淨乃復

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綯字宣映南史謝晦傳曰重生綯帝鎮軍長史瞻字宣遠豫章太守晦字宣明領護南蠻

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子世休瞻字宣鏡黃門侍郎子世平案宋書謝晦傳世休世休世休世休世休世休

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

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石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

晉書卷七十九

天

文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珍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卒之而成于玄珍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學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宋書禮志一引太元九年石與復國學疏文繁不備錄通典五十三曰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

書聖注卷七十九

三

自陳福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書鈔五十九晉中興書曰謝石上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宰總括百揆憲範王猷式造羣辟故必簡德而授量才而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書鈔定也九晉中興書曰石表以脚疾不敢朝拜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御覽三百六十五異苑曰乃自幽遠止於巖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形竟為是龍而舐處悉白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

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御覽四百九十二晉中興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冲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宋受禪國除

逸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逸性剛毅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篤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逸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逸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胡桀部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逸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

書聖注卷七十九

三

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逸妻郗氏甚妬逸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逸書告絕逸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為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逸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展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閭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閒嘯詠山林浮元游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

襲朱組去衛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
穆苻堅百萬之眾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
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宸
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數繁會
於莽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
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
不知積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珍稱貞
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日風流竟以文詞獲譽竝階時宰
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
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

晉書注卷七十九

三

望之而士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
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遺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
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沈
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珍邈忠壯奕萬虛放
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克剪凶渠幾
清中寓

晉書注卷七十九

晉書注卷八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祿校勘記曰案傳玄之
疑之不別爲篇日宜刪

微之 微之子植之
許邁 周家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准
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語林日大將軍丞
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爲謀身之計王曠世宏來在戶
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闕之日天下大亂諸君欲何
所圖謀將欲告官遠而義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世說
內之遂建江左之策

晉書注卷八十

一

篇曰王右軍少時甚濫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
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日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
難御覽七百三十九語林日右軍少嘗患癩一二年
輒發動又八百六十九王隱晉書日義之幼有風操
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
先割啗義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世說言語篇注文
拔爲叔父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顏氏家訓
虞所賞 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顏氏家訓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
蔽也太平廣記二百七羊欣筆陣圖日王羲之七歲善
書二十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日爾何
來竊吾所秘義之笑而不答母日爾看用筆法父見其
小恐不能秘之語義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義之拜請
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見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
盈其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日此兒必見
用筆訣近見其書便老成之智涕流日此子必蔽吾
名藝概日或疑義之未有分隸其實自唐以前皆稱楷
字爲隸如東魏大覺寺碑題日隸書是也郭忠恕日八

分破而隸書出此語 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
 可引作義之傳注 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
 若驚龍 世說容止 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
 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義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
 不減阮主簿裕亦曰義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
 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
 世說雅量篇作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御覽
 八百六十一王隱晉書曰郗虞卿聞王氏諸子皆俊令使
 選婿諸子皆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
 飾容以待客 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 世說雅量
 御覽八百六十一王隱晉書曰義之 鑒曰正此佳婿邪 世
 獨坦腹東牀齧胡餠神色自若 訪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 世說雅量篇注
 雅量篇作 正此好 王氏譜曰義之

晉書注卷十

二

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御覽七百四 起家祕書郎
 十九書斷曰晉王逸少妻郗氏甚工書 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義
 之清貴有鑒裁遷宜遠將軍江州刺史 袁字記一百十
 云王羲之嘗為臨川內史置宅于郡城東高坡名曰新
 城旁臨迴溪特據層阜其地爽塏山川如畫今舊井及
 墨池尚存每重陽日郡守從事多游于斯因立亭曰菜
 萸亭案右軍未為臨川內史此荀氏之誤郡城置宅或
 在為刺義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 書鈔
 史時耳 九晉中興書瑯邪王錄曰弱冠知名稱道德之器世說
 賞譽篇下注文章志曰義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又
 曰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注 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
 晉安帝紀曰義之風骨清舉 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
 雅重之 世說賞譽篇下曰殷中軍道王右軍云 勸使應

命乃遺義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
 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
 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
 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義
 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忘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
 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
 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
 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
 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同居護軍也漢末使

晉書注卷十

三

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
 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 御覽二百四
 軍教曰今所在要在於公役公平請賜 義之為護
 軍教曰今所在要在於公役公平請賜 義之為護
 苦暢吾乃心其有老落驚癡不堪從役或有飢 又苦求
 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區分處別自當參詳其宜 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 是右將軍而本傳誤作
 右軍將軍致王方慶進右軍帖所題銜亦 會稽內史
 其誤而樂教論後偽褚跋之誤又不足論矣 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
 以與浩書以戒之 周家祿校勘記 浩不從及浩將北伐
 義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
 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但不

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

晉書注卷十

四

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

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晟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宐必有內憂今外不宐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適眾斲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

晉書注卷十

五

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

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廟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

書對卷十

六

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遭尙書僕射謝安書曰惜抱軒筆記曰逸少在會稽謝安尙爲處士未出也此必是與謝尙仁祖書此或由雕木字誤諸史拾遺曰義之任會稽內史日謝安未爲僕射當是謝尙之謫據尙傳永和年中拜尙書僕射出爲都督豫州刺史鎮歷陽在任有政績上表求人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義之與尙書蓋在入朝署僕射事時也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人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元作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

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滋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眾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

書對卷十

七

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旣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

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
 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
 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御覽一百九十四引
 王隱晉書作孫綽許詢謝安孫綽等又二百
 三十八引晉中興書作與謝安孫綽等游處皆以文義
 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
 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世說言語篇注
 邑在山陰故名焉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企
 羨篇注引王羲之臨河敘蓋右軍初成此序自名臨河
 至後人始稱爲蘭亭序也水經漸江水注曰浙江又東
 與蘭溪合注云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王羲
 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太守王廙之移亭水中何無忌
 臨郡更起亭于山椒御覽七百四十八何延之蘭亭記
 曰蘭亭者晉右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
 之詩序也右軍聯美青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

八

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游山陰與太
 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等四十有
 一
 人
 棗
 五
 人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永
 和
 九
 年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嘗
 游
 山
 陰
 與
 太
 原
 孫
 綽
 興
 公
 廣
 漢
 王
 彬
 之
 并
 逸
 少
 凝
 徽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隸
 以
 晉
 穆
 帝
 和

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侍郎謝瑰鎮國大將軍孫嗣一十
 通作參軍劉密山陰令虞谷功曹勞夷府主簿后綿
 前長岑令華者府主簿任疑前餘杭令謝藤任城呂系
 任城呂本彭城曹謹諸詩及後序文多不載姑記作者
 姓名于此庶覽者知當 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
 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
 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
 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
 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
 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
 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雷澤注卷十

十

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槩几滑淨因書之太平廣
 七圖書會粹曰義之性好鵝山陰壘礮村有一道士養
 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
 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
 欲寫河上公老子兼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
 書屈道德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停半日為寫畢籠
 鵝而歸大以為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
 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真艸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
 新樞几至滑淨王便書之
 之門生驚愕者累日又嘗在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
 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為姥曰
 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初
 記二十五沈約晉書曰王羲之在會稽山見一老姥持
 十許六角竹扇義之因書扇各作五字語姥曰道是王
 右軍書字索百錢大平廣記二百七圖書會粹曰旦見
 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收

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五字姥大愠惋云老
 舉家朝食俱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曰無所損但道是
 既入市人競市之 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
 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
 比張芝艸猶當雁行也張彥遠法書要錄一引作比之
 百四十八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不逮逸少御覽七
 不逮元常又張懷瓘議書曰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常第
 二共行書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瑛第四又
 書斷曰鍾繇字元常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
 尤妙乃過於師泰漢以來一人而已其行書義之之亞
 篆書則索術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
 會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
 類聚九引使 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
 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艸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義之

雷澤注卷十

十一

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艸十紙過江顛狼遂乃亡失常歎
 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
 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
 世說仇隱篇曰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
 重注中與書曰義之與述趣尚不同而兩不相協 由
 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
 一帛遂不重詣世說仇隱篇作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帛
 而去以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
 陵辱之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
 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
 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尙書耳投老可得僕射

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恥為之下遣使

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世說仇隱篇作大

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

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

郡辭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世說仇隱篇曰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向在郡藍田密令

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隱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

疾去郡注引中興書曰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

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

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御覽四百八十一引

晉中興書誤作二月太平廣記二百九國史異纂曰王羲之告誓文今之

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維永和十一年

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

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

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峻王王以獻上留內不出

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灰燼

此書亦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

見焚矣御覽四百八十一引晉

不蒙過庭之訓中興書不蒙作不遂母兄鞠育得漸庶

幾廿二史攷異十七日張昭傳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

門王弼以庶幾為慕聖何晏解論語亦云庶幾聖道

王充論衡云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

也願邵傳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蓋魏晉

人好用遂因人之御覽四百八十一引晉中蒙國寵榮進

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御覽四百八十一引晉每仰

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

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

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

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

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燉日

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

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

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義之

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一作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

覺損其懽樂之趣一本無損字世說言朝廷以其誓苦

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楊尹許詢嘗就惔宿世說言

許詢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

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

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

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

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

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

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

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

元作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行字田視地利頤養閑暇

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

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
 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
 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為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誠之曰以
 君邁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
 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
 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
 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
 用果敗年五十九卒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日王右
 不差何用五十餘日果卒刻錄四日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右軍墓在縣東孝嘉鄉五十里

書聖卷十

十四

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
 驃騎諮議隋志云梁有太子左率王肅之集三卷錄一
 卷亡案本傳義之請子可攻者為立之擬之徵之操之
 獻之凡五人加以肅之尚缺一人之名法書要錄引義
 之與高平郗公書敘肅之於立之擬之次所不可考
 者殆為第三子譜明言擬之為第二子肅之為第四子
 也又據世說雅量篇注引中興書御覽七百四十八引
 何延之蘭亭序記均云第五子徵之則操之獻之當為
 第六子子矣惟隋志云肅之官左率與王氏譜異法
 書要錄引義之書則云授中書郎驃騎諮議太子左率
 蓋譜與隋志各舉一官耳立之早卒次擬之世說言語篇注王
 其先後之官耳亦工艸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
 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擬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
 寮佐請為之備擬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
 曰吾已請大道許許字少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

書聖卷十

十五

遂為孫恩所害案五斗米道都超何充王恭殷仲堪諸
 事五斗米道恩之末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
 祝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疑之曰我
 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
 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疑之謂民吏曰
 言語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
 徵之字子猷世說雅量篇注中興書性卓犖不羈書鈔
 九晉中興書琅邪王錄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
 日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世說簡傲篇注引中
 不綜府事世說簡傲篇注引中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
 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
 馬何由知數世說簡傲篇注引中不知何署時見奉馬
 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
 值暴雨徵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書鈔一百三十九引羊堅等三十國春沖嘗謂徵之曰
 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世語料理作斷理徵之初
 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
 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徵之不願將出主人乃閉門
 徵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世說簡傲篇注引中王士大夫家
 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
 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
 遂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嘗寄居空宅
 不聽出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御覽三百八十九
 中便合種竹或問其故徵之但嘯詠引語林作或問暫

住何煩爾指竹日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世說

庸詠良久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

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世說任誕篇曰夜大雪眠覺

仿俚詠左忽憶戴逵達時在剡輿地紀勝十日刻溪在

思招隱詩戴逵便夜乘小船詣之類聚二引語林小船作

又稱雪溪舟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徵之曰本乘

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

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絮徽之曰

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

行世說任誕篇注中興書曰欲為傲達放後為黃門侍

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世說傷逝篇注

中有一師從遠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

來莫知所出可生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數語

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世說傷逝篇注引幽明錄請以

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世說傷逝篇注引幽明錄亦

當盡復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

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

息世說傷逝篇曰子敬先亡子敬問左右何以都不聞

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之良久先有背

世說卷十

六

疾遂潰裂月餘亦卒世說傷逝篇注幽明錄曰子敬先

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

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世說品藻

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咽氣楨之曰亡叔

日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時賓客為之咽氣楨之曰亡叔

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世說品藻篇注王

重義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世說品藻篇注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世說品藻篇注續

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念捐篇注劉謙之晉紀曰

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書鈔五十七楨道晉陽

秋曰王獻之少而標邁不修常貫御覽雖閑居終日容

二百四十八人晉中興書作少有清譽

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擣菹世說

篇此句下有見日南風不競門生日世說方正篇作門

有勝負一語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

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

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

優劣安曰小者佳世說品藻篇作客問謝公向客問其

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世說品藻篇作

人之辭多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

推此知之世說雅量篇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世說

篇曰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
 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羣偷驚走御覽三百九十三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卧
 而動偷物遂登厨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青
 瓊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之於是羣賊始知其不眠悉置
 物驚走書鈔一百三十四工艸隸善丹青法書要錄引
 引青瓊上有石漆二字
 平都公書云獻之善隸書咄咄逼人御覽七百四十八
 虞蘇論書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祓衣著
 請子敬子敬但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祓衣著
 少年覺王左右有陵奪之色掣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
 門外鬪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又七百四十九書斷
 日獻之尤善草書幼學於父次習於張芝爾後改變制
 度別創其法率意師心冥合天理觀之逸少莫之與京
 太平廣記二百七書斷曰子敬隸行草草草飛白五體
 俱入神入分入能又二百七書斷曰子敬隸行草草草飛白五體
 書記曰草隸繼父之美妙於畫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

書聖卷十

從後掣其筆不得太平廣記二百七引書歎曰此兒後
 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為能觀者
 數百人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駁犢牛甚妙
 太平廣記二百十名畫記曰又書起家州主簿秘書郎
 駁牛賦於扇上此扇義熙中猶在
 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
 徐淑媛所生適桓濟重適王獻之世說德行篇注獻之
 別傳曰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案咸寧蓋咸安之謫惟
 餘姚與新安封號不同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世
 豈重適之後亦改封耶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世
 簡傲篇注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
 輿地紀勝五曰辟疆園唐時猶在顧况嘗假居在唐為
 任晦園蓋得顧辟疆舊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
 以為宅也今不知其所矣
 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世說簡傲篇此句下
 有指麾好惡四字

書聖卷十

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
 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作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注
 引宋明帝文章志陵雲殿作陵雲閣懸橙書之
 作須髮宜絕此法作宜絕橙書之
 語又巧藝篇絕此法作宜絕橙書之
 誕所題明帝立陵雲閣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魏宮觀多
 引上使就題之去地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魏宮觀多
 此指法著之帝家令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魏宮觀多
 大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
 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或又使文休
 以大象改入分焉魏書瓌傳瓌以八分書之或又使文休
 今大日魏明帝之為人人主中後健者也興工造事必
 不孟浪况雲殿非小營構其為匠氏者必極天下
 之工其為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榜以人情
 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後使匠氏題榜以人
 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
 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
 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
 復著獻之語謂甯有此事則亦不信也書法錄言高
 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

之晉書又稱誣書比訖鬚髮盡白此尤不可信者前
記周興嗣一夕次千文成鬚髮變白已屬謬妄而誕之
書榜特茶頃耳危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
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世說品藻篇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
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
義之書勝不爾也莫能判有問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
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
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
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也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
太平廣記二百七圖書會粹曰子敬為吳興羊欣父不
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往
縣入欣齋著新白絹裙書眠子敬乃書其徵拜中書令
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徵拜中書令
通典二十一御覽二百二十引晉書王獻之為中書令
啟瑯邪王為中書監表日中書職掌詔命固非輕才所
能獨任自晉建國嘗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及安薨贈
益重其在故能王言彌微德音四塞者也

晉書注卷八十

二十

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
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立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
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
殄功勳既融投轂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
阼陽秋尙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
繾綣實大晉之儁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
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
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世說德行篇
子敬由來有對日不覺餘事惟憶與郝家離婚獻之前
何異同得失對日不覺餘事惟憶與郝家離婚獻之前
妻郝曇女也御覽六百四十一引語林作無所應首惟
遣郝家女以爲恨世說德行篇注王氏譜

日獻之娶高平郝曇俄而卒於官世說傷逝篇注曰獻
女名道茂後離婚

年四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
宰書鈔五十七引劉謙之晉紀作諡曰憲無子以兄子
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南史王悅之傳祖獻之中書令
明御史中丞侍中案靖之蓋由左長史時議者以爲義
出爲太守宋書夏吏傳作王悅無之字
之艸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
有媚趣太平廣記二百七引書斷作能極小真書可謂
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閒逸氣過也及桓玄雅愛其
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
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翫之法書要錄曰獻之嘗
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爲桓玄所
寶立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雜素及紙書正行之尤

晉書注卷八十

三十

美者各爲一帙官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始義之所與共游
者許邁
許邁字叔立御覽四百一十引一名映丹楊句容人也家
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鄧牧洞霄圖志曰許邁
穆皆再從兄弟御覽四百九道學傳曰邁少與高陽許
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
善屬文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君傳曰許真君名遜
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珍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尙書郎
邁散侍護軍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案本未弱冠嘗
傳言不慕仕進似爲尙書郎之說不足信
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一一作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
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
莫之知道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寰宇記九十三曰于是
乃往師仙者鮑靚觀後

通跡莫知所之數年過其故人夜後門戶皆閉而問別
室有人乃視即先生也方欲看書主人將具燭先生曰
不須然披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
閱如畫也

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寰宇記九十三日懸雷

故以為名御覽四十一茅君內傳曰句曲山秦時名為

華陽之天三茅君居之因而為名又茅山記有大茅山

中茅山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御覽六百六十二神

人為灌叔本備叔本以藥授安世後仙去案又引茅君

傳曰盈字叔申父祚有三子盈固衷也渡江東治句山

季偉蓋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

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

遣婦孫氏還家類聚二十九許邁別傳遂攜其同志徧

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

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

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

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

改名玄字遠游御覽四百十道學論曰許邁清虛接真

遊又五百三晉中興書曰元山居服食志不求仙道又六

百六十六太平經曰入臨安西山經日不返人亦不知

其所與婦書告別御覽六百六十六太平經曰先娶散

山中為書謝遺其妻又五百三引晉中興書作乃與婦

苟令改適又六百六十三真誥曰許遠游第三男名顯

字道翔小名王斧糠執世務居雷平山下修業精勤常

願早游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以梁太和六年

於茅山舊宅年三十而告終又御覽六百六十六引太

平經云許思元許遠游之弟生而好道儒雅知名晉簡

文帝為俗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義之造之未

外之交

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御覽四百十道學論

世外之交王亦辭榮好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不彌

日忘返又六百六十九道學傳曰義之亦辭榮養生每

造遠遊彌日忘歸詩立遺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

書往復多論服餌

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艸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

皆在焉御覽五百三引晉中興書作游會稽臨海山誓

與地紀勝十二引作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王世隆

王氏載此于天台山下似以臨海為是且與中興書相

合本傳誤作臨安抱朴子曰昔左慈字元放於天柱山

中精思積久乃神人授以金丹仙經會漢末大亂不遑

修鍊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義之自為之傳述

以修斯道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

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立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

謂之羽化矣御覽八百七十一許邁別傳曰高平閭慶

彭君宜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映為燒香以五色煙出

映亦自去莫知所在又五百三晉中興書曰或以為昇

仙太平廣記十四引十二真君傳曰許真君以東晉孝

武帝太元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

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日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真

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游

帷觀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

朴歸華舒賤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

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因學紀聞二十日以衛恆四

非師宜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

官書也

一時亦為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

密霞舒雲卷無所閒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

晉書卷六十

三

晉書卷六十

三

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元作

晉書注卷八十

書

直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注卷八十